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七五册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補編第七十五册目次

東白張先生文集二十四卷

〔明〕張元禎撰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正德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白集二十四卷》提要

東白張先生文集序

此集集東白張先生之所作也先生蚤以奇童七歲能屬文

寧獻王召見命之詩應口而成有心定萬事定之句遂爲之易名以寵異之稍長父松亭翁携之遊建陽書坊欲得古今之書而盡讀之歸而肆力於學大放厥辭踰冠登天順庚辰甲科選翰林庶吉士詞臣教養讀

中秘書之外習為韓柳歐[illegible]
之文時先生已卓然有見於
儒者之學初不在乎記誦詞
章者乃日取近思錄及周程
張朱全書潛心默諷教者或
笑其用心之左不顧也先生

既授官翰林
憲宗皇帝初即位上疏勸行三
年喪未幾與時宰不合遂乞
養痾歸侍親庭四方學者摳
衣就正殆無虛日一時相與
切磋書傳面講如胡叔心[illegible]

仁陳公甫獻章陳剩夫真晟
婁克貞諒羅彝正倫其間雖
不能無異同之見然先生自
得於己印證於人固已博而
約矣先生之學所以立其體
者如此迨弘治間凡三赴

召而出皆以臣僚交章論薦
初在
經幄首勸
孝宗皇帝行王道先生身軀弗
長類裴度目如懸珠類東方
朔細瘦類李賀神氣安定如

山嶽音吐朗徹如鍾磬最後
進講
孝宗皇帝命設低几就而聽焉
及聞太極圖西銘之說
聖心悅甚即取
內閣太極圖本於
宮中觀之嘆曰天生斯人以
開朕也可謂
明良千載之會矣先生之學
所以見諸用者如此先生當
正德改元啜啜之口幾於不
容蓋家居既久出則必居

近地其後也身到
黃扉已駸駸乎機務之預士
之爭進者固忌之矣進講諸
書自有常例曰太極圖曰西
銘士之爭名者又忌之矣嗚
呼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衆言
鑠金積毀銷骨從古則然矣
豈獨先生為然哉宜先生之
幾於不免也亡何先生沒矣
世道之嘆可勝既哉世道之
既哉此集乃先生門
與先生之孫默所編

者先生平生所作不喜存藁當其操筆每於手掌片楮作蠅頭細字或用故紙覆背書之其集之之難存十一於千百固其所也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於一世造詣高於一時其出言吐語固夐絶於天下之人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讀先生之作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廉恐讀斯集者或不免於詞章視之故於簡末僣丁寧焉

正德十二年歲在丁丑後十二月中浣晩生豐城月湖楊廉拜手序

東白張先生文集序

宣于心而飾以成章者文也而其隱蓋自見焉夫水之流滀其源自見木之條枚華實其根自見不待較而知者也王風渾融而雅博霸習激壯以縱橫禹皐之謨不可尚矣伊周之訓誥王也賈誼司馬遷劉尚班固未失為王者也管韓戰國策霸也相如枚叔張衡未離乎霸者也世風迹降文體漸以浇漓隱而晦之玉璞金渾宣而昭之龍翔虎變其可復禪耶昌黎子歐陽子文起歷代之衰以擅鳴唐宋之盛求其深去秦漢又遠矣

國朝文運隆復前古當時作者如潛溪宋公義烏王公栝蒼劉公並步二子之蹤至東里楊公又學歐而近嗣是學步徒蹈致遠則泥而徐疾周折殊乖故武東白張先生起自洪城軒翔醞藉出語豪宕句

童幼時已然既入翰林讀
中秘書文字簡嚴必欲造賈
馬劉班之門深其堂奧居常
經濟氣節自命綱常治道多
論列

英廟實錄成故事當晉秩先生
論元臣不當謬加孔子號以
文廢立復起之姦不合徑去
家居垂三十年善流委心有
忠義恬退鮮倫學際天人之
薦深源蒼生固有餘望焉起
修

憲廟實錄受知
孝宗累被殊遇特設講筵前席
治道稱
上意勸講太極圖書
上索觀慰懌有天生斯人開朕
之感極意大用不幸

宮車晏駕
今上即位以侍從恩進吏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食從二
品俸知
內制充實錄副總裁感泣奇
注匪勉素業以摹寫

聖神日月之光而事卒齟齬違
疏乞休
上溫旨懇留先生意不自釋倏
一疾竟弗起嗚呼是無入宮
見妬嶢嶢其易缺者耶何其
收之家而損於朝也先生仕
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九
年擬之持祿無過耶先生其
無猶人者乎容容厚饗終其
身未嘗一日去官者何限何
詳此而畧彼也無害為同又
何害先生為獨耶嗚呼古之

道其信乎不可行於今矣先
生詩文不自收拾其男尚素
其徒賴生丕索存稿與遺落
人間者若干卷尚素赴京惟
丕徒步之蕭謁我雲庭謂丕
故人宜序嗚呼先生之隱集
可具見矣癸亥太常之起予
視江右偕及行止為先生謀
先生曰學有體用其將行所
學以自副避言避色其容竟
一日留耶嗚呼斯先生志也
序以付丕以傳嗚呼後將有

論世先生者矣

正德壬申夏六月上澣莆見

素林後書于木蘭煙水

東白張先生文集目録

卷之一

賦

詩

卷之二
詩

種德堂記
磨笄山張氏祖塋記
新刱東湖祭院記
脱却亭記
慈壽堂記
王氏祠堂記
雲坡記

卷之五

記

持志軒記
仁軒記
韞默菴記
忠潔王廟重修記
岳州永濟隄圖記
巡撫鄧憲張公濬河記
郴州治所重建記
太平尹袁公祠記

卷之六

記

南康府預備倉儲記

五清書舍記
徐州福星堤記
忠孝脩翰卷記
上杭黄氏先祠記
重修撫州府廟學記
立齋記

記

南昌府學文廟重建記
江西閱武場新闢記

卷之七

序

重刻朱子語類大全後序
愚溪序
菀園三世雅集序
錦衣榮省圖詩序
贈王僉憲之任四川序
送宗君景昭任河南睢州學正序

卷之二十

表

卷之二十一

雜文

中流砥柱圖贊
大司寇莊懿周公像贊
春野翁行樂像贊
王冢宰中流砥柱圖贊
靳充道綸偕二親像贊
守一翁像贊
搏軒贊
王同勉像贊
李止菴像贊
浣菴像贊

與元善要契書
奉閔都憲書
與鄉友書
與至契書
與黃末齋書
復竹樓書
與同年諸公書
奉晦菴劉先生書
與張密副書
奉西涯李先生書

復泰和寒菴尹先生
與介菴王冢宰書

卷之二十二

奏議

勸行王道奏
乞恩侍親養病奏
陳情乞恩養病奏
辭免新命奏

卷之二十三

奏議

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奏
乞恩休致奏
再乞休致奏
懇乞休致奏
辭免恩例加陞奏
乞恩休退保全晚節奏
感謝天恩并乞自明奏

卷之二十四

附錄

東白先生行狀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一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賦

怡澹賦

澹可怡乎澹奚可怡惟不慕於外者爲能之彼桓圭袞裳猶不能滿其所欲八珍九鼎猶不能厭其所希若是者惟夫心役於物故遑遑乎常如是之歎如也乃若靖退之士游神希夷唯枕流漱石之是勵不名途利囿之是馳是以食取適口無羨於甘飴衣取蔽體無羨於錦綉之陸離况乎仁義内腴而背光輝尚何區區在外者之是資斯其所以不知澹之爲澹雖不可怡而亦怡也嗚呼混沌既死世道日漓乞墦而得肥醲者其曰達士而篤於自守澹泊之是甘者衆從而笑之嗟嗟侯君可不敬乎而可不敬乎而

詩

富山十景爲憲副方中題用古體

綠猗書室　綠草叢生竹類也葉有芒濾可瑩骨角玉石衛風引之起興以此然此草今其地尚多

蘯玆茅數椽盤谿森滿目盤銘夫如何此竹能瑩玉
瑩玉當如何工夫在精熟
赤嶺龍湫　嶺以朝暾光映其半蓋赤故名
旁有泉二泓龍蟄焉後有公尖
山雲帽之必雨
朝與鷲見之半嶺夜誰豬叶老翁懶如蛇不肯一滴
洒叶尖公亦無情只恁科頭坐
上貴祠堂　始祖大初當唐亡恥非所事棄
官隱居講學上貴寺卒葬寺東
子孫即寺建祠

高歌謝繩紫巢此混沌殼蕭瑩儼生存花甲屢換博
曷以驗流光祠下看崩角
無愁古渡　渡有潭深黑平濶百丈其上懸
崖數仞名石龍頭
咄爾潭中蜿咄爾崖上哆叶營營南北走日見白幾
夥曾無佩繳人來問知津者叶
拳石田淵　石在水口左右關山狀獅象
巨靈擘一拳突出此山口老象鷲昂頭獰獅怖而吼
衆水東西來一點不放走
屛山疊翠　此山俗呼方山方氏本周之方

山氏
天衣神明宗作山肖其氏端然翠屛山卓立碧雲裡
遺苗孕其靈挺特亦相似
三峯齊色　三峯鼎立猶筆架山
雨淨天帛張誰把山字寫風霜凝墨堆千古屹不化
吾有摩雲杠揮倦思一架
雙井寒泉　其泉夏月凉沁齒牙
火輪輾炎空赤子渴欲死海眼枯不開雙井乃在此
何能揮天瓢凉沁三萬里
玉筍奇觀　玉筍班子弟故事詩家多託用

筍迹引迸出者俗名走鞭
崑丘莫有竹鞭走東南壖叶纖纖擢一芽萬丈凌青
天叶吾當批作脯慰彼望者饞叶
蔗岡仙跡　岡八面狀皆同下有泉旱禱之
雨其中虎狼殊不傷物俗傳有
道人菴其上坐化虎為之守
玆岡開八面八面盡相似不比兩面人項刻千萬態
叶君欲問仙跡仙跡此便是
楊廷評虛齋
天地器虛廓萬物自生成聖賢心虛妙萬理斯誠洞

子虛室斯任鍾虛聲斯鳴海虛量斯大水虛鑑一彩
揚于關西裔允矣人中英操心不自滿以虛過承盈
惟虛學日益惟虛詞日弘惟虛始容物惟虛乃讓功
虛靈恒皎皎進退惟中行守中制虛滿端不負儒名

漫興三首

堂堂一區宅豈不堅且好奈兹群鼠何周垣成穴道
短墉居所依穴之安可保黙黙坐終朝憂心怒如擣
倚劍登高臺縱目瞻四極郊野何茫茫萬物蕭以瑟
草木謝榮華山川失顏色會以田陽春風光仍似昔
吾聞唐虞時明目達四聰如何後来世自作瞶與矇
致令天下情黙黙不得通撫卷三嘆息颯颯来天風

簡楊廷評

鶴鳴海天曙蓬壺繚雲著瓊臺倏啓扃翛翛集仙侶
有鳥東方来翩翩好毛羽遺我麻姑書招採脫凡屣

閒中有感

日出群動興方寸交榛棘蔡盈傾身構拔慳一毫惜
羅衾孫幹運黠智恣探賾彼仁義途荒穢視無益
驅車經古城感嘆泪沾衣宫闕有遺址草生綠參差
當時千年計築室鉄不如豈知有興廢徒為来者悲
吾聞大朴散智者常輕世所以許由瓢終掛棄山樹
亦得從多漫與鷄蟲似到見孤鳳凰次采精脫歲

書三詩贈半墨生

半墨生能吟者過予示以吳殿元元博所貽之作予
孫中適有欲鞭辟處因次其韻成鄙語一首時羅殿
元癸正亦寄詩廖司訓行儉来重有感焉亦用其韻
而會之已而生告別予正歸自西山讀書處而又有
和方岳諸公見訪山居一詩顧無以贈生聊書三詩
以致意蓋予廢吟已久而三詩皆一時之作實發於
生之所示也生山陰人吳瓛其姓名號曰半墨蓋嘗
夢人遺之墨半圭因而能吟云

千張萬張心印痕寂中城市囂中村鵾鵬摩霄嗟紫
雀泰華拔地多兒孫一戈要田三舍日寸膠莫澄千
丈渾試看潛鱗變霹靂龍門咫尺登天門次元博韻
點業塞天亦不過六本殘撥如憂何乾坤古今此自
在洙泗濂洛人無多訓詁穿同枯寂穿詞章魔亦功
名魔還填莫苦精衛口廓清須奮田陽戈次癸正韻
別城千日如一日別山半年如百年金門玉堂果無
分丹崖翠壁真有緣商歌晝吟聲撼樹老劍夜拔光
射天二雄相過吐肝膽豪氣激發彌無邊次方岳諸
公訪山居韻

叅商亭吟六首

小亭辱賜叅商之名更承佳章過譽拜受伏誦載感載愧敢不加勉以顧名思義雖然公在列卿中位躋過顯而常有超然遠引之志其高世之節蓋寔與徐蘇二高士異迹而同心者禎何人顧猥以譽及每憶公以自見也歟　召歸有日禎不能不忘懷僭步嚴韻湊成狂語六章發一笑內三章蓋道公之實云

一任時人說好名丈夫端不受卿卿乾坤生我原非小富貴於人豈是輕東魯迢遞千里駕西山岑寂百年清孤亭辱此標題後益重高山仰止情

稱得斯亭萬古名光榮誰是貴公卿連蒙蝸角無寬窄九鼎鴻毛有重輕山月上來風自好雨龍潜處水偏清登臨多少難言趣獨是吾人解此情

歸伏茅茨寄避名瘦難食肉非朝卿山尖一亭恰然好世上萬事何知輕袒肩裸身我自我玉壺寒冰清不清浩然忘懷對知己汎溺豈識宣尼情

聞耳小民歌令名巡撫未曾陶此卿千山萬山蔡家美十郡九郡絲繭輕就中坐消南顧慮徹底誰[illegible]湖清欲然鴻飛數遊渚借冠留周空復情

氷天桂海滿才名皤髮童顏稱上卿江右到來三[illegible]重扁舟歸去一帆輕雪消南浦傷心碧梅吐西湖探鼻清欲卸朝衫恐難卸[illegible]宵試有深情

凡碑欲全希世名奴顏婢膝羞諸卿萬騎斷却四極纔孤鳳逝去層霄輕每多蒙叟甘在淳更笑湘纍歌獨清佳名賜我小亭好萬古風流見逸情

宿寺中詠十四夜月

進望清輝覺漸圓山頭水色薄籠煙十分滿欠一分地千里光連萬里天好景良宵還在後佳期明日更無前也知持滿非無道坐對姮娥問往年

詠十五夜月

欣逢月正圓水光山色淨無煙一年好景誇今夕萬古知心賴老天多少浮雲驅海外無邊光景滿樽前斟盃自是尋常事還有清輝照[illegible]年

詠十六夜月

望入中秋分外圓時歸既望絕風煙自怜此夜如前夜誰道先天勝後天萬古[illegible]斗上一分[illegible]山前芳樽且盡良宵興莫調琵琶傷往年

詠十七夜月

入宵又減昨宵圓依舊風光接[illegible]烟色即是空[illegible]

色天連似水水連天金烏漸漸光垂後玉兔看看[illegible]損前安得清光光到底照四白髮作青年

詠月復婁元善二首

人心都望此時圓偏是清輝隔暮烟安得剛風駕黄鵠撥開浮霧見青天氷輪瑩徹金尊裡寶鏡高懸玉殿前老子陶陶便沉醉任渠明日又明年

今夜圓非昨夜圓碧空千里却無煙清輝能減幾多地俗眼便移觀望天忽謾洞簫閒耳畔更將藤几對簷前天心到處皆清賞莫嘆西沉又一年

聯古二首

月如無恨月長圓（宋歐陽公）曉色凄涼萬井煙（唐李郢）風雨幾年悲聚客（唐杜子美）光輝此夜覩堯天（元李乙祁）道通天地有形外（宋程明道）光滿璣衡不夜前（唐儲送之）但把窮愁博長健（宋蘇東坡）不知今夕是何年（唐牛僧孺）

[illegible]洞簫清月圓（元僧王缅）廣庭無[illegible]事無[illegible]（唐許渾）銀河遥渦三千里（元趙子昂）時論同歸尺五天（唐杜子美）寶[illegible]背藏金匣裡（元趙子昂）鏡光猶掛畫樓前（唐許渾）霸陵[illegible]上高面首（唐趙嘏）風景依稀似去年（唐趙嘏）

挽劉處士

亭亭風度出塵寰翠竹高梧[illegible]鳳鸞待男剩將[illegible]

作家聲不墜漢衣冠南柯夢斷秋風慘北海樽空夜月寒正是鄉人哀不盡獸袍烏帽畫中看

藜杖煙銷夜閣虛青山還逸白節居一經已遂生前訓五鳳空頒没後書高枕暝雲封樹合短籬踈雨豆花初臨風無限知君意道遠何由致束芻

挽節婦

彩鸞青鏡早分飛綠髮蕭蕭換素絲之死不移氷蘗操失心寧愧栢舟詩長欸短杼辛勤日冷月悲風寂寞時此節真堪儀薄俗可怜馮道是男兒

元旦試筆

此身天地等纖塵天地都來具此身千古靈臺千里月萬方暘谷萬花春雲翔川躍誰非我孔立堯成始是人至理偶然窺得破到家何日稱衣巾

和羅一峯贈饒文峯韻贈雯峯二首

心源無垢足無塵許大乾坤七尺身隨處便成安樂室四時長醉太和春從渠勲業稱男子且與溪山作主人若道此心偏好適青天只在白綸巾

世事頻生[illegible]甑塵世情盡巧藏身紛紛斥鴳千層表栢栢羲皇萬古春稷下也知還有士秦中誰道更無人狂風抂雨青燈夜幾為蒼生淚滿巾

孫默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詩

曾港舟中別諸友有感

數莖白髮鏡中新砲砲窮年度此身萬里雲霄嗟倦翼十年江漢一窮鱗望鄉薄暮憑西日到國終朝禮北辰客路漸遥身漸老此生何以報君親

贈張憲副之贛州邊備

盈盈秋水呂虔刀岳岳神羊刺史袍三省不惭邉寄重一時真足眼中豪風生甲冑龍蛇肅雲卷旌旗虎豹高萬里長城還有待一方螻蟻暫相勞

贈王司馬竑謝病歸

一生忠義雪霜寒肯為權豪少借顏位重鈞衡心轉赤憂深軍國鬓成斑黃華翠竹俄生愛綠蘿青蒲暫賜閒安石獨懸天下望未應高枕傲東山

送周司徒致仕歸太原

四十年前十八人妙齡情分最相親升沉迥異老年跡去住偏驚此日神汾曲有懷秋骯髒燕關回首暮嶙峋乾坤債事終須了不是如來過此身

和羅卿丈歸田四作韻

卿丈羅公官都大僚年甫耳順南浦西山決然歸與青雲砥柱作障頹流風惭池鳳之蹲哨追臺烏之噤歸田四作情溢于言感激病夫石敲火出狂詞倚和公不讓哉

進非浪進休豈郎當休織縞萬鈞弩抔水千斛舟全己必忘己憂人須自憂鴻雲企綺里神虎尤由求

甚矣何無忌歸哉直不疑頴川誰是鳳真廟漫多芝只恐田頭錯從來爛熟思時人那解此却道落便宜

四溟鵬天澤半敧塌穹廬龍蛇歌自苦麒麟名謾書孤槩褎八表高風凛二疎進退奚不足大哉天地居

龜六藏留蔌狃三調自塵山泉如此勝田首幾何人雅量汪洋海冲襟柏塞春年来容更澤人道飫霞津

寄陳白沙

有者真無妙無涯萬有粗溺無窮有有泥有定無無口噤痴前夢身勞醉裡扶若為逢有道紙與究圖書

挽山居獨樂莊處士

山居清隱客適趣任逍遥踏破穿雲逕扶藜渡澗橋貪花斟美酒採藥斸靈苗誤入蓬萊島仙蹤竟莫招

琴

滄山春靜翠融融一曲關關傍嶂桐玉琴當時應過聽知何閒閣尚吳風

棋

天策沉沉集俊髦丁丁棋子動金鰲不知玄武門前事何似商山一着高

書

人似神仙筆似虹琪花晴照墨花濃丈夫經濟乾坤事可在銀鈎鐵畫中

畫

風虎雲龍際會稀勤勞終古愧周姬開基多少經綸力木臣功有畫媪

贈胡志學　吉豐人

風雪孤寒萬里身兩眶枯淚兩都民優游肉食應相笑自討斧波自討貧

梅月為李生元玉題

竹友瘦哉無一肉木奴愛者有千頭不有此花幷此月寒林何處覓交游

挽桂軒

藜杖煙銷夜閣寒紫芝雲斷白雲閒庭前賸種蟾宮物留與兒孫百世攀

遊東郊

招涼回首日沉西十里香風送馬蹄不是習家池上飲傍人休笑醉如泥

題翁符羅竹窩

種得森森玉繞廬清風明月省招呼紅塵到處千千斛曾着衣襟半點無

孝子

罔極深恩海樣深乾坤昧昧費思尋五雲一片墳頭月照見孤兒夜夜心

阻風小孤山二首

北風三日吼晴雷推得頹波萬里回應是小孤留客照中花片襯君崔嵬

孤蓬三夜倚娉婷浪自掀天夢自清舟子莫嗔前路遠小孤於我故多情

中流砥柱

浪自排空柱自尊孤標千古壯龍門何當一蹴崑崙倒寒斷狂流更不奔

送湯別駕之任嘉定

予與文湯交經素有負挾數見之……不相於所適然識之終日與琢……

陞秩西遊適予拙忙走筆識情餉

褫古人家褫古心匆匆不盡送行吟頓收赤𨘴千行
洞㵎作西州萬畝霖

送周推官復任

汝中蜀成都周户侯之三子由鄉貢進士擢
推府再任吾南康上嘉下樂為郡佐稱首今
考最歸詩以送行末慨其成佚老之地并速
賢太守及諸僚友云

才華早發將門英是處卅棠謳治聲奏最又從天上
下幾多黄白望歸旌

鄱湖廬岳名天下弄艇巢雲志未酧㬎展地能容半
榻筴魚尤為便相投

贈鄉進士劉生充仲

盡道
皇都得意回連篇珠玉㶑璀璀曾知此友雙眸潤等
此浮榮草上埃
等此浮榮草上埃墨莊曾見紫陽來丈夫多少乾坤
事而但龍門一躍哉
而但龍門一躍哉大功名要大胚胎長安一日花看
遍到底功名便可推

次淮藩韻二

姜芙芳草白鷗洲欲乞先生數笲留着箇藤筴憑老
子釣竿終日釣船頭
歸帆邂逅落芳洲安得南風為惡留畫裡愛詩詩愛
畫玉虎更僕剝泥頭

三友圖題寄王翁守一

歲晏雪霜頓群芳盡失真幽林見三友天地便精神

贈蕭充甫四詠

蘭蕙生崇阿含芳待春風春風豈不妍徒為桃李容
老松卧深山匠石未着目亦有幽賞人時縱松下蹋
日菾行次月前影鳥自顧彭彭指南車千里猶跬步
鷄鶩自待火忌鶴何短長大材終不棄勉勉金玉相

長短歌

贈舊友特清

迷進二十五年別特特一千餘里來舊貌消疑夢中
接新愁都向話邊排山脊野荻隨時具經句[illegible]
次栽死豹留皮怜汝健畫蛇安足笑吾界[illegible]
天中日一氣潛回地底雷廓廟山林[illegible]
今復誰非

竹雪山房歌

世人吾家兒世事吾家私萬物吾等夷萬方吾庭除一夫不獲予之辜一事不理予之痛風雲際明良魚水恰欲愉造化旋掌握腕寒變呼吁王道行而飽煖遂皇極建而禮義敦吾儒經濟業如許[illegible]善自與獨善孫世尚不我用道與吾背馳客席坐[illegible]蒼蠅變素緇投杼走慈母墮井驚相知狂已已不可昬身欲何為或介不終日或出晝遲遲翩然賦歸去嫂袖風披披鳳凰千仞翔鵾鵬九萬圖豈不愛文綉吾身原布韋豈不愛膏粱吾腹原糟粃把我舊將舉讀我舊時書滄洲白水狎鷗鷺豐草長林伴鹿麋此豈吾儒學本爾時也義也當安之東山三楚杰留中富良誤朴質不矯激開通不迂踈經綸隨手布到處騰今譽帶卽已勃勃岳牧更巍巍東郡巧思久彌著百粵威懷今尚孚結知先

皇帝兵政尋付畀啓沃前席言爬梳百年病一點圖報丹身家視如無大舟利濟涉[illegible]雨[illegible]槁枯顒顒正何待　龍馭并排湖士論頌乖張乞歸舊田廬

天子眷耆德增秩進公孤褒語字字真　恩典歲歲妣父交惜遠別持圖索我詩我一披此圖老淚落如珠　國是未定更化初大臣出處關安危亂濤我欲枉履宇我枝梧潑之不清撓不濁不見汪汪萬頃陂老翁知未來老馬知舊途老農知藝稼老圃知種疏父臣父政不可遺特聞特見偶未思幸有君子論留行叫　宸樞天祚有在天聽卑豈容婆娑丘壑便作此圖閒散之丈夫

慶陳大孺人壽調有序

予與大業及二弟大熙大真交久而厚所往還惟道義所笑談惟詩書視貴富聲利供漠如也其考澹菴翁下世有年而母太孺人傅氏安享忠養壽今九十又一十月季旬八日乃初度之辰大孺人婦大振大任輩預請圖於王門繪史而求予言以致慶予雅不作慶壽文字盖年高者德或有歉年德兼者又或子孫有愧焉矧六七八旬之壽我　國家氣運隆盛在在多有此慶焉壽者固不足當而慶者亦徒具文耳賀慮溺妄豈文字宜然予所以一切不作今於陳大孺人則有不可以雷例待者聞大孺人自高山而歸鄧族婦道妻道母道無一可議大業昆季又能各恭子職以承顏養志今登茲踰九望百之齡視聽聰明髮無垂白寔希世之有而在古稱為人瑞可徵

國家之隆運者是則慶非溢美而予言非虛文遂為

南調滿庭芳一闋使壽筵歌以侑觴焉陳氏故有鄧林湖山八景而堂扁曰德星流慶大任大用於大儒人為親燚大振壽亦高其從姪大益大文又其再從姪皆鄉俗之偉人大業大熈大貞共三昆季而孫子六曾孫子七率於閫見焉若族里姻朋之來慶儒者仕者客江海遁林藪者類邑校生痺尤多而予亦預其次云調曰

德慶堂中再來王母纔登九十餘齡今朝初度冠蓋擁親朋膝下斕斑綵袖含笑看隊隊舞孫曾旁入道鄧林八景八景瑞光騰精神誰得似齒堅髮黑耳目聰明有世間如此富壽康寧悠哉婆娑芝福不知足幾許脩行脩行與後人受用朱紫滿門庭

書西山石壁月中行調

敝衣芒屐出青山踏月到人間夜深星斗露華寒飛步不知遥望斷秋空天似幕鴈叫木摧殘瓊樓玉宇有清歡歸去信青鸞

南極老人圖

此先友吾獨觀之筆第一日先帝獻王重其畫故為名以獨觀云獨觀逝去今三十餘年洪城士夫得其筆如獲珙璧樂安王守一翁今年壽滿六十吾門下士頼丕其外弟感其恵厚欲有以致慶購得此非偶然焉翁子最歸吾因為蓋壓示小調書之上方用表丕之忱　世人識此壽星瓜系翁時降無何注翁名姓上仙科髮綠顔酡好辦稱觴千曲一年一曲高歌縷衣擅板更須他綵舞婆娑

西江月調和陳石齋韻二首

一月千江千月一通萬感萬通　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涵有用一箇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籠不須淘淨不須鎔本自無迎無送

了了千條萬緒皇皇四達八通入頭下手怎施功外而中間夾用眼孔毫芒洞見肚皮大様包籠聖賢坯哭死陶鎔船快更加風送

撫松筠處士歌

[illegible]屋雲深處聞說為樵有深趣而衣不帶天上麋芒鞋攢踏雲邊路屋前屋後統良田[illegible]生念義不計錢八里之橋臨往來大成之殿何言古風流性格松蒲酒甕酒千鍾色如赭邑蓋頻四大守專考綠時繫將單馬似君行誼世所稱松喬之壽理亦宜悲風一夕起天末云胡一去無歸時高嶺峩峩發土横種得松樹三千尺至今鄉黨想儀刑鶴怨鳥啼淚猶滴

後生最是尚德人聞君慕君如君存便欲青天跨黄鵠一訴拜冀松間墳

怡然

人皆有真樂戚戚乃自求或為私欲嬰或為名利囚所以賢達者外物了不識寄身天地間胷次長悠悠吳君事高潔結屋城南陬拋却軒冕心溪山老釣游陶然足佳趣不讓王與侯他時倘相過肯以告我不

鶴臞歌

元龍之孫金馬客聳壑昂霄好標格挺如鶴出鷄群中萬里長空見霜翮何年飛上瑤華池紫鵷黃鵠相追隨朝遊青田暮玄圃渴飲醴泉飡玉芝清臞不是人間物熊乃前身有仙骨浮丘相法得真傳少保新圖[illegible]巍然玉立如人長縞衣丹頂玄纁裳一從[illegible]來出城郭不羡軒墀承寵光玉堂深處秋蕭爽驚露聲聞九天上簫韶九奏鳳凰儀闖與神仙共来往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記

白鹿書院重新記

南康郡白鹿書院入我　朝翟守溥福起其廢李僉憲齡新其舊今歲久復多壞矣蘇僉憲葵以內翰遷提學來巡按王侍御宗錫謀諸一二憲臣更為大新之而　亦佐其費焉此朱夫子講明正學之地也昔在有宋正學將明而此院預與今此院大新如此正學其將大明乎竊惟吾道之在天地即元氣也吾道不能無晦時而真儒一出則晦復明猶元氣不能無否時而至陽一生則否復泰然其期有久近之不齊繫之五百年必有名世者朱夫子距今餘三百年矣因亦其時哉或謂　國家一以正學教多士而登庸之學校遍天下豪傑滿科第而正學大明係此書院耶是不然學校積久而辭華盛性命微科第積久而利祿勝道德歉求真儒歟奚此之能累下此學者則必得幽僻之地息進取之念相與即學校科第之所事優游厭飫涵泳融液不徒言焉而身焉不[illegible]

身焉而心焉如朱夫子之賦及此院所謂明於心之交修庶幾全體大用為正學為真儒其有助於校科第有益於 國家不小矣此正朱夫子興起斯院之意宜知所崇重者之所留心也況吾道久晦而明始於周夫子傳之二程夫子而大明焉周朱二夫子前後繼守此郡則此郡始終吾道於有宋之一代而續千五百年之絕學流風餘韻高山景行此書院所係其於學者不尤重且切乎正學大明所以深有望也院制中為文廟為重門左為明倫堂為文會堂堂前為延賓之館規皆仍舊而棟宇堅壯數倍兩隅列諸生書舍凡二十楹間則多新增者明倫堂左故有三賢祠以祀李賓客周朱二夫子而祔以陶劉諸賢位各以世列侍御深謂非宜特刱祠尊二夫子而陶李諸賢則別祠於其西焉愚請於諸君宜因茲大新濂周程張朱四夫子於廟四配之次如朱子昔所緊行諸君咸以非著典不果昔程守之起廢未嘗延師聚徒李提學則禮聘賢士屬各學有志諸生相與講學焉于時知為己而學有就者固多然喜名不循苟有焉飾詐有覯者有焉學於此宜淨滌名利之心力超名利之關不如是則不惟[illegible]吾道其賊正學者

玷此地也甚矣胡為乎來哉今蘇君亦欲延師聚徒懲致預為戒之以無負今日大新之盛舉也侍御獨意興學激揚之餘凡新學宮於撫吉諸郡邑十餘所 致力正學甚篤憲臣陸憲使珩沈僉憲清分巡沈僉憲銳皆不忘吾道者是舉費約千金一出侍御與分巡之所規畫官民無預總其事而責成於經歷馮驥訓導雲龍江能則劉守定昌之功為多蘇君志行必大振正學以副是舉愚紀其顛因以俟云

南昌縣廟學興造記

茲地故晏家山址為宋東湖書院廟而學之顛末其詳國子祭酒胡頤菴先生記可稽也地前後夾民廬市囂聲恒雜絃誦聲成化辛卯西蜀牟公俸來為按察使見而湫隘之乃摘餘財之貯有司者重其直購民徙其廬前後地遂墟焉時巡按監察御史浙東閔公珪亦少佐其費而僉事南海陳公琪寔力贊其決云然址雖闢而文廟建歲已久剝厥廡弗壯無以昭崇極而聳瞻仰堂齋亦庳陋窘風日弗稱學生日富而業或無所於肄魁星樓之度 賜書者蠹撓垂危弗可躡今按察使三山陳公煒自為副使時言於牟公

乃遂安余公複時即惕焉于中謀大役營之頃來於
新制馴積到今成化丙申始克成[illegible]復殿兩廡重門
其癸巳之肇刱者東西列舍會講會食之庭射圃觀
射之廳其甲午之繼刱者講堂二齋書樓泊先賢之
祠又今丙申之繼刱者殿崇深廡延袤棟增舊觀宣
聖四配肖飾之工可髣髴千載之形容十哲從祀諸
賢木主槩鉅以麗焉重門靈星樹之石堂齋高朗以
容樓擴堂背形制魁傑射圃並湖為脩垣亘百數丈
蜿蜒狀騰波之龍射廳究其驤首處學地既開拓復
界之歲月以登茲丕搆巍巍乎軒翥彈潭乎沈邃中
寂不譁外囂以屏廟足以安聖靈揭衆處學足以嚴
師教守士肆矣落成釋菜遠邇聚觀老稚賢愚一口
興嘆有官者聞弗曰茲江右首校列邑環而爲焉徵
我陳公知端厥弼之本澄厥弼之源胡能崇教化地
舉我有司弗逞以始終茲功民庶聞弗曰茲功鉅矣
茲惟我陳公德我欲內我七八百里子弟于善以風
四方而弗苟逞以所握然哉廝臬司疇乃及愚二十
年前茲學舊諸生也知縣陳問教諭徐繼芳訓導鄭
寬衆以與論圖永公績于石來屬[illegible]不可辭已
[illegible]諸士友慶茲維新之學感而益自勵於分內事之

故見諸牧習于以主敬窮理立大本而達大用與夫
儕之四海而類歟之一掬而藏烈風震霆而變應[illegible]
[illegible]日而常茲維豪傑者自期許以不苟生天地不貽
兹璧門諒之有素弗諏云

忠臣廟記

自古無有以南取北亦無有未向北而先取南有之
自吾
聖祖始方其得江西也僞漢來爭時則有藩屏臣僞
十有四人協心死守無何番湖奏凱僞主奔殪江西
定矣繼是雍楚犄吳嶺背海翼靡不震鍛乞命南方
定矣因而天戈北指三齊迎刃孤燕破竹不四三載
世方又定天下不容不混一矣
聖祖今王業之興定南方定基南方之基定江西定
[illegible]江西之屹屹克守以成番湖犄角之勢又定十
有四人之賴焉乃詔有司記功作祀封公者一侯者
[illegible]男一三人各仍其官立廟時祭報功無窮於
禮[illegible]廟在南昌郡學之南創於洪武追封之始宣
德中重葺之天順成化間又繼葺之多歷年所雨淫
日暴歷蒸蠹蝕幾於不支非更新之無以稱
朝廷肇祀之意弘治戊午南昌衛張侯汝舟碩[illegible]

原缺第七至九葉

既莫乃區畫百費聚財庀工一不以煩民曾未幾時廟貌儼然堂陛尊嚴重門既啓夾廡如翼文儀武威凜凜一堂之上勃然猶有生氣其宏規偉觀有以寬人心目十又四公之忠魂既安有司歲時之享祀益虔矣侯嘗毀淫祠鞭妖鬼投之烈火又嘗脩徐高士墓温大真祠以表一忠一清之節今於茲廟復惓惓致意焉為政能闢邪崇正知先務事多類是十有四人者曰趙德勝曰劉齊曰牛海龍曰李繼先塑像居中曰趙國旺曰許珪曰朱潛曰張子明曰趙天麟曰徐明曰張德山曰夏茂成曰葉琛曰萬思成塑列左右其爵秩功烈具見舊碑侯蘇州崑山人在職九載剛正廉明始終一致上下信服五被褒旌四薦郡守今將奏績明廷茂膺峻擢云

賓竹道人記

西方有道人焉性愛竹自號賓竹江南逸史聞之歎曰惟道人今　宗藩之至賢者夫今宗藩之至文者夫世無可賓然等而上之不有大聖有大賢有大儒歟不可相與揖讓于千古笑談于六籍傾猥及於一植之微歟將以其瀟洒扶踈一塵莫汚有似古端雅士之森然在侍歟將以其堅勁挺拔上干青霄非冰雪之能威有似古烈丈夫之昂然在列歟將以其可叢可孤可泉石可庭除可風日之光烈可煙雲之糢糊有似古無可無不可之君子油然與居歟不然風人之切磋琢磨金錫圭璧特取興於淇澳之猗猗將藉以為進脩之規歟不然道人者探理窟明道腴靜廓然而無物動順應而不回將其中虛外直之操與之脗合而交孚歟不然道人者或玩物以適情初不役于情或因物以觀理初不滯于物真抓忘言莫其意無言方其清標雅韻之默有會於道人之心也將所以賓之之意迥出乎聲色之表有不可以言語狀[illegible]覩歟斯園滌園之蝶濠梁之魚南山悠然之月[illegible]

[illegible]天機自動之聞於橫渠春陵之自家生意不[illegible]
子叔子前川花柳東郊睡覺與夫畫卦之兎觀仁之
鷄之數說也夫安能騎黃鵠驂青鸞望天門而西于
以上叩道人之奚真奚妄奚是奚非歟道人嗣秦之
餐主逸史侍講學士張元禎也

恥菴記

恥於人固有爲羞惡心人心皆得之天地所以生物
而潑潑焉活者日用間惟聖人乃本體常然否則此
形焉彼或不然始形焉卒或不然形則活不形斯弊
矣豈真𥎞哉禀之梏誘之化焉耳是故學者須提掇
之令常惺惺若恥之一端則尤着力宜切者蓋人身
之接不善感觸者常多而善處常少抑未造聖地則
已之不善處常多而善處常少故也吾友陳憲使文
耀以恥命菴意實在此愚亦嘗驗之日用矣凡夫非
有所爲輒忿然不甘輒赧然若不能容輒憮然自失
輒愴然惕然以悲以懼者皆是心也是心也日不知
其幾生以滅因其生推而充之由微而著由小而大
由近而遠由易而難由能而不能由一勺而瀰漫六
合由一息而綿亘千古一存乎人焉第愚性劣功疎
[illegible]抱對而說浮屠之誚弗知畢竟何如公致力於[illegible]
有年方之愚常大不然此心必常惺惺而活無[illegible]
無窮達無隱顯居敬以養之窮理以進之大勇以[illegible]
之弘量以容之異時位彌高而施彌博當益充乎分
內大恥之心恥匹夫匹婦不被吾澤恥吾君之不如
堯舜愚焉敢望

易簡軒記

天下事人恒苦其難以繁惟君子者處之綽綽乎其
有餘力恢恢乎其有餘地何者以事處事吾無容心
焉事必有要吾從而執之無勞矣大抵人率累於事
事何嘗能累人人率擾於事事何嘗能擾人吾友侯
憲使世傑吾望其能負天下之重任者也天下不爲
無事顧其退居之軒以易簡命名其蓋灼有以見此
矣易簡實維乾坤之德乾之始物氣一噓而已無難
焉健故也坤之成物惟承乾而已無爲焉順故也人
處事能體健於乾體順於坤天下事如臂之運手領
之挈裘何繁且難之有譬之置百鈞於此有力者第
談笑以舉之苟力不足雖欲寸遷焉不能又譬之理
亂絲者得其緒則坐見其有成不然愈勞愈棼吾友
憲使也久而知之也深其爲人蓋禀乾之氣多而孚
坤之蘊厚其持身爲治皆務勉於其大者而不屑屑

於瑣末開口即洞其底無粉飾無伏藏為所當為行
所無事曾無一毫之所謂周羅包攬者是蓋不徒歆
此易簡之名而又有易簡之實者也間嘗語予曰厚
予方厚幸惠以記於乎紛紛鄙夫騁私鑿而務虛張
攘我無事之乾坤賊我無私之赤子城府深沈[illegible]
盤糾使人視之如鬼物之翁忽不可測識安能弘此
易簡之居遍此天下之覆使吾元元之生皆相安於
平康之域顧不快哉

冷菴記

冷天地之義氣所以肅萬物者也天地間物過試矣
非冷無以遂其成無以遂其成則無以施其生冷蓋
若無情而實有情若無為而寔有為者也吾友陳僉
憲粹之名菴以此其亦深有取哉夫天地之氣舒而
一炎焉肅而一冷焉固其理勢之必然然生成之功
究其極則唯冷尤大其在人事也亦然有以弛之猶
其舒以炎也有以張之猶其肅以冷也整頓綱維於
息縱之餘收拾鷄犬於放失之頃非夫嚴厲如天地
之有以肅焉則亦何能類有成哉吾粹之名菴蓋取
以致操脩也其為義切矣吾竊嘗以為凡天時物類
於是以發君子義理之正則冷不惟可體以肅其治
又可反之肅其身不惟可體以肅其身又可反之肅
其心肅其治如吾粹之則群孅衆而百度貞稜稜乎
風霜之峭也肅其身如吾粹之則九容飭而四知謹
凛凛乎氷雪之嚴也肅其心如吾粹之則慾燒滅而
躁焰枯皎皎乎凍井之不波寒潭之無滓也治之肅
由乎身身之肅由乎心吾粹之其具有以體此也久
矣於乎天時恒燠之徵民生恒熱之痒士心恒炎之
犇安能廓此菴之冷以嚴普率使夫人者懔焉以革
洒焉以懌庶中和之不忒哉雖然窮則變變則通吾
固曰一炎焉一冷焉天地理勢之必至吾粹之其益
堅體此使徹骨以遲之則可

江西按察司百鑑堂重脩記

江西按察司百鑑堂重脩成自成化辛丑秋七月迄
是冬十月工役凡三閱月堂維故捲雨樓之舊址其
名寔以藻井百區圖繪以鑑寓警省焉其刱自我
朝置司之初歷歲也久棟桷腐風雨震凌懔弗可
守故群公闔圖以有茲舉時憲使始則三山陳公煒
繼則大名侯公英憲副始則大平鍾公城東魯李公
芳繼則中州王公錦憲僉始則姑蘇陳公琦古循[illegible]
公稠沈公銳漳南莊公恭舜江黃公韶湖南[illegible]

歆於斯疇不洞然是道頤因以淑學之始感而益致所
以自新弘西銘大學之規究太極中庸之奧於是道
也心得而允蹈之不局於口耳詞章不馳於富貴利
達異時道明德立出而登用其彌綸參贊當大有益
天地不寧小補而已則陳公作新之功而徒于茲外
焉者哉而徒于茲小焉者哉記因系以勖之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三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四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記

吉水張氏祠堂記

敦本人道之大以首者本不敦人道廢矣祭祀之制
古先聖王所以教敦本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尊祖敬宗仁義孰大焉孰先焉吉水西園張氏故有
祠堂以祀其始遷之祖而下具於布政使李禎之記
祠堂本朱子酌古禮制以祀四代者先祖之祀程子
以義起而朱子則嫌於祫廢焉禮緣人情人情於翔
飲食具物之微若猶祭之矧先祖吾祖吾身之所自
出程子之舉所以崇天下之大本朱子之廢所以正
天下之大分然槩以分則四代祀士庶人亦踰矣茲
實人情人情而特可已於先祖歟則先祖之祀敦本
之教所以益致其敦者殆未可嫌也張氏歷世彌久
族衆益繁故祠堂隘不足以將事族之傑曰燕美者
謀諸其弟燕素而贊其父繹貴左右其屬之長改建
之花園嶺下水環山拱地位閬奧材良工善規制宏
壯美矣哉誠足以揭虔妥靈垂之百世者也惟世濟

俗媮故家大族率先祖焉忽一鷄匪爲賔不割曷有特爲先而一割者一棟匪爲身不堅曷有特爲先而一堅者末事焉而本之棄末隆焉而本之忘彼豺獺也人指以訽之莫不艴然怒豺獺猶報本之知焉人顧如是曾豺獺之不如矣其人道哉其人道哉此張氏祠堂之建非寧敦本於一族而已其於風教之補亢不小也燕美復維建茲祠宇固所以一族衆使一本之知本一人分而千萬人然非有教戒之務令親睦不可忽乃條爲宗範十數每毋祭及月朔讀之祠堂擇衆之賢以長者從事焉中堂統祀群祖堂東楹則標祀其隱顯之有名德者勸也救恤有義田之積教育有簡編之蔵茲又皆朱子祠堂制所未有而敦本之意非徒行之祭祀云祠堂之建始於成化壬寅其月訖於又明年甲辰其月程督者八 繹行同達煥高實堅潤王弘濟虞韶一燕美也張 世著于貝之清化五代時吉州刺史融占籍於吉其孫涯寔西園始遷之祖也宋宗韓淑顯同老壽伯景伯雪坪蕃直達德淑謙元宗禹道藎再龍我

朝安禮伯穎士愷持永汝勤彥忱宗璉承翰冠儒惟貞昌厚皆東楹之標祀者義田繹貴百畝繹行亦助之燕素名徽由進士歷守潞[illegible]二州 秉擢後[illegible]爵府經歷敏才純德望隆縉紳正氣直聲今方驚動中州將有[illegible]洛祠宇之構特狀烈祖之遺本一家人道推而立之天下也 在

忠孝坊記

吾江右高都憲上達當代之英也其志峻其識超其氣邁抽經濟之手縱煙霞之履有年矣部使者段正探輿論昭大節爲表其宅里曰忠孝濃墨大字過者具瞻僉曰多此高都憲之卓行歟迹高都憲之素諫疏入而 宸旒震動章擧而奸膽落行部河洛數十年風稜猶著靖寇江淮數千里波濤不驚斷大事能爲人所不敢決大疑能及人所未嘗不辭艱於雲卧之 徵不居功於闘烽之熄茲其忠之卓歟封胺進爨於垂髫之時綵章終養於柄用之日神鑒誠而母疾遄瘳位已崇而溺亟躬滌歸舟膠淺水驟脫以數尺之漲隣屋比燒反風於伏柩之哭吉壤未山靈之夢告峯下有連理之佳禎茲其孝之卓歟或傳其言以告南昌張太史氏太史不覺覼然爲之絶倒或叩之曰此知都憲何其細哉亦豈知忠孝深者哉如夫所稱也在臣子日用間着衣喫飯運水搬柴之常道

奚卓焉惟都憲流急退勇飄飄物表風斷池鳳之翔
韻寶臺焉之襟公金寵遇於予　君私金膺疑於昔
覩斯其為忠孝何如哉不進而無不進無為而無不
為誠卓也已此道也非吾私言也傳之者孔孟體之
者堯舜根之者乾坤

金龍口河瀆神祠記

黄河下三門孟津而東雖走徙不常大抵壯淤極則
寖走而南淤極復寖走而壯亦勢之必然而不可
強者所地以須其定固古人上策然我　國家運渠
是資國計是急不容於有所須則夫疏塞隄防之所
以備一隅而濟一時者亦豈可緩哉勢未底于極人
衆亦能勝天苟唯諉以固然而弗之理如上之君父
下之赤子何文文山謂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人子
無不下藥之理君上之視赤子自當亦然河流寖南
自李周來久矣勢又將北旋焉弘治二年秋原武被
決釃流為三漫衍不循故道四出河南山東兩畿俱
罹患運渠可虞
天子震惕南京戶部左侍郎昆陵白公昂被
命往治既隄其溢導之南洩而穿為縷水之門其旁
建一載告成未幾復決楊家金龍等口東瀉運渠於
是張秋安平隄告急再以命工部左侍郎恭翁劉公
右僉都御史錫陽陳公政尋物故浙江左布政使華
容劉公大夏復　東陞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繼
其任河南按察僉事濟南張君鼐先以陳公檄預其
事至是公復召與謀而善遂薦改布政司參議以專
職于河偕之道河上下千餘里具悉利害謂黃陵岡
安平隄上流且土壤堅實茲不塞安平隄卒難保全
孫家渡口又黃陵岡上流不疏浚分殺水勢黃陵岡
卒難收功疏上　詔可功未訖而安平隄決矣七年
夏糧運愆期特　詔大監關西李公興平河伯合肥
陳公銳督視其役至則一循公畫李公分治安平陳
公分治黃陵而公分治孫家渡口八年春三公復以
黃陵上陵為金龍及楊家等六口欲黃陵收功此口
亦不宜不塞第土性輕脆切邇洪流恐難為力耳參
議君獨曰縱功不成亦可以節奔衝之勢請分築萬
夫麻萬斤薪芻十萬來往塞之三公從其言正月十
一日興工夜以繼日裁決旬六口皆合黃陵功以次
成三公請于　朝　勅建昭應龍王廟於黃陵命有
司歲時致祭參議君進秩副使鄉民父老僉以金龍
口成功之速非神明默佑不能亦剏祠三楹以祀

瀆之神馳書幣来屬禎記于以著三公協謀深副
九重重托憲副君贊盡才力特優皆由我
皇上一德格天百神效靈之所致實　鴻圖萬萬年
之徵也禎濫竽詞林職兼紀述不可辭

晚耕記

長樂謝君仲平都憲仲仁公之賢季鄉進士廷芳之
尊翁也壯時常客江湖足跡半天下年垂五十即倦
遊焉而歸耕於瀕海之鄉龍山之下林風山月之朝
呼煙嶼雲濤之眺望深有以適其識趣也因自號曰
晚耕一以自惜一以自幸惜者迷途之作覺幸者茲

樂之猶遂也予惟逸者不知逸之樂必也嘗夫勞矣
者不知夷之樂必也歷夫險仲平非耳目屢怵於虎
豹之畏途膽魄屢褫於魚龍之驚波安能有味於耕
稼之間優游怡愉有如是者而至表以為號哉然則
仲平今日深適田園之適皆自壯遊之時艱苦之備
嘗也惟嘗夫險也蓋甚故知其適也蓋至彼狃於安
逸一足跡不出溪山能廢鹿鳧鷖之逐逐者烏足以
語此抑予未知仲平其蚤有志於四方而晚乃厭志
者否予病居嘗有送老翁遠遊絕句曰白日西沒黄
河東流顏一朽難再紅丸丸墮地忽飄蓬病骨如蟬

蛻此翁此志似與君不同也都憲公乃一時之杰士
倦飛而知還者損虎送秦之餘請舉以質其如何

種德堂記

南昌舊有獄在郡治左圜墻僅一畝積繫至千餘人
桎者纓者縲者拲者柱者跂惟容趾蚋鑽膚蟣嚙血
恣其腹滿而去牛之梏者飈食其角疾之危者豎入
其肓刑未至殛年已盡筭民罹此酷數十年于今矣
山陰祝侯以弘治丁巳来守於茲慨念而深矜之訟
牒之所訴者斷訖遣去不令入狴扉識獄吏囹圄嘗
為一空然廷臣之鎮巡總治于茲方岳之奠服統治

予茲十三郡之有訟事者俱集于茲株連根引實繁
有徒南昌之獄難乎其盡地矣侯相府治南有舊老
于宮買地貿之曰將此天堂為地獄可乎遂於其地
作屋以楹計者如干築墻以雉計者如干前創大門
中建巨堂顏曰種德取皐陶邁種乃降之義審出不
服者来宅焉時巡按御史王公聞之曰弭災致和莫
甚於此夫於災能弭而後和可致譬之種田然稂莠
既芟嘉禾自植德之種也何莫不然獄成於今年冬
半不閱月大雪民占有年侯曰則瑞矣其如獄氏之
寒瘦何躬詣舊獄新獄二縣獄計口給薪米[illegible]

吳至二百餘人得鑠者如脫焚出溺熙熙然父子兄
弟相慶於道僕真所謂種德者哉後之居是堂者尚
體僕心以種德為事若馬銜其口孔其項䩞䩞其軀
後以是而求皐陶謂之種德則末矣必教於是弼中
於是制執頑叟服頑苗俾一人有慶四方風動然後
於德為能種焉甫刑曰監於茲祥刑謹以是為種德
堂告

磨笄山張氏祖塋記

磨笄山去鎮江城西南一里許今南昌張學諭縉祖
塋在焉張世家真州元季其偕其配時氏攜其子千
二千三辟亂走鎮江亂平因占籍其卒葬是山之北
師家池千二千三初俱祔葬後千二子仲和啓父柩
合其母鄭氏葬於是山之東相望師家池不半里云
千二二子長即仲和次仲實仲和四子長升次斌次
敬次真仲實二子長信次林仲和仲實與其子升敬
林俱從葬父千二左右千二中左仲和次升又次敬
右仲實次虛又次林若斌若真若信則又別葬於是
山之南十五里所謂四獅山者試中信真左右祔焉
千二仲和升於學諭為高祖曾祖祖仲實其曾叔祖
斌其二叔祖敬其三叔祖信其四叔祖真其五叔祖
林其六叔祖也千二因亂離家甚貧而兢兢守禮法
鄭氏淳淑知書見奉佛者輒曰心苟不善其如看經
持齋何壽八十二仲和性嚴重雖在房闥未嘗有一
戲言惰容家庭內鎮日無笑語聲暮即閉門閱經史
至夜分乃已子嘗元宵出觀燈拽歸撻之至頂髮幾
脫事母至孝雖盛怒聞一語即止叔父千三之嗣供
養久益篤待弟仲實不以愛廢嚴我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法令甚峻鎮江密邇
京師人猶懼不敢仕獨入自犯法恪守者自可不犯
況我家世業儒特因時不出耳今當太平正昭先業
時也遂毅然入其子斌于郡庠後主簿朝城亦以清
直著於其宋氏慈和亦簡默恚怒未嘗少[illegible][illegible]姒娌
怡怡仲實小心謹畏服賈江湖間不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兄如
父遇難事輒以身先之妻沈氏名家與[illegible][illegible]副錢
其祖母兄弟也有懿行升字彥良純[illegible][illegible]退鄉人未
嘗見其疾言厲色閑立門內紛華事及婦女小兒過
焉必入避之人恒疑事就質每雞鳴輒有叩門者部
使者嘗督公務迫甚有司檄以從使者異其言動遂
禮以賓席年三十餘喪妻聶氏即不娶終身聶亦名
家柔慎寡言笑雖生自[illegible][illegible]能一以儉約自持叔斌

游郡庠九筆劄書燈之費極力備給至典以裝[illegible]惜通夕勤女紅姑每止之乃寢敬字彥敬寬和閒裡度處鄉黨單遜雖兒童亦必以貌不慢平居掃地焚香默坐賓客至則亹亹談古今不少倦壽七十九妻葛氏信年八十餘　恩授冠帶林字彥林倜儻豪邁儀觀甚偉樂善敦禮鄉邦稱服焉妻王氏早卒亦不娶學論惟祖塋先後不一後子孫將難辨認況祖宗讀書積善所以貽後人甚深不有以登載而表之不可予家居乃具實求請記予於費宗伯廷言靳寅友克道知學諭學行之素也誤今所舉孝子慈孫之用心哉記烏可辭

新刱東湖察院記

吾江西會府故無清軍侍御察院[illegible]以南昌道而南昌道初在貢院之左後為鎮守之[illegible]遂遷於經藏寺東繼復升為巡按行臺再遷於今[illegible]司之南侍御劉公至始亦寓焉既而倡謀於藩[illegible]君以為民偽日滋文案在在山積視昔大殊非有專署防範必潤即辨患未諸公僉曰是誠宜為乃即東湖西涯善提廢寺與刱焉南昌張同守汝舟寔董其役定方正位西端地步少胸則為倍直益以編氓之基廣幾四丈袤六丈而縱中為視事之廳前列三門後為堂廳左右翼以延廡若粜牘之房若庖湢之次若從[illegible]皂之室靡一不備而周繚以垣門外甃為通衢[illegible]綽楔扁曰肅僚貞度復為館四十間以節諸司之[illegible]見者費出公帑之餘力取民務之隙材具堅良工吏競勸經始於弘治丙辰之仲冬至明年季夏曾未一朞而功告成其地位清高其規制嚴整東有湖光之掩映後有鍾樓之聳峙塵空囂寂真執法者肅清之所哉公喜謂是舉不可無紀祝郡守瀚應通守尹楊推府譽以徵於予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聖文定華夷而致太平

列聖相承安不忘危咸以詰戎兵為大事故命御史出而專理著為令焉御史何官也　朝廷耳目所司紀綱所係而寄付以清軍之責不啻重矣顧出無常著而假寓他所事理豈當然者居室尊嚴詩人以為君子攸芋公與諸公叶謀而有茲興刱亦所以崇體勢尊　朝廷而徒致謹於防範已哉春秋重作始作始必書予記不可辭抑因有告焉古君侯之士級崇[illegible]惟尚素節樂無事亦以近民云耳地禁崇深則堂[illegible]里而門萬里情隔越甚昔宋祖洛成大開四門[illegible]入洞見其心繼今衙　王命居是已崇蔽矣[illegible]

雖此及下使各得自達以洞見其情哉公名芳浙江一
飛水人端潔有為理我多見人之未到汝弁予江右
發爲[illegible]佐觀茲瓶置之弘壯亦可少知其人云

脫却亭記

腰纏騎鶴之說蓋昔人欲兼有富人仙人之好者吾
嘗謂此三人皆大貪而欲兼有之者其貪尤甚世所
謂大痴者也富則累於物仙則忘乎物茲固一清一
汚霄壤之不侔而得此者自遺乎彼亦理之決然者
惟夫慾火熾而無紀極是以欲兼得之殊不知其卒
不可得也非大痴哉世之大貪未有不成大痴者楊
州緱程文壁氏蚤遇異人得秘方以療其沈痼奇驗
其為人曠達詩畫亦入名品間來　京師公卿多禮
重之自號野鶴聊即前說以寓閒適之意云爾閣老
西涯先生贈詩有楊州自古繁華地脫却腰纏也不
妨之句[illegible]人僕靜夫語文壁家圃間有一亭曷不摘
脫却二字名之文壁大喜曰善人患世累不能脫却
縱脫却即超然仙矣然脫却豈惟腰纏哉西涯之詩
亦微之題其趣遠矣鶴寔仙騎能乘以出入於霄何
有與造化游去彼大貪成大痴者萬萬端自脫却始
吾非文壁奚望

慈壽堂記

吾友黎侍御鳳嘗構堂於居南埀奉其母大孺人嘗
以題其扁曰慈壽慈以著母德壽以祈母年也今年
六月大孺人壽登八十侍御銜　命出巡南圻將歸
以升堂致慶而求予為記大孺人喻之上塘著姓適
侍御先翁竹坡先生生侍御兄弟五人翁下世孀居
凡二十年侍御第進士拜行人　東擢今官三載舉
職推　恩贈翁為侍御而大孺人躬被　封命鄉邦
允榮之予嘗聞諸侍御大孺人自幼端淑既歸翁柔
順有則翁早失恃繼母視已生頗異翁一承以孝友
皆產累無所較大孺人克體翁心惟以勤儉處妯娌
和睦未嘗少形由是母子兄弟始終翕無閒言五子
一邑庠生龍庶出大孺人恩愛天至不自知非己出
而人亦不知非大孺人出也翁志舉進士願勖於家
務遂一以屬侍御戒曰讀書但務勤實居官但守清
白侍御游學及今歷官大孺人每歲以母忘翁訓用
是侍御竟成進士為名執法云惟人家國之興替鮮
不由於內助之得失得助則賢而心同德同夫助反
是陽施必陰承施矣無承物奚以成律倡必呂應倡
矣無應樂奚以協斯固理勢之自然也竹坡翁[illegible]

雲中老翁昔巢許洗頸不受軒冕呼奇花斑斑雅懸烏綠濤滂池行蹤以一曲清歌唱紫芝超然境界絕塵表詩既成有士是子烏有先生二人者至士是子曰客詩佳矣但翁之愛雲意不知何在也烏有先生曰翁抱豪才者隱豈其心其愛雲愛其類已也世率謂雲無心雲出膚寸而雨天下無心耶因亦為之詩曰我昔觀雲在神都非烟非霧光參差捧日金柯乍輝映隨風玉葉何葳蕤有時群擢奇峯起挾電驅霆徧寀宇陰陽磅礴相降濟際海窮天作霖雨霈我厚澤萬化滋煦然發育含春熙豈同觸石散岡麓斷霞殘靄相因依士是子曰不然翁老矣無復志於世矣其愛雲正愛其悠揚散漫猶已之無拘無礙于天地間耳豈如先生之云先生之云翁壯志也敢亦詩以狀之詩曰我來仙舟到三楚白雲滿眼黃家渡濯纓碧澗弄盈盈倚杖青林看縷縷體柔態弱那自支散漫不耐天風吹穿林絡石恣狼籍欲飛不飛情思遲苓夕棲林下三株樹雲中老翁何所如泊然與此雲為[illegible]觀萬物如芻狗咲閱百[illegible]隙駒烏有先生復[illegible]以見詩為然二人者徑造翁[illegible]以質焉翁笑而亦曉之以詩曰一氣[illegible]天地隨處成氤氲倏去既無[illegible]來那可親萬變[illegible]間終焉返其真化工與凡[illegible]二儀徒紛紜惟靜斯乃安維動斯乃神勞生[illegible]所[illegible]攖擾竟自淪何由訪蓬島共聽達者論二人者於是咸茫然自失而嘆翁之愛雲非膚見之能測也翁為誰鄉貢進士文廣之父也其姓聶其名綱聶黃渡之名宗進士器識不凡烏有先生之詩雖非翁志而異時副此詩以發翁愛雲之蘊必進士也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四

後而人亦欲遺厥後所以然者皆私與忍害之也私則唯巳之顧不人之䘏忍則視人痛疾漠不動情不人之䘏不能公然也漠不動情不能愛然也而今公且愛焉將視巳之有卽人之有視人之無猶巳之無巳有餘而人不足何心之安人不足復從而損其不足又何心之忍然則鄧君之所存所為非公且愛不能也公且愛仁也仁軒之號此其所以取之宜哉嗟夫仁人君子其天地生物之心固欲燾覆載而濟濟之以極乎吾仁也但有分焉不可以必得庶其少施於一國乎一國焉又不可得庶其少施于一郡一

邑乎一郡一邑焉猶不可得庶其少施于一鄕猶愈乎蓄之一身也之一家而不能少有濟焉者也奈之何富者比比乎不能而貧者之徒有斯心也鄧君信有足取焉鄧高密侯禹之裔蘇漢而今四十世世多仁人若南陽郡伯父子昆弟倡義勤國其仁尤盛君之仁蓋不自其躬而有開于先成化間江西歲連大旱澇赤地數千里君應　詔分廩餓者獲濟　天子嘉之錫以仕者冠服君之仁又不徒施之於一鄕而輸之乎　上冢于滦游歌咏庠從于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將大施一時君之仁又不過于巳而將弘諸後開于先仁之源也輸之　上仁之流也弘諸後仁之溯也仁軒之號而曰苟然哉而曰苟然哉予深嘉乎君因為記之且用規乎為富而不仁者焉

聾默菴記

贛寧都賴雅榮甫深有味乎勿聽無稽勿言非禮之義也自號曰聾默聾以勿聽默以勿言云爾嘗欲求名士夫文以示後未獲而故今其配蕭氏念夫志之未酬特遣其子勉仁介宗人吉庠生丕來屬予記予未識雅榮甫而卽其號論之無亦有聞於自養之君子者乎聾以制夫私欲之外誘默以制夫私欲之內

萌蓋理之具於心私欲害之則昧昧則亡而私欲有自内出者有自外入者是以君子交致夫制之之功焉若言也者心之聲也在人而無滿則妄在巳而非禮亦妄妄非理矣使無以制之而若聾若喑然不内外交相爨而遂至淪胥不自知哉有以拒之使邪妄無半點之外侵唯聾則然有以禁之使邪妄無一毫之内萌唯默則然然此實非卓然其有主於中者不能譬之家有主則强奴悍婢不敢縱兵有主則貔貅百萬進退皆聽其指揮繇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以養其中聾默之云誠有契用力於閑邪存誠者云可

以淺淺覯也抑理欲不兩立此勝則彼負理欲不兩盛此盛則彼衰聾于彼必不聾于此默于彼必不默于此蓋聾非真聾而有不聾者在默非真默而有不默者存賴氏之後人其亦由雅榮甫之聾默而思所以不聾默者哉大辯若訥大智若愚大勇若怯然則至聰而聾至言而默非知道者其孰能之

忠潔王廟重脩記

安慶府望江縣治東三十里許其地曰雷港鎮舊有廟曰張家廟祀忠潔王楚三閭大夫屈原者也廟之建不知所始按屈大夫仕楚以忠見逐投汨羅而死

楚人以五月五日競渡於江以弔之安慶古垂舒本楚與國境相接今競渡俗江南在在有之而此地尤盛意其人慕大夫之忠而祠焉又矢忠潔王之號亦不知肇於何代其父老相傳宋太宗平江南軍中有異應稱雷港張家廟故封之然不載典冊或因名于僭亦未可知也廟舊有異縣人疾必禱歲水旱必走而祈事曖昧不辯訟不相直盜匿不能得皆來取質焉必應若相答語者江舟為風浪所厄籲之而其異尤甚予聞之吏科都給事中王君良璧良璧望江人親所嘗預禱者也惟大夫孤忠直節其國不能容[illegible]

所自述直欲征九天攬四極而宋玉景差輩以辭記之亦往往為窮幽極遠之說是大夫靈在天下固繇于瞻所謂掘地得泉無所求而不有者而況於其國接境常所來往之地哉天地間英靈之氣苟有所凝結而不散雖千百載猶一日顧其聚也有地其應也有機若大夫之靈非妄也宜也或以為大夫誠靈宜在其所仕所沈之地不著于彼而著于此豈深山大江靈秀所聚自有所謂神者而後之人因以附托之歟然古今天下之忠與賢者衆矣獨不聞其他而大夫是託因襲承傳之間亦有不可誣者況其人慕之

深信之篤殆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者邪昔狄梁公毀江南淫祠惟禹泰伯伍員得不毀禹及泰伯固無容議以大夫校員宜有以相遠者則雖楚俗尚鬼是祠也不可以例視縱無異應固當存之況其靈異赫赫如此哉然則今日之祀非濫也亦宜也舊廟久且壞成化丁酉湘陰宋君民表來知縣事始脩飾之給事君與有議焉廟既成給事君以于民表友又皆楚人因備述廟事求記民表舉進士始華亭縣徙望江今同知徽州府有去思于民嘗脩王祥孟宗仲源三孝祠自為記予為記茲廟俾與其文並傳焉

岳州永濟隄圖記

是綀岳州府永濟隄之圖隄在府北半舍地之城陵磯綿亘白石翟家二湖湖口各有橋跨白石口者名曰废通跨翟家口者名與隄同曰永濟直永濟橋北復有閘亦與隄同名隄以丈計盈四千為里一十有五高低緣地勢高者七八尺低亦五六尺上廣可聯車馬以行橋長各十丈廣二丈高三丈閘長如橋廣高殺橋廣八尺高倍之茲皆岳古未有而今李侯文明之刱築者城陵寔以川廣雲貴孔道二湖當夏秋洞庭漲合則茫無際涯反冬春水涸二湖口復泥淖

深莫可測公私往還艱阻於風濤墊溺其苦萬狀侯下車詢民瘼首得之乃大為興築以底有成以脫險厄于無窮如此橋石皆伐之華容層山夾隄固以柳二萬餘株閘倣規運河專以待漲合而舟無所泊二橋中有郵亭二閘北復有官屬迎候之亭曰江山勝覽閘南表以石坊大署其楣曰永濟之隄亭坊東西列屋十有六間隄東西募民自築室以居橋南歲議租入北則聽民自占以藉其力嘗多也茲役也力以傭致財不甚縻於帑藏率侯倡以俸入而僚寀及兵民官[illegible]與士民商賈之樂助者凡用石無慮數[illegible]

[illegible]坊[illegible]樁無慮數千九為工二萬八千九為日自成化甲辰秋至丙午夏閱一十七月九用銀一萬六千餘兩亭坊列屋以居商取息為繼葺費民並隄居茲已數百煙火相接成市橋南租入歲積以備荒民恃隄耕藝其內茲漸成田累千畝侯素負經濟刱茲巨績不惟脫險厄而慮深利博復有如是者初議者謂層迥隔洞庭風波險惡石難卒致𢿱岳民不善檣楫隄難必成侯籌畫既乃翌歲湖漲特盛於昔運石舟得循隄乘風不數月數萬石悉集又江右土工歲乞傭于岳不下數百適岳歉民無傭者遂悉就侯傭不

二年隄竟成其蓋若有默相乎其間者蜀曠古未消之患釋後今無窮之患夫豈偶然是圖也岳衛[illegible]劉綬張璞劉澤洎千兵華勲華繪之岳陽樓上用昭侯績與岳陽洞庭同久且與嗣政者有覩感焉不至殆廢其用[illegible]亦仁矣大抵而上民命率懸之[illegible]降是民多自為命[illegible]天地無全功補而助之待乎人焉侯此率不足以懸民之命而有補乎天地之缺也歟於乎安得人人盡侯安得人人盡侯侯吾江右弋陽人名[illegible]觀家進士由秋官副郎擢守茲土志大材高天下常[illegible]難廢者表然一時名臣茲特其緒餘之[illegible]

巡撫都憲張公濬河記

江南財賦 國計民資舉仰足焉淮揚則漕河[illegible]要處也弘治三年春二月二郡不雨迄于秋八月河[illegible]涸舟膠不可行總漕重臣以 聞深廑 宸慮建議僉以河淤久未濬宜專付之巡撫大臣 命下副都御史張公祗承唯謹即躬歷按視咨詢蒭蕘昕夕遑遑靡寧凡地形高卑水道寬隘民情甘苦人才賢否財用豐約工程久近一一洞究無遺顧以事大且急而民困比未甦役必募必有糜於官 奏可時總戎都公勝參戎郭公鋐洎行河孫侍御衍李工曹景繁亦咸效謀協佐惕若同舟而共患者規畫既定乃召二郡及廬鳳徐知府鏞李同知紋曰爾維能爾其會徒調材及召韓同知福甯同知堅劉推官永陳知州廷璋傅知州錦仍及紋曰爾維敏爾其分董役事乃檄各郡衛州所曰其亟募兵民其迨遴而屬督之即工衆既集乃授程式示期約曰勿憊吾素乃發倉庾具藥餌曰之以憫之疾以療之役作復嚴黜罰以懲不恪頒醴幣以獎有勞綜理防範靡[illegible]周悉而更時自臨視撫慰考責威惠兼行工吏競勸奔趨赴之勤無寢亡之虞始於是年十二月十[illegible]明年三月十

日不逾時而功告成矣所濬以里計儀[illegible]又二[illegible]瓜州之揚子橋三汊河口三十又五[illegible]高[illegible]十又七以丈計延凡三萬一千八百又六十[illegible]等十丈廣陵驛而東倍之石人頭朴樹灣又倍之儀瓜二壩天池又六倍之深於舊等五尺儀真壩內民廒[illegible]則梯城而捉其淤於隙地焉所募夫八萬所費指揮尚欑縣丞姚珍董百三十又三老人蕭節董四百所糜庾廒鹺司遴需銀以兩計四萬四千羸粮以石計二萬又四千方功成而水未濟也既引儀真壩外之潮并注以高郵諸湖雷公陳公諸塘之所瀦工曹復自揚子橋之瓜州東其涯而決其防古留子港張家楊家灣劉家圩并皂莢林俱放而疏之使導江水入焉公復齋沐竭誠禱雨大獲感應繇是江潮泛漲併湊盈溢瀰漫滉漾暢目豁心而舟貢商販之舟艘往來二郡三四浹旬始能達者及是牽第再宿[illegible]旁一宿而已兵民商旅歡呼踴躍咸[illegible]河道大通此[illegible]年來見如今日者也公其信有大[illegible]試歟公景州人名瑋丙戌進士予春闈故所獻者公應介秦蘊經[illegible]臨事屹屹不茍而動中肯綮[illegible]績而新 當宁之[illegible]別重托不負如此抑聞濬[illegible]亭侯

觀察使都巡撫統制印四可驗茲河湮已數百年而
公疏濬之其功在　國家生靈將與　宗社[illegible]
無窮後之人其亦將脩其廢而永保其成俾無隳哉
徐守以予數往還悉其事徵記也敢告

郴州治所重建記

成化甲午郴州治所厄于火年比不登公無廩貲不
克復者踰二紀矣歲丙午山東歷城張君用和以監
察御史謫判州事慨然有重建之意謀諸太守周君
其議以克協遂區畫工料不數月廳事成又不數月
[illegible]譙之門六察之曹亦成蓋經始於己酉之冬訖工
於明年庚戌之春財不糜於官力不疲於民新規制
之久廢復郡治之儀觀上之等威以尊下之瞻仰以
俾用和之績施於是乎可少見矣桂陽尹桂文顯以
通政曾公鎰其郡人也屬鄉貢士李安介以來徵吾
記用和學識優才力贍且襟度磊落言辭間洞見底
裏嘗巡於吾江右掃積蠹絀奸豪風采峻甚至今十
三郡人尚想望之是其敢於有為視天下事當無不
可勝無不可濟則少出緒餘以舉茲區區之廢宜不
勞餘力矣然茲役乃不可已者世之人多不已於事
之或可已而於事之不可已者或已之或可已而不
已是所謂生事不可已而已之是所謂避事二者之
用心殊而其失均也是則用和固敢於有為而度於
事輕急緩不已審哉記以著之而徒區區脩舉之功
而已郴故大府　國初改為州正統間前太守袁均
哲嘗重構之用和紹其績而規模尤弘壯類其為人
云

太平尹袁公祠記

吾友敬所陳先生儒珎憤郡邑之失職痛吾民之受
害間嘗進其弟儒數而謂之曰今安得有若吾舊令
尹袁公者蓋公之始至也吾猶為縣諸生見強盜有
指應華等二十三人者司府官已鍛鍊成獄公力
為辯理至納冠帶以去就決之曰民冤如此何以官
為一時旁觀者為之泣下華等卒得白於乎今之以
非辜連坐陷民於死者何限尚有若公者乎倘倭張
總督勇以沿海倉粮腐折者責償於民郡縣莫之敢
後公獨據法與抗曰粮在倉而責之民償吾官可去
吾不能以是令民矣張卒亦無如之何於乎今人以
非法催科毒民至死者何限復有若公者乎蕭嚴縣
界有賊殺捕盜官姜所者民驚懼甚至幾激變[illegible]
至其地招諭之曰獨殺人者死耳吾為爾白之[illegible]

也上之人卒從其言民以不擾於乎其視今之[illegible]
泰越方且援疏延蔓因而利之死其民而不顧者何
如哉他如新學校以敷教祠鄉賢以勵俗明保伍以
糾察姦細脩水利以預備凶荒勸善而表孝行之慈
懲惡而嚴盜賊之刑凡若此者蓋無所不用其心遂
至民懷其惠吏畏其威數年之間政通人和邑以無
事公堂晝靜縣門洞開而郡邑亦仰之若父母矣至
其以憂去官則即日戒道行李蕭然雖假貸以給而
贐賻一無所受於乎今之所謂能吏者有其一二亦
足為難況能若是其盛者乎抑吾嘗聞之公曰瀌閑

諸若先生及民之政皆漢唐循吏所未能到吾徒有
志於民而不足之法皆苟而已噫此公所以度越流
輩而卓然為我　國家一代之循吏者乎於乎公今
已矣吾亦退老于家無能為矣若等生長是邦親受
其賜其尚忍忘之而不思所以報儒敎曰諾遂以質
之吾叔父太守先生先生是之乃率其徒葉宗文王
廷用葉凡若干人列狀于府請立公祠以致邦人之
思知府葉公崇禮遂以轉達于分巡部使者於是巡
撫侍郎莆田彭公卒俞其請而祠以克成既成儒敎
來請予記予方以史事被　召未果也越三年始致

其事以歸敬所曰祠有石待公久矣予曰天下[illegible]
其不可易得則得之者始足以為貴苟以贗為真則
燕石皆可為玉而野鳥亦可以為鸞矣貴哉闕令之
吏有以子孫通顯之故雖貪且酷亦已往往列祀郡
邑矣然則是祠雖無作而是記之不必作亦可也敬
所曰噫獨一郡縣吏哉嶧山之頌德碑固碑也峴山
之墮淚碑亦碑也要之是非誠偽之在人心者自有
為世不可磨滅之公論又焉得因噎廢食而悉置天
下事於不必為哉予無以應乃為述其事如右而繫
以詞俾歌以祀焉令尹吉水人諱道字德純以進士

再轉而為御史太平邑屬於台實其初政俗號以為
難治者也其詞曰

台之山兮秀而峙台之水兮清以駛孰顏我山兮
亦潤我水我民之怨兮山高我民之恨兮與水滔
滔孰屹而挽兮砥柱進瞻望弗及兮我心之勞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記

南康府預備倉儲記

南康府隸邑三多地瘠民貧田率濱湖夾山苦旱澇視傍郡恒甚歲凶飢民籍官儲以舉火如亦予之磬眷待哺者視傍郡恒急江右備荒貲大半取給於訟者之罰贖南康編户既不庶民復頗淳而鮮訟者亦鮮其儲積視傍郡又恒難邑以故事各有預備之倉然名存實亡者多矣山西涑水郭侯堉來守是郡即汲汲以是為圖曰此屢歷

明詔此屢著　廷論此而不備何以為郡何以稱守土之命何以塞為國為民之責於是斥私享縮浮費嚴侵牟空謕漏稽懲縱愆獎勤警惰三邑吏靡不精白一心奔走下風仰體德意月累歲積不五載間以倉儲報者萬有餘石矣而侯自斂儆紫陽遺意社倉之積亦不下二千餘石民由是皆有所仰曰凶歲吾其免於溝中之瘠乎吏由是亦皆有所恃曰歲凶吾其免於意外之虞乎予偕同年沈都憲時暘來游白鹿逆風湖濱親悉其實因深歎郭侯政知所急而為必有成非盡心力優才略者不能也世容有不可緩之惠不可待之變不可易之難哉在人而已彼郡之富庶或十百於南康者領或揚揚焉冠蓋之擁屑屑焉褒彙苞苴之務而於此凶荒之備民命之關者則茫茫然漠漠然不少加之意其視郭侯亦獨何心亦獨何心

五清書舍記

蜀士劉鳳喈故僉憲素菴先生之子而有志於斯者也予以史事起供職鳳喈膺賓興而來間相過談空谷足音不能不為之喜既而鳳喈將西歸予亦將復引疾而南鳳喈一日奉素菴所自為五清書舍記語予曰先大夫所以督教瑞不干利禄而開示以聖賢之學如此又嘗大書涵養德性希古聖賢八字授瑞益期望瑞甚遠且大不幸先大夫背棄早瑞資質頑鈍後遭變故奉持不力迄今老大無成懼失墜先訓足亦是深謹以所居正寢仍扁舊名而懸遺訓于壁竊附古人名堂室之意庶朝夕對越用求不負于先一幸先生賜之一言以發揮先志鞭策愚劣并以昭示來裔予觀五清之所以名蓋書舍三間中為[illegible]訓

齋左曰芝蘭室右曰朝陽軒軒南甃石雜植花卉曰玩芳臺是為四清而統以五清稱者取歐陽氏六一之義以為朝夕講學於是無淫聲采色以蕩其耳目無淫樂慝禮以亂其心術清莫甚焉予未識素菴亦未游知鳳嗜今即其父子之相授受觀之其人其素可得而見矣竊嘗歎頃其子為好人不必做好官好人尚能然而世之士夫識趣頗有不遠世近[illegible]所以無敢忽者以為可聖可賢之資豈可盡誣後世之絕無其人第父兄師友早夕之相教詔引翼而所以涵育薰陶之者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耳蓮麻卅漆之譬非名謗哉今鳳嗜先大夫既負獨見而以遠大期望於其子則為之子者當何如是宜鳳嗜深懼乎奉持之不力而必求以不失墜其遺訓也夫父師不以是開示其子弟父師之過也父師而以是開示之子弟乃不知勉子弟之罪重矣聖賢之學鳳嗜先大夫之遺訓已具鳳嗜亦必勉於是已矣伊欲不負夙期以造聖賢惟尊所聞行所知而已矣省察之體驗之擴充之不只作一場話說持其毋敢慢之心堅其必自得之志不輟不晝廢而後已如是而不馴至乎聖賢吾不信也鳳嗜歸始自今其益勉之

徐州福星堤記

河患于徐舊矣宋有蘇公之堤今有福星之堤蘇堤築於患之暴至今堤築於患之彌留其功在徐人在徐人子孫不窮一也蘇堤首戲馬臺城西僅百餘丈今堤首夾河亘城東北袤四百餘丈蘇堤鎮以黃樓今堤表以皇華之亭而浮橋之舸數十亦并新之稽物力二堤不翅倍以旋馬蘇文忠公予瞻福星徐人德諸公之協成茲堤名以志也維弘治己酉秋予奉命選士南畿往返于徐辞見黃流之[illegible]駭然蓋河不道渦北決蘭陽考城諸處浸淫而東如是再明年秋予復繇徐歸省而河益洶漫洶湧圯民廬塚無算城三面撼驚波北壖不沒第四五十武耳為懍懍甚又明年春北旋則事然睹是堤成矣晚風堤上見兵民老釋咸懽躍于是若有恃然而南北之往來者其歎賞堤之堅壯有大造於徐同然一辭也協成諸公莹察則

欽差總督漕都憲張公瑋侍御李君文劉君偉也工曹則

欽差正郎李君景繁主事謝君緝也而正郎職專河事堤始卒心力尤多於乎河仍南徐無患已北則城

當下流之衝能必其無虞哉捍蔣排嚙隄之功真徐
人之福也宜其德之雖然吾
君方致中和隆皇極於上吾相復善於調燮行當協
氣應而俞河俾不暴九川滌焉九澤陂焉四隩宅焉
四海同焉而茲隄之功將聞焉以歸於民不尤徐人
之福哉德諸公其如德諸　上茲無亦諸公之意與
劉州守憲與有勞於是者記予言俟之何如

忠孝睿翰卷記

唐先莊王親揮睿翰節今
嗣王以忠孝二大字　嗣王寶之不啻天球河圖裝
潢成卷朝夕奉觀赫然　先王之在臨惕然心靈之
有省也　先王之敷遺後賢　嗣王之敬承前訓如
此夫　君親天下之至尊忠孝臣子之大節於性分
皆固有而不可辭於職分皆當為而不容遏大孝如
舜至忠如周公雖曠千古而不可及然亦盡所固有
當為之分而已非有加非有餘也臣於忠或一分之
未盡即臣道有一分之虧子於孝或一分之未盡即
子道有一分之虧雖忠矣未純雖孝矣未至雖謂之
不臣不子不過矣此古先聖賢所以惟恐分之以一
不盡而日孳孳焉兢兢焉不敢自怠而自是
常有稜斯心常有警惕心常有警斯職常能盡　嗣
王敬承二字之意不即　先王揮賜二字之意歟於
戲茲二字天之綱也地之紀也人之極也
天子敷化之原在此諸侯之保藩封在此　先王既
率之以逝　天休終令聞復大書以貽
今王今王益懋於率以垂有唐無疆之休不徒玩焉
而身心焉不徒身心焉而父焉固
先王之所深望也

上杭黃氏先祠記

國子生黃亨謁予言亨以世家閩之上杭先君義官
諱[illegible]深惟世之大族多忽於先祠之建我黃氏世德
隆厚子姓日繁非此何以致報本追遠之誠且以舉
族衆之心於無窮抑先儒祠止四代而先祖之祀嫌
不敢舉夫物率有始古人未有不祭其始者微而飲
食猶然況吾身所自出乎自出遼遠因不敢祀若始
遷之祖或冢墓猶在焉或基業猶存焉苟拘於禮而
不祀豈人情哉禮可以義起雖得罪於君子不辭於
是卜在城岡後祖地衡五丈縱十有五丈特捐已貲
規為祠堂三間以祀始遷之祖以下歲時則率族人
行事焉不幸先君中棄其功未舉亨痛念此人子繼

述之大者苟不卒就之先君目將不瞑於地下乃盛叔義伐材於大息庄而族人亦咸懽忻踴躍以相其成叔父銓族弟仁則悉心督課焉而若昂若銳若鏞若鵠若江若廷衡若廷表若廷式若廷鸞若錦福又皆佐之以貲鳩工於弘治己酉秋九月九日訖工於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今亨將歸俟選敢以記請鑱之石用昭先君于永予曰可黃之始祖於宋致政公由和平鶴瘦樹遷于羅灘子三十三郎生五三大丞復因上杭縣治初置徙居之大丞五子長仕謙四次教諭仕泰仕謙子信叔信叔二子天祐天禧天祐子子義子義四子永福永善永真永成天禧子子筱子筱三子永堅永安永隆教諭六子長振卿無嗣次雷發雷發子季旻季旻二子長英次宗英子即黃宮鎰宗三子即銘而鎮欽其兆也

重脩撫州府廟學記

撫州府廟學重脩成訓導童其尹其相繼持事狀走南昌謁予言維是功成之者僉憲陳公始之者太守張公而終之者太守沈公維我張公下車伊始即抑瞻廟貌周視學宮愀然於敝陋湫隘而日夕焉亟新之圖顧公無羸貲力弗充大究適陳公提湖東道符分巡至撫春生秋殺恩威大孚百廢具舉而於教化事尤篤注心嘗語學者涇磨老子宮其徒鼓其幻且尤極麗之儼王者宅吾道何如吾輩何如力可爲顧可使廟貌不彼如耶又曰百工事成於居肆育賢地而廨隘偪側令師生窘於風雨寒暑奚以優游[illegible]

息焉休焉而陶鎔巨器仰副
明天子建學意於是大嘉我張公之圖百方贊成之
上不干官下不需民第鋤之奸豪或逮繫之例當出
者日積月絫比今三年我張公以憂去我沈公繼来
同心一力弗疾弗弛廼寖玆有成於戲維是功大我
維是功成之艱我維是功將久疇之以傳我三公當
因曰玆維吾當為也然吾人詎宜曰玆維三公當為
也竊維克昭三公功不朽維文字文字可屬維予用
是敢數予之謁按狀學址故偏于洿池今培之規廼
宏大成殿蓋厇缺漏者以完亦白漫漶者以鮮聖賢
像冕服不如章悉緒正又匪直繪飾之耳戟門廡東
西敞者一新靈星門易用石規堅久也學門雄壯加
昔後明倫堂樹重屋五楹表所重命曰尊經上五楹
中三肖宣聖燕居像配以周程張朱五賢左一龕
朝廷頒賜制書右一龕五經子史下五楹左藏禮器
右藏樂器虛其中以所齋宿維是五賢之配實維陳
公尊道統深意五賢者大明絕學於千五百載下士
乃復知嚮方到今其功大實與顏曾思孟四子等而
其難過之豈衆從祀者儔升而儕諸四子　朝廷嚴
典樂嘗有期玆公實開之哉禮之器自遷豆下必更
制如度樂之器自鍾磬下缺補壞易至於[illegible]一之所
庠藏之所貯器之櫃泮者之櫃靡不飾舊而新凡百
學制既完以美功定鉅矣維春秋常事不書三公者
協謀脩一廟學常事耳曷足書常事固不書然異事
則書能舉常事於世不能常亦異矣奚宜不書世有
司惟簿書期會之急視學校非先務事固忽不之脩
有繼說脩學名弁私至盜易其禮樂器之古者因焉
不之脩忽不之脩不知本者本不知烏足語為政玆
三公謂非知本哉嫌不之脩中弗足者中弗足是以
動於毀舉玆三公謂毀舉能動哉然則廟學之脩雖
曰常事而視世有司其所存所務何如也書以識之
亦春秋意然陳公名駪張公某俱南海人沈公某仁
和人教授某縣官某皆有相於是役者亦不宜使其
無聞焉

立齋記

黟溪王翁惟鼎嘗以立齋為號子五人曰昌節昌言
昌德昌禮昌善兄弟痛翁下世恒思可以盡繼述而
致佩服者唯翁立齋之號乃求記於羅殿元彝正以
勖共進復以彝正所論高闊在子必有平實[illegible]
其兄弟有所持循而交致勉焉曰[illegible]請予記予以[illegible]

正記已盖大意頣昌禮昆仲所以深思而力行之何
如耳談而久未執筆昌禮請益勤切予固不可無以
副其意夫所以謂立者皆有卓乎莫敓之義焉爰正
謂立身爲立之本予以立心爲立身之本自心而見
諸身自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事爲之間此心能卓然
有立則無往而不立矣然而此心或物欲蔽之或私
意累之未易於立也必也誠敬乎誠立則滿腔皆天
理而百妄自消敬立則主翁常惺惺而群邪莫入由
是所履者禮而禮立不傾所由者義而義立不頗由
是窮而立已而已無所扰違而立人而人無不植由
是大而三綱五常微而一作一息以立天之道立人
之紀遠而四海九州久而千世百世以立吾之教立
吾之功何莫不自誠敬中來哉是則立心固立身之
本而立誠立敬尤立心之本也昌禮昆仲其各致力
於是哉各致力於是隨其質以有成則翁爲不亡而
孝子之道盡矣謹書以爲昌禮昆仲復

敬齋記

古豐劉進士彬致書言樂安有王昌言者彬未第時
貧其家訓其子弟相得甚驩其爲人殊整肅衣冠言
動相處五載未嘗見其苟以忽彬雅重之其燕游存
室特爲表之敬齋今歿矣其子景昭壁昭邑庠生言
及敬皆嘗與於彬者並亦馴飭可愛兄弟僉以請先
君背亡久遺德未彰彰先德以詔後人必得南昌張
太史氏進士端人也信人也既重昌言昌言必誠有
可重言可恃乎但敬之義大矣先儒以爲聖學成始
成終之要昌言爲人既整肅吾意其豈徒外貌如是
必其中凜然儼然有主者在蓋心所以主乎一身而
敬尤所以主乎一心心不存則外貌必不能整肅敬
不存則心又豈能整肅之如外貌哉景昭兄弟瞻敬
齋之扁必當死然先子之存其死然先子之存必當
凜然儼然乎先子之心一言焉必是心是敬是主言
一不主乎是是忘先子矣一行焉必是心是敬是主
行一不主乎是是忘先子矣孝子不死其親景昭兄
弟誠能加勉乎是則昌言雖死而不死何者身雖亡
而敬未嘗忘也然則敬齋之扁不惟有以求後人羹
墻之思尤足以垂後人盤楹之警惟景昭兄弟念之
於是乎言

五峯記

五峯乃　宗藩中尊稱樂安五邦君者邦君先
昭定王之諸子五其行而表之曰峯也夫五中數以

行言則前昆後季而嶷然中處夫峯高山以狀言則
下視地上凌霄而巍然特尊即是以觀邦君制行之
高可知已禎承禮遇於　先王而俱得拜於邦君之
昆季若介石若松崖若芸齋皆敦詩禮尚儒雅各以
名行相淬礪而不知有所謂富貴聲利齊芳競爽難
弟難兄是則　宗藩中所稱豈謂邦君特高於昆季
哉特高於群類云爾於戲高固衆所尊仰如峯然然
峯之高千仞一削千古一日人制行則高於此或隳
於彼高於始或隳於終高於大或隳於細德之不恒
峯之有愧高矣吞焉禎敢以　宗藩之所稱為邦君
規抑併以為諸昆季告

南昌府學文廟重建記

壯哉玆廟其成也肇之者巡按恊之者鎮守贊之者
藩憲鎮守是維中貴劉公倜巡按是維侍御熊公琳
藩臣是維方伯王公充後陳公煒大叅祁公順黄公
縉亞叅林公同陳公選宋公訥憲臣是維憲使侯公
英憲副鍾公城李公芳王公錦憲僉黄公稠沈公銳
莊公恭李公轍貢公韶方公中始事以成化辛丑十
月迄事以明年壬寅三月費一出諸區畫工一具諸

□□而朝夕程督焉則循郡太守張侯哉同知□□
繼先通判陳君璀云初侯君之下車廟謁也即慨然
於規制弗度以敝甚圖大新之以諗諸鎮守鎮守黃
公儒者特躍然喜曰茲吾心也以籌諸藩憲藩憲僉
作而從史之曰茲吾儕欲舉弗能者幸倡焉於乎南
昌維江右首郡茲學維江右首學建茲學於茲郡其
廟貌之必尼以稱
聖明之崇極而爲人士之尊瞻不當然也夫不當然
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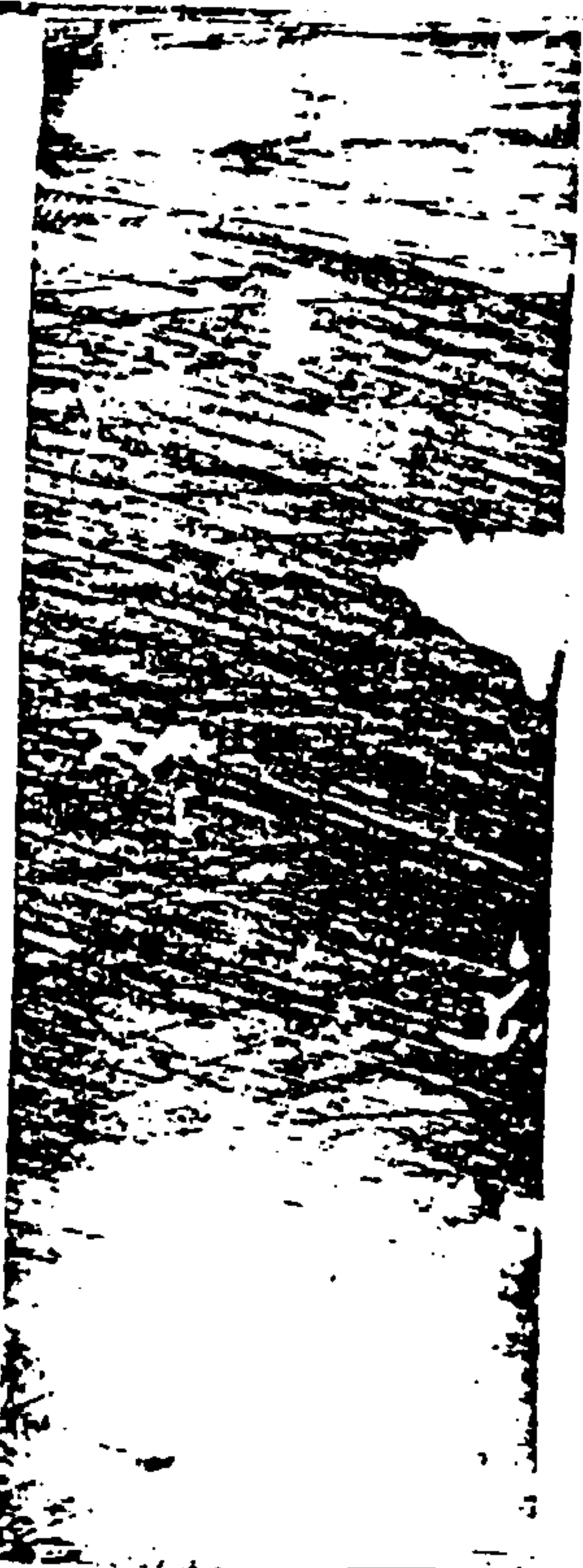
江西閱武場新闢記

南昌江西會城閱武場自唐宋來率在城北龍沙之
陽上□□□西濱大江其形勝高爽平曠實足以張
三軍之□烈壯一省之觀瞻而數十餘年江濤內衝
風沙西施侵嚙飛蹙場地漸縮而坡陀坎坷弗平甚
之矢激平淪於水將臺幾夷於沙每當教閱窘於布
列而局於馳擊聚兵講武會城稚觀豈當然者
欽差鎮守太監董公議深切是患乃弘治十四年都
指揮僉事戴君賢歸自漕河適提閫符即趨與藩憲
諸公暨布政使周君宏林君泮按察使周君南副使
李□□等維場東剩有隙地如徙儒學吏關之則江
濤遠去而風沙有林莽之蔽然突兀高盈尚□□□
平治功益鉅又必沿江捍以石隄則風濤猝不可□
但軍士近時貧疲已極役不堪受力宜借於赤籍之
餘財宜致於公家之羨議定以復董公復具以諗之
欽差巡撫都御史韓公邦問巡按監察御史周公進
隆何公歆率當其事而闢治之責一以囑之戴君君
仰日分擇二衛之良尤衆舉事石斷於山亦踵至徒
聲於是秋七月之上旬課督有方衆力競勸曾未三
月而功告成場之廣縱約百餘丈橫殺縱約二十餘
丈中將臺翼以二衛皆如舊規而石隄則蜿蜒彌亘
于前崇五尺延百五十餘丈於是場地弘敞平衍豁
心快矚形勝若有加于昔教閱之際三軍歡忻感發
踴躍奮迅咸得以舒其氣而展其技氣烈亦視昔若
架增焉董公謂恭承出鎮　璽書教閱正所委重茲
場闢治幸諸君協謀役不淹時財不糜於官帑力不
病於軍民是不宜無文以紀其績諸君相率來請予
洪惟　國家雖承平日久文治日隆然恪遵
祖宗安不忘危式備未嘗少弛是以風塵有警三軍
一發旋奏凱捷如茲場所出自入我　朝近之一大
而蠢偽漢逵之亦于□繫黎首大之彼閫制□□□

小之歸長河摧大盜雖
天命所誤惟籌義烈之有在而詰戎奮武教閱得其
地閱操之有素功亦不可誣也鎮守公之留心茲場
諸君之贊畫亟成豈非皆能深知所重而切於體
國者哉抑斯節制紀律教閱之外者耳若夫尊
君親上之心敵愾禦侮之略則教閱之本凡在將校
尤當無一時之不存無一日之不講者前英之出或
起躋有樞或不建節主或起身殳戰之微而驟膺節
鉞之奇蓋皆本是以為廓清建立之地茲場新闢追
蹤邁烈其謂無人記也因致古人落成之禱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序

重刻朱子語類大全後序

朱子語類大全一百四十卷宋導江黎靖德之所編
也朱子遺語之在天下者蓋捜訪盡於是矣舊有板
刻今不復存三山陳公文耀副憲江西購得舊本重
加校正命工鋟刻以幸學者謂愚與聞其事為序于
後惟此編皆朱子門人之私録非其自筆之成書也
其中語意不無失真且所答問或在未成書之前況
有未定全在觀者之自有以擇取之殊與讀朱子之
成書不同也朱子成書之行世者蓋嘗自言平生精
力盡在四書學者誠能於其所註沉潛玩索省察體
驗使此理已瞭然心目之間而更參諸此編以博之
則四書中或有論議所未及著明所未盡又或有引
而不發者將於此編盡得之如是則此編之有益於
學者不小倘或於其成書尚不能究極之而欲泛觀
此編以炫其博恐如航海而無柁茫乎泛焉不得
其畔岸而此編止以充其弄筆鼓舌而逞辯[illegible]

之深其源為有害不徒如程子所云轉使人溺而已
抑聖賢之言皆所以發明斯道道即聖賢之心也
聖賢之心不可見可見者其言耳然自孔孟後千五
百年能因聖賢之言而得聖賢之心者曾幾何人直
至有宋周程張子始復明之而朱子又因而大明之
其所言多于五百年以儒者所未聞今學者幸成誦
其遺書必當因其言而究其心使吾心與其言契而
為一使其言與古聖賢之言契而為一不徒在於書
冊之上文字之間是為得之不然則其言之詳且盡
使人一目盡了一旦盡得如此編然殆不如其簡且
與者可以令人深思力索而自得之之愈也於戲君
子之為學何為也哉為此身也為此心也此心之體
雖極天下之大無不該此心之用雖極萬物之理無
不貫然非格物致知以明之則一理未知而此心有
蔽此心有蔽而欲望其措諸躬也無不當難矣讀書
格致之至要者也而精於四書尤讀書之至要也凡
天下事得其要則力少而功多況於讀書讀書而不
得其要縱盡天下之所藏亦一學究而已其於身心
何所益其於聖賢之道何所得哉此編之行恐難為
學者幸然不能不過有此慮因借書之編末用以

志之士共勉焉因亦陳公之意也

愚溪序

同邑謝涵齋名仕諒樸實士也嘗名其居所面之溪
曰愚溪以自號間因公務至京求為序予問之曰君
知昔柳子厚被竄于柳而名其溪曰冉者以愚乎曰
求也昔冉溪因子厚愚之其神嘗惡而憂辨焉近者
亦得無憂君哉曰無之遂請問子厚之愚云何因告
之曰子厚之愚衆爽於氷雪而獨絺焉衆風於溽暑
而獨火焉盡其車而趍而至於敗放其舟而遊而至
於沒木石抵其頭坎井蹈其足茫乎不知也斯其所
以為愚也君乃胡盧而笑之曰此子厚之愚乃以知
而取者也而吾之愚則與是乎異焉蓋方之子厚尤
愚之愚者焉夫吾情情乎無知也貿貿乎無能也進
無可用之才退無可樂之道惟遯跡於荒僻寂寞之
鄉放浪於煙霞泉石之表榾柮爐煨人冬而我春也
其鳥知孰裘而孰絺茂林屋蔭人夏而我秋也其鳥
知孰風而孰火有車而遨焉奚而不敗吾固無車何
恃而以遨也有舟而放焉奚而不沒吾固無舟何恃
而以放也吾頭不妄擧何木石之吾抵吾足不妄動
何坎井之吾蹈子厚之愚乃以知而愚者也而吾之

愚誠愚之愚者也此溪神所以信之而不吾棄也予
厚之愚誠不能不致疑於溪神也予聞其言而歎之
嗚呼此老豈眞愚者哉豈非知所以自守者哉擬其
心豈肯妄有爲哉斯不可以警夫世之誠懵懵而以
爲了了誠貿貿而以爲卓卓者哉遂次其言志之爲
愚溪序

桃園三世雅集序

萬安劉氏司訓獻甫携一軸過予展示之從容言獻家
邑下流一舍許曰夏原今茲父叔凡弟子姪三世幸
俱無恙頃者獻以潛山游考歸適春光駘蕩萬物芳

菲三世昆季少長咸集因相與商羊山水間勞寒溫
於積闊叙天倫之樂事所薦者茗飲無酒有也所奏
者琴瑟無笙歌也所道者詩書無訴譴也所用者陶
器無雕漆也所與者骨肉無異賓也蕪之惠風翕和
觸之者可挹也鳥鳴上下聽之者可悅也萃密如畫
花卉猶燃見之者可悅也優游乎怡愉乎留連日久
旁焉忘歸誠所謂不知天壤之間何樂可以代此獻
以爲人生離合不偶良朋盍簪且幸焉況骨肉邪一
世和萃且難焉況三世邪至樂不可數至幸不可負
欲繪爲斯圖志之與衣冠景物皆象當時用岀以遂

觀命其名曰桃園三世雅集圖桃取其春雅取非酣
讌以爲歡也因指其負石屛而坐者三人謂予曰此
中坐者獻父也左者仲叔父義官也右者季叔父也
又歷指其倚桃樹而坐者三人散行者七人曰此皆
獻凡弟華也首坐者獻行一凡英華也次即獻行二
英賢也又次行三弟縣學生英材也左行者三人前
未冠者行十弟英膺也次行四弟英望也次行六弟
英俊也后至四人前行九弟英[illegible]也次行七弟英偉
也又次行八弟英彥也最後行五弟英烈也又指其
各有執者五人曰此撫琴者昭宣也此拱侍者昭泰

也此渡橋者昭節也此捧書者昭旭也皆獻猶子也
此挾香案昭伯也獻之子也予旣觀其圖復聆其言
恍然如身際其時恨未能周旋其間以爲歎羨不已
於乎觀之者且爾況身與其集歟況且遠者聞之且
爾況皆兄弟行歟誠不偶然也抑予因有感矣我
國家生育含煦百年到今戰爭金革聲民未之識劉
氏子孫長幼於此太平之世得以雍容田野章甫逢
掖以從事於詩書其受賜豈無所自邪向使四封騰
燧龍蛇起陸如倣李昂沸時欲安焉一餉且不可得
況得從容雅集萃三世於一處如此哉即一物可以

知天地之仁即一家可以知我
泉州之盛矣徒斯圖而觀之固不徒劉氏之美而已
也因書以為序

錦衣榮省圖詩序

去秋會試予濫竽同考同寅編脩劉君希賢積易學
自負者閱三試既同考者皆暇則聚而各言其所得
士劉言吾房有一卷論議甚純正不肆蓋深切於學
者其必謹厚人才氣豪壯汪洋者豈少第崇雅黜浮
不可不使天下士子勉於本實吾故特取之為舉首
既而拆封則姓名為建之候官林君玭出而詢諸其

邑人士果如劉言言君為學勤甚精於思不苟雖人
所忽者亦究心焉凡其貌蓋癯然若苦思言若不出
諸口𥅡循如也同寅始服劉目之不妄君字廷珎世
居邑之雲程家食與其從兄廷器母弟玠交勉於易
學洎繼領鄉薦書而會試則君名獨先登今年春
賜進士在第三甲觀政户部云君素勞於學有
疾候俟養也久第以尊府翁所期望以得一第者未
副故淡跋涉上春官今既得之遂浩然有帰志疏乞
歸依親治疾　上允之遂行鄉友仕于　朝者而繪
錦衣榮省圖賦詩以贈而其同年進士李君宗[illegible]
過予屬序予惟建士子務實學屏浮華比年來遑遑
與於他方實有宋諸先正之遺化在而今歲間不數
月其崇恬退者尤多盖我
皇上登大寶言官欲考察中外諸不職以清初政大
臣議乞姑省令有疾妨事者不限年計自陳致仕俟
山陵既舉其言其意欲敦忠厚使貪暴者得自引去
免於懲黜耳而貪暴者顧根據不肯去其欲退休莫
遂者乃忻然得所志焉揣計之惟建士獨多如吾院
長林先生年老乞歸章屢　上不得令以例致仕去
兵部郎中何君行義乞如例不許以養疾去大司馬
王公甫就擢即　奏還之同寅檢討鄭君廷綱亦乞
如例不許亦以養疾去進士林君誠鄭君觀皆以養
疾去吳君宏寄又以便養乞就校職去今君亦以養
疾去是數君者其心視功名富貴皆為何等物彼區
區奴顏婢膝終其身竊據人祿位如性命然者方之
何啻千萬相去哉於是乎益有以見先正之遺化也
抑君之歸予又羨焉夫根深者難拔不堅白而自試
於磨涅未有不喪已也今所謂士君子一出身事人
遑遑壞其所舊知盖皆坐此君斯歸承歡調疾暇[illegible]
游夷愉無公家之擾將必暫息予其已能而進[illegible]

未能義理日涵於胸次而器識愈充大他日疾痊起用惟所任之不負不徒舉子業怙退出於人人而已則其所以榮親豈直今國中區區衣錦之耀煌也哉抑其所以爲榮又豈直在於其親已哉此予所以又於君有羨

贈王僉憲之任四川序

儒道與天地並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効非一切功利諸小道之可彷彿也世之人固有詆其可言而不可行可古而不可今者何哉堯舜禹湯文武儒而爲君者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爲相者此其功業何如也孔子大聖無容言矣若周程朱氏數君子雖曰未得大沛厥施然或佐一邑或知一郡或提舉一道于以少試其仁義教化到今想之猶宛然有三代之遺風焉或者之詆其昧此之驗歟大抵世儒有假竊而依托者有名浮于實者夫儒道其體在明明德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其用在新民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世儒於物果能格而於知果能致乎於意果能誠於心果能正而於身果能脩乎未至焉或未能焉則本之不立于以新民如家與[illegible]天下何用之而効不著考其實而不稱於名[illegible]者之詆亦無怪也臨川王君元哲慨然有志於[illegible]著作有貞軒集所以推究天地萬物之理識評古今人事之變有非膚淺者猝能到其歷官大理正[illegible]明恕所守者牢不可奪權豪門足未嘗一闖焉蓋卓然不蹈於世人之所詆者也今擢四川僉事諸同寅偏于有以贈之烏乎僉事按察之任也朱子嘗以儒道提舉浙東職猶是耳風采凛凛官吏引去君寧不能樹朱子之威歟鉤訪郊歷至於廢寢食忘險阻君寧不能躬朱子之勞歟民隱之弊惕焉如割條奏之恐後君寧不能體朱子之仁歟劾去奸宄章十數上不得命不止君寧不能堅朱子之執歟增儒道之光雪儒道之耻杜世人之詆予深有望於君焉予深有望於君焉

送宗君景昭任河南睢州學正序

校官何爲而設也爲人才也非爲人才也爲風化也非爲風化也爲　國家也何也國家之所恃以立者風化也風化之所恃以美者人才也人才之所恃以成者校官也何也校官也者大而一郡一郡俊彥之子弟皆在所教也小而一邑一邑俊彥之子弟皆在所教也夫一郡一邑之俊彥皆他日出而爲

朝廷用者也壯之所用原於幼之所學幼之所學出於師之所教師之所教而端歟則其所學亦端而它日用之亦端矣師之所教而是歟則其所學亦是而它日用之亦是矣所以致用者既端且是則風化不期美而自美國家不期盛而自盛尚何恌薄之興乎恌薄不興尚何曉曉之憂乎故曰教官何為而設也為人才也非為人才也為風化也非為風化也為國家也於乎教官之責任其所係不甚重矣乎嘉興宗君景昭膺貢至　京授例願就校職得河南開封睢州學正以行景昭為人重名義富文學爲師儒之職固甚稱予所以原其責任之重以告之者欲其知所自重而不可忽也非夸詡以艷之也若夫沉殺於麴蘗也馳騖於干謁也教條之不振也行檢之不立也此校官之所以壞人才者也敗風化者也誤國家者也景昭固可保其必不爾也予固不漬言也抑亦所羨言也

天寶劉氏重脩族譜序

天寶劉氏族譜之重脩也士元既求吾友羅一峯序之又命其弟士會重加考訂閱三載矣復走南昌來屬吾序吾披閱之譜圖凡二十五世十三世以前派共清泉十三世以後派分天寶其法兼倣歐蘇而參以己意系皆稱字而備各人名行生卒年月葬地娶妾子女名於右橫行凡官歷亦具書焉若出處有大功德者則特表而著之於後條子別妻妾所生女詳所適其過繼者於所後所生彼此書之雖大辟者則絕之不書為僧道者則絕之不書系皆稱字尊祖宗也妾得書毋以子貴也子別其生著嫡庶也過繼彼此書之明統系也女詳其適重婚姻也大辟與僧道不書以其積大惡絕倫類也譜圖之前凡七條一墨莊發迹一篇俾子孫一閱即知其源一諸祖舊譜序一諸名賢舊譜序諸祖舊譜序詳實備載於譜首庶觀者先得其槩也諸名賢舊譜序載諸其次譜劉氏自作諸名賢特表揚之耳墨莊辨一篇附天寶宗支辨一篇明劉氏之在天寶者實墨莊的派江西劉氏甚蕃冒墨莊派者多有之譜首不宜不先載焉一歷代仕宦圖一歷代科第圖見劉氏仕宦科第代不乏人抑使後人勉所不墜者也一蘭玉派行又特慮它族後有混冒者設也譜圖之後凡五條一諸祖誥制三道劉氏仕宦甚多其得誥制此特存十一於千百者且中訛字淆句亦不敢棄而敬載之蓋天章宸

論後人自當世實先代重器若天球然顧可以缺棄之哉一諸祖遺行凡出處有大功德為合族所共推或一節一行人所不及者始得載於此條娶婦嫁女有節操亦附焉不徇豐貲顯官溢美濫載之不以貧賤忽而棄之蓋此條不惟表諸祖之大美抑所以勸後人之興行也若行狀墓誌文詞容有粉飾俱全載於諸名賢之後茲不入一諸祖塋原圖以世之故家大族多於祖宗塋墓漫不曉知豈盡為子孫弃之固或無可攷識焉創為此圖著其地象其形域其界庶孝子慈孫百世之驗歟又可以遏混冒者於未萌也一諸祖遺文以諸祖多以文學名其詞章流播天下者如太保集賢葉所作在在有之舊譜相傳略載此數篇其或當時收有遺翰歟一諸名賢遺文或以其人可重或以其爵可尊或以其德可敬或以其行可稱外此數者悉削不載君閱既吾深嘉士元其用心作於前又深嘉士會其用心繼於後於乎不徒乎其為之也容抑確乎其為之也精誠為劉氏之賢子孫也不忝因不辭遂為次第之而書之譜首

篠嶺王氏重脩族譜序

篠嶺王氏某甫重脩其族譜成其游邑庠者王歟之言曰世則有罔人顯祖之名者亦有遺吾顯祖之實者罔人顯祖之名是亂其宗亂其宗不孝也遺吾祖之實是墜其宗墜其宗不孝也均之為不孝孰若卓卓自立以功名垂榮於後代俾子孫指為吾顯祖不愈於罔人之祖乎均之為不孝曷若勤勤自厲以事業增光於前代俾祖宗視吾為顯孫不尤為與吾之宗乎今有人焉曰吾為伊氏吾祖伊尹吾為傅氏吾祖傅說究其源則非也是自亂其宗也又有人焉曰吾有土田吾有金帛奚必祖伊奚必祖傅究其源則是也是自墜其宗也亂其宗而罔祖之為過墜其宗而遺祖之不及過猶不及也以吾王氏言之是吾宗者曰吾篠嶺王氏也問之曰吾有譜也詢其由則茫然無知也夫如是是自墜其宗也是可惟也然而猶可言也其非吾宗者曰吾篠嶺王氏也問之曰吾有譜也詢其由則茫然無知也夫如是是自亂其宗也是不惟可惟也尤可恥之甚也是吾宗有譜譜固宜也有譜而莫知其義是土木之類也非吾宗而有譜是購求而得之也購求而得而莫知其由是苗裔之類也於乎涇濁而渭清清濁各有其源江南而河北南北各有其派涓涓乎決勢以朝宗混混乎不舍

於晝夜溢其流而揚其波可以澤八表潤萬物彼溝渠與潢汙行潦雖汪洋可驚直朝滿而夕除耳惡足以為此南昌張太史聞其言而是之正所以重修譜牒之意也因其介吾友羅啟元彝正書来屬序於譜首乃為次第之使書焉

萬安城南黎氏家譜序

於盛矣黎氏萬安未縣時地之境跨金鰲而躡芙蓉倚白雲而枕江皐上泝小潭下抵滆湖綿亘十數里黎世業焉及縣於宋向業於黎者殆半業於官餘稅尚留黎戶故黎有半縣之稱云黎譜系名諱失於唐宋兵火莫知其源而族大以繁亦莫知其派至弘治丙辰因啓祖冢得八世祖世英所撰厥考德載壙誌敘其高祖諱珪曾祖諱杰祖諱煥考良輔視舊譜世系則上一代而所謂聖巖為穀城令茂德為太子伴讀皆派衍于卿誌五世蓋俱宋宿老世英字希賢官至奏差讀吳草廬先生贈文可見其學而知道嗣世英者時舉任元房州學正嗣時舉者繼武因乞蠲留戶餘稅抵京遂領薦為莆田簿累官侍御觀元諸大儒稱述可驗其忠君愛親超然有申屠蟠見幾之高致黎嗣人以文獻足徵於是輯為家譜詳其本派世系而族之支分蕃衍者畧焉復惟天下世家唯孔氏而新安朱氏亮有孔氏家法浦江鄭氏近之譜既集乃酌鄭氏家範以訓其家舉朱子家禮以正其家庶幾家法之無忝於孔氏哉作者成憲敬威繼者敬安敬和敬剛敬張而成之則庠士潛及仁甫也於黎氏盛哉

萬安南乾賴氏重修族譜序

魁標魁揖賴族之兩賢進士而魁標吾　試南畿時之所舉者其叔父文昌丞聪恒以譜諜未及重修為歎自致政歸即謀諸族長洎進士昆弟輩編輯焉今始克成帙本源核而支派詳昭穆倫而行業顯闔族之人得之觀感將油然興其孝弟之心卓然奮其紹述之意是有功於族亦大矣進士標率其姪貫邦貫壽介永豐族之學於吾曰丕者来屬以序吾適有疾倦於作文進士請之力且謂標叔父輩年多八九十者待此以瞑目無憾吾惕然於其言不能辭惟賴氏傳世遠有端緒自晉永興末由江東迄今萬安閱三十又六世矣其間松陽揭揚之再遷梓源豐城永豐及今南乾之散處族屬蕃衍久長它姓罕及非夫源深流永積盛發宏仁厚詩禮之世世有繼安能致茲

是譜也君子蓋亦可以觀德焉夫天地之理生生而
不已其禪于人則所以篤恩義而綿彝倫者在是所
以澤黎元而綿國脉者在是所以闡遺休而綿族緒
者在是是乃無斁於為人無忝於為人之子孫無愧
於為人之在天地如慕古如尊老如尊爵如伯玉如
廷簡如之美諸翁賴族之蕃衍久長是實其根抵是
實其基業凡在嗣人可不念而勉之哉念而勉之俾
是理之生生於吾身者時無寂感無久暫一焉事無
纖鉅無精粗一焉物無彼此無衆寡一焉地無遠近
無隱顯一焉位無通塞無崇卑一焉如是則天地生
生之理之播於萬物無窮而吾生生之理由是而昌
於吾族不亦無窮哉序也特以是諗之進士昆弟輩
併賢而知所重者也

贈朱侍御陞僉蜀憲序

金陵朱君天錫佳士也其狀元吳君元博甚器重焉
歲以南臺侍御陞僉憲于蜀蜀士夫競以持憲得人
相慶幸而屬其僚友郭君明遠謁予贈以言惟贈之
言增也所以增不足也吾奚以為君贈哉第聞君居
官一以正己格物為本又聞君直而温寬而栗人皆
敬愛之是有以知君之為名憲臣也必矣夫憲臣[illegible]
揚人之清激人之濁繩人之愆糾人之謬使己於[illegible]
濁有激如揚激人何己猶不免於愆謬如繩糾人何
事莫先於不欺己不正而欲正人是不惟欺人適以
欺己欺己斯欺天欺天斯欺君人心昭然天日炯然
將尤之不免其能正人乎是以深嘉乎君之能正己
也古人疾偏枯而傷中行之鮮世士夫直者徑行自
遂而不温温者又或諂媚而不直寬者漫無檢飭而
不栗栗者又或苛暴而不寬蓋仁有餘必不足於義
嚴大過必不足於恩恃其應必劇而傷物流於懦必
懟而敗事夫剛而寓以不剛柔而濟以不柔斯於治
為不頗於德為不偏乎是以尤嘉乎君之直而能温
寬而能栗也夫蜀天府之國也又僻遠之地也群有
司之官是者多喪厥守焉而持憲者又多偏頗之蹈
焉茲得君而人焉之憲為之表率其有可觀哉其誠
無負於蜀士夫之慶幸哉是吾之所以嘉君不即可
以贈君歟承郭君之請於是乎書

竹溪流慶詩序

竹溪流慶者南京勳部主事劉君勳家　朝廷貤恩
二親而縉紳士夫作詩以致存歿之慶也勳部先翁
容齋起家明經貳訓廣州掌教湳溪歿時勳部纔七

士如責以惛誦五經行古鄉射并冠昏喪祭禮之類法雖過厳心寔厚之而謗誹之騰至遷官國學猶不已焉此其故何哉將士習因循難以猝變古道宜緻難以盡行抑所以作興之機尚有遺議歟風俗若是滈已甚矣雖然浮言久當自息公論久當自定曩提學於吾江右者亦有疑其私亦有非其跡亦有咎其刻及既去欲徹而理見私泯而公明單詞不足以散衆論至今猶有思之而不置言之而齒滲者焉君歸可深以吾江右士風之不厚士論之不公為慨也哉劉生希孟張生璽聆吾言躍然曰吾宗師歸志素定不可以請知已多當軸當不次以擢甫人寡合者或不知也頎為先生執筆書以贈之吾曰可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序

永豐周氏新譜序

盛矣周氏之世歟仁矣奉常父子之用心歟覈矣不誣不紊茲譜之作歟周氏相傳系出山東周家庄宋元祐間大理評事僨左遷令信之永豐遂家焉山東即墨今尚有周家庄族大以蕃奉常得之藍侍御章今與周家同里云評事公初奠居處亦名周村族黨并故址墳塋今具存傳五世百一公復析居邑中奉常之本宗也周氏故譜燬于元季僅存一圖今始於評事公其行一故稱為一公評事八世以上圖俱全九世以下但詳邑中之派十一世以下則奉常本宗尤加詳焉自評事至奉常通為十二世若周村之族不可考知其世次奉常祖質齋翁父恥菴翁定質傳此圖恥菴欲據之作譜以多疾未能奉常茲譜一成父志云爾父志豈惟知其族系誠欲子姓篤水木本源之念而與其孝弟之心如老泉蘇公所謂一身而爲萬本一身氣息相禪憂喜相關理勢自然而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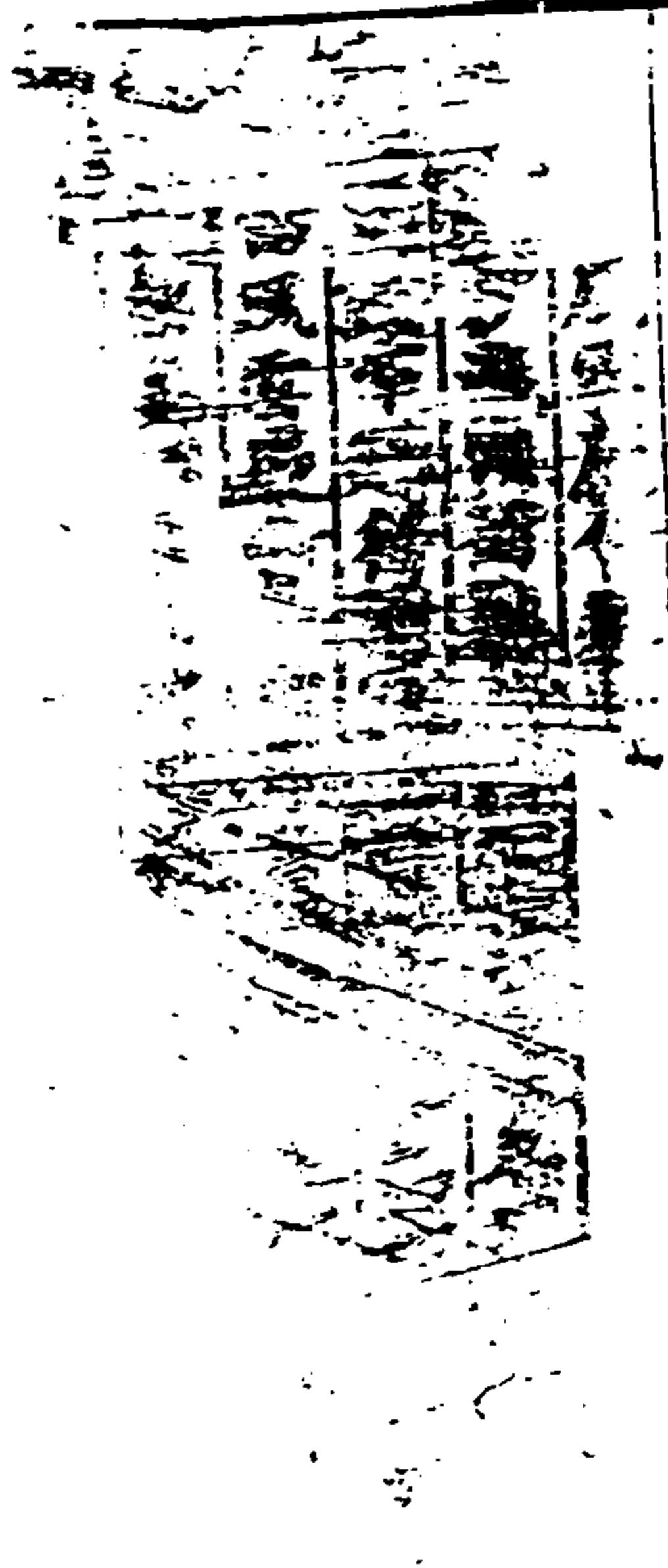
參已於斧焉夫人之一身通以乾父坤母視之凡同類同生情愛猶相涉焉況同出於一人也哉譜諜之修大抵意尤在是奉常茲譜一遵揚文忠公之例序列世系自始祖下悉據圖載無一字增損而事行配履卒葬別詳於後併為一帙且告之族屬納之廟中以傳之無窮焉盛矣周氏之世也仁矣奉常父子之用心也懿矣不誣不紊茲譜之作也奉常名序字仲禮出身進士由黃門給事擢丞大常器識名位當大有就而大有光於茲譜者

豫章涂氏重修家乘序

此乘之修倡者嗣宗嗣敬二翁成者敬翁子愛竹也不曰譜曰家乘一家之史云 涂本余姓曰開者山西潞州髙峯里人學於龍門文中子隋初獻策平江南拜游擊將軍著功赫奕再傳曰如周曰似孔三傳曰大有曰家人四傳曰大成以高才碩德都督官或倏然塵表大成年十八登進士嗣聖時為婺州刺史避駱賓王黨禍始易姓為涂字書涂余旁從水無二點者特著以示別也自是清風仁風之節槩酷類其號就菴學行重於昌黎韓子韓貶遂慨時非鮮官以歸其再徙豫章者則世隆世華始拓篁向澌菴復祈硃沙元孝傚援寶菴乃遷今修仁坊居焉隆華之後直軒 菴皆抱道不試宗翁別號誠齋仁厚能施有詔旌異敬翁別號肅齋忠信不欺鄉稱善人涂氏遠有端緒亦可謂世有賢矣守仁義而保其族先王淑世之教然也祖父子孫初本一身一身為千萬身能守仁義如初一身此作譜者之深意非徒辨親疎真妄不忘其本而已涂氏凡在乘子孫於斯是之生其愛竹君深體念之哉愛竹名琇讀書尚禮有古意老彌劭無忝其先云

送太守虛菴張公述職之京序

客有問吾以郡太守張侯之賢者曰太守何如也吾曰不知也吾病卧衡茆外事罕接所與游者田夫野老耳田夫野老或嘗語吾曰聞當道有私以苛者欲如是太守廷爭之曰必不可欲如彼太守而折之曰必不宜或撼以勢太守屹然弗動也或怵以禍太守恬然弗恤也又或語吾曰吾民有積枉者焉太守爬梳之若流也吾民有隱慝者焉太守發摘之若神也重吾民以罪吾民弗怨曰太守罪吾民公也寬吾民以法吾民弗疑曰太守待吾民恕也宗藩中有才高而帐鉅者焉唯加禮於吾太守曰吾罕見也武弁及

閈右有桑弗律而宿為梗者焉唯歛手於吾太守曰太守不可犯也又或語當道嘗旱而有禱或決前筴之應吾太守乃齋心自祈朱幡一出即大雨如注環府署特甚焉民曰吾太守素有以格乎天而天以章其誠也吾所以得於田夫野老之稱太守者如是而已客曰太守之賢何如則吾不知也客於是躍然而興肅然而拱曰如先生言太守之賢可知矣太守之賢未易及已先生亦能言者哉太守如京或即丐吾書是以送其行吾曰可太守名翥自號虛菴姑蘇人丁丑進士由秋官正郎出守吾南昌云

慶程太夫人壽七十又一序

新安程克勤先生與予先後第進士入館閣相好予抱痾歸臥二十又二載先生日侍經幄被 寵遇

今上龍飛陞舊學陟官少詹事侍講學士駸駸柄用予亦以簉偹召復起幸得衆筆硯聆綸論警先生德

器所就浙溥山林間歲月徒如許自恍甚尊府君大司馬太子少保襄毅公下世已久太夫人尚康寧榮養在堂皓髮童顏壽七十又一予雖未及登拜而間其鄉後進汪浩江韶二生稱頌太夫人德美殊悉太夫人氏林大父閩之環珠里人與襄毅公大父同為遷祗河間遂以子女締姻好太夫人入程門逮事舅姑兩世襄毅公方績學郡黌并臼率太夫人自操暇輒力女紅佐公公乃得從容成進士致出入將相烜赫中外四更舅姑之變遣三姑娶一如喪具奩資一出太夫人日用之所貶損公兩督邊儲一奇巡三提師旅太夫人內政之綜尤井井然恩誼曲盡於內外姻党凡以急告至脫簪珥解衣濟之不恡鄰嫗里姥及子弟見未嘗一納拜雖極貴顯而言貌服食如未嘗貴顯者於乎公豐功盛烈轟震天下少端先生學行之懿深結主知閨閫中所以相而成之可誣曰無人哉釋思齊之什者沂其母暨配之德以為所以助之者深成之者遠予於公於少端亦云九月十又一日太夫人初度之期江汪二生將率鄉姻友觴酒往慶介予同寅林先生亨大稱祈以言夫有不可必得焉者則祈太夫人尚奚俟於祈天之與人家邦大[illegible]不墜之淑媛者程上世積功累仁昭假於天也久天將振其微復其盛於是乎太夫人生焉太夫人貫天所以祚程氏者程既丕昌則天所以錫其報祐其躬天得不加之意於太夫人哉加之意百福萃焉而但遐其年遐其年又但今茲七十之踰已哉既受多祉黃髮兒齒少端先生將如魯侯之燕喜無內顧累一毫益得以推厚蘊培

聖德福蒼生則太夫人純嘏之膺少端又有以恭之參會於天太夫人之可必得有不容勝既者焉誠奚俟於祈

竹雪詩序

天下物竹至清雪至白吾外舅翁李先生伯華博學文雅表然今洪城人物常念其曾大父人而竹者而樂竹號竹逸大父人而雪者而樂雪號雪溪燕世好趾芳躅因即竹雪自號焉君子僉許之曰宜文者詩者歌者贊者賦者銘者累累卷帙李憲副　為題以二大字而速吾序惟君子不役於物天下物豈足以動其心惟心如是彼適於吾有契焉是以樂之然即不留留即有係係即不得不得則不樂矣君子烏有斯須不樂而亦何待於物哉吾聞翁祖父襟度皆

瀟洒出塵世所崇勢利殊無一點入其心物物必苦
足以供其樂不唯竹與雪二者竹雪必偶有會於其
心當是時必不知竹其我我其竹雪其我我其雪悠
然而忘此所以即成趣焉即者以為號翁今兼而取
之則有不然者翁意寔在於世其德德即其偶所樂
者可知則竹之清雪之白根諸心而達諸行二物在
天地無盡時即吾祖父之德宛然在吾心目無盡時
也兼取為號所以識念念之不忘云耳於戲翁之博
雅不凡孰謂無所本哉孰謂無所本哉

送饒州任太守之任序

饒吾江右名郡前太守以滿遷天官卿選諸憲部得
任君思順　上其名補之　制曰可戒行有期饒士
夫仕于朝者僉喜其郡守得人將有以孟
聖天子新化列邑黎元將大被休澤相與造吾寓屬
賦以言吾謏　廷著也久於縉紳之才且賢者猝未
識周知間謏任君為人於所常往來咸曰思順廉潔
士也由進士筮仕民部主事由民部改憲部進帙正
郎清白聲在在籍甚又曰思順洞世故閑法律有果
斷才事入手即剖決若無難者又曰思順閑人參侍
父雲和丞官遊南北績學已有稱故入官建立卓卓
如此吾因是始知任君天官卿東拔真為知人饒郡
守真為得人夫廉與果固士君子之一節然敗乃公
事多由於不飭而緩不及事多失之不果惟廉必公
公必明明必果果則奮發奮發則事罔不成合是二
者將民情吏獘昭然心目孰利病之當罷行孰枉直
之當舉措轟然如雷風之厲犂然各當乎人心君行
矣江右十三郡饒物產特豐風俗特懿數十年來徵
斂繁而獄訟滋不逮于前遠甚挽而回之亨其屯而
浚其源非君其誰

送張君士端懷遠判簿序

吾南昌故家無慮數十然多在鄉落而城市不三四
見廿在城市最稱諸人人者曰張氏張氏族大以蕃
子姓多事詩禮恂恂然行市中不問可知其為張氏
子弟予家食時多辱交其族人若縉紳上舍蒙正庠
友皆相與同游相好者也有名縉字士端者亦張氏
子今年以武選司延瀾考至　京余幼時亦嘗獲識
之直齋王先生門下士端性敏嗜書史於詩於琴無
不習而通若祭酒胡先生憲使涂先生皆嘗從之交
業故所交游悉鄉閭名士直齋最人所迂古與流俗
胡抹撥余在其門竊見士端往還甚習倡和甚當別

其為人可知矣張氏信無愧乎人人之稱士端誠焉
焉而張氏子弟哉謁選既數月天官卿最其績特陞
麻陽之懷遠主簿同鄉宦于 京者求予序贈行士
端余故識序矣可辭乎然以士端為人豈鹿鹿一縣
簿者昔人居是職謂為矮屋下擡頭不得又有謂枳
棘非鸞鳳所棲士端非俛首於矮屋者耶非欽翼於
枳棘者耶屈必有伸困必通士端其信所俛於渠
渠奮所欽於冥冥也有日矣序以俟之

賀唐公廷貴尹順天序

吾知雲間有唐公廷貴久矣其為州守于蜀也荆城
甃隄功績甚偉獄不聞久繫之囚民不見催科之吏
其為刑郎于南部也其操岳岳其聲錚錚大司寇周
莊毅公少許可者而有壁立千仞之稱其為郡守于
閩也役均而姦戢民樂而吏貧誠幹陰晴仁逮朽骨
無不興之利無衙究之鬼所尤卓特者獨能辨權閹
之偽而擒之未嘗群衆靡而下望塵之拜焉蓋閹君
為人所忘大所存端才力無所不能無所不敢其為
治也唯公唯恕唯廉唯明既不矯以為異亦不狥以
為同是唯所任之而在在風動吾竊謂一時之傑非
吾其誰令

天子踐祚一新庶政君由湖藩大參求拔為順天尹
暇天郡于輦轂之下權勢萃焉雜民都焉百需出焉
百務關焉統率衆而委任分少有所為動輒有制日
月之照未及雷霆之怒已加視昔之京尹其權力有
間其恭職尤難自有郡來居是任者亦往往能著聲
績有屹然其執而不可刼以威有沛然其為而不可
困以劇有嚴足以走奸慽有智足以洞幽伏有恩結
綢繆而不可解有清徹底裏而無所覬有唯盡吾當
然而甚不恤有唯行吾當為而政自理凡此皆非毅
然大丈夫不能然也君今繼政于是又當
聖明備治之初推厥蘊以大有施廓其小試於關蜀
者以大試於 神州赤縣之間吾知其能紹往烈騰
芳聲而愈邁之也必矣古之有大負挾者隨地而著
無施不可陟彌峻而及彌廣歷彌永而操彌篤吾所
望於君之植立而第茲一京尹已哉君蒞政鄉人少
宰張公持敏輩知吾重君者屬賀以文吾於是乎言

恩榮圖詩序

葉君廷圭既弟進士其同郡地官員外郎程君泰等
榮之為繪 恩榮圖求詩以賀而謁予序其首嗟乎
進士人所難得其為榮固可賀也然一時之榮耳——

身之學耳顧可為葉君賀耶葉君之可賀祇止於是耶大丈夫唯不得志于時如得尚焉當悉展其負挾小之宰乎一方而使一方賀大之宰乎天下而使天下賀近之當世遠之萬世而使當世萬世賀而止於一時而止於一身而已哉雖然方今進身之途舍進士無高且正焉者雖它日為一方天下萬世賀皆繇茲始則葉君之得之其賀之也亦宜大丈夫固不以是為榮而自賀而在人觀之固自有可賀者也君名琦徽之祁門人宋户部尚書椿之裔自幼即以舉子業驚動人人未冠以　京闈第一人領薦北中乙榜不就益積其學至今始登第方其領薦內有彭先生甚奉　命為主考今登第復然先生慎許可人於君甚加重云嗚呼進士之第固可以為君賀矣繼自今君其益思所以為一方為天下為萬世賀者哉天之生乎豪傑固不偶而豪傑得與乎進身之階尤不偶也先正謂立志當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之蓋兩賢者皆出自科第必如是則可以為天下為萬世賀也明道何人哉希文何人哉顏子固曰有為者亦若是而已矣於戲君可不念自奮勵哉於戲是亦豈獨君之所當啓勵哉

送地官主事陳君之任南京序

世之第進士者得補　京職遑遑喜北而不喜南以北則陞擢之驟而時之俗榮之南則陞擢之緩而時之情殊也噫此其見微哉夫士君子委質於人將以展抱負也任吾小歟吾求無忝於小任吾大歟吾求無忝於大雖夷狄可也雖卑冗可也而何置喜不喜其間哉況兩京之職以世俗論之其品秩同也其祿入同也其顯融同也其不能大行所志有所制同也而意彼不喜此非急於寵利者之所志歟急於寵利者後將蠅營狗苟乞哀暮夜以遂所欲無不為之吾不意　國家取材而得自待之如此者也是故每不能不竊為之慨歎東莞陳君嘉言由甲申進士拜南京户部主事殊無幾微不喜見顏面其同鄉仕游在京者屬予贈以言於戲予雖未識君以是觀之其為端士可知矣異時所就不當與彼欣戚於南北者殊耶不當與彼欣戚於南北者殊耶

顏山十二景詩序

去靖安縣治十里有地曰顏山山川明秀草木暢茂陳氏世居焉陳氏裔出江州義門譜牒昭然可考詩禮簪紱代代如一若今大理司務名嘉言者尤其傑

然者也予官　京師朝夕得與嘉言君接君一旦語
予曰予家顧山有所謂十二景者君聞之歟予曰嘗
聞之人矣而未知其悉今君幸為我悉之夫星峯喬
木非十二景之一耶其景何如君曰所謂星峯者環
吾宅之山磊落如衆星之森列山中有喬木數十皆
吾先世所植其翠色陰鬱數百年不改此所以謂之
星峯喬木也予曰其二景何以曰月塢書樓君曰吾
宅旁地平地一峯高員如月先世於其下創樓屋數
百間積書數百卷以延四方賢士訓子弟輩此所以
謂之月塢書樓也曰有所謂華山聳翠者其三景也

有所謂石漏流清者其四景也其取義何在曰樓前
之案山名華山宅旁之石澗名石漏其山疊疊然如
縮素螺其泉泠泠然如奏笙簧此其所以曰聳翠曰
流清也予曰西塘之五景何以名芰荷南嶺之六景
何以名松栢曰西吾宅有塘焉寬廣數畝地其清可
以濯毛髮盛夏際芙蕖滿塘清香襲襲南吾宅有山
焉松栢森森延亘數里如張帷幔殊可人意此其所
以曰芰荷曰松栢也曰十二景之七曰梅溪何以以
夜月名十二景之八曰桑院何以以朝陽名曰吾宅
北之溪環植以梅當梅華月出之際霜葩雪蕋隱然

[illegible]然同一色故曰梅溪夜月[illegible]與水月同一清
也曰桑院者吾宅東植桑之處旭日始旦之際[illegible]
與桑色相映青紫欲流殊可觀焉今已搆堂於其[illegible]
以為聚義所故曰桑院朝陽取乎日出扶桑之義也
予曰大源十二景之九也長山十二景之十也湖段
十二景之十一也井岡十二景之末也而取義於漁
樵耕牧何歟曰大源乃宅旁之寬澗中饒魚蝦漁者
歘乃聲朝夕在聽長山上古木交加薪者往來而歌
其聲常嗚嗚然湖段有田數百頃方春雨霢霂農者
皆舉趾而耕或歌豳風之章或和豐年之什殊有太

平氣象至於井岡之地土夷草茂牧牛羊者皆此乎
[illegible]於每[illegible]日之時必想夫爛石之賢無羊之世而慨
然不已故曰漁歌曰樵唱曰春耕曰秋牧所以各遂
其[illegible]而狀之也予既聞十二景之悉於是喟然嘆曰
於[illegible]是景者誠不可多見矣予平生僻於山林每
聞佳處必心神飛[illegible]恨不得棲身其地以飽乎清趣
[illegible]頎山之十二景皆在居第左右間安得一縱
求山謝公之屐以徧覽其形勝也哉雖然顧山之景
常存而吾之日月未艾他日倘騑四牡而道顧山焉
[illegible]躋星峯上書樓徘徊乎南嶺西塘徜徉乎梅溪

泉院以挹華山之翠色聽石澗之泉聲使予漁樵耕
牧之景舉收拾於心目間亦平生一快事也君曰然
敢請筆今日之談論以為予顧山十二景詩序予遂
走筆書之用為羣玉引焉

輓晚翠符處士詩序

符君綱父晚翠處士沒綱謁　中朝士夫詩以哀輓
之凡若干首處士事其父程東陽令宦途跋歷未之
少離蓋篤孝者也弟廷貴早世撫其遺孤四人訓誨
婚聘如已子蓋篤友者也鄉黨脫以窘迫告賑給之
不吝蓋好義者也紛爭咸取直焉是是非非不必阿
徇蓋持正者也貲産之斥數倍于先蓋光前者也性
乜無所好惟嗜松栢環所居植之蔚然日相商羊其
下故號晚翠蓋清尚者也早從事詩書地理醫藥類
靡不涉獵書札近事尤工蓋知學者也或若謂詩以
道志作者必有所感發夫哀乃七情之一人而有哀
是豈無為而然故黄鳥之哀三良哀三良之沒於非
命也薤露之哀田横哀田横之沒於非命也今處士
躬逢太平安居田里享有諸子婦之養雖未獲躋乎
遐壽然已踰甲子一周而終於正命非若黄鳥薤露
之有可哀也而士夫哀之亦托乎詩豈其情哉[illegible]不
然好善惡惡人心之公也人具一善君子猶稱之不
置況萃衆善於一身者歟且生既稱其善沒而忘之
君子不為也沒而不忘非詩曷足以發其哀乎處士
為人如是其孝如是其友如是其好義其持正如是
其清尚其知學其有光於前善之可稱者既衆則夫
諸君子之詩以哀之豈非宜哉而曰豈其情甚昧乎
諸君子之意也綱讀書多所通以辟薦令侯用夫官
公侯大人無不敬愛之其顯榮可期予自遊邑庠時
已與綱相厚兹奔喪而南予惧讀是詩者之好或者
之疑也故為發作詩者之意以序其端云處士諱節
守廷乎同郡之洪崖鳥晶人

送浙江參政李君之任序

今天子仁明凡方岳大臣必擇任中外之老成有德
望者六年夏蓟州李君誠以尚書刑部郎陞浙江布
政使司右參政濵行其同邑尚書禮部郎靳公通等
請予求文贈予以遠方下士通籍未幾於同朝者
以未之悉若李公則雅聞諸人人今既超擢去予方
為方岳得人幸文以贈之奚辭惟
聖朝之制內設六部以統天下之政外設十三布政
使司以分天下之治部與司其官皆有正有佐正以

掇符堂事佐以協正所未逮皆重任也士君子自[illegible]
於天下者不得為師保得為六部可矣不得為六[illegible]
得為十三使司可矣何也蓋皆得大行其志非局於
一州一邑比也然而今之為政者率專於行事而不
佐之謀其為佐者又嫌於出位而不正之規是二人
者之所為皆非也夫　朝廷設官所以必有正有佐
者豈徒為是瑣瑣哉恐其一己之職有限必參之衆
見而后可也為正佐者固當體所以建設之意盡所
以協恭之誼正曰可佐曰不可佐之不可者而可則
為之正者不自可其可而從其佐之不可佐曰然正
曰不然正之不然者而然則為之佐者不自然其然
而成其正之不然是則為之正者無所專為之佐者
無所嫌惟所不行行罔不獲其於　朝廷設官之意
豈不為無負哉脫或不盡乎此而專焉而嫌焉正佐
之相視其是非可否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了
無所與此其為人之賢否可知也今李公以純篤之
資老成之才家
夫于揆於諸郎之中授以參政之任不患其不能行
其志也出位之嫌則在求勉焉勉之何如非謂夫不
告於正而徑行也非謂夫強其正以必行也持之以
正而已積之以誠而已持之以正則為正者自[illegible][illegible]
積之以誠則為正者自吾感既敬且感將言焉無不
吾聽行焉無不吾順吾之志豈不大行哉於[illegible][illegible]道
也凡為佐者之要道也公其勉旃公其勉旃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九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序

送程僉憲之任山西序

聖天子嗣登大寶位圖惟治理首在用人謂天下休戚係方面賢否乃命廷臣擯去尤無良素著者數人而拔西京老成有德望者充焉大理寺左寺副河南程君以德於是被推擇而僉憲山西嗟乎大丈夫致身　朝廷才足以有為矣所患者位不足以有為也位足以有為矣所患者時不足以有為也予聞程君之在大理有燭事之明有決事之宜公卿以下皆敬重之此其才何如其才也僉憲之職所以肅奸惡而清紀綱有不為為無不可有不言言無不可此其位何如其位也我
聖天子一臨天下開言路而逐鷹犬除奸宄而蘇民困其於風憲之任尤屢重焉惟恐其顧忌惟恐其委靡此其時何如其時也大丈夫抱才於身如程君得其位如程君遭其時如程君其威令之著政化之成一方之氛霾以清　朝廷之體勢以崇寧不有凡說也歟程君將行山西仕游在　京者介予同年侍御任君廷信求作文以贈予史官也當揚　朝廷之美以勵之告之曰君不聞漢朝八使之遣乎八使皆朝廷推擇有威望者然其後能稱職而著風聲者惟杜張數人餘皆泯泯焉夫名同聞也遣同日也官同職也而其所樹立後乃不同如此豈盡其才力之有高下歟固能振作不能之異也今與君同膺遷擢谷
明詔者先後著望不徒八人而已其為人皆非推擇者所謂罷不堪任者也耄不堪任者也苛不堪任者也污不堪任者也不知大體而不堪任者也奴顏婢膝以事進取而不堪任者也儱侗黎盈悾悾倪倪而不堪任者也皆其所謂如漢朝之所推遣者也烏乎君不益自奮勵以求超乎其類馳落落聲而與杜張並等豈　朝廷所以推擇意哉大丈夫不得位遇時則已如遇時得位焉當盡著其能以答　朝廷以求追配古人又將超之況其同時同事者哉君誠可與有為者其勉旃哉其勉旃哉

贈李僉憲之任河南序

今上嗣登大寶位圖惟治理莫急於用人而風憲百司所繇清濁邪正擇之尤慎雖其間有任非所[illegible]

用枉其才皆奉行者之不公以明非　朝廷悉也準
是河南中原大藩　朝廷毋注官其地舉不易其人
況於今茲又況於風憲若盧龍李君惟吉之擢僉憲
於是也可謂慎選矣君發以名進士授大行人不一
考　詔舉百僚之堪御史者君與焉既而奉
命清兵政山東三載還致
闕下遂有斯擢其為大行人也奉使屢稱　旨其為
御史厲正甚有為其清兵政山東奸偽者無所伏究
抑者無不雪此其英聲雅望焯焯於時以能致茲委
擢不苟然歟然士論尤惜君謂君膺斯擢固宜第未

蹤紀峻升方之不君猶者乃或巍擢且驟嗟夫君子
委質國家用之而無可用已之罪也用之而不當其
用用之者之罪也罪在已而位益崇為適所以章其
罪罪在用之者則吾所以可用者自在何患哉如君
罪不在用之者較諸其在已雖不能不翕張于小人
然天無不涇渭于君子況　朝廷紀綱方新如日月
始升而說明異時用人者能不孤　朝廷之注意焉
知今茲之峻擢而驟者不危而速顛君之循級以升
者不安而遠到歟猶之水也涓涓而流終至於江河
為溟渤驟雨漲乎溝澮涸可立而待其涸也[illegible]

達辭其同寅李君廷張等相率過予求言贈行予謂
於初文然不能不於君子乎感激因勉為一言以凡
從[illegible]所當者觀之有所媿用枉其才者觀之有以自
釋云

資治通鑑綱目新刻序

我朱夫子通鑑綱目有汪克寬之考異徐昭文之考
証王幼學之集覽陳濟之正誤劉友益之書法尹起
莘之發明數編者建陽書肆舊多刻綴於是書各卷
之末今江西提學黃僉憲仲昭以其不便於披閱乃
併錄是書於各條之下且列其序述之意於首俾讀
者一覽可知其大凡同寅汪僉憲舜民善之於是相
與校讎刻之以惠學者而屬元禎為序惟數編皆有
功於綱目集覽及正誤名物字義之輯雖間有不恪
而甚省學者搜檢之勞考異考証及書法發明其見
互有不同其說各有所主考異考証一執夫子凡例
以正變例之非謂變例多傳刻錯誤或強為傳會或
即夫子未暇更定嘗以為恨如黃勉齋李果齋之所
云書法發明則深以是書筆削精微全在變例變例
皆有大關涉存焉非若正例之義顯易見也之二說
各有[illegible]當凡[illegible]六十自第學者自當據之無疑但嘗

考之年譜與序例綱目於夫子諸所著述成之特蚤及擬為進幾道編輯之書內有衰朽殊甚之言則是苦於類脫歲猶未竟也殆凡例雖蚤立編輯雖粗就而上閱涉之筆削至晚歲乃定定之或猶有未悉耳凡例多事之常其編輯固可屬之人筆削乃事之變非夫子其孰能裁之二說蓋俱不可得而廢之也善學者不可無方亦不可槩以方善將者不可無法亦不可槩以法讀是書者不可無例亦不可槩以例誠能即夫子諸所著述本之以五經先之以四書精研通融而春秋可與語則是書意指瞭然諸說之得失不足辨矣敬以是復二君而為讀書者告焉

山谷黃先生詩集序

先生諱庭堅名字也山谷宋到今即其自號而尊稱之者嘗與張來晁補之秦觀四人同游蘇東坡門號四學士然士論特擧先生以媲蘇曰蘇黃其為人不襲其節操不以夷險貳吾晦菴朱子稱以向上在此其識詣多得之釋氏其德行於孝友稱焉其文章則尤長於詩觀之斯集可知東坡磐以追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陳師道后山評以得法杜甫學杜而不為杜論詩者謂詩各有派先生則江西詩祖也寧南昌屬縣先生其縣人縣門右有祠祀鳳岐者知縣先生祠刻其詩文論於予予從為訪之莫得斯集乃從學會憑莆田黃末齋仲昭家固所有者末齋愛之每欲以自隨行縣次寧勸督暇因出之示諸生時鳳岐已物故沛沾二子躍然跪請拔先人嘗圖刻於張東白內翰邦得而卒公幸賜焉一以彰先正久晦之道又一以終先人之志而瞑其目於地下公喜而亟命叟朔為校正以成二美刻既沛來謁序序以歸之

送諶州守致仕還鄉序

士君子懷抱道藝壯而仕老而歸素願也而鮮克遂之方其仕也或裨佐或甲冗又或居要望之地而不得施焉得施焉而不能專也及其老也或身繫天下安危或以譴訛官又或坐累莫能全始終有不遂志焉者是欲遂而不能得也此高才所以多怏之焉而尚有遂之所以為難歟吾鄉有先達諶君其名濟其字用拯蓋士君子懷抱道藝者君蚤以郡庠生登南雍既而天官卿合二監生試之君第高等歷刑部尚明年拜知湖廣之澧州知州復改靖州凡十又八載今春秋六十有四以滿考至　京懇天官卿乞致仕歸得　允夫君始縣書生一跳而拜知州知州州[illegible]

東里文集卷十

民也一州事所以羅行注措得專擅焉蠲患無貧歎耳其得以行其志雖穹官大爵而刻掣佐任不之專者有所不及君十八載間其美政利澤之播於元元何可量也七十古致仕期君今年未至是乃得浩然引去其精神既完以固耳目既聰以明白水青山恣所釣游林風野月恣所嘯傲桂子蘭孫皆甘滫瀡之供恣所安享耆年碩德拔紱以歸恣所相羊繼自今其樂可云喻哉彼其仕也不得施其負挾得焉而不能專其或以壽訖官或坐累不能全始終或身爲安危所係而不得歸焉者視君不勝其歆慕歎羨盖士君子得遂所欲如君者可多得歟可多得歟抑予因君歸老有感焉昔昌黎謂其時之仕者多以官爲家以官爲家者使以官爲家而已不知其命也年已耄矣耳目以昏聵矣猶不念大期之迫而奴顏婢膝俘其位戀其祿顚驥已霜而復縶之如是而欲以行其志以康民利國猶之可也顧乃悉其祿入則[illegible][illegible]貪其勢而搖尾乞憐而不知止至於輿骸以歸此其爲人視君何如也吾邦孺子雲卿過化之地淸風高節門有徵矣君其然歟是歸也登藝疏之爾而[illegible][illegible]之基其以予所感焉於二公謝焉

東皐八景詩序

黃巖施君漆予師毅齋張先生之甥也今年以邑庠弟子員　召至　京補南雍生間持其所圖東皐八景過予言曰漆世家黃巖新羅東皐則新羅別名其地南障方山下匯澄江東聯九峯西迎委羽山川佳勝莫尤焉漆遂居搆一室日讀書其中暇輙縱步游目以陶性靈或挹晴嵐或聆樵唱或聽漁歌當雪霽則彳亍溪橋方春作則徘徊壠畝𢿋書屋有五峙寺聽其鐘可以候昏曉漆其樂焉文人韻士間有相過謂此實勝景不可虛相與類而爲八景詠之曰東浦夜泊書屋秋燈石橋霽雪沙壠晴嵐方塘釣月別墅耕雲九峯樵唱五峙梵鐘漆觀其所作皆能道漆之樂不徒詩也因各圖其景如左欲觀者之知其詩之所在抑亦使能吟者之苟咏至焉可因圖而生詩也予既聆其言因覽其圖則東皐草樹之茂密浦淀之縈紆雲峯水月之晦明樵歌漁唱之響畣宛在目睫已又取其詩諷詠之其幽勝自溢言表不必覩其圖可知予雖拙不能吟而詩思勃勃惜乎適在空匆未暇形之筆也夫玩其圖諷其詞詩思猶爾況親覩其勝者乎觀其勝猶能生詩況自讀書其處時覩游[illegible]

欲其樂者乎觀於山川而契仁知之心觀於水月而
勵明潔之操施君有得於是蓋有非人所得而形容
者矣嗟乎予亦樂乎山水者也昔受業毅齋先生就
潤父子每為道其所居蛟川之勝未嘗不心嚮焉第
逰未之遂今拋先生縻爵于　朝又獲知東皋之勝
如此信乎黃巖山川之佳者之多也愈欲遊焉不可
得矣然日月未艾形勝常在他日先生歸老予當詣
拜因縱觀所謂蛟川以償夙願君時尚家食其能見
招樂我以圖中之景使我筆其未筆之詩矣乎姑書
以俟

江西去思圖序

吾江右鎮守太監鄧公原清正之操安恬之譽
呈上重之同儕服焉今年三月俄有易鎮于閩之
命士夫兵民莫不嗟咨失望至有泣下者於是群走
所司乞留於　朝復念此
宸衷特東必不能遂則相與即其行績繪圖以識其
感恭之情閱凡二十又八而名之曰江右去思惟公
夙秉正情負正氣學不為華藻無蓋與語古今天下
事卓有高識初入　內廷即以方有稱非理弗為非
義弗取識者期為遠器及臨吾江右其憂國愛民之
心一出於誠真可以對越於天地神明而無愧凡有
司之廷見縉紳之往還談吐率道義未嘗少及於私
悲恐於民瘼不瘳民患不除而使邦本或搖有負於
付托之重言及之或至於痛心而墮淚於乎今則去
矣不可復得矣此吾民去思之圖所以不容已於作
歟雖然可繪者公之跡不可得繪者公之心也公之
跡可數者二十又八公之心經綸萬端少試一二耳
而僅止於是哉但即是觀亦可以驗公之深得於吾
民凡民真可以誠感第所以感之者或未至也此圖
此感當在吾流之居民牧者今顧多欲推之而不去
乃獨於公見焉可慨也已南昌江右首郡郡守武滑
張諸君持圖屬予各疏其實使知閩意于序序於公
而悉公也嵇亦不忍辭

史鈔序

史鈔今致仕冢宰耋臧李公裕為都憲謫南臺時屬
其侍御文庶所類編者卷凡二十有五類凡三十有
五蓋有資於世道之書也夫君之仁暴明闇臣之邪
正忠佞民之苦樂國屬以安危時屬以治否而是
鈔薪漢迄元上下千數百年間一披閱焉淑慝咸彙
惻在列可以尊恭可以感奮可以懲創可以嬌然可

以悖夫未悖可以開夫未開可以敢夫未敢可以[illegible]
微之難灼可以祛弊之難祛可以斡機之難斡者[illegible]
道責而不容於釋者斯不亦與有助歟君子以天下
爲度天下事皆吾當爲之職業天下民皆吾當愛之
赤子則天下計孰非吾當熟究而周思是鈔也備有
之觀覧者尚具此心具此目哉抑世道責非吾任即
彼任非發行即蓀行李公雖峻陟天官而未竟是鈔
之用矣公今方進参吾藩用是鈔盖駸駸乎未艾也
而吾祝郡侯瀚復躍然梓而傳之其所以有望於天
下悳尤博云

梅莊重慶詩序

梅莊先生尚古端士也爲人美姿長身嚴毅剛方其
學一本之實踐不專於詞華章句而濟人利物之念
則嘗藹然于中其形之身應隅無不飭者燕居必冠
未嘗一製褻帽其形之家妻孥敬憚至不敢仰視里
尚優戲歌曲子孫欽訓戒至簫曲不能成聲其形之
鄉族交接甚和不以賓客填委而倦施與甚寬不以
橐槖傾竭而恢治生不屑於意而排釋紛難[illegible]翼孤
弱與夫規畫族誼如譜諜之修祠社會拜諸[illegible]之立
則爲之不遺餘力其形之[illegible]服玩適[illegible]以[illegible]

日憐與籍之耽博奕類未嘗一近其形之教人[illegible]
一歸於綱常節義雖梗梗如含沙石亦自安之李子
[illegible]貞官黄門恒以不負
君親不倍聖賢與夫民疲俗壞之可憂爲勉積將成
卷而聲利事未嘗一口及其形之興居雖無事率数
漏而枕聽雞而衣其形之保嗇雖蝿頭字燈下猶能
書其形之詩章剛正類其爲人今年壽登七十十月
十九日其生旦也　中朝薦紳士夫咸賦詩爲黄門
賀題曰梅莊重慶以前十載壽六十士夫亦嘗賀以
詩文名爲梅莊遠慶云黄門将寄歸以致壽筵之頌

謂予契厚来屬序惟七十壽稱古稀夫人得之猶可
慶况在吾梅莊又以懋貞黄門爲之子茲其尤爲可
慶者梅庄心古人心行古人行世若而人得若而壽
者有幾懋貞操存建立卓然古聖賢學業在諫垣數
危論彈劾世若而子父若而壽者有幾焉之　金章
玉字已被褒封皓首宮袍輝映桑梓鄉邦遠邇待之
概感將莫不曰父尚古而不群者
天榮且壽之如是哉子持正而不阿者
天榮且壽其親不惟其身如是哉由是肯[illegible]恭[illegible]吉
戒愈以吾梅莊爲表率而襄吾非者[illegible]以[illegible]吾[illegible]

者浸以華是則吾梅庄之壽風俗關焉教化係焉其尤為可慶而寧諸君友朋之情一家子父之私而已哉梅庄金谿吳氏名儼字正夫梅莊其自號黃門懋貞其字其名則傾仰於天下曰世忠者是

送太子太保大宗伯徐公致政南歸詩序

禎趨　召至　京甫月餘大司徒周公大宗伯徐公大司寇白公大司空徐公先後以星變請老而大冢宰屠公亦繼之

上俱允焉屠白及大司空三公進太子太傅周及大宗伯二公進太子太保各　賜璽書給驛傳以歸復不絕其歲祿與廝役者於戲　朝廷之優禮老臣恩榮至矣士君子如五公者抱明體適用之學當重熙累洽之朝都宰物經邦之任可謂非常之遭際然不必驗之往古而但觀之一時居茲位而得茲令其終者幾何或令其終而得茲榮其歸者幾何或榮其歸而稠恩疊數如五公之兼得者復幾何則五公者其慶幸尤不謂之非常哉夫既有非常之遭際復有非常之慶幸吾知五公者之歸其感戴有不可勝既其為樂有不可云喻者矣時五公之辭以去也屠周二公最亟白公次之大宗伯雖辭而去殊從容大司空則病不能辭者蓋五公之歸特周公痛惜者衆已留章迭上不已公有嫌其去不容不亟其則因召對失言自當有歉其去亦不容於不亟禎嘗過大宗伯叩所以辭而遲留之意公愀然見顏面曰吾斯歸　恩典雖叨與諸公同而感戴之私則較之諸公特深深則自難為去非不欲去不忍去也星變恐不唯吾輩之應而犬羊群醜駸逼門庭雖　廟堂自有成筭然吾位忝大僚安能若是恝於懷哉少俟烽烟之靖吾乃能釋然以去耳禎聞其說不覺舉手加額曰此真大臣之言此真大臣之所以為心哉蓋所謂大臣者不以一身之進退為憂樂而以　國家之安危為憂樂公退休雖樂而乃不釋然於國家之多壘而遽去此豈徒為身家者哉公宅心素厚而不外貌之飾器度素洪而不細務之拘學博詞優又其緒餘觀此亦可以卜公之所存而非粗淺者之能窺矣既月餘烽熾漸消邊警少紓公即泛潞河之漲帆萬里之風浩然長往不可復留九卿長佐咸追而餞之東城之野各賦詩道別退而禎序焉

慶強大恭人壽九十詩序

大恭人前都憲今通政強君廷貴之母也初以子官

御史推封為孺人今復以子歷官大理少卿[illegible]史通政考三載進封大恭人猗亦榮矣 恩典鼎下廷貴即躍然以喜祢母明年壽九十矣人生母壽如此者幾何母壽如此尚能躬受褒封者幾何今天既錫祢母以高壽而 朝廷褒嘉之命復寵被焉祢幸莫大矣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祢何獨不能况祢年亦垂六十向遭難久仕親壽高固人子所深喜然諺有風燭之喻亦人子所深惧也遂上章懇乞致仕以歸養始為知己者所沮不果繼復上特疏 俞允蓋嘉廷貴盛年方向用而以母老能引休一以遂孝誠一以風恬退也廷貴聞 命於是復躍然大喜曰此人生至樂祢得之幸之幸者矣既北向拜舞謝即日問舟江滸以行南都諸公卿競奉詩為大恭人來歲壽筵之慶而以序見屬維廷貴氣豪才雋異予於試卷中已識之其為御史風稜甚峻有中貴人勢傾一時廷臣媚事者多致驟進時人有搕頭軟腿搗蒜燒葱之誚廷貴巡歷所至頗大發其虛 上邊功開釁貽患之奸至謫戍海隅蹈不測不卹既數年宥而[illegible]端而復起人以為銳必少挫而摧奸擊惡烈烈之探岳岳之氣故在也用是復有兩都之遷君可謂[illegible]終不渝毅然大丈夫矣夫以大恭人有子如是雖[illegible]與壽或不及吾以善善而必原所自者猶當為世道為大恭人慶况年高九十 綸音渙頒皆世所稀有者哉廷貴之喜人子天性之真也吾以之慶君子好德之彝也敬以是為群玉之引

送少參車君之任浙藩序

地官車正郎宗道叅藩 命下予深為浙人喜深為吾道喜纍浙藩長貳弗及悉若數年來據予所知者藹然一堂皆端人也吾鄉楊惟高周公瑞一介而容一和而莅吾同年林晋卿新知周近仁雍容整肅皆有有道者氣象雖其履任久近設施寬嚴各自殊然承流宣化以下負保釐之寄浙東西蒙其澤者必多矣今復叅以宗道予自承之南院縉紳士夫及接莫不稱宗道為地曹[illegible]然藹其行初無狡厲聽其言初無矯飾觀其貌初無詭異真所謂篤厚君子哉人識見度量雖必其同然所趨者正則未有不相觀以相資者剛褊者或有所觀而削圭角溫雅者或有所觀而戒儇侗名勢少未除畜發少不足者或有所觀而一猛省一痛責焉此古之君子所以相得甚驩而政流無疵也今浙藩何幸遇此吾人何幸得此宗道

行僚友求言為別予敬舉能以告數君子其亦然之否乎御予復有言焉旬宣職在廣詢博訪以達上下之情以成和平之治而詢訪必於賢者則見真而論確浙號多賢之邦今在位予不及舉而家食者亦據予所知則剛方敢為風節凜凜有謝司成鳴治確有執持不可動以勢力有陳憲僉直夫世務洞達不可為則決於不為有章憲副德懋仕而能貧歸非其譴有馮憲副佩之張郡守靖之志行卓越其進未量有姜秋官麟夏進士鏌若夫高才廣識急流勇退而歸然一時之老成又有夏大理公時正焉諸君子於此數賢必皆知所以重之重之而致其有所言言之而致其無所諱茲固又係乎待遇之者何如也於戲衆思所集而忠益廣宗道與諸君子姑歛其所以施諸天下者而施諸一方哉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九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孫[illegible]纂輯

門人賴[illegible]校讎

序

大明夏忠靖公遺事集序

天生聖君賢輔也不數而亦甚難乎相遇生而復相遇焉則所以開一代平康之治成乎天所以生物之仁實於是焉在天心無它一于生物人得是心以生非聖君賢輔莫能推而達之以覆天下而被後世聖君賢輔固天為斯世而生者歟往古勿論已如我

大祖高皇帝以至于今

聖君賢輔多不世出者其於天所以生物之仁日月雨露風霜雷霆雖煥育凛烈鼓舞震擊之不同然遂其所以仁之之心則一也過也或洩之縮也或廢之斷也或軽之弛也或張之關也或翕之闢也或達之結也或舒之滯也或廓之或引之于前或推之于後或委曲以過或奮迅以決或默贊之于無形或顯相之於既著或牖所未明於已明或增所已能於未能或淵沉莫知其端倪或嚴重不動乎聲色凡諸類是言莫能既位猶為斯仁益溥年彌久斯仁益光若夏

忠靖公其一也公自結知
高皇傳及
列聖皆任以心膂信如蓍龜勢利不能欲讒間不能
行行誼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石詳玆遺事之集公
之綱濟弛張黙贊顯相如前所類列皆所以致生物
以成天與
列聖之仁卓乎有非一時所能與者也開我
皇明平康之治以基
聖子神孫無疆之統天豈偶生公哉禎獲覩玆集敬
識數語俾公孫通政廷章君寄序編端庶覽者知公
仁者之功遇我
列聖有如是云

會試錄序

此我
皇上弘治十八年乙丑歲會試錄也天下鄉舉士
會　京師者三千八百有奇禮部臣□賢臣李傑臣
王華以試事請
上命翰林臣張元禎臣楊廷和主考校而侍讀臣毛
紀臣徐穆中允臣傅珪編脩臣賈詠臣陳霽臣孫清
臣劉龍臣李廷相臣畢濟川都給事中臣任良弼臣
張弘至郎中臣周季鳳主事臣呂元夫臣鄭武臣劉
分校焉試院事一屬之臣傑監試事一屬之御史臣
韓春臣邵蓉試士多可登進者第選取其尤得三百
若干人遂　宸斷云臣元禎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
太宗文皇帝紹統廓清夷俗再興文治一以古聖賢
六經正學教育英俊而登庸之蓋陋前代辭賦之制
期得派古人物以臻隆古之化
列聖相承益懋益敦良臣碩輔蠻見層出而治效之
盛前代罕及頃閱世既久士狃見聞性命之微初學
不能道之而厭常好奇駕虛競靡又往往是文勝質
況觀世道者慮焉試以來哲方之前修其人品之敦
宏博大何如也其建立之光明俊偉何如也而司校
取者復不能崇雅黜浮其發題多穿鑿瑣屑用以隱
僻致士益馳騖不務深植豐培馴入仕途多干名罔
實甚或蕩無行檢棄素學如敝屣然重惟我
皇上臨御歲久適甲子更端於凡文武太務恢張一
新況掄材盛舉政務尤莫先焉臣等詎容因循風弊
不能少致裨益於維新之治於是胥飭胥勵誓公誓
慎命題惟明白正大不囿以所難知校閱雖本之初

於故里脩禁養於慈闈為賢孝子與時峻陟隆　恩尤當未可量焉有志者事無不成蓋類如此世所謂奇男子大丈夫庶夫非賤夫古之賢哲所以立大名而荷大任者鮮不自艱苦中來蓋貧賤憂戚是天所以玉君子于成也譬諸梗楠杞梓之大其材必冰雪之飽經焉差瑯瑚璉之精其器必磨琢之痛加焉庶夫非自奮於艱辛奚致今茲之榮遇抑非今茲之榮遇奚以見天之玉艱辛者于成之必然也詩以自慶而不忘固宜然尤足以勵乎凡有志如吾庶夫者序不可辭

宋史道學傳序

此宋史道學之傳而廣東方伯陳公士賢刻以貽其省所巡歷者也蓁蕪翦而大道闢雲霧披而青天露程朱數夫子復明此學之功大矣脩宋史者特表章之創此名而立此傳可謂知所重哉陳公所以憲臣督學於徐揚冀豫之域懇懇語士子以身心此學士子於是翕然知嚮風焉蓋我　朝羅黜百家獨崇此學以正孔曾思孟之傳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非此不以立學官非此不以濟仕進之正途士子聞見習之譬諸飲醇醪者終日酣以醉焉而正味或失之察形骸或莫之知公其醒而覺之哉此刻也之所以致加惠之惓惓而自序更提出一敬字以示其要也誠聖人復起不易之言此學之直到聖人處端自此始勉之走也僭丁寧焉

新喻縣志序

我
大明天下有一統志郡有府志邑有縣志蓋府縣志之總為一統志一統志之散為府縣志即古九丘禹貢周職方之遺意而視諸漢唐宋之圖志則有大者焉以示建置沿革以辨分野疆域以表山川形勝以列城池坊鄉以紀民風土俗以序學校科第以錄人物功業以題名官政蹟以載户口食貨以述田賦上庶鉅細精粗靡不畢備誠有政者所當勤而不可忽者也夫何今有郡邑之政者率多以訟牒簿書為急務視志書反為餘事間有知勤乎此者則又或始勤終怠鮮克有成間有勤於終而克成者則又漫無所見序述或紊於先後紀載或偏於重輕不足以成一家之書如是而為志雖修猶不修也志之修亦難矣哉新喻大尹鄭侯瓛信州由名進士為政於是邑既三年政行令舉訟簡公暇乃曰訟牒簿書有司[illegible]

務惟縣志實一邑文獻之所關吾可忽諸於是留心
蒐舉與循其舊事裒其實以邑彭治德夫為有見之
士屬以類次成編蓋遠本乎九丘禹貢周職方之遺
意而近法乎大明一統志之成憲序述紀載各有條
理足成一家之書來求予言弁諸其首予惟鄭侯茲
志之修不徒為一邑文獻計且將為一邑政事資是
故觀建置沿革則知今縣之由於古制觀分野疆域
則知地理之關乎天文觀山川形勝則思主宰之惟
艱觀城池坊鄉則思居守之當謹觀民風土俗則思
以變易而感化之觀學校科第則思以作新而興起
之觀人物功業則思以景行先哲觀名宦政蹟則思
以匹休前聞觀户口食貨則思富庶之所當先觀田
賦土產則思貢獻之不可後由是觀之則志之有益
於政事也大矣鄭侯於此乎有資固宜於此乎有成
豈若彼視為不急之務與夫勤始怠終鮮克有成者
比哉侯為政勤敏績用有成將駸駸大用茲特著其
一事之善耳他日循吏傳中尚當為侯大書特書不
一書而已也

斗門姚氏重修族譜序

斗門姚氏予南昌望族也宗族之盛予姓之[illegible]
已之諸族猶然家世純厚一脉淺縷視彼衆以[illegible]
強以侮弱不知義礼為美惟卬然以地望自矜者不
可同年而語矣予每訪其族之諸老見長少咸集礼
儀[illegible]未嘗不心而歆慕歎其先世植本固發源
深[illegible]庭訓之有自也今年冬予修歲事于祖居又訪
其族彥李英因閱其家譜始末其間不無舛錯李英
遂歆謀於族衆而重修之即以譜序屬予弁詢譜系
之法予竊謂作譜之法必實而無誇詳而無畧考先
世[illegible]氏之本原審祖考歷履之先後錄其所可知去
其所可疑俾本正於上幹分於下千流萬派燦有統
緒而不容紊則人道明昭穆序嫌疑别雖百世之遠
而不失其真又必以祖宗一人之心視一族之衆倣
古宗法立宗子而教育之使族衆知統屬之尊建祠
堂而時祀之率族衆盡報本之誠吊問喜慶必聚會
示族衆凡有欣戚必相同不至睽視如路人胥戒胥
約誓公誓信行於始而績於終泡於暫而習於久和
睦庶孫是而敦習俗庶孫是而美礼義庶孫是而興
先王[illegible]睦之[illegible]孫是而明則姚氏家世之純厚庶
孫是而永不失其傳後必有敦博碩大之才而益弘
其族[illegible]譜成弁毋以予言為贅而錄之[illegible]

以爲諸族倡毋徒視以爲虛文

送同年進士陳君文耀歸閩詩序

予未志學時則聞閩有陳生者弗屑于就弗棘于進甫冠已登名薦書而退益磨礪涵泳者十數年若不知有仕進然私心甚向慕之屬者予亦幸厠觧列上春官又幸有名　廷對際見有粹然其貌藹容其儀類富涵養者問之則所聞陳生曰文耀甫也蓋君退而續學已久科甲戌爲知趣之來褒然策名君又不欲遽奉　清問以進辭疾歸又六載故今始有玆階予乃不覺欣欣以喜喜已又不覺赧赧以愧喜者幸得與君爲同進異時有大建立將炯然旁燭之技愧者遲厥君進以大厥就乃爾予何以者顔貿貿焉得一蹴即前一蹴漫不思堪以冒耶進之驟其不能如君就之大決矣既而與君同荷進士之　賜同釋南宮之褐同赴瓊林之會雖未獲數數焉接談欵密而鄉恭之素其於同進蓋如君無幾也今既數月矣予以年少蒙　恩預十八人留讀中秘書如文皇時故事君乃得復與同進者百餘人賜歸俟召用大以一書生致題名黄甲以歸其榮耀之喜今人皆人人耳予意君玆歸將益喜第喜不在是何者學惟於進於性然可以進焉之慮非榮於進也今進不容遏經濟之略固負挾有素而獲再歸而植焉而紬繹焉譬之大阿將試而得益致淬礪之精良玉已剖而得益加磨礲之澤其光華明潤不尤愈甚也哉君之喜當自與衆殊也雖然予向固發愧於君今亦或可少逭焉蓋君　召用日邇而予儲養歲淺文皇時蒿留至有十八載乃用第恐駑駘不堪策耳積之久其可補君進之遲者耶則予之喜雖與君去任跡異而心未必不與君同也閩中諸公於君歸繪圖作詩以爲之贈予素重君者來屬以序予因之而識其私如此

壽陳大安人古栢翔鸞圖詩序

封大安人許氏前翰林侍讀陳先生叔剛之配今江西按察使文耀公之母也侍讀先生沒時安人年纔三十貞白自勵閨門肅然有司欲上其節乃郡而褒及憲使公舉進士拜御史陞副憲承恩廷外臺　恩封綵養無隆倫極而安人請告之藻憑初獨爲方憲使官在　京師也每寓思[illegible]詩安人輒往復厥自必俸入之羸乃節及[illegible]歸省探其囊閟之無長物焉乃[illegible]

又遺之百金戒以堅末路勿撓勢是狥而滍瀝以[illegible]
游他也[illegible]皆辭不至曰而但恐心報　國吾老何[illegible]
今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壽登七十憲使公特遣妻子歸以[illegible]
慶而憲副趙公自新等喜安人旣貞而壽於同僚[illegible]
不其有以慶之是維關典乃謀以擬婦節於栢自三
百篇巳然而杜子美又嘗狀美人之淸貞於脩竹於
是取唐文粹中子美吟古栢陳子昂吟脩竹二詩詞
所及者繪爲二圖一曰古栢翔鸞一曰脩篁舞鶴栢
竹以表安人之德鸞鶴以著憲使爲之子曰翔且舞
焉又以象憲使喜幸之深也旣又各摘二詩句含貞

壽意者爲韻古栢翔鸞韻以神明扶持力正直造化
功脩篁舞鶴韻以歲寒霜雪若終古保堅貞諸公各
占一韻〻賦一詩謂吾同年於憲使爲學造槃薦以
古栢翔鸞序爲屬予謂安人安貞之操固不容言矣
而觀其所以慶榮懼致訓戒其言以行凜〻乎亡有
烈丈夫之風焉此寧可徒以守一節者例觀哉吾憲
使公剛正之氣純潔之行於今爲一時之特雖其極
養樹亦自卓有定力然而內教之資亦未可誣也此
圖與詩一出於子美之吟古栢而子美之吟所以爲
諸葛武侯也詞雖在栢意實在於武侯故千載而下

讀之猶然武侯生氣勃〻焉是氣也純剛至正不在
於人必在於物不在於　朝廷必在於草野不在於
男子必在於婦人其功實由造化其扶持實有鬼神
其壽寔可以後三光而凋終天地而存惜乎有能全
之者寡耳全之者旣寡則夫幸而間見之仁人君子
安得不以張大之豈以私之所以昌世教也然則是
氣也昔在武侯爲忠今在安人爲節昔也發之於子
美之詩今也發之於諸公之什在武侯也弘而揚在
安人也孤而猝發之於子美也主於感古故其辭悲
壯發之於諸公也主於慶壽故其詞雍容雖規製體
裁之或殊其所以昌世教一也則夫子之序之誼安
得辭

賀京尹楊君之任應天序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古語則然〻人定豈能勝
天吾爲彼勝亦吾數在天者之適然耳豈彼眞能吾
勝哉士君子惟不失吾之所以爲吾則天之所以爲
天者自定四明楊君維貞偉人也其操履端其器識
弘其才力優其爲御史出入內外風稜峻甚嘗按吾
江右江右人稱眞御史惟韓君雍陳君選及君三人
其丞應天振頹綱袪宿弊雖力之能不恤不憚以令

贈少方伯周君公瑞之任浙序

公瑞守邑之產吾自識之垂三十載矣茲由大司[illegible]正郎遷大叅於浙右大叅要職浙右名藩

聖天子賢宰臣妙柬也維山川清淑之氣其鍾于人無常盛時亦無常息時理也亦勢也寧吾南昌西鄙壯邑人才之出於宋彬々而入元迨今遂爾罕闐焉元無足恠我　朝則有不當然者盛而息々而復[illegible]足以當茲其在吾公瑞歟公瑞資稟粹趨嚮端始為諸生吾目其文辭知其必以醇正第進士及第進士吾習其操持知其必以廉能騰聲光而果皆然茲之往也位益崇而才益展才益展而澤益溥名當益由是加隆位當益由是加顯吾前之期既皆果然茲之蘄不亦復果然哉公瑞行矣寧山川清淑息已久息久發必大愈端乃履愈堅乃守愈弘乃已弘愈瑩乃已瑩俾所建立鏗轟炳耀蹄然一代之表表是維不負今日

聖君賢相之妙柬是維不愧寧山川清淑之所鍾是維不與吾知人之偶明於公瑞也

鄧氏族譜序

嘗謂人道親々也親々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々收族而故家大族之有譜是所以收族矣然先王[illegible][illegible]別子為祖為大宗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則[illegible][illegible]之以姓而弗異綴之以食而弗殊大宗百世不[illegible]固無所用譜秦漢以降宗法廢而族屬紊迨於宋族譜所由作矣夫家之有譜如國之有史也史以別同異而載治亂譜以紀親疎而辨尊卑凡天下之同姓者其初皆出於一人之身自軒轅皇帝正名百物明民共財分姓別氏而人道立後世有因氏為姓者如魯三家之類有因官為姓者如司馬司空上官之類有因地為姓者如宋齊曹魏之類是也不徵諸譜則真偽莫分是以家必譜而寓水源木根之思致敬本而不忘其初之意焉此鄧氏之譜所由作也鄧乃因地為姓出於文王時鄧在洛邑之南地與鄢連國運更遷莫[illegible]屢變世系莫考逮入於宋鄧之家世奕緜弗替有諱[illegible]者南唐時仕任洪州節度使判官為一世而嗣丁錄宋授隆興臨江兩路提刑者為一世而八六評事如愚府君者為三世登建炎進士第因南北昂沸遂遷居不仕家鄧城劍池北之黃步子四人長禹伯因官居吉州次辛伯居雲庄禹步次唐伯居登仙黃坊次虞伯居折桂陂坊今十世孫[illegible][illegible]一二

同志孤涉書史思係江右名家替綴巨族世譜蹟於元季之紛離惧夫後之子孫愈久愈亡而失其真於是惓惓以脩譜為念姑摭其近而詳者則續之其遠而疏者則缺之昔韓退之云莫為於前雖美而弗彰莫為於後雖盛而弗傳而鄧之後裔脩譜既成其當愛重而傳誦之將無不有以感發興起以紹述先世之德澤則衣冠文物足以延後世以保家聲於遠久而載昌載盛不可以涯涘測矣是斯譜之脩其關於世教風化豈小補云

送廣西大叅胡公之任序

此道自程朱後所寄又不過言語文字之間循習既久尤只形諸文字而言語殊不之及形諸文字則纔能執筆即於性命之奧帝王之畧揣寫之似亦有得若言間有及之聽者雖面相尊重退輙號笑之曰此道學又或公排擯之曰此偽學士風一至于是然實由言語者所談非所見所見非所履已固輕看却此道彼亦將此道低看是則壞此道皆此輩人尚此輩能談者見之身心果無罅隙果不只作一場話說彼察之徐以久亦有人心將與感之不暇而敢笑而敢排之也哉烏乎此只可自咎於人乎何尤吾友新喻胡君希仁甚有志于此吾資君啓廸久君盡於此[illegible]以涵積有歲年尚不涉於虛罔不淪於汙言[illegible]從之前感發人處常由黃門給事遷憲僉從學廣左士于翕然從風雖譸張為幻者不能無然知所趨向者衆矣廣中士習至今端懿君不為無功既又遷憲副于浙亦專提學雖任未久人士向風跡不能類廣而賢質識見超卓者未嘗不歸功化於君也毋喪服闋改官閩憲於是乎舉其所言談於已誘掖於人者見之於提刑之一端開誠心布公道順下情悉群言激揚訊讞之間固有不俟盡律三尺自輸情自引去者其作用自與庸法官殊也今滿續天官卿考最又以廣右藩司之叅政督粮儲者上君名補之行有日閩若徐先生及大司空李公等君同年也以吾素學來屬送以言君子於此道既明唯所用無施不可非徒不虛談於身心而政事亦一一理會過非虛談特發而措之焉耳君茲行吾又將以欽欽事驗君之不空談此道屈口於笑且排者也

送貴溪盧大尹三載報政詩序

今縣令多取之進士而其庶能仁恵之有稱者亦彬彬見焉吾病休林下不能多聞第得數人于知識[illegible]

知[illegible]平道哉黃梅中王樂安㬌張鉛山高皆[illegible]
當[illegible]太平栖之林司寇鵠云其所以化流[illegible]
心悲吾嘗莫之及戴黃梅原司馬傑嘗為吾言其去
黃梅已十載餘黃梅人語及尚感泣王樂安羅㬌元
[illegible]服其鋤惡佑善曰新來第一手張鉛山高都憲
明歎其驅邪翊正聨于中所未覩林原吾前輩高羅
吾厚善其人許可皆不苟焉者吾聞而甚信之信之
而未嘗不仰為
朝廷俯為斯民私為吾道賀也今復於吾友江大叅
璞業進士元得其邑今盧君正夫焉吾數年來雖或

于士民或于當道聞其賢然未之悉今江云吾侯剛
明[illegible]由所施務大體一主於安民所有烱烱真不愧
古人[illegible]云侯簡重不阿理官如家視民如子寬猛各
適其宜百廢俱不勞而舉邑父老僉稱貴溪自 國
初到今令皆無踰侯者吾於是深加敬重而惜知正
夫如前數人者之晚盖江葉二友於人素亦慎所許
可所許可必當其實前數人非林原諸公吾固無由
信正夫非二友吾幾失之矣於戲縣令出於進士固
多得人如正夫吾儕處者聞之人不多因僅僅知正
夫正夫三載秩滿朝 天有期為紬績言績[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既知吾侯不宜不引以序而為天下送
吾[illegible]之[illegible]於是乎觀華友以書

送大叅張君廷式之任山東序

吾邦之彥張君廷式其一也德與在吾邦土風靡固
士之便儇皎厲者鮮 考功殿最天下
人物聲勢之曹官是者遑遑弗渝則張君前後歷十
有五年更四冢宰勤慎清白謙謙自持不星議於下
上吾家食聞之也習茲再起供職及日之果然其歆
羨焉吾邦士夫恒憤懣於當塗者之外之殊不反其
或有以致之者如君則孰得而外之哉天下事固壞

於彼之消消以同亦敗於此之子子以異夫道在弘
濟一世非所以挂己譽而昭己績苟心乎己則已遠
乎道物其能動物不能動詎寧事不克濟而樹敵甚
尤或由以始任世道者之所懍懍也易重中正正固
與彼皆馳者殊然不中焉亦豈道之所貴刻心腹在
之嘆茲吾所以有嘉於廷式也今年春山東右叅政
附大冢宰三原王公嵒君特 詔以補之傾朝縉紳
僉稱曰宜吾邦宦遊屬臚以言山東 京師近濟十
數年來變異特甚幸
聖天子一新庶政以安靖之任方岳者正宜[illegible]之八

究司細酌於輕重本末以先後所施務以厚蒞〻之
生而吐鬱〻之氣不奇功之幸不近利之規是繼之
體上心而勝重寄行矣吾於是乎有以觀君焉士非
奮發之難奮發而端重之難非奮發而端重之難奮
發端重而有濟之難吾所以望於廷式而徒繇茲一
方之政也哉而徒爲吾邦之秀也哉

贈僉憲袁君之任廣東序

德徵吾鄉邦繼道之彥也士君子所以能樹大功勳
流大聲光者氣而已然志氣之帥理氣之本帥不立
則氣隨以靡本之則無浮氣爾安能久而弗渝哉世
之士夫始赫〻而終寂〻始岳〻而終落〻由是耳
方
先帝侍言路甚峻之時德徵以太學生中偶有激力
詆其棊用也不節其辭也益滋其賢而未登衆甚危
之德徵容不頓卒亦無事此固足以彰
先帝聖度之宏而吾德徵敢於逆鱗之嬰震霆之犯
其氣之浩然何如哉德徵既第進士出宰安慶之潛
山邑召試御史臺局於年拜大司寇主事其才唯所
施而宜其操唯所居而勵雖矮屋楼頭較駒蹋促然
胷中之豪固自勃〻乎在也今
聖天子新政清明賢豪爭超拔多氣節之士德徵迄
[illegible]廣東僉憲之擢君子知德徵風采必於是乎[illegible]
矣吾竊惟干將莫邪淬礪久必益銛然不自珍而[illegible]
於一試猶之擲金丸以弃之徵羽知者弗爲也至白
者不皦至廉者不劌至辨者若訥至巧者若愚氣固
不可使浩然者餒而亦不可使悍然者馳也是說也
徵吾德徵其疇可語之

逸老堂集序

逸老寶慶太守謝公歸休之自號茲其平日所作也
逸老名省字世脩台之黃巖人自甲戌進士歷主事
員外郎於兵部陟守寶慶甫一考即歸其器宇嚴重
其識趣端正其問學該博老益邃其持身治家一執
諸禮度不苟其遇事敢奮非勢力可得而撓其爲政
一以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爲本其廉退操尤峻卓
蓋方其爲守政聲位望已駸〻上顧以士風好進爲
天下憂乃乞補教職不許則連乞病亦不許竟以考
績至天官次告去時年纔五十四耳其族子侍講君
鳴治學識氣節亦表〻士林嘗論次其行而曰先生
之道無進退無隱顯無精粗大小所謂無所不用其
極者乎信以爲然予未識逸老然聞諸賢士夫不知

其為古君子也又常傾仰以為此亦振古之傑非今人中之可以得者也茲集寔鳴治所輯鳴治同予以纂脩職業起至　京閒出示求序以傳夫名之傳不人不于言然言工者亦傳況言與人皆可有傳逸老言具在茲集其義理氣勃勃一根諸中而彪諸外非徒事於言之工者即其言復可以想見其為人其傳也無疑於是乎序之時弘治庚戌端陽日逸老壽巳七十又一矣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序

重脩石岐楊巷楊氏宗譜序

天下之姓劉李趙以賜姓混夷狄以冒姓混中國齊民蕪如楊姓之混為多王以忌尊姓混羊以避戮名混揚以去手混陽以去邑混故楊姓之混視諸姓為最多也粵自丹雀銜書桐圭分封姬姓之子孫遍滿東北楊與虞虢焦滑同併於晉伯僑由晉歸周食釆楊邑此楊所由肇也當漢之時白蛇藏劍二郎一封侯黃雀銜環四世為公關西宗望遂重天下歷當塗及典午由北而南析為四院若江浙閩廣俱同宋之吉水之滙塘忠襄以罵金死文節以憤韓死真不忝祖與子孫式南昌楊巷之楊本於忠襄之次子盈來縣旁議甚明白歷三世曰安國以鄉貢士教授饒州學學五世三益以進士終臨江軍簽判入元以教富營競州往滙塘朝祖繼賢為東湖書院山長　國初仲良授迪功郎升之以子貴贈大理寺右評事正綱印付以子直

文華殿殿承
憲宗
孝宗
今上恭遇于嘗備為之傳其為楊姓非若舊之混於
王半楊陽之無考據舊譜正綱祖綱巷先生所脩也
今正綱又從而重脩之乃徵予序而告之曰衆駕鶴
之亂絕然魚之嗣竪草玄哭麻之緒固於予乎無言
然邇忠襄抵伯起造叔虞俱於予乎有徵果何以尤
大於楊宗也哉謚法曰危身奉上曰忠闢土有德曰
襄今評事君之為臣能如周公謚法之言則忠襄不
在湓塘而又在石岐之楊巷矣是為序

杭橋熊氏重脩族譜序

吾閩杭橋有熊氏之譜斷始于遷祖廷祖上別圖以
見自出祖稱號無號稱字〻諱缺稱行立嗣者互著
之邇與所過者下葬必書向祔祖者否男必地其婦
亦必名其婿如婚嫁非倫弟圖財殉致淆良賤則不
地以名其別嫡庶尤明於稔惡不道觸憤以譜辱
于隸卒淪于僧道者皆黜削不録此其參酌前正之
道無附會之交致慎重之妨嚴久遠之誠在君子蓋
有足嘉者而又允其宗之望知彥選之篤志問學而
作然於佐胄之排究儒紳伯溫之志行經濟間未結
允仕僉逃洛然于中國行戎而論琮以殉義甫之恥
出於史獨遂之當軸汝弼之牧筆於行省掾之底頭
片帆月積英發之豪一時四山五峯孝友之薰一族
嶽方元節文學勳業之掀彝季聲季冶廉明才器之
起卓之數公者皆一一揭其名表之編端俾高山景
行之思有以歆動其後之人此又世前譜者之未及
而尤可取焉者也大抵譜牒之作在昭統緒秩卑尊
為子孫者觀焉由是而知所以重倫理尊恩義其有
系世教也甚大編輯君子固又於其間扱新義以世
勸繼於無窮善茲譜焉其不尤深有裨益也哉閔既
吾甚與茲族之將為筆之左方庶觀者無或忽焉茲譜
脩者季治之子玉甫而參校者前督府教官湯君光
烈〻並侍治七云

蒲浦于氏重脩族譜序

道莫大乎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道立則彝倫正禮
義隆故有國者宜有史有家者宜有譜有史則興衰
治亂可以監有譜則親疎真偽可以辨先時史書有
館譜諜有局史書專於有國者而已譜諜行之天下
無窮於是天下之姓族得以聯世得以系昭穆不待

而自男尊卑不待衍而自定綿亘於三代[illegible]
[illegible]春秋一變而又慘於嬴氏之炎惜我漢唐雖有
作者而未聞焉逮宋歐譜以永叔開蘇譜以明允開
吳縣州之范氏象山之陸氏江州之陳氏浦江之鄭
氏皆以禮義維持而大其族也今觀于氏之譜始自
安南於南唐昇元中由九江之德化桑落州徙今星
子喬浦其來遠矣當大宋時有志於聖賢者有忠於
忠節者如南郊先生與朱子講道於白鹿上泝洙泗
如璧立翁從文山起義兵勤王爭光日月卓卓其入
也有居德化之蘭橋者有居都昌之土塘者有仕於
賀州後居洪城者散處不一莫能詳也惟汝輔汝祠
汝民汝[illegible]歷歷有繼焉遭元季兵燹湮沉於湯逮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海宇東山公由南昌歸復舊址到
今一百四十餘年變而振塞而通[illegible]而張榮而顯族
[illegible]何其盛哉於戲視其祖父其[illegible] 人之氣所為也
[illegible]一族猶一身百世猶一世貧富相收患難相
[illegible]相忘慶吊相交孝慈相勸[illegible]讓相尚禮義之
心油然而不可遏也于氏其以之于氏其以之吾友
[illegible]白鹿山人今 宜春安簡王之孫婿也[illegible]
譜求序於吾吾閱其譜而歎賞遂[illegible]

廬陵城南陳氏家乘序

廬陵陳氏舊譜相傳自宋文介公和以給事中發判
吉州遂留家吉之城南龍船巷子姓繁衍居處散析
數傳至仁叔窮經善文爲鄉閭子弟師貨殖致富擬
封君其居貨舟常艤江之半時謂陳半江家仁叔孫
天墀居廬陵山口其弟天逵在前元時以禮經得薦
歷官至南安教授始徙今金灘之上城南舊宅屢厄
回祿遺址尚存父老流俗道其地必指示曰此陳氏
土庫也教授子惟遠在 國初以才任宣城令其弟
金華子銓號幽貞居士見於所著墓銘銓弟鎬以太
學生罹瑞安令二令皆有聲于時獨宣城之後之傳
今望于金灘者惟幽貞及瑞安之後而已幽貞子汶
浙淮江瑞安子沐洽皆儒然不忝其家而淮以邑庠
生選爲 宗人府儀賓階亞中大夫自 寧藩而下
鎮巡藩臬稱其賢者如出一口幽貞存日嘗召藩賓
脩正其舊譜參互考訂久乃成編携以示予屬爲校
正予於藩賓道義往還甚稔因考其例類簡當事行
詳實深知其用心之仁孝與世俗冒妄牽合者迥然
不侔遂書其梗槩以冠諸篇端以卒其先志云[illegible]
詳則藩賓自有序述予故畧之

洪城奇遇序

莆田林待用以秋官副郎犯顏言事被斥督府經□□水張兼素正救之亦被斥俱雲南云大司馬三原王公抗疏力陳其忠天威漸霽並復其官召還君之南都予家洪城二君道皆必經兼素至顧予甫一宿待用忽復至頓予二君斥時各天一涯還時皆無預期而僻后吾廬弗先以後若非偶然者志同道合精氣默相感通有如是哉二君當曠言之秋敢言人所不敢士林比之鳴陽雙鳳　召還後二日天子警星變遂大開言路而黜契其所指斥者士氣因以少張士風因以少振二君之功不小矣予卧病齋二十年壯心猶未灰蕩蕩青天白眼中歘見二鳳其為吾人幸世道幸何如也友人陳藩賓巨濟嘉樂其奇遇置酒吾廬司訓劉坦黄英碩與焉僉名予館舍之室曰米鳳之巢予曰可遂卯岑寂愧之瑯玕之實非蔓養之林也

贈鍾太守之任均州序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信然吾南昌得一人焉曰南屏鍾先生讀書蚤有得毅然以聖賢為志凡一以治身心一於敬其所讀必聖賢書窮日夜力不□詞章記誦淡如也世之儒競以博學工文詞為高□出乃獨爾非超然有見者豈能惜乎予生也後所□問者皆先生之粗未悉其人所不能知者也先生之子壽一以詩經領庚午鄉薦予辱托交焉有及識先生者謂君之朴實類先生之誠君之舉動類先生之有禮君之恬澹類先生之有守君之不躁進類先生之雍容故吾雖不及見先生而見君猶見吾先生也今年秋謁選天曹策居第一授湖廣均州知州濱行鄉之遊宦在　京者屬予作文贈君何待予言之贈君雖晏拖先生未得深領庭訓然觀其外之類將其而待亦猶是也是其為政之道必素定於中何待予言之贈雖然所欲有言者君今日所行唯求無戾於先生啓發以勇而已蓋先生所以身體力行皆道也古之聖賢任治教之責率為斯道后世外斯道以為治為教故其治教邈不古及今君由書生一蹴而知一州一州治教之責萃焉苟能推先生之道勇行之則儒者之治將於君乎見矣昔胡安定門人出為州用皆卓卓有聞先生今之安定而君於先生父子雖其庭無異訓且未久然所以薰陶教育亦必有□

門人比焉者推而勇行之不亦卓卓於今歟不亦卓卓於今歟此則區區所欲言者敢舉以瀆告焉

賀侍御徐君三載考最序

侍御安楊徐君振綱以名進士授松江府推官　召拜今職於山東道歷巡京城及戰邊儲今年秋秩滿三載
朝廷嘉其舉職錫之
勑命而推封父如其官母洎配俱孺人未幾復有巡按西陲之　命龍章輝煥便途歸捧豸冠綉服獲拜家慶士君子作官致是亦榮矣同寅諸侍御將觴酒往賀而徵予言以表歆羨之意君為人趍向甚端操持其紫濟之以才猷加之以靜重故官轍所至在在騰聲松郡初考巡撫署之以涖事公謹吏民畏服再考巡撫復以公勤署之而並以民有青天之謡今之考績本院特差以持己端嚴行事公正而銓部亦如之然皆居是職者之最考云予伏覩
列聖之訓飭御史也既有曰欲其振綱紀而勵風俗以弼成國家之治復有曰官以察為名以言為職在明大體而略細故在愛君子而戒小人毋私于法毋詭于勢毋訐以為直毋苛以為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大狀
皇言乎然居是職而能稱是訓者尠矣跡君之素貞庶乎無愧於是是宜
天子嘉之而榮及其親同寅羨之而求表以是言皆非偶然苟焉者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令終有俶以君才器奚止於舉是職亦奚止於最是考然始者終之占萬里亨衢茲又君之發軔予固當由是以兆君於無窮也若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其若人君其若人

二難入覲圖後序

吾家居知信守陳君宗器於人未深也復起至　京閒賢士夫之才君及其兄海州守某者比比而是吾始驚繼失君矣而又幸得海州焉蓋君才大敢為而瑣瑣者不之恤海州所為尤其難者而加之慎審不苟云夫天下事逞逞壞於委靡不振者本無異為也而譏纖無事擬於庸人之言曰吾鎮以靜重此未必非貪進苟祿之大姦慝也世稱有為者固多好名而究其實則無而為識者之所不滿然事有必當為而不容已於避而不為為之似乎喜事似乎好名茲又豈可槩以律之惟夫好名而無實則正所謂無事而

援之之庸人耳於乎世誠唐虞世誠成康天下[illegible]欲為而無可為此誠無用之援之如其不然則退[illegible][illegible]若若兄弟其人其可少哉天地碩陰非大賦吾後之范蠡之能猝復乎否也吾每於是乎深有慨為今春君兄弟皆入　覲而旋諸縉紳繪圖為詩送之蔣子川武庫間以示吾吾惜未得面君昆仲相與抵掌劇談也因漫識之卷末

贈南京大理評事張君之任序

評事大理末職也然庶獄之理皆始焉冤以決重以成罪魁也究以雪重以平功首也其職雖微其責宣輕哉浙右張君連璧由進士拜是職於南京寺丞劉君約之等屬予贈以言予惟

朝廷建一職必各有所責士君子居其職必求副其責然後無愧於心吾知張君於是職必不孤也其委以贈獄之讞必仁以本不刻也必廉以鑒不濫也必誠以求不逆也必勤以詳不苟也必公以一不呢也吾知張君蓋素達乎是也其吳以贈希望迎合以規賞於昭昭縱出有罪以幸福於冥冥吾又知張君必不爾也其又吳以贈雖然含是無已為言庸卑之說不贈之贈可乎請書以復焉

贈僉憲劉先生之任福建序

[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昕則閩有敬之劉先生大昇游先生云二[illegible][illegible]於詩業舉子者競宗焉第其宦達也久[illegible][illegible]接一接其風采頗嘗竊誦其所著而謬想像其為人語同[illegible]生曰劉必耿直有執不苟詭隨者而游必磊落軒豁人既而二先生繼以憂制歸獲拜焉畢然及予叨祿翰林二先生亦脫服來得以鄉後進朝夕承誨言但游復官未幾即用廷拜薦僉憲督學正于福建而劉則留職頗久得辱往還尤習聆其言無有非道義驗其行無有不方正雖落落不可時好而其中自卓乎不移其所為人乃爾區區文學蓋曾不足以盡之也今年春

聖天子嗣登大寶位　詔在廷擇人以任藩憲先生得福建僉事予謂此職先生不難為者大抵風憲在正已而達於政觀先生之素已罔不正矣孔子謂治[illegible]必達於政先生於詩精矣聞東西大郡七八貪酷[illegible]騰落究抑者春回必先生乎在也游先生嚴與齊[illegible]者聞其督學政于是鼓舞有方風采凜凜先生斯[illegible]將猶重金珏璧互相輝映其炯然被旁燭渠獨予哉[illegible]衡乎哉[illegible]先生既

陸[illegible]同鄉仕游在　京索予文贈行因書是復之

送太尹田君之任文昌序

田君士儀楚人其父從戎于滇士儀固以寧安儒學生領癸酉鄉薦今年謁選天官試居優等授廣東瓊州文昌縣尹既行其同鄉仕于　京者進士楊繹等暨太學生數十人載酒崇脩餞之東郊之外將闌君起坐言容以菲才誤拜茲重任日夕圖惟所以負荷不克今辱諸君遠餞忍不有勗哉諸同餞者乃闔詞言曰古人臨別有贈言誼翃田君之求吾等其錯舉爵為祝於是首舉爵者祝之曰今為州縣者非無才之患而縱才之患恕君在毋縱次者曰善於政固能騰淬淬辭然人皆許之要君其毋於是乎汲汲及次者曰憾威炎而骫國法仕者通患君寧有是君寧有是又次者曰恤恤倪倪固不能侃侃子子而侃侃子子又不能下情之通而偏拗之執是皆非吾等所以望諸君而君聞其言俱首肯之曰斯不如教已又有發然執爵進者曰諸君所祝皆是也然未及其大者夫不偏執固達不偏勢固正不才之縱不詐之要固長首然亦稱所謂循良吏不徒在是也蓋守令牧民之任必將以仁乎民而後可飢也當思以食之寒也當思以衣之疾痛也當思以摩之顛連也當思以[illegible]之之利思為之興害思為之防昕夕焦勞以求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於赤子然則庶幾哉於斯職乎無忝於古人循良乎無愧若不可不懋勉況乎文昌昔富庶頗人以今凋瘵可閔所以蘇其困而置之平康實於君乎望君尤不可不懋勉田君乃再拜謝曰諸君教容待身之道也而君之教容治民之道也諸君惠容固大而君之惠容尤大容敢不夙夜以諸君之惠勉諸己而推君之惠以惠諸百里之氓語既遂攬卓以別諸同餞者悵望久之相與言曰士儀磊落不滯且有學有文其尹文昌必能有成矣

送湯太尹入覲還都昌序

我
朝之制天下方岳大臣及郡邑守令比三載皆述其職業入　覲賢能者旌之其不任者黜黜焉所以一人心同治道甚盛典也今年癸未實維其時我
皇上勵精求治乃　命天官御同都臺大臣嚴其考覈之典於是黜陟大明淑慝不遺向之掠名恬勢范直嚅呢者無所售其奸而直己守道不詐挾不[illegible][illegible]者無所隱其賢一洗四方之委靡[illegible]四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將在斯乎。南康都昌縣尹湯君以序實在復任之
列演行其邑貢士劉鑑周慶等謂不宜無言以壯行
色相率諸予以請予問以序之尹都昌勤慎有為不
予々以要譽不涓々以同塵與夫因上毒下之政未
嘗少施蓋庶幾哉所謂良有司也今其復任以去不
惟可以見
朝廷黜陟之當抑亦可以見守已愛民者終有以蒙
其福也猗歟休哉雖然以序斯去亦究自植立以副
朝廷之公明不可自畫自怠宜民之利向寧無未舉
者乎蠹民之弊向寧無未革者乎桀驁之猛向寧無
未去者乎善良之徒向寧無未沾其澤者乎鰥寡孤
獨向寧無未得其所者乎學校之政向寧無未脩者
乎閭里怨歎之聲向寧無未息者乎訟獄之繁向寧
無未靖者乎如是則於為民父母之職皆未之盡能
由是而加勉焉將后三載之入　覲其超遷寵榮又
不特今斯而已況都昌地僻民淳健訟之習鮮有也
從善之機鮮有也能少存仁恕之心少施愷悌之政
其令聞之流自不能遏矣官忌成世之通患予知
以序可與有言者也可與有進者也故敬有以勗之

慶陳氏雙親榮壽序

陳鄉友健夫予所器者由進士選為庶吉士讀　中
秘書學益充博及拜刑官明絜聲籍甚満一考書最
得　恩所生封尊甫坦翁如已官母黃氏為安人今年
聖天子分遣十三使審録於天下健夫以風力老成
奉　璽書之兩川便道泝梓適坦翁九月十六日壽
周八十後十一月一日黃安人亦壽七十有六健夫
得以躬率子姓捧卮酒拜膝下為壽同鄉薦紳之仕
于　京者咸謂陳氏之榮且壽鄉邦所罕見相與走
予求言以致頌禱之意予聞翁悃愊不華其性雅如
其家貲素薄雖鬻田以給兒女費亦休々自得喜飲
酒微酡觴形之吟哦有邵堯夫無可柰何之趣精神
老猶壯時始書健夫率蠅頭細字居官要言行列點
畫楚々不紊安人則秉勤茹苦以支持其家不知有
風雨寒暑自入門至老無少厭惡而與坦翁相敬愛
如賓此其賢德皆鄉邦所罕有者夫惟有茲鄉邦所
罕有之賢德則其致茲鄉邦所罕見之榮且壽也宜
哉嘗竊論之福與德必相稱為善使福不稱德則德
為無應君子惜之使德不稱福則福為倖得君子不
以為福焉君子不以為福雖榮且壽何頌禱之有今
翁與安人既有是鄉邦罕有之賢德復有是鄉邦所

乎見之榮且壽可謂得其所於天而為君子所以為
福焉者則諸君之求言以致頌禱之意也亦宜況老
人年華方殷職業日隆將益推翁之無累於私者以
無累於公益推安人之勤勞於家者以勤勞於國亦
無少壯異亦無厭惡時則所以益衍翁與安人之榮
且壽猶之木焉本固厚矣加以雨露之滋猶之水焉
源固深矣加以群涂之匯則其盛大悠久可量度也
哉可涯涘也哉遂書以復諸君

華贈詩冊序

士君子不偶於得譽亦不苟於譽人其得譽也必素
有乎焉其譽人也必素有驗焉吳興沈君廉夫由秋
官郎出宰江右並而郡苟公而能恕潔白剛果不可
得而汙以按廵歷所至將周五道豺狼在〻避遠
之風猶穢處〻沿東下之雨積粟待賑下處十餘萬
石在他人皆私囊中物也薦紳士夫稱譽無間而大
司寇致仕東阿何公特裁二詩為吾民頌焉公素慎
許可二詩豈苟作哉蓋嘗為公部屬其節操猷為
孚於公久矣況大參憲公推薦公推轂之公〻昔為
吾民衆之今復為吾民頌之將其所以頌之〻意亦
默以寓大衆之〻驗與予於公詩見士君子得譽〻

人之真不僞以苟也貞姬士純仁吾門中佳士於〻
詩見示而繼作者甚富求予首事於一編謂一觀而
勸祖之一道予曰有是哉於是乎書信之久而樂道
之不置蓋予於君亦然

慶封翰林編脩劉君暨孺人壽七十詩序

劉同寅仁仲之尊翁封君洎孺人今年五月壽齊七
十封君仲一日孺人季九日也仁仲念親庭之久曠
親年之古稀疏乞歸省　上賜允焉且有乘驛之命
賢錄之錫茲又儒臣預勸講　東朝之特恩云縉紳
士夫僉加歎羨以為仁仲推翁家學擢進士亞魁天
下曾未二紀陟貳詞林雙親偕老衣錦西歸得以承
歡膝下致千萬壽況復　恩數稠疊士林罕遇榮莫
大焉於是賦詩成帙俾歸侑壽觴而屬予序首惟仁
者壽仁則榮而巧令鮮仁剛毅近仁翁素秉剛直不
工趍迎綰井二壯邑俱著惠愛聲及官執法劾貪污
大吏至忤　旨左遷不悔真仁者哉人生也直〻則
生理遂自有久視之道若松柏然亭〻上干青霄下
徹九地其直何如其壽何如榮莫榮於爵而爵有天
有人人而仁則天爵之尊雖微人爵榮矣否則位雖
公孤爵雖期支秪忝而辱耳奚足榮即是觀翁與孺

人獎白岳堂叅膺封典及今翁侍之榮夫豈幸得哉
歸也鄉邦將遠邇觀感曰翁仁若而與夫人齊壽如
此兹天報之不爽哉吾儕曷不勉所以為翁曰翁仁
者而致翰學公遭際之榮如此兹　君報之有待哉
吾儕曷不勉所以為翁則翁與仁仲所歸尤於世教
所係寔我
聖天子輙從班予　恩告勸忠孝之深意也於是乎
偕書以序

賀朴齋朱翁榮壽詩圖序

鄉友朱君廷聲東白行人試職侍御其尊翁朴齋今

年八月壽登七十適遇
皇上覃尊
兩宮恩凡試職得貤拜公卿士夫僉以翁甫登古稀
之年侍御即被殊常之　恩推封之及可冀矣於是
壽而榮之繪圖賦詩以為賀惟壽雖古稀　恩雖殊
常然有不當得而得者亦幸焉耳何榮且壽之足賀
吾聞翁恬澹淳謹片言寸行未嘗矯飾服食僅取足
殊不事綺靡不濫交不妄取非服役城府中無半武
此其為人豈苟然者則天發兹天年致兹殊遇若相
期而有待焉其亦苟然哉人非苟然榮與壽亦非苟

然而諸公詩以賀之異於彼之施非其人而徒騁浮
夸者則亦非苟然矣侍御出詩圖求序予嘉侍御承
翁家教立心制行居官臨政率於翁乎無忝所以壽
翁又不徒天年之永所以榮翁又不徒　恩封之及
而益懋所至焉益堅所守焉可勝賀哉序併識之

筠谷詩冊序

天祿周翁家西山邃谷谷饒竹翁四時朝暮暄涼晴
晦風霆雪月興無不寓因即筠谷為號其子練待選
京師士夫聞翁雅尚各聲以詩積成巨帙翁得此君
天趣熟此君天籟有無聲之聲無色之色非惟人不

能言雖已亦難言玄酒味淡大音聲希不知塵中人
亦能狀塵外之真趣詩中聲亦能聲塵外之真聲乎
序以寄翁不日南歸徑造翁其告我

輓封秋官主事熊公詩序

嗚呼翁其歿也邪翁胡考之膺高矣縱予之頌遂矣
褒予之榮隆矣然論翁所積天所以報之猶若未盡
焉者乃今其沒也邪雖則生必有死且慕之常而人
之於翁其哀之則難以是釋也翁之德之行具於學
士陳先生墓表詳矣試觀焉人其謂何而一旦溘焉
以沒雖能不哀歟予嘗言人之所以有可哀者不同

有哀其志之莫酬有哀其施之未究有哀其年之不延有哀其後之無繼有哀其沒之不得其所而翁之沒則於是乎曾一有哉蓋尤有所重也嗚呼諸君子連篇累牘啾啾乎泣露之蛩淒淒乎咽霜之泉所以悼惜之不容已焉者豈曰涕之無從歟詩曰好是懿德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 校詳

傳

困菴鍾先生小傳

先生諱甬字迎勇姓鍾氏南昌之璜溪里人先世居饒之餘干唐貞元中遠祖應旂刺史洪州因從家焉宋季富潤多財樂善四傳至伯倬是為先生之父先生生而端重穎敏長即有志聖賢之學時鄉無儒碩復貧不能遠出從師惟自肆力於四書六經矻矻窮晝夜寒暑不懈曰師即在此何事遠求常書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於座以自厲其言曰學在於治身心苟不能涵養省察而躬行實踐之何名為學故其讀一言必究一言之旨思一事必審一事之當沉潛玩索反覆推究不徒講誦款慕不拘拘訓詁文詞功加於是經有年歲歲有就遂歸然為士林師表正統初嘗為族人比戎者迫之偕行留京師令致仕太常卿夏仲昭[illegible]延之一時士夫聆其議論之淵[illegible]嘆其成就之峻整靡不欽服[illegible]游之門未嘗一舉足至[illegible][illegible]侍讀孫曰恭與有鄉曲道義之雅嘗偕還

焉曰恭學行契於少師東里楊公士奇從容語及江
西人物首稱先生而謂今寓夏仲宜家少師間語間
欲其來見先生不行數問及數不行時少師當 國
人來易攀附亟欲見先生先生不來乃蹙然曰吾過
矣一日肩輿自就見於夏所惟語如故既而意先生
必來報其先施先生又循不至常以趣還〻殊莫能
強月餘竟飄然以歸少師聞之大加嘆仰時程御史
富督學 北畿備以語之屬其薦為府部校官程因
以寶坻縣學訓導舉焉先生抵家尚未一月而吏部
徵書已至乃上書郡縣力以不工舉業親且老無欲
仕心辭部駁之辭如初又明年更以順德府學訓導
徵先生復如初辭僕符叠至先生辭愈固歲甲子當
大比今致仕副都御史銅陵胡公本惠時守南昌深
重先生待禮致于郡勸令就試懇辭不得則勉為一
入而為知貢舉者銜其嘗不赴賓塾之招遂抑置之
胡不勝惜悅先生固恬如也丙寅冬南昌府學訓導
適有缺胡忻然舉先生補之先生仍執辭胡從容歎
勉曰曩先生欲以親老辭遂微傑深韙之而亦以為
宜然士豈容懷寶以終身縱顯庸不得亦宜就為祿
仕今南昌先生父母邦況郡庠士多先生山林之遊

就既便就養且易施恭如是若懇辭再四先生固不
㩦然且以胡公正人知己者因之而進亦於出處未
失乃不更辭既蒞職銳意於成己成物日即諸生坐
齋堂本 國家成憲參之白鹿洞規與夫讀書日程
為準則俾率之外更與論古今治道期小大有就為
世用惜地瞞會府俗習趨承先生稚不能俯仰兼之
同官鮮與一志士子亦鮮務實遂浥〻不樂數載間
力求退藩臬及行部使數不得因鬱積病肺歲餘卒
景泰辛未五月年四十八先生嚴毅方正笑論不妄
動循矩矱齋冠襟謹瞻視雖燕居如接賓客雖盛暑
未嘗就情讀書必端坐拱手終日翼然如聖賢是對
取予際尤不苟方隱居授徒必視學者所進以受其
饋其或恭名息惰輒却之及在郡庠諸生入學金幣
之贄及歲時儀物之遺雖一毫不受或請其矯俗先
生不卹曰校官自有祿無功以叨竊可愧可愧外此
更有非義雖數人舉業然不欲其刻意求工以為舉
業累以階進身苟惟汲〻工此而漫不務實學異時
縱進自科目亦將何以效用接人雖庸衆者必語以
道無論孫戚有憂患輒隱之力苟可濟勞勤弗辭平
生所為詩文甚富病亟草悉命其子宗而焚之曰吾

瑩徹士女況以孫子夙曰宜爾子孫蟄蟄之[illegible][illegible]世德世德必修諸天則太恭人其天叅以昌厥後者非邪芝蘭玉樹所以森滿庭除將彌茂彌熾其詩非宜邪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東白張先生文集之十三

孫 默 纂輯

門人 賴丕 校詳

傳

竹石翁小傳

翁吾洪姓諱卯之篤仁厚禮義而負才識以醫承五世甚精多療人之莫療嗣其父先生其孝寧府良醫先獻王及 今王俱信任之事有缺猶以維持調護者亡慮數數幼失怙事其母曲盡子道侍藥及忌祭輒哽咽涕下弟亦早卒官皆嫁其遺子女七人而不異已生共食五十年分割念未嘗一與母黨多兵不充舉往往稱歛之不少吝繼配朱氏子弟欲盜塚以償人負輒捐十數金濟之塚不得禍人以疾以急赴不輕重於貧富不辭難於旦莫寒暑出入藩臬郡邑曾無一毫私干嘗有饋銀器求雪其致死之冤者即征為之釋罪亦不受又嘗受寡母幼子千餘金之寄子長悉歸之子為謝以市肆求半其直亦峻却不受鄉人被誣為劫盜而極爭之後果非其罪人有互鬪致危欲死者醫莫敢治翁不顧竟往活數十人脫二家於刑獄四署工正奉祀二所二所積弊多人皆之

一一削去無議焉翁客舍廨宇俱為之一新翁貲饒好學嘗游侍讀小山尹先生之門經史諸子以及地理醫卜靡不通曉作字多楷正詩不習常人語酷愛山水及古書畫暇輒相羊玩弄不釋標格洒然先良醫行仁於醫不屑利遐貧者疾常給之銀米薪炭蒙活者甚衆人至以仙目之翁施恩於不報事小小多不可盡述君子謂翁不惟世父之醫世父之官而真能世父之德子瑞攻進士策未遂顯融孫元春游邑校文學卓有稱吾嘗謂翁積甚厚未發發將弘弘當在元春而逮翁之身翁升名仕進字張氏世汴人元宜春令景福愛吾洪城佳勝因卜居為新建人竹石翁即所好自號也

尚節翁傳

尚節翁自號也諱瑆字建用越之餘姚人起家賢良方正歷丞二縣始政于廣東之瀧水終政于大名之滑縣子瀚方伯第進士拜監察御史 恩封以其官餘三十年壽八十一辛予久交於方伯方伯遂學長才術而起起而復僨識者悒悒其子舉人敎諭朝端翁仲孫也學識器局亦非常士始予目其文驚焉既而目其貌復驚焉竊嘆魏之先世詩書仁義當厚有積至何方伯父子之皆卓犖如是也方伯一日攸縫撈一冊示予曰瀚叅閩藩時已有歸志及江右命下勉就焉徒以先翁潛德未煒焯之江右幸有何尹二同年及先生在何誄尹表已惠及矣今敬以徼侍于先生予愛者翁亦博洽士也其在京師詞林藝苑聲稱籍甚宗伯如毘陵胡公冢宰如泰和王公閣老如淮南高公皆折節禮遇不以試事需選者例視非其文學之真有可重奚故是抑優於才者也瀧滌邑瀠劇邑瀧民獠錯居奸黠成風瀠密邇 輦轂征需百出皆號難治翁率贊令與除所向罷行得其要而適其宜瀧竟以寧瀠事無不集拊循重繼以治績出衆署其考非真有猷有為者奚致是又仁人也當適吳瀧人之好人怒獸欲噬之獺焉翁恐玉石俱焚力持不可徐為諭以一歸化者八百餘人及聞憂去老穉相率攀泣以送瀠多流亡翁不忍重絲其民為之輕徭薄賦感而復業者二百四十餘家大名屬邑盡蝗獨無一蝗入瀠境者非心切於愛人奚致是他如勸農興學廠寧伯王公實出其門生平不介意於澤家貽後相羊山水間遇適輒留舟車殆徧杭越詩名翁於[illegible]多至七十餘品其美績高致類此者不

可具述嗟乎予觀於方伯父子固意其先世之厚有
積也今驗之翁果然哉果然哉山惟根盤之廣博也
衍而為丘為陵萃而為巖為岫楩楠杞梓生焉虎豹
麒麟出焉水惟源本之深長也流而為江為河瀦而
為淵為澤蛟龍黿鼉生焉珊瑚珠璣出焉翁之垂休
委祉胡可誣哉無亦使其無傳斯固吾太史氏之職
也

羅節婦王氏傳

節婦樂安王處士昌旻之女行第在從中最長自幼
讀書傳了大旨績紝饋食務習精緻逮事曾祖母李
孺人祖母顏孺人咸得其驩心而鍾愛之年二十歸
永豐湖西羅[illegible]律律游學邑庠歸省或延日輒勸以
君年少宜力學失今不勉將寖老無成何以副舅親
之望律感悟遂就外傅績學日夜不息節婦以時具
饋饌寮泉布給之不使其有反顧之累逾年從從叔
父脩撰一峯先生將卒業南京至南康感恠疾歸卽
婦曰千里從師半途而反何面目對人言律慚翌日
與友人[illegible]山越數月果遘瘵疾卒歛殯訖
節婦收其遺書藏之謂劉[illegible]田羅氏祀求葬律于祖
壠下哭之曰妾當殉以死第遺孤呱呱在襁褓誰與
鞠之越三年予亦殤慟哭幾死死救數既而嘆曰清
律爲君一塊肉忍死到今今又死妾復何恃顧君亡
舅與妾父母俱無恙君既不及終養妾忍棄之而苟
死乎自是非共養舅姑不踰閫閾讀古列女傳遇苦
節者輒廢卷涕泣自勵若不如此便非婦人羅族
節者或因以年少無子諷之節婦痛斥曰爾安得以
犬彘待我嘗歸寧父戒以羅氏王氏俱禮義族爾必
不辱于先節婦感泣歸告其姑古貞女父母多欲嫁
之妾父母獨諒我心共姜不我若矣一日侍姑側泪
下不止姑固問乃曰清律死無子妾若死時祀將廢
幸有遺業足以給而清律二兄咸有支子請育其一
後異時無爭心姑告于舅大異其謀慮之遠即以清
秀之子浴清雅之子濱命節婦子之節婦不憚勞勩
撫愛諭己出授律遺書俾游學以成先志少有惰輒
戒言開諭惟恐其弗能有就初律自邑庠歸道經大
嶺苦其險峻猝風雨無所於避謂友人曰吾[illegible]之
[illegible]於此不令行旅有今日之厄抵家以語節婦節婦
[illegible]有利物心但恐其因造亭而妨于學未便[illegible]
[illegible]律亡乃悔恨卽發其餘貲募工甃石豎亭[illegible]
[illegible]因以祀律而終其志於乎節婦[illegible]謂[illegible]

義之族者矣死在節婦非難而節婦能忍死以存夫
終養其父母固難而忍死圖所以後其夫使其夫之
祀不至於無歸又難而忍死之所圖其智周其家矣
不致猝不諦爭繼於肉未及寒為尤難惜也節婦一
婦人耳使鬚髯而丈夫焉當板蕩之秋危急之際
不能守死善道審其謀成其事歸然為社稷臣哉古
人綿其祀所以難於死其難君子之所以不罪倪首
賊庭者之不死而深大其功之能忍死以取自於虜
淵也節婦真可謂無辱於禮義之族者矣節婦今壽
已踰五十
聖天子嗣登大寶特詔表章節義樹風聲而勸末俗
有司具節婦節行以聞　旌門之典不日下矣吾知
節婦於其表賴丕母弟最甚稔乃為傳使傳焉于以
少助
新天子之教化云節婦名娘王母董氏也

神虎傳

帝王之興天必詔之以異而英傑之佐其死生亦有
焉若茲廟之建茲虎之肖是已昔我
太宗文皇帝靖難歸至夾河忽有虎卧于　御帳前
諸將駭怖莫敢驅時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崇安侯謚[illegible]
諱公淵在中軍
上召使射之一矢殪虎
上壯其勇大喜且謂翌日戰必勝翌日盛庸列陣決
戰陣堅不可動
上躬麾騎卒萬步卒五千薄之衆大潰師果大捷方
敵之潰也公從中軍望見麾起遽出迎戰手殺數十
人遂中鋒鏑以死其部卒亦奮被重創無一生還者
公實　上護衛心膂爪牙之將也首贊靖難義謀執
謝貴張禹等遂攻九門以功陞指揮同知出懷來敗
宋忠取炳文諸君以功進指揮使克大寧城敗李景
隆平安諸軍以功進北平都指揮同知其死也
上深悼之而惜其見敵走逆擊太早故及北正宸極
追贈賜謚爵其子懋為新寧伯世世嗣是公之殪虎
不惟預兆大王師之捷而其死事肇封兆亦與矣今
太保兼太子太傅總十二營兼神機營兵馬掌某公
都督府事祐公曾孫也既疏公勳烈待　賜建茲廟
章惟公之殪虎實子孫世享封爵之本而當世所忍
貞不可忘特於廟門之左肖茲虎尊而神之俾後人
肅瞻廟門即凜然觸諸目惕然感諸中而油然興矣

賢行四方其其邑庠生又皆足以世其美者

賢母傳

[illegible][illegible]者滋州經府冉徒靳公諱瑜之配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充道之母也經府以充道贈文林郎翰林編修進中順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母封太孺人進太恭人姓危氏冉徒名族父恭母貫貫年九十猶以禮自閑人罕識其面其長女年二十二歸經府公慈易樸孚得之天成平居未嘗因物變而遷為欣戚言必自其中之所有不能為鑿空言行率直與內則合初無絜度希冀家政嚴肅惟一誠耳不察察於銖兩經府公居家以孝稱居官率有善政母多左右之從姑吳夫人在堂每所製衣必先薦歸以奉然後衣每飲食得異味亦必先歸奉然後食其祀先盡禮雖慕年猶如子婦時累孕至十五六不育恒以無後為憂一日臧經府公出陰備金為聘一妾公歸而固辭之曰汝存心如是自當有後聘金一不取也而充道果生時母無生産已久年幾五十矣平生樂施予貧[illegible]儻[illegible]者無慮數十雖脫簪珥不顧就養　京師嘗以悅意有不適充道思以娛之乃持金一錠入閣請曰以此兒所得俸價將以濟其親貧將以資其親[illegible][illegible]大喜笑曰若真吾兒即為之加餐教子婦好舉[illegible][illegible]仁孝事為勸且曰孝順者所生子孫亦孝順御[illegible][illegible]僕以寬有過先教詔而後笞罰見胥隸立門屏間有弊羸貌即呼飧出哺惟恐後雖猶犬畜物聞瞽欬聲亦依依不能去嘗雙燕巢梁每夕必問其歸否僮僕或誤閉戶曰此猶人歸不得止於室汝寢獨安乎其心存愛物如此方充道初仕時母已眊瞶既而體日健耳目日聰明齒落者更生髮有變而黑者頭顱骨或突起人以為母德之報充道孝養之徵號是十有五年親膺　誥封年八十有八以終公卿士夫聞計莫不相與感歎曰賢哉兹母古有斷機有和熊有截髮然率一事今母也相夫以道其順正可賢也蓋衣奉姑其孝思可賢也備金納妾其智慮可賢也推財濟貧其樂施可賢也恩及鳥獸其愛物可賢也乃能教子成名將致君澤民大功業未可量焉兹闕其目之六者然統而取之綿靳門百世之祀發諸侯立妾之祥實妾之心不尤賢之至大者哉所謂亦使其傳吾賢於母乎不容已也

方伯陳安先生傳

陳[illegible][illegible]問新建[illegible]米市人登正統丙辰進士授大

理右寺同覈都察院所送強盜内有一跛者詰之曰汝嘗隨劫乎彼劫邪答曰非安曰跛者劫人詎能去非盜所盜曰某皮工負首賊靴價被誣至此安駁問果皆釋之清縣校官有士徒以贄儀誣其受財刑部以受贓罪當之安曰弟子饋師何名為贓引卓茂亭長事奏聞
英宗命廷臣議之遂得免定為例未幾陞陝西參議漢中府久旱安率僚屬齋沐袒跣以禱連雨三日乃止村氓相語曰陳公菩薩也丁外艱服闋改雲南漢迤昊漲禾盡沒歲且嗇倉儲罄軍民大窘守土臣委之撫棘安度宜處置禮勸士官之長以及其下之談者皆多寡出財并借減官俸重支庫銀均一賑給活人十餘萬未幾又丁内艱去再調四川陞湖廣右參政不二年陞右布政使逾年轉左布政使為參政時以預平妖人石和尚之亂賜錦綺二鈔一千錠而右布政使之命適下衆皆榮之生平惟自守効職無求于人歷二十年皆以舊官注用邊藩下遷為寺副時與吳文達公賢鄰居妻子相往還甚密及文達當國絶無書通問嘗以進賀表至　京陛辭不往凡方面來京多持贄曰或書帕充人事安獨無一物京官過訪者亦以他方而酒肉饋送至厩僕隸安與僕隸蕭條門巷即惟待辭而已每丁憂家居足跡未嘗至官府布政使崔恭甚重之及入吏部即首薦于王忠肅公翺於是遂加遷擢不數年自湖廣參政陞至左布政使部亞卿有缺輒以名上安歎曰此於吾分不啻足以休致疏數上乃　允安為人平直殊無城府雖童子見亦加禮貌居官僅取給於俸祿外此無一毫之覓涖政臨民雖無赫赫然事亦不廢云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孫 [illegible]輯

門人賴丕校詳

碑銘

一齋婁先生墓誌銘

弘治辛亥春信靈山頹數十丈聲驚數十里未幾一
齋婁先生疾作僅一日辛五月二十七日也靈信主
山哲人之萎固關係不小如此先生諱諒字克貞自
少氣豪志邁學必期以聖賢季郡守文琢簡爲郡庠
弟子嘗求師于莆田南雍曰率舉子業耳非身心學
也繼往臨川謁康齋吳聘君聞主敬窮理之論遂忻
然歸謁君亦深喜得先生有不以語門人而特語
先生者開校之程氏遺書口誦心惟洒然有曾點浴
沂氣象部使者臨試輒高等輒不欲就鄉闈景泰癸
酉鄉領薦者退而杜門讀書益篤志求道既十餘年
天下公官至杭復返明年甲申冊上遂登乙榜分教
河之成都對士子素所尊仰有越千里而來迎者至
訓導以修齊治平之大道也冠禮修廢典士心從無
凡支二十日念母老告歸於是築室斗門以成之一
字爲上矣先生於詩日待百爲有則日閒道[illegible]

功無一日間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爲
勿忘勿爲居敬要旨六經及濂洛諸儒之說自黃炎
至今上下數千年事及莊老諸子百家言貫穿辨析
無不精到其自任甚重不顧人之笑排曰獨立不懼
遯世不見知而不悶方是丈夫鄉俗尚浮屠嗜戲劇
毅然於闢異端放鄭聲論之不悛輒繩之以禮凜然
嚴有司不可犯雖家食而惓惓於天下每聞
朝廷善政及君子進輒喜不自勝否即悒悒形諸容
者數日郡邑疑政多就咨焉四方士夫過信無不造
謁謁輒聞所未聞與學賢忠臣如李君齡夏君寅相
繼請主教白鹿命有司延爲鄉飲大賓皆不赴賢郡
守如王君詔陳君忠相繼欲薦辟皆懇辭嘗謁孔林
道南部泰林介菴王公莊定山孔陽咸推服爲吾道
真儒先生爲孝朝夕庭闈務得其歡心及卒哀盡禮受
分教諭家適母病爲不能去者一年母卒愛二女已
適人聞遊何左右以悅其心田廬[illegible]弟[illegible]兄弟所取
俞氏婦[illegible]無所歸迎養終身焉御內與下人甚嚴深
以婦子嘻嘻爲戒急於宗親之濟自[illegible]弟給弗顧或
損物易乘性所謂直不校所著日錄四十卷詩[illegible]理
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能四十卷以[illegible]禮[illegible]

為爾征伐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為家禮以補
記為三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
附各篇者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
如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
說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
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為無
用書矣此皆曠古未有之特見易書語學庸各一說
心學要語養蒙格言典學訓兵訓具載山錄中所交
游少司徒黃公深高公明惟志年契陳白沙獻章胡
敬齋居仁學於康齋而志同者所造就名士甚多已
達如韶州蔣欽四川布政使鄭齡未達如蔡登輩皆
其表然而弟布政使謙子郎中性泊恍則得之家庭
者在深乃先生靜久而明上春官至杭即返禮闈果
災歎山頹亟貽書謙性使速歸永訣濱殁神氣不亂
恍進藥不御曰予平日為仁今手足不仁不可生矣
今疾登旟周程二公卒月日曰元公純公皆署月卒
予何憾生永樂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郡
治西四里許君遷潭上葬地也門人私謚曰文肅先
生其先豫之信陽人系出真公高祖諱萬億以真公
祖諱惟尚尉信縣治東四十里然尚有妻丞相名[illegible]
尚書求累贈祖子福元末避難遂南奔至信家令益
深溪西坡下祖得華書十不為於座右索租於鄉例
取六佃得四謂佃者艱辛中分之遂例於鄉由是以
忠者聞考諱明字思顯質直尚義雖城郭居未嘗一
履公府鄉人有競多取平焉或有私曲輙面叱之不
避顯者曼氏世德淳龐愈久而盛如此先生之生而
謂無所自哉妣楊氏唐刺史光翼公之後配俞氏繼
章氏考妣俱以謙為御史貴贈監察御史孺人先生
及二配俱以性為主事貴贈封兵部主事安人烏乎
禎自七八歲時已辱教於先生所以粗知用力於身
心實先生有以啓之也先生欲人人知道欲人人入
於善汲汲滋滋惟恐不及苟有大節及寸長樂道之
不置哉自之觀風者以示勸焉信士風由是一變多
知敦古道由正途先生雖未顯用此其有功於世教
者不少矣禁未有銘性以謙狀來屬禎不可辭銘曰
斯道在天地不患蹉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吁嗟先
生平有所聞勤一生於此心此身雖所得之不敢苟
論而犯眾㠯卓萬仞使斯文不墜斯學不絕如先生
幾人望若摛天涯澤無垠先生雖亡先生固存

武德將軍錦衣衛千戶楊公墓誌銘

公諱英字廷玉順天涿州之永樂里人美鬚髯有[illegible]
顏玉豐見者驚異性好觀史傳尤諳法家其先[illegible]
識臨事剛斷遑遑出入意表而能人所難祖父繼為
校尉隸錦衣衛中所奮興自公由伍長隊長進試百
戶百戶累功終正千戶階武德將軍嘗從大將徐公
恭征浙東叛冦擒斬僞王陶序陳希等十餘人中遺
詿掛謫戍大同主將寘之幕下常用其策有功尋
賜還兵部以才望舉掌鎮撫司事理　詔獄年七十
請老遂以子代初汪四劉千斤未亂時公嘗奉使河
南策其不早制必反流逋者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
圖所以散遣之頤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絶外民與通
不待合勢自不可久歸具以　聞辭甚諄切不報後
所在師徃討俘死者數十萬人副使鄧本端追訟公
之先見以公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至比茂陵徐
生之江山有警公馳視還力陳沿江武備弛塩徒駕
臣[illegible]乘肆掠邏者不敢近而僅捕敗負小夫細光
致[illegible]而竄去盜賊南京根本重地其境所聯蜀安吉
刑[illegible]褸於草竊流亡江西湖廣及兗府徐州連以水
旱告不亟簡文武重臣嚴督江上之操而販負者使
得溫飽安生一旦禍且不測　廷議從之遂以無事

廣寧侯劉榮金夫人生二子長其次即太傅安[illegible]
[illegible]恭已殁遺孤璀幼太傅遂嗣爵後太傅卒其[illegible]
[illegible]誣其庶生謀奪璀嗣時舊人無存者久不能決公
一覽之笑曰吾得之矣俾取榮墓誌銘來視則書其
之出甚明因舉以詰璿曰墓誌非而父所為耶璿無
以答遂判爵歸璀有奸僧假中外彼涖官八街縱酒
色無復顧忌其徒街其侵牟不已盡發之而庇者甚
衆公一不聽竟論以重刑編戍遼左以死御史行郡
邑者其刑具有風攬雪罷[illegible]鑽之名後以事敗公詬
之曰今　聖世爾乃襲周興来後臣之餘毒乎立
奏褫其職公終於弘治庚戌六月一日距生永樂甲
午得壽七十又七祖曰某洪武初事
太皇帝于潛邸由儀衛司改錦衣衛父曰某公即為
衛千戶贈以公官妣姜氏封太宜人配董氏封宜人
子男三女一長昇即代職者次旻鴻臚寺序班次晃
論[illegible]役散官大寧前衛指揮李玉某婿也孫男三女
[illegible]長漢次擇次淳濟　宗人府儀賓同衛謝千戶子
[illegible]劉千戶子璋王百戶子繡其婿也曾孫子男三女
一公既終昇將奉公歸葬于涿城東蓮池新庄村先
期衰絰纍纍持　[illegible]之男訓導伉君潼所[illegible]泣

矣乎門丐銘吾知公也稔仇之狀復衆而文於是乎
致銘曰
猗猗公崛起自竊一時之雄其建立者卓卓其衣被
者無窮茲惟狐首之宮茲惟君子之終猗猗公

江湖散人曾公墓誌銘

吾友於君垂三十年不視吾窮通而情誼久益敦鄉
人中如君無幾焉於乎詎意君遽棄吾以歿耶君生
永樂丁酉三月二十四日終成化甲辰正月二十二
日年僅六十又八吾見君器宇疑重長身玉立嘗謂
君有壽者相壽當何如茲竟止于是何哉歿時吾走
哭之痛語其孤景齡曰葬必吾銘今景齡卜十一月
十三日葬之城南孟母橋之東前期來速銘烏乎吾
忍已哉君諱訥字仲敏姓曾氏舟車迹徧于兩京齊
魯淮揚荆楚閩廣間到處輒嘯詠乎江風山月留連
日不足翛然若神仙中人其於聲色貨利漠如也知
者卒呼之為江湖散人君亦因以自號曰此目我甚
宜曾本南豐先生子固之裔遷于洪城自德懋翁始
德懋子克明克明子文勝文勝子二本世紹明德如
出雄于貲一本即世所稱順菴先生者其詩律擅聲
一時嘗坐累戍遼東都卿儲公一見驩若平生遂為
致遼海衛指揮劉忠之女生君君雖生邊陲而自幼
無衆馬習所嗜唯文史事順菴老代還劉亦卒君縶
氣一身別無期功之親能刻厲自振立若成人然性
孝友尤篤行誼喪母哀毀踰禮年甫十五即痛父遠
適崎嶇道萬里而南洪城賢士夫見之莫不嘖嘖稱
賞形諸歌詠富甚兄讓仲牧順菴元配李氏出也君
敬事之猶父家資藉君益饒兄求析則唯其子不少
校族里婚葬有不舉者必力為之給焉好吟詠妙得
家傳晚尤工第不苟作薦紳家居如都憲余公儼方
伯陳公安輩倣古為耆英會而與以隱而有名行者
君其一也君兩取始趙氏錦衣衛校本中之女繼費
氏陜西都帥費公之女趙男一即景齡女二以歸涂
義氏嗣宗孫世美王通府貞孫時耶男一曰喬齡
女二俱幼孫男一子貫孫女一歸伍汝和孫皆景齡
子景齡取曰李氏君疾劇際惓惓語景齡以修身慎
行光厥紹且曰幼弟妹以累汝焉嗚呼景齡其肯負
君哉景齡其肯負君哉是為銘

典寶止崖先生墓誌銘

寧府典寶正新建崔先生以壽卒其孤邑庠生嵩將
祔葬於東城之祖壠來徵銘嗚呼禎於先生思誼厚

矣忍不銘耶謹收泪而次第之先生諱琬字文美別
號慎省幼多疾因異人相其有仙骨宜學仙不然□
夭遂留心仙術又號璚陽子同真子崔系出元江西
宣慰副由燕之太興街遷洪之思賢坊四傳而為封
中順大夫曰必勝大夫子彥俊第進士知思州徽州
二府是生先生先生蚤受壁經於親庭旁通子史及
醫卜諸書為人寬慈無城府不飾邊幅喜愠殊不見
顔面謙退似迂古朴似簡與人言煦煦如恐傷之事
二親曲盡子道太守嘗遘疾危甚醫環視莫救先生
皇皇若不能生乃刲股肉爇而進之疾尋瘥太恭人

李氏亦嘗遘危疾晨夕籲天求代俄有一石碁置案
上視之士字也後果益筭十一年而終其孝感如此
其為寧府典寶正也寔以楊司馬寧許方伯士達皆
嘗受太守卵翼之恩楊為侍郎許為御史時各以鎮
守巡按來江西交章薦先生學行先生力以親老辭
二公無以為情遂白諸　獻王而有此拜寔非先生
之好也年逾四十即懇乞致仕買負郭田數十畝結
草屋數楹日逍遙白沙翠竹間人世事一切謝却先
生鬚容豪美人望之翛然真神仙云先生生平不肉
食惟茹蔬果一綈袍逾三十年取予一芥必辭之賙

戚不苟宗族貧者月給之米三斗不能嫁娶則為濟
為人在險為脫之者亡慮數十往來道上見餓人輒
濟之見暴尸輒瘞之鄉人之待以葬者不下百餘常
偕巨賈至孤老院人給一布衆叩謝先生曰此巨賈
之惠也吾何與其施恩不欲人知多類此作詩文皆
沖澹有古意悟真詩百餘首學仙者以為深達玄奥
競梓以傳生永樂丁酉十月仲十日卒成化丙午八
月季八日享壽七十卒之明年丁未十一月二十五
日葬期也祖隴即葬太恭人者配鄧氏女一人以聘
禎未歸卒繼配謝教諭有餘子側室李氏子男二人

長即嵩娶蕭氏次岱娶熊氏一孫男元孫女二人壻
吳衡張鑾嵩及二女謝出岱李氏嗚呼洪城中厚德
君子禎每屈指以數未嘗不以先生為首也蓋言行
表裏無慚察其微如先生者幾人濟人利物心汲汲
焉如疾在身如先生者幾人大倫大本之敦而視外
物漠然身儉與勤不夭物暴殄之一毫如先生者幾
人先生之卒而特交親之可慟也哉先生嘗語禎術
者謂吾命貴無子無壽今吾幸官王門七品暮年更
得二男子又年幸將七十吾不啻足矣吾不啻足矣
嗚呼先生於是乎默佑天之重報者有在矣敘次淚

以銘銘曰
厚於積不報之責盡於人乃獲於天先生先生是之
曰仙

西畦羅通判墓誌銘

吉水有端謹君子曰羅君貫之顥號西畦盤麓隱君家嗣也自幼能力學游邑校部使者試輒占第一士林僉以大魁期之既而屢舉不偶以南雍生循次謁選遂拜廣西太平府通判越三載念母夫人王氏在堂因賀
今上登寶極便道歸省甫二旬卒年五十七耳君子流惜其學之不顯又痛其位與年之不滿其德也君倜儀觀美髯髯雖富學問而恂恂若無能人早失怙事母不以貧而歉所欲遠遊語及輒流涕得異味不寄奉不嘗孤弟妹嫁娶而成立之不遺栓嚴整處事不錯亂一毫雖獨居若對賓然雖雪夜亦數盥不倦所服履人不見有一塵之滓居兩京垂六七載未嘗苟出入一步文選周時可其故人也撥歷時無紛紛走謁若獨不往時可笑曰吾意貫之必不來果然太平爽郡君一循其俗治之故所當遺亦受不卻有富人致貲債者之妻特以禮諭還之皆感悅鄉人分巡左江[illegible]麥勘事於鄰[illegible]益[illegible]者必得重賂君知之力以[illegible]心復仁厚人是非殊不一口及有紀[illegible]人[illegible]受之而益加禮多自愧服交游久益敬愛每於[illegible]貫之真表裏如一君自入學至出身累於仰事[illegible]育崎嶇世路無一日安居所得夷俗常遺歸悉以須諸宗族親識之貧者曰此吾兒狗夷情而受豈宜私以自潤鄉人至今稱道以為做官當以羅通府為法君系出廬陵大安有必先者由大安徙安鄉宋季再徙今吉水之富口君必先之六世孫也生宣德壬子四月八日卒弘治元年五月九日配袁氏子男二長价次僑皆繼君游邑校而受學於予其學行必能齊芳競爽大有就以副君子之所痛惜於君者女三人孫男二人女三人卒之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里之原坳觀山首艮趾坤吉兆云銘曰
垂雲未待借徑別駕而復不遐奄即長夜嗟彼弗類弗履長年胡然其帝胡然其天痿我銘文憾留百世英偉之才厚德之士

松江通守余君墓誌銘

君諱靖[illegible]邦寧家洪城之永和門外曾祖執中祖濟任雲南[illegible]倉父暹母歐陽氏生正統六年二月二十

八日自幼穎敏嘗學選充南昌縣學生業進士甚習
部使者洎藩臬試輒居優等四方從游者率有成士
大問咸以魏科期之顧屢進而踣應貢試內庭第為
天下第一人卒業南雍大司成王先生廷貴殊器重
之謁選天官卿奇其文深以未第進士為惜拜淮安
府通判近時貢生得此異除也居官清謹自持不敢
少暇逸民利害興除之唯恐後重兩考治常為南畿
列郡之最部使者以　聞錫之
勑命寵異之贈父如其官封母洎妻徐氏俱安人除
艱服闋改松江未抵任道卒時弘治甲寅三月二十
二日也柩經淮安耄倪奔哭吊者踵相續無子仲弟
歆子曰廣昌季弟義子曰肇昌嘗與妻語玆即吾嗣
也次室甘氏女三人甘松高松紀其所歸者一未聘
卒之再明年丙辰正月五日卜葬於居北岡之原門
人艾崇德甘楷以廣昌來丐銘君為人率直胸中不
能蓄一毫事亦志堅苦視勢利漠如予入學即與善
諸弟一登卧共一榻不知有風雨寒暑每期以官家
嘗粗酬當共樂餘齡於東湖南浦之間以終一生之
驩詎意君遽先予奄逝耶追念泫然銘烏忍辭於是
乎書

蘇若時清墓誌銘

予少時先考松亭公以唐四庫書多在閩携往觀之因
而都閫徐公憐其嗣子鵬求婚於女弟先考許之因
之浦城所謂月老則蘇翁公懋林翁泰也二翁雄于
貲表然皆一邑之望蘇有子甘霖甘泉林有子奇解
后除即意氣相得泉字時清其情誼尤篤焉四庫書
書坊多缺缺者時清徧為搜訪或舊家仕族之秘儲
或村叟野老之偶藏率為重價購之積滿數十箱予
所以粗有見聞時清之賜為多惜駑鈍不能有就以
負吾友者深也既而予成進士官翰林歸卧林下者
二十餘載時清念及輒來訪輒相與登山臨水夷猶
倘佯久之乃能別最後亟欲即其別墅聚書數千卷
築書院捐租數百石為弟子資而迎予以居適
朝廷以史事起予遂未果蓋時清之始終惓惓欲成
就予者如此史成遷官南都以便養時清聞甚喜
謂素未得縱觀京師之勝壯其懷抱期即挈舟以來
而拌數月之晤不意未幾得疾竟捐館矣嗚呼安得
故人復有如時清者哉二翁以壽久終霖墓木亦已
青奇登鄉舉尹浙盛其籍六年亦不祿故惟時清爲
在今復棄去悲夫浦城之舊交於是乎盡矣[illegible]

神仙多得方士秘傳數約予為母氏訪妹氏因[illegible]
處高雲谷而於三三六六冊碧奇勝處有遇乎嗚呼
[illegible]或可酬也而君則可復起哉而君則可復起哉
時清自號樂稼為人忠厚謙遜其好賢禮士乃素行
也邑大夫重之請為耆老不一載辭　文廟聖賢像
嘗大為一新僧廬道宇之剏危梁阨道之修有起其
廢有予之祖其迹在在而是生宣德己酉某月某日
卒弘治辛亥十二月[illegible]五日葬太平里陸源山毋
孺人黃氏塋之右妻黃氏再取楊氏長子瑛夭今雍
繞十歲容繞四歲器宇俱英特可愛異時必亢宗者

天所以壽德人將在茲乎江西德興令賑其祖也長
樂里其世居也

一聶貢士約之墓誌銘

約之諱文廣姓聶氏治禮記以邑庠生領江西鄉薦
其學業同進者推焉久罹危疾鄉人楊中書正綱異
術延之數年至今弘治壬子夏頓傷寒數日不能汗
遂卒五月十九日也距生正統戊辰十月七日壽纔
四十有五耳約之志行甚端[illegible]落負氣節非勢利所
能動乎德薄家食嘗為故人為要路者所不足雖親
信門人亦諂而和之約之獨諤諤與辨至斥其為[illegible]

[illegible]陵不顧予何足道於此不有以見約之真毅然丈
夫哉聶湖南潭州世家其遷今南昌之黃溪自宋乾
德間承務郎良嗕始代有顯宦不絕武德將軍文郡
馬武中憲大夫邦佑大尉極立其尤者至約之以上
八世則皆讀書抱德不仕約之挺生於蓄積之久而
蘊蓄器局英偉過人謂發必弘名位必有以復其始
乃竟爾不獲一施不沾一命泯沒且不壽不知天道
之於聶氏何如也抑學惟三寸而憒不知所嚮惟矯
飾詐妄孔子服而盜蹠行位雖未得而已敗檢不飭
或柔媚儱侗如墦間之丐如婦人之髯然是者不徒

愧於約之而已顧逞逞際風雲躡高顯富貴壽考終
其身而澤其子孫此又不知天道於吾約之何如也
約之自號時軒祖松雲父雲坡母鄭氏妻新建塘頭
熊氏子男三女一勲繼為邑庠生娶白塘趙氏熈忻
而荷湖周氏蛟溪魏氏皆未娶北瀝徐文婿也勲將
以辛之冬十[illegible]月某日奉葬于新建犀牛山之原預
來告期予曰是銘當在我書以歸俾刻焉

王守一翁墓碣銘

[illegible]氏樂安湖平其邑居吉水帶源其族出元敬在
[illegible]征憲其高曾祖祖考賴其妣价昌旻其[illegible]

守一其別號也自幼氣豪敢為不知有孫[illegible]
無[illegible]已母失明九年敬扶掖九年友愛弟昌晟[illegible]
[illegible]卒[illegible]治葬公後特身任不以勞有疾曰為求藥[illegible]
以付下人沒而字遺孤畢婚嫁猶子然其行著於家
庭如此郡邑大夫才之每屬以董鄉賦治盜賊事立
辨令嘗竊庫金而浮其直擻以市木去任覺翁語其
子此於法令當死吾非主守誘以有餘金爲令罪追
矣乃如數揹已金償官令遂不得死貧民有負於需
曰急徙逮其竄耳寬之猶常給吾役也張員外好順
以世契寄其子卒恤之終身不渝其行著於鄉邑如
此酷崇端士羅殿元一峯劉貳守蒲菴相得特深吾
無似亦辱厚而學以其子曰最者晚節尤劬於書有
得輒發之詩矣明幾一載旦夕猶誦小學大學以勤
諸孫其好尚一出於正如此流溪董氏其配賜睢最
普其四男子振玉璠玉其女二子最[illegible]適邑校學業術
成孫王嫁湖西羅清律早寡守節　詔旌其廬賓有
以寵宏宛宿宜沅其九孫男子咨程炯貞其四孫女
于宣德丙午四月丙寅其生年月日弘治壬子七月
庚辰其卒年月日里之竹溪城下其葬地銘曰
以守一樸義以為質詩書以為飾[illegible]

於乎湖[illegible]之特樂安之特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徐公墓誌銘

南京刑部右侍郎建德徐公卒于位訃　聞[illegible]
祭如故事禎同年分特厚為列其家世歷官行迹之
大者以銘徐世家維揚元季仁甫翁始遷今嚴城傳
子旻子旻子文玉文玉子宗政公繞五世旻以伯子
恭貴贈邵武知府文玉宗政以公貴贈南京刑部右
侍郎階嘉議大夫公諱懷字明德天順庚辰進士筮
仕刑部內員外郎陞江西按察司僉事秩滿遷廣
東按察司副使守瓊州未行改湖廣又之進按察使
未幾陞江西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今
上嗣統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飭畿輔邊備兼巡
撫兩京以疾乞歸皆不允俄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合
都御史侍郎二秩為一考錫　誥命復以疾乞休致
亦不允竟由是不起矣弘治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也
公學識端正操履嚴謹習典故洞世務事入手洗容
不即發發即不可抳法當然不假借一毫素無私請
於人人亦不敢謁以私善善惡惡甚切賢者無顯晦
無不與游而稔非其人雖當要途禍福在呼吸間視
之藐然也馭貪橫尤峻不痛繩之不憮[illegible]謂其[illegible]

恤[illegible][illegible]所至獄無滯囚且曲得其情如神多不可具述[illegible]處危疑大事皆不動聲色犁然當人心而禍本以消鄙司成廷綱傳公謂見精慮到智者莫能測巧者無所倚信然左憲皆理屯種法立弊清屯無情兵江西增蕪田租三萬餘石在湖廣增蕪田租數亦如之攉憲幾輔任益重恵益弘修築閘隘九十餘所率不踰時成大浸恐摧邪本歲發户部米五萬餘石銀六萬兩濟之復借內帑金帛為糴本實州縣防後虞民租俱實免　皇庄并權勢租獨不免特奏例民租悉除之歷官中外三十餘年殊不以家私為累非義物未嘗一日及刑部積堂卒銀餘三百兩皆侍郎故所當有者一不取其卒也四男了各得田第三十畝而已嗚呼以公觀之下時真端人一時真廉吏哉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偉然大丈夫哉昔蔡邕為郭有道碑以為無愧辭禎之銘公亦云母某氏配王氏繼朱氏贈封俱淑人四男璋瓊琳琛璋以蔭補學生二女宗都御史吳于琮陳知縣廷忠于源婿也葬地是為烏龍山之原宿所自卜者二淑人左右祔焉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孫　默　纂輯

門人[illegible]

碑銘

熊處士暨孺人羅氏合葬誌銘

邑庠友熊熈將合葬其考妣于祖壠之次預期來速吾銘不得辭處士諱誠字履信號梅閣祖煥章守洪州遂家焉父虛中永樂初任巡官於蘇之三沙鎮母章氏三子處士其季也處士自幼承三沙過庭之訓讀書知大義孝養三沙壽九十而終勤儉持家致貲産克斥於舊心存惠利鄰里有貧病者輒持糜往食之景泰歲初大歉嘗轉粟以應人之糴既而悔之乘時糶以射利壞心術遂不復為邑太夫知其賢請為耆老每朔望輒懇懇以民隱達當道有偽造契欺人貲財者嗚之利不受竟入偽契于官其公絜如此孺人東壇羅氏諱靜貞唐僕射國祥之裔父沖端也既笄而歸處士躬執饋養舅姑稱其孝未幾處士兄弟分異孺人辛勤贊相多歷年所以致貲業有成處士生永樂丙子十一月二十九日終成化戊戌九月二十一日孺人生永樂己卯正月十八日終成化丁酉六

月二十日壽俱八十有餘提學憲副夏公寅嘗有雙
壽序慶之子三人烇煕炤烇後處士六年卒炤先孺
人七年卒烇娶新溪萬氏煕娶璜溪王氏炤娶梓溪
劉氏女三人梓溪劉傑贅合𣌀萬子頡雷岡雷景山
其婿也孫男六人璣娶田湖黃氏琛娶土城胡氏瑺
娶超山楊氏珪聘木山萬氏琅璨未聘孫女四人曾
孫男五人其曾孫女一人處士以歷家未能卒志于學
深以望煕〻〻學業亦足以副處士在庠已籍〻有名
其顯揚之期當不遠矣銘曰
祖葬于是孫祔于是是維後人之利尚有俟哉後人
之貢

義民謝君暨妻鄧氏墓誌銘

瑶湖謝義官永和既葬其父義民君暨母孺人于羅
坊既謁吾友羅應魁表之復以誌銘屬吾吾不辭遂
為次其世系行履生卒年月日子孫以銘義民君諱
碓字克瓷別號清隱孺人鄧氏世系謝初由陳晉從
宋渡居撫之崇仁繼遷吾南昌再世而著籍今之瑶
湖其諱志遠號南鵬諱思庸號梅逸諱伯英號梅軒
者寔義民君曾大父大父〻也三謝清介事詳吳文
正公所著烱烱人耳目南鵬實椎于貲寔瑶湖始遷
之祖梅軒洪武末以稅戶拜官終鄧亦三川著姓南
陽郡伯孔俊之後孺人寔諱仕晦者子也行履義民
君志雖剛介襟懷寔坦夷哀毀其父至骨立養其母
羅氏八十又三無違禮友愛女兄及諸弟比老不衰
待族人有恩與人交一以誠或不給推其有濟之所
治貲業益充拓于前人景泰中簡掌區賦上下稱賢
天順初出粟踰五百石助官備歉
朝廷義之命有司立石表焉孺人淑善慈良御子婦
有禮法進見侍立肅如義民君藉其內相多矣生年
月日義民君洪武己卯二月二十日孺人洪武戊寅
三月二十二日歿年月日義民君成化丙戌九月二
十四日孺人成化庚寅十月十一日義民君得年六
十又八孺人得年七十又三子孫子丈夫一即永和
兩應詔勸分膺仕者冠服女三荷湖周貴德黃恩塘
李泰崇謝浦賈尚賓婿也孫子丈夫一曰潢節女三
以歸孺人族子朝元進賢王憲朝遠于式煕常溪秦
英曾孫子丈夫二光庭光國女二嗚呼若義民君之
與孺人世焉不忝行焉不隳獲焉不忘斯其不爽于
天道善者之策而無良者之砭也誠可歆也已誠可
儆也已銘曰

胡粹于鍾而承之豐胡懿于行而施之弘辟汶上[illegible]
汶[illegible]瀰叵測亦猶崔嵬益崇于培徛潄義民德伉儷均
維丕昭于前聞維綿慶于後昆舄其章之不泯其徽
諸此文

孫處士墓誌銘

豐城孫君待弓為狗鼠輩欲援以脫其獄因妄有指
馬事旣白君復不勝忿卒時成化丁酉閏二月四日
也嗚呼君可謂死於義者矣蓋惡心義也君蓋惡於
不義之加狀雖直公義雖昭然乎在顧猶忿懣以死
是宜何如其心哉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不惟不使加乎其身而直惡之至於死焉壯哉世所
謂烈丈夫者君其人身雖死而此心之天不死其視
彼含垢忍恥心先身以死者何啻乎一龍一鬼歟君
諱維字待弓別號待庵為人儀狀端凝心事磊落嘗
學於吾鄉鍾先生迪甬聞正論飫甚孝其父母生母
恩小弱弟人卒以為難父遺貲雄一鄉身充拓之尤
厭自視與田舍翁無異驕侈泰不少作焉貸於鄉人
務微其息曰有餘貲能施茲即施爾窮必待其乏濟
之乃名邪平居愧恥心素甚不義事不苟一為不義
物不苟一取或誣及焉輒赧然頳然若不能一日生

悲夫乃今竟以茲沒六孫氏肇於唐處士瑫與元中
遷自江左初家邑東歙山后南唐監行琰十六傳祐
卿再徙今邑治之北祐卿字冲明冲明子國子博士
貞起家洪武間鄉舉五子曰溫曰良曰恭曰儉曰讓
曰良進士累官副都御史曰恭進士第二人入翰林
累官侍讀曰儉辟豐城儒學訓導曰讓累官禮部郎
中四子俱仕唯曰溫甫以冢嗣當家未出曰溫甫四
子仲約景泰間亦鄉舉官判滄州塩運使司君於次
為第三孫氏自都憲兄弟再世如君諸從兄弟海寧
令綱監察御史緝輩又多發身賢科歷職華要一門
顯融通一邑聲光罕儷君泊然其間不張其勢一毫
人或犯焉顧逡巡退遜如懦夫然於是乎觀則君所
養可知已君生永樂庚子五月季八日比卒年五
十又八配王氏繼范氏子男五鵰鵬鳴鶲鵠女二適
殷墟范洪猷一在室卒之年十月三日鵰奉柩葬之
富城鄉龍門山之原預事手鄉貢進士江朝東狀衰
經纍纍不遠百數十里徒跣走大風雨中來南昌丐
吾以銘其述父以卒故涕先語墮其圖父以不泯情
與文副嗚呼君於是有子矣因不辭為次第之而系
之以詞曰龍門之山蜿蜿蜒蜒君骨在焉君行[illegible]焉

其形也溘然其氣也勃然溘然者僅半百而八勃然者將千載而綿邑不覩諸塵鋒瘞地龍光射天斯固豐獄之故寶閟之深歷之久而其神自不死而全者邪

丁孺人章氏墓誌銘

孺人諱迎生於臨川白城章氏歸於豐城邑郛丁氏鄉先生士雍甫其父也梅隱翁仕器其夫也梅隱實贈刑部侍郎尚文之孫貧樂翁用堅之子貧樂翁弟用濟仕至刑部侍郎正統末罹蹕死虜庭特贈刑部尚書無嗣實後以梅隱免士信蔭補官卒刑部郎中云孺人歸丁時年甫十八逮事舅姑姑吳夫人念之而不壓以酒漿衣服綸甞之務孺人曰此婦道當然也竟請與諸娣娌偕舅姑益愛重焉梅隱家貲日裕門楣日崇闢負郭田至十餘頃孺人賛助功為多蓋孺人賢德智識寔有遠過人者三子曰祖曰祐曰祁皆相梅隱教以義方致表然為鄉族之彥孺人嘗怜稱貸者之貧或償以子輒裂其券而以其子歸之曰貸人于急仁也取人之子女仁者如是邪祖由是感化而焚券毀券之事比比有之成化戊戌庚子歲大饑 朝廷下納粟補官之令孺人力賛梅隱命祁輸粟于官曰茲義事也況又得錄用畨補報乎祐幼多疾鞠於貧樂翁侍膳孺人待之甚恩曰重此勝所以重兩人也嘗有侍婢得罪而逃不持孺人閨閫中一物既而侍婢復歸人咸嘆孺人之慈恕感下如此洞湖余氏有甥曰俊曰傑少怙恃俱失孺人陰為保持致各有成立鄉貢進士禧丁門宗子也孺人特重之而以勸勉遺贐翼其進而堅其志者自其由邑校至領鄉薦屢試春官始終未嘗有替生永樂癸卯正月十一日卒成化辛丑六月六日享年纔五十又九壽不滿德君子惜焉子男女共五人祖娶白洲李氏祐娶荷塘黃氏祁娶洞坑張氏城西朱文熈新建三洲吳[illegible][illegible]其婿也孫男女六人曰浙曰激曰某女皆在室孺人卒之明年壬寅祖等卜以冬十月某日奉厝于某處之原禧德孺人既深而與吾交有年特自狀孺人行同祖踏吾廬求為之銘吾既嘉孺人為賢婦又重禧請乃不辭而次第之以銘〻曰

是維賢孺人之墓既安既固後人之祐

幽貞陳處士墓銘

君陳氏諱銓字衡之自號鳳山幽貞鄉人所稱也其先河南人宋吉州僉判禾以官遂家吉之城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南安教授天逵值元季兵火則又遷今金華君
爲婺族三子惟遠惟昇金華惟遠拜　國初宣城令
金華號拙逸是為君先君子也陳氏椎於貲元有仁
叔者富擬封君至拙逸尤能丕振金灘之遺光復城
南之舊居又其善於繼述者云為人氣岸豪爽重倫
理崇德誼嗜書善吟其餘美也吾交游於君叔子巨
濟而知其槩閱狀於君友曾憲使而知其悉蓋君孝
友人也拙逸翁老而目青歲丙申盜嘗入室嗣子鐸
死焉君時方童丱既能翼父以脫于難又能蹤跡得
盜以報凡究此其天性之夙懿然也奉二親生而承

顏沒而襄事亘始末無遠歲時薦祭必誠必敬未始
以壯老貳既釐力業其弟宗之致有瑞安令之擢比
析爨於食𦓃之夥凡厥有又惟弟之擇弗校焉此其
天性之益惇然也又君禮義士也歲壬申韓延撫大
興郡學求賢於郡中之豪君首提倡出金十餘鎰應
之歲甲戌乙亥郡中連大飢君傾囷倒廩以佐有司
有司為請加之仕者冠服君以下之有即上之有富
之揣即貧之儲力辭不受其行誼之著於公者如此
有親光　京師遇鄉人劉仰高戍遼審之途即解所
賚分遺之又故人張其容死揚州無以殮即躬為棺

殮之以歸鄉有被誣論死如王時事者輒奮不顧避
以生之于官鄰有貧欲鬻子如張氏婦者輒呼其母
子飼之家壯乃遣還焉他如舉昏葬之不能濟孤寡
之無告如郭邦輔劉志榮王子禮王永全謝子貴輩
又亡慮三數十餘人其行誼之著於私也又如此嗚
呼若君者其庶乎可謂富而循理積而能散者矣君
生永樂丙戌八月季一日卒成化丙申十一月仲八
日配孺人傅氏僉憲廣女兄也子男四汶浙淮江女
二汶娶劉氏浙娶蕭氏江亦蕭氏淮即巨濟以邑庠
生選為宗人府儀賓尚　寧藩大庾縣主繼娶宋氏

又高氏曾元恒劉希達婿也孫男楷枋梁梯集擞等
孫女二君卒之再明年汶等卜得吉壤於南山之原
將以其月其日奉君柩以葬巨濟以吾交原前事衰
衣冠踏吾廬泣吾拜曰幸以吾交銘既而江復走數
百里來致汶命吾於是乎不得辭銘曰
篤于義而厚于仁夫是之謂善人孰基弗丕而積弗
殷眼中紛紜曾幾其倫吾是以銘之垂之無垠山可
夷川可湮嗚呼天終不於是善人焉泯

張處士暨孺人周氏合葬誌銘

錦衣張衛士選將以弘治元年某月某日奉其[illegible]

孺人遷其考處士合葬於大倉城某之原持姻友六
理寺正李德欽狀詣吾官署屬以銘衛士孝而文寺
正君言可徵吾不辭處士諱鼎字廷器大父曰璟父
曰宗顯孺人父道源也處士自幼謹默篤孝愛博古
義壯即志於遠遊挾厚貲足跡殆半江湖接物和氣
可掬遇知己輒忘懷酣飲盡懽宅心公直閑世故鄉
人紛競多愧釋於其一言俗尚侈獨素儉喪祭務適
禮節不苟因厚蓄弗屯窘乏德之其賙恤者亡慮數
十孺人貞淑聰慧通女孝經列女傳大義道源翁無
嗣以贅處士曲盡孝養翁夫婦樂之猶有嗣者處士
沒屏華飾孀居踰二十年比鄰不一聞其笑言內外
宗族嬲黨僉頌曰賢張世家滁之全椒璟仕元從應
天之江寧宗顯丁元末兵燹避地遂占籍大倉著姓
處士生永樂丙戌十一月十一日卒天順壬午十二
月二十六日享壽五十又七孺人生永樂癸未三月
二十七日卒成化甲午某月某日享年八十又七三
子第選[illegible]以例輸邊騎　榮以仕者冠服婦揚
氏繼文氏沈氏孫女一揚出鎮海衛舍人吳傑婿也
惟首丘及同穴之義物理人情之自不容已若然仕
遊千萬里外雖古名賢得兩遂茲者少矣今處士孺
人有賢子如進乃能遂古名賢之所少遂而二十[illegible]
年之久亡人越數千里得同一托體尤難而又難[illegible]
呼非夫美德懿行之積之盛能致[illegible]哉抑進也誠可
不謂之孝哉斯其奚愧於銘銘曰
生乎此而偕葬乎此此之為受祉其尚委之於綿綿
孫子

孝義熊處士墓誌銘

豐城有篤於孝義之士焉曰熊樂清甫景泰乙亥客
辰州聞家分異亟挈舟歸泣白其父母曰兄瑛生
兒晚且幼璀與弟琢生兒早且長今分異則兄勞弟
逸竊祁復合到今數百指雍雍無間成化丁酉大新
居宅語兄弟曰居室如是期後昆以富貴功名供外
事耳必一門義聚如張公藝九世同居可也遂顏其
堂曰期張居北有隙地每欲建館延師以淑子姓戊
戌客廣西惓惓以囑其兄弟曰成此當扁曰荊榮用
表我同氣已分而合如古田氏庶有以感發乎將來
嗚呼勞勞薄俗中而有茲人哉而有茲人哉其號靜
齋其諱則璀其系出浙之金華宋元符中遠祖延平
經歷明輝調[illegible]州因家戩平至本清避兵亂始徙今
豐城之曲江曾大父應麟大父仁德父[illegible][illegible]號[illegible][illegible]

其天姿穎敏攻書史好吟詠旁如地理醫卜諸方技靡不究覽其志識遠大言動不苟廉退勤儉未嘗衣羅綺琛與馬鮑醲鮮其處家庭孝盡于父母誠格于祖考恩覃于子姪其居鄉鄙尊碩德重高年獎正抑邪周窮恤難賤貧貴富禮之未始有二其所遊歷北極京師東極湖湘南極嶺表從者嘗於漢川道上拾遺金拾兩翌日見一人哭而來問之乃失金者亟命還焉夜夢一人授藥方且戒之飲酒夙有永疾至是良已蓋還金之報如此其壽自永樂丙申九月二十六日至成化戊戌九月二十八日春秋凡六十又三其覲歸自平南之烏江其葬卜于螺溪楊家山樸夲墓之前癸趾丁其妻同里杜氏其子男一人鑿邑校生績學有聞顯揚伊邇女二人以歸羅椿江南鑑其孫男二人鵬霄鵬漢孫女三人長歸鄧順餘幼南昌張太史氏其郡人也聞其行而深嘉之既誌其墓且銘焉使六書深刻曰孝義處士

吳孺人陳氏墓誌銘

門人柯母孺人卒於弘治辛亥八月孟三日明年壬子十月其日將葬之本里魚池口塔嶺岡祖塋之次來丐銘孺人賢母也吾固輒知之稔矣其出曲江陳氏其父則德脩甫舉人才拜迪功郎而懇辭不就祈也其舅暘原吳氏其夫則繼明甫昆季中翹然白眉而號靜菴者也孺人夙漸庭訓婦道克全孝舅姑如其父母勤儉操老少弗貳相祀事雖溪毛之薦必嚴處妯娌怡怡恩及群下無怨者他細行類是而一一可為閨閫儀則初舅姑之得孺人也賢之即越次而付靜菴以家政靜菴亦以有孺人也不辭由是內外協心綜理弗懈積日裕產日增而家日隆基宇悉更新焉伯氏私蓄厚而公無勞及求分舅姑欲輕重之孺人力贊靜庵勸以豐約有命守綠及帛悉均之不多取一毫諸子姓率命之學師資不少吝曰讀書奚必於仕但明理尚義鄉稱善人足矣分彼此爾我於藩籬形骸而有輒秘得輒攫婦人逞逞興鬩墻之釁萌傾城之禍也頤其子為好人不必其子為貴人古人所以稱賢母焉耶一者以觀孺人其見豈不過於人遠哉生永樂癸未十月仲九日比卒享年八十又九男子及孫曾男子十又四人女子及孫曾共八人康寧壽考垂及百齡洞續詵詵充滿庭砌門祚益大以昌福慶益篤以茂而輒也積學郡庠又將大有顯揚君子於是乎有以觀賢德之食報焉犖輔輒軻四

男子也祥禧襟裹聚五孫男子也昂晟昇昱景五曾
孫男子也表坊袁氏柘湖胡氏南坊曾氏甘棠涂氏
其婦也於是乎銘

監察御史范公暨封太孺人方氏墓誌銘

是維崇勝之原是維南京監察御史范君坪先公暨
母孺人之墓公贈官如坪孺人封太孺人俱以坪舉
職貤 恩也公諱傑字廷彥晉豫章太守甯之裔其
家浮梁自諱吉者始曾祖克卿祖伯全率有隱德父
繼世益振嘗於斗粟百錢歉歲捐千餘石佐有司濟
鄉里榮以散官不受第旌其廬為義門母尤氏鄭氏
皆賢善公生平卓越有大志嘗以古豪杰自期世好
瑣瑣舉無足動其意者景泰癸酉賓興連試南宮連
得校職不就必欲舉進士以大其施繼復北上至下
邳遘寒疾卒年纔四十又二知者惜公才足以副所
志使少施用建立當落落可觀顧竒於逢且嗇於年
如此似無所謂天道太孺人方氏亦饒著姓其處士
其祖某處士其父也性柔雅歸公孝敬甚得為婦為
婦之道內政整整有常恩禮在宗姻間無間飲食服
御澹如也公遺孤孽子煢煢撫育教載俱自童稚以
底于成坪時頴異則力勉以嗣父業卒父志竟登進
士拜今官不負
封典下不踰時卒年七十又五君子謂公早亡使非
太孺人安貞一節不踰安能致公後不墜彌昌如未
嘗亡如今則太孺人者其即天道之所在哉公生永
樂辛丑七月二十一日太孺人先公生三年為永樂
己亥十二月八日公卒天順壬午十二月二十日太
孺人後公卒三十二年為弘治癸丑八月十日男子
瑾璨坪玖琯五人女子娉婷二人孫男子昕昨順之
底之四人孫女子及孫曾女子幾人瑾義官坪即侍
御璨玖早世琯庶楊氏出程太守道與子茗邑士其
婿也昕邑校生太孺人訃聞 南都侍御欒〻踵院
門以銘請且曰先公久未銘有待〻坪待吾母待先
生也吾愧乎其言侍御廉正甚有稱不惟償公所必
欲待於慈訓不負而公卓越之志豪杰之蘊惜未少
施者將亦大著焉不負天道蓋於是乎尤驗銘曰
太孺也胡峻娟節也胡勁峻猶昂霄之植未大構而
中摧勁猶含章之貞成一元之未竟是婦能翰天道
於不天大有大慶幸於不幸鬱〻佳城膴〻崇勝足
以綿千百祺來者之休足以起千百祺過者之敬

楊孺人許氏墓誌銘

孺人張處士仲魁之配默菴許翁伯齊之子今鄉貢
進士綱之母也許世家泰州避亂奔鎮江處士始娶
於張繼以孺人諱金生正統改元丙辰七月丁未生
簡絜敬慎聲容婉娩有度嬪時舅姑已下世亦無姊
姒可籍三日即謝妝飾服婦事世舅姑雖異居晨興
輙具茗食甫便戶上堂以進張遺女端在襁褓珍愛
甚已生長嫁資遣尤厚祀先中庭登降頃肅然如在
伯齊翁鰥且獨請於處士迎養以天年終處士疾革
教道開至以指探出之既不起痛號聲徹晝夜幾不
能生自是體貌骨立而病及矣發居一室日績其中
維羸弱不廢拳拳戒諸孤各勉所業或怠輙垂涕泣
道以毋貽先人之羞諸女婦侍常厲以孝敬復舉少
時艱苦特立事警其驕惰恩禮均於族黨下逮臧獲
姻戚中一二孤女感戴尤深弘治六年癸丑七月庚
中夜疾忽作日亦午而逝壽五十有八明春正月壬
寅合葬之處士墓右原為丁卯橋之馬淘灣[illegible]
三女子一即端婿丁元慶二正三良婿錢貞吉何道
五孫男子琬琰瑞璐璞五孫女子將葬綱以綺命衛
哀欒欒走南都丐吾以銘維孺人淑德懿行裕諸古
賢配乎無愧況綱於吾有分誼遠辱孝且誠銘不可
辭

主事趙君墓誌銘

秋官副郎趙君進將歸葬其考封主事公於鄖城東
八里原之先塋介其寅友王君本儉持翰林李吉士
遜學狀屬予銘王君言副郎同官中清脩佳士主事
公純德君子與之銘無愧予雅信王君慎許可則不
辭按狀趙鄖城世家公諱紘字德佩高祖林曾祖思
忠皆業儒而隱祖敬仕為廣平府知事政績卓著人
傳誦到今父鏞敦尚風節以行誼稱里中母李氏公
天性淳樸讀書能求大義言行悉委之禮度不少放
父嬰末疾憊甚旦夕惟湯藥之調暇輙焚香誦經以
祈籲於北辰如是不懈者三載比沒哀毀骨立越終
制人未嘗見其一笑事母孝謹老彌不衰今猶垂白
在堂無恙同産三人紀經皆早世撫育其二遺孤猶
已出然甲辰歲大歉餓殍塞途里有最無告及棄溝
壑者憫惻然捐所有食而瘞之每自以力不能遍及
而懼復慮大饑後必多疫疫者思噉西瓜多愈乃蔵
之數十比春疫果大作求者輙分與之往往得不死
恭儉事處遵道古今皆犂然當人心宗族鄉黨[illegible]之

未嘗有一乖忤者於塵務尤蕭然無累常携二三知
已相羊觴詠於邑南滬洞之濱必極興乃返嘗訓子
孫輩曰吾生平無善唯勤以自持不殄天物棄禮法
差可稱茲維治生之本而等辛力之毋怠其膺封賞
以副郎自進士拜主事時推 恩每念及感報無地
數貽書策副郎以脩職業答 君寵即老死無恨生
宣德癸丑十一月仲一日卒弘治己酉正月季一日
享年五十有七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三副郎其嗣娶
張氏次述娶欒氏次迪早夭女四以歸張琚呂崑丁
鸞及邑校生芮燮孫男二誥訓孫女三常侍御士勉

于鯤長所聘者於乎公真純德君子今人中古人古
君子上必有肇下必有傳副郎蔚有名於秋曹其端
潔撫謂非公有以肇之哉然公非副郎而人則德善
安能必傳傳之亦安能繼自今將光耀無窮是誠無
愧於銘銘曰
是維古君子之宅趙世有積德之久將發之弘尚徵
諸茲刻

封工部主事李君贈安人鄭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禎字文祥其封工部主事暨安人之贈俱以子
浩貴浩世家平陽之曲沃義官齡靳氏君之父守仁
思贊君之曾大父大父也鄭亦曲沃著姓安人父則
義官威云君卒以弘治庚戌八月季七日距生宣德
戊申五月孟三日得壽六十又三安人卒先君十年
成化庚子正月仲三日距生宣德辛亥正月季一日
得壽裁五十君發游校援例升太學循次銓曹拜丞
山東之高密丁內艱改丞定興年五十四即厭簿書
馳逐請老以歸其為人自幼悃愊謹飭人未始見其
發一譁于世一切玩好殆絕刻志問學不知寒暑寢
食才力無不可為高密有巨猾勢劫制縣官嘗訟人
命縣官歷歲不敢決君承即檄不數日立斷之名由

是著善政往往類是比以憂去黃童白叟遮留至不
能行定興孔道過使無虛日君未嘗以應接曠民事
善政一如高密時安人及笄即歸君慈惠貞淑自持
嚴甚閨閫中不聞其言笑聲自君游學至入仕所以
相成之由盡其道而敎子尤篤義方鄉閭至比之樂
妻陶母男三浩領鄉薦第進士拜工部主事改戶部
娶河津薛文清公曾孫子訥里士許聪其婿也孫男
三金鏞鑽孫女四安人葬邑之南庄先塋浩歸將以
某年月日奉君合葬介其友安大行人惟學蔡司勳

[illegible]紓國用其一也驌嗣藥業駿業進士生邑庠有
聲以濟利以顯揚君儒者之學將駿乎在塗一代
之賢名其先浙右人元諱仁卿者任隆興醫學提舉
遂占籍曾祖諱泰號益壽祖諱志可累官寧波府同
知父諱伯宗母李氏配洪氏繼成氏洪我
高皇朝尚服司正曰善法寬者之孫女也二子婦許
氏伍氏驌再娶者李氏郭氏駿再娶者女三人鄧珩
劉澧江仲文婿也三孫子曰梗曰楠曰槐梗娶米氏
楠聘丘氏槐聘彭氏女一人聘張慶洪孺人之卒祔
于大山之祖壠乎巳為銘驌等卜今年十二月孟七

日將奉君合窆焉復以銘請維吾洪城遺老仕而歸
者弗論其隱而敦古道端而尚君上下若黃英山若
時若胡清隱穆之若吾師王直齋先生景和若今贈
監察御史熊君玉瓊若李竹雪伯華若曾東山仲子
仲敏若艾[illegible]軒景福雖為人寬隘制行夷峻奇迹雅
俗之有不同而其言動皆足以敬仰後生而作儀範
[illegible]次數年間凋謝今君復繼之而里巷間子弟之
所好尚雖衣冠[illegible]履亦大異昔[illegible]風相鼓汙習相
漸[illegible]利相角視所謂道義樸訥[illegible]世道[illegible]所何
如則予於君之歿其可感慨豈徒私于交好已哉銘

曰不可[illegible]而辭銘曰
道寓民生有巨有微前者之蹈後者之儀遠而[illegible]
邇而里閭厥類殖落關風醇醨嗟嗟鄉老天不少遺
[illegible]蘭軒亦復繼之翱翔道誼襟佩詩書肅肅之著
翼翼之持忽不見兮有識漣洏紛紛蚩蚩莫知所趍
汚淪湶崩月異歲非耳目之及時世之悲勒石埋詞
而徒著交游之私而徒繫嗣人之思

推官一齋吳公墓誌銘

允名宗欲與才傑之嗣必預生以擬之今冬官吳主
事潛之父一齋翁其人也吳由南豐井竹遷今鵬田
九世矣君子謂其宗富而崇禮駸駸有積久欲發之
勢而翁適生焉翁自幼穎敏歲八九即能屬對作詩
業舉子已垂就顧以家嗣當承家且見弟及子姪輩
多秀發不群以顯榮之責付之而委已督勸以必其
有成家故饒財綜理之日益倍于弟有以讀書無貲
告者輒忻忻應之雖數不厭而其所以訓戒之惓惓
亦在於恪守清白而以為國為民為念由是弟中立
登第進士累官郡守運同所至能剛正不撓潛繼第
進士出司郡刑入拜今官亦所至著廉謹舉次滔源
將三子及弟姪六人在學皆漸被服教而登庸可以

戍侍憲副公于陝刻志問學衆咸以大器期之生平
手不釋卷經史書及名賢章疏背誦如流作爲詩文
率峻潔而根於理雖筆札近事亦遒勁可愛宅心忠
厚持己勤儉莅事剛果精明其居家也事父母生盡
色養沒而覩其遺書遺物念及遺言遺訓輒嗚咽涕
泣不已見者亦爲慘然伯兄宣性剛嚴與仲兄宗娩
曲承順怡怡如也先塋唯二兄之取不較仲兄無嗣
撫育二遺女恩懃資遣甚於己生居常訓飭子姓以
性五行形五事敎五典學五經達當以是爲卿相窮
當以是爲師儒且著勿自棄說以貽之而子姓以是
多知向方者其居官也爲御史侃侃立朝務持大體
行按時風紀大振無敢私販者有豪幸子弟犯之并
劾罷其官處州盜起冒險亟入其巢散其黨徐以算
擒其酋獻之遂寧在渾一以擊強暴束吏胥興學禮
賢爲務惠濱海民通番爲盜則嚴立保伍法責保首
月報所轄生業及出以其事歸以某時行通番爲邏
者所得即保首并四鄰坐罪郡乃無事初考當北上
屬邑某鄉封兵民恐還去群赴部使者乞留之至五
千八百四十餘人其得人心如是保定畿輔大郡兵
民錯居素名難治至即廉得興告訐制官府者遂以
之訟遂息獄後躬率爲第其高下繁簡遠近定以程
督莅獄情弊曲盡民遠近稱平束吏尤嚴事一不苟
其手率自籍記隨急緩以時鈎稽凡吏文轉上若對
簿之堂下立遣之事不滯而奸莫容慶都有殺人而
久無尸一訊即得之蓋婦人與新所適者私害故所
適者瘞之坑底人駭其神明復有男女數人貧病逾
時不得婚嫁即賙之尤篤於興學暇則詣學宮集諸
生講論經書疑義與言一主日用之實士風聿變而
人才日盛焉比陞藩佐益感激奮勵砦竭忠貞而斷
所難決之獄辨所難理之務尤多其致政居鄉也恒
持禮法自重非公事公門無一迹日惟偕親朋陶情
於山水間或携子姓栽花種竹以增園林之勝待人
和而不流恭而有禮恩愛信義孚于宗族黨里而貧
不能自存喪不能自舉者尤感頌云前後宦途不滿
二十年歸休凡二十五年嘗錄平賊功加御史俸一
級　賜文綺三表裏寶鏹一千緡御史考最
勅進文林郎妻孺人而加贈憲副中議大夫贊治尹
母太恭人後以保定勞績復　誥進中憲大夫妻恭
人謝太平尚德坊著姓先自金陵徙姑蘇之卅湖大
落村其復遷郡城則始於宋季也曾祖悳明元江南

御史臺經歷妣王氏祖興甫字昭祖有隱德知府舒
晉洛其策以抑橫兵除亟冕妣張氏憲副公字以
永樂甲申進士由監察御史擢福建憲司以憂改
陝西時有老法司古君子之稱太恭人姓其氏恭人
世家合淝姓劉氏西安前衛指揮同知淵之女中軍
左都督謙曾孫女也次室盛氏子男六嫡玉琛瑤厥
瑋琅琄女四解熊邢謙沈紀鄒常婿也孫男九祐祚
祉祐禨社其其其女十三楊璉詹武張贇張翥江麒
濮龍端廷輔劉山婿也餘俱幼曾孫三悅愉女五一
聘孫幾王工吟咏書畫有唐宋名人體制理多學尚
古登成化壬辰進士以疾未出能貲建陽衛指揮僉
事翥指揮使幼未聚未娶故瑋謙常祐祚麒皆太平
郡學生也公卒之十二月二十四日諸子將安厝于
郡城北金山之原前期奉公友鍾憲斧生城所狀行
實來爲銘予聞公名已久而於彭文憲公之門亦及
一識爲之悲慟許可亟爲予稱其賢於予詎知後二
十餘年竟銘其墓耶維公不惟問學詞翰之優而已
其風采政聲既著於兩郡兩藩卓卓可稱而無言善
行之孚於家庭達於鄉黨者復足以淑後裔而型鄉
評茲非有本末始卒文不浮質實不慙名表表一時
之名大夫哉銘烏可辭銘曰
緊名大夫此全歸噫進有煒其施而退亦有淵乎特噫
何千百年徵此銘辭噫

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祁公墓誌
銘

大明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祁公卒于位南京翰林
院侍講學士南昌張元禎其同年而契厚者原公崇
古之志遵朱子葬禮爲誌諸墓公諱順字致和號達
菴又號巽川居士其先宋銀青光祿大夫其由南椎
徙今東莞之璆涌曾祖以泰祖振宗考秉剛以公貴
贈戶部員外郎妣盧氏贈都御史某之女以公貴封
太宜人公生宣德甲寅九月初八日年十七領鄉薦
天順庚辰進士在首甲以姓名皆近　上諱移寘二
甲第二壬午拜兵部主事東守山海關代歸轉戶部
預考會試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乙未建　儲奉詔
使朝鮮未幾陞江西左參政甫三載進右布政使命
未下以歲幣註誤左遷貴州石阡知府壬子丁母憂
服闋陞山西右參政乙卯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
西左布政使守山海廉聲聿著使朝鮮　詔至其主
故郊迎不拜公諭以禮即拜中官偕行者貿易索以

蔫計悉斥之而女樂之奉金帛之餽皆麾卻不受
天子嘉焉在石阡盡心職務蠻夷習以禮教自
國初來始有擢科登進士者當道數以治行薦聞
上民不得畨則競觧公帶以識去思再任江西政持
大體庇無私謁恵澤之漸甚博公帑不濫動一錢卒
之日囊無可私之金數千而妻子至不足於食
廷論舉都御史者再由無内援皆不果公問學該博
而要歸於身心平居未嘗妄笑語去冠幘狡黠者憚
不逞居官不辭勞瘁恐恐於吾君吾民之有負其著
作有巽川集使東稿冷菴翠渠倡和及實安雜詠卒

弘治丁巳十月六日葬其鄉其里其山之原娶鍾氏
封宜人繼廖氏側室梁氏子九人志伊敦敵鍾出皆
殤政敎敫廖出敏敫孜梁出敏登壬子鄉舉女四人
黎皋蒜璟衛邦制婿也一尚幼云

約軒艾處士墓誌

君吾故人吾洪城中篤行君子也諱祥字景福姓艾
氏世家建昌南城之蕭源祖諱一字紀一[illegible]
徙洪城之東居焉父諱文字文勝號質菴性剛介淳
踰四十以歿時君纔七歲耳年十四教于東湖彭文
思氏雖淤而失學然天資甚美不[illegible]

[illegible]動[illegible]然儒者嘗語吾曰祥業鎔於鄉隣[illegible]
[illegible]甚多事母許氏洎思文夫婦曲盡子道沒而
廬[illegible]不少怠禮其妻猶賓友然汲汲濟人不惜貲憚
勞[illegible]無子輙為擇婿以終養或力贊之納側室婚娶
[illegible]以舉者累累是待人一真任人不疑敬賢士如神
明視贓獲如己生非橫猝加直受之而不報雖一飲
不忘所自每曰吾一衣一食皆天賜也敢違理以欺
天哉唯一子崇德惓惓策以力學主以用心於内曰
何須做官做一好人尤好崇德果亦有瑩立千仞之
操其宅心制行仁厚盎蔚積之家達之鄉雖惡以亦

致其恭雖行道亦信其誠於乎君真篤行君子哉生
永樂丁酉十二月十六日卒弘治癸丑七月初六日
享年七十又七卒三年丙辰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于
西山小梅嶺之田南首酉趾卯崇德方貢自邑校顯
懸[illegible]日娶陳氏鄧致華舒彥文二女婿也孫男時復
時[illegible]氏孫女二俱幼於乎吾與君交垂四十年不啻
[illegible]貲栢筆期待君以老若今則沒矣悲何可言
葬也謹拉泪而為之誌

將仕郎陰陽正謝春野方公墓誌銘

公諱式字貞祥姓方氏家南昌之新建祖諱[illegible]白

鄉舉令山西之潞城父諱忠潞城第三子也母胡氏公生正統甲子九月四日自幼讀書知大義為人雍容雅飭有遠識其篤倫理崇道義出於天性父母生事死葬盡禮母老娛其孝養容體逾於壯年葬術有長幼偏旺公唯一弟玉友愛甚父葬之師何武默欲厚公公慟哭非父心但祔其均伯父文行季父信俱無後公各為畢力以葬復豐奩以嫁其孤於李文德從伯祖以政後亦不振公撫贍逾四十年不替家政整肅內外食指踰千數無一敢越禮度淑于姪務先禮義學行名士無遠近敦請為師故姪傑于佩不

序學業率有稱公善治生貲產日裕然疏推以??重親固無之告者而凡死喪患難與夫緩急有求一無不容鄉閭益恃以為命焉歲嘗大侵有司籍民受穀民有信宿不食者公度其緩不及事日煮糜給之全活甚衆新城橋圮昌邑圩決亟以民波白之官佐之殺亡慮千石俱修復之惠稱到今楊御使旭甚不能因存顧國賓官祥生落官久而困旭病??日致膳飲食不輟而營其後事如已事然官祥???德公之拯比率復公病已將革猶亟命諸子作???金嗚呼茲豈視貧富死生貳其心者哉公無????中

歲錫用邵侯張公總府授陰陽正術階將仕郎??潞泉成加禮待聞鬻以公務剖析精到每中肯綮不數載憲臺使如京因力乞致仕歸公親賢友善恒若不及而四方賢士大夫聞其禮義士亦咸願交焉如一峯羅先生白沙陳先生泊徑太史念齋婁武庫野亭至洪城輒與傾倒不厭白沙尤重之特為號曰春野而以春泉號公弟玉復大書重致意焉於是人人即是稱公與玉而不名凡諸締姻好者亦歆慕公之家教若白州李少司寇拙靜王國賓及予皆以男?托焉公之先山東汶上安鎮人元至治間諱元品

官饒州總管其子文斌因家鄱之承闕文斌生??????遣兵南昌郡城之燕溪書院遷之循仁坊 國朝遂占籍新建 正德丙寅二月初七日公卒距生享年六十有三 先配熊氏繼胡氏?胡氏子男三人俯佩佐女七人俯佩胡出佐嚴出??娶衡州彭同知顯之孫女佩娶??洲之女佐?????知縣璋之女高州胡太守琳孫經于次于????高綬王拙靜子進士安陸知州朝卿張泉??于元正張參政宇中孫金南昌衛指揮使新江共七婿也孫男二人一奎一經介于一奎?

[illegible]行人[illegible]劉[illegible]之女一經聘舉人熊[illegible]貞之次
一[illegible]監察御史陳易齋之女孫女三尚幼公
卜葬地新建石頭之烏龍山价等將以正德二十十
二月五日奉葬哭拜使持狀來屬銘狀稱公德足以
潤身仁足以及物善行足以配乎古人燕謀足以貽
乎後世誠無容於議而可誌以銘已然予竊有慨焉
公致仕歸即闢別墅於城北之龍沙圖書花卉竹樹
交翠暇輙游息於中客至便晋清樽雅歌竟日悠然
乎埃壒之表予方待公以歸老公今已矣予之悲感
何如哉予之悲感何如哉銘曰

抑抑乎身之儀也秩秩乎家之規也亟亟乎善之趨
也[illegible]業之遺也微不見兮鄉邦悼其無稱也而
特予之悲而待予之思也

[illegible]田伍君墓誌銘

[illegible]有名銀者將葬君於龍沙山之靈[illegible]適
趙侍宗復來吳顧謂之曰世之直筆者在南昌張太
史氏碩若往彼乞銘庶昭我考潛德之[illegible]若曰諾迨
沛洪究以狀來謁予始知公本雄才而碩德焉以沒
可哀也已故書之君諱瓊字時美姓伍氏蘇之吳縣
人也別號[illegible]田系出楚大夫舉之後遂太于[illegible]

胥芥吳後使齊知吳王之不可諫也乃屬其子於[illegible]
之鮑氏迨治吳晉之後有來求祀事者因擇吳之南
河居焉寔君之始遷祖也曾大父顯之元至順間以
應[illegible]徵不就大父子雲在我朝
皇祖龍飛之始應人材徵為大參固辭任重尋拜湖
州府經歷父宗理母趙氏宗理嘗為萬石長末年膺
養老詔得授章服宗理晚得君君甫婚而孤當是時
[illegible]勢蕃且盛養食客以樹黨者數百餘人人皆以為
吳中大姓久之則家稍替君嘆曰此數奇也然猶不
以原於數者自安而以勝乎數者自厲則使予為分

理家事而大綱君寔主之內外間事事畢舉死然有
紹紳家楷範不但不失舊物而增拓者又倍也初宗
理府君受大賈寄布千匹賈客死他所而不來宗理
作書俯賈之鄉人抵其家令來取所寄布其家驚嘆
宗理之義而鄉亦甚奇其事君承世澤舉義率多類
此嘗憫人之貧無葬地者以隙地與之其人不自葬
更[illegible]所得地於其甲中葬凡幾喪復以地來歸君且
曰君與我在我將發棺瘞他所君本不欲故地因禁
其發而與之直恐為他主所得則莫能禁其發也古
又於聚[illegible]買地穿井捐[illegible]

以利涉東門輒樁其勞義至有勒石於道左以紀其績者其好義而施蓋天性也晚年作鄉約以厚俗大率祖藍田呂氏之遺意君氣體羸弱年未耆而獨處一室以自保嗇嘗口授二孫書仲孫餘福今為郡庠生應弘治乙卯鄉試君微有疾恒鬱鬱不樂將欲自舒也因與餘福同往南都以觀江山之盛道路間觸冒暑氣歸而疾增劇蓋脾胃疾也明年丙辰春正月十有二日卒木旺土衰法故不治距其生正統丙辰二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一矣是弘治壬子三吳水患荐饑公應 明詔發粟得郎官服遂闢作樓宏麗高敞將欲宴鄉黨宗族以樂餘日不意遂罹此變時人哀之配倪氏有淑行子一人即鈒娶李氏孫二人餘慶娶吳氏餘福娶顧氏孫女一適蔣文玄玄孫及女尚幼嗚呼君以神明之胄宗渾元之正所蘊而不試展矣碩人于姓秀起將有高大門閭以承先世簪緌者必有司造化者主於其間也家業之盛衰于孫之賢否豈人力之所能為哉顧世德積累何如耳彼事不循理而欲巧偽得富貴者盍鑑諸銘曰

貞不受召亡奔自楚屬子於齊恐詶金[illegible]
賓始遷祖千載一脈孰繩其武忠義之後天[illegible]
畀之玉田適當明時貞氣懷奇益若是友[illegible]
欲德孔厚丕顯於前子孫家賢誰使之然曰維其[illegible]
篤敬伍氏神明之裔子子孫孫服此忠義服此忠義
以全大倫以誌君墓以飭後人

劉孺人張氏墓誌銘

悲夫孺人者吾友劉士貞之母而朴菴翁之配也士貞趨端而禮飭其學業擢進士無難徒以貧故數年甫一等即賴就訓導于南昌亟欲祿逮翁孺人云爾曾未數年孺人乃棄其養以殉悲夫自永樂辛丑十月季六日迄成化丙午十二月季九日得壽纔六十有六其卯木也士貞號痛頓絕諸生急走持擣而灌之久乃蘇予讓之曰子胡得爾不聞不勝喪不孝耶不聞敬為上哀其次耶士貞蓋不勺水漿至是累日則又逮朴菴手盃飲之曰父命可不強哉士貞於是勉抑哀以就啜再數日始克杖以受弔孺人張氏諱妙恩父曰文海文海知書敦行故孺人於女訓女孝經卒了大指既嬪逮事舅姑舅姑悉其敬愛雖其舅殁適朴菴[illegible]祖塋襄無少儲大事盡其斂葬焉不遺朴菴悔憾一意治家身以勤儉內政肅肅朴菴性[illegible]峻事之曲為承順致若不則峻然男子之文

父王一物微必獻將夫人不見的日輒泣以思[illegible]
汝在金陵時致美服殊味而常以不得躬侍奉[illegible]以
社公如宵簡內外唯公之治媵御唯公之納同時群
縣主或譏以柔不少恤饌止適口服多補綴子女至
下人衣履多躬為紉製比老猶然遇于婦未嘗形一
厲色而賦工則甚嚴待庶子恩同己生姪孫 樂安
王石城王燕飲次嘗歷條 主德以相慶謂 宗閫
中懿不可無公卒於弘治癸丑九月十日壽六十又
五主後公三年丙辰九月九日亦卒壽六十又八公
卒未嘗一日疾方燕笑俄思一臥遂不起而卒主於
哀公之已甚先後訃 聞遣祭營葬恩數優渥卜吉
得葬述古臨之黃陂四子三女文亨文淵文明主出
文祥庶出丘氏王氏李氏其婦南京旗手衛指揮使
郭淵奇南昌前衛指揮同知謝祥左衛指揮僉事徒
成其婿孫男十又三元貞元杰元[illegible]元佐元愷文亨
子元龍元麟文淵子元壽元吉元[illegible]文明子元爽元
吉文祥子孫女五曾孫女一維世[illegible]與 王化俱隆
不惟王姬以降之多賢而宗戚子姪亦多士行焉蓋
世運自尊始而王化自近始也我
國家之運化在宣德正統際其隆何如而公與主篤
生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德[illegible]美而偶然哉即後是主[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孫可[illegible]有在矣茲姑置之公深有屬於文淵
文淵[illegible]學業有聲與時榮進當副所期無疑而
文亨諸兒季亦能遵訓尚禮勤生各有立是皆上於
宗藩下於戚畹乎無忝謂非公與主厚積之至不可
也予自髮年已結知於 獻王而辱交於公因熟主
之賢也久則佳城之銘以風世道以垂無極誼烏可
已於亨等之求遂次第之俾刻焉

奉議大夫工部郎中江君朝東墓誌銘

朝東諱灤世家豐城邑中曾祖永寧祖序淵父益明
皆有鄉行不仕至君始自奮于學取科第以顯母張
氏君一切世好多薄獨於經籍理義則嗜之若飲食
蓋自幼已然及居官志彌堅操篤勵未嘗碌碌以隨
亦未嘗傲皎以暴事入手無難為而端嚴不苟老吏
事者皆自以為不如 廷論方有提學之[illegible]謂可端
一方士習而不幸沒矣沒在京邸非親朋姻族哉無
以歛亦絕深以勛業未竟為歎殊無片言及妻子事
累官由進士拜南京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積階奉
議大夫丁內艱歸持喪禮謹其後以毀瘠起竟卒弘
治癸丑二月二十六日也年纔四十又六子家僉時

者不知其然邪蓋先生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邪
與之山餘園之原高家哉〻會得其人先生之學
豈多夫

內翰劉先生墓表

吾自幼則聞北方有醇雅君子曰劉內翰先生先生
門人庚公世傑吾同年也歷憲職江右有年吾因益
得其行履之詳深切嘆仰以為風流波靡中如先生
可少哉先生世家澶淵矩其名字曰中方儀貌魁梧
嶷凝重彪時恪執禮度不苟過市未嘗一舉目它
顧孜〻問學未嘗少以外物嬰心鄉黨固已待以鉅
人長者既長從好直張先生受進士業不數載就試
行辭行講尚子啓中允鄒仲熙見其文大嘉之拔置
第二甲　廷對
大宗文皇帝復於犀策親擢為第一蓋永樂八科北
士之狀元及第者先生始也先生官翰林由編修陞
修撰再陞侍讀凡載引疾家居踰二十年其德性溫粹
外之平殊無疾言遽色尤孝愛天至早歲鄉戰疹
然三年禮祭必造內艱亦然方母疾間即謝官歸侍
時　宣廟嘗擢欲立還官不應也在職日敬慎事
供必謹一時朝野自辛號下見者罔不稱頌其
之薦於祀先一疏米必薦福迹公門人過失口未嘗
一談犯者弗校泊然詞滋不輕清苦操始終不渝
視非義物漠如也嘗有寄之金帛百十數者死初無
違言亟致書其子悉歸之故人魏良夫蒲守遠戍當
世即惻然出囊中　賜金濟焉環所居無遠邇強梗
者率革而良士夫無論及門以否僉表式之有作過
者恆慄〻然惧先生之聞人才籍以造就尤眾為文
詞黜華藻務以理勝若世傑及程鑑紀欽谷琰劉輔
其門人之登甲科者劉珙張著谷瑛黃欽李新之衛
英彭英楊儆韓儼俊其門人弟子領鄉薦者皆列職
中外卓卓為時聞士於是乎有以見先生之功矣先
生壽七十一卒葬郡城東岡祖塋之右送者千餘人
人無不盡哀者以子德端編修母謝氏封太孺人俱
以先生貴推　恩繼配姚氏無三人鑑鈍鐸鈍國子
生孫男四人沉深洪濂嗚呼若子生世積之厚則被
之溥化之默焉斯固與功之顯然者均也若先生繼
出於退休未能將大位以大施厥蘊然其純德懿行
足以範人心執士習于一方染以淳而懸以淑所謂
不用之用無為之為其功豈小哉世傑名日隆今又
擢憲臺益思先生之昔所以教而益欲先生于無

歴代累完而休息之及有負而不能償者焚其[illegible]
不能令知之有任仙居典史者被仇家傾陷負[illegible]
依為構屋居之仍賙以衣食十餘歲至卒而斂厝之
有無賴子蜂聚剽掠先生倉庚亦在剽中都憲林公
俊擒以重刑者三十人餘二十人被掠者牽誣為白
於有司而竟免皆泣謝尊稱為父母教子姪必延碩
學期抵成就諸從兄弟同産者多推讓焉晚年尤喜
遊詠輕袍高帽或藍輿或藜杖隨意所適有別墅吟
拙齋集擶諸士林也一日微意呼長幼以集命各飲
酒皆飲訖已而曰大期促矣衆皆泣獨余子不泣輙
識以詩五絶有云余子如何不泪流我將身世等浮
漚乾坤自此無拘繫只有青山是首丘又述王荊公
四絶詩一絶不知何所寓也語畢悠然而逝時弘治
癸亥十二月二十六亥時也於正德丙寅十月初一
日巳時葬方山之原甲庚之向從其自所預擇者配
新溪吳城葉氏先卒繼取袁氏張氏子四曰僉曰愈
曰介曰金僉尚義敦德授義官取同邑瀧潭杳郎中
孫女愈酣經濟史充邑庠生取同邑王大尹女全博
學優文尚　宗藩宜春安簡王孫女樊川郡君儀賓
誥封朝列大夫金取同邑張經歷女孫女[illegible]

深溪鄭氏曰謹取儒良錢氏曰諒聘進賢北山吳氏
[illegible]聘新建亦岸陳氏孫女四長適建昌郊田呂[illegible]
次南昌左衛揚揮使隆之孫鋼次聘潴溪左其[illegible]
幼嗚呼先生平生端謹儼臨室如儼大庭晝之所為
夜必焚香告天無歉惜乎經濟未展而濛汜已極未
[illegible]不興英俊慨而落落傑泪也古所謂没而可祭於
社之鄉先生今先生豈非其人哉於是乎表

崇仁王生一誠墓表

生崇仁南郭恩榮坊人諱諒字一誠父一菴用爵母
黄氏生成化戊子十月至弘治丙辰閏三月卒年纔
二十九取彭氏無子祔葬後祚塔嶺仙山先塋之右
卒時爲其鄉友虞州倅球狀其行以丐予表諸墓生
自幼秀爽聰慧七歲入鄉校受[illegible]以成誦十歲或
命以偶對作詩俱立就學[illegible]伯父勖齋貢士
端年大有進或勸以補邑校生[illegible]取生曰為已者
汲汲如是耶甫冠益肆力於古學大寒暑不懈為人
手姿疑峻器度英偉鄉先達如吳野蓋師已素敬接
觀於生旬日不見輙若有失邑諸老及群彥交折輩
行游[illegible]者古屬有數尤見重於邑侯政多咨訪
[illegible]大行[illegible]父母大父母旦夕出入[illegible]

孺人後二十九年卒男六[illegible][illegible]戌文緒寧女二丁
具[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孫男十四爵祿富貴榮壽麒麟駿獬
[illegible][illegible]孫女六譚茂樊弼朱其舒倆毅其蔡鎮其婿也
計之生永樂甲午九月十八日寅時卒景泰丙子正
月二十三日申時徐氏生永樂乙未九月十七日申
時卒成化甲辰臘月十二日寅時合葬於三角湖北
岸子山午向兼癸丁三分孤哀子立丐文表墓詩系
之曰 赫赫忠襄有賢嗣來居石岐四百禩鼎宋角
元多聞人梅邊龔祖不克仕猗嗟梅邊精易書匪躬
貽謀喜有子文華應制舊中書金鮮承 寵新評事
推恩上及考與妣 龍章下賁泉壤址敦佑子孫千
億年封若斯肝無窮已

南京都察院經歷資深王君墓表

右湖廣提學王僉憲純之先君子也諱治字懷廣資
深其號先達
大 少保王文通公以題其職修之所以取之自號
云是維陵雲鄉下戈山之原配安人顏氏祔焉君卒
時配先卒皆嫁皆未毋踰四十年蒙 恩追贈始克
為所以表其行役家世于墓蓋有待也君早振聲[illegible]
負才氣不拌落人後自務於讀書疏行若亦嘗欲然

比長後益治生積貲至雄于一邑為人敦孝友[illegible]
於痛親不逮養而竭誠於歲時之薦祭事諸兄敬之
篤於始終宗族姻黨禮意周洽處朋友未嘗有然諾
之愆里人訟不平往往不之官而決于君之一言尤
樂於為義嘗航誤市盜牛者于獄其人致牛[illegible]以謝
君卻之曰吾為是哉又嘗鄧毅避仇者踰半載且貸
之金事釋全不償竟不言又嘗出鄉人陷死於訟構
者再鄉人感之終身語及輒泪下邑下市河頭東嶺
界嶺及臨海之浮岡三江大小嶺或屋以便其憩或
梁以利其涉君率焉重貲倡焉它如撫無告之孤佐
不舉之喪多莫可述君本宋魏王廷美後趙姓居洛
陽八傳至[illegible]夫由進士為江陰知錄參軍取於滁守
陳公光祖居人無子請於知錄父節齋遂命從之
以居知錄子時𥳑繼舉進士為鹽官主簿主簿子若
[illegible]憫其友王庚甫者無嗣以其季𪸩學訓科嗣宗從
王遂襲王姓訓科子古鐸是為君父母阮氏生母陳
氏子男五蕃純楨權梢女一婿吳洪紹孫男十三恢
瑛[illegible]驊騄鲂馮燠燦京驂焰其女三婿吳洪岳頎鉅
吳蔡賢曾孫男十二應龍應選唐圭應祥應珪應瑞
應陞應徵應時其應佽其圭女二皆幼君卒正統戊

辰正月二十三日距生永樂癸未正月十九日
凡四十有六安人卒成化丙戌四月某日距生永
壬午六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五君葬以天順庚辰十
一月某日安人祔以成化戊子十月某日純登成化
辛丑進士拜工部主事以敢言出為貴州思南推官
論備之既而薦者七八章進南京都察院經歷初
考最贈君如其官階承德郎配贈安人未幾復有令
僉憲之擢於乎君子賢人之賢必推本其所生所謂
是父是子長考者行多勉人之不能勉為人之不能
而蓋亦傑出乎鄉邦者僉憲之賢而謂無所自哉文
以表之吾事也

通奉大夫廣東左布政使吳公墓表

英宗皇帝時有名助教曰吳節性者道方行直矩度
端嚴蔚為縉紳師表公其季子也諱裼字某領永樂
甲午京闈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賜歸丁酉拜工部主
事內艱服闋調刑部浙江司宣德改元賜
敕命封助教以其官母妻皆安人復賜歸省滿考遷
本部郎中給　誥命進助教以其官母妻皆進宜人
正統以來陞廣東左布政使甲子廣西繼淮流劫
連撫捕丙寅助教訃聞乞歸守制　朝廷方倚
公諭留不聽戊辰回司親事而疾作矣越明年正月
二十九日遂卒距生洪武丁卯三月三日得壽六十
又三公新淦著姓十一世祖仕宋醫學博士子孫
繼為太醫院正九世祖正道始自吉之永豐徙今
灯石下曾大父貴倫大父仲信俱隱德弗耀鄉稱長
者母某氏公生有美質助教先生異之曰先世種德
今當甚多食其報以光大門閭者必此兒也比長侍
先生肄業大學晝夜不怠至忘寢食與天下士交游
而光日新經傳子史不事記誦而穎悟過人為文章
辭必己出不蹈襲前人司業吳公嘗語先生曰令子
學識卓越非常器也領京薦時第名前列
仁宗皇帝以儲貳監國召前列者十人見喜曰皆年
少可才也在刑部所司訟牒浩繁公明敏果斷且
一心平恕人無冤難他司有疑獄移公鞫之輒一言
決大為秋官郎所器治獄暇手不釋卷或誚公從欲
為進士邪公曰學豈間於仕不仕古人飾吏事以經
術為此耳及陟方岳一以承流宣化為己任先德政
而後刑罰設施不亟不徐大利害必具以聞而罷行
之嶺海之間時和物阜帖然寧謐焉　朝廷嘗廣

南水旱 勅公處置公奉 上德意問民疾苦恤窮
困理冤抑勸農桑興學校召父老語以孝弟忠信之
道有能捐粟千石者如 詔旌異蠲其徭役於是民
爭出私儲而官廩皆充溢其撫綏猺獞風使以公方
在海南而屬之右布政使彭公遠遠年老矣公還即
促裝戒行曰水陸崎嶇瘴毒尤甚豈老者所堪遇同
僚之有恩如此公不避艱險至則呼猺首語以禍福
卒靡然從化父喪不得歸公以上不能裨益於君下
不能致孝於親色甚戚寢食悲嘆人與之言不應僚
朱憂以慰釋之終不懌以至於卒公賦性仁厚才德

優贍得失不動于中喜怒不形于色右官簡靜寡默
未嘗反人之過或以語侵之受之不校閣老諸先生
咸欽慕之一日少師石首楊公退朝引公訪以人才
公謙讓未有知識強之遂以其數人對少師親筆之冊
中幾皆不次擢用秋官貳卿楊公寧善品量人物或
以公問曰澄之不諂撓之不濁廊廟器也其陞方伯
以少師建安楊公之薦公往謝焉建安公曰薦賢為
國豈私恩而可謝邪 陞辭廟少師西昌楊公祭掃
[illegible]言於朝曰吳某勤慎富才識宜留內用豈可外
[illegible]一仕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讓訓所綜理公友

尤篤于姪有營私者公作書戒之曰家之隆替係乎
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並力一心未嘗私一錢凡
而汝曹生養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前惟營私而
聽言之惑恨不執汝告縣官宜速改悔不然幽有神
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畏服一家大小百餘口同居
共爨無間言鄉邦稱之有能業舉子者誘掖獎勸恐
其成之晚復親為講析疑義而課試之鄉族多經生
學士公之功也妻何氏給事中樹州仕讓公之女有
賢德子三人長曰諫次曰讓幼曰謹女四人俱適名
族孫男六人曰世美世傑世榮世德世欽世康男曾

孫十餘人諫以薦連城縣丞謹厚於篤仁禮攻
[illegible]不愧為公之子公卒時纔七歲天順間 [illegible]
繼[illegible]選 令公辛已
[illegible]下[illegible]矣其葬在[illegible]深陂之原其墓上石尚未
有[illegible]以文若謹以予職列太史氏持其暮服兄番愚
訓導論所狀事行來請惟公生禀既懿漸陶於家庭
[illegible]教者尤深歷任刑曹無冤滯之獄出郡方岳惠
愛流於嶺海數千里間至今人猶頌之公而義不辭
[illegible]於條方私而義大予於一家我 朝名宰相稱三
楊公公才德三楊皆見[illegible]焉公[illegible]不誠[illegible]學之[illegible]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孫　黙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表

唐莊王化城表

王諱　唐　憲王嫡次子
太祖高皇帝三世孫也　母憲妃宋氏正統甲子四
月　瑒王舞陽郡兄　悼簡世子姐　王以次適當
嗣　憲王薨　請封未果既甍成化十三年丁酉四
月始由舞陽　册進王唐奉唐　宗祐明年　妃辛
氏亦進焉　王天資英敏博群籍義理淹貫作詩文
辭有古趣游心於書札繪事多工其奉藩也一惟
太祖
太宗彝憲是遵忠敬始卒不渝事　憲王日朝必三
侍膳禮不以大寒暑怠　憲王違豫憂瘝滿容步履
不能正湯藥不親調不進心業業比愈乃紓其致孝
於　憲妃也亦然居喪恪守中制殯葬於禮節曲盡
甫嗣王即　請建　祖廟歲時祀嚴甚　國譜貽
一修輯以惇大宗小宗之誼對　妃媵儼如賓客友愛
弟距一於誠無間言者訓迪諸王子率以義方諸王
子多象賢有自也御臣下嚴而有恩無不樂於效職
朋人善樂道之猶已有禮下賢不知已尊為王食未
嘗兼味酒不一入口被服朴雅類儒者聲色遊畋嗜
好絕焉王郡三十三年王藩十有一年以成化丁未
十二月二十四日薨距生宣德甲寅四月二十二日
壽秋五十有四子男王五人世子彌鍗妃蘇氏次彌
鏃浙陽王妃張氏次彌鉗文城王妃楊氏次彌鋸偃
城王次彌鎦衛輝王俱未配女二人長祀縣郡主尚
儀賓張鋗次尉氏郡主先卒尚儀賓李錫孫男二人
俱幼未請名孫女四人俱幼未請封　王之薨也
上深悼之為不能視朝者三日賜謚曰莊致祭營葬
恩數優渥化城在紫山隱仙岡之陽大葬期卜今弘
治紀元年十二月一日也　王世子惟　王忠孝之
概瑞懿之行好學禮士之心光前裕後之德歷歷有
實可紀譜積崇深發越彪炳足以貴　金柯玉派之
傳足以昭麟趾騶虞之化不宜無以文之琬琰表之
圖寢以與我
皇明傳之千萬載無極左春坊左贊善張元禎前翰
林太史氏也謹承教書

處士胡先生孺人吳氏墓表

先生胡氏諱全字淵卿別號默齋世家豐城之[illegible]
祖參政考季英妣鄒氏孺人吳氏諱京世家臨川之
舒湖祖溥國子司業考與衍鳴道江南以處士聘授
泰坊諭德不就妣陳氏先生甫冠聘君擇婿以孺人
妻爲先生厲志篤學義理辨究必求至當之歸勇往
力行必求造於聖賢聘君起　召悉以家事屬之及
歸小大必舉聘君深歎小學之功可驗且少見適用
之學非章句腐儒可比贅小陂二十年歸兄弟競營
貲產先生唯獨處一室日加修進衣食不給曠然不
介於意陳白沙公甫故同游聘君之門嘗論文僧寺

信宿深服先生造詣晚年益高教宗族子姓必先小
學以及大學敦實行畧浮辭宗譜亡逸族屬散居力
以族孫憲副涇裒輯之使各族知所自出間游楚歸
大風破舟衆哀號先生默不爲動既抵岸凍餒幾死
同忠有僮仆者衆自救不暇棄之去先生悉力扶負
[illegible]既其死易簀際未嘗一語及家事唯拳拳勉門人
及子孫及時力學毋枉生人世孺人自幼莊重寡言
誦讀有關女教者必質諸聘君通其義乃已誦小學
至茲不游庭語聘君勉以且佩服遂終身非大故不
窺踰戶閾聘君素崇清儉孺人能承以勤約服勞閨

內未嘗頃刻休暇自奉至有人所不能堪者然於貧
濟人鄰婦饑寒至解衣脫珥周之不惜歸胡氏四十
年宗戚子姓多未相識婦奴間壁而居未嘗一至其
室雖極誠懇欲致一飯卒不可得歲時祀先一於誠
敬居喪哀毀踰禮雖歡娛際念及父母輒潸然流涕
先生生永樂甲辰九月己亥卒成化丁未九月庚申
享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永樂戊戌九月壬子卒弘治
庚申十一月癸亥享年八十有三同葬于三峯櫪杭
神公窠祖妣范氏塋左子一寧女二長適櫪溪范璵
幼適淮山熊顯孫子三裕升裕宏裕生郡庠生孫女

一適杭橋朱錚曾孫子三常弦潡先生葬以卒明年
戊申十一月壬申孺人葬以卒明年辛酉十二月辛
酉烏乎人多枉生一世先生臨終所以拳拳手門人
子姓也所謂枉生豈不能達而施吾經濟之學不昧
昧於知貿貿於行以無歉於天之與我者斯亦足矣
視彼都高顯炫文繡飫膏粱顧如醉如夢如盲如瞶
塊如土木污如犬豕生無益而死無聞其孰爲枉孰
爲不枉哉先生潛心正學道篤萊茸窮餓終其身殊
無一毫衣食富貴之念而孺人勤約一心動循矩度
幼老未嘗少異且其學非無用心非爲我又各[illegible]見

於處常處變之際此其天與之無歉枉生不枉生哉砥礪高節清風傾仰一世實可以廉頑而立懦況在子者即先生孺人操修淑懿並觀之又足以占聘君貞教家教之端嚴真有本也葬未有表裕升以父命來丐予禪除伊邇勉為次第之不徒俾鄉邦知所式而已

介軒廖先生墓表

嗚呼是維介軒廖先生之墓先生諱簡字行儉后易字欽止崇仁之登瀛洲人起家賢科授儒學訓導歷浙之金華廣之增城自宣德辛亥十月甲午迄成化己亥閏月庚午得壽總四十有九先生資稟端靜操持謹嚴視暗室如大庭驗晝為於夜夢精思力蹈唯恐不到古人粹和之氣充養盎溢澹泊之操久而益欽吾友一峯羅彝正嘗稱廖欽止有三不擇身不擇衣居不擇地仕不擇官信然其教人一本之身心尤懇懇於忠孝大節化雨之被士類勃興兩較闈試崇性黜浮實材之收為多所作文詞長篇短章無不濬于理義者天下士無窮達崇卑見之率降心焉斯其名率以未及識為憾墓此寔維東坑之原葬此寔維卒之又明年正月壬午而太史氏南昌張元禎[illegible]

[illegible]表之

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欲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大勇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厭厭無氣節間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恆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何可議哉公諱選士賢其字別號克菴世家臨海由鄉薦同吾第庚辰進士試禮闈時為第一人筮仕監察御史巡江西理河南山西湖廣福建四道及三法司事出督學政於南畿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初治軍政繼仍 命督學未幾轉左布政使公為御史正色直言不知權貴尤嚴於君子小人之[illegible]特甚二儒臣將援李蔡以柄用者公力擊之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時宰奪情謫官公執章留之不能其於學也正己以範物日孜孜以講明聖賢正學于學以務實近裏毋徒詞華曰[illegible]兩地士風丕為之變長憲 命下立辨釋死[illegible]數可貪酷吏為世道所親知者百餘輩悉斥去兩月衆皆一清幸有廣東人勢熏灼甚有京當來謁不與見其氣岸[illegible]

請司素嫉𡚁誰何分獨不少[illegible]公[illegible]誣公數事
[illegible]無一可以緇公者[illegible]數[illegible]意[illegible]
[illegible]惟日不足究抑之乎反者亡慮數[illegible]
[illegible]入貢供費當鉅萬撤馬兒穿使臣欲航溯剝[illegible]
[illegible]于以獻公具疏民貧不堪擾且謂猊野獸恐笑
外番俱請却之公福建右布政使諱員韶先生之仲
子自幼沉毅寡言笑嘗從游檢討陳先生璲之門其
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
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
甚輕心一在於生靈　國家餘不恤也宦轍所至無
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辭稱頌
為名御史南畿河南繼公提學者屢矣然切切感慕
者惟公公變去河南士民遠道泣送者萬計從泪卒
立生祠及去思碑被奄誣時兵民數萬填溢衢巷號
訴於　詔使多涕泣者　後以賂啖公所黜吏張聚
者澄公吏死不從公名淵天下士夫無問識不識論
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陳某鄉風紀者或之必僉曰
此非陳某不可與銓衡者或非其人必僉曰此無愧
陳某者公歷官無三十年俸餘悉以置思遠庄祀其
祖及嗣其後以寧更無贏貲寄死於吾南昌無以殮

吾與閔都憲珪侯方伯瓚及其鄉人王國賓允壽恩
王相璧共賻之柩歸復無以葬淛憲使戴君珊更爲
其郡邑資焉卒成化丙午之五月二十一日距生宣
德己酉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又八葬卒之明
年正月一日地曰八疊山母金贈夫人繼沈[illegible]六
人配王封孺人繼配張子男三藩冀戴女二孫男三
恪協惓女一公之卒吾南昌也將易簀氣絲絲語子
曰死能遺我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子吾知友中惟
知我也久且深嗚呼公之卒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公
之風聲氣槩足以震動乎一世蓋深乎其植煥乎其
發非彼不本諸其躬者士習得公而人以端士氣得
公而人以振積益久將所漸者益深涉益峻將所被
者益溥顧位僅如是而壽僅如是悲夫茲豈公之不
幸寔吾人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謹收泪而表諸墓
上之石

宣德郎松琴陳先生墓表

鄣邑著姓今陳氏其最其所由最以父有先生乎有
鳳岐等而鳳岐尤佩服乎詩禮德義翹然也此鄉曰
高鄉地曰黃田原曰吳家崙成化甲辰四月二十六
日先生卒距生洪武辛巳九月二十七日壽八十有

四卒之再明日即葬于此首壬趾丙堪輿家以為佳兆蓋預營云先生諱邰字邦達松琴乃別號其先婺之金華人其始遷祖曰鍠鍠因祖父灌沒官高安丞不克歸遂卜寧之龍峯葬以家焉傳至演先生五世祖也祈居邑治之義井再至昇先生之大父也又析居今治西之鳳山鳳山據邑居勝處人謂陳氏之盛廸寧人傑非偶然也先生性資寬厚智識高朗于孝友甚篤于義事勇為父溪山翁萬輝捐館特作堂扁以养萱日事其母孺人周氏其中深得歡心祭酒顒菴胡公為章以文歲歛輙散所積于鄉鄰或施之糜餓而就哺者日填門如蟻然斃死之無告藥病之莫療者亡慮數百每　詔下勸分未嘗不率先以應成化戊子捐穀千五百斛宣義郎之褒寵以是邑儒學久頹舊然傾圮大新之一錢一夫不以麈有司提學李晏二公大嘉其績為立石表之大成之門今卒學生旅孟輩復舉而列之鄉賢之祀焉他如濂溪書院進士題名碑縣治之建公佐于成無不與尊賢好士□其素志名勝過從不極禮意不已後惓惓于善鄉子弟闢義塾延明儒訓迪之歲不匱行誼四播薦紳士夫莫不知寧邑有先生而闔邑有不平者多不之官府而鳴先生焉先生配岑氏巡官詔文翁之女內相于男七鳳岐鳳和鳳梧鳳彩鳳翥鳳□女二長歸查孟富孫男十三漢潛沛澍灌沾注□貴孫玄孫華孫泰孫沛習進士業補邑庠生孫女□歸余忞辛泰查仲春仲儒仲倫劉仲堅沈榮富曾孫男七由孫仁孫壽孫乾孫定孫坤孫引孫先生卒□鳳岐泣語先君卒及面先生鳳岐後辱先生不鄙恒有以教先君墓有石表之文敢徵恩焉謹扶狀以俟繼降古時恒產均而常道明民命一懸之君於同類乎無仰焉而同類雖欲恩威之亦無由降是以來田不井授民至有連阡陌無立錐之判然者教化亦因以熄矣貧弱者於是乎不容於不富盛之歸□□□□所以窘而求濟之□能悉待乎賢有司斯固勢之必然抑亦理之自然也及茲時苟富盛者不勢之□而善之趨不欲之張而誠之蹈有餘矣推□□不□有力矣思以舉不能上足以急司牧者之勞下足以全同類者之生斯不亦　皇極攸好德之民而仁人君子所深為世道幸者若先生是已吾不有以表之其當于誰

監察御史陸君墓表

監察御史嘉禾陸君巡按四川卒柩既歸其孫愷將
卜所於西南祔葬之原特遣其弟悅走　京師介[illegible]
友兵部主事常君璘來屬予書行歷表之墓上予不
得辭君諱愈字抑之别號貞菴世家海塩之陸塘橋
高祖考伯榮曾祖考昌祖考成始徙今平湖之馬廐
里居焉考桂妣朱氏君幼已篤嗜典籍長益刻意進
士業以邑庠生領浙江壬午鄉薦慮分於家私去精
修於百里外僧寺中游太學復萃四方知名士倡議
為麗澤會以相淬礪乙未第進士觀政吏部出為揚
州之江都令為治一本仁愛窮鄉下里靡不歷月召

〔吳寬集卷九〕　十一　良

有年德若鄉一人詢民疾苦江田消長不常而稅額
不損馬多領牧于無丁產者城南供餽歲所糜不貲
一一為之均數而節約之民困頓甦水居毗不知蓄
泄數苦旱澇召伯鎮河塘數尼於衛窗始教之開渠
以待蓄縮役為之伐石以甃其塘積患茲由是除歲
凶民多鬻子女于江南亟捐俸入并公餘錢贖以歸
者幾百人每新穀未登輒發其舊廩散之約秋成償
貧者甚得濟巡撫李都憲籍所部羨銀十數萬兩將
上之特請留之江淮活無窮民命江南邑卒為[illegible]
內一旦單騎徑往擒其魁　泰監巡檢司控制[illegible]

乃戕害憲臣誣平民數百家為兵與抗執首惡月竟得
其他如嫁尼俗瘞枯骸修學校恤孤獨蕃政尤多[illegible]
三載召試廣東道監察御史監通積局竹木及巡視
京倉人人稱平中貴人欲有私不可得丁外艱服除
始實拜廣東監察御史又未幾復丁內艱改山西道
不三月尋有按蜀之私命蜀地遠在萬里外謂非嚴
莫治下車即鋤豪強斥貪墨發奸弊風稜甚峻上自
宗藩下至蠻酋咸懍懍莫敢縱尤加意學校孤寡及
死獄大脩成都郡學剏養濟院于營昌出成按之不
能生者亡慮百十數滿一載將代以盛暑行炎鄉得

〔吳寬集卷九〕　十二　良

疾旋成都遂不起寔弘治紀元戊申之八月二十六
日也距生正統己未七月十二日得壽五十君為人
維落〻負氣節而宅心殊平恕居常留意世務於工
費事亦博詢及以故雖所任毅而達性不崇佛老及
諸淫祠而剏家廟輯家譜置祀田皆所倡者遇親族
甚厚迎養寡姊割田宅以奉寡嫂弟有疾躬候醫藥
無所夕間教育其子猶已生卒皆人所難能配吳氏
側室曹氏子男五愷悌悅吳出恂恍曹出女一孫男
一堂孫女二悅業舉子已有成予未識君因求表詢
之縉紳中無不稱之曰賢抑聞在江都嘗以民當[illegible]

[illegible]端坐如常時久之舟得膠于淺乃不覆在蜀欲
[illegible]孫者後父早隨所禱盼而靡不立應去江都民為
立德政碑與金三原王冢宰碑對峙往還繼道其境
父老輒送迎依依不忍去蜀所震肅唯豪猾兵民則
所至歡迎淵車下及卒多感泣者於乎君得於民動
於天且瀕危不少變如是是即可以驗所存弃所養
矣予所以表之而尚容他辭之贅也哉

遁菴章先生墓表

翁諱杞字文英別號遁菴世居南昌之長湖生永樂
甲申八月廿四日卒成化己丑七月季亡日享壽六
十又六越五年癸巳十二月仲六日祔葬吟湖之先
壟又二十一年是為弘治癸丑嗣子淵痛翁卒已久而
厚於翁者如予等日益凋謝翁潛德將就泯乃命家
孫鵠走數百里來南都丐予表其墓誼不得辭翁抱
德而隱者也長身古貌望而知其為偉人自幼穉學
讀文有志用世恥於干謁用是布素以終為人嚴毅
方正持身治家未嘗少踰於禮雖大寒暑端坐兀如
[illegible]奉父母務得歡心嘗名戲綵以志也服喪哀毀
見者嗟泣事諸父撫幼弟盡敬愛推之姻友遠之所
[illegible]然小大貴賤恩意藹然重修家廟歲時祀事必誠
文丞[illegible]聘君序其譜諜復章氏之姓以名其先世
[illegible]者由南樓婿豐城方岳州之朱胄厥氏而居
[illegible]使宗族知所本知所敦睦惓惓於正風俗造人才
開門授徒負笈而至者遠邇翕如鄉族子弟獎誘諄
切多知嚮方擯斥佛老僧道門無一跡訓飭子姓深
以逸則忘善而惡心生常勞以負荷雖鄙事亦身歷
之尤崇尚氣節非義事不苟一為非義物不苟一取
鄉人不平多不之官而第決於翁之一言周貧䘏匱
汲汲恐後或售以田宅隨所索與之直不校每諭家
人曰彼出於不得已我將以遺子孫可利其急而齒
其財邪有負不能償者輒焚其券不令之知居鄉瀕
大河民田常苦澇翁偕從弟文輔為圩長躬率衆以
為隄防不憚寒暑每侵必往達之官或賑其粟或蠲
其征鄉人感德到今不忘賢士大夫罔不與游門巷
市馬常滿所師事者祭酒順菴胡先生所莫逆者臨
川吳[illegible]君與弼同邑鍾困菴迪甬顧菴貫[illegible]不易近
[illegible]菴皆正學中高尚士觀翁師友即翁為人可
[illegible]學益進德益邵湖山數千里間無不知有
章文英先生郡太守舉鄉飲歲禮以上賓

朝廷采實錄往往以碩學預焉鄉有亡賴兄弟動以死相讐人咸畏避之翁隨以理諭遂皆感化友愛如初鄉子弟有為不善者皆恐恐翁之或知嗚呼翁不惟古其貌而又古其行不惟古其行而又古其心衆善具美積之家庭宰之鄉邦播之士林今卒矣三十載後生小子猶景仰之不已古所謂沒而可祭於社之鄉先生翁非其人哉君子所以有益於時正以進則臻國家於隆平退則足以為鄉邦之儀表隱顯殊而功施一也彼雖都將相而忝竊無聞或反為世道之蓋風俗之玷其可尊可貴可敬可慕無間於死生久近視翁何如也文以表之是豈為故人之私順孝子之心而已矣章長湖著姓世所稱桑洲先生者翁七世祖也曾大父字源永即桑洲大父字尚敬號隱溪父清夫號約菴母隱溪徐氏配安人萬氏男三人長澧次澄太學生早卒次淮女三人諶坊諶景周湖希李仲和官庄羅永洋婿也孫男六人藹萱茂芥菜[illegible]曾孫男三人女三人於是乎表

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張公墓表

[illegible]此二十年矣墓未有表配毛宜人今卒其孫宣[illegible]為予此維杜溪湖之原南去里許青山宜人[illegible]在焉公諱寀字宇中別號介菴甫十歲入南昌郡庠為弟子員治春秋為文富新意提學僉憲王公鈺陳公選亟稱之祭酒順菴胡公致政家居一見器重洗而[illegible]鄉薦升大學祭酒古廉李公遴六館之英舍之崇文閣下俾相勗以大其成公與焉數試春闈不偶景泰辛未謁選冢宰抑菴王公第之優等拜工部都水主事理河閘於濟寧立法嚴整自　王舟使艦漕艘以迄商賈之艫蠻夷朝貢之舶皆無敢越次以進適有勢家梗令痛繩之不少貸河道肅清代回冢宰王公才之留為其屬考功服主事天順乙卯丁內艱闋仍調都水主事理徐州河洪時歲比凶挽夫多以饑疲而任官剝舫亦多腐至則簿錄民間剝舫損其傾直十一以贍以葺由是官舫獲濟挽夫亦多凡所考數惟公惟慎多翠然當人心辛卯陞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總督糧儲寓撫字於催科緩不妨國急不疲民君子韙之既六載以勤勞遘疾上疏乞致仕不報[illegible]歸甫兩月遂卒公長身玉立言論洒洒動人篤於孝友在太學外艱聞號痛幾絕服內艱不適寢[illegible][illegible]三十有盜竊尸於考槥考考以夢比歸啓視信然[illegible]慎加別白重為禮葬焉世父母無後墓欲廢悉為

遷之社隨侔祭祀便在天官見忌於剛愎不仁者
隔附之竟不得其志一朝喜交際雅歌投壺必詳六
歡待鄉人雖童稚必以貌嘗艤舟遇盜刼其篋無
物為指以其篋中有銀酒巵一事盜得之咸感拜稱
者去智足以應變類是其先世杭人六世祖伯山
元初以官家洪城籍新建高祖仲益曾祖友誠世業
儒祖以仁　國初薦授夏津簿多善政考秉彝號恒
菴行誼著稱妣胡氏有淑德配宜人淳菴毛處士本
方之女性簡默未嘗踰閾事舅姑能致其悅公未仕
恒勤女紅以資膏火之費及官久祿入已厚而儉約
無少踰好周急唯所有不吝臧獲辛勤寧推食食焉
公生永樂壬寅四月一日卒成化丁酉十二月十二
日享年五十又六宜人生永樂癸卯五月二十六日
卒弘治丙辰閏三月八日享年七十又四子男二人
長即塈次縯早世塈繼公為郡庠生取都憲羅公
叔和之女女四人龍江驛丞朱華高經藩子文逵邑
士伍爵番易周方伯子鴻其婿也孫男子五人鏊鑾
鎣鍪鑒女八人嘗聞都憲羅公與公生同時學同舍
而以功業相期許羅公自豪甚公則謙厚若無能者
而來皆相繼起賢科羅由進士官六察至總[illegible]
南縣風裁赫若公雖未登甲第然颺歷中外位列方
岳官蹟所至歸佩發為時名流信哉士夫負挾不
可以無素而相觀相責不可以無同志者之助也第
羅公竟罹伯消之戚時人或致皐陶執法之疑公雖
畔蹔一變之嗣而子孫今已森列況塈學業有成[illegible]
翹趾美之可必此公得於天道之學其視羅公何如
也匹配賢否又國家興替以之公歷發固在所當表
而宜人亦不可不併見焉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表

吳孝子墓表

嗚呼此惟吳孝子之墓孝子南豐石油人名駒字彥驤其代父死今已四十餘年矣吾始得聞而表之先是孝子父潮宗罷縣令老于家一日孝子偶外適里胥以役事來捕其家之傭力者潮宗恚不發率諸子弟毆里胥因致死法坐潮宗孝子泫然曰父老恐見其白首罹荼毒哉弟且幼不宜令其無嗣乃挺自詣縣獄求代父死并脫其弟曰殺里胥者我也令難之孝子請益力令乃愍而遂焉在獄身荷重校猶朝夕立侍潮宗執子父禮無違潮宗出獄邑人聚觀咸嘆曰孝哉吳氏之子也至有感而泣下者居二載會詔讞疑獄孝子在行中行至淮安病卒孝子事親居常不離左右甘旨必親調夜必寧定之乃寢如是者家人未見其少替諸弟童穉時有狎侮必訶責之或曰幼也孝子曰其幼哉吾聞曾氏家幼者不詈人豈性然哉有繇曰於從兄彥質者兄欲之而窘於貲孝子即出所有鬻以歸之嘗督千夫赴大營建他所督日人人疲孝子區畫令得番休人以不勞死者必爲爲殮瘞之未嘗委之原壄掌邑稅洗手奉公貧或無告輒爲之代輸每歲歉必聚稱貸者簿曆燒之曰人不能得之於天吾獨責之於人哉孝子行類如此蓋非苟然者嗟夫人孰無死惟得其正斯令矣得其正則刀鋸之於牖下孰爲幸又孰爲不幸哉匪寧無幸不幸死即生之盡其道者也世率大乎死生之分不知此亦日用飲食之常耳蓋道不可離道當生則生死即死矣當死而吾不死身則存而其所以爲吾已死身存乃偷生於天地間復得爲人哉於乎此孝子所以有見而死也吾嘗論孝子矣使孝子爲人焉素有愧則其死亦特善於一事一時未曰全美考其行顧其所以事親者如此所以友兄弟者如此所以仁惠及於人者又如此是豈徒狥死於一擲者哉又況其死也視吾親所以得死者如何使其殺人而義或註誤之罹焉孝子顧不能下告方伯上告 天子必於得釋而後已而徒知此身可以代死則斯亦未善於道吾親罪誠當矣法誠不可追矣吾欲徼幸而釋之人情則得如天理何所以寧以身代父公焉不怫

亍王法抵焉則全乎子道若孝子[illegible]善於處死少[illegible]
[illegible]然亦將孝子常道自末作觀之以生事親常道有
不能[illegible]況能求如孝子以死雖千百中實不一二見
孝子蓋獨能全其天雖死而不死者天理在人心本
不死而人之不死顧多在彼而不在此焉非天欲示
人以綱常之大節特昭之於孝子歟不然則臣子之
道幾乎息矣嗚呼為臣而能死忠為子而能死孝此
死得其正而風教之係尤大焉者吾故特有以表孝
子孝子子四人瑾琰瑜琦孫七人鑑鋼鉞鎮鐩鏞銓
皆讀書敦厚無忝於孝子之後云

陳君克仁墓表

嗚呼是為　有明篤行君子陳君克仁之墓君諱頎
克仁字也台之西鄉濟溪人先世唐穆宗末徙自栝
蒼括蒼之陳著稱西漢也父君㦎㦎坦易體質弱而
精悍幼讀書誦數過即成蚕業[illegible]可觀弗克卒
父五初甚剛峻父子間亦辭色不少假不受挫於人
人少有咈輒怒欲箠辱之君早夜曲為承順諷道觸
啟發心每能致其驩而救正者多同産五人家有公
務父必以俾君君聞命鄉趨色不少難父嘗被誣呼
[illegible]于欲其一代之就逮皆[illegible]惕視君時生于璀[illegible]

句日妻病且殆獨奮然前曰頎當行既至拷訊酷[illegible]
無完膚久乃出創甚臥容舍人事懵不省火狩延及
卧簀從者偶他適若有為撲滅之者孝誠之感如此
[illegible]里政里中人張克良憚遠役潛許以賂役既脫將
来君畧不留其一毫張深德之覘君有遠行則賫帑
一篋追贐之君復堅卻不受子璀隽鄉闈有司以格
致激勸金兩數十君謂纔出身豈宜便規利亟一一
還之邑士夫由是咸高其廉里有忿競必力為之釋
有乏唯所有濟焉嘗當歲大歉穀翔貴時捐廪石千
餘食鄉之餓者充償以否不校復敦儉約一粗鞋恒
新一布衣數載莫年日食第蔬食菜羮家人或進一
肥鮮輒叱去曰人生福有幾過用如兒輩何璀之未
[illegible]第其進甚力嘗語璀名成當修操循白吾田廬足
示安養維食維雲非吾教汝意也生洪武辛巳十二
月二十一日終天順癸未十二月十九日壽六十有
三卒之明年十二月十二日卜葬於此此徐家洲之
金字山也妻許氏繼林氏子男[illegible]璀三人孫子男
汀浦洧汪注潒浙漉澐九人予去遠未識君而知君
之名於賢士夫也稔其行誼高潔試超然類風靡[illegible]
之表者及璀来判吾郡廉能聲籍甚吾於是[illegible]

之爲人墓上石久未書特爲之書

省齋王先生墓表

君諱吉字永祺別號省齋姓王氏王望于吉水之滯源隱顯代多人君亦其一君自幼穎敏業進士同儕推爲長而業益工名益著若吾洪城祭酒胡顒菴家順德楊太守浩鉅鹿張太尹紀皆爭延爲子弟師其受學有成若今楊春官啓華往往而是泰順間連歲藝于省于南都率不遇及二親繼逝先廬火用世志遂弛君性仁孝撫育昏嫁其仲凡遺孤猶己生聿新堂構扁曰雍睦惓惓於子姓敦義聚族之貧不克舉與夫貧失教者甚多嘗講學圓覺僧舍見枯骸十餘匣歲久而耗於虫鼠即惻然而市地瘞之又在恒山邑富民劉璇甯昇役死鄢城特走百十里躬爲之殯且厚加封識俾有歸焉予未遇時與君往還甚稔談論輒竟日黎羹濁醪相對怡然君得一好文字必以見示誠恐予之不逮得一好滋味必以見貺誠恐予之未嘗貧交而情真誼篤如此於乎君今則沒矣君配下車曾氏三子稷穰穟穟字時阜敦世好於予而見重於縉紳今京居以翰選騎授仕者冠服而其子先明亦見用於錦衣食君之祿以光王之世嘗於

呈乎在

好溪劉翁墓表

翁本劉侍御芳大父也諱瑛字仕嚴因家好溪遂以爲號曾祖貴祖彥愷父潮母潘氏翁力學尚行書無不讀事無不能雖地理醫卜術亦通貫侍御行部江右間爲予言大父爲人嚴毅端方恪遵古人軌度一一毫不敢自放自身刑于家門外內肅若朝廷子姪到今世守爲予歎翁賢哉能執禮法如此侍御又言曾大父繼娶於羅得一子念年老命勿舉大父聞而亟抱持出乳育以迄于成今叔祖父仕顯是也後曾大父以祖業無幾産皆大父所營命以子分分之弟大父辭曰古人有九世同居者第一弟耳寧忍分況有當[illegible]得寧恐厚薄竟沒其身不分沒已七載叔祖父始體其意中分焉繒大父嘗爲市[illegible]譖於縣官痛念積十餘年必復其仇蕩其家乃已復光菴祖墓嘗謀吞於鄉豪及復壁以大義且厚酬以直墓遂復叔菴其旁爲久護計予復嘆翁賢哉能篤孝友如此侍御又言仲華仲彰族兄弟也仲華卒貧無葬所大父爲欲自營壽藏地即遺之仲彰疾革求大父讓[illegible]藏已營於祖營之右大父慨然而爲所營卻[illegible]

賓莫云予復嘆翁賢哉能敦族誼如此侍御又言曰人死多暴露大父特於所居北三四里許市地一區為義塚人得葬焉葬合纍纍莫可計矣又樂施人藥餌不責償有疾甚來就醫者輒舍之日為治療瘉乃聽歸鄉人有爭多走求直得大父片言率帖服去名重郡邑拜善以飲食郡大夫常延修郡志且為子弟師論公事核子弟多雅飭有成前易簀一日有從學僧二十輩來與危坐茶話大父云如翌日此際不得與若等敘矣翌日果此時逝予嘆翁賢哉恩德孚於鄉邦上下且逢死生不亂如此言已別去越數日侍御拜吾廬以請曰芳本括蒼東門著姓宦學世有聞顧自高曾同祖父生纍父子繼沒於京師而編戎於潮楚寄遂中衰焉幸藉大父孑孑一身再嘘劉氏之燼致芳蚤自甲科復有今日始不墜先世之光則我大父實我劉氏之當百世祀而不遷者也大父卒葬瑯人岡今已四十餘載矣墓久未有表願徼惠於執事予臨亂時猶及見鄉邦耆宿庶幾乎翁之賢者其儀容談吐率可憲可敬而後生觀聽殊有興感焉數十年來凋謝盡而影響絕有志於世道者所深惜也翁潛德之可表敦薄俗而回淳風蓋於是乎在焉但侍御之為孝子慈孫者欲不泯其祖巳哉遂為次第所聞以俟俾歸而鑱諸石若夫生平子孫之詳自具家乘茲不贅云

蕭母曾孺人墓表

世有邪說死人心戕天倫若俗忌疫癘傳染以為有鬼物焉至于不顧父妻不顧夫親戚朋友足跡掃絕及不幸以死子復恐而不敢哭其父妻復恐而不敢哭其夫親戚朋友復陽無聞恐恐於有隨襲而潛襲者予嘗欲求其嘗罹乎是而不能惑而患害不及之一二丈夫表章之以砭世頑而少更惡俗願其人族或微其餘行或有歉其沒或弗昌以衍祔不足以大樹風聲而大信於時於乎今何幸得有如吾蕭侍御之尊封君及妣孺人者哉蕭萬安曾太和皆著姓雲巖重山洎興甫彥威皆二姓聞人孺人歸封君未五載族大疫重山洎配夫人劉尤劇封君孺人出入更侍未嘗頃刻離床簀封君惟知有父母孺人惟知有舅姑憂勞日甚傳染之忌未嘗一蒂動心然竟亦無一毫傳染既而重山卒劉夫人繼之大事之襄未嘗以倉卒廢禮絕而哭斂而哭殯而哭以至於葬而哭返而哭哭皆盡哀殊不知世有哭疫之忌歟自哭至

劉其其婿也孫子十二楷橋樸相標模材棟標其孫
女八泰其徐其王其泰其其婿也餘未字曾孫子四
其弄治命在石南漆坊之原滐等卜卒之已未正月
其日襄事預礱墓石來丐表惟表以風世門地高則
難於後君行履無忝於三川之故一可表肯堂肯塗
世已鮮矧君裔自綫之孤二可表拔慳一毫世比比
而是君數應有司以所有積能散三可表教其子世
多榮祿之觀愧古賢婦人甚君不然四可表君有茲
四可表墓石大書深刻俾鄉邦知興慕遐以永非予
其誰

中書舍人贈鴻臚寺左少卿周公墓表　京[illegible]時

天順末君以年四十滯學校遺才例捄至
承之翰林較其藝高等升之大學未幾纂脩
英廟實錄君後以工書夾入史局由是以文字往還
甚習昔成君拜中書舍人予引病歸不相見者垂七
年而君卒予蓋別後君捧
憲廟上徽號於　仁壽宮詔使湖廣貴州雲南三藩
四即丁繼母沈氏艱服闋遂不起君蘇人也諱浩
字存浩大父諱恕父諱璠母王氏君自少穎異篤學
年十九補蘇庠生凡六試秋闈不偶比齒胄子宮[illegible]

[illegible]卿大上多與遊見聞益進小在吳下時[illegible]
[illegible]而旁通於諸子史間發為詞章人多傳誦
[illegible]於楷源流於松雪儒陳氏傳之二兄弟度粲
名[illegible]於天下者也襟懷復綽有雅趣每休暇弄筆作
山水松石佳甚識者謂得范寬常僊妙處配太宜人
沈氏有賢行逮事君父母及繼母沈氏孝敬各得其
歡躬淡泊勞瘁以相君于學于功名之會二子亮采
忠疇又能畢力教成於君卒之後以副君志古之賢
母殆不是過君生永樂壬寅八月二十日卒成化壬
辰十一月壽五十又一太宜人生永樂其年月日卒

弘治乙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壽八十有二周系出河
南鄢陵有為鈐轄者守蘇之嘉定遂占籍于蘇代有
聞人永樂中君父亦拜中書舍人封君大父如其官
今君以忠疇貴贈為鴻臚寺左少卿階奉直大夫配
封太宜人太宜人實吳江虞衡彥高公之女太常少
卿之姝也亮采第進士授行人以沒忠疇負文學結
知於　孝廟　今上由鴻臚序班累官尚寶卿奇是
名爵未可量六孫子守寬行人之子憲容安定忠疇
之子憲容安定供幼即業舉子競與並秀可愛君子
[illegible]位不酧其嗇積天之錫報其在茲哉若[illegible]

邑陽山之金盤塢尚賓以其年月日奉太宜人合窆焉江無持都水部　貌狀爲表君墓予自交君到今四十又三載矣前後家居歲月不啻四之三自分永棄幸復數以纂述起而得與尚賓講世好則表君之墓[illegible]非故人情誼之不容已者乎敬最君行徬俾族人信君之可重而過焉必式抑以昭尚賓顯揚二親之孝於無窮云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孫[illegible]纂集
門人賴[illegible]校讎

雜文

聖制跋

此我
宣宗皇帝初年聖制也唐人作詩甚多若絳幘雞鳴之倡和俱膾炙於詞林者今
聖製敷叙早朝末乃鄙之而深美齊風賢妃進戒之作於此有以仰見
聖躬勤勞萬機不少留於逸欲之意爲何如維騎治臻熙皡民到今尚追頌於宣德之始夫豈偶然哉於戲人主一心攻之甚衆惟宴安尤其鴆毒盖憂勤惕勵則天理常昭晰於人心不泯宴安則反是矣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是詩也亦豈非
聖子神孫之當欽佩以丕揚其無疆之休者歟臣家居獲拜瞻於按察司僉事臣陳琦之所不勝惓惓謹識之于下方

跋采芝生傳

吾觀采芝生傳及夏先生之跋有以見仁者之必有

後而天道之深有意於善人也夫古人釆芝欲以活
已而生醫者乃欲假以活人此其心存於濟物仁矣
生未獲上壽而沒時家益落莫孑然僅一子幸而得
所托於僉憲公耳當是時若無所謂天道逡巡到今
子乃有成翹然登名黃甲得乎人之所難得而陳氏
之門楣因以先大茲謂非天意之有在哉生推利己
之心以利人天復以生之心而報生報施之道昭矣
雖然微僉憲公則生之澤無以引而天之報亦無所
於施僉憲公其盡人事以逆續於天人之際者哉

跋名園小軒應魁羅敷五彭二先生有遊賞

吟

有此主人便有此園林有此園林便有此賓客堂堂
乎海内之英猷厭乎塵外之賞游戲者翰墨談笑者
詩書人生至樂無出此者何時舞杖厠我鴻蹤

跋少宰童公諭蜀稿

禎觀少宰童公諭蜀之編而深有慨焉慨夫邉功以
遂而多誕雖素行可信如吾童公亦不免於駭聽者
之疑而中彼媒孽其後者之奸也然而復深有慰焉
慰夫天道公論久自定公雖不幸而斥斥未幾旋畣
奮而勲位益烈烈以勝到今彼則奸愈肆肆而敗敗
而愈淪愈下公如龍彼如鬼矣竊嘗謂人之邪正誠
偽在天下決不可掩如冰火鐵石之為寒為炎為剛
為堅人皆信焉若近時東北虜巢之擣人人聞皆曰
必不然問之則曰顧立此功者何人也後事覺竟若
人言果為彼所中也在 廷雖卒未察然人人聞皆
曰童某豈素譸張者彼某豈素厚德無所覬者此事
白亦竟若人言以是知君子素行決不可不一於正
而或流於邪天下信之蓋不于其功于其素素正矣
有所立人必信不可得而誣素或邪雖實有立人且
疑况誕乎甚哉正行君子脫不幸豈惟天道公論久
自定人一聞信不信已在此而不在彼矣若吾童公
茫已

跋瀘溪王氏家藏 宸翰

右安成王氏宋誥命一通我 朝誥命勅命三通勅
諭一通宋誥命瀘溪先生受之於阜陵我
朝誥命
宣廟以錫河南叅政臣芳蓀 勅命
宣廟以錫監察御史臣讓
英廟以錫兵部主事臣高 勅諭則又
英廟因群方入覲而通錫之者也今國子生臣和父

臣璘拜賜　天藻煥若新頒思所以昭先世之榮
示後人之企慕乃謹錄而藏之祠堂俾子孫歲時介
祭而拜觀焉其尊　上之心貽遠之圖可謂兼得之
矣王氏世家邑治之瀘溪子姓蕃衍詩書禮樂蔚為名
宗科第簪纓後先相望瀘溪先生其始祖也臣璘乃
河南寧陵知縣臣孟嘗之子而臣芳蓀實其曾叔父
臣讓後遷福建按察司副使臣高後遷福建布政使
實其叔父云瀘溪先生第宋進士調丞茶陵丞相李
忠定公深重之胡忠簡之貶親友無敢通問獨送以
詩流辰州後召除國子監簿尋歸復下引對內殿賜
坐勞問除直敷文閣至今學者尊之為鄉先生而祀
之學宮此誥命蓋復召時之所錫者臣芳蓀臣孟嘗
臣高歷官
聖朝俱有崇庳年有久近然皆茂著政績卓然而騰
躋以　天語褒嘉龍章煥赫瀘溪山川草木亦被
輝光於無窮非惟王氏一族而已臣璘早承庭訓恬
於進取崇尚禮義為鄉閭人深惟水木本源之誼不
可不致特捐已貲築祠堂于家居之北割田一百頃
以永時祀而又寶藏　宸翰以焯往詔來如此謂非
百代之表然賢子孫哉臣和業進士見推同[illegible][illegible]繼

有曰是不惟與[illegible]為而又將綿寵榮濟先世之美以
卒臣璘之志君子又有望焉

跋南康知府郭瑨　宸翰

嗣後王者馭世之大權忠孝君子立身之大本豪傑
之士忠孝根諸心而見諸事固無待乎外然王者礪
世磨鈍將圖臣子於忠孝之大同勸懲之典其可少
哉其可以不舉哉是　天章雲錦之煥頒實天綱人
紀之重係不惟得之者歡欣鼓舞益畜所以為報稱
而見之者亦歆羨歎慕勉求所以得之於萬一也南
康知府郭瑨為同知於青州時以廉舉職而膺五品
大夫　誥命之榮及其身而又上及其父母下及其
妻室縉紳士夫得於見聞競作為詩歌以頌之臣過
南康獲恭睹焉　天光日華照耀於廬岳之區
皇墳帝典森嚴於絲綸之訓所以感人心者在是所
以旋化機者在是所以奠鰲極者在是臣不勝齊躍
御恭之至復不勝為臣瑨歡舞之至謹稽首頓首而
恭識之於下方

跋南平劉司空所藏張汝弼草書千文

汝弼為人甚豪邁學識詞藻世率未易到吾嘗惜其
為草書所掩一時如汝弼以筆札名者雖莫過於汝

弼然持已多不律在汝弼亦羞之或者不察而遽以此輩視汝弼吾復深為汝弼惜也其守南安上官多以勢索其書動至數百紙汝弼不能一一應付坐此致憾罷工筆札亦藝也藝必為人役而耻為役其不可用如是吾考春闈時實得汝弼書汝弼頗深書汝弼沒已五載矣因大宗伯延平劉公出示此卷不勝感慨遂為書此于梢尾使覩其字者知其人也

高良識異題辞

李少參之高良識異吾獲觀焉噫真異矣哉公體國愛民本之以公廉濟之以明敏旬宣到處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然利無微不為之舉害無微不為之除此其感格於神天者有素剛飈所以回烈焰之逼脫其危於手足之莫措存其亡於呼吸之斯須謂神無意也哉謂天無意也哉雖然此雖異也而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天人感應捷於影響實亦理之常也第人之誠有至有不至焉耳至誠未有不格乎天者也由此高良之異驗公心術之微於乎可不敬哉可不重哉謹為題以歸之

西麓奏議題辞

忠義天地之正氣也出於天賦於人柰何氣拘物蔽而行焉者寡矣有以是氣而見諸事者有以是氣而發於言者傳謂聽其言知其心蓋必有是心斯有是氣有是氣斯有是言是行否則脂韋滑稽之不暇又何能有是氣有是言有是行乎新建西麓湯先烈先生舉進士典學無棣正統末年　國家多事嘗上疏舉兵勦　王擇官養民開科取士此以是氣發於心見諸事者也至其子襲業舉子累踏場屋有史才嘗見有言之誑離者作野史辨誣肯綮時獎開諸執政此以是氣發於心見諸言辞者也且所言所行皆愛君憂國鑿鑿之實豈泛泛徼聲利違者之可髣髴也豈必逆鱗　殺陛脂塗原野之所謂忠義也哉疏而行於當時者固已見其心之所發籍而見諸言者亦已見其心之所存余深惜其志嘉其人欲為之行不知行共可人為否乎

跋文山遺墨

松光下觀此忽雄風撼天惡雨纚地其公英爽之旋遺恨在千載夫不覺毛豎不覺淚墮

洪城別意詩引

士君子所存既充以大尤必所養之深以厚充大則其發也無敵深厚則其施也不苟此吾於東莞袁[illegible]

彥祥有至望焉君名由進士繼以治吾江右廣信爲
安二邑所切者仁所勇者義疚心於所當遇絕以干
州當徇病服中不多見縣君中不多聞者也
廟堂掄材風紀是召歲晏江空雲帆北張士林方爲
彥祥慶爲　朝廷聿播諸詩章彬彬濟濟彥祥顧大
以爲憂且懼也吾謂彥祥所以爲彥祥正於是乎在
翹首璇宮執法增耀輒揮老禿引之篇端

送憲僉陳君直夫致仕詩引

直夫年華方殷仕途正亨倦栩烏之聽切蓴鱸之思
明主俞其乞身吾人仰其高蹈涼颸西來雲帆東指
寔寔乎鴻飛飄飄乎鳳舉吾亦二十年來病在告者
迹雖林下心仍守內分寧畎畝之中奮尚桑榆之景
直夫顧決焉歸決焉去勇哉春濤出峽悠然流雲出
岫低頭東野吾學韓矣嗟乎天下事不難爲經綸展
自有素不若付時豪杰樂我疎狂與其曉曉以鉠孰
若煌煌以全與其薾薾以通孰若揚揚以窮偉哉直
夫服輪誠大吝梁誠硬脚板誠牢偉哉直夫、

題孔國賓尋樂亭

美哉此人而有此亭也美哉此亭而有此名也此樂
也其在人無富貧無賤貴也無夷險無順逆也無汎
老無古今也在廊堂游浸乎廊堂也在林壑游浸乎
林壑也在江海游浸乎江海也放之九天之上九地
之下不見其不足也斂之一毫之末一芥之微不見
其有餘也然其未得之也其尋之也必也此物之在
腔子無欠也無缺也匹陀陀其員也不然尋非所尋
不得也必也此物之在腔子無滯也無碍也而潑潑
其活也不然尋非所尋不得也必也此物之在腔子
無蔽也無累也而灼灼其光也不然尋非所尋不得
也是說也非臆說也朱程周子得之乎孟顏孔子也
孟顏孔子得之乎周文湯禹也周文湯禹得之乎舜
也堯也舜也堯也得之乎伏羲也伏羲得之乎天地
也天地得之乎太虛也翰林逸史南昌張元禎題眘
同想此亭者三按察使雲南則章公格廣西則國賓
之兄鏞廣東則閔公珪也

書歸榮集後

十侍御宗錫母太孺人賈氏沒　中朝諸名卿所以
稱述悲悼之辭甚富侍御既彙爲一集時展玩以泄
哀思復梓行之廣傳布焉人子顯揚其親茲固亦一
端哉三吳近俗親沒多援致名宦及博求文詞葉時
歆以爲誇詡之資侍御素簡重非流俗中人舉此定

一脚踢破渾沌之殼兩手捉住罔象之珠飄飄乎
舟行泂悠悠乎晴雲卷舒是盖將超萬有歸一無於
六合周八極混鴻濛以爲家與造化而爲徒者歟於
戲蒼蒼乎宇宙此真男子此真丈夫

吴左府真贊

雄千古氣吞八極攬萬象於一黍伏群妄於一旗
堂堂乎天馬之不可銜轡以羈昂昂乎野鶴之不可
振縈以呼是盖將窮天地而獨立廓聖途之久蕪者
也於乎紛紛眼中斯豈多見也夫斯豈不足重也夫

中流砥柱贊

洛陽晦菴劉先生正學淵源遠有端緒痛掃口耳詞
章之陋力探性命道德之真不顧莫諧于時孑然而
立於獨昔也○家諸議論今也沛諸經濟吾黨之士有
依歸焉作中流砥柱贊 猗晦菴此波中此柱此波
東不知幾千萬里此柱中立不知幾千百祺非此
波無以表此柱之壯非此柱無以障此波之靡所撐
柱者千古之天極地極人極所稟受者兩間之正氣
剛氣正氣抑洪水驅猛獸其即大禹周公攘[illegible]
楊墨者其即孔子孟子掃千五百年俗學之蕪[illegible]
百年真儒之墜其即程氏朱氏晦菴真此波[illegible]

真此波中此柱

大司寇莊懿周公像贊

此吾友少宰周君伯常之先翁南京大司寇贈太子
少保謚莊懿公之像也始予入翰林因與少宰同科
相好數得詢公而深知公之爲人及歸卧餘二十年
公官位日峻勳業日隆予雖以蹤跡嫌不敢輒奉起
居然時與門人野老道及一時進官之爲鉅人長者
足以壽 國脉而敦士風未嘗不屈指于公也茲復
登 朝而公九原莫作已六七載矣每過少宰追想
聲容卽宛然在耳目不特拜茲遺像而已盖公長身

脩髯儀觀甚偉而音吐甚洪望人至數百步外見眉
髮襟度軒豁無有遮伏言論行事率公平正大略不
設於知謀法所在恪有執勢力不可撼心一於仁恕
居法司幾四十年傷人害物意殊無一毫當
詔獄蝟興時所以委曲潛爲救正者甚多生平歷官
卒內 來拔未嘗少開口以干一力公家不及私子
姓幾數十人徒衣食於祿入故鄉至無田宅以歸亦
嘗求之一時有公器度者或歉於公之才識有公才
識者或歉於公之操存有公器度才識操存者其富
貴壽考視公位登八座年垂八旬 恩榮始終[illegible]

炳煥加之子孫多賢少宰及其弟少參俊翹然丕承于後則又遠莫逮焉是公不惟全德而又全福豈多得也維天佑人國家必篤生淳龐重厚之佐以蹄縝謐以翊隆平之運若公是已其建立率静重與浮躁者異其設施率寬大與迫窄者異其氣勢率雄深與淺薄者異其功効之在人國家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與徒取快於目前或貽患於無窮者異哉瞻公像深有感焉情不容已敬爲之賛辞曰於乎此公不世之子子以市義煦煦以市仁不世之峣峣以自炫皎皎以自珎其厚重之操宏遠之度猶之洪河大岳德不形而功不暴自足以鎮奠地而澤無垠此宗社所默賴以靈長滈風所默賴以還淳較彼區區夫執大有益於世孰僅有利於身盍不觀此風範端凝器宇嶙峋修髯瀟洒表然出塵壽考駿駿乎八旬而尊榮名富貴者幾四十春前橋後梓不寧益上黍天而子孫垂四百指又多師師之殿儀儀之麟於乎太原山川儲精降神有此偉人有此德人有此福人

春野翁行樂像賛

此吾春野翁行樂之像春風扇揚春暉晃漾春物駘蕩此天地間春野之景象春愫拍塞春意敷宣春容晬盎此一身間春野之景像惟其有此一身之景像方能富此天地之景像此等胸次此等趣況超乎萬物之表出乎羲皇之上白沙標題虎頭形状翁其徐此榜樣翁其符此榜樣無亦使或訝夫予言之放

王冢宰中流砥柱晶賛

有乾坤便有此柱大風霆撼不動大波濤推不去天樞此配地軸此繫前千千歲後千千歲

靳充道編修二親像賛

端以嚴君子之行仁以應君子之政鄉人尊德之稱不約而同治貽去後之思弥久而盛於乎此公可愛可敬可愛可敬

性慈而良德柔而惠茂非議於内外忘空之於施予天稟精神垂半百而生一燚人欲脫節將黃鮑而隆多社於乎有是夫有是配有是夫有是配

守一翁像賛

質端而弘志剛而毅勇於迁者甚急於爲若義名鄉衆是之歸大族群望之系勉旃勉旃善士善士

搏軒賛　延平衛指揮使徐鵬

垂實之勢高衡碧落驅霆之聲遠清沙漠萬叡一嘘千爲一鑰諸葛公之八陣黃石公之三畧卷之則退

藏於心胷放之則出排於山嶽噫欲為千載英雄之大夫端在此乎卓卓

王同勉像賛

學不忘於祿而寔可得禄行不異於人而寔可出於人一直養孟氏道義之氣一室牧充夫肝肺之春茲非名宗趾美之賢僊昭代潛輝之逃民耶

李止菴像賛

是維犀渚翁之子浣菴君之父所蘊者雖此毫素之傳所傳者第此儀容之似上足以光奕葉之弓裘下足以開蒲門之緋紫英英之氣尚溢眉宇峩峩柔石有玆丈夫

浣菴像賛

資禀高明才識超絶堂堂乎必王道之馳驅凛凛乎恒上帝之對越給事　內廷有大數陳恭理外服有大施設名愈流而愈謙其躬位愈峻而愈堅其節嗚呼若君者吾終期其為士林不世之英豈止羨為黃甲一時之傑也哉

與元善妻契書

天自有定歸而侯之盐慎厥修吾人當然家國與替有數君子只論所以致之何如苟少有分[illegible]

盡衆可使誘諸天也世率謂持盈滿覆了君家世積德一時生出許多豪杰盛矣今少抑之天意將益綿之而徵示以猶有所未戒者乎幸加勉焉〻〻

奉閔都憲書

僕敢瀆南昌濱江有萬石原跨南北二鄉南自象尾岡北至泉水圳延袤十餘里其田約六萬餘畝賦約六千餘石因無圩障田禾常苦水渋不收以此賦税虛賍民貧日甚如蒙准行二鄉里老之呈差官踏視設法措置乘此饑饉時年顧募興築萬民之幸萬世之功也宋恭議職掌糧儲已曾詳達幸賜詢及病中力此靦縷惶汗惶汗萬萬憲督

與鄉友書

區區才德淺薄蒙四方賢士夫奬進扶持以成虛名而宦至大家雖至親但有官府事恐於區區有累即自絶蹤跡直至事已乃復通往區區所以三數十年衣食得免謗議者實幸有此昨於茆舍憲處聞閣下受某處某人之私假賍名囑托某來交區區而知迴避者殊未曾致一人寸紙來干閣下豈宜兩相欺謾而有此舉在他人區區必欲恭白之念閣下父子斯文交遊之久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姑隱忍焉倘有物

寘溝壑以全大行士君子雖窮微肯餓至死其[illegible]此心乎此事只弥與某及張同府知之蓋某亦[illegible]求者隱惡而揚善交絶不出惡声區區固不敢自[illegible]以薄也

與至契書

吾人致力於大本須灼見與彼外教同中有大不同處蓋外教定所謂弥近理而大亂真世士汚陋者固不足論而高明之資多被引去誤了一生可哀可惜此理在天地間如今造版籍粮冊者然有捴有撒往知囫圇一大塊而不知辨析於毫厘是烏足與語悉

此又有一種狂生畧窺影響便[illegible]叫噪不復致詳發謹反謂得人所未得之真樂鄙禮法為土苴嗤簡策為[illegible]粕卒至顛脅老死如醉漢如風癡是則尤為可惜[illegible]慝大抵定有此若氣象自別語言動靜何莫非此[illegible]不容得深厚皆是徒然此本不[illegible]蹊不差異不高[illegible]不粗率不放肆彼言動之跳蹊差異或務為高談[illegible]細蹤放浪者則其人之能有此與否可知已吾友志此甚篤勉此有年于今造詣當大有可觀吾道吾人深所屬望白沙南川處往還請益曾下及此否翊窓張友北上惜未得會廣中豪士彬彬向[illegible]

無功吾友益加自策[illegible]耘於詞翰之末必務[illegible]以底于了有限光陰至囑至囑

與黄未齋書

數旬未及欵接欵欵昨日朝報始的知先生之事豈誠既有言未論是非自當遜避雖蒙　恩旨想高見必能脩疏謗由力乞歸休若止乞歸休不辨尤好日承諭俟考滿徑去不赴部此亦一義但非謗紛紜雖心固無愧恐終自不安也君子進退非是小節初志易立末路難持僕於先生情誼篤出處同同以古人自待非泛泛者一官何足為重輕毀譽何足為榮辱萬萬裁處僕惟不深信非謗而深信先生之素故不憚盡言如此不然何若喋喋而自取外議乎燈下卒草敬此幸勿視為浮談實待先生以第一流人物也

復竹樓書

承惠書斯文愛厚意溢言表深感深感禎敬仰執事[illegible]康濟高志而能執植吾儒道中人此國家至幸吾道之幸不意謗者亦談蒙齒録其為感荷豈徒一人之私哉雖然吾道之行卽執事素志之行但[illegible]倒[illegible]且偽者視之則不容不求自潔耳衆緩未除不

□□□引領前旌於九江小孤之間不勝馳遡遲虔
□蕩不宣

與同年諸公書

東園兄示及同年四會佳作禎且悲且慶悲十八人中在兩京僅存四公慶晦菴與吾兄名位崇澤施廣而東園亦駸駸焉悲禎不孝不能養老母致康寧復犬馬齒已及而徒存許友許　國之心慶禎忝與三兄志願同道願合三兄志遂即禎之志遂道行即禎之道行也東園亦屬續貂當呈稿求教承不鄙下問苟瑣瑣非天下大關係不足復齒胸中願了了一二事然須再審乃可必行無疑已以致意於當事者俟報及即斟酌奉以聽裁大抵疏河隄海行塩去冗薄征皆地官于今裕　國裕民之急務聊抄審於疏河一書寄奉見禎重壅問非稽慢云

奉晦菴劉先生書

禎屢占時名旨再乞歸後甘老畢於林下矣不意先生垂憐久要謬此薦拔感刻何可云喻雖然非先生當軸禎亦不敢肯脉苟出經濟本吾人事而昔承發發為多况再乞歸時又蒙深致勿忘許國許友之諭此如不出有負甚矣禎老母今付之弟妹禎此以今付之於先生先生當軸以人報國君子將□□□禎雖□□定不忍自棄自外也舟至張灣入見趍拜有期先此布露惟深亮之是幸

與張憲副書

禎聞今黄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塞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支以達平安及直沽等處每支中為數閘以時閘洩一則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則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此有大係於國家言不能盡今幸得負經濟之才如執事職理河事倘不迂愚言細為計禎可否便中音示當力贊之當道為執事成此宇宙中一大事懸侯懸侯昔禹疏下流為九道而納之海河今欲分上流為數道亦當納之黄河也時勢不同耳用事舊李邳守有高見可與商確又山東沿海至直沽元儒虞伯生議築隄墾田亦今急務倘留心亦望示可否拙作徒玷片石安平必有大手筆示寄惠

奉西涯李先生書

禎薄劣感仰甚深盖盛德以天下為心惜才為重如此嗚治近能少変否時雍已有書為趣之德極□

其好此虜毋恃其不來慕邊人分守策敢甚然取之
雖有方也普安六营叛者但二营當絕其萌替而分
地使四营自取之可不勞而定廣西須合三省大振
兵威後亦當如此處之崖崖久則難取急宜開其自
新使謀不深而勢自解不然兩廣及此海中一拳地
終恐非吾所有也若虛必能辯此宜用之勿緩云邊
弊積已極須擇老成而有才畧者一人付之以鈇鉞
之權使之遍歷痛一振作庶幾

復泰和蹇菴尹先生

禎雖乞歸而許友許 國之心終不敢忘尊獎太過
皇恐皇恐風濤泛駕之譬誠如壑諭然當此洶湧患
柁公不得其人耳如得其人帆索堅牢衆工齊力當
一息千里如履平地何顛危之足惧於戲風恬浪息
柁雖庸人可持當斯時必老成柁公之需區區亦當
衆工之一或把一索或著一篙以必期於濟彼望而
知息者間暇矣足尖乎來使迴迫敬此復尊亮萬萬

與介菴王冢宰書

近日非毀 成命事斡旋之機士夫獨顒顒有望於
執事然亦或疑執事有所嫌而不肯言或又疑執事
有所銜而不欲言僕閒語於相知者曰執事必
士夫之望執事必能奮然有言此數人者誠為經濟
其得罪誠不足惜但皆嘗有敢言虛名於四方苟此
獄一成此風一傳則為
聖天子新政之累大矣一則成命萬一有失從此誰
更敢進一則黨論紛紛從此而起一則天下從此以
言為諱成命不敢遠則犯孔子一言喪邦之戒黨論
起則善類將無着腳之地以言為諱則中外雖有大
奸弊誰敢復舉是皆 國家安危之所係君子顯晦
之所關可惧可惧可惧可惧執事公忠之操光明之
心僕實信之有素彼疑曰避嫌乃以事君有隱者淺
視執事固不足以知執事彼疑曰有銜乃以快復恩
讎者私窺執事其為不知執事尤甚矣僕正欲自造
以達此衷適發遣人來取年譜年譜借觀猶未竟續容
奉復便中亟此附上惟留意焉鄙心固為
朝廷然亦為執事負重望於天下亦為蒙執事錯敬
也孚萬爲鑒之今獄尚未上
聞尚未出幸速昌言僕不勝延頸以俟

東白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奏議

左春坊左贊善臣張元禎謹

奏為勸行王道事臣惟為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主則可非所謂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所謂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者也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略蒙荷山林以待乎大

有為之主久矣乃今幸遇陛下臣不於是時而勸行之少傾葵藿之誠俾致涓埃之報是不惟有負於　陛下抑亦有負於所學惟陛下不以為迂而忽之臣惟王道乃二帝三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而非有待於外者也蓋心必純於天理而無一毫之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一毫之夾雜苟政雖善而心於天理有未純焉是外身心以為治是為無本是為不誠是為伯道伯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者也王道真伯道偽王道實伯道虛王道坦夷伯道崎嶇王化大同乎天地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　陛下之更創制度不及於　陛下之振舉紀綱不及於　陛下之黜陟人物惟勸　陛下於身心上用功以立王道之本而已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之著於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而因可革而革可益而益可損而損　陛下聖見當自能裁之而群臣中有名世者出當一一有以輔　陛下也臣請詳之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摶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其心無他惟在生物而

已雖其雷霆之震擊霜雪之凋殘亦其所以破其頑而禁其盛非心乎殺之也人即天理所生之物也如花木之接水泉之續然實皆得是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苟非得是心則是身無以生矣為人君者聰明睿智得此生物之心尤厚而靈猶天所以留心者蓋生物必當有以養而教之天不能自養而付養之之責於君天不能自教而付教之之責於君人且當體乎天而心天之心人君尤不可不體乎天而心天之心者也心天之心何如哉心其所以生我者以達之萬事以生乎萬民也必其四海之內九州之外熙熙

乎無一處無一人無生意皥皥乎無一處無一物無生
生氣諧樂明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福畢至景星
慶雲見焉麒麟鳳凰出焉醴泉朱草生焉是即所謂
王道也是即皆由其心所以生我者來也然是心也
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
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耳目口鼻耳目口鼻既獨有
諸己由是誘之以聲色之紛華臭味之甘美得之不
得而喜怒哀樂之發遂不能無私焉身既有私則此
心或爲之蔽而不能袪或爲之累而不能遣或爲之
錮而不能釋此天理遂以漸而泯即此心以漸而亡

私欲長一分則此心亡一分矣私欲長十分天理泯
十分而此心亡十分矣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
一爝而至於燎原在人君則居崇高之位操威福之
權無求不遂無令不行其泯此理亡此心則害尤不
可勝言者故尤當於是乎用力焉使此心私欲淨盡
天理渾全無一毫之夾雜不然一念之差或貽莫大
之憂一行之失或貽無窮之禍私成於一己之微而
患被乎天下之大欲遂於一時之暫而患及於百世
之久可不懼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
大有爲之資者不能允非有大有爲之才者不能

也臣所以有望於　陛下也臣在山林伏聞
陛下懿德首出已負大有爲之望嗣登
寶位累著大有爲之實何者崇異端嬖近習則有以
正此心而不能大有爲矣　陛下則能斥而遠之略
無所疑殖貨利航玩好則有以荒此心而不能大有
爲矣　陛下則能棄而絶之略無所惜開倖門塞言
路則有以昧此心而不能大有爲矣　陛下則能塞
彼開此倖者空於一掃言者雖多而不厭雖泛而不
罪躬勤政務宵衣旰食威權不至於下移躬行
節儉削浮冗却貢獻帑藏不輕於一費其進退大臣

也衆望所歸則尊以禮而任之專衆論所棄亦去以
禮而絜其名其顧惜大體也廓如天之量而不窮言
[illegible]之浮言下大事之議俯從臣工之正論內外之禁
嚴以杜奔競章服之錫謹以正等威游心恬淡他無
所好改過不吝惟是之歸此皆天生
聖明之資真足以大有爲者也天縱　英武之才真
足以大有爲者也真足以純此心以施之政以体乎
天使王道大行於時以復二帝三王之治以紹二帝
三王之傳者也此臣所以有望於　陛下也先儒程
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

第一箚學臣所以勸　陛下行之而竊以三策爲准
陛下留神其一曰定聖志其二曰一聖敬其三曰廣
聖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
君志之不定耳志不定則多以近小之見邪僻之說
或從而撓之近小之見邪僻之說必曰王道聖人能
行非聖人而行之徒事虛名效必不著一物之遂且
難況於萬物一家且難況於天下殊不知王道只在
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而難行者也人皆可以
爲堯舜況於人君一事之無私卽一事之王道一日
之無私卽一日之王道一身一家皆無私卽一身一

家皆王道一國天下皆無私卽一國天下皆王道惟
其積累也久則自感化之也致中和而[illegible]位育之效
至誠而極參贊之功堯舜在位則黎民於變而比屋
可封四方風動而魚鳥咸若此豈學[illegible]徒修廷大言
以欺人哉豈聖賢徒飾是虛美以誇[illegible]成丕之身心
而成功大驗必至焉耳臣碩[illegible]　[illegible]瞭千古之獨
見奮邁百王之大勇以先王之言爲必可信以先王
之道爲必可法以二帝三王之治爲必可復勿惑志
於權謀之詭術數之小而自陋其規模勿惑志刑名之
[illegible]黃老之虛而自[illegible]其氣象心必志於渾[illegible]一國天

理之存政必志於渾是一國天理之著一語在此一
默在此志必不間於語默微事在此大事在此志必
不殊於大小大廷在此深宮在此志必不貳於隱顯
聖躬自少而壯此志必不因之而少壯　聖躬自壯
而老此志必不因之而壯老臣前所言不盡於異端
近習等　聖德正此王道中事也又必持之也堅而
不變其始行之也篤而必有其終不使如晉武之初
儉後侈唐明之初勤後怠復遺笑於後人如是則
陛下之志卓然有定而王道之行確然可必矣古語
云有志者事竟成先儒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

成臣不勝惓惓矣聖志旣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致矣
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曰擴充而所
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臣欲　陛下之一聖敬
焉敬者二帝三王與[illegible]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
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
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而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
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
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
微不爽矣省察之而爲私欲而爲惡耶卽從而敬以
克治之或截斷於念慮之初或芟除於事爲之際必

使私欲無一髮之容省察之而為天理而為善耶即
從而敬以擴充之或達赤子之端以及四海或推己
人不忍之念以及萬鍾必使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
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
天德也此即慎獨之功也臣知 陛下天理之聖心
與聖敬者固無夾雜操存固已純熟踐履固已篤實
若無俟乎更加如是之功矣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
小心翼翼猶若未至德已盛而終日乾乾猶若未盛
聖學既以此敬成其始亦以此敬成其終也臣願
陛下玩味先儒朱子敬齋之箴詳究諸儒釋敬之義

而默會二帝三王能敬之實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
以此敬身在此即心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即
心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必篤而益篤
於燕閒蠖濩之微動以妙靜之用必謹而益謹於綱
紀綜綸之者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
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必長體念之使此
理活潑潑一如夜氣之澄必長提撕之使此心常惺
惺一如出日之皎如是則臣前所言不盡於異端近
習等 聖德不惟 聖知無始終之變也而凡人主
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如好武如好內如好察好[illegible]

習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臣欲
陛下之行王道此實至要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
作狂臣尤不勝惓惓夫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
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 陛下之廣聖知何
哉誠以王者之道即聖賢之學聖賢之學心與理知
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固當致力於敬
然理散於事物一事有一事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
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其當
然在事物有不容已者理則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
易焉此事此物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

事此物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于彼
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
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
有之中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
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皆遝參差欲一一應酧斟酌
之無毫髮之差悉肯綮之中難矣 陛下之行王道
以本之身心然其著之政事也非一端王政雖莫要
於教養之二者然其為法也甚周而甚密焉必行之
真能得乎民心而後可曰王者養民之政必行之真
能得乎民心而後可曰王者教民之政如九經達道

[illegible]出制[illegible]后王亦嘗有擧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
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后王亦嘗有
擧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
之禦儲峙之恤后王屢有擧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
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
君臣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
何亦若臣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蕪之廉耻喪而
浮僞滋后世之習俗日惡矣何以反諸王道之淳枝
葉繁而根本蹶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
之正不寧惟是衆論忽庭甲曰可乙或有所狥曰不
可此曰當重彼或有所蔽曰當輕其是否之的何以
別群臣布列大詐似信大奸似忠正人指奸人爲邪
而奸人亦指正人爲邪其賢否之實何以明此其所
以於此道當然之中尤不可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而
知之尤不可不真求之尤不可不慱也
陛下聰明睿智得之天賦所謂尤厚而靈者故於
爲學之初於臣前所言不蠱於異端近習等
聖德一旦即行之奮發如雷厲而風飛如天旋而地
轉非知之素真養之素厚而爲天下之大知何以能
此也以風聞天下在在歡舞非惟臣以爲大有爲之
君天下莫不擧手加額以爲大有爲之君也非惟臣
謂王道之行也天下莫不延頸跂足以望乎太平也
[illegible]頌　陛下因此聖知之已明而推之於萬一之未
明因此聖知之已真而推之於萬一之未真益懋伊
傅多聞學古之訓再味朱子格物致知之說自身心
性情達之人倫物理質之六經群書精矣益究之使
精至矣益究之使至古今事變究閱多必究治亂之
原以昭興亡之鑑制度名物稽攷多必究創建之意
以爲潤色之據人物臧否辨論多必即其行事究其
心術以擴知人之哲事事有其要言言有其實必一
一究之使一一足以爲行王道之資毋徒如腐儒之務
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
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勸講
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論所
以涵養　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之
端亭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
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
以毋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
陛下雖不假以稚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開
其識而知所恃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切如是

陛下合千萬古之知為一人之知合千萬人之見為
一人之見盈天下之事事物物聖知無不真舉而行
之天下無不決聖知無不博叅而措之天下無不當
敬固王道之要此又王道之急務也臣尤不勝惓惓
抑臣此三策皆所以立王道之本者也皆所以用功
於身心者也　陛下必於此三策兼致其力而不可
廢其一焉如志已定矣使敬或不一則志徒大而身
心上尊德性之功欠無以充其大以全王道之體故
先儒胡氏云志立於萬事之表即繼之以敬行乎萬
事之內而先聖孔子云志於道即繼之以據於德依
於仁者此也如敬已一矣使知或不廣則所守徒固
而身心上道問學之功欠無以進其明以大王道之
用故先聖孔子約顏子以禮必先博之以文而三聖
堯舜禹一中之傳惟一必先之以惟精者此也
陛下真足以大有為者功實在此真足以心天下之
心使王道大行以復二帝三王之治以紹二帝三王
之傳者功實在此誠不宜不於此兼致其力也昔朱
子進正心誠意之說於宋帝或止以上所厭聞臣惟
陛下決非厭聞之主也又王通獻太平十二策於隋
帝或誚通不智臣惟　陛下無使臣復蹈通之覆轍

甚幸甚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元禎謹　奏為乞
恩侍親養病事臣素有虛弱病證體力尫羸衆所共
知前任翰林院編脩與脩
英廟實録因是病重不曾受陞就於成化三年九月
內乞歸原籍調治延經二十二年一向未得痊可至
弘治元年三月內伏遇
陛下以纂脩
憲宗純皇帝實録起取職業所係勉強扶病前來顧
蒙　陛下追録舊勞陞受今職仍　進之　經筵班
列　命之主考南畿郷試　隆恩至德殞身莫報不
意臣老母封孺人倪氏年已七十七歲忽於去年六
月內被跌襲風行步艱難臣日夕憂思不能奮侍以
此飲食少進精神耗損體力愈致虛弱去年考試事
畢便欲乞歸但分脩六館事跡未完勉強供職每日
併功自備到今幸已脫稿雖未曾歸類編次
進呈臣本分纂述已訖伏乞
聖恩放臣南歸上以奉事病母於垂盡之齡下以調
理已疾於將衰之境倘得稍遂安痊尚當勉圖報稱

爲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
聞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張元禎謹奏爲陳情乞
恩養病事臣素禀虚弱身體尫羸疾病交攻不止一
端由天順四年進士除授翰林院編脩歴任五年脩
完
英廟實録即告養未敢受陞誠以陞遷則當供職告
病豈可冐受越二十二年前病尚未痊可恭遇
皇上登極弘治元年伏蒙行取纂脩
憲廟實録痛惟
憲宗皇帝臨御二十四年臣卧病未有寸報若得紀
録　聖德神功之萬一庶幾少効職業而致螻蟻之
忱因此力疾前來應奉當即蒙
皇上追録前未陞微勞陞授左春坊左賛善預
經筵勸講臣久病初起本不敢受陞但纂脩進秩
朝廷爲
先帝寵遇儒臣盛典既來供職理不可辭至弘治四
年書成　進獻又蒙陞授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
恩寵深厚不勝感戴之至臣爲舊疾未瘥必須仍乞
歸治當又即欲辭陞而伏念

[illegible]恩[illegible]及獨暫控辭跡似矯激之行非所以示
天下於中道況言儒學本經濟非徒引退爲高而已
乎此
皇上政理清明群賢滿　朝正儒者彙征樂用之日
臣雖無似獨何忍自棄而不力以少供職業是以又
不敢辭不意臣福分淺薄自弘治五年三月內到任
以來舊疾屢作兼以母封孺人倪氏年八十跌傷些
床寸步難移不能迎至任所奉養母子情懸痛不可
言以此臣病勢轉加勉強管事除　慶賀行禮外不
能出院門者將一年矣臣竊惟存道者心而行道者
身臣心雖在道不敢忘世然身既有疾豈能用世抑
國家祿以待勞臣不勞以受祿翰林豈養疾之地俸
祿豈養疾之資臣若不奏乞歸養豈惟病不能愈而
道亦何在失道之人將焉用之雖然以身殉國臣素
志也以道事君臣素學也臣年尚未老而志當益壯
業當益勉如蒙　聖恩放回養病使得優游林下尋
醫調治并得奉數年祿賜之餘日具甘旨忠養老母
於殘齡臣病倘少痊
皇上如有呼召即當奔走以圖犬馬之報以[illegible]愉
之效決不敢冐受陞遷之榮待死嵓穴之下[illegible]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詳

奏議

詹事府掌府事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臣張元
禎謹
題為添進 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事臣冢
召集脩叨充 日講仰窺
聖學高廣 聖學深博見之於事天勤民孝先奉
慈與夫紀綱法度之施語默動靜之微壹惟典禮之
[illegible]情性琴惟書而萬幾雖總攬獨斷而延接大臣博訪公
論不矜宇已其允足為 宗社生靈之大慶者仁愛
欲惕之念常切不忘是以天變雖累可懼而旋即消
外患雖屢可虞而旋即弭此我
皇上誠有第壹等帝王之資足以致第一等帝王之
治而當加意於第一等帝王之學者也然 聖學有
大本焉[illegible]則道自充 聖治有大要焉要舉則效
自著欲[illegible]大本舉大要非心學理學之明則不可得
也心[illegible]體用相須初非貳致心學以存心言
心存則理益精理學以窮理言理窮則心益廣二帝
三王所以隆治化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實自此始
此即帝王第一等之學也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巨
細精粗固甚明白但求其直指根源提挈指要使一
覽即知其槩則莫有如宋大儒濂溪周子之太極圖
横渠張子之西銘而洛陽程子定性之書新安朱子
敬齋之箴則用功之尤切者也
皇上學無所不究書無所不閱其於此學此書留神
乎 聖覽妙徹乎 宸衷者久矣然問學益講則益
明義理一溫則一新此古昔聖帝明王所以貴乎致
緝熙之功求多聞之益也伏乞
皇上日講之時 命內閣將太極圖等書同周易大
學衍義以次分委臣等進講或每月每旬定一日
或二日獨命臣講解庶幾臣等一得之愚以少裨
[illegible]明萬分之一焉所以然者聖治隆於唐虞下至周
公而不復聖學博於孔子下至孟子而遂絕皆由此
心學理學之不明也臣請得而究言之所謂心學者
非如異端之冥心於虛無寂滅也必於日用之間[illegible]
驗真心之發如見孺子入井見牛觳觫之類由是[illegible]
而充之使皆油然而不可遏沛然而無不達[illegible]

後有爲心學也所謂理學者非如俗儒之費功於記
誦詞章也必於講學之際務造真知之地如聞談虎
傷者之容色獨變然使凡身心事物皆有以究其所
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如是而後真
爲理學也然此心此理又必靜而養之於不睹不聞
之頃默而存之於無形無聲之表使其功益篤益密
而無少間隙其本益深益厚而無少滲漏庶幾心與
理相涵體與用相資其所發無乎不當其所知無乎
不精但見此心此理在日用間常瀅瀅而無滯無虧
常醒醒而不昧不息好善則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
欲飲惡惡則如水之必不敢蹈而恐溺火之必不敢
近而恐焚如是則以宰制天下之萬物應酬天下之
萬變渾是天理而私欲淨盡吾心亦天地之心吾化
亦天地之化即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也
聖賢千言萬語其大本大要皆不出此而大極圖等
書實其見其緊者焉夫聖治雖止於周公而不復而
聖學則幸得周程張朱四子遠紹孟子而復傳聖學
是聖治所本未有聖學傳而聖治不可復者也
皇上既有帝王第一等之資復能加意於帝王第一
等之學則致帝王第一等之治何難之有臣伏聞

皇上每當萬幾之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此正程子
以靜坐爲善學朱子以調息而收心之意其大極等
書主靜主敬之說亦緊切在是
皇上於帝王第一等之學已有本而得其要矣如因
此益從諸前書更紬繹熟復優游厭飫則聖學於此
心此理愈致廣大而盡精微愈極高明而道中庸是
第一等之學昔在帝王今在
皇上矣程子嘗以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孟子
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成覸謂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包賜 俞允即將前書[illegible]講臣不勝惓惓抑臣又幸
侍 春宮講讀得以仰瞻
皇太子殿下天稟英明言動溫恭又有以上窺
皇上脩身儀家之化著於大綱大倫如此竊惟自天
子至於庶人行莫大於孝孔子自謂行在孝經又三
代盛王太子與秀民同入小學亦同入大學不惟讀
書而又誦詩蓋學雖有大小小學實大學治國平天
下之根本其讀書欲以知政事而誦詩則善者可以
感發善心惡者可以懲創逸志而感化人心爲尤切
今孝經詩經小學俱有朱子考正集傳等書而朱子
感興詩及訓蒙詩亦皆緊要臣伏見 殿下遂一

論尚書論語固足以啓沃　睿衆叅正作聖然後淡
日習字一紙非帝王所急似爲妨工欲乞
皇上那　殿下每日習字工程將孝經詩經并小學
等書分日輪流同尚書論語講解不必如尚書論語
濕倍止足審聽默識每月三次容講讀官將已講解
過者挑誦壹貳拾字以見　殿下之留心其習字亦
不可廢每日暇時止作數十字不致生疎可已但小
學詩經篇章頗多帝王之學惟在知要乞　命內閣
將小學詩經節取有關於綱常治亂民生艱苦之大
者及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孝言孝行附之孝經同

委臣等講解庶幾　殿下聽覧不煩而事皆有益仍
乞講解之時命　殿下左右伴讀亦皆執書旁聽
殿下退居不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詩則不時使之
陳誦賜之歌詠如此則一殿下不必自誦自讀而聞
之自然矣況詩之歌詠抑揚有可感動者寓焉此昔
衛武公使瞽矇朝誦詩以致勸戒之意也此於
殿下脩德補養非小夫
皇上既加意於帝王第一等之學
皇太子殿下乃天下臣民萬〻年之所屬　宗社萬
世之所托誠宜亦進第一等帝王之學用能以聖

繼聖而紹第一等帝王之治其孝經詩經小學等書
亦皆心學理學之所在者第一等帝王之學此實其
基也乞亦賜　俞允即將前書添講臣不勝惓惓然
臣因是而復有獻焉詩即今之歌曲古之樂章與戴
記之書不同吟咏抑揚實有感動人心處故孔子曰
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今詩經三百篇孔子皆嘗絃
歌之伏聞
皇上深達制作之妙　郊廟音樂一一是正如玆因
殿下講誦擇其有關風化之大如二南關雎鹿鳴七
月之類被之管絃宮中燕間時奏焉其古雅平淡之

音豈惟有助於頤神養性而已哉成周盛時聲詩爲
樂用之閨門用之邦國用之鄉人以化成天下此亦
治道所係
皇上能留神焉幸甚幸甚嗚呼今天下賦役繁重民
窮財盡水旱相仍盜賊不息士大夫大道罕聞廉恥
不恤貪暴矯激迂迴奔競皆以成風下至民庶多胥
內潤殘誘詐相勝薄父毋而爭妾孥競奔靡而甘刑
憲此皆世道風俗之可憂者
皇上方玆大新庶政痛革宿弊臣顧袖手旁觀不能
陳其一二而乃勸請前書不幾於迂而不切臣切恐

此正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乃世道之大機括
關渉也
皇上誠能加意使負心真知之形於萬幾者深是天
理而或遏無所蔽焉而又責任賢輔彌綸調燮與之
大有為則斡旋轉移猶風偃草其致帝王第一等之
治真易易耳何民瘼俗惡之足憂哉臣是以不勝惓
惓為此謹具　題親賫以　聞伏候
勑旨
弘治十八年三月　日疏上有
旨索太極圖有天生斯人以開朕之業

詹事府掌府事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臣張元
禎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本月十九日該科道等官交章劾臣奸貪
卑汚留冠江右奔走權門營謀入閣乞照例罷黜等因
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除[illegible]府南昌縣
人由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編脩累以
脩書微勞歷陞左春坊左賛善南京翰林院侍講學
士南京太常寺卿以至今官臣自出身到今凡四十
六年實歷官者總八九年其中間謁告家居前後三
十餘年惟讀書教學講究儒道但賦受駑鈍所得
徒浮於所學如今科道指陳實切自愧況臣年近七
十精力衰憊欲加勉策終不能前
皇上新政之時正當從衆論以任衆賢如臣者本非
其人首宜罷黜伏望
皇上憫臣殘喘容臣致仕庶不妨碍賢路臣不勝萬
感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　聞伏候
勑旨
弘治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奏奉
聖旨都着照舊辦事欽此
詹事府掌府事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臣張元
禎謹　奏為再乞休致事臣同戶部侍郎李某該
科道乞罷黜吏部覆本奏
聖旨李某等都着照舊辦事欽此臣復具情乞
恩休致奏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吏部未覆間科道復催請罷黜
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惟
皇上初登寶位俯念
先朝舊臣曲賜容留臣等萬感

天恩須臾莫報但臣伏自念歷官并今被劾此與各
官不同各官供職年久而效勞多臣家居年久而效
勞少各官或止劾貪汚臣加以奸貪大肆各官或止
劾營求一官臣加以營謀入閣是則臣之年勞既少
而臣之罪惡尤甚各官可容留而臣不可容留明矣
言官風聞固當不辯儒者立朝豈宜無耻况今連章
催黜意尤專在於臣伏乞
皇上垂憐允臣再請容臣致仕一以作言官之氣一
以俾臣保儒者之虛名於萬一為此再具本親賫謹
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十八年七月初五日奏奉
聖旨張元禎青宮舊臣文學老成宜用心辦事不准
休致欽此
詹事府掌府事大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臣張元
禎謹　奏為懇乞休致事臣先為科道交劾
奏乞吏部通將被劾官員覆　奏蒙
聖旨都着照舊辦事欽此臣復具請再乞休致特蒙
聖旨張元禎青宮舊臣文學老成宜用心辦事不准
休致欽此科道重將各官催劾罷黜吏部再覆請令

各官自陳蒙准致仕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兩乞休退兩蒙容留兼賜慰勉
責任之意臣之薄劣已在
皇上洞照之下臣之感　恩雖萬死無以為報然臣
竊自念臣之官何官也講道之官也臣之職何職也
輔德之職也身必無少悖於道則有以重
聖聽於未講之前講之斯見信矣心必無少戾於德
則有以孚　聖心於未行之先輔之斯必行矣臣功
名分薄家居年久致力者身心之學喫緊者理欲之
分其所以效古人獨行不愧影獨卧不愧衾者暗室
屋漏人固有所不及知若奸貪之二字奔走營謀之
二言尚赧然不欲萌諸心况顯然而敢肆諸行科道
乃以是而劾臣夫豈造此言以加誣哉實由臣操修
未至道德有歉嫉忌者媒蘖傳播以致科道之聽信
耳然則講道輔德之地臣豈敢復冒居之今吏部覆
請被劾官員量准致仕庶言官之議論亦平臣謂宜
准致仕莫過於臣平言官之議論亦莫過於臣盖講
道輔德責任甚重臣非其人則有累於
聖德聖治不小矣用是臣雖兩蒙容留之
不敢冒萬死重　宸聰懇乞休致臣聞古之君子

蘇二道德既而後已如蒙　賜俞允使臣得以未盡
之年銘劝辭於左右益勉所未至終求庶幾於古之
君子則臣感戴
天恩尤莫大焉為此再本親賫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奏十三日奉
聖旨張元禎已有旨了不必再辭吏部知道欽此
詹事府掌府事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張元禎
謹　奏為辭免
恩例加陞事恭惟
皇上登極覃恩青宮舊臣念臣首僚録臣微績陞臣
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加俸一級照舊辦事
臣有病在告聞　命戰惕感
悚深至措躬若無所容但臣竊惟爵以待賢祿以酧
勞吏部侍郎所以貳冢宰而進退百官二品之祿下
尚書一等視各部侍郎為獨厚臣切自念儒者之處
世雖陞儒者之實行則歉其叨官翰林如文學藝術
猶可勉綈書窓之故業敷陳講説猶可勉進[illegible]
舊聞今遽蒙陞以少宰之秩加以二品之祿[illegible]
渥豈臣所堪雖[illegible]不任以事而寵之以[illegible]

寄其位而徒食亦食雖曰
[illegible]非恩與衆所[illegible]然臣效勞淺而同列劝勞深
不[illegible]同踰越涯分可不自忖伏乞
皇上收回吏部左侍郎并陞俸一級之　恩命容臣
以太常寺卿仍舊供職則臣不惟少逭尸素之慚於
己抑亦不貽負乘之誚於人如蒙　賜允感戴
天恩尤為無窮為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十八年七月十七日奏十八日奉
聖旨張元禎侍從有勞特兹陞職不允所辭欽此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
元禎謹　奏為乞
恩休致[illegible]脫節事伏念臣質本朽腐才本迂踈雖
日從事於儒者之學而每以力不能前用踰其分為
懼是以甘心退伏積有歲年誤蒙
先帝知遇累次起廢然亦不離翰[illegible]閒散之司未嘗
一庭政事要劇之地但官資既進而報効未聞竊嘗
循省不勝惶汗近者選被[illegible]言再三乞休
皇上未賜允從近又蒙俯念宮僚各陞職事臣仍[illegible]
[illegible]允從不見[illegible]既又自念一時同事[illegible]

亦何敢固辭故強顏詣　闕陳謝退而省念終不[illegible]
[illegible]臣年已老使貪戀榮祿而不知止則昧於[illegible]
[illegible]而晚節有虧其於儒者之道不惟舉平生而盡
廢之抑上累
先帝及
皇上之厚眷甚矣是敢不避　鈇鉞仍乞罷歸少安
愚分蓋　新恩已同被於宮臣而退伏實微臣之素
志伏望
宸衷慨納即垂　俞允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親賫謹具　奏　聞伏候

勑旨
弘治十八年八月十四日奏奉
聖旨張元禎累乞休退已有旨不允亢安心辦事該
部知道欽此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
元禎謹　奏為感謝
天恩并乞自明事臣自
皇上登極以來為科道論劾三疏乞休一疏辭陞皆
不蒙　俞允而加之獎慰及
先帝山陵甫畢復兩疏乞休既蒙以供職[illegible]

[illegible]
先帝實錄[illegible]之命又蒙趣起供職皆戒以毋再
固辭臣忝為宮首僚　龍飛之初何忍乞休但科道
有言不容不避況臣叨承
先帝知遇之恨無涓埃之報　聖德神功得預纂輯
以傳不朽實為大幸以是奔趍　成命不復敢辭而
近者科道復沿前劾不謂臣屢辭見留但謂臣累劾
不退且斥臣有玷於道學臣一聞報職業雖不敢廢
而不能出　朝伏候　聖明聽納容臣以禮致仕半
月有餘顧復蒙　恩旨同尚書張昇等都着照舊辦

事　聖眷惓惓如此臣所以仰戴日月之照天地之
容比之前　恩尤為萬感比之群臣尤為萬幸謹赴
外廷恭謝而復上此疏敢先乞　宥臣萬死容臣一
明誣言之妄以見科道論劾之有自也蓋臣如得
謝休則誣言不必明今復蒙眷留若復不自明則科
道[illegible]以[illegible]言為真雖
皇上[illegible]而臣何能自安科道劾臣大抵在於奸貪
奔競二者臣自幼有志於儒者之學儒者之學始諸
[illegible]之微推之以經濟乎天下之大惟始諸身心之
[illegible]一[illegible]萌於暗室猶當致謹況奸貪大惡[illegible]

之切望 制誥一出於內閣大臣之推擧
先帝之來用恩命猝下臣自亦不知也何從而營求
中或有聞臣虛名偶因顧問而旁與焉則恐有之然
臣亦不知也營求有無日久且見況在
皇上禁近伎乞密訪臣無則已之如果有焉是臣乃
奸偽之真小人其得罪於名教甚矣
皇上即當明加兩觀之誅以謝
先帝之靈豈可容之一日在位以為儒者之羞哉切
惟此等奸貪奔競皆極天下之卑污陰狡者之所為
世之所謂鄙夫所謂妾婦所謂賊儒臣常賤惡之如
狗彘如惡臭無痛以戒夫學者豈有平日欲為古今
第一等人以壁立萬仞為節以希聖希賢為志以青
天白日為心乃一旦自墜自污其身下與此輩等耶
昔歐陽文忠公被劾必欲置對謂使臣有此是天下
之大惡也使臣無此是天下之大冤也大惡豈得不
誅大冤豈得不雪臣被此謗亦豈不欲請究但一請
究即其父且見謗言在臣之私甚微科道係天下之
公甚重而係
皇上之初政尤重豈宜究臣此謗而啓不信不直之
端哉故臣寧受污蔑決於求去于以作 新朝之

之氣于以偽天下敢言之風何必自直何必自
至今日則勢有不容不自明如前所陳若況又在
臣有玷於道學夫儒者所學正在於道而臣一生所
致力焉者其一出一處一去一留不惟一身而世道
世變關焉臣雖無儒者之實行而竊負儒者之虛望
使復如前之不自明則彼高之視臣者因謂臣以天
下為度以
新主為重自反而縮內省不疚何歉何慚彼次之視
臣者亦謂臣之進退去留一聽于 上劾即辭留即
止何數何嫌彼淺之視臣者將遂謂臣貪
恩戀祿含垢忍耻居之自如麈之不去如是則臣即
鄙夫即妾婦即賊儒而大壞於儒教其為世道世變
之累不小矣不直則道不見不自明則謗不釋謗不
釋則言者不息適以中讒邪之計快讒邪之心而善
使是非混淆欺蔽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此所以尤不
得不自明也不自明臣之本心自明臣之不得已為
世道為儒者之道非為一身也抑臣所自明瑣瑣屢
瀆惶恐殊甚然字字句句可質諸天地對越神明豈
敢上欺
皇上以固寵下欺天下以招笑駡中欺此心以

孫　默　纂輯

門人賴丕校訂

附錄

東白張先生行狀

自脩道人姓張氏字仲芳浙江金華府人先生始祖
也由進士官至隆興太守宋季以擾遂築室今南昌
羅店家焉迨十一世先生大父孟初父仲實號松亭
時居黃龍州母倪氏感寤入室於正統丁巳二月初
二夜子時生焉是夜大司成胡先生儼見西南上有
紫氣一星文光郁郁呼子昭指示之曰此兆奇男生
也它日名位必高於我謹識之俟驗焉松亭翁幼孤
于立既長博古儒雅飄脩塵表徙居南浦橋之西先
生時五歲精氣秀異諸書過目成誦開口成文松亭
翁命名文魁暨七歲有朝使過者見其草書驚曰如
此行誼誠寶奇童也衆而觀者無虛日矣　寧國主
簿王聞而召見命之對則有天子門高嫂溺叔援權
也之語命之詩則有心定萬事定四海何風波之句
嘆曰神異哉斯童它時必爲天下措大事也龍之賜
之何親筆書元徵以易其名自是感激爲[illegible]

之士夫與松亭翁交游者言唐四庫書多在閩於是
男往觀焉因纂考亭道德遺風直抵建陽以挹焉惱
然歸曰希聖希賢乃吾分內事當躬行持敬以致義
理之實體認切至以極義理之精經傳子史宜旁搜
博覽遂手不釋卷毋嘗以違心爲粥助其夜讀焉松
亭翁易之曰吾聞周程張朱亦由科第發身宜入邑
庠肄業雖孜孜勤學不息而思親之心未嘗少替得
一物必先以歸父母不以己之口重於親之口也時
乎歸寧不問隆寒酷暑而晨定省溫凊之誠焉都憲
韓公雍屢考稱其所作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理
趣無優異日所就豈可量乎即以禎祥之禎易其元
徵之徵又字之曰廷祥以相須也從浮講學者日益
衆矣天順己卯領鄉薦明年庚辰登進士第選爲翰
林院庶吉士未幾　制許歸娶復趍朝壬午九月授
編修
憲宗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癸未纂修
英宗實錄八月爲會試分考官尋上疏數千餘言又
疏論權臣當鳴鼓攻其罪以謝天下疏進不報一夕
在內翻裂吁曰忠者孝之所推古人一日養不以三
公換父母不遂就養元楷迎歸已越三載矣孝何[illegible]

而能忠于父曰端人正士英風常存富貴利達[illegible]
過耳昔朱子謂難進之禮得一官必抗章而力[illegible]
易退之節一言不合必奉身而亟去成化丁亥二月
因疾乞歸每謂子弟曰養可能也而敬為難敬可能
也而安為難安可能也而久為難事君之日長事親
之日短養不及時追悔何及成化戊戌五月松岡翁
卧病湯藥必親調終夜不寢籲天求以身代既喪哀
毀如既殯瞿瞿如擇地既葬皇皇如也中門之外居喪
三年一遵儀禮服既闋其閒居也晨而起衣冠肅然
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一室以明天理以正人心
以討論與訓以待四方來學莫不有則家居二十餘
年無復仕進意故當時交章並薦有曰學承聖賢才
世天人器勿可居忠義可仗之語數百餘言而先生
恬然不顧也弘治戊申內閣劉公健冢宰王公恕等
力請 旨起用纂修
憲宗實錄暨入朝陞左春坊贊善侍 經筵作講章
進勸行王道疏幾萬言己酉為南畿鄉試考官辛亥
實錄書完陞諭德以不得近母養不就內閣諸公
代求得 旨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扼腕曰
君恩如海恐終難報以母老疾不獲就養不[illegible]之

當致意詞起居有曰一札千行淚之云癸丑九月[illegible]
乞歸養戊午特 旨固取近侍為纂修會典副總裁
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侍 經筵為日講官并侍
春宮講讀
先帝優寵過於群臣講則特為低几就聽或召入[illegible]
殿廣詢博訪稱 上意累累而 上語亦相忘[illegible]
十月母訃音至刺血畫像裂帛設位哭奠制許居
憂仍賜寶鈔以榮歸也及抵家晝夜號泣身不離柩
卜葬得白石之原廬於墓側夜有虎遶墓廬三匝不
動林木傍居者驚悚而先生恍不知也聞者以為孝
感所致也先生勤於作文講學所有田宅皆自東脩
文質中[illegible]祠宇以承祭祀除祭田以供粢盛餘則
分以為[illegible]設義庄以濟貧難者鄉人累有[illegible]
水旱者逆之有司措置修理以全稅粮五萬餘石[illegible]
疾苦者[illegible]之樂殯斃者納之[illegible]病涉者助之濟以橋
[illegible]遊[illegible]任[illegible]者厚贈以棺衾故人皆德之弘治癸亥
遷南京太常寺卿八月抵任隨取纂修歷代通鑑纂
要為副總裁至則改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
侍 經筵日講并侍 春宮講讀甲子七月[illegible]
府第乙丑二月為會試主考官四月 命掌內[illegible]

制誥先生以深幸恭遇
先帝崇儒重道存仁養性遂進勸講太極西銘性理
及　春宮兼講孝經小學等書一疏以期致治唐虞
三代之休萬民無疆之福
先帝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
也將大用焉豈意
先帝大行竟負所願方今
皇上登極七月陞吏部左侍郎加俸一級仍兼學士
掌詹事府事管　制誥侍　經筵先生自以位重才
不充懇辭不允連進七疏以乞休致得蒙

旨勉留時先生抱疾又適有
先帝實錄副總裁之命趣起供職切念
先帝奬愛恩厚寧忍遽然擬實錄畢日即闔門待罪
勇乞骸骨不意正德丙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酉時以
疾終于官寓享年七十有一訃聞[illegible]悲皆咨嗟出
涕
皇上悲悼不勝先生孤哀子素號泣告曰先君素行
惟叔父年相若知之詳也敢丐次第書焉嗚呼斯文
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先生居家之日以身以言啓[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書以事元楷亦槩知焉元楷痛不自勝而[illegible]

哉乎先生號安齋又別號東白其為學也以一身體
天地無窮之運以一心寵造化不息之原察微而有
明任重而有勁致廣而有弘極常而有毅雖思慮未
萌而知覺不昧也及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也養深
積厚矜持純熟綱常之責誠有在矣奉親極其孝撫
下極其慈遇閨庭而斬斬處兄弟而怡怡臨祭祀必
誠必敬焉其自奉也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障
風雨其為教也以存心於齋莊靜一以窮理於學問
思辨嚴戒謹於不睹不聞之前致省察於隱微獨處
之際自致知至於脩身齊家至於平天下皆循循有

序常愛西山秀閑闢一館以資講寵故一時摳衣而
來遠自閩廣近自列郡不以遠近而有間也學者皆
獲其益如聚飲於海隨其量而各充也語及時政缺
失則終日不食語及生靈愁苦則達旦不寐雖行道
不能施於當世然明道可傳於後代士夫有謂周孔
大聖存日不能無慍於群小程朱大賢存日不能無
謗於衆以周孔程朱亦何心哉先生曰公議自定於
後世周孔千載之上程朱千載之下其為周孔程朱
到今有與乎由其不自知而不能知人也門人有
以斯言書諸紳先生辭受取予一以道義而不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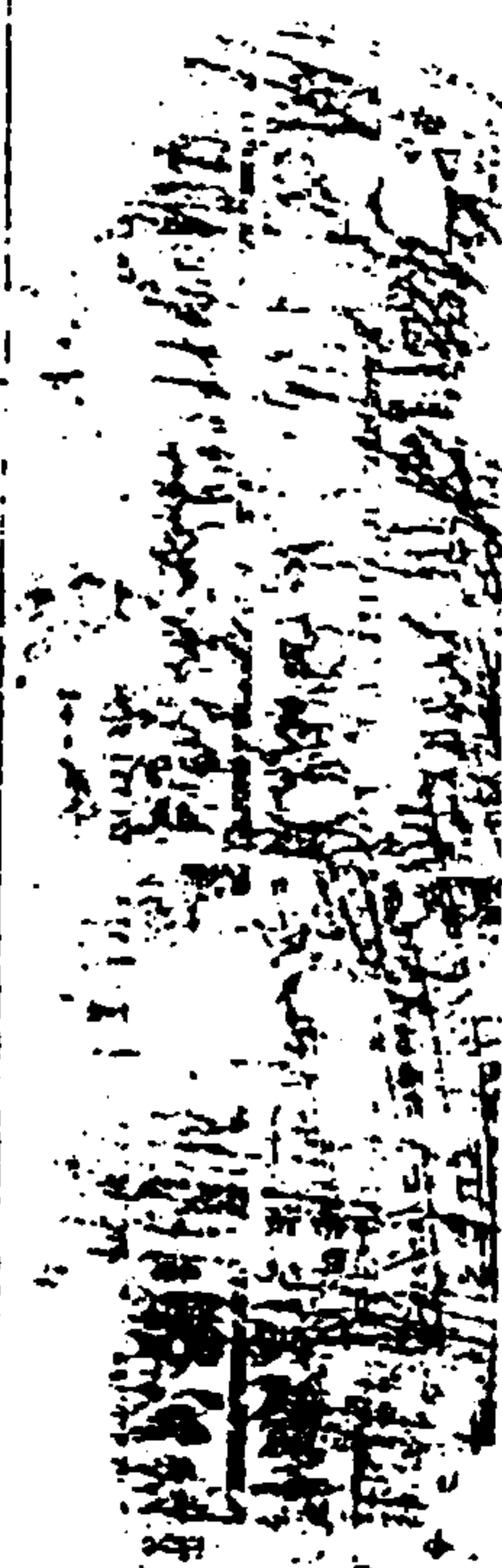
不在予天苟而不自愧遑卹其餘維文之絕維名之
理彼利達者疇巧疇拙必靈人傑惟鄉邦之哲百世
之下山不洌水不涸兹惟張東白之穴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長沙李東陽撰

神道碑銘

公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　寧獻王
聞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
之句王蹶然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為　國家偉器
松亭翁携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其詩文草書見
者謂若雲行波湧。少長還為弟子員。都御史韓公雍
奇其文謂有長江千里之勢。初　寧獻王書元徵二
字貽公因以名。至是韓為易之曰元禎字廷祥。謂當
為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以江西鄉試。明年擢進士。
入翰林為庶吉士。文名燉。久之授編修。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
大源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
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家居二十餘
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論薦於[illegible]

忠教恬退當今鮮倫或有學際天人之許當是時天
下士夫日望其起而公意確然若無復有意於斯世
也弘治初　召同修
憲宗實錄公惠然而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
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
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當是時天下士
夫猶日望其起也修大明會典　召為副總裁至則
陞翰林學士侍　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
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　召為副總
裁至則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　經筵日
講并侍　東宮講讀未幾命詹事府事又筦內閣
誥勅上疏勸　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
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且將大用之竟不果
今上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仍充實錄副總裁未及上
而公以疾不起也正德元年十二月晦日明年九月
其子素始克奉其柩以歸以戊辰年十二月二十之
日葬于羅店祖隴之原詔命工部治葬事遣官[illegible]

官諭祭馬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毅之氣不可屈
人有過能面折之為文務奇崛每作不経人道語晚
乃削異為同黜奇為平濬造詣蓋益深矣所交若廣
東陳布政士賢羅修撰應魁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
稱于時同考會試者再主考應天及會試各一所得
多名士平生孝友之行尤為鄉邦所稱張之先有諱
仲芳者宋季自金華來知隆興因家南昌之羅店大
父諱孟初考諱仲實封翰林院編修松亭翁也母倪
氏封淑人先夫人程氏子男二素寛女一壻曰西安
教諭羅幹孫男三孫女六繼母王氏公入翰林院未
幾即歸卧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
及一旦起立華要駸駸大用或者始忌而毀焉昧者
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一公之身
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其亦命之已矣然公之名
在天下固不可得而掩也銘曰
噫嘻東白學求其内世方疾馳我揖而退元閒大呂
厥聲泮鍠薦之清廟一世震驚始誰起之卒誰尼之
道之廢行孔亦云命彼其吮吮於我奚病刻詞隧首
以鴻厥慶
祭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保戸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
國史總裁吳郡王鏊撰
祭文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鄉生費宏徐穆
編修汪俊　檢討汪偉　祭文
惟公間氣所鍾資稟特異文苑之宗儒林之懿出語
驚人實自髫年長者車轍户外駢闐覩覯寘搜通瘁
致戒閉明帳下益勤弗懈積有年歲學乃大成篇章
流布見者益驚秋榜春魁摘髭高步䟦䟦踹跚蹚乎
後顧中秘精學造詣益深人龍文虎觸目駭心列官
詞垣執筆史館所鉛優優家鉞侃侃冊封金匱乃以
疾辭杜門却埽益探聖涯前山後林左圖右史今也
何亡遽焉弗起一衾一葛寒暑弗渝學者[illegible]

一盂二十餘年放情丘壑　徵詔　天来光輝寂
史舘再開編纂攸司是囙素業誠行遲〻再入鑾坡
後生穎出六品之階實鮮儔匹厥事就緒遷官于南
親闈在望厥視躭躭拜表云歸承歡旦暮修葺遺文
不改前度踰六之年　徵詔来預
君命敢緩暫別慈顏終制尋歸日月逾邁南臺清卿
于家即拜雖則清卿終然散地舊學晨星云乎遐棄
方開書局芟其繁蕪下訖勝國上起羲軒紀代編年
講筵進讀潤色誰司惟公是屬受　命孔嚴祗勤夙
夜細字大書罔或遑暇持衡掄秀奉　詔育材絲綸
敷演經幄參陪靡榮不與靡　恩不承光寵既倚讒
謗乃興公三入朝皆以　召命彼何人斯謂公躁競
昔公卧家薦章盈車未覩光範徒切嗟歎今公居朝
讒口嚚〻良心未喪亦或昭〻公豈昔異實妨賢路
欲尸公所匪公是惡人之多言徒自為煩乍賢乍佞
不獨王尊公歿將期清議愈明讒者絕口惜者吞聲
古亦有言蓋棺論定磨礱渾璞益見光瑩公之著述
充棟汗牛如璧横道見者珍收持此以終可以瞑目
尺短寸長何足齒錄宏等鄉邦後進屢承教益公之
云亡天皇〻如失公返故里敬奠一杯古今茫〻莫知
尚享

南京太僕少卿楊廉祭文

嗚呼先生之學晩而始遇積誠經筵
明主感悟使其進居昂鉉處幾筵見儒者之舉措奈
何天不憖遺亦莫知其故嗚呼尚享

鄉晚生都察院都事彭戀　監察御史涂禎
歐陽雲　吳禎　李雲　洪範　舒晟
刑部郎中黃清　員外郎李縣　張瓊
董天錫　主事劉祥　劉諶　方似
大理寺副熊桂　劉伯秀　評事姜文魁
行人司行人胡訓　涂敬等祭文

嗚呼濂洛淵源先生之學韓柳機軸先生之文曰昔
妙齡秀發絕倫天言落筆名之曰神片紙傳寶如
典墳為後學之領袖真一代之鳳麟乃魁多士乃立
要津直求扶世而立教不欲合污而同群因時消息
與道屈伸實立于朝也僅四五載卷而懷之者動三
十春蓋將老於林壑極探索而討論日積月累道盛
德尊有来樞衣發其蔽昏言者交薦斂跡杜門結知
先帝如聘席珍置諸左右啓沃諄〻王道性理兩既
具陳行其所知尊其所聞世方仰唐虞之盛治詎料

東嶠先生集十五卷

〔明〕李承芳撰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嘉靖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嶠集十五卷》提要

敘東嶠集

弘治中嶺南何椎山刺濤持其鄉賢陳石翁稿以隨患獲誦閱見所贈嘉魚李氏大厓之作語及其伯氏大理公自是知有所謂嘉魚李氏比至京師見大厓之子端毅大理公之情閔公遜以樸愨信古翩翩有佳思而中醇如也則歎曰相成之理識有哉何悟悖之輝

冰玉之映若是美與後十踰年
愚憂居汶西聞人談富順新
令周君者始得籍甚不知為
公孫也已乃知為公孫越數月使者
持緘來曰惟是吾家東巖文集舊
刻於家未有敘子知吾氏宜敘
之東巖大理公別稱也愚謬著
歸為我謝曰名家前輩愚何
敢敘又數月公孫適適事至往
訪愚汶西述之愚不能辭又病

不能遍誦所作乃閱我守溪翁所
以表公者詳其平生焉則欽祇而
興曰世有若而人可少也哉獻諱腳
之學列其識類許魯齋夏士
留之下選舉之弊其志類程叔子
貸粟以養族人之乏而為之償其
事類范文正其為詩文則甚
自類云世有若而人可少也哉
集為冊二為卷十五
嘉靖三年端陽日少岷曾璵叙

東嵓先生詩集目録卷之一

江魚篇呈 縣尹
秋水漫謎
秋雨・
今年旱謎
新春江行偶成 二首
味梅呈太守秦公 四首
食粥
送劉先生致仕還鄉
寂意李公泊安慶夜飮李用忠和韻因和用忠 二首
次韻孔文昭憂旱 二首
夜深枕上口占 四首
臘初山行見梅
夜行
絶句
夜起 七首
東坡贈楊耆次韻 二首
雪後和蘇 二首
有雪再用前韻 七首
九日
新正二日早行
諸鄉里相過

春草
訪透脫彭湖寺 二首
示其寫眞有謝大部彭數五張啓三贊
正月八日大雪
雪中次韻答透脫湖寺
出門見新柳
食粥
上元次韻東坡
早出 二首
大母送袂衣 二首
漁磯晩歸 首
漁磯漫興 二首
開磬
漁磯偶成 二首
聞蛙聲
新春野興 二首
自述用前韻
詠雨和唐僧皎然韻
田家次韻唐韋先生孝標
次韻和唐李中先生野望
春山和唐僧貫休韻
族衆祀神樣卜
春日邑宰罷

照鏡
除夕同世卿弟由家往邑居世卿口占二句足成之
送僧
春日騎驢 三首
春日出郊
春日漫興 三首
春日書舍偶成 二首
書懷偶成
春晴
燕
山家
舟行
阻風 四首
惜春
九日次人韻 五首
是日再用舊韻 二首
李用勇和前韻以菊花為題因侍菊名答之 一首
送胡府同考湖 六首
賦得青田鶴送致士熊先生 三首

讀李賓之先生詩
歐陽師和韻就用答之
甲子日植田
姚元忠
五王
杜子美
蕭嵩
張九齡
武攸緒
蘇威
綦昌泊舟
六等議刑
建寧王
褚見殺祿山
唐諸藩鎭
德宗出幸
李藩
成輔端
李衛公
愁恒謀
元禎
張濬
孟昭圖
唐僖宗

東泉先生詩集目録卷之二

東嵩先生詩集目録卷之三

東巖先生詩集目録卷之四

南山精舍次韻李三息隱居士 四首
題畫列毛 四首
省軒勉黎潛
題菜
大興隆寺倫上人棲雲軒
進士何求仁望雲思親卷
王縣丞母挽詞
書上饒朱氏仲舒義田卷
文安縣博吳廷介到學宮幾月餘即陳致仕有詩詒姜
秋官仁夫仁夫子衆口誦示予因走筆和呈
壽巴縣致仕劉侍御同內孺人五十九 三首
送劉侍御子綸脩仁仲歸省
壽致政謝都憲 二首
題翁贈鄉人 三首
內江李處士淮安挽詞
內江王原甫先生海月秋清卷

壽致仕辞司馬
次韻仲升[illegible]之作陝西 二首
分定堂為童秋官乃叔秋士題
送吳順德考績還任次前韻答翰林 四首
賀喬希大生子次王應韶韻 二首
題畫為金華方舉人 四首
壽林節戶乃翁八十
題釣魚圖
胡地官維夜之南京
聽劉侍御廷式為道時事
送澧州王瑣冠帶歸省次韻同官周士元
詠昌樂陳郡事心遠樓次韻李西涯學士 二首
龍灘吟寄縣尉吳公 二首
贈太守胥公 二首
贈蓋卿復命還任次世卿韻 二首
寄分舉人承之次陳宗之韻 二首

題史地官歸榮卷 二首
寄徐承之子
送臨湘李御 二首
題王地官湖山雨霽圖
送北流李秀才
送武昌朱貢士所德明還鄉用黃山谷松風閣詩韻
送山陽朱昂
次韻姜鳳林奉寄江陰黃明府 四首
瑯琊蕃屋為石秀才題
趙訓夫以唐詩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作
畫索題
竹
得告歸舟凍新橋驛書寄喬希大系一絕句
得告舟在通州寄秋部趙惠夫姜仁甫楊温甫

淵明像
王黃門齋居漫興索和奉答 五首
聖駕郊天齋宿夜奉次韻[illegible]宮 三首
次韻送致仕朱太守 二首
題竹逸
題蒴莊
荷花畫
贈襄城丞漢陽熊本端 四首
壽雲南周解元忠乃翁六十
送教官致仕
謝賀百户惠內樂
題秋官楊温甫畫
送黃老軍 二首
次韻答六行石允休
畫竹
題畫[illegible]
余紫相[illegible]題次韻吳太守[illegible]

東嵓先生詞目録卷之七

東嵓先生集目録卷之八

東嵓先生集目録卷之九

周氏世醫序　此仙圖壽黄公序
蔡安人挽詩序　孫府倅父母挽詩序
王處士偕配挽詩冊序　壽朱克用叙
陳元价號序　去思集序
道州周氏家譜序　送蘇榮序
東莊春雨序　杏壇行李序
贈馬敬大序　海天孤艇序
永思堂詩序　送張公子序
賀李用恕新居序　贈柯氏裕叙
送呈士官顯序　贈張岳州考績序
賀驛宰考績序　送莆田柯容甫序

東嵩先生集目録卷之

永思堂記　雲鳥堂記

東嵩先生集目録卷十一

孔太守上梁文　棠梨雙喜賛
方伯袁公像賛　黄指揮守林下一人畫賛
題陳都事命子譙齋卷　書劉百户友扇卷
題陸靜之蔵畫　題陸汝新醫官漁圖
題畫梅卷　書喬希大白品卷後
東山草堂卷　書徐大行用礪槑松卷
書孤山圖後

東嵩先生集目録卷十二

奉宮諭王守溪先生 二通　寄王祠祭
奉李西涯閣老 二通　寄楊中允

奉守溪　與袁廢婿
寄張長史　寄李継宗考功
寄喬吏部希大 二通　呈胃守
與謝經歷天與　答■都閫
奉沈文甫　又答示鄧索傳 二通
寄辛府判公印　寄徐工曹
寄呈白沙陳先生　寄長壽孔藎臣
奉成都守曾端本 二通　寄子卿立卿二弟
寄馬侍御思進 二通　寄程原道時原道在國子監
奉岳州守張孟賢 二通　寄四川曲僉憲
復徐大行用礪　奉四川僉憲姜仁夫 二通
奉吳成都廣臣 二通　與陸淵之

奉戈憲副　復巴陵胡縣博
與巴陵二秀才　奉曾嘉州執初
奉姜太守希範　答京慶壽寺倫上人
奉燕山百户劉友扇　寄文選郎中孫志同
奉馬先生崇顯　寄重慶府太守 二通
寄浙僉憲郁性之　顧憲副惠書并書謝
謝葭卿三兄先生寄布　寄黎頁曹本端求恕
奉湖西族長茂之　奉湖西族長文安
奉集陽曹侍御■■曽卷病　奉蒲圻黄寺丞
謝黄巻德　奉涂公太參
奉楊臨丞

東嵩先生集目録卷十三

虔容光此照以清輝治定由來方制禮古禮世良多毀訛
我侯力在驅異端吗禮木儒昭定體猗歟我侯古君子顏
綱瀰綱搠綸理我常清夜瞻列星秉筆侯公著青史宗遊
歎公士類稱知人謂我使是解縉紳溥蕪陳循我將斯言
以自考制行尤將過三光直將上與董子身黎驅其車下
與布文求叔同其道我言尊爲吾民情不露文章世白鱉
伯樂安能拔以馬皆使麒麟地上行

秋水漫謠

秋水漫漫天黑色生新寒只今總是九月端豈其祭被出
嫌單只今已是秋季閑忽驚高岸不見灘一夏無雨乾赤
禾今來兩月俾滂沱天公客氣誰能正徒爲洪水漆其波
江人雖貧難猶得足下乾柴無聊且炊粒米熟可食惟是
江邊民言之昇可醆蕎麻散去俱已溢淺向山中走爲公
所把交卣直幾分夫妻子女無人色樹顛溥板暫相安托
扼搖搖百尺竿有火柴無燒手足相屈盤日夕風波動撼
碎心膽肝猶恐逆雷風烈變渾家性命隨崩湍身命朝夕
未可全况有强夫來索錢强夫打發纔出門胥吏追件如
追魂妻子相對泣風雨悽黃昏江邊民莫言苦妻兒終日
還相聚留得土地存豐年猶有補遠方征戍骨肉離十行
九死無鍬土

秋雨

九夏于民似有仇三秋何日却休休飛絲亂縷愁相織百
孔千瘡血共流禾稼死心猶飲淚荷花嘗苦盡殘頭相看
惟有笑諸樹獨立江千春事幽

一 今年旱謠

今年旱鄉里相傳無有今年旱夏秋三月雩無徵田野飛
塵湖水斷車聲日夜清徹天一畝一句猶未灌幾坵禾下
上半濕半是渠流半是汗吾民望雨眼亦乾欲啼無淚吁
長嘆吁長嘆嘆未休息人種子課人牛自家力少倩人力
飯食皆是他人求只恐遠春作豈知誤秋收去年之窮已
到底今年之窮更如洗幾年假息未能完官府隨田仍科
米例來水旱減粮數咸向縣中走相訴縣官有事門不開
兩耳如充眼如霧上司忽聽有來文粮數今年減幾分里
胥鄉落如聚蚊索錢收米口云云事謀里老求前定却說
官中有嚴令必須畝畝歷親行豈得分分皆汝聽市中酒
脯貴人錢持贈還掬當倍称官中上狀書不得惟向里書
求案從牛口皆記知忽朔不相識一紙三四行一字一錢
直持狀見官恨不即門者相持更相索豈期官爲猾吏掩
再番再思猶見斥却來却詰猾吏盜相將分剩行苞苴爲
言官府爲我便當於此外酬其餘來日見官仍舊狀公案
無收俱免讓煩焦飢渴奔走歸相見相言泣相向今年旱
吾民苦
國家減粮求民康
門家減粮民未減吾民不如照舊只納
國家粮

新春江行偶成二首

春情蕩蕩猶慢慢忽發江行信馬啼梅冷兆枝花後放柳
和東西岸先齊嫩綠綫搖新浪拌上江川出傳泥歸路

江郭朝行啣暮歸蹇驢右畫圖非雲見柳眼青相盼蜂
掠花鬚去復依清峭雲來增舊色綠苔雨過漲新衣更看
戶戶逢春處蘆荻荒中犬亦肥

詠梅呈太守秦公四首

洗淨江南萬斛塵瑞龍吟處水初新氷壺寒氣常侵骨朝
露恩光剩借春淡月孤山跡影瘦清風東閣暗香頻點
不作千時計桃李陰中得主人

碧桃紅杏未相參短短垣墻小小庵虛室明霜生夜白碧
空晴雪破春酣生來瘦石倩偏瘦鐺到甘泉味不甘天意
獨憐岑寂甚因教何遜在江南

悞逐東風近畫闌時人因作杏花看顛風惡雨偏愛思淡

月跡星照殘清夢獨伴琢玉骨黃香猶待熟金丸寸心
自是一寸鐵吹入邊城不怕寒

雪香氷艷冽霜膚濯濯緇塵半點無千樹畫來烟未賭半
忽夜到月同孤鶴能瑟寒蓋奇骨老鶴亭亭閑瘦軀若也
東風過青眼一絲真味在西湖

食粥

食粥經年却不嫌家因奇寒福因廉高踏雪案吟偏苦蝸
縮寒衾夢亦恬豈是把心居坦易白非於利計毫纖未称
類樂時頻換飽食無功愧仲淹

送劉先生致仕還鄉

君不見河目翁來出委吏皆惟庸蕪散料量如發家牲牷
肥腯王祭供為貧何討卑與崇位卑職称道則從又不見
曾子參為親仕急寧小心欲親亡來道自祢三國[illegible]
雲況聖賢心哉何所累仕止久速惟其是世降滔滔一轍
間功利奔趨甘妾婢儒者氣象称仲舒對君何用談[illegible]
揚雄校閣獨何歟匹夫溝瀆猶非知退之自謂如夫子一
生怕寒愁餓死徒能吾道寄詞章百川倒浪亦濡軌千年
啟塞誰能支濂洛數桂立其維名利場中界限闢聖賢閫
外持旌麾皆蹇蹄闒滔滔者幾五無慚豪褌下犬羊以欲
畀神龍穀飼芻豢將成飽鮮以官為家庭無歸火欲棟如風
墮兎百世之下猶有與鷄雀群中鵬鳥騰東海月色白沙
明西江雲影一萍青名釣擺脫出塵鞅我遠慕之從君登
吁嗟先生道所宗出處聖賢道可同浩歌慷慨送飛鴻先
生 笑浮雲空

飲憲李公泊安夔夜飲李用忠和韻因和用忠二首

畫船穩穩在天上月色因因代日輝岩樹皮心搖酒市黃
流杯向映朝衣狐澄清照美蓉飛萬室高眠菰栗肥全楚
黎民懸望切連天秋水我公歸

月色船頭綫綫移客邊杯酒借餘輝行歌近有漁翁市勸
飲何須金綫衣天地八荒明色飛人家萬竹映山肥無邊
詩思閑凝睇收得秋光太半歸

次韻孔文昭憂旱二首

天邊趙盾烘堪畏今古田家最可傷誰借天瓢洗稚穗白
憐詩客本農商桑林獨有君心老王化惟求國脈昌為道
史官書上瑞好將收拾付吾
望

小立桑陰作憶猿雲龍江海尚魚沈雋頭只切蒼生望風
戒誰欽曲突深雲漢固宜誇聖德江湖亦有濟時心惟因
貧困無知己閒倚松根自苦吟

夜寒枕上口占四首

寒宵薄被寐難成數盡山城長短更且向床頭分鐵閉免
教蝴蝶擾莊生
布衾如鐵簟飛霜四壁蛩聲夜正長消得還情填悩滿一
絲燼意轉空腸
飢腸寒夜醋酸嘶月色陰陰樹影西獨向箇中知冷煖一
車新水曲流臍
男兒寧不受貧欺心火祛寒水樂飢只怪心機亂搆村白
牢愁綫織千絲

臘初山行見梅

紛紛塵事渾無賜語見山梅又辨花未歲梅花只昨日人
生容易度年華

夜行

月光山影搖重碧風信林聲洒露稍荒徑拖泥蹊旅服短
鞭敲鐵出山坳鷄犬待食人猶負枯木樹鸞鳥未巢塗道
傍懷歸太晚未知筋骨任天勞

絕句

數句新詩吟未成時時常作忍飢聲古來詩客皆寒餓却
把吟詩作大烹

夜起七首

半畝虛堂映月光眼中疑是水雲鄉寂然四壁蟋横落已
攸蒙莊老與長
夜出天隨月亦隨人情世路了無疑魚龍拋是忘機物杖
寞寒江正睡時
痴我臨淵不羨魚退淵渾欲網羅除鳳麟自是山林物休
道皇家用訃踈
丁尺魚船十幅蒲東湖未定又西湖千金自說傷軀貴却
作人間賤丈夫
青山疑雪水疑霜萬籟無聲夜未央天地獨行一狂客冥
冥伸脚漫聊浪
歎攸冰行路鐵縱山陰借月逐微行臨流古渡無人到踏
破橫橋一板霜
煙光屁駁月模糊村舍鷄鳴人影孤欲過山壕疑路黑一
聲呼起海天烏

東坡贈楊耆次韻　三首

寒窓風雪更凄凉集蓼嚌茶伴獨長無奈老來悲髀馬不
平鳴處託寒蛩頻年稼穡空長畝十載詩書正兩造聽鶴
蹊霜清未睡無端古意泊蒼茫
跳狂自不叫涼涼賴有頹瓢一味長落落耿介懷戰馬詰
詭杜客惡寒蛩風煙有竹成千畝雨露無毛損入增數卷
殘書能引睡欲思餘緒正茫茫
古今世態自炎凉不向人間較短長疾足任教騎怒馬說
鈴空解寄寒蛩身常累口勤耕畝盜不憎貧懶築墻仰止
高山忘寢寐新詩强和思微茫

雪後和蘇　二首

雪匣有光洞今古世應無物比清嚴天根瑞木花如玉頁
穿寒梅冡有盐皎皎白駒在空谷翩翩野鶴掠虛簷鳳吟
搖樹聲猶在百舌臨風未敢尖
玉堂光照字如鴉徐靚旋飛帝子車却悞風騷歌柳絮因
將貞白付梅花蹇驢詩思閒禁酒疋馬閒情不在家莫笑
書生非敵手手成八韻未曾叉

有雪再用前韻 七首

龍公試手弄廉纖白拂朝驅氣轉嚴欺竹直侵窮底骨探
梅先試用時盐閉門閑聽風敲葉歌枕俄驚月在簷貧女
綠總縫萬縷獨憐凍折笋芽尖
天家花勝競濃纖披拂高風有許嚴仙客相輝玄圃玉君
王新賜水晶盐繞龍萬里遊銀闕忽訝三花壓帽簷[illegible]
高樓搜雪句興來飛上蜀山尖
梅邊更愛雪纖纖齒齒寒風句自嚴堅忍老坡貞檜柱苦
吟窮島只虀盐羊羔獨擁閑臨水鷺羽相持漫映簷險韻
戴賡成底用多愁聊暫解眉尖
榾柮爐前蹲未煖泥塗道上出無車饒忽深謝先書帙姜
彼何妨入秋花未壓溪舡來華戶欲[illegible]覺訪仙家任閑
唯見寒鴉色滿集前山老栩叉
元田伏火養神鴉不爲悽風戰輔車梅幸有詩強得月竹
雖無鳳解開花僧[illegible]貝葉渾忘夜鶴返松巢別是家逕憶
黃沙偏浚履兩馳詩亢足相叉
虛簷闌聽哭飢鴉偃臥無心吟雪車審案雀行玉界尺硯
池氷合黑松花家外翠浪譚茶蠶窗想靑帔俵酒家小往

不曾緣客掃低茵松竹正交叉
欲驅雲陣覓金鴉却愛龍光映丘車瑞兆豊功天雨粟信
先春事樹交花山巔飛瀑三千尺海內觀光百萬家我欲
乘舟訪知己夜寒無奈路三叉

元旦

曉曉和氣舊宮墻銀燭煌煌細細香一老君君蹲皓鶴諸
孫濟濟拜脩篁竹林風信瞻南微螢草春[illegible]北堂不必
門閭誇氣象自知陰德足相將

新正二日早行

瘦馬吟鞭數澹星長風吹與過蒼冥行春步發先三始首
祚光階第二蓂民省往從門尚問陽蒸土脈菜先青梅花
別御人尤少殘月遊魂喚得醒

諸鄉里相過

鄉閭相過賀正元眞率遂看古意存新年穗求新[illegible]日舊
醅聊叙舊寒暄聖恩南土春光煖花思東風酒半温[illegible]雅
可歌吾土俗朱陳不獨舊時村

春草

廣東鍾學善画春草家弟世娛求其所寫而欲其燕
春鳥一二鍾東弟云春草本不燕翎毛依命燕之果
然妙在其中旣見公子意出人表自後所畫必燕之
予新正残巻因一絶以章其事之所始云

淺著深靑暖欲匀淡煙酥雨獨生神東風添得双飛鷰喚
醒芳心萬里春

[illegible] 二首

而爲相業消磨後吾民永賴岳公堤當朝據古因官怨此
老漪風猶枕蘗鷄恭夜中賢聖味丹青尤君狀元題更便
野水添春色閑弄漁舟到日西

示其寫真有謝大韶彭敷五張旅昭贊

歸來已見鳥投棲春色無多且慢題後會定知天有料千
紅萬紫亂鶯啼

正月八日大雪

后稷從天降寒氷亦不殤千年穀仍舊八日雪何妨入地
遺醒蔑調鹽真宰方君心煥明燭端合照逃亡

雪中次韻答透脫湖宰

氷柱清吟懷壯老蝸廬僵卧愛庭光覩魚自覺單裘惜續
尾渾無機線長直是極天膽雪嶺偶來呵筆動春陽詩壇
風外高飛安踏破先生碎錦坊

出門見新柳

天地纔回一脉春出門便見柳條新重岡松栢渾閑慢一
段清光遠襲人

食粥

隰有楡皮野采茶淡而不厭澁無流財兵把淺從添水粉
子撰深始見沙頻老生涯休嘆拙陽城談笑不妨膝雞闌
嬾作枯魚賦萬里清江是我家

上元次韻東坡

暫時免俗不相違山舍燈光動夜扉巧學上林飛鵲足明
通暗室走伊蟵相娛造蟹從兒戲獨立看雲憶弟歸春草
定知如舊約龍山不悞試新衣

早出 二首

曙色林霏斗欲開和風吹面柳東田梅花亂落飛晴雪撩
得詩情發ヒ來
野色朦朧樹影重雉聲飛躍草生風東風先到詩人筆點
染須憑物化工

丈母送被衣 二首

二色纔ヒ兩袖寛寄來因說禦春寒深鴻苦日曾知此却
下人間孤鶴ヒ
未問蒼生著袖寛眼前三族最飢寒自從晏子孤裘事只
許龍圖老子看

漁磯晩歸 二首

一竿何敢做成間自覺狂夫沂水儒川上坐來春雨要渚
波浩浩正東流
罷釣歸來月滿洲清溪十里放詩流悠ヒ便得三千界不
作尋常來燭遊

漁磯漫興 二首

水上輕船天上行船邊銀漢枕邊嶽不關帝叟乘槎意千
古午來見太平
浩蕩青天一幕虚天公容我作遊嬉深夢一覺風乎後莫
認吾軀作本初

聞磬

村舍孤燈擊磬音一絲風信到山深山人已是忘門伴却
被呼回用世心

漁磯偶成 三首

騎驢兒緩緩行無端花鳥許詩情當時杜牧偕文國[illegible]
却道逃禪樂太平
人笑騎驢不會行騎驢却解主人情世人奔走多顛躓也
識南山捷徑平
未作觀風使者行經丘尋壑漫陶情東風寵句焉無用好
爲淸時飾太平
春日出郊
山村蕭索半春容多謝東風撿點公寸短草芽經火後尺
長麥葉帶煙濃鴈聲出塞休屯戍蛙鼓轟田動老農正好
野人耳遯處偶来花底見遊蜂
春日漫興 三首
勝日江皐一氣沖香塵隨馬々隨風柔莎眠穩鴛鴦夢新

酒熏旗貝杏紅蝶喜身輕衝雨去鶯花香濕訝煙籠詩成
未解推敲意聊得吟哦慰命窮
趁市驅馳不受塵布衣坎々雪莽新梅花洗淨寒塘影鶴
翼飛来璟圃春楊柳縮風方繫馬山田含雨政催人斯人
本是農家子只恐儒冠却誤身
山人偶来宿城市到窓譙鼓若初聞催詩幾點催花雨出
郭片時出岫雲春夢自能懲逸志夜闌聊用息勞筋五更
布谷一聲急歸路衣鞋帶露芬
春日書舍偶成 二首
停庵非歲涯如夢一夕東風入眼新細草近堦將覆足幽
禽依客半藏身詩盧藥徑嘗新水料斗芸編拂舊塵惟幸
東風最相卿每多南澗長羞蔬

閑說巷回探小梅書窓步屧印蒼苔几當壁下書屯家
掃染閒待燕来芸帙微風花氣合詩尚淸景鳥聲諧更因
貧病渾無事閑撚吟髭拄瘦腮
書窓偶成
瘦軀高閣愈暢和簾卷東風對慢坡寺遠最便僧到少庭
寬偏覺月来多力堪勝事山無恙香便流春不有料識得
先夫安樂否此中況不是行窩
春晴
一春此日方見晴爲趂花時恣野行三百六旬幾日樂二
十四年何所成江波新綠恰消雪山色遥靑仍掛城宇宙
山川總吾事宵敎羊牯獨縱横
燕

二月將来燕始来主人簾外喚伊猜兒童乍見因相問爲
道前年舊識回
山家
柳暗松圍竹影斜雲濃鳥談似僧家任狀白鹿堪紅霧强
卧朱顔咀絳霞差少叫囂無吏跡酒酣兢勸有幽花竿開
綫岸隨泉斜笑指天台路不賒
舟行
擊楫長歌漫渡江頗嫌未肯受風降孰能有夢牽鷗鷺獨幽
鳥于人飛作雙酒暈三分花弄色詩風千尺柳搖幢勞々
却恍閑々處漁叟煙波坐釣矼
阻風 二首
舟移數里已風吹[illegible]常恨門泊船吾道攸攸從次止此

心蛸覺合著圖莫道春光無著落酒旗遮莫有機摧蜻蛉
翅軟倦傍千楊柳條垂低拂煙
江上因逢三月三人情物意兩相宜鳧鷺既醉波浮白岳
黍維清野映藍掠棹鶴鶿前度客采繁人咲後出吞東風
忽動蘭亭興笑把詩瓢洗襟潭
風來故故不得已春去堂堂耐可攀青草湖邊青草渡白
頭浪裏白頭山但求天定容遺體敢謂江行是履艱野興
晚來猶未倦亂紅相逐過前灣
淡水那堪又跋山憑高遠望一開顏春光摠在青濃處人
意多歸蒼莽間漁浦鳳笙湘竹暗石岩龍髻楚雲功杜陵
無那悲辛苦争似鹿門風月閑

惜春

到處看春醉眼迷忽傳日度已踰奎鳥調舊語憐初熟草
唤新愁長未齊燕嘴泥暄芹欲老柳條風脆絮先宿傷依
何用損年少携酒東郊問雨犁

九日次人韻　五首

菊染詩林滿意黄酒徒何羨聚高陽金莖咲遜如椽筆玉
宇鴛飛萬兎霜冠掛鶴巢離木落雲撑犀頂受風凉老陰
莫歎隨流水滚滚傳觴萬里長
雁入天門衛霧黄此身翻恨未隨陽寒巖冷寂心仕月惡
草斐除志有劉馬舞高臺杯酒潑菊淪陰葉露華凉人間
美景應難再為借天戈一日長
羽花正得聖衣黄萬木無春獨向陽地厚生材因有上天
將玉女著嚴霜登山不用悲秋氣戲馬聊因迷悦京只以
明年忘此會更勞佳句寄心長
滿郡飛塵風雨黄詩翁真會畫重陽海山竹葉鯨吞月江
浦蘆花雁叫霜橙橘堆金須記好松篁琤鏡併生凉茶爲
北望心猶壯自笑名韁有許長
破帽重簪兩後黄菊心尤苦兩重陽繞籬凝我真如慄待
仰堅君獨傲霜盃酒更寬平日量荷衣初作十分凉詩邊
仔細論今古存得茱萸一味長

是日再用舊歲韻　二首

飛步天高經古丘吹衣風急撥長楸酒和寒露吾封欲詩
鶴重雲客為留落木溪浮紅半染奇峯煙抹翠如流不須
秋氣傷懷抱為看青雲歎黑頭
西風吹興滿蓬丘絶頂平臨出古楸客不能從徒自醉雲
因相識暫時留紫秋不折黄花斷對景休歎碧水流偶然
儒冠不重整玉山高並一長頭

李用勇和前韻以菊花為題因集菊名答之　二首

棣棠都勝額塗黄御愛蒙恩自向陽萬疊新羅光照野一
剛夭濫氣凌霜恨參文葉存仙藥綱合鵝毛擺晚凉不用
金錢買妃子荔枝一騎恨偏長
服飾雲邊順聖黄喜容風外獨陽陽尚高茉莉名花史休
負鴛鴦兎上霜佛頂檀蕉金餅厚女華風襲縷衣凉陶潜
二色君須辯裂㮚垂絲怪郴長

送胡府同考滿　六首

江南守郡股肱同為重請胡有朴忠一節堅冰符竹翠双
旌照日杏花紅歡聲徧野和鳴鳳別淚凝風逐去鴻萬點

走山竟何有惟庶詩句載歸蓬
天南苦海病民浮帝作慈航百折流竹馬兒童爭駛迎衣
床土女拜遨頭郡從醫去瘡紇肉國爲聖來琴怨秋白此
星辰策高足尚施霖雨遍曾遊
安定春風寄二齋百年重見此翁來文章周孔先天畫禮
樂陳仇季世才前進休光須有託後生祿位豈無娸戒今
更續卅棠須絃管洋洋滿路塊
煙雨山原草樹繁春秋方社野人喧萬斗彡使銷殘劍群
鵲那看擁折轅詩思未闌松菊徑須聲應采杏花村官岩
蝴蝶東風罷安得坡仙重細論
胥吏無蹤虎豹袪泮芹生色野桑稠千家燕安增新電綫
處通逃後舊崎雲簇山川酣白戰風隨琴鶴趁清遊陽春

白散無邊脉澤萬須行寰上頭
惠愛洪深楚水寬野人何計挽征鞍莫言流帶宦難轉方
幸公明天有官麋鹿遠隨千里鼓鴛鴦近接九霄翰人才
苦奉君王問賈誼于今非少年

賦得青田鶴送致仕熊先生 三首

自是千年丁令威高軒太液偶相依一時人物何經眼萬
里方員即見機遼海無波從引駕芝田有藥足忘機知音
惟是丹山鳳爲操瑤琴賦詠歸
眼底乾坤盡古今世間何處發徽音鳳凰已不同金樹鸚
鵡那堪入羊林壽考自康仙子骨聲聞惟合老天心翰音
見說俱蘭化更許坡仙亦登尋
鵷鷺行裡正背聲海嶠天涯獨繫情煙穀不家朱頂重企

籠白脫素衣輕百年林壑身猶健萬里雲霄骨子亦成只恐
江南一飛去廬山夢繞月華明

讀李賓之先生詩

玉皇案畔侍焚香時發長吟動玉皇喜象氣滿天無著處誦
來人世作詩狂

歐陽師和前韻就用答之

紅杏高壇雨露香無端幽耿賴張皇悠悠一曲龍潭水還
放春風點也狂

甲子日植田

擇吉祈神始植田夏初甲子喜晴天豊年已兆第一日嘉
穀當餘三百廛束帛不須勞聖駕明農應可說經筵偶然
五馬相追逐父老占來笑語闐

魏元忠

獨憐斷草解生花意氣曾經老物華淚落秋風雖可笑當
初撤業是誰家

五王

去草除根事不難鄭花餘葉豈能干庭闈不忍看孤負持
血昭陵監禍端

杜子美

承芳讀資治鑑至唐肅宗時事而子美官至工部常
以憂國愛民爲心而發之詩曾不及白樂天有樂府
百餘篇以規時政何哉

廿心苦膽煉金丹要使唐虞叙治安資治何曾資一字當
年只合動江干

蕭嵩
國家四顧自忘憂主上恩情尚許留老淚臨風流不盡只
因無計殺韓休
張九齡　宋璟二老雁相而公與李林甫同日拜官
老鳳雲霄肅羽儀碧梧不惜已堪悲何如南紀鈷鉧鵲却
與鵰鶚同日飛
武攸緒
諸大同年憶先驪孤雁飛於秋月林空小學得逍遥者何
用風濤數往来
蘇威
先君眷計重於山無限風波及覆閑唐帝喜恃宣父杖尤
勝漢劍斬餘姦
繁昌泊舟
彩鷁飛來憩柳陰清風吹取滌煩襟酒酣潤色濃於流魚
斫淞鱸細理維民意漸從吳土俗野翁還作越山音忽然
萬里生潮信滄海朝宗寄此心
六等議刑
六等刑官法已彰二張生殺較低昂若教推究原本事不
識何條及上皂
建寧王
旁枝天外見舒翹縱是無風也解搖宗社不忘求固本[illegible]
懿未去已先彫
豬兒殺祿山
月穴胡雛未欲墩如弦天道豈容絲君臣父子應同體誰

[illegible]湯兒見庖丸
唐諸藩鎮
畜犬應閽守夜分月邊惟解吠青雲黃巢拗鍼將何用今
古徒令憤淚紛
德宗幸奉天
盧杞什言勝飲醇朱家老帥豈閑人奉天寒露沾行輦涇
谷酸風觸石鱗名器激成兇悖變府藏留作戰爭塵歸来
宮寢都無恙只恨中閨失御嬪
李藩
德能觧下解藏狐天網容来陜禁塗三十年間求政事只
妶一擲庚幾乎
成輔端
六軫蒿萊自用[illegible]四方歌咄爲觀風優人一命輕如葉只
恨君王達四聰
李衛公
日月恩雖不假絲乾坤貲惡定吾誰衛封信可居牛李力
里崖州轉聆塒
裴垍謀
共說維州屬舊[illegible]獨云[illegible]忠[illegible]已得伸前事只
恐勃王尚少恩
元稹
制策中朝進[illegible]凌意氣擢相高先生若肯求金鼎[illegible]
合江陵死卜曹
張濆

縣皆粮資去國睽致君惟患老才華鼎字尚見成王業皆
從何妨拜內家
孟貽圖
非枝花拄夕陽紅自識東風力不嘗流水天涯任渝沮只
愁無地著東風
唐信宗
二十年來酒正酣宗祧多遺虛西衛高枝職采黃巢未妾今
古流傳作美談
鄭綮
功名天上忽飛來揣分關時自可猜猶勝秋風巢幕燕画
堂一夕總成灰
張道古
五危一亂血從肝世事昏昏未了殘君向藝廟問魚腹旅
州猶說是長安
朱朴
南陽管樂迪前徽魏鑑東山事事非偕掛朱雲一尺劍的
知懸首示庸流
李愚
愚以謂上韓建請罪其計劉季述等胡氏謂其失言
為不知一絕辭之
露露無從見日輪天涯徒自泣孤臣書封有力應相激何
暇從容更擇人
趙崇王贊
只為髮頭不用兆飛州追他不留此慨付廻憶韓司馬慨

叔當年已見幾
契丹語姚坤
虞夏乾坤別異區民彝天理未應殊淡從漢使悲心定却
為中華酒不酥
請求谷
眼前豪傑已無多箭破書囊可奈何東谷遺音何處覓洗
酸亭上一高歌
褚繇
天風吹下董雙成惱亂渝郎一段情白晝逸人猶說步至
今樵鹿未分明
周本
吳沿秋風撼白楊敢將無計補頹綱晦孤何處堪容身祗
猶因風也陸梁
趙德鈞
破髮吾存見此原衣冠其奈喪吾存乾坤定有輪廻理狗
馬終當報國恩
景延廣
十萬橫磨劍豈無甲年其奈阻長驅吞併營舊紙緣然有
氣須當面不八
李濤
不作溝渠哥匹夫被戈笑却赤心與當年伏閣先懸鑑此
日御杯只笑狂振落獨憐桑上葉教挾誰惜石中與紛紛
四海皆無驚莫怪狂夫眼界疎
先儒以石晉之興亡桑景二人異心同禍皆非也一

絕以斷之

臣虜與邦宇宙腥喪邦殺虜與刑存憑誰喚起春秋筆涇
渭乾坤尚泝源

讀後唐史

中原取得僞來羊却爲多歧化石亡莫向乾坤恨胡虜歷
將家賊自相攘

馬希萼妻死

弟兄相賊獨何爲琴瑟雖諧悲白隨眼底只看天在上
圓明處是肝脾

石晉

甘心驕子作驕孫沁漢終爲萬劫冤分付南風吹已盡兇
教中土汙瞀紳

馮道

隨時俯仰似風淪賊得中原等市緡地獄剉燒舂磨具定
將此賊謝天人

王峻范質李穀同拜平章

垂垂可嘆覆亡家搖尾求憐未有涯絲分餘榮並被寵恩
恩恨不似桃花

范質

先生術數得精微彩筆東風信手揮五星聚奎開有命只
從達處發天機

誅葛延遇李澄

邦家法制必昭明父子君臣最大經悖主兇奴應不宥奸
臣覆國竟何刑

周毅唐孫晟

視國如家智士心客遊虛實肯言深盜因欲取人間物故
壞藩墻縱内侵

劉仁贍 二首

自向中原志不分病來無那拜江濆兩朝恩册同下却
是狗身有二君

漢皇季布自忘私仁贍須旌五色絲瑀范先朝皆上相丁
公不斬又何爲

王孫賈母望子

忠臣孝子一其天子孝忠臣兩不全趨有望君安眾擬豈
因望子早歸旋

藺相如 二首

物元未可缺吾民物重何爲輕此身回咲當時推自己不
思今日係他人

國寄長竿百尺頭飄風倡倡更夷猶可憐父母千金體只
向鄰君博死碌

樂毅

忠臣不白黎聲聞一去南雲是北雲嗣主惟應恩嗣子忘
狂獨莫念先君

蒙恬

一諾傳來未必真便須擇將董軍人可居奇貨應相待竊
負柔風過海濱

章邯

人而爲智抑爲忠見始須當直到終野戰廷刑同一[illegible]

宮司惜半途功

新城三老

世味甘辛老倫嘗戎聲揚厲與風翔朝廷若在蕭曹右漢業成周定頡頏

曾城

六野干戈亡盡平曾城猶聽管絃聲若能從此求儒術漢治還應底大成

張良

起下逢人是夢中兩朝恍惚一生功爲邦禮樂知何事只好粗疎事沛公

曹參

符分武弁上全齊泰岳高風亦有羲儒服豈無諸孔任却惟清靜留膠西

漢高郡國求賢詔

可歎朝廷俎上豚世機年老熟紛煩山林皆有高飛鳥徽欲張羅自閉門

淮陰

叛主夷親兩莫誅天人施報合如符今齊乃屬來歸義却爲貧功殺不辜

蕭何營未央

岐下皋門元獨尊豐沛有道爲貽孫憑誰併塢看盧合涼月蕭蕭過廢垣

陳平

旂準風塵出計多兆鷄群亂竟云何甲兵不及耕田日[illegible]

殺歌爲四海歌

申屠嘉

桃李修蹊不許通蹤張天外駕雄風可憐數斗忠發血不洒垣塊一穴中

韓安國

勞兵務勝召相攙和議連親計亦凡天下聖人雖度內自修文德四夷咸

王恢

身繞黃金上滿籝黃金鑄印更身榮兵家勝敗應難豫其與黃金一火坑

口頭吟 二首

長門有賦換黃金豈月方須聽苦吟不記中已新雨夜風風飛度紫檀琴

新霜昨夜隋綠衾便向東風所鼓琴恨殺相如非可氣未曾教却白頭吟

李陵

曾憶先翁飛數奇孤軍兩度失雄麾危途砍土慚風烈寄家妻孺憫夷廖右校並驅降虜鳥屬刑空累故人知子卿白壁相污處說樂傳觴共賦詩

丙吉

薦于陳材亦空言殺害韓陽未逆冤千古共稱名宰相當府只合片襲飧

蕭望之

賢傅深恩付鼎魚樹高風信亂枝拋埋冤地下逢延壽此

退林閒愧二疏

常玄成
武事文談非二岐四夷萬物屬樞機偶因讒鑠終成荅只好衛門學采薇

谷永 子雲
白虎弘開訪大猷儒冠長策重安劉天心仁愛飛炎雹只潤宮中草木柔

匡衡
果若相齊未肯辭黃金誰助買山貲憑君莫話當知足當記鄰家鑿壁時

公孫祿
鏤心切骨不同天再到分文不直錢天使羣兇任翻覆舊家許貸得重遷

蘇竟
龍蛇何處是紛爭一紙書當十萬兵世祖有光臨海宇何如猶未貶陰城

傅喜
心月蓬蒿盡大枝麻中風亂獨能持漢家將相重圖像未作前朝霍氏師

卓茂
新主國安用舊丁幾多氏物望陽森憑君莫問前頭事秋入桑榆不庇人

周黨嚴光
百年天地見能興國此能無一建明水石雖然全小節此心終合愧新城

馬援
聞過如聞父母名時人善惡却相評惟應邕鑑詒孫子惜見君侯罷有兵

侯霸
典儀推舊却爲新風望朝家一老臣東漢成功庶幾古應知馬上弃儒紳

馬伏波
馬革須當爲裹尸一車薏苡欲何爲壺頭今日全無用惜使從前數白龜

丁鴻
孤竹雲根初未搖清風豈爲振高標此心欲動中天月東海留光照暮潮

楊震
宮禁昏鴉已滿林朝廷孤立倒持鈇當時家僕應無數到氏能踰莫重尋

黃憲
牛醫々國恐無方却恨當時闕孔墻豪傑安々受師訓如何不爲說行藏

法真
漢鼎乾坤々漸移安車未必係熊羆山中招得千年蘇不愧清風百世師

李固杜喬
一笑同車便辭膠乾坤鼇足計誰堪補天頑作能言石

尽寞文分已甘

梁冀

齊濤怒雨逆天流知卹宮中小本油地下遊魂逐相笑一
笑我筆尽封侯

胡廣

漢鼎鳴鳴歌有餘板花香笑拜周公土田名豁官家物西
斂流波也過東

陳仲舉

邦家禮讓萌生光台輔遊頑決不藏伯始不知何似者臨
棄同日語驚鼠

王允蔡邕

相類相圖非類憐惡因求赦眷求傳萬年無惡歸誰筆
世傷殘紙投先

黃瓊

漢家百病一無療可不栖栖直拜侯尤怪高風希孺子合
將清淚付東流

劉玄德

齊室同心骨肉毛奸謀無地省曹操雖陽早建勤王策免
費悠悠百戰勞

孔明

天網乾坤已不綱臥龍何事起南陽雖然振得西漲發卯
是劉家有二王

管寧

遼東老老御戰飛遷二老風聲伯仲間是處青山可埋骨安

車猶帶賊塵班

叔父挽詩謝李賓之先生

男人天地正無歸望入燕山黑雨飛翠竹花香春木君碧
桃枝冷月無輝芳塵撲面紛輿馬敝物行囊一布常白雲
挽向遼海鶴清風拜辭禁庭轍

謝張進士示公甫陳先生詩稿

客愁如狂夢如蝸況複紅塵已沒車病骨杏風葉欲起羅
浮頂上臭梅花

贈張太醫

壽域弘開自八荒都城休問杏花香怪來詩癖攻人甚欲
向先生乞藥方

食粥　晋

□笑脾儀學殄□□作原不畏飢非茂所相謂外敢求消
得中間一寸天
笑殺山溪老竹根盤龍髮髮自爽湿湿水汨腹無多取益
益盆池尺水渾

□□先生集卷之一

詩

擬元日早朝應制次韻世卿 二首

廷陛寬涵海宇同小臣何幸亦身容花光劍佩尊嚴北日
色仙桃萩媚東賢聖遭逢千載運乾坤闔闢萬年功獨慚
累世蒙恩寵寸草難將答化工

兄弟天門羽翼同進趍赤紱自從容一時策足聳雁上萬
物皆春斗柄東無象太平誰可盡論思職業敢圖功文章
小宋蒙褒善居易詩歌亦頗工

壽歐陽師其日不受賀 二首

魏冠猶拂少時髦九十當堂八座高無賀不須論古道此
心真切念劬勞階庭雨露滋庭樹池館春風醉碧桃可信
古今人老壽尚敦風化淑前曲

杜石斯文老益堅乾坤淑氣入寒梅年行伯玉真知化耳
順宣尼解聽天有道不妨朝市隱我尚想若地行仙平壽
檢點踰三萬海屋相添漫記年

寄熊德崇

靡靡奔流我亦俱先生獨繫濟川俘舟潮暮雨呼難醒㘎
投人問賊丈夫

呈從學薛公次韻世卿 二首

東壁儲精儒者身乾坤柱石此彝倫吾邦禮樂數鄒魯盛
世文章脫漢秦師道正爲天下獨功名休究鏡中塡蠹魚
飛躍無窮趣誰識先生樂意真

思入乾坤見獨真無論一羽共十約冬通裏裡皆仙藥太
華雲端是主人實地砥平臍步發清天貌古作冠巾麗雷
亦感秋蓬寄因許新詩次第陳

送桂陽朱甘節

輕風聊泛洞庭槎行過魚山是我家道體一源應可會鶺
兄四海更無涯健夫足下雲爲駕長者杖邊桂有花紫桂
滿庭風日外衡陽回鴈到江莨

余晉卿經元書

河洛書圖可兆參聖朝文敎已汀覃先生獨抱宣尼意故
託冊青畫老聃

提學薛公卷 二首

有官何趣一閒身朝野從容意最真不鐸天心千古韻庭
除草色四時春蠶絲妙理推先覺豸角英風撼逆鱗他日
同衡須老手坐令民俗盡還淳

杏壇斯文欲斷勞古今誰識此心勞東流砥柱頹波倒北
面遐瞻斗柄高變色坐添憂國鬢露華長濕補天毛從今
振佩蓬萊上争看雲霄一羽毛

題成舉人雙壽圖

人事天幾默識間脩途千里是飯灣篇中不識高飛意尤
待西山一子閑

呈華兼卿

不須月旦話鄉評今古高風有華卿世道回䏻閑出處詩
篇聊自課草程蕤徵知已千年味花柳藏春十里平門下
我容分半席北風吹斷海鷗情

又用世卿韻

頌德正爲天下重孤雲惟覺此身輕歸來庶與古人合坐
錦茵如明主情極北高壇真和葉江南知已合身呈八十
禮樂供清閑爲道東來魯兩生
鏘樂園收天下春聖衷求舊語如溫煙霞巾舄身長健風
紀朝廷勢自尊宮闕煖雲香不斷門關秋水月無痕懷思
欲驗吾民意楚國衣冠摠在門

用韻呈沈公

滄濱赤手濯朝纓萬里清流許見分頭上蒼天疑是夢塵
中長道尚逢君百年口業償詩債到處山光落酒樽鳳鳥
乾坤定何許只宜蓬島共閑雲

次韻世卿呈殿元李子陽

禁庭頗牧豢皆宜天下安危屬論思花襍錦韉朝步散蓮
分宮滿衣歸延[illegible]有道存[illegible]今古[illegible]文風俗
萍方咸在目愚莠因不棄吾詩

呈　吳先生　二首

山斗瞻依海宇均大方制作見維新乾坤[illegible]千年計[illegible]
石中朝第一人旋革清塵天最近今[illegible]全真汀泛
吳楚東南合宜有吞風轉白蘋
奇花腐草分難均天上休論雨意新[illegible]半剝鼓
從宜道學前人傳衣未許虛行者[illegible]了真昨夜
江南動歸與滿池春草繞青蘋

呈　王先生　六首

聖王俟舌出金閨萬丈文光北斗齊身勢九霄心不動古
今百氏首頻低忠言敬儆龍鱗撼退食從容花影[illegible]出
鸝銜應化手肯令騄駬困沙泥
青瑣宮花掩碧閨物情今古想難齊梅當頃壁人誰問山
盛窮愁有自低服製素裁蓮葉薄鏡光慵拭土花迷高風
柳絮論詩格甘向長途作雪泥
娉婷不惜老深閨草々閑愁斬欲齊翠竹靜籠窓戶悄幽
花不出死墻低天縣雲錦機頻理帝德風雷跡不迷隙地
種芹三百本更看玄燕用調泥

再呈

仙風飄忽下金閨錫馬亨衢首並齊王者麥麈珠斗爛錦
袍扶日采雲低九街塵靜經行緩萬井煙深咲語迷筆劄
從容供白晝宮壺拜賜拆封泥
夜餘明月到深閨寒影姮娥首正齊[illegible]未醫允骨老新
蛾態共翠[illegible]
素來諳木櫛東隣未敢賦紅泥
天水春衫映紫閨縈然細草與堦齊命輕流水袍花[illegible]
折枯枝蝶翼低天外飛淵龍自合枕[illegible]
鼓栧思君了十丈青蓮絕點泥

呈鄭先生　二首

海宇咸瞻道德標宜尼爲政自家肥[illegible]來今[illegible]大
老身開古亦稀制作高壇歸上將[illegible]則機先生
未果志斯世時止時行道不違
二十年前老翰林兩朝康濟自丹心王言寬大風聲動元
氣調和斗柄斟旨合門閑車轍淺柳迷官陌[illegible]深苑翻
舊游休勞問合見重來傅說霖

爲尚虛衿經風柳陌鳴珂佩明月共朧落翁蝉垂華
未肯干氣象曾聞枉意問幽沉
朝廷禮樂從稽古父子冠裳値有今畫桁軒居天上半谷
臺花柳□邊深西聽自有文章伯東望偏多快活吟只恐
虛心求倚樂古琴獨抱覓知音

贈蕭山魏鴻臚

百歲尚書百世師謀謨青白足憑依郎君富貴身如隱宰
相家貧古亦稀國白皆庭辭至計心從鷗鷺寄先幾由來
淅水清如許高蹤桐江兩釣磯

舊知王筆工索題筆

致身嶰谷共黃鍾造化須憑補闕功天子月中誅叙免侍
臣柱下吐長虹風雲改色裁天詔煙浪連山戢海鴻羅隱
洞庭歸去後大方多少笑闕遺

贈魏公子

客遊相見即相親交道君爲奈久人無事神仙詩死信有
官鼎鼐後餘貧都城花柳李與出鄉國桑麻入夢頻明月
蘆濤惜分手衡陽仍有鴈來賓

梅竹翁圖次人韻

淇澳歌殘世絶塵乾坤知已屬何人索禾氣氣今猶在不
愧相從作素臣

漁釣翁圖次人韻

取適乾坤一釣竿群魚與我共閒閒此心都是忘機處休
問人間行路難

何許悠悠覓好音箇中君子已知深人間休問風塵眼照
徹乾坤是此心

寄岳翁古公梅山主人

梅山老老白頭翁種就梅花幾個峯正是君家陰德地
兒孫經史足三冬

內兄古體謙宅在岳公樓東予爲取號曰岳區聞
來京師濱行贈之翁題詩表號意且屬其後
人云

岳公樓子枕清流勢共洞庭波影浮古氏一區精舍
穩高風千古共悠悠

寄內兄古體乾橫江散人

橫江不是那橫江李白清風一小艘拉得東人載明

寄定山莊先生 十首

跨鶴橫江一見之，滿天風露月明時。柴門地僻行人少，松徑花深一逕長。瀑水臨窗諠唉語，寒瓜垂蔓壓山籬。窗中風景那能畫，彷彿新安九曲詩。

這次春風一問之，寸莛方叩鐏鍾時。宣尼弟子休疑互，吾道門墻許進處。碧落靜觀揚雲霧，槃蝸須仗破藩籬。齋心暫得同精舍，竹下聊參淇澳詩。

南山百歲從偕老，秋月春花無恙消。道在豈爲吾子病，身閒貞覺此心夷。天翁傾蓋常當戶，月意隨人巧過籬。獨對乾坤[illegible]心，聊自寄新詩。

遑遑斯道欲何之，解工人心是濟時。門下來容李子山，中去伴陳希夷。烟消路熟頻回首，塵土雲深自隔離。方幸聖朝因可託，請狂且得恣題詩。

定山下我梁門扃，況復羅浮入夢時。滿地江湖聊援手，五羊岐路總平夷。漁郎解逐桃源客，溪叟通野老。難識得煙霞一絲味，暫留石壁伴題詩。

庖羲周孔上從之，造化吾心泥一時。前席[illegible]猶孤窗打坐肺肝夷，煙雲不歸塡幽逕，麋鹿頻來認舊籬。閒道常編比三絶，野花陰底費吟詩。

鳳凰臺畔一區宅，司馬路中無事時。青山綠水有上下，以[illegible]

直卒卿困會定有千篇倡和詩

海鷗何事來山澗，野老忘機起感情。世網難嬰同彼我，乾坤無礙自清夷。前川春與仍花柳，一醉秋容對槿籬。珍重石上斷行跡，北山移後再無詩。

亂亂紫氣江關道，出餞青牛返駕時。宇宙還胷臨華嶽，滄溟如掌馭馮夷。並驅草樹穿雲寶，相憶梅花寄雪籬。黃鶴樓中風月在，何年待子一題詩。

江波晝夜自東之，心跡相隨不舍時。人物風流高茂叔，表章[illegible]希夷。山谿茅塞渾無路，月色梅花解破籬。尺雪到門端有日，先期爲我寄新詩。

鯉魚圖

天地風雲尚賴從，淵泉深處得從容。何人解我行藏意，只有東山河日翁。

承替處詩筒取還

萬花白白間紅紅，走馬江城楊柳風。詩[illegible]多從和答，贈賢弟取詩筒。

謝蓮幕童公借馬

瘦骨搓牙更苦辛，泥塗幸託老能身。茫茫古道何人跡，公是宣尼上筆人。

推篷圖

璚花未遇水曹郎，千古英雄求[illegible]。有適翁能化鶴來，風吹入米家艭。

魚山高丞坐咲云嘉魚土氏[illegible]不好險況此官乎高强以此意爲詩因足成之

唐氏戎土不堪憂官況交㑹萬折流情味詩家管處通清
音消息聽來周煙花三月重遊月鶴翼孤飛故里秋二十
四喬無恙否玉簫傳得洞庭謳
贈歐陽師行時世卿弟同舟訪白沙
牽挽江邊十日留宣尼師弟此情猶石壇花落東流水夜
月飛雲獨倚樓是客登蘭有今古滕王高閣幾春秋羅浮
咫尺梅花月好寄清風到上頭
郭師妯令相款致謝
忍貧瀕賦后山詩世味華腴總不知獨對乾坤無挽事能
知弟子莫如師備嘗寒暑來年性數疊飫捿冰雪姿努力
加飡高卧穩浮雲天外看風移
謝送胙
同得宣王道味腴三千徒內我為誰邦家禮樂多能士沂
水春風似有私三月韶音忘味後頻年泌水曲肱時勝來
分付天邊雨好向南山潤紫芝
次韻馮尹思進
滿天風露泌書香一斗山城道亦光造化揄揚風雅韻江
波調燮太和湯好山鄂渚春遊遍許國平胥千夢長一色
杏花千萬樹奇功未必是東皇
次韻題漢陽陳少府愛菊
黃花招我入重巖風浪危幾見客帆只有山僧知此意清
風長肅虎溪三
次韻漢陽陳舉人廷信
東風忽遇青雲客明月同登黃鶴樓天涯悠悠吾黨任歷

波恥　此名浮度江梅柳逢三月對酒花枝計百年拈引
欲為天下獨般勤無惜五羊遊
次韻贈夏秀才抑之
東風漢水試春衣萬物吾心靜合幾自去宣尼千百載却
疑今日始重歸
清明日風雨舟次夏口簡吳公子
野渡孤舟盡日橫滿城風雨值清明山林夢繞鷄御北闕
旅舍魂驚鳥勸耕春草新詩偏野興煙花老眼減
風情黃鶴伴我休辭濕逕曳空山伐木丁
次韻荅于舉人端卿
瀟湘千畝爛煙花供我閒中幾釣槎萬頃滄波流不盡誰
陰何處避囂沙
次韻陳信之抒送世卿往齊東訪陳口沙
羅浮清夢繞天涯青鳥扶春幾樹花黃鶴不辭人漾遠煙
霞深處共舟砂
題漢陽陳東之秀才友竹圖
天翁愛惜淚痕班孝子千年始再還孤掃談經風雨夜好
將遠意問西山
馬公分惠玉簪偵開呈一律
三寸璘瑞直萬金仙卿分惠意殊深雨弓詩在加封殖秋
桂花蕃共素心青鳥不御王母頭荊釵相對孟光臨書生
自有梁鴻者却詩奚囊有玉簪
蒲圻嚴浮蘇致仕還餘姚就次其韻一律送之
君詩寫寫惰真身事乾坤始愛新論道帶中來野老種

桃溪下淨紅塵也應聲代崇高鄧故著同宗在富春明月滿川相碩色扁舟千里一歸人

寧波馬太守畫冊 四首

金帶緋袍照眼明寵光不獨荔枝青閒閒采筆都能畫今日寧波是廣陵 右荔枝

十里香風十丈花玉峯寒色翠雲車微枯咲入無禪界陶老煙情自一家 右白蓮

片片衣裳烱霧重孤臣澤畔立秋風天公尚欲高裁製秀出東南五老峯 右芙蓉

萬物春風共一時花王調燮自天機休論富貴浮雲外虞舜當年被衫衣 右牡丹

贈太守馬公致仕還鄉 二首

天上清風萬古秋豈應閒却欠人收百年毀與還天定五畝風煙共鶴謀公論須歸循吏傳去思羸得郡民謳漢臣氣節皆勳業世祖休徵褒德侯

鄉邦白髮公孤在後進青年郡守還解韍樞機須老手未應鄉社負青山夔君廊廟江湖共論道師生父子問天意栽培原有自三槐柯葉長鄉扜

呈通山致仕韓太守 四首

風節鄉邦重此公好言童稚竹林風政聲遍地諸侯古醉眼浮雲萬事空吾道行藏因有例詩人窮蹇始能工夜深北斗頻回首欲向昌黎問所從

天公憑仗最能公休向人情感變風曾史麒麟雖有泪漢人黨錮豈成空長途破甑眞塵土幽草仍岩自化工鼓鑄千年須有主閒雲隨處許相從

萬古煙花自至公箇中誰解領清風滄浪棹抱天爲主赤壁雲煙鶴敵笙常曲杜陵相北望仙丹雪夜阻篙工五羊舊跡君遊處試問何妨一遠從

招隱無煩問至公桂花叢底小山風寒林倦鳥依殘照芳草漁磯襯遠空逕石耕樵歸谷口村煙布穀喚農工林逋何意重迁舍猿鶴愁妨旦暮從

推府詹公惠示次陳右山韻 五首

落落西風處士貧溪山好趣襟前陳不嫌詩骨癯如許野鶴相圖作主人

不卹官勞更奈貧君心惟好對天陳可憐斗米猶分我却是千金買駿人

多謝東風不弃貧荒村何日到朱陳漸慚戎輩叨官府更說無端戎輩人

詩句由來不救貧此生心事可誰陳春風蘭菊連山野見說滄英是楚人

笑殺頹生陋巷貧半升鐺裏萬山陳等閒月露從吞吐也是乾坤富貴人

嚴伯章釣隱

君莫學君家漢賢良㴩淄世業豈不好上書闕下求恩光君當學君家漢故人掉頭不受諫議職羊裘甘老桐江春只今樂莫樂釣隱愧我書癡未能省貧累帶月歸舫逢按補眠沙醉還醒長安衣冠如夾碁勤苦旋歸歎可悲江南煙雨蓬席底釣竿輕拂珊瑚枝慎勿思後車 [illegible]

尚父當年亦多謬

題扇

何處山川盡畏途煙霞深谷草堂孤萬紅香裏春如許一
脉清風喚卽都

[illegible]送贈林處士 二首

風采[illegible]色且呈秋天放閒人物外遊杏樹壇邊尋鉤計梅
花樹裏[illegible]詩籌百年踏黑世成夢何處送青山入樓唯有
浮雲識[illegible]帶將心事到羅浮
[illegible]共行老天寬處地還平醉安禪界青溪枕飽
是仙家白石齒三月看花聊帝里五雲回首是都城梅精
問我憑君荅定向羅浮結弟兄

遊寺次韻秋官周伯震 四首

我來山意巧相迎究轉隨山僧眼明下界塵容憐末俗上
方月色見都城鶴巢松上擎枝重虎跡林間蹋葉輕白

天公好相惜春花秋月幾行行
消息先來僧笑迎野狐精爽最分明一峯蘭若眞空地十
丈芙蓉是外城尋樂旋添詩擔重扶虛偏覺屐聲輕休言
身世牽纓組大隱山來朝市行
野夫惟有野雲迎雲放青山頁遠明天縱孤豪歌聖代詩
從萬里作長城半間老屋僧能借一味閒禪世獨輕白馬
咲吾身似葉馱來駘蕩恣春行
人難到處有誰迎獨立巖空眼更明演法雨香薰竺國催
詩雲重壓邊城嘗甘細嚼楊枝軟引睡聊翻貝葉輕休問
道林舊時跡笑吾高步是天行

次韻沈提學先生乃子大有 三首

宮臨棘木暫踟躕只著山家種樹書百歲光陰將過半三

湘煙月溯愁予兖翁斯世耳成兖漁者終身不負漁長莊
門前幾株柳重陰往〻蔭龜魚
我頭低頭拜子車少年腹貯幾車書大方詩史應傳後賸
馥君家最俗子白下寸心通水月滄浪尺素問樵漁儂家
魚鳥相知甚縱有長竿不釣魚
世事狂夫老更踈蠹魚相枕藉殘書傍花晝寢供爵獨朽
木時需合弃子腸轉江流深貯酒髮蒙海霧老爲漁點頭
沙鳥能相笑笑殺斯人嬾似魚

壽石進士乃翁其人久居京師暮年歸其鄕

雪積吳山白滿巔東君相待故多年歸来照地千尋髮皆
並洪厓百鍊肩心許菊花同晚節手將桂子種青〻錦衣
晝日相娛處滿目春輝草木鮮

送徐朝文乃弟

徐君視我如骨肉四海弟兄無異塤同年况是兄弟名趾
同東川仍相屬玆来見君弟便是撫同腹君弟多吾弟獨
以多暫遊親省兄千里數而毋五十九吾毋六十六而毋
足甘肥吾毋缺黍救吾弟奔走衣食間菅砌那能離些子
天涯悵〻白雲飛白晝眠来懸望目而弟以兄情於我愛
彌篤遺我茶二串遺我巾二幅巾色雪如淸未忍供沐浴
懸窓左右對西山疑是西山落晴瀑掬水自煎茶仙骨洽
浮馥七碗潤詩腸卓犖[illegible]坤[illegible]從兹李氏進學宜須追江
南還二陸雖然科名非所志由來孝子從親欲吾弟頗開
道化路早潛伏南海從白沙大雖種貞筍出處何必同惟
仁是歸宿仍来同川共氏余歸共相娛若來服爲孝子[illegible]

忠臣振古舊風淸彼邦欲送長風歌短曲鴻雁聲中雲汾
移

題羅大醫杏林春色卷應徐進士命

我本五老中一老廬山爲質長不稿偶来幻作凡間身浩
氣淸神對昊昊眼中認得若人焉原是當年董奉仙杏花
萬樹照我屋紅霞百畝流長川箇中人物最延年臨花嗅
氣百病痊若人之功能補天天翁惟欲保赤子八荒壽域
開無邊乃曰一方功何如京師大鴻永京師君種德殊無
艾杏花千手春陽多浩態况値明良辰唐虞天地泰我亦
暫居官所行或有待希文碩爲醫興皐剛旨奈徐君同榜
人况是鄕邑長手持杏花林詩卷来予仰詩脾薰杏花
風散作筆端春色益笑拉廬山老弟兄浩歌一曲酹

題唐黃門用思畫

淇園春雨竹

淇園飽烟雨萬竿供釣臺渭川釣名[illegible]莫向此中来

子猷訪戴

天宮有雪不輕灑佳期欲與幽人待幽人本以天爲家降
世仍爲天下雖身兮登玉山日兮滌銀海雪回愛山淸雪
亦愛波彩幽人兼海山雪兮相樂[illegible]山松竹梅幽根兮
到重泉通九垓淸風兮瀟〻碧雲兮靉〻皇天重青白青
白交相給有人居其中山深重陰鎖對雪忽念之泛舟尋
所仕笑我一葉舟原是靈槎舺枻悠揚歌欸乃天空浩嘯
眞奇俊彼人逢不逢我興改則改誰云興盡却回頭雪殘
忽見浮雲收

題唐黄門畫

平生有眼不識畫却向乾坤好奇怪好奇思入眞〻中者
畫一到東坡界此畫胡爲到我來一覩頸展低頭拜天公
春色無人收把向山林樹間賣樹兮買得春色來葉〻花
花漫相泒白鷺本清高頗覺九州隘有色須有聲汝春遠
那留世外有閒人高歩脱天械冥心造化機膚乾覺徒攸
收得天地春一室斗如大科頭眞路萬木中眼底何曾見
冠蓋神交感物幾雲樹結春鵠湖船載酒來笑作燃寒曾
兩意何宣通殊覺天地泰我會箇中景筆端發虚籟束嵇
識畫不在繪東嵇高畫中得三昧

次韻答謝晉卿秋官

獨愛西山識我心終朝相對契殊深詩風薫透西山骨思
得山神亦鮮吟

送謝亜卿子中書展墓

先朧松栢衛巍巍閒鳳凰池上鳳雛還天逸趾美承恩寵拋
下情通破笑頻文照麒麟嚴隧道詩隨蝴蝶繞溪山岩前
鶯頻眠雲石鶴髮翁婦伴鴟閒

送楊歷亭提學陝西

地設泰中百二関仙遊世外有無間絲毫霧泡金入掌華
嶽雲修玉女頻春諂憋𢡟辭鳳閼拒衣多幸對鵝山秋風
何處聽來鴈謂劉頻勞爲訂頑

傳先生命題陳千戶別墅西溪竹屋郡在城西門外

將軍野趣草堂寬方幸升平寄静安杖屐杯蕉花竹愛兮
刀秋卧鮮兴爽可憐嘉景詩堪畫頗覺良工心獨難何氏
卧林與朋好濟升應許杜陵看

送長洲許先生 二首

高人蹤跡寄漁樵山水東吳隱群茗春佗廟前栽藥地洞
庭湖上趁蜂湖詩風冷逼江楓落酒味濃收野橘饒相話
儂家栖息處君山煙月坐吹簫

說着姑蘇興欲飄君家華胄更遥〻仙風派入華陽洞詩
句頻過丁卯橋兩岸樓臺金作畫四園山水粉塗嬌京師
送客增惆悵五斗誰能爲折腰

寺長曾端本乃翁挽詞其人好施與曾建二橋濟渡

橋上行〻看水源造心翁住杏花村人乘駟馬佗華表時
論駒奠有子孫遼鶴歸城知故物石麟旋塚卧高垣千載
把梓干霄出不獨當時松菊存

送南京戶部主事胡舜謨 二首

自幸逢君尚未遲惟應行處得吾師規箴舊有春秋學賣
賤休令造物嗤湘浦紉蘭秋佩老武夷停棹釣船維留君
項閱應難住明月梅花徹枕帷

空庭促膝話從容涼透肌膚露氣濃帶月琴聲驚別鶴朝
天馬色看飛龍功名淮水滄波潤忠誼金陵佳氣鍾重看
稽溪篆高足芸香閣上五雲重

泉亭話別圖次韻送無錫呂宜中作郡

泉亭把作醉翁亭對酒臨流咲濯纓琴鶴風清行使遠編
邦書媚錦衣樂雪飄書案郡齋冷天入水壺詩骨清想得
仙才在佳地霞樵隨處是天行

胡進士維衣借馬

馬背人乘笑欲流真淳風味尚屢周君行行到東山下今
見寅尼一點頭

題黄日升杏林宴歸畫次韻王守溪先生

射策持戈拔鋭漢風格沉〻遂勇悍年来四十不動心頏
我陳人豈新惧國家典故非虚文吐出心肝呈聖君時兮
與奪非所計三代唐虞唯稽聞杏林聊作撲蝶會花香巾
帶薰中外此巾莫是方山巾此帶莫是廬山帶衆人皆誇
我亦誇莫作遊春在浣花

八月六日晝寢夢中一絶句既覺惟記末二句因足
成之

月色波光共陸離天翁容我一鴟夷君山萬不因愁絶遺
笛舟中不敢吹

送魏寺丞之南京 二首

明刑直欲到無刑簡命昭〻出泮廷虎拜重瞳天有喜鵷
飛首善地俯靈淮流白月滋官署春秋青雲入户庭居與
聖賢應不遠許同曾子話哀矜
棘寺亭〻玉樹標秋司杳〻白雲繚九重身共星辰轉千
里心懸日月遥佳地龍蟠瞻馭駕高崇爲迓共吹簫野夫
剩有清平頌擬向山中歌聖朝

題大尹張俊卷其子紹亦爲令

植桐蕭寺葉重新奕世衣冠實後塵可信忠臣從孝子[illegible]
[illegible] 早看循吏作開人傳家清白一源水爲政風流兩
地春更著杜陵詩句在碧山深處有清論

送吏部李員外分封岷府 二首

岷府金枝出〻林天恩問植大夫臨綠旌擁比風雲合玉
葉江南雨露深石廊昔紅觀物色洞庭舟楫濟時心行〻
知共梅花笑萬箇峯頭寄短吟
湧澥蓬萊載此仙綸音飛出洞庭煙天潢一派江流遠漢
水孤槎使者賢七澤長吟龍出聽九疑覽德鳳來旋逸民
自古憑谷訪魚鳥深中有釣船

皇陵陪祀有述 九首

皇陵首出萬山尊百辟趨蹌禮聖神長夜漫〻迴白日元
精烱〻貫蒼旻神孫有感因霜露至德無爲動庶民肯信
馨香非在物頓令風俗盡還淳
小臣遂隊拜皇陵羸馬馱來百里程白拾詩草歌宅鎬寧
知身世屬犧荆如期一雪塵全淨似瘦群峯共清蕭[illegible]

囊中紫遺藥林逋終是欲忘名
登陵追憶聖躬勞山勢北來天作高御道五雲飛木杪深
謀千載寄桑苞萬重岡轉龍鱗覺双夢溪流燕尾交獨愧
小臣無可用惟教隨土貢包茅
百僚肅〻擁趍承萬馬蕭〻不敢鳴松籟應爲清廟瑟山
岡便作備胡城始知德勝吾無極須信詩歌近有成萬國
欽心奉禋祀春風隨處有人耕
萬山環翠萬松青山色松光畫不成松老五宜祥鳳下山
安須有巨鰲擎西來弱水滄波近東望扶桑赤蓋擎更是
休風混蠻貊書生莫話不論兵
滿岡松檜有餘清一雪隨看爛熳晴〻〻斷雲依帽紫消
消猶石髮荼錦茈苔細草隨供坐逐水尋源不了〻何幸

昇平好時辦爲官還得似遺氓
拜除言旋夜未央陶陶遂遂獨徬徨懷中虛白交明月衣
上麟被帶肅霜樹影千峯攢劍戟松聲十里奏笙簧深憐
飽食官家祿未遣三餘著曠荒
歸來步月馬蹄輕凸凸凹凹總不驚官道吟鞭拚一夜誰
樓搥鼓聽三更目光歷歷青山透詩思縹縹碧落橫莫向
冠裳問形跡仙家一種自風情
重岡周匝步如縈自覺身如一鳥輕晴雪松間鳴碎滴寒
泉石上落清聲詩人自按宮商調戍卒還吹鼓吹迎花爲
天宮走相訴春來莫遣蹋青行
送車進士作令求豐 二首
京國看雲獨送行帝星分耀屬郎星千秋文獻屬飛
戶詩書武子螢卧犬相忘閑月白佐龍非爲畏公書
岦弟歌君子数仞碑鐫洞酌亭
九重閶下惜離群五老峯前駕紫氛耳雨雷封須房宰雷
蛟蟒狂識神君捷邊馬骨山根瘦松下琴聲風氣薫赴召
鳳凰千里話 驄馬五花雲
送劉進士令山東 三首
執手都城贈寶刀萬牛揮霍咲雖兎爲官上與星辰應行
道誰云州縣勞尚父山川皆指顧舞雩風詠漫遊遨幾同
泰嶽登臨處直盡扶桑萬里濤
上黨山川天骨橫一源家學卯金清經魁更上黃金榜郎
宿常齊白玉銜御探傳家應不泯渝鞭示尋再須輕爲言
逍遙憑吟討恐有當年魯兩生

泰嶽風煙訪舊情擔頭携去一琴清拳拳尚服宣尼教稽
稽人傳平父名卧犬生塵無夜吠黃牛鮮佩課春耕君家
柱史還收拾萬里真看攬轡行
次韻陳明之送李訓導中年
天送中州木鐸新鳳陽抉去帝鄉春梅花驛路光行色杏
樹壇邊寄靜身後輩書香薰草帶前川詩興蹋花茵祖関
樂意禽聲滿啼盡風煙不厭諄
上海諸處士挽詞
東墅錦溪千古情綿溪東墅味雙清甚傳吳詠綿溪集不
愧唐時東野名鶴駕千秋結仙國鳳毛萬里快雲程家山
況與三茅近別館煙霞天路平
侍郎章公挽詞
榮名終歟百年身斷斷清朝一箇臣赤手上扶神器
頭須與孝陵親鳳毛日下真賢子龍駕天宮尚作賓身
不浪論史氏光童公議亦能陳
南山翠色獻壽圖爲秋官徐朝文題
南山毋知已家住南山邊南山天與重毋氏心比堅山氣
通天府翠色偏雲煙天不愛至寶清淑降蜿蜒天地合正
氣毋賢子故賢子兮祝毋壽瞻仰南山巔南山青點頭黙
意識重玄天乎昇吾壽毋也同不騫子作天下鎮毋爲地
行仙鳴乎天保臣有此南山篇
林司務得告歸省
身病纏窓不倩豎寸心飛作白雲絲高堂曳髮三千丈晝
徹何勝十二時日馭幾移椿樹影天香分龍荔枝甜長生

有缺供餘巻幾向壺山覔紫芝

鄧夫人挽詞

秋風吹老北堂萱鳳鳥栖峯入夢埋賢母寒機織雲錦明王補袞爲天孫板輿花鳩當年跡鶴駕瑶池舊日痕徙倚此前看慈竹媛煙長爲護靈根

致仕王太守别墅

杳〻雲溪世外清氛源一勺敢誰争天公尚忌通依鶴仙宮惟應付弟兄金帶郡章輕脱屣瑶花洞府坐吹笙白雲蹤跡無人問爲伏山神識姓名

伏龍溪

雲外青山〻外溪山光雲影水交纏地靈天屬龍爲〻煙仙留客看棋泉石百重收舊雨虬買萬派落新[illegible]野得青牛去草滿郊原水滿陂

巻中書望雲思親巻

白雲飛繞鳳凰池款〻雙親鬢脚絲忙破青天開玉葉望窮蒼落寄倚枝南山煖翳神仙宅東郭晴薰海鶴姿寧似大行迎一望六龍車駕日相隨

次韻朱寺長春興

新詩萬狀染春華天縱孤豪十倍茄風入松杉清有韻雨餘花草争無妝心同生物幾中活春向閑人巻裏賒片〻白雲頻識面短檐栖息共爲家

送韓副使如閩

匹馬揚鞭出帝城花柳亦多情關山月白單車去海天青天一髮低疏雁縱連巷陌彷彼錦障處山城壺公

山幽巢仙客洞〻還川夜氣明

題丁主事乃翁壽圖

丹青形像托良工仕省軒裳隱者風鶴髮歸来黄菊徑鳳毛飛近紫微宮國書太史收循吏天道無休示報功我識令威最高格湧騎黄鵠謁崆峒

題徐客人壽父母圖

楊柳門深水竹村渝川人寄謝公墩伯鸞素斷諧夫婦老鶴青田種子孫綵服傍花風作舞白綸倚樹月生痕青牛何日来相訪共醉江湖五石樽

送唐黄門使廣路經吾邑

天戕黄門一鳳翰御春散作遠人歡馬穿鳥道山無瘴過龍宮海不瀾赤壁磯頭逢道士玉臺山裏謁仙宮兩地相留日應有餘功問大丹

題郤半江太守巻次韻羅僉憲 二首

不鎖鸞行翼南飛獨趂時君王重遷郡山水愛公詩草含甘棠樹桐鄉朱邑祠滿庭榕葉老應作鳳凰枝

柚裹龍涎海神仙鮮濟時望天開老眼還地賦新詩丹藥薦觴庙蒼梧經舜祠江心長桃竹聊贈歳寒枝

邵太守巻江西僉憲廣東江公一源同和羅公命再次

五色雲烟筆長歌話别時梅花千里夢梧葉九江詩海島群仙宴香爐五老祠可憐三尺木山水出孫枝

送同年張汝勉守沂州 三首

車風溫滌舜絃聲吹飽諸侯五馬旌膏雨澤通千里潤

河波帶九重清鳳凰感召人間氣能虎登明榜上名傳吏
儒林同有傳君家人物重金璃
九里河流潤帝都殷肱名郡重分符鞭笞示辱淳風用民
令從今不種蒲
燕谷和風黍葉長鄉公舊律久云亡兩岐麥秀蘇民須太
守千年又姓張

新諭其人母挽詞 卷號思萱堂

堂扁思萱寄不忘心香薰煖墨花香那知愛日忘憂地却
作終天欲報鄉膏澤尚滋書帶綠諧餘留織御衣黃相將
壘土成高塚御待舜烏口盡傷

徐處士樓居香爐峯

由來仙客好樓居百尺闌干敞太虛峯鑄香爐當一面天
分寶氣入吾廬博山別島移滄海五老狂煙實碧雖何日
望中生紫氣青牛澣板落飛車

劉指揮挽詞

細柳營深卧冠軍海波萬頃斷餘氛專無長物堪遺後田
恪傳衣栗報君化劍津頭悲逝水爛柯山裏笑乘雲九原
大樹應千尺嗚咽寒聲帶兩聞

題畫扇面寄鄉人

曾看君山竹依希似此圖憑君刊作杖扶到洞庭湖何
瀟湘去游人望恨空水鄉雲樹裏知有釣魚翁

崔揮使內挽詞

只今云已治良將誰人知將帥家方殷歌舞窮艷姬世亂
思良將家貧思良妻於乎九氏言至理良足結佳侯婦使

內儀範降中閨四十齡良人良人傷春啼百年中閨琴瑟
以徽黃金山清鸞鳳飛水深蛟龍吟云何一夕斷天地含
幽陰居無望夫臺侯無鼓盆歌人情要至理悠悠將奈何

僉憲戚公奉 表來朝還任贈行 四首

寒月天空湘水平楚邦人注憲官清戍樓烽熄角声静燕
市灯明冊影横廳事綠莎拼書[illegible]郊墟紅稻看秋成惟餘
蘭蓓懷知己採擷江波夢獨醒
萬歲嵩呼萬國同朝宗心注海波東
帝心極北知忠盡民力江南問困窮使者來驄隨馬雨仙
人駐鶴滿樓風論思憂國無端事想有封章達
聖聰
棘木風清秋月寒儒臣携手藹餘惟由來執法奚為吏見
說廷平古理官紫蓋峯頭飛使節黃金臺下駐征鞍送知
赤壁偉册馭白鶴横汀負羽翰
書鵝重紀魚嶽山梓歌聲謁落星灣（吾邑魚嶽山其上建空聖殿水旋其下名落星灣）
（一巨石構來石請是）李民情中澤秋鴻静詩思長空夕鳥還草舍無嫌
詢隱逸憲臣有道濟時艱高蹤漫逐神仙伴烟水謳吟響
佩環

黃堂喜雨為莒州守題

喜雨黃堂卷重來記子瞻興雲張皂蓋沛澤沐蒼黔石燕
靈石秘泉龍德自淵山光便晚對滴翠墮晴簾

李丙[illegible]先生送子赴三河小試奉次其韻

所志非名利而心寸草心我行則方遠祖母歲栽陰手執
范喬硯忠孺那能禁墨香攜手澤日漲游小楪肯憐片孫

課白髮岳衣簪所生貴無忝素業在翰林萬卷即萬竅一
字論千金德積百餘年負茲重不任青松無數只栽培良
已深萬里衮一蹤寸土成高岑雲夢呑八九卧遊湘水潯
長沙古世族忠義極已録所遺固自昔有餘非在今七十
一峯處萬里氣峩峩我居鄂渚東望峯雲漢侵我誦而翁
詩清白世家箴登堂讀高論有林還有任枕流洗吾耳龍
門聽龍吟

壽陳中書外父母雙壽卷

女婿衆龍飛上天帶將雨露到卿田丈人峯外雲為具五
花山中地着仙鳳鳥和簫吹好月桃花流水及香泉陳君
不是天台伴氷玉光中慶壽筵

題司務李公畫

錫山倚天開九龍倚天立天地幻靈根山縈九龍脊老子
其龍乎歸抱山中石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直娛弄山中
雲雲光室生白偶從蒼龍遊雨為天下澤出處心何常於
乎此龍德詩聲萬壑清天風響松柏香泉煮清茶龍涎謝
津液登山凡幾迴歲穿千萬屐山中日月長山中天地窄
車馬不須來山中素藉阨

方伯袁公挽詞

浩氣龍雲有古風通家猶子最知公海天遺愛多餘澤日
月照心但朴忠馬革衆死銅柱返鳳毛焦尾草廬空無端
感舊傷心處淚灑蒼山杜宇紅

送司馬郎中二首

夢參堯舜色非望我夢溫公亦借琮今日天涯見孫子當
年盡東續儀容源頭活水清如許屋上環山翠幾重方幸
明良遭勝會風雲萬里快人龍
喬木陰陰把令儀故家楚楚出瓊支冬官永萬民開土祭
酒原為天下師白露洲明題品處黃蜂湖信報衙時西隣
我弟憑君話詩草春風綠滿池

送漢川趙孔脩通判湖州 三首

登名符竹拜吳興處得
重瞳對御屛漢水重來芊叔子雲川看取峴山亭吟懷月
照孤窓白知己天傾一盞青昭代誰脩循史傳鄉邦人物
有餘馨
笑指苕溪山水深人乘黃鶴漢江潯一麾出守趍
君命九轉還丹濟物心青佩兩齋胡瑗學黃龢千本葛仙

林仕途萬里平如砥清世無勞嘆陸沉
直看公與古人齊為政流風信可稽玉軫孤鶴陪野鶴兮
陂千頃灌春犂松筠結綠郡齋冷苔蘚堆青門巷迷面所
佳山識賢守鳳亭山有鳳來栖

李汝璧歸省同僚贈詩以老杜還家初散紫宸朝分
韻汝璧令子同賦

棘寺風烟底詩筒日往還禪心如水靜公事付雲閒獨上
陳情表重令巷有頻南陔歌古調原不是陽關
無錫山全靜有魚溪更嘉吳天連楚地同姓倍通家梁氏
留春杵任公遺釣槎相尋知己地幽興渺無涯
浩浩汨羅水靈均得遂初後海流不盡後生心未跡魚龍
藏骨肉蘭茝藥衣裾興夷憑弔問不訪楚江漁

雲霧九龍山乞君分一半乘崖末路迷華嶽清塵斷食氣
丹霞鮮漱聲白石爛共歌遷山吟不作摶沙散
富貴歸故鄉寧親為令子色服剩裁斑恩衣休賜紫山谷
濟赤松園林生白芷有客占蓬壺無人問年紀
承詔出楓宸高堂有二親自憐吾白者寧作逐遊人臨水
心悲梗還鄉不為尊題詩聊贈別歸思重沾巾
迎養計不協歸寧心欲飄轡宦餘旋境乘石共松喬烏負
白山日蜂宣兩堤湖明王崇孝治那忍背清朝

徐朗文理刑淮安次東坡韻贈行

題詩送君望西山山中有龍雲烟龍乎放出雲烟助詩
興領覽造化心悠然君為龍兮我為雲或在山谷或淵泉
歆之岩磐臥孤石放之霖雨騰百川君兮莫是東野後我
意已在呂黎前後世民散罔已久士師執法須休天丈夫
得志有不為粉白黛綠相爭妍徐公仁政無枉罰六野黎
庶皆歸田相約不犯徐公杖于張過漢今千年楊柳前川
風欸欸梧桐別院月消消青藜有焰供宵咏黃鳥無聲聒
晝眠吏隱市朝真大隱詩仙山澤抱癯仙夢繞淮南好山
水烟江疊障路可緣徐君視予如胥肉故應賡和東坡篇

黎尚書挽詞

狀元自合是人龍日近仙桃醉九重切世危言應有補清
朝直節故能容金陵暫借玉堂老衡岳忽摧天柱峯西望
長安高時節蓬萊還識舊行踪

鄭公挽詞二首

千秋人記鄭公鄉誰復遺經究監衡琴弄龍吟江月白草
生書帶谷風香傳仙有桂文章變坐客無璫吸酒涼隨去
來辭聲已斷菊花三徑為誰黃
詩挽菊坡老墨香薰落英君因同水逝我自是淵明王傅
尊前輩師模鑄後生子孫沐膏馥跡美解登瀛

送劉進士令屯留縣

軺車清照太行烟鳧舄飛來咫尺天民合淳風歸太鎔公
庭免俗掛蒲鞭庭花雨沾銚鎛琴落松濤雜管絃枳棘
未堪棲鳳翼遷喬應不待三年

黃侍郎挽詞二首

賢相騎箕毆高望在帝庭夜壁寧閑黑天目獨昔青
義學存條約邦重典刑黃金視如土家世有遺經
地道偏成樹天曹元氣遊人才收異等時世取同論相拉
人凝望塵衰事早休論心宜漢地韓范是良仇

九日次杜韻五首

登高芒屩步如飛長嘯風聲撼翠微傾倒菊花知已任留
連鳥伴坐忘歸燕聽弛擔窮孤嶂詩解輝々墜落暉回路
淵囊收木葉老妻相帳補荷衣
菊花旋繞學蜂飛嗅得芳心一線微酒盞儘揮今日醉秋
香直是隔年歸風聲萬壑鳴虛籟人影千峯對落暉衿袂
兒童嗤新綠雲根坐久染苔衣
冥冥物外寄鴻飛自覺塵蹤宦況微蘭菊解供騷客佩菊
花濃望主人歸詩驚搖落多秋興身江山激曉夕暉海角
天涯光影意親庭初悔老萊衣
清風勾引白雲飛新得登臨一徑微素懷平生山結好不

匹馬經由歷萬里川原一掌平
來見星辰使者行先聲撼動遠人情謹持三尺法家正浮
溢層霄胸次家藥管蒲盧依舊長茅廬蟋蟀在堂鳴只今
尚有唐風在淵路謳歌訟獄平
作論臨風送遠行清風穆穆慰君情袞裳日待絲綸補闕
寒天開門户宏降詔六龍扶輦下歸囊一鶴伴琴鳴關山
萬里関籌策想有封章獻治平
漫作觀風使者行乾坤獨繫古今情山川莽蕣民心朴礼
樂程化家法宏牧馬水問韜甲具繫舟山用讀書鳴多君
詩句真堪采好為消悄駁太平
用韻答同僚郊任之 五首
家家鄉士馬徐行野鶴閑雲共客情白月舒長公事省音
天沉浸酒杯宏風來几席飛花淵樹受忽樵度鳥鳴小吏
循常報衙散殘鴉數點蒼暮平
延跡君從貴地行惟應司馬是鄉情冠山半落旅鴨流來
水相濡利澤宏綠木綫移延下影荊條不作寺中幽笑偎
亦有堯夫趣花外小車知路平
尊前花下送公行抹得詩家一段情元任寸筵知力短黄
鐘萬石故聲宏清灯照雨簷花落翠幄生風庭樹鳴秀句
向来出寒餓此生休更問君平
王河翔翔袂速行擬酌清波洗宦情都醜山名休洛莫李
般谷際亦深宏寒蟬露下知先足倦鳥天涯禁獨鳴欲起
謝離追笑語我今真得見清平
操邀公事日流行民物須於造化情下直門閭如隱逸能

學華風故高宏為吾鄉流俗清泉留客煮茶石能吟訂古
今鄉有知已孫惊都付李花平
送咸寄曾司訓分教江西安仁 二首
巨艦裝書客御風大江西下九華東胸中八九吞雲夢入
上三千六泮宮首循春搖官舍綠芙蓉秋寄故鄉紅
九天恩澤承時雨養就朝陽萬樹桐
先生木鐸自天將泰岳瞻雲目力長芹藻吟風池水綠杏
花酣雨石壇香人才科目供時用道脈淵流嘆世亡高論
遠時今記取鄉邦莫許後生狂
求郭曾居士挽詩
衿月休論失老儒鄉邦却喜得師模山谿雪護留方朔川
水風衫即鮮雩北闕上書天路杳南牕讀易月輪孤梁選
笑向蓬瀛外白鶴人間認故吾
送楊太師孫炕之訓導應天府 二首
相府遺編萬贊參南都木鐸寄天心三山披霧侵書案一
水交洲印泮林和氣有機花塢聆冷官無事卓堂深匣琴
幾曲談流水惟是游龍解賞音
嘉客青雲咲締交鍾山入座鬱崔嵬吟囊蕨巷尋春地讀
誠蜂衙趁晚潮中泮青莪涵綠意淵庭首宿長肯苗天公
施帳東風煖文杏千枝簇絳綃
送同年彭鳳来知巴縣 二首
行行蜀道故從容琴鶴相隨亦舊蹤境内溪河閒渡虎榜
中人物號登龍印来駁吏非衙誠詩到隨僧悴寸錦蹤遍
海棠香霧煖杜鵑聲裡課耕農

頭戴方山古樣巾傍花隨柳得餘春鄉邦科甲知賢士今
古先賢異人老子撫琴將引思沖召古調作斯民到山
無您曾遊處為託烟霞預預鄉

奉和白沙陳先生 五首

伏尋賜手教熟既大書累幅與刑所鍾家世不貿感極
而愧俗之不肖何能當此先生之道惟欲引動成歸後
生者耳孟子教人師聖人於百世之上况當世者乎心
逐飛雲無日不在羅浮之側也潘戶侯勿遽告歸生時
方逐隊習儀少吐區區

語帶烟霞兼海山和陶容易和陳難鉄橋流水非人世信
有人言出世間

若箇岳崖乞華山華山深處到應難幾年蹤跡紅塵夢卻
落巴江泡沫間

到處青山是我山驅車不遣轉頭難果頭了卻人間事要
待看華髮鬢斑間

借月詩風漫海東經書尋老獨無功誰從集註求千古流
貽無端咲晦翁

勇續生涯不外求長歌短笛日休休耳根不洗人間事東
海東頭走上流

謝陳石翁惠布梳奉和石翁來韻四首

不加雕琢出文山風浪波紋纈樹難惟有春風會裁剪縹
緲吹到畔雲間

錦衣尚絅得無同意味惟淵淡簡中擺擺小風吹不倒昔
天扶住道人窮

冠裳黍一京洪同彷彿山雲老翠中無用涉江[illegible]
人今日不當窮

由來衣鉢是傳心像我南華最好音飛錫江山將得斷曹
溪今日為誰深

題一松居士卷

寒岩寒是是蟄龍孫不拜當年五大夫天地寒寒誰是伴[illegible]
山山下老林逋

秋村讀書圖為趙秀才舜夫題

獨坐松根把書讀旋勸秋客浸兒腹秋風落葉堆滿肩自
覺此身真槁木

送刑部中主事汝立出判府其父素有寵於
獻廟

宗面辭天咫尺顏卻乘羸馬出長安由來外郡堪行道
未必中都是謫官紅紫鶯啼千里寺丹青詩盡百花欄金
針繡得芙蓉朵獨倚秋風水閣寒

題四川食事曲朝儀菜圃

諸葛在蜀國教民種蔓菁而民足飽德來有諸葛嗟哉
吳隱之菜味到骨清直散西山夫相高等大有我念曲公
書書得曲公情我知曲公情民物同生生吾民勿菜色吾
求紫以賴吾民既醉飽吾菜相向榮欣欣好生意一腔春
思盈菜根足滋味菜畦過此生天公助鼎俎肉食公碎赴
公畫見公心我詩傳公神我公知我真知是漢陰陰

武侯像

三顧車來草舍荒臥龍從此出南陽蜀天

而成禰八行柔

送吳訓導之天長 四首

萬卷青緗載畫航閑雲孤鶴共悠揚人才歐器歸師範風
景詩囊屬帝鄉三世青氈真故物九霄丹桂剩傳香空齋
兀兀渾忘世笑倚心知是素王

舊家賓斷沃州山山上閑雲相對閑把手攜雲聊作句萬
株開徧杏花壇

已父壇上琴杏花共淪落古調無人彈神交入溟漠
深〻去遊處游魚問訊無波光照心曲知己在〻房魚

題李經歷思親圖

太行望〻白雲重游子思親恨不窮寶瑟朱絃仙洞幽松
楸霜露故園通丹青形像如生處京國晨昏淚眼中以忠
此心渾未已思亭有記託南豐

餞狀元聽鶴亭聯句送毛檢討維之省親效命子同和

聽鶴亭中聚德星酒星今夕却全醒鶴歸仙闕紛知已借
買青田甘鍊形楚曲落梅吹古調千詩邊草松全經南陔
孔壁殘終在嵌入鄉邦史氏聽

送羅憲副之蜀次韻西涯先生 二首

入蜀先經楚之官喜過家飛騰忘地險咫尺與天差杯酒
行軍令文章觀國華江天隨點筆萬片碧雲斜

三軍屯羽扇萬馬逐江流故地瞻文物須君作武侯腴田
收芋入香國路花遊行部有興出無人負劍才

送何峻之東歸

鐵笛梅花咽未和黃金臺下為君歌江皮楊子還家隔恭

何溫生受禮羅觀三嚴眼常青未了望鄉心故入無何邦家
材用收名實千尺松聲出澗阿

送何邦治之守徐州 二首

上林看遍杏花紅 簡命神州出
聖衷刺史畫輪熊帶雨坝棠青竹馬嘶風每逢海上扶節
叟便作橋頭授履翁笑看諸臣興漢策可容孺子借英雄

又

黃河天上是渠家行過徐州太守衙民舍鄰會分鶯稽官
舟篇鼓弄鷗沙一門濟美蔭生柱五品殊恩帶錢花沛澤
京師總家福看君雲漢穩乘槎

壽羅進士母六十 二首

北闕承 恩拜北堂南陔作唱送南翔餞君自效其能子
金母原來却姓王酒〻流霞尊俎滑花薰長日板輿香貴
來不廢蠶繅業滄海成田渺撫桑

雙旌方後疑雲青垓〻示淵更何榮萬卷
苞真見鳳毛成天培吉行封命誥口醉蟠桃度千
庭階堪畫處萱花明紫桂枝清

送黃進士東歸 二首

挾海懷山謁 聖明百年遭際屬清平玉河[illegible]見騷翮
綺陌堂〻以擬鳴故里輒教承省去佳山[illegible]讀書閒情
情何處尤空闊浩〻長帆海浪生

河梁攜袂暫留君把酯天涯一片雲知予太行山上意從
吾貞白隴頭分前川行樂頗隨柳陰地麥問[illegible]雲足下
想多相識問洞庭歸棹正逢春

次姜仁夫韻送教諭吳廷介之人安 [illegible]

不妨吏隱著高人擁歲年來以為親除秩大淮陽教志詩
書東囊得藏身古壇徑杏不文綵出從蕙花踏麴塵箋不
青山君買斷閑雲來往不相嗔
推倒黃金百尺臺公孫東閣吏誰開綠楊贈別烟絲亂冊
桂漢依月窟栽苜蓿調和貧粥且芝蘭逢辭衆詩懷尋常
鼓瑟芹池上欵欵游魚更不猜
藕花風嫩拍天涼文旆雲端送遠揚博士經生環講席王
孫草色照離觴觀瀾有術吏滄海集註無端問紫陽卧游
何處從知也沂水行歌寄慨慷
元是乾坤酒一卮為官身用得閑時瘟池西翰魚春墨望
海登樓鶴送詩懷友定教通問數寄親莫遣寄書遲定山
門下聞清議尊府行藏我最知

馬員外汝礪謫宦廣州次人韻送行 二首

大造良朋伴獨行梅花孤影闇參横詩清只帶烟霞氣官
冷偏涵雪月情鐵笛我常吹古調絳宮君得飲否西湖
借取逋仙骨一幅龍綃為寫生
廬江太守得秋官明月滄波照法冠竹馬爭呼迎節及曲
鞭示辱倚劉寬溪山解事留春住花鳥牽詩盡日看楚客
長吟得別意寒香滿袖贈湘蘭
漢廷老吏獨名家孝子詩篇詠白華玉燭將成清廟器謫
官暫寄大江涯郊迎黃犢春行部潮應衙蜂曉報衙公事
錢多湖上了謳吟歌拂白鷗沙

送劉進士歸鄉 二首

天寵文儒意獨專鳳飆飛步入雲端一經沉浸流芳潤三
策天人獻治安春醉洞庭詩草綠日懸魏闕寸心丹九
山色渾無恙韶樂声中引鳳翰
思親何處獨徬徨三素雲邊望太行曉日青楓丹陛秋
風叢桂故山香金城柳色侵杯酒鐵笛梅花落畫航黃鶴
年中訪仙客大崖山下紫芸長

壽秦進士乃翁

桂枝月窟幾千尋誰識仙翁種樹心老共歲飽藏雪柔靜
容猿鶴聘雲林春明玉樹庭階色籌積扶桑海屋陰天降
九龍名勝地君家人物重南金

送徐進士歸省 二首

錦服承 恩綵服榮大行雲引出朝端風烟慈竹禁難老
雨露靈椿喜有官蒲染牽風供夏簟笋芽抽雪入冬盤鳳
凰山下遊栖處清日梧桐聽鳳翰
巨艦裝書日海涯洞庭南去是長沙鵜鶘行裏恭辭
陛鳴鳳邀喜到家江雁繫珍魚入饌月明詩錦先生花
夜經赤壁横孤鶴魚獄深中有釣槎

宋御史乃翁挽詞

楚人歌些薦蘋香却憶前年獻壽章松菊未尋陶老徑白
園須表鄭公鄉雲端翁綵恩袍重山曲書薰草帶香浩浩
清風乘鶴去海東聞說有仙房

李用勇寄詩用韻寄荅 四首

思君夢繞杏壇陰吳楚游魚信未沉春雨西堂詩草綠文
星南國易涼深深風脉望知同老烟樹[illegible]聘共斟

廬山兄弟意静分張布入瑶琴
壓倒窓扉薜荔陰人如泥塑坐尚沉蝿頭作註渾䒠細爲
眼窺詩并墨深傳語麻姑音不斷問許楊子酒同對讀書
潭下将書讀風更書聲似鼓琴
花柳無端結晝陰鶯声啼亂麯塵沉入從川上尋春熟討
借天宮着色深吧苗能將栽藥品香粘蜂穗傍花對醴泉
坐對弹流水鳳鳥飛来一聽琴
鄂渚卅横百畝陰渝川吏隱寄林沉秋風澤國芙蓉老時
兩山齊棫樸深花底吹笙教鶴舞樹邊携酒聽鶯對如今
亦是無心客王㵎經行懶撫琴

用韻寄㦖 六首

戴髮僧居棘寺陰訟堂無事晝沉沉草霏書帶家䆫綠花
印芒鞋綉地深詩入重関唐律細酒添大户晋人對西山
老衲多相識幾度乘風去抱琴
原從北斗借清陰出世高僧萬累沉何恨依然知已在碧
牕饒得坐禪深詩斷靈徹山林去酒對維摩火宅對愛眉
松花恐驚落松邊不肯坐弾琴
跡頑木石供頑陰盡日孤吟到日沉鉄笛叫真黄鶴慣石
衾煨煖白雲深詩宜坐對官梅發酒伴行携醉葛對叢桂
故山花易老可容城市漫脩琴
風月春陵抱素陰靈均湘水酌深沉渚蘭解貝騷人佩窓
草仍随知已深仕却為貧難便退酒因憂世扎須[illegible]
信有知音客也擬貢金蒿買琴
西湖千畝[illegible]重陰釣石[illegible]
料梅開月籠深枝瞪賀老争先得放顛迪仙剖共對水國
游龍有知已化成入出聽鳴琴
按行泉石貴光陰執杖携壺尾默沉尚予身從巫峽老龐
公心死鹿門深窮招價主詩難了愁退奇兵酒譲對六一
于今稱七一更添野鶴伴清琴

謝李用勇寄葛布 四首

憶子長歌采葛章天涯枉寄葛衣裳眼中形影相随處不
信先生各異鄉
棘寺僧官得上乘葛衫片片出金稜心知盡変寒灰後好
向雲山活葛藤
寄来葛布即成衣消得南薫習習吹閒道
聖皇師儉德經筵聽講葛覃詩
細細清風吹葛香山炎蒸頓覺坐来忘從今衣出師家法因
說門徒倚素王

送大司寇彭公致仕還鄉里 三首

晦入鄉山近考亭先生承 詔出
天廷備嘗苦節看頭白贏得完名照汗青𨑁下百官供祖
道卅中雙鶴颭沙汀朝家半俸資餘養況復松根有茯苓

又

醉白堂成不記功平園栖穏王和公天教獨占烟霞勝地
散循傢畎畝忠尚從尋詩飡菊露空庭欹枕聽松風嶺南
多少甘棠樹鉄漢楼碑映带中
未老投簪意若何道人胷帶白雲多一函史氏收遺藁九
曲仙翁放浩歌揚掵聯烟迷院落𦔳枝過雨熟川坡間邊

海鶴傳書去問訊江門老釣翁

送安縣監安明府希顏 二首

進士承明　餞日華卿官山守楚天涯邑中負版添丁口
江上長堤約栽花萬室同風照閭戶群黎乳燕欲移家二
年報政因書最八月榮遷穩泛槎

周時南國味嘉魚吾邑淳風未易初渭水兆熊人作宰岐
山鳴鳳此來居癯仙風格寧同俗循吏功名特異書今日
河梁聊識別他年史氏作權輿

東萫先生集卷之三終

東萫先生集卷之四

詩

壬侍御思德父母詩卷

晝遊衣繡拜高堂樂奏關雎獻壽觴玉樹親枝楓度金
莖仙掌露垂涼柳邊旌旆鳴驄馬花底笙簫引鳳凰闔
海波清淺後石田栽徧萬株桑

壬侍御乃翁壽冊翁詩冊號松坡

春風到處長菁莪早歲幽岩隱薜蘿首咏一篇餘萬境詩
聲萬籟發松坡拜封柱史身重貴來倚銅人手自摩況復
九仙足知己三山爲辦幾行窩

次韻答姜仁夫 二首

石竹相別出衆華鵬翼橫飛薄海涯粉署仍塡前度鶴玄
都還見舊時花 君臣義篤蜂開戶母子情憐燕理家
製導將大崖弟清風應動漢江槎

書癖寧辭化蠹魚詩風今喜到黃初白雲深擁秋官府
陌聊成野客居三面網還開雀角四隅壁底篆蟲書幾
袍笏陪鵷列爭似長身切玉輿

送贛州孫監官姜仁夫舊識

曾向龍宮拾紫芳浮雲覲裡足深藏冊成自信堪醫國
貴誰能不離鄉十八灘頭行客棹三千里外故人觴
家法相傳久詩筆重來得硬黃

以杜古任韻菜圃

薦木青青老圃坐裝驚蹤破怨來作原頭不足班超骨
飛霜黃 取次出

送劉編脩可大歸省

吾親滄海上方寸白雲限官蹕一鳥飛人路五季田花鳴夜興熟　恩袍雲錦開文章重東觀詩句詠南陔

侍御王思德乃翁樂善堂

至人不必天至人惟信亡天常隨至人至人天所止吁嗟王先生好善如好旨樂善扁吾堂天根在堂裡種德如種樹根深樹則起惟心曰靈臺靈臺是經始萬物從厥始天根長孫子

次韻楊誠齋送魯太守之成都　三首

蜀江恩信及魚龍異政行看傳魯公村落遨頭花暗亂江亭坦腹草玄中秋供作賦臨皋月春襲平叉朔漠風暇日詩情應更遠尋常行遍護西東

萬姓犂鋤不識兵黃堂白鳥照春明無簾影掃山環郭濯錦香浮水到城布穀春聲催稼事芙容秋色適花情顧我知君心比石漏時須看補天青

按行泉石日休休山水天開第一州官況真清憐馬骨人傳故事目魚頭閭閻有火民安作晴雨如期公出遊憑訪尚禽棲息地相從還許着儂不

送莒州張判官　二首

琅琊花柳足風烟公是人間赤子天問俗特過莊里尋詩閒到孝源泉郡中書授歐陽氏道左東逢水部仙千里自全消息好　九重不抱鳳毛傳

公來山色照天青天簡公來山合盟近海舜留仙客住飲泉真見使君青村中雨暗桑麻長城上風香[illegible]生為政

流傳應不泯兩岐麥秀聽歌聲

對月次韻高從龍

笠子籠頭月影圓尋詩拖影到梅邊引來遠景山流盡路破寒香路一弦身具寧辭冰氏困心灰只結酒緣老君堂上清如許乞借高頭幾夜眠

鍾恭愍哀詞

雨泣彌空萬目悽惟應桃李自成蹊孫忠易水含幽咽四皓商山復舊棲天上千方扶赤日地中血浸化青泥龍光終荒歸牛斗得奉　純皇一佩提

悼天周府判得　贈父母索題

伯鸞齊德耀京兆拜田郎有子親還顯遺民世亦彰人從高士傳　帝錫贈官章未必幽明隔潛通咲語常泉臺開

松黑隧道臨焚黃鳳字蛟龍識恩袍荷芰光墨澤留金石機絲補袞裳思親悲地老報　主祝天長春色滋紅壁深秉入杏花

長沙劉太守示詩次韻奉贈　二首

九重天語降春溫五馬真離冀北群御柳鳴騶分竹使蒼梧儀鳳聽桐君村翁罷鼓諠花暗聽吏罷草剥蘚文霖雨八荒應有待人龍從古解為雲

露冕行春咲語溫兒童青竹騎下群人從分陝流風韻帝慰長沙借使君彈琵竹枝斑度曲佩歸蘭蓖緑生文郡齋詩思應多料組織三湘萬片雲

一榻長安席未溫孤舟湘水恋鷗群梗餘蒲藥民猶千笛弄梅花我送君　廷陛仙[illegible]按式[illegible]董梓[illegible]能文[illegible]

陵生計園田蕭準擬嚴公寄庇雲　魯公所作田廬

次韻送南都林地官

宦情慵自栖鄉　的的三山重結盟直道如絃摩月厲知心一盖倚天傾燕穿深巷春隨疾鳳返高臺夜度笙天向宦齋助清白月光多處大江横

送呂百户次王應韶韻

剩水殘山野興堪邊城花柳尽春酣　九重拜表同懽忭萬里平胡只咲談天府彤弓明賜一陽關緑酒疊歌三道勞傾盖真如故索我題詩暫駐驂

方塘夜月為長沙李秀才題

天鑑明通地地主鑿破天清天歸巡宿外川傍人眠呼吸冥光冷肝腸洪氣偏詩情漫運海㳂味不敢呆拄拾千金粟通浮一葉船地靈尋着主天府謫來仙李白吾同姓題詩石可鐫

洌井　永為長沙李秀才題 二首

洌井寒泉湘水深天心一鑑静中臨從來道脈千金重乞借邊旁種楠林

梧桐陰底蔡珠花洌井寒泉味細嘉晢佇長沙遺故澤書香一脉在君家

張稽勲妻挽詞

有雀西飛日雲軿駕羽翰人間無剩住旅次亦居安玉軫絃斷蟠桃見子難蒿里淵中谷鄉化未摧殘

壽胡巨源父母六十齊封勅詩

弱水望中嵬華山高處羣仙人上中老地令了拜官封更肯須迴鳳紫岩及目龍吹簫泰女曲衣錦漢官容黄白將安用清平得幸逢天人三策授家學六經宗熊膽境入蔵鯉庭　宸趍楓地曾瀣龍澤天保歌臣工我策肯牛驚秉采黄鶴風梅花吹鉄笛瑤草拾崆峒載祝乾坤壽相看父母同

內翰馬公示寄乃子汝礪詩命和同寄汝礪 六首

知已還来費夢尋擬將顔色鑄黄金屋梁落月渾相見庭樹停雲寄獨吟人世惟應齊幻影[illegible]君視未了済時心甘棠花满廬江道多少蒼生花庇陰

陳迹傷心不用尋燕臺無復築黄金風雲不定知龍變琴瑟孤操協鳳吟柿葉慣題佳客句葛藤端繫老禪心秋風便泛瞿塘棹卧取巫山半畝陰

廬江勝事可誰同數寺村扉烟雨中个肯祈詩刊緑竹一盂疏飯噉青菘童謡淵地咸稱父相業惟大不負公聞說单車游行處雉雛馬倅奏元元

嘗多甘苦與民同比屋收歸官舎中黄欵秋雲登稼穡翠流夜雨剪葵菘一簾山色常如故萬樹桃花不惱公更聽駉駉歌壯馬沐垌何處草芃芃

今人還見古人情脚步真從實地行官署青莎疑在水民居紅稲甚如京朴忠自固千金壘正始尤專五字城相問輙令姑且去我方有事坐前楹

青天知我宦遊情常得天隨到處行朱紱罷山封野界白雲牽夢繞[illegible]神京詩傳衲子多尋寺歌滿村農不識城㘞月糕漁聽互答還裳一曲夢中榮

春谷　為丁題

今咸于仙谷千載歸人間玄感先天始撥超大漠環撫景
弌彈指看山無好顏我眷天下管我谷地無閑春谷拜賜
號時名強為安桃花不肯謝岩桂相映丹叢巢最奇老林
松巧選寒泉津漁父逸桃實供加飡有路樵人知松陰坐
盤桓子真躬扶來巢父不恭冠烟霞護藥石雨露滋琅玕
白馬玉色皎瑒靄青草浸石林碧津甚滄龍陽精鍾比甫
歌子午可空計王官一區勝多景天地非吾寬

江陵蔡寺丞妻挽詞

良臣鑑其主良妻鑑其夫人焉亡其鑑家國孰與悃款微
正唐太宗殂忠不渝意望招唆呼歟陵心與俱一言忍相
動寤皇明目昧形莫祥君德賢相同昔損九齡進金鑑ㄑ
比明尸臣悠ㄑ千載心我思殊嶭紆嗟哉蔡公配郎古良
臣軀偈隨壽形影條夕沉金扼香魂不自泯精結湘蘭李
楚雨洒江水蘭花臨談軼

賦得龍潭山吟寄本郡吳對　二首

月到龍潭白雲來龍山青使君照一亭相抑瑞龍吟
龍潭龍卧月龍山龍卧雲山川有知已招回李老君

贈周御醫

香風橘井水甘澤流仙源有方堅日月積功消乾坤喬木
習巷求仔花京城春寒臉鄉曲厠膏液肌膚諭的君大計
在燕市送我扁舟歸庭門我欲為君種杏千萬樹留取行
人名作杏花周家村

壽山陽陳　夫婦六十

壽君千歲慶軒咲指山陽是鹿門姓宇不敎通郡邑經
對燕將進兒孫進壺海屋籌方進文武丹灼火自温堂上
斑衣治水溢扶桑枝上借朝暾

送孫明府誠之考滿還任番禺

黃金其室下騎羊去五羊城中躍鳧飛　聖主推仁須舉遠
仙才用世豈無奇一琴薰風曲萬里越海涯龍噫山水窗
鳳吟梧桐枝弛張有至理勞逸無常期行部不脫星雨駕
坐堂不離昏晨衣吏胥不煩案牘事隸皂盡去鞭笞威信
孚鰐魚海神服思治雞犬村童嬉山卧虎心善馴騏推丁
肥烟花真詩句天籟俊梳帨三年始報政　萬衆不謂遲
無詢為神事惟父民物宜閭閻老稚送行李琴囊書簏孤
來也小艇無多辦路費大錢誰忍為公持陽城政武拙天
部上考誰胡威清白畏　帝心中簡知因書循吏傳野史
行人碑龍虎黃金榜弟兄白玉圭弟通金閨籍送兄玉河
隄ㄑㄑ黃鶴仙鐵笛手中携梅花鐵笛落馬首五嶺梅花
歸路迷君手天宮領春意梅花桃李燃山溪三年種就桃
李千樹與萬樹天風浩ㄑ花下終無蹊

送石首李通府致仕

長高盤谷存不下考槃風尚世誰同調吾宗有此公官居
京兆尹心結滄浪翁未老身輕退能全道可終機先尊菜
味局結菊花功桂楽返初服蘆風牽釣筒麋鹿伺共卧猿
鶴帳非空蚕老柔重綠雞肥飯二紅天公饒歲月地主管
煙霞髮色同黃鶴丹方問赤松青竹扶我笻歸去得相從

送石首李通府父母詞

語址為座右箴嘉魚尤探丙芒種雨逢壬沮溺楚狂意聊
為知己吟

次韻姜實夫東山咏梅寄友人 六首

洞天支臞仙的的卬顏色詩鉤約月明獨立參橫夕
煖回東山根詩窗生春色居士抱龍眠獨得驪珠夕
粲粲梅花新菁菁經寒草先榮與後凋清白締相好
鄉園寄梅花再拜王孫草草色喚王孫莫忘歸路好
梅花氷雪腸好是清心飮沉沉夜氣餘魂夢何曾寢
香味襲雲泉惟足蟄龍飮水月弄珠明仙姝忘却寢

寄馮水部廷伯

官卅分手處酒色映朝曛托酢剳情繁哦詩蓋瀆汾平
書傷篆山湊絡龍筋回使馭將意懷中摘白雲

寄水部趙廷實

步躡宣尼蹟官來鎭呂梁濟川諳利涉袖手應人忙房靜
同鷗夢詩清噴沫香我將充水手烟月唱滄浪

用前韻再寄廷伯

高人淮水上色照麗晴曛真作市朝隱故淹花竹薰詩家
逼杜體器妙得顏筋懷我偏多夢縹縹入楚雲

秋江釣月 二首

漁磯結深緣三生石一片劍綵能繫身唉此葫蘆經
物色非羊裘海門有通籍悠悠客星臨常是海門闢
雙眼漫流清渫得波光碧黄芦為報秋不識官家昏

王揮使肅之次宋夫韻見遺謹和奉答 二首

詩家多漢見深資人收天作巧不姚心與化幾流片搏性

奈日作句聯如劍庭除苔色堆青孕材叛溪聲度碧蓮公事
雲龍山下了夕陽棲鳥也歸期
愛山寧惜草鞋資猿鶴相參不作疑朝市忘情渾是隱紙
書桂腹剩堆飢雨過綠野春偏早月到黃樓夜故遲在陰
陰符看不厭圯橋曾與老人期

次韻答王舉人

龍門深處挾雲還人作雲龍幻此山京國看花疑是夢野
田放鶴足餘閑月隨秋卷藏珠斗風拂春衣響珮環我去
江南烟霧窟瑤枝千尺夢中攀

王舉人用韻索題春闈

杏花深紅最是春曲江濃綠染衣新戰酣三捷聲高鐵
別重瞳荷至仁文藝固應先器識國華從古屬儒紳
天朝梁棟多封殖不比青楓映紫宸

寄俞水部宅仁

詩人官獨好況抱濟時才水部月邊去河源天上來歌艤
公論愜唉口故人閒盤谷如相憶春風寄驛梅

題泰和楊處士八景

山意捲捲檻枕屏雞聲不喚晏眠人扶桑爛供軒窓色擬
結蓬壺作近隣 右玉山旭日
不逐紅雲捧玉皇仙翁相伴紫金房縱然孫鶩齊飛去只
落芙蓉五老旁 右武姥晚霞
淵目禾苗野野陰冊青難藍太平春山翁只識山中路莫
浪行人來問津 右民野觀禾
小橋流水綠蕪烟官騎猶知惜地偏出處也符[illegible]

送朱掌教致仕代諸友人作 七首

光映青瑣髮尚玄乘風歸興忽飄然危機不落儒官地高
翼休厚夕照天許梗断烟維畫楫杏花香雨清朱絃華亭
招得千年鶴二頃田應費俸錢

漫放輕舠東海頭書囊琴劒共悠〻高吟興拂雲間鶴閒
卧形連水上鷗〻一綫香風蓴菜滑淌畦寒雨菊花幽相思
何處見顔色十丈牕松翠欲流

菁莪陰暗着青袍肌骨濃沾化雨膏賢館忽地池上鐸野
航眠聽海邊濤非關尊露鷥秋思最感蓬窓搭鬢毛淌巴
河梁贈行淚臨風洒遍杏花梢

緑莎西塞遂初衣未老身閒古亦希桂子冊梯沾雨花芦
花釣艇絆雲飛酒徒門外治車去童子山前種豆歸幽径
如絃誰可到紫芝燁〻長春肥

大雅堂中棫樸吟滿門桃李足成陰江湖未老身能退山
斗常懸意獨深麋鹿山蹊隣卧席魚龍海島聽鳴琴立先
明月遥相印拾得馬鬣舊日針

東海孤舟遂急流心兮如水跡如鷗也教浄我觀瀾日未
舡隨流到海頭寒月梅花眠白閣夕陽蜃氣坐紅樓尺書
遠寄何由達欲感雙魚赴釣鈎

笑問江楼黄鶴閑借乘黄鶴向雲間椎壓寥廓仙風遠不
比山林倦鳥還酒伴跡通松菜徑漁翁聲度蓼花灣山雲
識得紅塵路為我初年便閉關

代李教送朱掌教

公家嬰節婦惟有老天知俾托吾翁筆書令稚子持乘家

歲月侚。馬看埜碑歲展松楸事斯大求孝思

南山精舍次韻李三息陰居士 四首 息陰子此脩煉

托樹陰中屋屋因齊樹腰山翁欣有托巢父笑相招詩句
頻時得枕拗長日消何人知處所雲水路迷〻

息陰脩道處芝草覆岩腰黄鶴楼非遠青牛駕可招肖谿
山石爛鉄笛暁烟消来我供新水寧辭蹊路迷

雲冠端切頂山帶綬圓腰誰識仙家貴吾徒地主招道心
塵外契時事幻中消八百同宗[illegible]相將行路迷

閒眠不覺暁日影下牕腰花信憑傳報於烟鶴費招箇箇
岩石裂酒涓澗泉消音信通知己蓬瀛去路迷

詩

大興隆寺倫上人梨雲軒 二首

巢寄梨雲得棲栖便從方寸長交梨梵音香合天花落禪影陰連法雨迷却月枝橫便從倚墮風葉滑任留題落〻詩窗應難到不比人間桃李蹊

枯僧天地故相遠生意梨雲聖得知跌坐軟便飛落葉衲衣晴掛妥來枝春花野蝶難尋到秋實山禽不忍窺我知甜桃食酸顆脫簡難復笑〻單

進士何永仁望雲思親卷

大山攢與白雲親觸緊悠揚惹白雲岩舍白雲飛處是[illegible]

門遊子望中勤柳陰酒艇鱸魚熟花暗茅簷風燕閒[illegible]高堂印心跡何番人說即郎君

王縣丞母挽詞

朱絃常抱百年琴笑向重泉見藁砧遼海未應同鶴化紫淵間得和龍吟剩悲萱砌經霜瘁舊植槐庭着雨深杜宇偏知遊子意無端銜血洒丘林

書上饒朱氏仲舒義田卷

希文置義田族衆食義田有祿置義田有記述義田有記傳後世後世稱其賢晏嬰仁三族三百戶生姻親〻及仁民規度過仲淹晏仁任生前范義仁未兼謂范規過晏記者或未然嗚呼晏與范宰相凡幾年卑祖食君祿君深知幾千君祿濟私情秋情耕延緣後世有識若一咲何足博

上饒朱氏子生平惟力田置田濟族類盛事殊可宣古今不相及戶在古人先我祖際有宋此業西湖邊一廢茲百載舊德那復全揮毫紀君事〻〻成篇

文安縣尉吳廷介到學官總月餘即陳致仕有詩詠姜秋官仁夫仁夫子震口誦示予因走筆和呈

香土華風骨不薰先生帝勅管閑雲岩山散木因遠世洋水清祈莫獻君風憂松篁諧鳥調波瀾行帶鬥魚群眠到樂事知多少嚴瀨潺〻亦樂云

壽巴縣致仕劉侍御同內孺人五十九 三首

蜀江高颺急流風青照巴山兩髮濃散地漫開花九經全大恭對木三峯鶴翎書信傳仙客牛背神光晝[illegible]首偕游車馬地黃金甚色為誰容

山色從天翠萬重愛山天為聘喬松彈琴對月惟留鶴種丘耕雲自放龍岩徑尚來川詔使翰林尤拜史官封鍾離亦有人間意得見清平破笑容

闕苑風花是醉鄉天家多景屬劉綱飛戶伏火歲龍虎甚上吹簫引鳳凰鳩杖可陪銅狄老庞車今替板輿香悠〻錦〻朝宗處釀作黃封薦壽觴

送劉侍御子編脩仁仲歸省

杜史高堂國史榮海棠香國錦官城承權造奏關睢曲歸去小因杜宇恋　關聯雲〻素燭連床聽雨二難并幾迴新水供調膳車馬傳呼未暇迎

壽致政謝都憲 二首

涉江參鷺朱湘閑放泚清風借恐羽冠[illegible]或貴通猶子誼同

手都列憲臺官皆前花莚三珠樹雜以芙蓉九轉丹菊水
無端看落質亭亭老栢獨禁寒
帝簡仙官立上卿有丹兵解濟蒼生功成滄海身先退學
峻黃非羽共輕五鼎更將麟脯進九苞親見鳳毛成闕來
徙倚琅玕樹幾曲叢霄細度笙

題扇贈鄉人 三首

京國暫游人與淵專川水專川一縷風吳江未堪比
把手送君去清風淵故山清風引歸興流渺釣魚灣
吳牛望明月以我望鄉山鄉山明月在寧待喘時還

內江李勲士淮安挽詞　勲士號東泉

東泉與水地盤谷古今情我屬宗人誼天高勲士名濟
餘荒徑芙蓉主携城昌黎存中意歌此寄哀聲

為江王原甫先生海月秋清卷

天地兩知已海與月同情樓上金波靜冥冥天池泓地天
交耕秋三公同一清人持造化柄歸我王先生命三乃為
一氣同自然親昭融絕塵驕浩渺無涯垠霓裳羽衣曲較
奎錦梭声觀水術無術登雲信有程教子則知路乘槎不
問津廣寒府文府若水若人身世態趍炎地孫懷薄素晏
龍德寒藏用鷗波漫作鄰卅花收桂窟瑤草拾蓬瀛萬木
均搖落舜田只淼青一觀太上京諸天皆一萍

壽致仕辞司馬

功業照當時名声流後世歷歷青史中傳載功名士　功成
身發退身退道益尊冥從中世來所得曾幾人吁嗟爵司
馬於斯為皆備史臣書大功識者崇高節尚求三代臣出

高誦甫申嵩岳春於剩乾坤壽者神人皆祝公壽詩歌者
其姿采紫府我獨見公名在丹臺公名在丹臺公名在青史
仙風千古午　清風億萬古

送書伴平壽奮之任陝西 二首

路入陽關上近天星軺寒曳白榆烟地分甘肅歸秦轄曲
按伊涼奏管欲部落教調胡地馬羌戎請種漢人田雖知
廷尉平天下天下安危重在邊
坐聽烏臺政自成周官遺跡在咸京足來共食民猶信歷
盡關山路轉平戍卒寨旗侵柳色胡雛吹角落梅清鄉邦
幣得唐風云嗟拂邊頭萬里城

分定堂為童秋官乃叔處士題

天道如弓然損益民不偏人生固如絃絲忽仍難誰哉
童君賢知命從知天分定心跡懸堂扁生材知天思保
堅方寸真良田天定地亦全唯彼金谷園

送吳順德考績還任次韻蘇翰林 四首

長安客舍對蝦杯故舊方從海上來石骨尤食虫作貢雲
衣持贈兩分栽清風得句參禪界浩露充盤寫蜜其傳語
羅浮東道主寒梅莫復折花開
雲游馬色飾番電紅綠花吊間柳低天尉斯民還縣主春
留多景惜詩奚鳥啼官署風揚毛吐栽吟鞭雨印蹄佳跡
海外還故事詩人爭向畫中題
漆別帳上日久海山藏鴻須遣報平安山前詩瘦吟逢杜海
上文名類識蘇行脚木兒高作餐筋頭樹子携為冠裳玉
自舍劍細忍向湘江負佛前

雲縣令勞公被□能詩索養静塢并借贈安水閣艇
花浙諸勝河渚携琴浦口山峯寂汎艇江門浪激昂為仁
似答得其訣盡以元氣入冊葉

賀喬希大生子次王應韶韻二首

庭前蘭芽青入簾簷床牙笏辨書籤大賢望汝身能作刺
藝從前澤已厭　廷陛慣隨鵷鷺跡閭閻行應鳳凰占天
曹除鷹同天用一閱收来萬物兼
試聽啼声出户簾詩成珠玉酒行籤松昂脩幹烟霄近桂
长新枝月露霑家并聖饒文字欽徳星光動史官占流傳
江鮑名家體树傾屏階樂事兼

題畫為金華方舉人四首

艇子朝朝觸逆鱗濤深随處是龍津圖迴不識[illegible]
海無紛敵識人　右漁
烟霞草樹伴經行砍竪下峯不記名一種儂家烟火食傳
說白石煮山餚　右樵
南山叩角石巖嶬歌本傳来擊壤歌不啄紅虫獻經畧曰
家名作力田科　右耕
路入金華跡轉孤雲山獻出放牛圖忽来遇得黄平子一
渾牛羊任牧芻　右牧

壽林郎中乃翁八十

物外閑身適性靈高堂遺澤坐傳經鳳毛瑞世推
封誥鶴髮通仙慣鍊形日月一懸壽疑句烟霞九節杖挑
青長歌擊壤風花裡惟許山林屐系聽

題釣魚圖

懶置細朋泛五湖一磯天付寄形孤古今多少求名者免
得相逢楚大夫

胡地官惟辰之南京

基本南畿重司徒邦教先宜居士望天故着詩仙悟淡
世機薄仕勞民事研風雲護儲峙魚鳥貢聯篇臺感鳳凰
返道通清重玄孝養娛垂白庭帷烏鳥誼送君憐此多知
己屬同年流水思千里高山寄一絃

聽劉侍御廷式為道時事

相逢宜即聽嘉言萬國生靈被
主恩百里杏花非舊色節廬留作奉誠園

送澧州王瘟冠帶歸省次韻同官周士元

春色薰人醉不消東風吹度馬蹄遥　恩袍梓里承歸省
曉枕花塢覺起朝寄友蘋蘭將緑重宜人松栢駐青相
看鉛槧同刀筆莫遣重来錯料充

咏昌榮陳都事心遠樓次韻

李西涯學士二首

陶詩細和熟留情門巷人稀草自生琴助無絃鳴泌水菊
飡有味落寒城窓禽喚醒羲皇枕市蟻戰酣風雨兵便合
栽書謝高士廬山擬作蜀山清
綫綫朝　天綫綫歸西山如約未曾違哦詩長日烘高花
非煩游雲落滿衣燕嘴并泥沾藥墨蛛絲樹罥絡枝稀相
看已自忘言久不省人間是與非

龍潭吟寄縣尉吳公二首

龍潭大江側風雨噴龍涎吳君飲此水餘爽是貪泉

寶運有能賦步術彈流水龍出峽[illegible]相已
賜太守胥公 二首
君凱山冠黃鶴樓光華春賦氣橫秋固應神物須知己暫
借仙翁作郡侯筆點風雲江海句民安田野 劇堂謀書
長坐嘯出簾飛落急烟波戲白鷗
滿庭草樹鬱烟霞不見人繇太守衙疏食毛畓盛茯苟清
歌鉄笛落梅花彈琴山應鳳凰至坐席洲分鸚鵡沙聞說
畫能頻閱俗客門山曲迴江涯
贈盡卿傅[illegible]命還任文世御殿 二首
妙變天機光際奇賦前人事貴孜孜急流未決歸田策二
頃來無負郭遺區畫博書難咒日旅行吊石是問[illegible]郵亭
水陸經多少怕有貴當壁上詩
小山誇獨奇千仞更孜孜眞慾仙能作多才天所造[illegible]
清梵域悟語大崖時伯氏吹塤曲東湄承菊詩
寄徐承之次陳宗之韻 二首
望來孺子是誰賢一榻論心未厭頻詩窗夜吟清占月道
園時晚浩出春茅山跨鶴傳丹訣草澤盟鷗偶白綸來興
訪君迷出駕虛舟渺渺貯天真
相對青天屬素質推應傾蓋日頻頻誰將瑶琴傳幽怨句
分殖枝獨背春梅雪詩堪酬白戰松風泛脚颺青綸何時
漁板牛東去谷口還尋鄭子眞
題史巡官歸榮卷 二首
賢親雲谷名游子地官郎 綸勅照幽堅錦衣歸故鄉芊
[illegible]興歌頃花滿戲車火閭里相稱道川言言義方

石鄕國迎恩
地宮明績最 天府錫褒書太液恩波闊長源慶澤餘機
絲綸綍引橋木棟梁初不作籯金計遺經滿故廬
右鑾坡下詔
寄徐承之子
南州有高士東漢鍾典刑嫡子篤孝行真無愧厥生雲步
相角立海中欽獨行世趨日以下靡靡流波橫先生非徐
鄉子志非功名短句寄幼曲我歌非少陵
送臨湘李郁 二首
久挨君山弄白雲長安同姓忽逢君雲兮解作留衣別
出湘江句學紋
湘中老人無姓名袖中懷得黃庭紅青牛真跡可誰見道
有年年春草青
題王地官 湖山雨霽圖
老龍噓池白吞吐妙出神功作山水由來造物無常形堂
上亦合生流峙見說先黃多異人齋安山水歸知已王公
樂契山水間仁知參同宣父旨眞機動靜然樂詩佳境爾
悠悠天地交更致方外士一艇蓑笠間桃花鱖魚美一亭
草樹深白雲高不落樵漁相屬話功臣吾跡能行却能止
君不見湖山風浪惡高枕湖山甘索寞又不見湖山烟雨
霽貝挾胡山肆楊厲我題君畫識君心一曲浩歌山水深
書中詩思詩中畫的的輞川何處尋
送北流李秀才
廣東陳夫子寄靜右岡頭廣西之北流風烟接索秋至人

混形衍直作東家丘沿子来京國眷我忽綢繆儻言故細
斲欸〻予言求青雲引高步于萬將羅浮柂凡代尉寒
盟合良儔道骨𪆧貞幹不作繞指柔書香懷午寶驛珠寄
暗揆倘有梅花曲寄来黄鶴楼

送武昌朱貢士昕德明還鄉用黄山谷松風閣詩韻

松濤長風流如川松風高閣蒼玉椽書声晝夜松風然松
寒砭〻陪窮年惟君知己蒼波大松風相托弾未絃山中
自歡無声泉松花釀酒真聖賢松巢竆地更作遊天乎與
我非相懸天其一幕地一罇梳中流水声潺爰耳洗塵緣
心清妍老杜京師誰素罎五侯不叩御伽烟無心[illegible]
甘泉歸来辭劍西山前讀書無用餐書祇清風[illegible]
纏至人世網寄均乖免榮阿閭相盤旋

送山陽朱昂

長風慈〻共十枕詩思繚撈絲洛陽何處鳥催歸畫幟上林
花傲製斑衣青山買領憑雲奔綠水提封據石磯一[illegible]
淮張翰去五香名酒庭相倒

次韻姜鳳林奉寄江陰黄明府　四首

擬執參商一問之連床誰遣各睽離長風辭引停雲思列
宿相望步月時塵帽久令懸草閣郵筒惟欠寄梅詩一詠
洗眼青相形盡日西山獨拄頤
官情特得道情嘉千古遊心涉聖涯黄犢緩牽行部駕仁
鷗低拂載詩槎書糊芸室香風擁琴掛松牕閣月斜長日
幽齋洗心域一篇秋水讀南華
青藍紫門晝掩門烟花詩思爲衙来惟憑山水煙塵界一

征年光付酒杯勸客杜鵑聲不到力農拋擲水仍田嘉魚
托得天供饌魚嶽分明一釣臺
道人風景畫難成官舍中涵丘壑情花雨一庭深遜松
風千澗度琴声共知卓茂封侯易自覺張翰去位輕野性
慣拋繩墨外將詩莫怪字欹傾

卿卿書屋為石秀才題

卿卿聘六一六一適志時六一有知己卿卿結心朋醉酒
不在酒嘯傲相招麾卿卿不自顯四岳視爾卑四岳比尊
貴卿卿安数奇浮雲自來往山色何妍嫌石氏真主也卿卿
屋山之埤太山在何許遊心之所之尼丘小天下卿卿
其基

趙訓夫以唐詩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作畫索題

自愛頭輕懶著冠石苔箕踞足盤桓世青只有蒼〻眼
作尋常傲吏看

竹

寄傲西山寂寞間不孤今得主人還自從識却王猷後千
載清風趙一山　訓夫號一山

得告歸舟凍新橋驛書寄喬希大系一絶句

小艇新橋下氷接漱石鳴催應孫楚耳慣聽這般聲

得告舟在通州寄秋部趙貞夫姜仁夫揚温甫

嘯歌便作老山樵不信通州是市朝惆得清流供洗耳巢
由真似不臣堯

淵明像

棠相輝時所遇自有餘饒道味腴不愁獨立天根因天日
再胥鑑若辛春光久駐非遲暮浩露肝腸晩更香明霜分
誼秋爭素靈均地下拜低頭知心惟此鄉心故

宮諭王先生濟之送弟兇歸次韻奉呑

海濤不着扁舟利尺寸自度宜自已寒梅寂寞江水濱未
辭托根伍桃李由來人物類以從天造守溪門下士辨香
敬致南豊心千金擬鑄鍾期耳六藝誰從註脚求一家獨
向源頭理日星宜切太山光泥滓欲披河日眯類波隻手
可推漫駕仙舟載王子絲絲輕風颺我帆一曲滄浪
止尺書缺寄別後留錢 度狂來夢中喜弟凡接
詞古情深乃如此冤爽何由得傍身舞蹈不知
家東吳洞庭山我家南楚洞庭水山中儘

弟自足飧菰米 朝報悠悠久不聞先生恐
得勢分都兩忘庚午同生只兄弟極崇高節抗
畢之就微細至人出處各得之莫聽催歸并喚起

林憲使畫二首

東壁寒芒此法官侏離都被漢衣冠無端紅紫皆齊
恐人呼作杏壇 右化俗
憲使清風馬首長穴寒盡處是蒲荒萬岩陰底人歌舞奉
出 天朝舊印章 右諭夷

代諸友送鄭先生淵去 十二首

仙家餘韻古今同江上仙舟烟水空續舟坐看山吐月滯
帆番變石尤風登龍聲譽推門第折角留形入畫工詩卷
十年增幾許江山都入錦囊中 張叔凡

送送江船得得風春衫點綴杏花紅一時便判折枝別十
載胥勞種樹功作伴青春憐氣合隨行斷簡襯囊空湖南
月色幾千里思入長安望不窮 雷德興
南浦波香草色新可憐詩景襟前陳離情消載孤舟月道
骨濃薰萬斛春一據聊將瓶底發三鍾不繫里中尊執與
無限懷今古漫向西風一別津 程一之
李家兄弟揔門生同姓於吾喜合并侍坐經帷尊質業送
行詩卷附題名文星自向天宮麗書錦真從鄉國行見
功名等閑事也資遊覽放詩情 李大年
汗牛我辭執鞭驅狼籍殘編載消車綠柒春江魯點
通天界子雲居三公可信鱣呈兆萬里寧忘鴈寄
不冠湘水上却疑行處是鄉閭 程布

杏壇分席幾十見杏花開歲月渾忘久乾坤為
森桂栢白屋長留吉惟有春風惹人間得處栽
我亦儒官後青袍老此身嚴師天下法得意眼中人
尋論命中州別有春應思邵康節花柳屬佳辰 王維
香花覺染色洒別淚痕紅共折尊前柳誰扶槳下桐詩
經星斗仙槎通月宮空山看舊雨何處有來鴻 蔡廷獻
新鑿泮池好深遺教畝清春心傷去住石溜透柴荊駐馬
彈流水驪駒做送程杏壇此行李仙客一舟輕 周尚之
父子送師去臨流淚滿衣幾撈呂點瑟真作舞雩歸秋闈
鵬高舉春新燕學飛帆檣渺烟水嬌翅未相隨 周燮
殷勤何物上行裝十五絃中絲最長楚客于今知曲意臨
眩不用唱滄浪 任仲謀

雲淡風煙暮色柔湍川花柳畫前脩龍潭便夜中流揖魚
岳垂登近水樓父子有師須澧淅瓶簇與伴帳山丘北知
岐路偏多轍只恐相逢是帝州

張明府問雨和韻 二首　李敎

黃塵逐未歇平疇半背黃塵洽汗流薛鳥村中兵部口可
憐春色淡如秋
江船役役問西疇却怪江波只漫流父老相逢輪甲乙車
米富德九年秋

張明府喜雨次韻

獨愛田家老免盜衣隣西舍自成村天公好雨期如約
令甘風政不煩行唱盤渦詩律細川聽擊壤亦聲喧
坐守閒日月逢卯荒處荷溫存

同明府小酌次韻

碧桃隱隱記春宵青雀銜來紫府蕭燭有留侯是仙
中應得赤松邀

縣傳米先生端陽次韻 一首

紛紛楚雨洒端陽蘭渚三閭骨未荒深屈每勞傳粽下
應共蟹龍潛自分孤臣無主惜觴教漁父笑人忙千秋
遺得滄浪曲萬頃烟波載月光
叙段時來訪紫陽若豫畏曇半成荒酒酣經傳能忘醉茶
入詩情合得南國嘉魚聊自足東風飛燕看人忙君詩
為唱呼無朱袖裡驪珠覺夜光

思僉宜與吳公寄詩次韻奉答兼謝過訪 一首

官齋地切只山亭長留声通黃鵝盤寒月柳花生夜向春

風楊柳度江青紅細入纖還生愛閒并求金旋鑄形衣恰
口碑升尺在沅湘飽嚼芷蘭馨
拾得黃公龍草亭移文應不動山靈也勞處使驅車遠絕
共天公頒盞青簷底雲霞情風約詩邊花鳥欲忘形更憐
驄馬如弦路不勝趣之亭聲

題吳僉憲梅次仰黃門韻

蓬萊花使是頭銜立盡無花却自慚偶被詩牽入香國
經山北又山南

閑人玩春圖

老翁草樹寒環室偶被春風請將出有信推移看朗
扶半醪烟霞疾怪松因作金石交忽矣形容堪笑
造化是良醫人物無心天有術十里笙竽不如
愁采相應支節相對懶一弾物覺勞亏人覺好
掌上凡間身只與青山乞

友竹為徐朝文秋官乃茲題

古人樹獨行斯世固無與在物亦有然孤竹曾誰侶吟
友竹君天地何踽踽有德云有鄰無嫌終難伍通神入
交耐久非浮淡相對忘形骸無煩辨賓主我抱鳴鳳飢寒
實香可茹清風時時來天祛酷吏暑桃李非比鄰霜雪千
歲千萬化自推移此心誰淡苦悠然兩子黎忘言有形語

王都閬書 次沈生韻 三首

風雲護儲峙帝臣經舊初吟詩水龍聽挾雨一島孤笛聲
折楊柳抱色照靡無去去重回首山光半有無
右龍江朝雨

詩

郡伯柯容甫遺詩次韻奉答 三首

求閑天肯為公賒塵外脩然別有家卧月靜憑仙縣石吟風幾度短轅車菊冷籬落和清露荔熟園林咀絳霞流水慰君應不沒釣磯旋覺石稜加

嬰兒賦得未能休求箇高人作侶儔九曲歌聲隨棹遠三湘烟浪拍天浮跡交麋鹿華如織夢合藏舟葦欲流黃鶴樓前好風月蘋花共醉酒杯不

直充裘虎適所歸天和資得道人肥芙蓉陰暗寺來客荷芰香重絹勝衣酒激寒瓶凝宿露詩隨梄鴻送蟬乘風便欲生翰羽漫合黃公結伴飛

張明府鷺鷥圖 二首

簾陰浮動水雲虛不着官蔵置座隅尋到宣尼真面日般勤因寄九鷺圖

古槐陰底寄宮廟鷺鷥依依日與來淵市織歌不驚去遂同白鷗在靈臺

鄉約堂次李三韻

青山的的眼偏青飛度青山一羽輕三二山中知已住好風吹送踏歌聲

鄉約堂小酌雷長甫頹然就醉李三息陰有詩嘲之用韻紀跡

醉後頹然藉草眠喚人僮僕隔溪傳起來竹杖渾無力附着東齋李謫仙

急使林見素道巴陵傳節承差將勅命來臨遂送之江游大醉節強索詩卸冠草野走筆用友人韻 三首

桂樹烟絲一線飄曉霞吞咽味偏宜風生萬斂詩声動日上三竿睡起遲　黄紙忽來驚夢醒烏紗相伴倩扶敲山林麋鹿知君熟白鶴茶邊更避誰

折柳送君去閑花笑客匆離鴛彈月白孤鶩負霞紅鄂渚初登曾巴陵咫尺通魚龍識仙侶吹笛夜方中

洞庭有嘉客魚岳是東君杯酒更声短舡𥦗曙色分蘋花薰野露漁笛破江雲沮溺誰知得由來四體勤

讀常先生應物春思絕句就用韻相問之因附意 一首

雖居世網常清靜何事江城意　帝京一寸[illegible]色足不妨鼓吹是流鶯襟裾花柳蔽山城強詞襟裾仕　帝京春思縱饒詩似海上林那有一聲鶯

叔父友熊老秀才送餅口占 二首

相遠執友半年餘咫尺無曾問啓居可幸豈年聽吹唱風鳳聲巢到吾廬

韓老雙眸楚水清楚邦多士賴陶成惟公方伯成虛語爭柰高人不務名

會稽韓伯陽　提學湖廣九士類仕宦嘗驗其言惟云熊有方伯位卒無成

余心陰有詩相謔用韻寄答

比𥦗風信巧供帆半嶺松濤枕上啣惺復呼妻卯奉硯題

詩寄付華山仙

閒■二十首

熒熒燈影度窓虛切切書聲入夜餘風動蒹葭山犬吠漁
舡接緒過吾庐

曉非川野與非岑一屋脩然称野心水爲先知呼水長山
花不悩在山深萎荷浥露供秋實槐竹迎風結夏陰漠漠
楚天清未了間雲何處引長吟

題莊子觀泉

玉龍割據碧峯寒守白無心作海瀾香沫幾多清道眼人
間腐鼠不相看

題伯牙鼓琴

妙處相參山水間絶絃那復續膠鸞偶因拈出猗蘭操更
是君臣際遇難

題扇畫

岩石雲封道士家淵蹊青桂落寒花山童依帚那能掃也
愛残香醉露華

夷齊釆薇

逆鱗隻手信難攀接跡三仁碎首嘗可悵當年歸北海却
將清骨付西山

巢由洗耳

水邊黄犢是飛龍浩浩青天看蟻封却咲凶凶歸野死寒
雲落落九疑峯

○蠶寄紙伸謝

臨風舒卷麥花光珎重霜毫寫季長淵耳民歌策勲熙熙處美

■■碧照秋塘

貧家■■■■欲旋培新德長新知不須栽無供揮洒寫
斉雲光萬■

酬息陰道人為内子送樂

隴首閑來弄白雲將雲欲共息陰分雲忽到山童子宮
内餘香遺細君

坐水邊再用前韻

綫綫清風段段雲水邊閒與蟄龍分佳名能却能相讓倪
首仍稱李老君

閒去用石室韻

懶似三眠柳嬌癡谷轉腰偶移蹊徑步聊赴野雲招冉服
染山翠杀烟林水淌个中多藥石休覓鹿門遊

竹邊用前韻 四首

深竹陰中一逕分雲清風疑自尚呈分鳳凰不啄枝間實惟
有平安可慰君

拂枕西山卧白雲枕邊環珮竹溪分無官不卹貧無肉持
此清虛配此君

清士休輕禮白雲清溪占斷没人分白雲变幻從龍去獨
有清溪不負君

幾度醉眠依綠雲雲隈㧞席謝相分一壺行坐天隨我全
柰携扶却累君

林見素致仕寄詩次用韻奉別 六首

跡脱深林步逶迤秋笛梅花下樹枝相送渾忘分別苦惟
憐乡淺我児山■

曾卅江水淺逶迤走卒兒童折柳枝謾頌大敬公作相鄉
曲野送踐行貲
木蘭收水綠逶迤人立殘陽映玉枝三五山童收稻去紫
鳩聲律羨餘貲
黑頭皂帽影逶迤荔子交陰千萬枝仙客壺山教種玉只
今不用買山貲
黃公山意足逶迤寄傲婆娑樹數枝最是寒風落岩桂黃
金多助賀兜頭貲
采蓮船戌川逶迤採採西湖唱竹枝菱角雞頭隨手潤貧
家却詑有餘貲

客來道及李三息陰刈禾用前韻

冊室微茫隱白雲仙嵐塵界故相分山人合領山雲券別
有行廚為奉君

悼亡

冬出京師家涉冬汝身淨盥樂囊中危盆不忍輕來鼓疏
漆平時祀事供
因親聘婦得賢難況是通家舊所惟二十七年此孫婦尊
姑含笑九泉有
寡言性介夙相欽笑語無曾犯枕衾松柏愈高還愈歛平
生一句是天箴
三載從夫仕　帝鄉見人惟着嫁衣裳無言桃李歸根靜
泉底相隨是岳光
後幾勝以參飯供三年京邸暫相容歸來忤訂仍無恙扶
病来飯未了存

題扇寄表秀才鈫昆弟

巨筵殷勤遠寄將清風相溢北窓涼我今歸寄山中傲真
見義軒共頡頏

悼亡 三首

後禰鏡如圓前鬮方如席戴斧忘飢劬櫛髮免塗澤樹株
工安排鷗鷺行比立從宦未幾時高柯隱長戟物在乃人
亡食甘誰種核思君似春色枝葉深難泄
我結於陵緣君甚菜婦域采采園內蔬循循卷中墨彼我
味自知精粗力加殖畦邊不種花首上那施飾蓮露何易
晞春風揔無色迴看金谷園君在瑤池國
圃地朗把鋤逢荆歸束歎朝炊給棋薪夜照供績紡恨茲
不盡芟萌蘖仍能長日生事無涯天助因所仰物性久不
絶人生天乃折扶桑枝可新滄海地堪竢捻首咲天公爾
柄亦可挈

縣主及諸公因事赴臬還寄意 四首

江上歌吟一棹輕却疑身界押蓬瀛瑤琴也變梅花調黃
鶴來聽月下聲　右張明府
梅仙未放宦情輕潤袖滄波貯海瀛雨露山城花柳暗開
簾風度管絃聲　右天幕公
寥廓詩風岸鶴輕鶴樓栖息亦蓬瀛江城玉笛梅花發不
是緱山九曲聲　右陳司訓
身世悠悠一羽輕泮池幽處是蓬瀛杏花煙下來漁父識
得孫琴意外聲　右曹司訓

悼亡 二首

麻姑鵬翼摧紊女鳳凰倒維今可誰從胡不偕吾老
思溪髮易白別君鬢旁黑髮白不自惜身侍白鬢側

次韻寄呈孔公老守 三首

歸来巣父一身輕烟霧相随入海瀛高枕釣船清夢穩浙
吟惟聽蟄龍聲

曲々蘆灣釣艇輕紅塵渾是隔滄瀛捲蓬自製清笳曲吹
入雲天落鴈聲

片々桃花落不輕随流只許到滄瀛桃陰閑唱滄浪調却
是桃源世外聲

秉喜雨簡古体堅 二首

江雨霏々望眼迷江天漠々眾苗肥詩人獨抱夷齊節不
向西山去采薇

蓑笠江郊蔽緑雲楷江老子醉醺々緩驅黃犢歸来晩一
曲清歌撫細君

題劉 獨醒巻

嗟哉方壷地渾々海濤深沉浸不得入元氣由自斟仙人
竟愛酒悠漫恣澗淋稽首依此地保一栖遐心我揖獨醒
叟堅白當自任漁舟相延縁烟月鼓拏音洗耳撼龍吟却
疑聞酒箴

思酒值風雨中

斜枕残書夢亦枯山牕風雨度蕭疎誰人指引虚無路去
傍麻姑宅畔居

久不得酒 三首

夜吟北斗掛簷陰朔歩東籬菊色深[illegible]山下水漁

人不唱汨羅音

卞潩田交漠々風淵明歳月偶相同酒杯不入閑人手知
是天翁課酒功

我自淵明止止翁淵明止酒句尤工我詩將止扶桑渼渾
是悠々托酒功

閑歌

楚人有歌輕鳳兮獨撃唾壷還獨唱委々書牕一線風吹
到牧童牛背々

思酒 二首

雲表寄心蹙低垂被酒欺宣尼肱亦曲飲水莫支飢

彭澤歸来後酒杯常日乾東坡蕉葉量到老不辭官

題畫龍

天宮神物妙莫窮人間妙手移天功墨池淋漓元氣沖入
物相感心神融至人對此天德通高堂坐覺天宇空幾迴
卧遊入天宮可憐知己常相從我臨江濱結叢穴龍作人
来問舟訣滄海黃塵幾經迭老子千年見風節菲々海宇
皆魚鼈河目不落孰為識冥々然思見天則哄取龍泓點
周易

漁舟

湖上雙鬢縮夕陽鬢毛芦葉兩蒼々酒酣不覺船流遠笑
踏滄溟好種桑

鷺絲鳥

羽客仙居水國深白雲閑覆荻花衾縱饒孤潔無生忌一
行悠々去住心

六花偶合石花開伊蔵風光開一来天有令功鈔物性令
傳寒氣簇春其江梅犯晩吾何非山照歳杆于太中詩酒
有神愛清迴西湖乗興漫般哉
萬壑風多耳欲聞玉龍天上送詩来色迪尋寺册梯界光
借番綸白石堂方托鶴占催柳変恨斷笛響落梅乖衝泥
破履看遺趾自賞笳聲與鑠哉
寄雷了仁拜用前韻 二首
風騰酒氣撲溪山十里溪山夢裡還過午醒来花満被見
鷗相對卧沙間
仕級登〻幾仞山驅人一〻市朝還酒中閑節尤難破大
得雲林也不閒
心合料明愛住山白雲深處早知還醉御苦烏笙歌暖在
桝門牆別梯附
蟬
百禽何處避清炘割條高枝想欲流清露彌大誰能飲殷
勤飛上貴人頭
烏石湖梯基遇雨紀事 四首
髮湿
簇〻堆緑雲浮〻溢春雨沾賤含意来〻仞晞外嬾
體湿
春雨落桃花肌肉紅相浥蒸知為誰不問身其湿
袴湿
蚊虱畏湯池欲令浪水露山烏太多情勧予脱布袴
此湿

輕〻雙飛毙仙翁漫相逐偶滞春雷香似向清溪浴
有懐狀元銭與謙
心期黄鶴迴載夢到華亭詩神漂湘水江上数峯青
懐侍御馬君思進
蜀道通天上長安近日邊夫君在何處寃夢苦相連詩可
人傳道恩私骨擬銷湖南多舊跡春草自年〻
石溪頭祀橘隠祖鶴軒伯基次韻 二首
花草偏承雨露光含情東望望春陽泉通草際三行酒風
度花間一藝香五斗折腰曽有栗半肩掩豆却無羊茶杯
老盡溪頭石橘隠仙風若箇長
春袍生色酒生光松竹陰森襲艶陽軒古鶴歸華表夢
源龍変石溪香斜陽閑樹猶停馬新雨平蕪浸牧羊問[illegible]
年〻引清涙杜鵑〻處〻聲長
杏林書屋為江夏羅典儀汝徵賦 二首
萬杏春光石室暉群書贈鎮錦屏圍懸壷影拂扶桑亦春
杵香通月桂緋日迴乗鶩旋繁去夜深騎虎踏花歸閑吹
玉笛寒梅落黄鶴楼陰接短扉
人有奇功解補天身非離世始成仙赤城霞映千山雨羅
幌風園萬井烟得實叔禾從虎守抄書研露滴龍涎弾琴
也度宣尼曲何處漁翁来刺船
聞杜鵑
黄公山響杜鵑新好是齊韶一度聞應賀主人歸已得嬾
花相對不疑君
衡州鄧貳守将於衡山営書官改

白沙先生因示寄白沙佳什用韻却答 三首 有叙

築室招賢清風以勁物與詩寄遠停雲之遺韻也芳
低頭拜東野翹首瞻南舒忘拙嗣音就正結好情惟
兼集用為兆哉

廻鴈峯前信撥通等閑咲殺鴈無功多情漫把春輝爛有
道應同岳望雄唐棣宜歌非遠室秋蓮偏感欲成翁五斧
雪散洞庭水濟得漁郎一篙風
桃谿獨與武陵通五柳聊收種樹功綠野句宣黄犢健青
峯割據白雲雄烏和音節成詩文能揀選冊軫釣翁[illegible]得
頭顱山共老方山巾颺翠微風
物情種種覺交通閑對江山自策功狎日漁樵語取適韜
春花柳得稱雄溪帆漣暗投貧女迂飲桑陰曳醉翁身伴
蟄龍眠欲穩一蓑惟覓釣絲風

送馬呈張明府

官馬山家度去頻青絲韁得繫殘春怜心々鹽背詩千[illegible]斷
絶浣花溪上人

寄嫩完親去楊州詩以贈之

黄鶴樓中玉笛声梅花五月落江城高歌我李仙翁曲遠
送楊州從子情萱背三星看在户杏壇隋雨及趨庭雲霄
接羽飛群鳳家世餘膏潤六經

次韻送偭橋蕭秀才恒實名時秀

騷人黄鵠青天外烟水雲山作伴飛面敵九嶷峯是嫂形
交一臂即相遠佩来蘭庭餘風味香嚼梅花寄雪肥絲竹
一船兒孫意去年都自白沙歸

石翁寄詩奉和見情 二首

仙界詩篇我得歌苓脂冊鼎斷松蘿典刑奇服離塵甚魂
夢々風度海多奇屬免歸聊復爾樵夫庭拜尚蹉跎一搓
慟哭教焚却曾涉前年浦口波
飯犢休歌甯戚歌只擠抱犢卧烟蘿身浮物外渾無着名
取人間不欲多海嶠詩風教渾厚江天雲性稱磐陀尋思
采菊籬中意飽酌滄浪魚腹波

伏承詩示弟 同拜至教有奶而猶不暇於戒
情以詞達之並奉和引遙到也

次韻寄呈致仕淅憲副公 五首

白雲隔世錮清言猿鶴争來未斷諠侵齒雨香薇徑琴
聲風拂杏花園鵠山天借消虛界蓬島潮通白下原寂寞
日長孫榻上茶烟輕颺鬢絲撒

對君渾是欲忘言野渡扁舟寂不諠楚蕙有生滋九畹洵
芝惟死殉東園梅花浮月光魚筋蒸米沉雲委鶴鳬鷄鵝
洲疑沂水上相從春服趂風撒
舊事仙翁不授言松風挑上海濤喧鷗盟浩蕩辭詩地鯉
對追陪入道園有我身先登畔岸無何心或認夠泉書堂
高並三山色正正旌旗逼漢撒
魚鳥相親若解言醉眠風雨聽溪喧閒人夢不入槐國傲
吏官聊寄漆園散地有方盤草木閒津無客到村原綠陰
日影猶難度過午孫衣尚未撒
口吐芙蓉燦妙言胃涵玉井蓋盧諠聖賢坐論詩懸的[illegible]
竹供行日涉園綫響鳥犍葬絶堅關籠黃鶴次小宗[illegible]

白雲共飛去鶴樓之上鴻翎歟
楚客狂来自放言風臨𨶹木亦成韻鳳歌尚得輕宣父蝶
夢惟應假漆園蓮悲東西無係處雄飛下上参盾原百花
天賜江亭已醉着醒来舞柏歟
論詩得趣未忘言物意相關不厭諠桐惜蟬清偏負露鶯
便竹静莫離圍塵烟練灑遶身事水月空清識性原擬為
羲明 作琴調門前風信柳絲歟
一榻塵家無客共半窗草合有虫諠青藜短杖時臨水白
本長鋏日理園似面酒容交淡月如拳人影過平原身輕
一羽閒無繫疑是高鳴漢外歟
随州守李士脩寄示諸作僕二和答士脩由秋官謫
名充嗣

青蹊幾度踏花新幾曲清歌得勢春天亦勞勞憐易老薄
書叢裡貪閒人 春日郊行
葛洪來訪大洪山方外青蛇一劍閒句滿囊從 明月乞
無愁自解駐仙顔 入洪山
山侍情人人故來柴桑心跡却相猜欣勸嶠付新番兩爲
補經行半揖吞 到洪山
詩在逕禮碧山巔將洞壑龍相押账章樹無端總知己品
題都為入新編 尋黄仙洞
僧散茶归鶴嘶声优而酣春忽便醒𥡴野詩情僧好忘也
將短句記僧行 宿洪山寺
僧房春水滿山杏不比玄都觀裡來淵服桃花千萬樹貪
入秋實越吞開 上洪山頂

蓬萊旅處是仙林仙客請歌龍共吟怪得龍居到白斎海
天吟若亦難禁 到白龍池
五馬官榮鬢未黎黄金榜拜六龍題安民會得天公意何
處黄龍逐紫霓 黄龍池
獨倚天公一盞紙幡幡蒼狗跡令蹄灵均黄鵠能相借寧
自人問昧哭梯 登高
一段風情畫得来悠悠道是虎溪而仙人来往仍無跡咲
看僧堂香篆灰 下山
撿點春事步溪南詩骨春無不奈酣野老渡江煩療瘼山
猿倚樹聽禪談淵明種林遊蓮社召伯甘棠想草庵歸路
更無畏吏候小車黄犢出重嵐
登臨多費青芒𪨶縹緲輕颺白學襟世泰又辰須取樂官
閑長日得成吟兩来蘭若僧交淺雲望滄浪久憶深魚𧆆
幾回經宿地君侯或是意中岑 同宗侍御游寺
題張明府水障
萆堂水深三尺許身世浮浮風舉舉水哉汝哉何来識我
也水也無爾汝堂上快畫疵精灵重此毫素張明府官清
正似墨痕微意足不求心跡苦琴畔泉含半暝烟壁間瀑
開將飛雨禁手知君縱深仙然御我瀟湘浦遣暑索題
經二年不受促迫能畫爾川上河上嗟已枯欲灌墨香從
起視經書墨跡畫應同有本誰能審其是宜其詑只在尺素
裏老子龍乎始知水
黄公山房戊午夏水及之貳教陳先生書來相慰此
御行詩答其意用韻申寄之 陳名游山

次韻青[illegible]寔蒼貢作鋭屏排空貫忽有仙尋到屋
白鷺無心入水山動踈簾汚鴨綠路沿小艇爲鷗閑吟囊
添得衣裳濕疊疊荷香稱體裁
孰共龍吟卧釣臺我歌水調有安排免笔賦貢月降伏象
綿沉通天倒開行跡盡教凡客泯古魂還召謫仙來欲圖
米光用青筆莫擬歐公畫舫裁
月湖樓心水湖臺漁郎無悶不須排棹歌試聽武夷調卅
興疑同剡曲來湖楚奇觀三昧得天吳勝事一番閑詩槎
漫放東溟去吳拍扶桑浪取裁
送方驛宰
百粵海邊游宦客洞庭湖上大方家羣腴敢負清平世迎
送疑乘汗漫槎
帝里重遊花滿西君山擬夢竹籠沙悠悠幾度過魚岳聽
得漁歌滿晚霞
寄天與謝經歷
王樹晴雲倚碧空謝家向格古今同閑時詩味梅邊雪清
世官資柳下風吝襯山光侵綠花流溪曲迭觴紅春風
不恨江南北夢中池塘草色中
暗室
一室何妨亦寓公月猶無白日無紅龍眠洞裡仍含雨烏
坐巢中不受風持櫛理髮聊托鏡下床引步却先節傍書
疑是孫登窟未必求炎計不同
再次陳石翁韻二首
水調歌聲孺子歌紅衡碧杜襯炯蘿推憑方寸胸須洗敵

負滄浪水獨多倡偶或參溫閑寂道書閑讀慰蹉跎沙鷗
亦是雲烟翼蕩蕩青天浸綠波
風憂松筐白鶴歌縣叢壺得小憩松蘿鍊餘心性冊應熟老
入彭髯綠正多
天子詔曾容放逸先生皆復激蹉跎遐思冥契空端結浩
浩靈源獨不波
再次沈休翁韻
門有車工同桑熟車無長者到門誼閒雲不出陶翁岫審
醫頻窺董子園自羨流年安日富可能大道識天原細披
周易松陰靜安受松風葵脚拑
贈上虞許秀才璋次韻
鯨背書囊千里遠鶴樓玉笛一衾同尋花不廢時行樂爺
草何妨歲晏空五柳地連彭澤曲一槎波占釣川中臨岐
把贈青萍意無事翻懸若木東
李息齋陰遺衣以詐復還之詩以見意
山雲段段映襟裾城市凡情得掃除叩首太顛滄海上一
篇還累退之書
無酒
樹意朝來酒盞空巡看門柳醉東風柔絲牽颺飛南海得
寄閒身酒樹中
次大岸韻寄呈嚴丈人
琴徑鶴声搽花跡枕邊流水夜浪浪絲竿一點嚴灘月家
與漁樵不斷香
[illegible]大[illegible]二首

設柮中流幾度逢郢君江海興何窮綸余老我懶人夢强
半黄公山木中
冰情月意付相忘浩渺常随鷗鷺翔琴為玉人弾夜月洋
洋流水白蘋香

次韻春雷鳳卿

池水蛟龍只暫留桐岡千仞鳳應投古今欲用三冬足温
飽寧為十口謀忍吵青旻横隠鵠枕高白石嗽歌牛天幾
我共論心話看盡烏魚立水頭

次韻寄雷秀才敏

論文汀下幾回留紅杏花間雨意投萬巻有餘惟道在百
為無咎協心謀来毫文炳都成虎形几経横不掛牛詩遜
黒雲飛碧樹黒頭争羨貴人頭

再次韻寄鳳卿

宕髓山對天為留爲膠火尼添相投新嘗講易逈神窟少
室韓公得已謀迷駕脩途誰識馬脩方散地白[illegible]亞牛瞻思
江島月中色照徹黄公山上頭

再寄敏

野歌受寵玉人留玉樹高輝野鶴投桂植月宮真得地竄
蔵書窟足深謀詩名竊比彌華萼劍氣時勞望斗牛老戎
弟兄眠處洞夢驚風雨舊龍頭

依韻和答十一首

色色烟花染透身詩家今喜得新隣無機理即堪忘我不
朽名應却累人茶臼敲風松葉響酒杯邀月竹根陳杜陵
吟苦方成聖百遍推敲莫厭頻

巢雲我欲寄庐山五老誰云曾面難明月風隣輪縣紫鳳滋
霞杯酒襯朱顔卜居休問騷人策高閣曾輸帝子閒飛度
芙蓉最深處濯衣千丈挽銀湾
仞疑朋面九疑山骨力撑雲不作難松瑟風調成帝樂桃
花春酔識仙顔牛無洗耳溪流潔瓢息煩声樹意閒九尺
槳栽方竹杖采芳扶歩渉江湾
夢魂化蝶寄流楂飛繞江蘋漠々花長笛一声驚忽醒破
龍窟畔有人家
澥前花竹未全貧萬巻中蔵一老身無事坐長消晝寂君
詩齋壁沸游塵
月色花光易別人燕辞主去雁来賓天工都駐詩囊裡應
是詩人別置春

湘江蘋藻緑於雲滋殖湘君恵見分却憶天河多隙地盡
根持獻

玉宸君

漁翁雨雪掛閑蓑孤絶其如畫手何心放滄浪是天國掉
歌不作汨羅歌
眈奇時上最高峯與物為同漫寄蹤鹿食為甘滋啶草鶴
居作計判庭松厨中烟結蒸藜婦壷裡天随采藥翁地僻
詩朋過我駕雨深山徑滑於龍
青藜随意點青峯風外閒情雲外踪葉可栽書聊種柿花
堪服食擬巢松孤飛鶴駕清溪士群牧羊随白石翁詩句
惟應天與用黒雲頭上挾遊龍
載詩高壘壓危峯得路名孫踊傳踪上界天香浮若桂空
岩同韻入長松山[illegible]波風鉤翁君到

門閑聊信馬我非氣象惜登龍

沈大有忠酒用唐皮襲美韻致謝先伸其
府君休齋引語具後 五首

銀河瀉出斗間声仙醞由来世外清趙魯兵機消合盡東
西人子恁懸平罄壺不屬天公管醉席惟容野老争慣逐
呂翁塵後跡叨追東老飲中名

竹葉孫香國著声聖名真飲伯夷清河山有影瓦觥凸天
地無情髙枕平玉樹月斜山自倒銀船風引浪交争與亡
不與凿人事再拜江湖賜酒名

香洞迷人水弄声肝脾沁緑骨涵清神来詩竊鈎玄出聖
却兵家盪敵平金斗鵝黄相映媚土床蟻緑静無争老年
駐得桃花色得向桃源寄姓名

雨露披翻蓮葉声中餘妙理得身清絞龍帝遺尊前舞風
月天分手面平義度未懸辞兵是禮文尤作射来争聖賢
事較如斟酌莫怪書生召酒名

仙醞之遺仰沾甘露之餘潤也榮感莫用唐皮口
休韻歌羨仰謝仍奠賜和答

東嵩先生集卷之五終

惟唐集卷之六

詩

詠鳳贈同邑吳獻臣赴忠州次張梧州克脩韻獻臣
梁梧州 名吉

來風叫虞舜天門声已聞瑞圖蔽浮雲科翅項在肩吻血
銜琅玕銀河積髙壖神德圓無滞岐山在西川白帝叢巢
峻赤霄真骨堅天欄駕絲翩奎嶺滄白領道感刑從合德
衣歌未然正中龍德協清鸞蟬蛻昵農事今鵝勸仙書勅
鶴傳民胥渚竭澤心血流甘露梧軒海棠後竹軒美蓉前
香國真化國天王道平平

嚴三宗敷扶尊侍還蕪湖

天連吳楚水雲通鶴髮樂飛寄宦踪鉄笛夜闌聲悄悄玉

簫臺煖鳳雌雌斑衣色照王孫草白榻光潜老子龍朵石
江頭釣鱸月歌吾詩句問吾宗

廣東徐僉憲朝文寄扇系詩於上次韻奉答 五首

清風天上忽分歸片月流光仙桂肥添得山人秋氣重迸
騰寒焰拍空飛

何物仙家為我歸珊瑚支瘦玉容肥江天當暑梅花落漫
引寒風黄鶴飛

石謝扇

江程数十送于歸淮水秋風野割肥珎重凿人答君意柚
中滄海黒龍飛

予自京歸過淮時朝文理刑於淮
送予百里許予贈以隙白沙字一卷

魚鳥欣依夢角歸淵城藥草五羊肥前途不着鳴騶從浩
蕭浮溟一羽飛

然遊淨是浴沂歸咏唔珠璣海國肥行跡悠悠天下小岱
宗蹤處共雲飛

送成都謝校

梵國美蓉折露妍贈詩色借蜀江箋文章日事乘槎使書
畫虹光上峽船客路山清知巴合公庭水淡足人眠相逢
多是雲霄貴猶禮岩浪石榻禅

與成都門子杜萬才

雲縣山蹊客不經巴人遥問少微星征衣携去雲烟色香
國美蓉半染青

與成都皂隷李伯全

烟霞相結萬天親詩景名花得破春二代吾宗曾仕蜀相
看分誼亦宗人

和闆王時正寄詩次韻奉答 二首

失君文武濟時同千古重華務國風江漢上追周獨盛隅
春下陋郢能工日照　魏闕心懸處春藹遶城色照中引
我青牛頻眷〻憑公采鷁莫匆〻
詩盡天傳絶世真古今人拜輞川神廟冢興漫歸同物造
化情無妬異人鉄笛江楼梅綺夜石羊山徑草生春元戎
小隊相過地野客㦧風合拜塵

岩君閑寂忽聞詔發之音動之則爲飛潜不能已
通或失之輕義裁歸重哉

次時正詠菊韻

湘纍終古冷飡花香襲龍宮龍亦誇異代傳芳歸得所同
鄉臭味屬兩家霜后詩骨寒相宗雲月衣裳彩半秋㪽酒

東籬空貯恨離騷幾讀月西斜

仙師山社正栽田次韻大崖 四首

燕欠仰釆出竹籬展清眺處列茅茨秋牽後却催田速漁
背前行得路遲山古有庵仙跡在在今無籍牧童知惟應
貧桼供時給不向官家費月支
山塍為防蒋棘籬石田攻苦句茆茨　宗公敢賈貽謀僭
孫子滋華食報遲髦士固從農子出白民因咸
聖王知揮毫亦着扶犂手鬂壞任歌樂不支
代食獨憐禾是資祈年衆幸稼如茨截星往駕雞声早吟
月歸鞭馬意遲啄擬畢通資腹飽喚林布穀属心知寧為
若葉蔬餘計聊展　先公拜掃支
寺鼓傳僧出竹籬士床甜忽我訊茅茨羨發負犢晨炊速酒
樹聽鶯午轉遲燕北宦情忘日遠郊南心事寄天知休下
百里牛肥策疑守青田鶴慣支

會卿弟乞紅菊

山野　君恩未敢忘黄花猶識
聖衣裳名園更乞楊州錦得襯貧枯作醉鄉

送許夏卿還上虞次韻 二首

紫荊花㷀映柴扉送情門人綴采衣霧隠山阿看豹炎水
媛堂背拍鳥飛舡頭幾月南風利劍氣中宵北斗依開日
儘盤實錦樂望歷懸趣故園歸
新雨莓苔溶竹扉小堂翡翠亦戀鶴衣贈行除月湘君許憶
舊停雲趣使飛杖栁珊瑚查水釣樹高𤨏玉灘山依雖無
詩客爲人道欲以門生放從歸

寄崔卿僉憲

次韻世卿寄馬侍御 二首

岩谷苔花看舊雨江湖釣艇揖長風天傾盖下情應遠月到梁間色已空易解洗心清未了詩鑴窮骨出圖終坐中靜日思瓊樹天外遊雲是玉驄

天門清徹萬言書官樹都城映翠裾鴈翼音傳亦獨重鳶肩勢厲鈌應如閒情詩景三山外清夢橋居萬里餘八十四聲極清濁長風何處翁吹噓

送李攻儀真省父用青蓮公江上吟韻

百分一棹空瓊舟唱將離曲江水頭娥眉月光掃半淡鷗羽風勢流還留子等待成千里驥叔方拚作一沙鷗骨透烟霞疑出世門傳組綬積崇丘放筆與酣搖五岳佩紉容臭糈中州厥前為谷尊翁道山泉莫合江波流

次韻吞人 二首

家住青山鄂渚東江楂曾宿虎溪中峯標道色孤僧致訃度松声五老風羈旅吟朋遊汗漫漁樵懶得話英雄鳥鷖既醉波光酥白白沙邊卧老翁

義學湖西魚岳東往來推撥白雲中長杯紅滴桃溪雨短杖青吟柳市風仙訣未言無處學詩章誰得寧馨椎拜箴身世成何事撫歷頭顱尚未翁

題通山湶相秀才井湾書屋

地縮天籠壺泉鞠水欲氷迷人心止止書屋稱井形瓣飲無禽味來何鳳有竈旁植梧桐樹爾容棲靖冥主人茂文德心源滄重溟

次韻

一點深黃傘桂次数聲戀戀故人情酒杯聽樂休輕別待到春風似隔生

蔣侍御誠之惠米次韻申謝 二首

未詣欽氷嫩强杖出門飢雨玉烏基表啣珠羊洞時飡英黃菊萎䌫粒赤松知窮處山林分因尋禹稷思白粲祠堂助我儀無田況復歲仍飢承佳惠拜羞遲曉告利成虛秉耒時欺雲竹花冊鳳食沈雲拆米白鷗知王孫既飽行歌處采得江蘋寄所思

寄湖廣寧湖寺僧景亮次世卿韻嘗宿其寺房

心自寒灰者身猶火宅栖龍眠歸鉢底虎負過溪西旧雨禪林在新松梵宇齊長風逝仙唄出世入岩溪

送通山樂秀才相次世卿韻

佳山北麓水南涯骨漬烟雲氣染霞共作蠧魚藏載籍垂憑輔輻固行車新詩入古應發考濁酒因時不費賒白木長鑱隨白鶴育田種玉理青沙

子卿買田池次韻大崖 四首

山下平田田上池不妨沮溺是吾師縞衣淡月婆娑影咲領山妻歸去時

白沙詩裡白龍池風景依稀寄畫師兄弟袖來滄海水四時香雨飯甘時

分和

池

魚性知知熟我池打魚不用喚漁師香杭玉佐銀絲膾好是孫頒拜祭時

田

甘霖卷入卧龍池不用祈年賽雨師六畝村前吾獨寂周人疑是栽芝時

題畫

箕尾騎來御北辰便從玄感為傳神後來岩谷無人住莫怪良工表美人　右傅說

積七山丘破蟻封天風香動鼎中龍歷山犂亦莘郊耦海島休諭石戶農　右伊尹

商運頹波寄渭流玉璜天意兆興周白頭無恙皆魚樂莫漫幽憂病下州　右呂望

世祖重風節風節垂漢鼎卧龍出九淵龍躬盡瘁脉增深蜀川派樹酌桐江靜龍變有玄機鬯卧南陽影　右孔明

會卿送揚州鶴頂紅

鶴頂揚州二女隨拜風時反老翁婿家園富貴酬人處不借揚州一隻騎

趙松雪

輞墅苕溪不二岐後先詩畫合神奇管絃日聽胡天奏莫話傷心蛙碧池

端午

佳辰寂寞酒杯空花色借殘霞強自擡蒲艾有靈摠相賀臨風軒舞報平安

雷鳳卿送糯豆致謝　四首

蒼甲縮約一萬重溪居風雨長驂龍栽書為謝雷公道還助天廚六甲供

墨色流香映雨驕山陰章草擬同僚二雛分得臨池水不費山翁抱甕澆

寄傲牕陰植豆苗荷鋤猶自掛詩瓢淵明荒却南山草想去南山懶折腰

游龍下丈漫吾雲光映書牕自賞勤田地天宮移不得溪翁原是豢龍君

穗豆紆青榮增老圃堂把其華可計其實而無忘其本敢不封殖哉詩寄武子角弓亦寓閔子不於學之意也

遺三允儀真先生阿僮

杏雨元昆淮水長遠勞書信寄杈椏分同從子予猶父官不為家汝戀鄉風力吞雲帆腹飽虹光貫日墨痕香風情人道吳鱸美土味魚知丙穴嘗

黃公山房約會卿不赴

放艇黃公山釣臺香風十里芰荷開看雲畫卷獨眠覺點點殘鴉晚樹田

望會卿值風

門前咫尺路行難駭浪乘風欲蕩山宛轉腸迴九畹擬隨飛鳥過前灣

會卿來以事輒去

愛期恰得一相過一飯難留一嘯歌長日綫為莛樹款奈君來少不來多

答兒生答教韻　三首

傍枝照石松生遲五十非渝重見兒身淡無官誇非足形
模有影破時疑熊羆象䇿祖傳古麟鳳膠絃自見奇王寀
吟詩潟活計无盃盛酒法襟期

再答

菉竹林陰舊月遲旧遊新进錦綳兒贖遺湯餅儀多反拈
弄璋詩字不疑婦酤祭軍生更好父于少子愛偏奇芝蘭
剩馥沾先澤松栢隆寒貴後期

又答

月桂庭陰夜叶遲氷輪亭午正生兒桂枝墮地香初動萱
草含懷用不疑行字惟應憑翅附數詩須吐鳳毛奇墨池
雛弄師先輩雲路龍游儁後期

抱子姻弟從兒賦得鳴皐鶴志喜用前韻 四首

赤璧泉靈隨感孕青田玉石貢生兒遊未杀此心偏家撞
破烟楼東莫疑道骨崎山清不瘦仙胎啲地出雛奇八公
驗若年齡譜一擧風搏萬里期

孔釋兼司陰隲籍鳳麟親抱德門兒 聖賢頭汝先觀識
师友從親付解疑橋梓本來為國幹芝蘭升出称家奇稀
占奕業腓多祿分淡黃梁奈有期

手勤保抱放求近咲兒黃猿領白兒有倚天公能福善熙
煩星七為稽疑訪謀經史彌生色誌喜詩章累出奇
聖策三千須獨對 君門第一副相期

流想仙節聳景逢從皆松群篠龍兒鷟鳥嬌弄春燦暗蛟
彩夷延秋水疑桂出一枝山更媚渐成凡節石雕奇而衍
易授精微而做們詩偽遠大期

題畫 二首

路從天上熟頁機凌駕長風不假飛清夜忽來明月後郞
衛憩度院中歸 台一路功名到白頭

千丈家天白髮嬴世人幾度見清寧
君王夜半虛前席應為
君王作客星 右南極老人

題張明府山水畫

墨池老龍生客慧脫真原是鼎湖帝天君付與造化機物
態無端收裁製汗漫遊逢張子房物外風清工遠勢道真
天地豈能彫超脫个中皆出世知真惟有李老君品題以
出天泡芬詩畫神奇是天寶只恐天君收入雲

與成都外郞石天裕

黃公山下節臨順杜老江干草閣旣劉客詩名原楚澤濟
翁譜跡擬都官遊心萬里天涯水乘興扁舟雪漲瀾歸去
上言兩知已濟衰應寄九華用

寄呑潘府涂公惠曆

鳳鳥一兀脊喚開新光快覩溥天來祥風也到巢居處
拂爲雛戲老萊

又答惡府鄭公惠曆

雪封山逕碧桃開金鳳啣春天上來收拾光陰詩卷裡却
疑歲月爲逢萊

陳波峯黃公山釣臺承惡府鄭公貺表次
四鄉韻

半截光生白雲侵山水巢痕古亦今棟利不開乘馬路月

鈎相盪釣魚心烟波浩沐
君恩閑畫綠疑同物色深萬里沙鷗最相狎子陵來往送
幽襟

次前韻寄鄭公

江郭看花淚眼侵野人何事亦傷今時情誰喚沉酣夢春
色難禁去住心倦鳥西山孤竹冷游龍南國五花深鳳凰
臺上凌虛步瑤草浮香入子襟

送襄陽擧人王承吉次其韻 三首

高翰偶爾寄樓居黃鶴仙翁快不如偎傍白雲孤榻上睡
高紅日數竿餘煉炉金氣常存虎倚杖村歌白牧猪寡和
由來傳郢曲相參渾是過黃初
欸段來予水竹居悠悠情景畫難如徑荒鳥跡方通際户

絡蛛絲久坐餘閑讀楚騷眠醉石不知湘水溢侵猶更待
綵釣烟深處數見江村月落初
青天一蓋覆山居家姿清真却自如倦鳥忽幾歸去後卧
龍香沫咲談餘數声自操琴邊鶴半體聊陳笠下猪背憶
花前太白醉幾回月上習池初

送階弟入太學次世卿韻 二首

文章淵海散龍變詩禮家庭執鯉趨萱草筍依穿上早橋
林梓俯濟川須觀瀾到海潮皆應入谷盤[illegible]地[illegible]圖出處
弟兄殊決策起居親舊要操觚
賢兄官舍橋門近愛弟經帷函丈趨器業[illegible]雲膺獨造墳
簇白日正相須謝公不倦登山屐杜老何妨折海圖要欲
離[illegible]勸[illegible]夕少將風川度[illegible]觚

官大小
夫未歸歸有期婦有爲船開時望山却是山崔嵬妾心如
山山不移

因事嘲眠

淚點常傍忍獨守鳳声不喚竹林曹江村寂寞低摧處青
白甘輸阮籍高

送陳先生弟艮山還莆田

鴈行高翮排黃鶴魚岳崇丘借卧龍仙路秋槐催卷近神
資春草還詩濃天推行色青相遠雲結離情翠且重九萬
里程惟壹日五千卷牘足三冬

題漁翁

菰米香浮楚竹烟茅茨出篤木蘭船悠悠一曲漁家傲好

是滄浪謡外傳

題扇面贈人

草服支離覆野烟茅齋低小住溪江山中叢桂寒花靜底
出人間香不傳

贈別次韻

行擎壺公壺內天長風還泛洞庭江船裏情寄何梅花曲更
託田翁鉄笛傳

謝沈文甫寄酒

貧無抗林種山丘豈有飛蚨集杖頭多幸青滇托仙客相
將海市入青洲

次韻題扇送人 二首

剡雪湘雲造化工飄飄千里故人風秋花[illegible]

問炎寒日見公

象形漸月出良工頌得天邊帝舜風莫以棄捐秋節恨餘
中經史伴群公

予免歸時趙會元東夫官秋部與詩有覔得漁竿堪
送老市朝那更有還期後反之以長律勉予再出
茲提學浙江次韻奉酬

君詩飛落魚龍國江天漠漠騰秋色從倚諸磯月夜歌魚
龍起舞冥冥域君知我兮我知君雖殊世路同人群豈其
追隨必韓孟所貴変化皆龍雲揚揚木鐸天流響雨露菁
我出仙掌收得齊魯方寸間抹來吳越丹青上高堂白髮
鶴飄然萊子何如萊婦賢猶王未教隨馬去弄雛猶得抱
烏眠江之水管城侯傳情千里去悠悠殷勤長跪祝双鯉
合同半江練夫深處流江之月白免翁嘯嘯高朗長無終
繪我玉人好顏色更有使者名曰風水月照吾心只此清
時敢盜名高士五千玄言鉤一言知足相傳來遠矣漁竿
送老斷出門感君知己勝感恩黃鶴樓招回道士將詩鉄
笛曲中論

都憲林公與書云鄭汝華可與者
可與先聞鄭汝華都堂書到野人家楚江色照春千里剩
有美蔡數朶花

嚴子陵
天開炎運見重新誰復當逃時蹈隱淪星動帝宮云是客露
率王土莫非臣思心地位須知己有姓灘泉不屬人莫道
非衣非俗眠獨尋汝上訪齊民

生瘡
投機虫旋篆驚燕鳥啄羞櫻桃垂顆熟魚子附枝稠赤地
琴紋破紅濤劍血流事隨千件發身共一僧謀

雨
人情鼎處協春情物意欣欣得向榮何事昏晨都是擊
令心碎足擔吉

惟唐集卷之六終

東崙先生集卷之七

詞

送人

水之流山之静雲之揚顔行蔵君子何常適然知己相逢何妨做一塲經書十載猶撑腹小試其方　春而花秋而稲山而樹水而觴任教人儻蕩倡徉王侯蚍蟻同歸於盡此斜陽人惟適志隨所往便是侯王

代學中師友送童少府九載考績

南有嘉魚鄉古姓更加緊劇少進士沙庭古樹嘯談夕鴟鳥天邊資羽翮蓮花幕外休梟鳥梅子有只説是神仙更長策　茅屋窄萬書籍琴三尺藥數石笑氷壺風露與塵相隔墻外諸田揔麻麥脫絃黄綬頭猶黑忽報公江出鄒沙灘雙鵁鶄

代本縣送童少府

蓮花君子周茂叔合得同家襟抱一品廳為天下績石折難頭誰好嘲月吟風菜羮淡飯此外無煩惱任教貧之難堪只要民飽

天子政治新開得人為用不必循常考多少蒼生望霖雨好從東山謝老白髮蒼顔恰須畫錦今古稀難討賈生不是少年客我歌天保

送縣悼帳

嘉魚邑博朱先生請老辭位去歸雲間吾大夫士庶及諸弟子員張錦帳具酒殽餞之江之滸大理官東崙居士於帳而題辭曰進以禮退以義聖賢時措之宜釣於水樵於山君子樂得其所先生歸也何氣象從容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卓彼吾徒先覺漫然清世閑人無邊風月更有誰争自此光陰斯為己有贈以言吾將強而附詩言志衆情見乎詞

先生真箇歸田去却不為鱸魚膾賠得環間真境界江山藥老麋鹿參會身在塵埃外　世人柰地儒官易大根本都從名教内賢聖傳來符與契秉流而仕得坎而止成就渾淪是

贈張明甫乃弟

董召南為張君大器卿前脩孝義聞於當時韓昌黎重之言積實行其名可流因名言其行益著所以動天地無愧於古今者矣大器甸凡為嘉魚長

消息有聞挾囊以資家政實臣治撫遍歸来去得所處也舉世之官以官為家大器之家以家為官是惟知有兄不知其有官蓋不私身已輙能自忘物古之忘也得於違君之忘也篤其恩得於違行乎勢之易篤其恩發諸情之真其輕重何如耶嗟哉大器真孝弟人也望召南相先後哉維茲徳鄉宜其多人物矣衆情惜別共嘆其賢屬大理評事李承芳立之言且系以詞々曰

花茂荆枝彼翩細浪鴈飛能到瀟湘愛鷁鴒沙堤草長西堂休論他鄉故里容裕處和樂相將民情好還為單父或是桐鄉　悠々這回去也江上水流情也欲傍徨惝怳

鳳臺古吟弄誰長惟有滁梁魚鳥慿會我心域泣淮處而
今直尋若箇蓀莊

贈張明甫考績帳　鳳凰臺上憶吹簫

植政如耕穫歲有成功報政或速遲時雖效義況
扶濟衰敝之難甚樂石之善療若剸決盤錯之易
別斧斤之利施非徒為樹官声譽之華是究拯康
民寧為之晉允矣君子賢哉長官效仁人而贈言
尊出祖以供帳循吏宜書
國史腐儒惟采路碑詞曰
魚龍渚消得彈琴處所白萬黃茅民舍古縣衙階下上
二載報成
當寧只怕
聖慮留住三異詩歌村巷語千秋傳治譜

右謁金門

代合肥官挨寢明甫

楚江萬里朝宗水列宿清光相盪洗進登仙路易飛凫力
輓泯塵轅駿蟻　上官作法下官視治體諧須遍臂指
春光天上醉仙桃頓得陽春散紅紫

右玉樓春

東齋先生集卷之七終

東齋先生集卷之八

序

送徐用宰知縣序

徐君用宰予同年也今庚戌同舉進士又同居第三甲予
名次在用宰前官大理評事用宰則為令此時例也夫仕
以行道為事也古之君子之仕也為道也今之君子之仕
也為仕也為道也莫先於守令故古之君子重守令也為
仕也則欲游京官故今之君子重京官也人惟為仕所謂
志於富貴者也志於富貴者孔子所謂鄙夫也嗚呼鄙夫
可與事君也與哉世道既降事之異乎古者益甚矣漢之
去古未遠重守令也而漢猶頗稱治也唐雖重內輕外而
猶知重守令觀列名屏風者是已至宋知重外也治雖不
逮漢唐而大抵可覩已今時則異然也自漢唐以來千百
餘年稱大治者莫甚於今而不治者亦莫甚於今也今之
朝廷清四海宴夷狄賓公卿侈富甲第連雲家廊花綺
華照耀非獨漢唐宋莫之可擬雖唐虞三代亦莫之及也
所謂治也今天下郡縣民貧財盡莫此為甚夫天下之財
不在於官則在於民先輩有是言矣予觀今之財既在於
官又在於富室既在於官民已不能堪命又在於富室則
兩倍其難矣官剝於上富室剝於下柰之何民不窮且盜
盜且行劫而流於無道也此所謂不治也嗚呼古之民安
與不安身於守令守令者易為也今之民有安與不安也
不安則責之守令安則他人收功焉今之守令不亦難
矣哉夫君子者求諸己不求諸人求諸道不求諸時世用

宰者可以語道者也故以道語之也予與用宰以同鄉以同榜也而豈徒以時俗相誇相圖美仕以燀耀者哉唐韓愈與歐陽詹為同榜知詹者愈也宋徐積與蔣直為同榜知積者魯直也韓愈為詹曰詹於孝慈獨隆也徐積之孝行著於當世焉用宰孝於親者聞於鄉邦兄用和弟用礪皆進士用和為一時名臣以御史曾為令今為守則用宰之得於家庭者深且厚矣玆為令也猶駕輕車就熟道猶庖丁解牛猶下流順風帆之輕舟也嗚呼為今之能吏者非用宰也為古之循吏其所望於用宰也哉

送長垣朱監生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我
國家建都於此百年以來而風俗與化移易而卿士大夫蓋多有不然者矣嗚呼習俗者偏也聖人之道者中也使不得聖人之道之中無宰從其偏也失其偏者非也而不失於流者是也歟美以取仕者非也士君子有見者其宰無所從耶朱大倫名經長垣人蓋未得志於時者也以國子生歷事大理寺予湘楚人適拜官大理評事知大倫者稔矣大倫崇尚氣槩者也嗚呼大倫乎今其尚有舍此吾盍悲大倫之不遇也予觀湘楚風習古與燕趙類若屈平者是已味離騷之言其槩可見蘇軾曰君子之道豈必全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斯可謂得其斷案者矣大倫以年踰四十且有子有子且可圖時仕也今之歸也蓋將遂其隱志矣予亦將歸若也子之歸也卜於予也予之仕也其將卜之子哉

送郴州知州陳大經之任序

古今稱天下雄觀曰吳楚也吳稱山楚稱水也吳之山較楚之山十不一二吳稱山者蓋以其清且麗也楚之水自峨岷來其源悠悠疑自天而下九四海莫不資於楚水也陳公名[illegible]字大經浙江仁和人以光祿寺署正簡拔陞知郴州夫吳楚天下之雄觀也浙江之首善仁和也湖廣之上游郴州也大經仁和之名士也以吳之名士守楚之名郡其所謂人地相當者哉郴山奇麗其水清瀉且比連衡岳之秀南直五嶺之衝而又帶九疑之峯焉山水獨盛而郴尤楚之雄觀也州治之首山曰文明山意者昔楚之文運之開肇於郴舜之巡行注於郴故表其山曰文明焉九所傳記皆不足信後世以來道學不明異端日盛而是山之上乃建一塔吾道之流於異端如此也蓋文運之盛衰雖有其時而實師帥者得人則士民知嚮道而不趨於異焉承芳嘗為天下痛又為吳楚痛玆郴得大經焉必將以興起古道為己任凡士之習必虞周之所習也凡民之行必虞周之行也嗚呼今之為政者多自評也自畫也曰古之人何可為哉蓋亦不思之甚也求諸其心求諸其性舜一人耳其心也性也非所異於我也而謂不可以為何哉故曰自誣也自畫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師斯民者師帥也承芳固為天下痛然為吾郴賀也郴之京官若太僕卿曾公侍御鄧公地官郭公[illegible]崔公秋官王公何公皆一時名臣也然而守者賢也四五京官賢也有賢守以主其道又卿大夫以行其道則郡民之從化風

行草偃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自然也謂夫虞周之治
不可復即予來之言也恒聞焉有興者出於有道之邦若
渙之潁川者是已抑之去九疑非遠也九疑舜鄉也吾道
之流行和氣之感召通天地達古今也鳳凰之鳴其復見
於御耶

送范朝珎序

文章政事非兩途也宋歐陽永叔曰君子之學或施之事
業或見之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之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
足以及物夫難兼者時勢之病非君子之所病也唐虞三
代之治道載之經書幼而習之壯而欲行之君子之志也
夫天地萬物之理皆具之吾心非必因經書而後為吾之
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推道之具焉耳非必有所

異於人也推其所原而有者以及之天下焉蓋以經書為
之驗而已非驗之經書而為吾之事也吾身之所以具乎
天地而其精華利澤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天地之間而萬
物者声者自声色者自色非取於外而為之者皆文章也
造化何心於萬物萬物何心於造化哉凡声色之各遂其
性皆造化者之政事也大君子之文章政事一造化也求
文章以為之潤者非也文章政事歧而為二者亦非也後
世以来人不知道稍稍能言者人皆以為宗其中略知其
非者亦惟屑屑於文字之末求諸知大道而知言之全体
者實鮮矣自唐宋以来以詞賦取士我
朝革去詞賦以經書文字取士然而詩賦者末技耳今之
經書文字此則定制者必有所考據以為一代法程後生

小子蓋非可知也專治經書文字而遊詩賦凡士之所得
日進者求其推知者固鮮知而得其好者尤鮮也予向年
進上范君朝珎於是蓋能造其深至焉而尤長於詩非獨
予芳知之同年諸君皆知之雖翰林諸公及天官卿亦知
之也山東德平令缺員衆曰朝珎廢可任之蓋山東孔道
之鄉也百餘年來出類一於科目之習非惟不知道雖詩
文之末技亦少知之朝珎其令之得其小可以明其大達
諸政事而可以泝求其本原因一邑而可延諸郡邑則孔
道庶幾其可明也哉朝珎之令天官卿從衆望也予用申
而告之

蘇州黃氏家譜序

愚嘗曰古今人未必不相及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非

天之生素厚也教養之法備也今之人所以不逮於古者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教養之法廢而勢不得不趍於下矣
曰宗法也曰井田也古之聖賢所以明人倫立政治二者
其大端也宗法廢後之君子則立譜牒亦宗法之遺意也
井田廢後之君子則有義田之制焉以宋言之立譜牒者
廬陵之歐陽氏眉山之蘇氏建義田者蘇州之范氏是二
公者之事皆可以為後世法也予同年進士黃君日升蘇
人也脩其祖譜成屬承芳序之按黃氏先為汝寧人宋南
渡後居江西瑞州高安曰斌者以義兵從
太祖治平論功授蘇州衛百戶居蘇自斌始二世祖也是
後以武職世其家至日升乃以文名顯且觀其先世行實
多以文事從其武略者日升之文有自來矣其譜之脩則

其成就之法而成之於先人無廢墜於後人而足法乘
爲之家史也已雖然譜牒者源流也古者聖賢之於水亦
有法以治之苟無法以治之則至於汗漫無統而且莫之
長矣大宗之法既不可復古而小宗之法亦可行也范氏
文之義田其法至今尚存曰升兄弟以同鄉而同支之者
也九古人之事非徒文具而已有所開導則務使持循可
至於悠久焉固必有宗法以統之有田以養之則庶乎其
可矣

送戴元之序

戴元之名乾浙江臨海人少年以英敏學識登庚戌進士
第授江西宜春令予與元之同榜而年稍長於元之同榜
於元之尤爲知深夫同榜也有兄弟之誼以長也有師友

之誼知深也無彼此之間予以甲在元之之前授官大理
評事元之則爲令也此乃時例也天官卿從時例也夫以
同榜也以長也以知深也以評事則無所行以令則有所
行者也韓子曰知之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元之之任于
司無一言耶夫宜春古袁州也李太伯袁州學記當時及
後世多稱之太伯謂秦之速失天下也以廢詩書漢之久
有天下也以宗學術太伯之言僅是也夫詩書者吾道之
跡而已必得知道者以爲之師師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
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夫太伯
非知道者故語人以粗跡當時知袁州者祖無擇也無擇
何如人耶則袁之學終寥寥焉未見其有一人也嗚呼古
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
者爲人古之學者爲君子今之學者爲小人是豈學校之
罪哉蓋師帥者未得其人也予觀近代以來舊天下之人
心者莫甚於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之文求
天下士類爲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此有識者之
所以痛哭而長嘆息也以予處之必將天下學宮學官一
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爲之
守令則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尊而爲之師一鄉之善
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
者一遵成周之制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
擴其用而歷書則惟取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
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
其所會之地畢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

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
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則藏之亦不以在外者爲欣戚也
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兩得之也非所計也
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而唐虞三代之治詎
有不可復者哉嗚呼天下風俗之權與是在守令也元之
爲政其盡求之大本者哉若時世之政務元之所優者矣
予復何言

送同年七子作令序

聖天子知天下生民之彫敝也凡奏報災異
聞無虛日宵旰憂危至忘寢食不秣馬不縣樂不除道不
脩作常曰安得其人者爲理之耶何徒憂之也冢宰曰吁
伐戊之其在臣欲伏惟得人令宜先之伏惟簡任進士宜

先之於足　以曹廷佩　以尹廷璧　以鍾[illegible]
以喬希仁　以覃　以郭時芳　以馬[illegible]
功蒲圻以羅天爵為冢宰諭之曰惟
聖天子之意若等其知之耶若等其知而體之耶近時進
々皆薄令也近時吏部多以美縣令進士也官為民而設
々君子不以己而擇官美縣其誰不可為之是故縣者為
天也為民也為
聖天子於所注憂者也其重莫是之過矣七子曰惟々夫
間歲以來上下之情或至於扞格此天地不通不和之
所由致也上下之情通則天地之情通天地之情通則
萬物之情遂此理也亦勢也冢宰適於
天子而令可知通於冢宰乎且郎官上應列宿者也易通
於天正在於諸子而　聖君賢相正惟先於令也諸子其
知而体之乎昔漢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嗇
夫旁響對甚悉帝詔釋之拜嗇夫官釋之曰周勃張相如
何人帝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
嗇夫喋々利口捷給哉秦任刀筆之吏事亟疾苛察相高
其敝徒文具無實是不聞其過此秦之所以不長也此上之
化下所以不可不慎於舉措也帝稱善而退嗇夫焉今天
下之令者譬則其事多嗇夫也吾知子必不為嗇夫也夫
君子之於官當如海者以納天下之水任其所來之者也
官之於民當如水之於物無所不濟也其所不適於情也
事當如日之消水也非所當為與非所當受者當如[illegible]避
防以禦屋霤也其順於上當如水之東注也縣之於府[illegible]

亦猶府州之於[illegible]應之用其誠待之則乎理上下亦無扞
格焉如此而事不集官不與者未之有也承芳與諸贈行
者以予為同年非徒縣游之好而已故以大者言之其仕
進之顯天當不負人民當不負人
聖天子不負人宰相不負人也

鄭慰士挽詩冊序

承芳少不好多學文辭既長又為窮所累凡所記誦率遺
忘半之且汨々於仕途而聰日益損矣凡時之所需詩文
實不能多應之也間者山東僉事王公經乃大司馬陝西
王公度之子也命作司馬挽詩序予固不辭焉茲同年
進士鄭君協使作鄭慰士挽詩序予亦不辭之也慰士名
宇　於協為叔父實江西吳康齋先生門人也予雖
未識慰士剛慰士在康齋門稱為高第則其所得果何如
者哉夫自南宋以來士夫習於章句之學而於古者聖賢
之道與凡經書之旨惟屑々於文字箋註指其言曰古之
道在是也已至論從祀孔廟亦惟以此為功謂之羽翼六
經嗚呼以聖賢一言各累為數十百言愈多則愈晦愈雜
則愈病害聖賢之道莫此為甚而返以為功何哉康齋者
其於聖賢經書不加一字於其間焉毅然屹立不由於科
目之途所謂聖人之徒詎非斯人耶嗚呼古之君子者易
為功今之君子者難為力何者漢之三五儒者如董仲舒
輩去古未遠而於經書收補其殘缺而已至於出處尚可
以正道也唐之韓愈其功在於正佛老夫凡異於先王先
師者人皆知其為邪途一人倡而正之人皆易知而易從

也故曰易為功也及今有數十年來進前者惟以科目所
科目以經書為先文字以傳註為主揚而稱之曰古聖賢
之道在經書經書之明由傳註文字之作本傳註謂之道
在於茲豈不似是也哉於此有人焉欲會其破裂而歸於
全正其百孔千瘡而復其本體且於沉溺漸漬之餘聚起
而鳴之況時既遠於仲舒仙不遠於退之其誰不以為非
聊昔以異而辯其異今於同而欲正其異祛其異而返諸
同較之豈不百倍其難矣哉處士之學與其出處是可與
也已予恨所生之晚未得及東齋之門惜處士不壽未得
相輔而有成也豈非文之𢀓歟自古君子之於道達則行
之窮則明之王公公度其行庶幾鄭君處上其明庶幾此
挽詩之序予所以兩作之也

送劉長史序

三代以下至西漢人物稱賈董焉賈董者幸而生於三代
之前未必不為三代人物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則止於
為漢之人物矣夫賈誼若見舉於吳公時年方二十一歲
即超至大中大夫然知而舉之者吳公也知而用之者文
帝也文帝仁明之資幾於啓及成康者矣使吳公在相位
賈誼為公卿三代之治或庶幾其可復乎厥後賈誼黜為
長沙太傅又為梁王太傅誼見其所欲行者不可得而行
之矣而痛哭流涕之疏不得不陳之也凡漢家之第言之
於數十年之前其後皆若合符節焉史臣曰賈誼通達國
體不其然乎然當時知之者文帝吳公也後來知之者史
臣也至景帝時諸國王皆蹈非義惟梁與長沙者終身秉
義守其士至數世焉謂非賈[illegible]之餘烈所及耶不可
也夫士之通乎今者未必不可[illegible]乎古也董仲舒於[illegible]二
王而二王者皆化[illegible]大[illegible]子之德誼隨[illegible]之
大小皆未必無所成也劉公良宗貴臣以成化丁未進士
先事　興府茲事　蜀府乃
聖天子謂天官卿曰　興府在京即尚有年[illegible]之
敬府中之臣輔固有法良卿其善處之天[illegible]
古稱天府之國　今王賢也上以德善守者[illegible]
流[illegible]良其[illegible]之
聖旨曰是欽哉嗚呼古今人何謂不相及公老於[illegible]不
遇至[illegible]哭流涕其所事　二王皆賢王也且已見知
於

聖天子下倚重於明宰相則其所以為用與其所遇視賈
董何如耶其德業實有所成者而將過於賈[illegible]耶未可知
也予等與公為州井知公素矣公之孝弟行[illegible]行誼行
於鄉所謂有本者是已茲其往也衆命承[illegible]序以贈此
鄉閭故舊之寒暄非謂文也

送建安朱炯序

予同年第二甲第一名進士楊晋叔太師文敏公孫也予
孱厚之一日過予直造予寢室曰昔人謂造李元禮之門
者為登龍門予入予之室其所謂入仙房者歟予內來旬
日矣惟吾母以家大為繫而不能來也送予內者內兄也
內兄姓朱氏名炯文公十世孫孝親友弟著稱於宗戚鄉
問淳謹謙厚守文公家法百年如一日偶與之論事胸次

卿如也予喜其久遠而肯来惜其暫合而遽去也眷〻私
情其何能割用子吾子一言以贈之子曰莊子有言去國
数日見所知者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者而喜其
朞也見似人而喜逃空虛藜藋柱乎鼪鼬之途聞人之足
音跫然而喜矣況乎有昆弟親戚謦欬於其側者乎若子
乃孔孟之徒有親戚君臣上下之義重父母妻子之恩以
仕来　京師期年又七越月矣因妻子之來而毋之不
能来也固不能以無悲既而聘親戚之在側又不能以無
喜此天理也人情也朱君以晋叔不可久遠其室女弟非
他人可將故輕千里而来之既以已之家庭又不可久遠
則去之亦人情也天理也聖賢之道要之不外乎此後世
謂莊子齊物於幻境無親戚君臣之義雖父母妻子亦漠
如也以予觀之道理之大体孔孟老莊未嘗不同當時知
老莊之心者孔孟也跡老莊之粗跡者後人也據其言如
前所云則亦何妨之云哉惟不係於世俗之睨〻擾〻焉
乃所以為高也予嘗愛莊子之高而又自愛其高〻於莊
子也予亦有親戚焉以父母之命有妻子焉予遠家庭同
晋叔之年月矣若無妻子者焉蓋神友乎造化以遊乎無
何有之鄉雖天地日月星辰固亦不之見也至親戚妻子
嗒然而若忘也況區〻之功名利禄與夫屈伸榮辱與奪
者哉夫實而實者孔孟也虛而實者老莊也虛而虛實而
實者承芳也他年羽衣翩躚朗吟風月敖遊於武夷之頂
或索酒於朱氏家者必我也予前所云者表朱君及晋叔
親〻之情其後所云以尔祖文公素知仙者也知仙必知
我也因書之為贈

贈別詩序

廣東順德進士陳君學之謂予曰予友梁公克龍博學而
周於才行者也尤長於詩焉成化辛卯領鄉薦會試歷弘
治庚戌仍不第予與其相識者皆謂克龍惜之而克龍於
此怡然若不知也今辛亥八月始拜官知廣西平樂縣平
樂地狹民少且邊隅也予與相知者又為克龍惜之克龍
於此亦怡然若不知也茲將之任咸賦詩贈之大意為克
龍不平之鳴焉古者詩皆有序也且可以𢭏克龍之心者
非吾子也耶嗚呼士君子之出處非求不負諸道斯可矣
孔子所謂逸民者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矣有降志辱
身者矣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逸民者之所以為高也降
志辱身蓋自免乎其今之世也降且辱者而暫於同仲且
潔者而終於異此逸民之所以求全也亦可謂道也在逸
民則可也在仕者則不可也逸民求得諸已仕者求正諸
人者也孟子曰君未聞枉已以正人者況辱已者乎去古
既遠孔孟之所謂道者何如也今之君子之出也惟於科
目也所謂屈且辱者莫甚於科目也古之君子之仕也為
道也今之君子之仕也為仕也古之君子為道也故仕也
今之君子為仕也則仕也克龍不得舉進士不得將美仕
衆皆惜之克龍於此二者怡然若不知焉想其風槩夫豈
淺丈夫者哉是可與也是可以古人望之也此詩序之所
以作也

送十四弟承憲序

曾祖妣與伯西武功府軍方丁有四未幾表乞歸省曾
祖母熊淑人曰吾子於數千里外非子姪往挾之其何能
歸此非八秀不可也曰姪度之惟姪斯可也叔祖興叟備
行焉吾祖体充碩秦隴路多險阻或輿或馬不惟免於危
懼緣途嘯歌行不廢詩書皆八翁翁名之祖字八叔堅叟維持調
護之力也祖母性直亮吾父吾叔素負氣以行祖母先
是晏失子憐吾父吾叔甚切行則巾其面吾父吾叔以不
見母或呼或啼祖母不敢啓巾示子以亂也曰八伯之教
豈可忘也伯叔將吾子吾亦無恩耽耽矣景太間八翁徙
居官橋或三日或五日必歸視祖廬族人雖異爨而和氣
甚洽吾伯吾父叔亦徙居距祖廬一畈叔祖母徐孺人王
孺人者八翁同出弟婦也必各具酒飯族人競持酒果八

東里續集卷八　十四

翁於酒或三四行於殽少舉箸則起至吾舍祖母隨家常
供具堅叟歲常於吾舍教授諸姪孫讀書八翁坐於上堅
叟坐於下吾伯吾父坐于側予與世卿行酒自午至日晡
方去歷二十餘年常如是也歷數百次常如是也弘治庚
戌予舉進士將告歸伯叔四公公澋書曰汝挾道時亦可以
仕汝有母貧亦所當仕族人窮藉例以免徭役義亦可以
仕汝可遽言歸邪令族人曰考在
京師使令惟一佐董去日僅帶銀八九兩其何以慰吾將
使承差往服之衆曰善且曰何以助之衆曰聽命曰下莊
田者三分輸栽三年一次人多物寡所得幾何分債與人
而得物則訴於義則公衆曰善羞輕數千里從步而至居
之日夏徂冬予朝夕與之娛戲由作暇則態及踴示字之

曰守卿焉今年辛亥予拜官大理評事守卿與内兄体誠
將吾妻古來予途踰三月始至京邸予妻其服守卿之以
約也体誠亦達事理者乃敬倚守卿之可恃為也妻性清
勁歸予于茲二十年餘雖枕席無一戲語予與論事每有
所犯之然無一非正也於守卿亿百所處者無少短之守
卿可謂德行於婦女者矣守卿於家庭甚温惠於農事甚
勤於宗戚鄉閭無失守卿可謂賢于卿者矣守卿年方二
十两年而遠其室两度皆盡索而歸平居無念詞臨別無
慍色非有所養者不能也吾謂之賢不可乎茲號之曰小
江東人盖守卿於大江別派之小江口新置別業也因述
守卿所得之槩上近祖宗相類之跡與伯叟處族之義作
叙送之

東里續集卷八　十五

送張貢士歸省序

晋陵張君朝敬應天府庚子鄉進士也循例歸業北國子
監以母夫人在堂乞省求歸焉評大理寺事胡公德光與
朝敬交深與承芳同官使承芳作序贈朝敬芳雖未識朝
敬而於鄉先達亦聞其槩矣朝敬為致仕太僕卿李公貞
伯婿先為婿按察使趙公叔成焉夫貞伯清堅守道皆也
韓昌黎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而況
翁婿者耶予知貞伯者素矣以貞伯可以知朝敬矣叔成
與予叔御史大夫俱士同年且巡按湖廣著有流声者也
且夫士君子出而為世用者節義也文章也政事也所謂
體用者也亦可謂道矣必有所本與有所授受輔翼以成
其身焉朝敬母夫人早守婦節今年踰八十有四賢也所

謂本者也孔子謂子賤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傳曰古
者求忠臣必於孝子夫道古今一而已矣朝敬出於賢父
母也且外翁者又賢也友又賢也則其所得何如耶古之
人母子者若范母之有滂焉蓋母成其子而子不負其母
者也翁婿者若李漢之於昌黎王旦之於趙昌言富弼之
於晏殊皆可稱者也朝敬節義可以為范滂文章可以為
李漢政事可以為旦為弼婦翁之意可以為何如焉謂古
人不可為者皆自畫者也夫樂道人之善而必勤其歸乃
吾之心焉蓋亦竊之可為者也

上海諸處士挽詩冊序

上海有處士焉姓諸氏名皐別號東墅上海之綿溪上海
之勝也東墅歲時與鄉邦能詩者吟咏其間有綿溪八詠
集以傳東墅於時世声利蓋泊如也詩蓋沖淡幾古者也
先輩謂蘇養直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
非慕名而陋者也東墅其是之謂歟東墅壽終七十有四
歲乃弘治四年辛亥也東墅子大經應天鄉進士東墅視
識挽東墅者若干人以東墅之詩挽東墅者若干人以求
墅之子挽東墅者又若干人挽詩凡若干首大經既彙成
卷使承芳序之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古
今天下之人其所養不同故其言亦不同因其言可以知
其心況詩尤言之精華者乎孟東野卒韓昌黎銘其墓曰
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厥後蘇子瞻謂昌以詩不若昌以氣
昌以氣不若昌以志是可謂得孟子之見者矣予嘗悲[illegible]
子之無所見也謂唐之詩人若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illegible]

李白李觀皆以其所能鳴而孟東野李翱張籍亦善鳴[illegible]
乃曰不知天將和其声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
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嗚呼此何謂耶君
子之道達則行之窮則藏之使國家果盛也君子必行之
如唐虞之禹稷皐陶或藏之則為巢由康衢之民在上之
言而為典謨賡歌之類在下之言而為擊壤之謠君子之
言無二也使國家非盛也君子在上亦思愁在下亦思愁
概大小之變雅是已昌黎之時唐之治而可思愁蓋有不
可勝言者矣就使三子得時在位其何盛之可鳴耶世否
而隱君子之幸也豈以身之窮為不幸耶昌黎亦志於仕
進者也其言固多可鄙也方今之治可謂盛矣東墅蓋古
者之巢由也綿溪之詩蓋山川之風觀太平之形象者也
予故曰東墅之詩蓋沖淡而幾於古者也衆公之挽詩皆
可與也於是乎書

孟縣丞朱公漢卿之任贈行序

博野之朱君漢卿拜河南孟縣丞予為漢卿喜之知漢卿
必將有為而有成也蓋燕趙者土俗民風固相類也夫人
之有所成於其後者由其有所立於其始也立於其始者
由其有所知於其素也知於其素則凡所為者規摹已皆
定於其胸中矣規摹既定而後可以從事也心安者則理
得故其事易集焉譬諸木稼四方之風土不同而其性也
或異知其性若因其風土而植之則易於成矣而為之農
者用力省而成功速矣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
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

識思如農之有畔了莊以為不思而行則不熟不熟行謂
鹵莽滅裂而耕耘者也故終之所報則如之行而出於所
思之外則為妄妄則迷而卒歸於無所成如農之無畔也
子農家子也知稼之也知稼故知政也知稼而知政則知
卜式之知羊者矣知羊而善牧之則優於天下而况於教
一邑者哉此予嘉漢卿而知其將被其休澤矣予拜評事
大理從兩寺諸君子之後而縣得其人焉朱公德彰為正
左寺古人所謂長者德彰是也漢卿乃德彰之仲氏也予
於德彰初也怡如以容久也廓如以通蓋心無谿徑故情
易合道有貞幹則植而益固故久之不厭而積之于崇也
予知漢卿則於其兄觀之而得其為政之本也漢卿遊學
宮年終十八即領鄉薦積學數年竟未得於鄉發豈非所

謂命耶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矣
燕者三代之勝國也我
國家首善之地也三代之遺烈千有餘年流而未泯[illegible]仁
強義出於其所生而又得聖化之最先而涵濡且久焉凡
人蓋莫不然也而况於士者乎况於士之以豪傑自負者
乎譬之於水燕者海之謂也觀於海而涉其波用之以濟
物惟見其有餘不患其不足矣丞者貳[illegible]令而尉乎簿尉
者也令與簿尉之有丞猶牆之有楨也誠以動之道以輔
之力行以脩身推仁以愛物其楨既正而增之正者自然
之理也今與簿尉咸得之則其政必達而民未有不安者
矣丞之政者器也民者水也官者用器以運水者也合衆
卜以凌其[illegible]則水之方圓惟器之是適矣於乎往哉漢卿

其無負於丞也哉先輩有為丞數年即登列卿者亦何嘗
負人也哉勖哉天澤好予為進士同年與漢卿為同鄉今
其鄉衙諸君子為祖之命予序之

朱氏菊庄卷詩序

周子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是可謂得菊之斷案者矣蓋亦
以人而斷物也然物與人稟氣於天地而有生有生固有
性有性則有靈也物與人合人與物合非有靈以相感者
耶古今人知菊者惟陶淵明也其詩曰秋菊有佳色裛露
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先輩謂自南北朝以來
菊詩多矣皆未有如淵明能盡菊之妙者是所謂以靈相
感者也不然雖對景若吟惟皆形迹而已耳湘之秀水朱
條字達識者隱居溪別號菊庄斯其知淵明而求所歸

者歟斯其為菊之知己者歟淵明在當世號為知己者誰
歟惠遠法師陸靜脩夫而已想其相送過虎溪三笑而後
返此何風情者哉當時好事者為傳其事後世工畫者為
圖其跡及今數百年赫赫照人耳目若前日事菊庄與僧
恒靜為鄉井恒靜於京師主持大慈仁寺寺近進士呂君
廷陳宅今弘治壬子會飲庚戌同年於寺中廷陳出菊庄
卷示予求序而同年詩凡若干首四方交游詩又若干首
因廷陳而知恒靜以恒靜而知菊庄也菊庄蓋有雲來逸
史姚公公綬為圖其景逸史實外若利者也其可為脩淨
之流者乎幽人可以考見其人矣東求其遊廣東石齋陳
公公甫之門石齋贈詩曰采菊東籬采菊歌霜下花木豈照

桃李蔽畏此天地肅落〻枝上炎炎未滄滄有獨守者楚人
歸隱之江魚腹是石齋之詩蓋指屈平所謂飡秋菊落英
之意也淵明者其繼屈子之後聞者於予楚人也知屈子
者也知淵明者也知菊者也廬山之記不知當時出誰手
今也子其有望於廷陳也哉

送劉克立序

君子之仕也為吾道計也吾道則大矣而其本者醇朴而
已爾堯之都平陽舜之都蒲坂以位相傳率惟儉德其上
階三尺茅茨不翦而異於居民曾幾何哉庶民者耕食而
鑿飲人人皆有上君子之行而比屋可封焉當是時君不
知其為君民不知其為民凡有封者亦不自為異上下相
忘不見外物嗚呼何其醇且朴哉及周之世文為日滋太
古之所謂朴略忍之所謂忠簡之所謂質守漸流而忘之
矣迨今千有餘年而流弊何所紀極耶予觀今燕晉之地
而古道尚有存者焉斯世之有識安得不重而力挽之表
之以為天下勸哉燕與晉相去不甚遠而其習俗不大殊
異尚師帥者得人焉因其土俗以化其人心不以矯偽之
行以壞其所舊則必有可觀者矣劉公克立名綱直隸任
立人登弘治庚戌進士〻茲七子八月始拜官知山西屯留
縣凡一時拜令者皆若有不足而克立獨若有餘其心志
氣節而所謂致窮之臣豈易量哉克立儀範清脩勁直而
不阿詩書之腴而有以充戈和弓之則合今之人而不為軟
美之態違今之好而亦不為矯激之行進士為美途人皆
以為榮也而克立若固有之從仕之情重內而輕外方今
之士以上氣上節浚如也惟務於聲利而已而克立於此
方且澹〻以懷畏怡〻以自辛謙〻以受託每告人曰吾
適懼受其虧者事而弗克勝任則何內外之足計哉是
雖其風土習俗之近古亦抑其得所養者然也嗚呼風俗
之權與守令是也仕路之權與令是也古之為宰相皆守
令也今之為近侍皆令也克立以燕人而令晉地於是以
復諸古無難矣安知不由一二人好古之力者以為天下
倡哉是所望於克立也克立鄉黨之情而懷之所不能自
道乃託予以揚之宜克立固將有成也矣

送圓極師歸莊嚴寺序

人之得於此也故樂於此也樂於此也故居於此也居乎
此也故事乎此也有所樂則居居不樂則去不樂而居〻
而無所為此為自欺為欺天而欺君者也君子食君之祿
則理官之事理其事而食其食而心無愧故樂〻則以官
事為己事而不負於君不慊於官免乎天之謫君之罪
而獲乎身之安也其居於是焉仕其服廩其食優游恬淡
不老不佛而出入乎有無之間斯人者其何如者耶使幸
而逃於君之黜罰則天且責之其心寧無所愧且懼者哉
主莊嚴寺道臻號圓極者其家富貴矣傅朱國公者也夫富
貴者古今人情所同樂而趨之者也大富貴者尤古今樂
趨而必不自赦者也圓極者舍其富貴而取諸淡薄棄其
勢利而就諸寂寞非有得者能之乎夫君子之有所得者
則天地不足以為大死生不足以為變吾身不為所自有
況物猶然而所以俱之是知世之區〻者何足為繫哉故其

為樂蓋出於天地萬物之外超乎死生無古無今無物無
我自樂也而亦不自知也反其神而視諸世人則見紛紛
擾擾不勝其苦者而始覺吾之異於人假謂之曰樂也若
反之以就諸斯世使如其心焉而君臣上下九夷八蠻皆
家吾溥濟之澤則亦樂也樂則亦有所為也豈必直就諸
淡薄寂寞歸蓋於無為而斯謂之樂哉不溺不寂此其所
謂得也是寺也正統十一年太保尊甫翁撫寧伯所創而
名則
勅賜者也地名柳河川夫宣府城僅二十餘里實中上外
狄之所共瞻望者也曩者邊上守臣失馭而北虜頗不得
其情或肆而即戢者蓋以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治
之以治而且不治況失其所治者哉夫佛者彼之所謂聖
人也其類之尊崇信服其所出乎其類者之言又得中土
亦納其素所尊信者則易於動其心而回其逆此我
列聖所以因其所信而開導其所惑故假其所易從者以
反其自由之路則亦所謂仁術也圓極者以其所得而所
樂者不以彼而易此一可與也有所樂而居於是用其道
而化諸遠人使
聖明之朝不為所侮允有所受
朝廷以居者不為無功焉二可與也有所得而有所樂又
有功焉且就之吾儒求其實以濟其空虛驗彼之道亦同
吾之道而有所可用所謂返之而適其心焉者三可與也
以三可與不可以不與故為之作序

送王敬夫僉事福建序

福建古閩越之地也方今天下文事人材福建為盛於他
郡韓昌黎謂閩越地肥衍有山泉魚鳥之樂雖有長材秀
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惟常袞有文辭
名於當時為福建諸州觀察使以是大官治其地臨蒞其
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賓客禮觀
游宴享必合與之於是風俗丕變人才與中州等當時作
之先者歐陽詹一人而已於乎若袞者以文辭名尚足以
肇古先未有之俗況有道者於世之文守閑肆之餘顧不
足開起其迷溺闢除其荒乱使從之其正也哉夫古今文
體不同也文固可以善俗亦足以壞俗觀之唐及今時是
矣王公敬夫以成化辛丑進士拜官大理評事進寺副茲
弘治壬子擢福建按察司僉事敬夫智識高遠養其剛大
之氣而持沆立之操故難同也雖察察嘗以方圓不相入
在大理久之方有是命也承芳尤大遠於時者而吾敬夫
獨厚焉是或一道也敬夫為退之同鄉人古今人無謂
不相及予嘗與有識者論敬夫曰時有激而合則可為漢
李杜之流有為於時其當不下唐之宋璟也元之劉静脩
亦為同鄉因蓋聖賢之徒也其知識氣節何如者哉當時
所與者許魯齋也後之人拘於著述之說而不與昌黎魯
齋並進於孔廟焉予嘗謂註釋為古聖賢經書之害有不
可勝言者矣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哉此有識者所以
為後世痛哭流涕者也敬夫所得其故有所自者矣敬夫
之官昌黎所謂大官者而今之化俗當何以哉昔在有宋
閩之名臣人物著於傳載甚眾而其尤者若陳襄趙抃張

淩夲以脌趙文愍恭襄王鼎瓛劉珙陳師古以政事名雖從彥栩時李侗曾肇游酢真德秀胡氏蔡氏父子以文學名陳瓘尹洙林之奇以氣節名劉黼李綱以忠義名而朱元晦者世目為大儒而所名道學也承芳大以為非承芳非之之極正猶衆人是之之極也嘗與敬夫論之敬夫雖未為是而亦不為衆之甚怒而欲加之酷罰也近有二三人者頗以為是閩越文獻之淵藪安知不有如斯見者耶事之始地之所出也而極則復吾敬夫倡正之幾其或在於玆乎若夫涖官治民之政敬夫所裕如進退之道敬夫必有成筭者矣予皆在所畧

送孫教官之任序

承芳聞孔門之論者曰士窮而得所守者仁也出處因乎時者義也亦智也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祿仕而為貧以養而必擇其所宜處者仁與義也亦智也進退從容而不苟於受祿者禮也古之聖賢於其出處無所苟而已矣其身與道惟一焉耳後之立言者裂道之名而有所謂仁義禮智之說孔孟之在當時求其是焉者亦惟此耳末世士夫而其仕者惟声勢利祿爵位而已間所知者以身不能貧而苟為妻子之圖任道之責忘其所重而惟私家計人情皆然也賈誼所謂痛哭流涕其當時之俗亡幾矣有識者閔今之俗而痛哭流涕端在此也予同年友寥君廷陳謂予曰孫公鳴岐於予為姻屬且誼篤於同窓者也種學漬文積有年矣弘治辛亥始應貢来
京師以家貧故循時例就教職乃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也吾鳴岐富於學而貧其身屈於時而伸於道可以慰鳴岐者惟吾子之言也已予曰今之所謂伸正古之所□□於屈者也今之所謂鬻正古之所以辱者也今之所□不得志正古之所謂求志而自獲者也夫古之所謂貢者有司者考其家德鄉行焉有討尊之為上賓而鄉飲之於是勸駕以進諸上而待用也故曰貢後世易以進上之利惟文字而已本之則無也今之文字尤非中世之文字也而屈辱其身尤有不可勝言者焉鳴岐以貢舉則其出也正矣貧而堅老而壯則其節也尚矣任教之職則其道也尊矣予以科目進竊祿尸素于玆三年矣予前所謂不能貧以親為名而惟為妻子飽煖之圖者豈是也而痛哭流涕何非於人耶視吾鳴岐寧無所內愧者哉後廷陳而為鳴岐贈言者固所以終鳴岐之志亦因以自勵且以明古今之得失而為知者道也

送鄭溫卿序

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之時何時哉其所以自興而且望待於人深且厚矣而固不以時也予讀周礼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而見其周至焉士民生於時宜其周於為善也雖欲不為善而為惡不自得也楊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世益降則俗益薄而士習益下矣士至於漢固不足為士而三代之遺風尚未盡泯滅也陵夷百数年及漢末時氣節屹興士習争自刮磨雖非古道而猶可概下此均未足論宋元之儒若周濂溪邵康節張

横渠程明道司馬公李延平韓魏公范文正許魯齋許白
雲劉靜脩數人而已其訓詁章句者不必言也弘治庚戌
取進士三百人鄭君温卿浙江蘭溪人以福建閩縣訓導
若淵來　京師冢宰王公因其言而知其人也禮之就
會試而取進士焉温卿之志固不屑於此者蓋欲因此而
得有所行焉耳温卿訓閩時其徒應科目而出者甚衆且
與文衡焉九士之出其門者皆著有時名是雖時制文
守中人物亦足以觀其作人之效矣弘治壬子山東鄒平
令缺員冢宰曰鄭某者其可往哉斯人也好古力學崇節
養氣者也鄒平為孔孟之鄉千數百年而欲興之古安得
不使之豪傑之士也哉於乎温卿之令亦重矣一時公卿
士大夫而望於温卿者尚矣周礼之教民興學選賢命

之法温卿素有所考而志欲行之者吾見斯道而可復於
茲欤夫守令者政教之本風化之推輿也一邑者天下之
積也有志於道者不惑於古不昧於今者也若夫當世居
官澤民之事温卿沛然有餘者矣予蓋不屑於温卿言也

送同年彭鳳来知巳縣序

程叔子在宋出居於涪著易於涪之北岩其心固安於涪
也自古聖賢樂天知命安上而敦乎仁盖無入而不自得
焉順逆非所計矣叔子末年盖有所得也蘇子瞻安置黄
州時放思於詩賦取樂於山水之間而善政亦多所成焉
其流風餘韻足有動於後世者矣二程稽云河南人而也
實今黄陂也黄陂見有跡記存焉夫叔子以齊安人而與
於蜀子瞻以蜀人而興齊安二子者皆可為百世師也程
蘇在當時常不合而後人論其跡至若氷炭者焉以予觀
之二人之不合皆中年時事其心不必深論也程伯子謂
王介甫青苗助法實吾黨激成之耳夫天下之事如氷然
順之則順逆之則逆也子瞻高曠非介甫執礙者比使明
道與子瞻同立於朝必有相得以成其美者有宋之治其
殆庶幾乎叔子子瞻之事古人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
人言類耶彭君鳳来同予庚戌進士也鳳来黄陂人黄陂
去予武昌嘉魚不二百里土俗民情素相近且為通家則
予與鳳来故知深焉鳳来聞道者也夫道之大原關于
易人之性情正始於詩夫道與陰陽剛柔之理屈伸消長
之幾一而已詩有各國凡天下之風俗性情而盛衰得失
皆可考見焉夫程著易於涪蘇放詩賦於齊安皆有得諸

也鳳来治詩兼通於易故予以二子之迹語之而所望於
鳳来者尚矣夫道也者海之謂也政教之源也守令者政
教所寄道於是乎流之者也鳳来得於程蘇焉則知海矣韓
子曰望海焉知沿而不止其可量也哉仕與道皆進不復
為鳳来言也

彭澤遺風卷序

桑林宇宗翰荆之公安人拜官蒲城縣視事纔兩月即致
其仕去一時士夫以其有類於陶淵明者乃賦詩送之詩
凡若干首裒於卷名其詩卷曰彭澤遺風衆謂予曰詩必
有叙庶以明作者之意且以傳信焉予不苟於仕者知言
揚者且與宗翰同鄉國者是以屬之予也嗚呼君子於其
言無所苟而已矣歐陽永叔曰晋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

來兮辭一篇蘇子瞻曰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叙一篇蓋以其不溺於勢利故特重而取耳晉唐之文章也區區勢利皆非得於道蓋言之陋者也言焉非得於道者有之矣為也哉謂無文章非過也今夫士之論文當於其人斯可也淵明晉之豪傑也負經濟之才而不得施於時由晉及唐一人而已李愿以富貴家而能自退固為足尚惟其當朝武伮緒可並論之歸去來兮辭淵明自述其心跡沖淡深粹幾於古者退之盤谷序以求叔送劉凝之廬山高相論斯為得之矣先輩謂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悪乎辱無得悪乎喪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志也為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海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也且夫七十致仕云古之道也蓋古之君子難進而易退功成則殺身故古之聖王欲賢才老成者共治也則立其制以制之自後世之人易進而難退也羈縻爵祿至老死而後止而懷天下之事至於無所紀極者矣故後之知道者乃以早退為賢焉夫早退者有所得於己有所養而成於人於是而無所懷於天下國家之事亦猶古之君子之進而有所成之者也古今之跡可一定而論之耶漢兩疏致仕也其位也崇其時也久而年也老矣帝之尊師重傳不為不篤也而臣輔成就竟何功於[illegible]蓋濟揚盖三良臣况其行[illegible]之以是[illegible]而不[illegible]然時年踰七十矣昌黎亦譏後之又何謂哉淵明者可謂尚古君矣若商之伯夷是之四皓漢之嚴光晉之淵明其心一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可謂百世之師者矣而平陽光淵明者皆幾希於此矣吾宗稱為其無愧於是數君子者乎誦吾子之詩不亦善乎蓋所謂非苟作者也故為之序

壽陳進士父母序

漢陽陳君廷信名璽中成化丙午鄉進士於承芳為同年友也弘治壬子予既拜官大理評事廷信以會試來京師朝夕継見焉吾強勉從於仕途者皆父母意也昌黎所謂歐陽詹父母子意者相類也廷信父致仕天長縣簿年七十有五母某姓夫人年七十有四吾母亦六十有七凡往來瞻望白雲未嘗不相對流涕也廷信乃繪圖將為父母壽請承芳曰吾之心吾子知之吾父母既歿吾吾知之吾家世及兄弟吾子知之吾子且知以言揚者吾豈吾見惟吾子之言斯可也承芳謹拜首而言曰昔陳仲弓公宗潁川人遷太丘其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而咸得其情焉者雖後世官其土者稱賢方伯賢觀察使賢守令者不及也仲弓不假於勢位不資於賞罰獨何脩何為而得此於人哉亦可謂難也已孟子所謂以德服人仲弓是也其子元方季方稱難兄弟而孫且多賢焉父子孫過荀氏家卽上應天宮其夜德星聚事在數百年上而昭昭天人之迹若目前事漢陽相望武昌一江水子壽魚順流至漢陽僅三日程耳知天長公無愧於仲弓之德者矣以天長公父子諸姓後嗣孫之多賢焉而承芳亦多一

弟者也因陳氏指李氏為前氏亦近似者矣今之潁川可為古潁川今之天長可為古太丘也地之顯者惟其人焉異地之同者以其人而易地云耳洪範五福德為之本吾天長公富於德者如此而夫人蓋所謂維德之行者也則其福壽豈易量哉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周南之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天長公與其夫人庶幾乎二詩之言焉承芳非能文者惟歌二詩以侑觴耳夫二詩作於有周之世而吾漢江乃周之所謂南國者漢陽諸山多生杞李栲梗之屬詩之所謂南山就以為說山亦無不可者矣惟我

皇明治道隆休壽域孔開實有周之舊也三代之民多年百有餘歲者斯民也三代之民也為三代之民安知不有如三代之民之壽者乎況天長公與其夫人皆無愧於所謂君子者乎則歌二詩其有以也廷信駸駸進用而顯榮其親蓋未艾也於乎其盛矣哉陳氏其所謂德門而可入傳者矣則承芳之言又非止於為公與夫人壽也

壽孫翰之父母序

弘治庚戌取進士三百人錢君與謙為狀元凡榜中人率多以孝聞也昔鄭獬亦為忠孝狀元與謙固其人矣哉與謙府君為某州半刺年總五十餘因而即致其仕去歸鄉里士大夫高半刺之節知與謙之能孝也榜中人又多以孝聞焉予嘆之曰人才之出一時感會之幾豈非偶然者矣孫君翰之鳳陽定遠人兹拜官仕仁令翰之美乎哉豈有以識其涵養裕如也先在進士時同予辦事大理寺閱歲又八月朝夕坐予齋中相望白雲常興念泝游也抵任甫旬日輒走狀迎尊翁及母夫人就養焉翁復之書曰吾俾爾學即目覩登科甲此古今之所榮人情之所同也吾樂之且官得親民之職而所學皆見諸實用凡家庭之所習師友之所得者古人所謂不徒託諸空言者矣吾樂之任江去吾鄉國地非遼曠而家事之梗槩官政之消息旬月間得數通往來吾樂之吾得吾心是子在側子安其親是在親側且而廳官卿之嚴飭何如鄉山流想以放情肆乎之奔趨何如家人樸素而歡服雞豚犬彘以時供需亦何甘於四方之食也哉爾事爾官勿瘝爾官勿思爾私勿發爾公若古人所謂以志養志斯孝之大者矣然而喻翰

之心於此不能自已者乃成二軸因房君廷獻請與識之承芳作之文作之詩以述其私而為壽親之具也予嘆之曰翰之之孝不亦博矣乎翰之之為令所謂民之父母也翰之既為民父母則翰之父母由是而益尊矣翰之善其政也善其教也凡民者曰父母哉而士者曰父母哉翰之善老老而恤孤也凡老者與孤者皆曰父母哉吾儕與翰之為同年實兄弟之義也義之所在禮所生焉亦曰父母哉詩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凡大忠孝慈信其敬一而已矣昔在三代士夫皆全德而非後世一偏之士也其父子之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君臣之詩曰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朋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古者君臣以誼而治濟父子以道而流通朋友以正

而脩輔上下家國鄉井臣庶之間無適而非仁義禮樂甚
故士夫皆全德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方今
聖皇孝治宣明壽域弘開亦三代也而翰之爵位通功榮
陰其所因者本也翁與夫人壽福無疆封錫存致則所謂
有種斯獲者矣吾儕以朋友若而相成之誼宜何如耶若
翁與夫人紀年月日詩歌祝頌之意已在此識叙矣

送進士楊廷儀令山陽序

庚戌進士楊君廷儀拜淮安山陽令　聖辭將之任山
陽大夫士仝承芳供祖餞於都門外推承芳為之序於是
乎言曰知明友者朋友也諳士俗人情者鄉士之人也諳
大夫士恭致情為其士也吾知其土將蒙吾廷儀之澤而
先致吾禮焉予與廷儀為同鄉且同榜知深者也廷儀之
威範足以作式寬恕足以惠民才智足以造就剛毅足以
勝物而又備之以詩書六藝之學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
家世之規模以端其本由是而從仕蓋無乎不達者矣惟
夫四方之土俗民情不皆同也以異方之人官之不盡知
也然而民安於其同異則拂事成於其同異則敗君子於
其所不盡知不自強也而亦不強人以求遂己之所欲是
民情者君子之田也四方之風土不同而禾稼之性亦異
農者各得其宜則用力省而成功多矣夫今雖近民而民
賜於勢分求一一自達其情亦難矣上下之間託所通者
大夫士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孔門諸子若宓子賤
子游者輩其為之宰也當時見稱造於其師仲尼而垂声
迹於後世者大抵皆由乎得人而善用之也[illegible]

子為政孟子聞之喜亡之且至於忘寐焉而曰其為人也
好善好善優於天下况魯國乎夫一國者天下之枝也一
邑者一國之枝也好善優於天下觀諸舜之好問好察則
孟子之言益信矣優於天下者不足於一國况一邑乎用
大者於大則有餘用小者於小則不足此古今之君子用
心之不同而治亂之所以別也今一時凡吏其士者簡其
士大夫勿接之曰杜私不從民情不借民言曰直道自用
其甚曰知自肆其欲曰才於是勢自專則孤情不通則悊
於下聞則叛幾何而不至於自壞者哉夫君子之心衡鑑
自持鑑空衡平莫之能遁也衡鑑之設物來不拒物來諸
衡鑑而皆得其情善用之者也山陽居兩京之間天下之
要道也廷儀収一邑之善推天下之善可以為天下之善
士矣以天下之善士而治一邑所謂折枝之類也君子固
大者則可以大用也卿相者其發軔於山陽乎

送楊天澤之任序

楊君天澤名滋保定定興縣人登弘治庚戌進士今壬子
秋八月拜官知河南洛陽縣實冢宰王公慎選而授之也
王公為文武成周宗國人尚古者也洛陽即周南也保定
即召公所封之燕也古聖賢道德文化之邦斯三者是已
王公以拜守令重於拜六卿嘗曰守令者天下國家根本
之所寄六卿者要天下守令之成功焉耳於此敢不慎哉
故一時士夫拘今而不知考古者不拜泥古而不通今者
不拜必如古之所謂豈弟君子後世所謂識時務之俊傑
若斯拜也自漢以來凡守令著于循吏傳者多河南之郡

縣盖天地之中會于此邦君子中正之氣與天地合而古聖賢之流風餘韻固未盡泯天澤其行哉不亦重乎承芳述衆情為天澤告曰古今之人事貴守舊而不必張於更新成於同而敗於自異漢之循吏黃霸為首称霸守潁川承趙廣漢韓延壽之後因二人之政而遂大治焉廣漢尚風察求治於一時厥後俗多讎怨延壽崇礼敎而民興行可以垂久遠譬諸道路必先於芟夷墾辟而成之由是以平治之踐履既久而後為坦途廣漢芟辟者也延壽平治者也黃霸循途者也霸之為政使郵亭鄉官皆育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行條敎於民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久之實有成效凡長吏必使久任之而省送故迎新之費絶姦吏簿書因緣之辭官之[illegible]

民必久而後信政之所施必久而有成古之君子上不官而誘於人下惟知官所以為民而尸上足賴則位安必不外想則政可集令之為守令者惟務順上以取聲價圖利益速於進用上之人往往不覈其實而遽加遷擢故今天下郡縣民不安政無成者有以也予又重黃霸有定見而有定守焉是時霍光既誅上官桀遂痛以刑法繩群下故一時之吏皆尚嚴刻惟霸獨用寬和今天下之守令又有如霸之自守者哉天澤其往也舊令尹之政必多成迹有存者霸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吾天澤其為霸也不亦可乎霸後召為廷尉守京兆皆有善政亦抑亇令之先而為之基者歟為相也人謂霸才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孔子曰人之老也戒之在得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澤其為霸者哉慎始而全其終也矣凡送行登名於軸者於天澤為同鄉為同年非從宦遊之好勢位相覬望而已正其始以究其終揭其卒而求其實所謂不以頌而以規者歟

賀廖處士膺冠帶序

皇上弘治五年秋建　太子正位東宮覃恩海宇絛及
天下郡縣民九八十以上錫以冠帶東光廖公景輝年登八十有六也先是
皇上嗣服踐位之初年詔曾及之時公已八十矣有司禮遇之公不應至是邑大夫張君瑛率僚屬及邑之士夫詣公廬溫諭之公曰伏惟
朝廷休命為臣子者敢故為矯抗者哉老夫幸遭際太平之治得享茲天年惟使其漁巾野服抃為太平之民也山林麋鹿野性自逸而不繫於衣冠二宜也歲時伏臘寒暑自適凡得遂其所私不趨走於時制三宜也予以進士而為之父者足跡不至公門不涉於世之輕入請謁之譏四宜也間尚世有許由巢父者老於箕隱堯舜舍之使自遂其身惟世與跡得合從之五宜也仗是五宜知
聖皇不加誅明府不見戮也大夫曰翁之見則是矣如吾有司不足上稱　明詔尊德優老之意何哉始北面再拜服冠帶焉予聞而高之與[illegible]紀廷陳同年諸君子使予作序貿之予曰為君[illegible]冠帶而已世有老壽所謂邦家之光太平之徵也人所[illegible]於榮頭則涎必激負立懦風俗之未也今有賢父[illegible]成其

子出則為國家之忠良者矣允言之不於諛賀之不以私亦世道之感事也宋廖剛用中紹興間為御史中丞居言路嚴毅守正而廖中丞之名重天下家有老壽用中名其堂曰世綵陳康伯諫議播之声歌士大夫詩者甚衆趙忠簡鼎取世綵卷集奏進上他日謂用中曰覩世綵集誠人間美事也吾廷陳者姓同也有老壽同也官可為用中若也安知今日諸君子賀詞不與世綵集相媲美者乎雖然予聞公之德舊矣公貿其仕具其邸不出以文行教郷邑子弟從之多成善士仇有曲直皆質成於公人咸稱為郷先生且擬公為王彥方也公好施與孔嫁娶喪葬所不及者皆取辦之瘠無所歸者若干人人頌曰廖氏義阡也歳有值大侵米價騰貴公命子齒斂粟於市自置一[illegible]出之因有所济也子私易以他是公責之碎其是於市之好善類如此夫公之享永年齡克昌其後嗣蓋公之所積者深故天之所報者大也茲際及其一二月為世道者勸抑亦或聞之史氏而採逸民者矣

送石司訓序

保定石君守正名執中今弘治壬子拜河南林縣學訓導大理寺右寺正朱公德彰與守正為同學謂評事李承芳曰吾子以道自負者守正之官亦道所寄也守正將之任予以同學可無贈言惟吾子可也予因告守正曰唐陽城者守正郷人也世為宦族性孝友敏而好學博極群書後為國子司業而教成人材多有可觀者焉夫林說者謂縣依山俗以蒐田為生不知學宋王傑為林令善教而林之之知學肇於傑也肆

皇明文教覃敷溥海內外咸事詩書而况於中州者乎職教者得其人則人材成就將有不可勝用者矣夫教官者天下國之本也上自祭酒下至於訓導秩雖崇卑之殊而任道之責則一而已孝弟仁義教之本也詩書礼樂教之具也堯舜禹湯文武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行其教於天下者也孔子者行其教於私門者也然當其時淑成賢才至數千人由是道傳於後世焉則孔氏私門者實萬世帝王之天下也夫孔子者海也諸賢者江河之類也後世之儒得海與江河之波者也海與江河而足利於天下後世澤固無窮焉於乎道其大且遠哉所寄者惟其人而固不在於位也觀之孔子是已後世之君之治天下也惟徇於功利之末而不知所謂道者為何物也功利重故道輕功利則人重勢位一切苟簡之政皆不足言者也道輕則教官之職亦從而輕矣有志於道者惟知所以自重而取則於孔子則世利自不足計之矣非惟不足計之至有啥然陋忘者矣守正其行哉子實以大者告之也

東以尚集卷之八終

東□先生□集卷之九

送□□修撰錢與謙東歸序

翰林國史修撰錢君與謙得告歸鄉里維時弘治六年癸丑夏五月也一時士大夫賦詩為別者凡若干人其半與與謙同榜進士也夫詩必有序所以述作者之由用傳信爲季秀亦在與謙榜後於與謙尤為知深相屬以道非狹惟□□□序則歸之承芳從衆意也先輩謂翰林之地仙苑也而官仙官也吾與謙官其地僅三載且年纔三十有二一旦去其大美而就之寂寞之濱是豈易易者哉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能盡識之者古今皆然也夫神龍者或潛或飛能大能小而變化皆不可測無欲故也使有欲焉則犬羊而已犬羊維其有欲也故可豢養之可豢養之則可臨而食之矣豕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声名為韁鏁古今之人牢籠於柴柵維縶於韁鏁者往往皆然雖稱賢智猶不能以自免而其失有三焉曰無内見也曰無真樂也曰無斷決也是以君子者輕富貴決去就隨卷舒而外物舉無所芥蔕乎其間故舜之視棄天下猶敝屣孔子未嘗終三年淹於人國孟子辭卿相而不為其心一而已矣夫堯授舜以天下也而舜受之托其君臣之義天下之責固無所不用其極其重之而不敢輕者較然矣孔孟欲以道易天下也以不得於行將老其身猶栖栖不能去者心有所不忍也雖然聖賢視天下則重而去其位則輕何則心有所不忍者仁也身不自苟者義也仁可過也故不以栖栖為辱而自潔以為高而必去之義不可尚也則介于石而不俟終日者矣後世君子之為學而□□□□賢之心則出處斯無愧於道矣吾與謙之心何如者哉聞歲祠部主事楊公君謙以少年即致仕去之今將例以□告歸者許可復起而致仕者雖少年亦終身不用焉吾與謙者所謂仁也吾君謙者所謂義也之二公者皆吳人也當君謙去時陸御史全卿贈之詩曰仕路得君開迴例山林隨處長清風陸亦吳人也於乎士君子之出處與其言論尤足與於斯世者皆聖賢之徒也是一時吳地其人物之盛也何苦是哉昔周太伯棄國之吳至於今千數百年不泯焉孔子所謂至德孟子所謂百世之師者也二三君子其斯類者乎是所謂尚友古人而足與斯世者矣

壽爾躬曾君序

曾君爾躬今弘治癸丑年年八十有五五月十六日其生辰也孫基以國子生歷事大理寺予官大理其請予言為其祖壽予非能文者辭謝之至再至三四而基之請年不可解也予嘆曰基其慈孫者哉古者慈孫出於孝子而孝子出於賢父也曾氏祖子孫其何如者歟基且示其譜系著爾躬實咸國宗聖公六十一代孫也中世來居江西永豐歷三百餘年于茲矣爾躬宣德間貿遷河南諸郡因占籍固始兩地克成大家各屯有子孫子七人孫三十六人孫之補邑之弟子員者五人基其一也固始或三年或五年必往省其先塋尤皆有達人序及詩以彰其美紀其歲月具載譜中也予鄙之嘉魚人先世有宋初由江西武寧之卿川遷今處迄今不失武寧也蓋知曾氏者亦已舊矣

歐陽公以廬陵人徙潁王荊公以臨川人遷金陵在古人尚往往有之不獨歐王者然然余所一二鄉人例余所也且而歐陽居潁荊公居金陵未聞再過訪其猶余所皆一返之於此見余所之業也成化十三四年河南歲大侵余所發所畜周濟之四方之饑流者多所全活有司義之援以冠帶於此可以見余所之仁也夫孝且仁余所之德其厚也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於斯五者德為之本而壽所為之先也福者德之應非德不足以致福也世之人固多有壽者矣然壽而不富非福也壽而不康寧非福也壽而康寧而子孫非福也余所則不亦其全矣乎世有光壽非惟孫子一可樂之鄉邦亦可樂之至於公卿大夫出為國用者皆思致太平老壽者太平之徵也是公卿大夫亦皆可樂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壽考無疆古今人情蓋同然也昔者聖帝明王奉高年之與行養老之禮飽之以敬歲煖之以錦帛薦之以蒲輪扶之以几杖斑白免負戴之勞耄耋錫爵之爵故當時之人壽常至百有餘歲者其次亦八九十歲者皆全其五福而去其六極也何者天地之道聖人有道以資益之人物之性聖人有德以養成之由是人皆遂而中和之效臻則國家之元氣以完而人物之元氣亦昌也人物之元氣亦天地之元氣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自順者德也上下之交脩天人之維持其理有如是者矣余所者古之所謂無懷葛天之民者非歟人之謂歟其斯人之謂歟

送史傑冠帶還鄉序

史傑字文英山東兗州府鄒縣人史氏舊家也文英才為商也茲服冠帶還鄉里其同邑士夫求予言贈之予不辭而遺之言者亦世道計也夫古者用人惟才且賢無方類也中世以來專於科目而已不於科目者則非所尚之苟於科目雖非賢焉皆用之用之且顯之非於科目雖賢焉用之用之亦甲之陞之竟至於湮滅者且多矣嗚呼何其不古也若是哉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伊尹舉於耕夫太公舉於商販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三代至於列國皆然也及漢之興蕭何曹參即用之以相國下至王尊尹翁歸趙廣漢張敞等率皆顯用之是漢猶有三代之遺風焉先輩有言曰何代不生才何才不濟世惟用之何如耳漢之諸臣皆成善政於當時而著循良之名於後世亦卓矣夫後世稱治以漢為首漢之開其基者蕭曹也維持其盛者王尹諸人也以科目取士者隋唐也科目之士其用之而功業足以媲漢之諸臣者曾幾何人哉漢臣且不可及況三代之上者哉人才之得而果專於科目者哉雖然人才之用與時上下謂科目專足以得人固非也謂科目不足以得人亦不敢自以為必然也但科目之行於今異於中世尤甚矣使有人焉一轉移而古之安知為古人者不取之於科目乎又安知為古人者而盡出於科目乎是蓋未可必也予見今之居達官者視已太重而視下太輕上下之分太嚴則人情由是而扞格矣求上之德宣於下下之情達於上已之善成於人人之善輸於己復有如古人者乎夫後世

之人不分知愚賢不肖皆知稱周公者以德言大聖
也以親言王叔父也以位言冢宰也夫以其盛德也尊貴
也尚足以自立萬物之表惟一已而從用之斯天下可治
矣周公不然也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千百下白屋而
不憚煩焉非故為是也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善也然
而取天下之善以成天下之務譬則海者然容天下之流
斯足以成其大且深也於是用其大且深者以利萬物則
濟矣是盡以天下治天下而非以已治天下也周公之大
才虞舜之大智皆由於取諸人耳如虞舜周公自用之才
之智使賢且各吾未見其天也在聖人尚然況無聖人萬
分之一者乎古今之治亂有以也後世之論治亂歸咎於
世降則誣矣文安生於聖賢之鄉其俗素厚也[illegible]遺家與

所傳者深也從事積有歲時其諳練世故必多且稔也方
來嚮用安知不可為古人者乎有識者惟知所以自重其
身世俗高下不足計也予前所云皆世之局焉者特以告
之且以道有識如文安者使知所自重也

慶趙封君序

工部之司都水郎中趙有年浙之金華蘭谿人由進士拜
行人陞營繕員外郎敭歷京師甫十年至今職三載考最
之
聖天子嘉之命誥封父時敏君為員外郎母華氏為太宜
人從其子前職也其郡邑大夫士凡於京師者令承芳作
文賀之且曰非徒賀之吾子以言揚者而趙氏父子之善
因圖之傳悠久者欲承芳敬拜手曰古今人之心其心皆
同也其事勢不皆同也為親之心必欲得乎子為子之心
必欲顯其親是則同也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舜為父而
有商均堯舜之聖不得乎子者天也堯舜以聖而得天下
之富貴者天也堯舜有天下之富貴而不得傳於其子守
之蓋其所順之者天也堯舜不能違天而自與之勢也大
凡人子之求顯其親亦必假於仕焉得仕與否者係乎時
而親之壽與否者係乎天故不得於其行不逮乎其養古
今之人往往多之所謂事勢之不同有如此者吾趙氏父
子其古今而獨隆者乎夫以聖賢所可必得者亦有不可
必得者焉以聖賢不可必得者而趙氏則得之天副趙氏
之德獨隆也德之得天者理也觀之趙氏益信矣是不可
以聖賢之不可必得而盡歸於天也趙氏父子其為樂何

如哉伏惟
皇明致太平之治歷百有餘年矣卿大夫士庶人者安享
休豐逸豫古昔之所無於今之為盛蓋有不可勝備而言
之者矣況金華蘭谿古称樂國且謂之仙域也封君者自
幼至老不見干戈不涉他故優悠於物外竹杖芒鞋如山
釣水無適非樂而況有子之賢且貴因之既貴且壽若是
哉深山大壑有良木焉食地力滋雨露飽霜雪而不為外
困所侵之則固其本者厚矣宜乎其壽閱千歲而不壞達
之枝幹其盛長而且大也而君有年父母顯之孝也
天子嘉之忠也國人服之信也行以時達位與德崇而致
窮之其未易量之封君之爵祿壽考昔傳金華之地有仙
客焉安知封君不可為哉斯理也蓋亦有信然者矣

送崇安丞施文吉之任序

光祿寺署正穀陽施君文吉由事點官而為丞崇安縣將之任卿邦大夫士咸祖餞之餞則有序乃以歸之大理寺評事李承芳焉承芳尚意古文凡於有言必欲卑古人之志而為行者告之庶古人事業得相勉而有成於今矣昔韓昌黎曰以古文為已事嘗曰知之而不以告人者為不仁昌黎之言是也承芳惟然昌黎作藍田丞廳壁記甚言世之丞者之難於有為也是豈理然邪時勢之弊耳後世之為丞者不克脩其職則推為其辭亦昌黎立言之過也我

國朝建官參酌唐制而名制多類之凡職則專勢則順体則正事則一有非昔之勢弊者矣且夫尚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而事從官則易矣中世之達官迹脩而理窒理窒而事逆無怪其官之難矣勢同而理同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文吉其行哉子不為文吉惜其然官而喜文吉之將有所行者矣昌黎記斯立所有既泓且肆也以大理評事言得矣然官再轉而為丞吾文吉有斯立之所有一然即為丞不特乎再

聖天子之知遇未為薄也君子不擇官惟求其自立黍稷之華惟討其實也予為評事茲已三年矣評事之職古之士師也今之所謂諫官也刑可評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之不中時事之得失亦多矣三年之登亦何所為視吾文吉愧何如也且將告人曰評事之難為也詔評事之難為昌黎之謂丞之難也吾[illegible]茂樹以終之亦若斯立之有事者矣夫心與事一則由二則雜事則成雜則敗理固然矣卑官者人也操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常負其官人負其官則屏其事吾見亦多矣文吉其行哉有理之騐有職之專無斯立之難為其不負丞也必矣

聖天子任士求賢用人行將召子矣

賀容城華明府旌異序

容城令華公伯瞻山東平原人治茲邑久之政有所成也當道者條其事狀以異等于 朝

聖天子嘉之 命下邑之大夫士庶人咸欣忭鼓舞慶声動風俗謀於進士李君世耳曰表脩良者藉於存他流名實者寄於有言自古之賢守令政有跡則書士民有歌謠則錄[illegible]

朝廷有緝揚之詔上官有屬引之檄史氏皆收之將以入諸傳矣我公之賢

聖皇有旌也上官有勸也吾士民奈何獨無一言焉爾乎於是相屬至京師首以世耳及鄰邑秋官房廷獻求言於大理寺評事李承芳焉而曰漢興之初政尚簡易與民休息孝惠予文景海宇晏然民物滋盛而治亦足稱也孝武至於孝宣先後循吏率多可書雖夫董仲舒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以儒者通世務明習文法用經術潤飾吏事仲舒此尤凜凜吾子其斯之流歟稱化治者必以文翁循良者[illegible]於予有以也曰然召公之所治也其令之蒞仁[illegible]於人性然而風俗[illegible]矯其[illegible]

太宗建都於茲歷百餘年矣有周之治時方開之既開之
則宏肆之及久之其間治亂相尋蓋理數所必有者既一
之而　聖人者久於其道吏者久於其任又必將從諸
古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惟　今日之謂歟吾華
公其足為召公者歟況華公孔子鄉人也孔子之澤留世
之海也其流彌遠而不能得君子之澤者歟之足以潤身
行之足以溥物當時之徒若子賤子游子路輩皆宰邑凡
其善政之在方策者昭昭若目前事是觀於海而揚其波
者也一時見稱於其師亦若後世之得所表厲者矣古今
人無謂不相及則華公之政其所謂有本而有所受之者
哉漢[illegible]者凡得表厲者即超至公卿此則華相之事傳
循吏　國史之職也予卑且賤亦非能文者將述其邑
之士夫廣人情詞基請意云耳

戶部主事父母贈封勑序

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臣胡汝礪三載考績大司徒天官
卿以汝礪稱最
上聞旨嘉之錫勑命尚推封其二親父某如子官母陳氏
太安人凡大夫士相知深者咸喜曰求忠臣於孝子者古
之規勸孝子以礪忠臣者今之制攷古跡載時事而流無
窮必託於有言歟乎今之有傳於後亦若昔之有傳於今
也古今盛事能無同乎於是相踵徵文於大理寺評事李
承芳也予弘治庚戌釋褐禮部既而辦事戶部實受知於
戶部諸君子而於胡君尤往來為相稔也胡君字良弼其
先溧陽人洪武間徙實西夏因家焉竊嘆曰孔子謂子賤
為君子而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時戶部長者多良弼
同鄉井因得聞胡氏家世之詳父母之賢與其家庭軌範
之良也予於是益信孔子之言且自信其所見傳而不誣
因而不失也仕京師五年于茲敬不替初而利益良弼之
澤者益多矣且夫天下之大倫有五而其至要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朋友之交也古之聖賢於斯其篤之故孝友
者必忠而忠孝者必信孝友忠信者必達体用家國無二
致古今為同然也胡氏源流不亦深且厚哉封君淵於學
問行乎於鄉邦有聞於天下凡遊其門者多藉以成時名
而公竟不得科目以達其躬亦獨何哉蓋公之所可能者
己也[illegible]可能者人也己之所待者理也理之可達天也
公雖不得於人而畢得於天當其前而獲豈於後要諸古
聖矣固多然耳矣文中子篤學力行慨然有濟天下之志
而卒[illegible]行至子與孫卒以文名顯門弟子登相輔若凡
幾人常爽通五經研綜百家教授門徒至七百餘衆嚴厲
有方高允稱之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
也爽不仕王侯獨守閒靜時號為儒林先生子文通孫景
皆顯諸傳封君其斯之流歟胡氏世德於古而足徵歟嗟
夫帝王者天之代命者也有功德者必顯有文者天命及
帝王之代言者也有功德者必傳則夫胡公膺勑之慶與
諸君子求言之義豈惟例與情焉而已哉是亦天道之所
在也

鄧憲副古友卷序

鄉先達河南憲副鄧公宗周執一[illegible]卷示承芳曰此卷實

舊矣物傳則散物之常也此卷舊而不散實予珍之也珍之故其舊而不散也家無他藏聚可好惟此者質而不華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可謂古器物者矣予凡服則玩行則隨其亦不謂予瀆也其於物為物之影其於予若形之影形必有影志必有友其於予又若予之友也予拜而名之曰古友蓋以其形象者古取諸孟子所謂尚友古人之意云耳昔歐陽永叔集古錄乃有叔凡古器物皆書之此處以古容輔子志予慶予友必有神宜得直而不逆者銘傳於後以不朽如韓昌黎所云也子嘗友予則予孟子之友也以[illegible]之友為予友銘之不亦可乎予曰有韓歐陽之筆[illegible]無韓歐陽之筆則不可雖然物之神其託於人也必得之其託於言也必得之公由進士拜近侍官揚歷

京師中外凡幾年矣若移氣孟子之言也吾鄧公之居何居也吾[illegible]公之氣不易如布帛也昌黎謂孟東野曰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予謂宗周曰鄧公廟材古心斯古貌內外之符顯微無間窮達一致也況戈和弓夏鼎商彝湯盤孔鼎周宣石鼓之類皆必各有所託焉亦必各有其言焉人物之理神不苟合也於乎民情物度與時上下後世之民物失於淫巧有不可勝言者求復諸古古君子之用心也舉一世而甄陶之有其道者也有其具者也有其位者也器物者民之假形者也予因鄧公好古一事可以卜其心將以求其行而究其實也則以古道歸之哉則以古道歸之哉

吳可人貞白山堂序

昔堯之有天下也時稱大治後世遠莫可及之惟許由巢父者之在當時且薄之不屑焉後人所論謂巢由得道之一節非中也且夫中之名何始耶允執厥中堯之言也是中之所立而名之所由於後世者堯也夫堯大聖也天下大器也而堯治之則治也必將有所繼之為天下得人為斯長其治矣此尤聖人者之至慮也所欲得其人必其中道者矣於是廣求於天下得許由者乃下告之即將脫其負而授之也然謂許由非中者欤堯則非智矣天子授人以天下必不敢忽其大輕其所言將貽患於當時而為後世之所[illegible]也不知其人而妄授其器後世之君所不為而況[illegible]人乎巢由必其中者也斯足以服堯之心矣觀舜所告由之言及後來授舜之事則巢由與舜有識者當

必有所辨矣至孔子之稱堯舜及諸帝王蓋各得其道也下逮[illegible]夷齊虞仲之流皆無所非之者也巢由堯舜之所高孔子不列於逸民尚之也後世紛紛之論皆不足信至有謂巢由務光皆為無是人者尤為不經夫所謂眾言者必諸聖孔子是也自古聖人用人者得之堯論人者得諸孔子絕萬世矣我朝百有餘年處士者始得康齋吳先生一人也江西為人才淵藪達官忠臣名積簡冊及得康齋尤甚大哉矣吳君可大江西某縣人所居得勝地開其風景宛若武陵之桃源故其鄉世稱桃源竊斯之取斯造物者其有以識其生之鄉御史高公明榜其堂曰貞白彰隱操也鄉大夫士謀以歌咏之其[illegible]鄉進士同相伊予序之夫古昔聖賢

必於其鄉里而後得其眞必於其賢而後得乎道然而高公仕而能退也得貞俗不能汙也得句孟無愧於古人者可大之貞白於斯考之而已矣予家近武陵而於桃源之風景得之心目者久之高飛遠舉將任於尚世況聞時有其流則愛而敬之情何能自已耶於是乎言用寄其私抑亦有俟於知者也

送王侍御思德出使便道覲省序

侍御王君思德承
皇上命之八閩清戎事便道過鄉閭覲其二親諸大夫士皆作詩歌以彰其美而乃推其序於承芳焉承芳於思德相知爲深者也且熟其鄉國公卿士大夫聞其二親之賢者矣雖欲無言得乎且而言焉於德人歸之雖無文可得也言焉於不德人譽之雖至文可恥也予非能文者有德人焉思所以傳之焉耳矣漢范滂孟博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予因思德將行三四度往謁之接其風裁言議竊嘆古今人無謂不相及思德今之孟博者矣且孟博之稱郭林宗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余謂思德曰仕不違親貞不同俗者也古之君子其所同者心也而不能同者時也心者仁也時者義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達乎其仁也有其時焉不能仕之由是以致其君以民而有所顯其親者非也非其時焉仕之惟圖榮其身悅其親不能致其君以民而苟同於俗者非也思德制孟博林宗之行仕同孟博也有其時而得其大行者孟博不及之矣貞同林宗也不絕俗而克正其俗者林宗不及之矣於乎君臣相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君子之樂者也三者得兼之而致其忠孝友弟之心事其君而非容悅顯其親而非苟仕合兄弟以成家政此眾賢者之至願而不可必得者思德於斯其全之矣古今至樂有如吾思德者乎先輩謂人之所值有天定不定之時也因天之定不定則人事有幸不幸者矣孟博林宗未定之時也思德定之時也天定而人從有合符節而不可誣者以德得天理之常也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然是五者德爲之本而壽爲之先也福者德之應非德不足以致福也世之人固多壽者矣然壽而不富貴非福也壽而不康寧非福也壽而無子孫非福也蓋其德有厚薄則福有全不全者矣王氏二老於斯其全之矣古今至樂又有如吾王氏二老者乎且父母得所全而樂之子得所全而樂之古今其鮮矣且夫子有賢父母則足以爲孝子爲忠臣子之所成者父母也父母有賢子則有所榮其身榮其心身榮則心娛心娛則氣和氣和則神怡神怡則体康体康則外物不能侵而壽考維祺矣父母子其相須固如此況生逢其時而樂又何如耶王氏若其三代之德人皆欲漢臣家風或又不足以擬之欲思德歸持此獻其二親二親者或曰斯人者其足爲李元礼者哉吾子其從之几尚之及三代焉斯人之言也抑亦得吾心之所同然者矣

周氏世醫序

予嘗讀漢人文字前漢司馬氏史記有世家傳後漢范曄氏有方術傳所述世家者多歷代以年代數十年而

自今而苗術其後凡功不同要之皆篤於仁義奉上沐訞
育乎尔也所述方術亦多端矣醫則道之至也其傳爲醫
則詳之他則畧之立言之意深矣哉凡有益於世足傳於
後而得乎聖人之所謂仁以正詳之可也異是畧之可也
故醫則詳之他則畧之也吾鄕郡周君名恩深通醫道聞
於遠邇膺薦之
朝廷　純廟特簡之授以官時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歲
也京師凢幾年助益公侯卿大夫仁及七庶人軍卒之類
功有不可勝紀者其爲人也坦夷易知至誠易動不卜不
吝易施其於醫也熟古方則明識時情則通不峻用七剤
圖近功則和而平其於人也不援上守分若水之自此防
而不踰赴下危急如趍焚溺不計功利如郭八之植樹壽

而且孳過而不顧者也仁哉君之爲心乎智哉君之爲術
乎予嘗觀諸水矣其用不窮而於物有濟者蓋其源深也
君高祖添才以孝感人永樂初擧明醫訓科應城縣以箭
焉曾祖應遲父永壽應城世其官至君則官京師道益显
弟恵爲庠生業擧子文所謂君子之道之源之流之風之
自之遠之近之微之顯理則然也予自少無疾弘治癸丑
年四十有四矣偶疾衆皆爲予危君脉之曰予以讀書寒
夜深苦適過勞感寒耳無他疾三五剤即愈且曰予繼素
屢内此投予藥予嘗肥既而皆如君言若吾周君者雖古
書傳所称何以加此古之有文如司馬遷以下諸人凡當
時人事行有可書者皆書之予惜君之善尚君之家世此
鄕邦故舊寒暄之情話也史氏之傳亦其張本者矣爭先

生康卿君同邑長者聞玆卿話必曰信然

此仙圖壽黄公序

此仙者秋官蘭谿董君廷瑞壽其婿之大父黄公雲山居
士之具也此仙爲何梅是也黄公德操高潔如梅之貞也
黄公有子孫挺茂秀如梅之枝幹也董與黄親誼之契類
梅之臭味也梅又多壽實類於仙乃名曰此仙取王猷謂
竹爲此君之意也廷瑞狀雲山之德祝雲山之壽是則有
取於梅也予見世之士夫圖壽圖者亦多矣或蟠桃或大
椿或南極老人或八仙之屬凡爲不同然皆其情之所鍾
而已君子於其情則其理之有無皆不足深論之吾廷瑞
之梅不亦情與理之兼至者哉况玆畫意足而已不派求
乎顏色之間前昔林君復陳簡齋梅各有詩上各得梅之

意所謂詩之畫也斯畫蓋有得二人者詩之意所謂畫之
詩也雲山於畫神交於梅神交於君撥簡齋於是宅超乎
萬物之表盖將得諸道矣古之得道者其壽無量吾廷瑞
之意不亦其深矣哉昔越使諸發遺梁國梅梁諸臣質礼
以責發發曰禮也者誠敬其本也儀文其末也敦其本畧
其末兩情以親誼以篤者有之矣未有脩其末棄其本爲
好能長久者也溪澗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羞王公
薦神明豈求其儀文也哉誠敬以本之也草木臭味固有
同之奉梅者誠敬也臭味也廷瑞其有得於此者歟夫與
全天地之正氣爲萬物之元譬諸人爲調元之相爲清志
之臣爲隱逸之士無乎不可予嘗遊羅浮及海心源然
古鉅𣱾間之老翁皆曰此盖千有餘歲矣實神仙之精也

黄公以德而壽者類諸此皆仙人者曰夏黄公曰黄石公曰黄初平曰梅子眞皆亦人焉耳安知吾黄雲山者非此之儔欤嗟乎此仙吾喜子之得知已也維南獻詩況有廷瑞華及予若松栢之茂者耶

蔡安人挽詩序

弘治六年四月太僕丞江陵蔡公内配張安人卒於京師公卿大夫士考蔡公之德而知其内之賢焉齋咨涕洟咸作詩哀挽之詩凡若干首皆可觀也夫以德之實著於詩詩為言之華其華也實之敷實之声則可流故足以信垂於當時而宜傳諸後矣史氏於此有可采之哉古者采列國之詩觀其體而知其政因其声而知其總風俗者之具也況京師為萬邦之表若乎詩之所関亦大矣

皇明治道関雎麟趾之化雖古詩書所稱無以加此則諸公卿大夫士之詩盖有原也哉承芳為太僕同郷且同官京師知安人為尤詳既作之誄作之詩衆又使作之叙云

孫府倅父母挽詩序

其死也哀德之感也哀則有詩情之文也觀諸三百篇尚古之國體氏情昭昭若目前事要之其言皆惟實而已後世之詩者異於是吾不能無感乎你也吉水孫師古倅鄂郡吾聞其二親之賢素矣二親俱以老壽終公卿大夫士多哀挽之辭古萃于冊将以貽諸後而授予以序夫詩之有序卜子夏例也孔子之刪詩去其辭之浮於實者也子夏序之所謂傳其信者也邵堯夫謂刪後無詩失其實於其情俱亡之矣

國朝之詩雖未敢言古惟質而無浮靡之習亦可觀也師古為鄂在位有古豈弟風去位有遺愛之思君子之澤之涼之流者矣柳仲郢治鄂識者称之曰作循習名教安能及此盖謂其父公綽之舊也夫仕者之迹近而著則易泯隱者之模晦且遠則難舉晦矣而加著焉積矣而益弘焉古今人孰謂不相及是君子固考之以崇其本也師古二親之賢其必可入諸傳者矣予鄂人也素受師古知兹命之曰子好古者故以子夏之事歸之

王處士偕配挽詩冊序

漢川王君璟朝列同予遊場屋為文字交十年矣弘治甲寅朝列應有司勸駕来京師尋又將挾策歸南胄監執別齋咨涕洟謂予曰吾父母地不遠茂卿之居父母行受知

於茂卿者素矣璟不能揚名以顯吾父母終身之恨何可言之且而父母之潜欲得有所彰聞庶乎其子之衷亦少致其萬一也乃於郷國相稔得詩若干首告京師立言君子得詩又若干首彙集成帙矣於此具者可無茂卿一言以引其端乎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怨即以今言之朝列之怨慕諸君子之言有所宣其情而諸君子之言則處士之行有所考其實夫詩焉質諸古事焉則之聖君子之具也中世士大夫以言為業而行不乎其言尚失於古為有識所不取而貽後世之譏皆顯若凡能文之咎也以顯則足以来訧能文則足以善其辞時勢使之然也由君子求之苟非顯者而人有言焉則庶幾情文之稱者矣夫顯者苟徒於其言取之貽也罪也非順行不於其言間之咎也

罪也故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夫孔子以魯人於
詩取魯國之頌止四篇曰駉駜泮閟然而傳公能脩其先
伯禽之業以與其國魯之賢君也意凡皆可頌也當時國
人安知無多頌者乎而是四篇者實因天命太史克之所
作也使發其廟以格魯陵蓋上無諛其下皆言之實者也
是則天子之所命僖公之足乎從先君之體休声孔子之
取録以傳諸後皆是也後世無以俗儒乃致疑議乎其閟
所謂吾多見其不知量者是已求考為朝列存其父母塊
詩者其所謂夫有所受之者哉於乎若朝則亦可謂孝
子而無愧於古者矣不沒其親而能思不假乎位而能顯
註諸有言而能傳其可與也夫唐柳子厚記父友六十七
人於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二十人前輩云子

厚欲著其父雖不與所交游皆天下善士列姓名官爵因
附見其所長可也及從而淺病之何也夫附列列諸君子
之詩而予序之又具一說云爾已矣

壽宋克用叙

山陰宋公克用國醫也宋氏代有名人以儒醫世其家深
濬其澤公益溥於所施矣惟天□吾身有耆壽十月中吉
實惟生辰其子過予求言為侑觴樂歌之引是則子父者
天理之情而吾朋友者人情之理好善者則與人為善安
親者則愛人之親也嘗求古人之用心矣有善人焉其心
好之言思彰之雖無所求其言其言強而附亦不足過況
夫有所求乎此子為親而求予言為彰善非徒言言善以言
勸則盡力也且夫善人者欲有所為其後爲子者思持以
揚其親非言曷託哉予於斯舉公子朋友之道實任之矣
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予庚戌舉進士即熟於
公于今五年矣先是公膺薦太醫院凡幾年矣人稱之自
考之則公之守身守官始終如一日也天官卿太保三原
王公實知之拔於儕人之中加俸而擢之聞院尚數十年
無此也無所引之而進之無所求之而得之古所難之今
所無之公乃有之不亦其賢乎哉易之恒曰恒其無咎利
貞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
始也公其有恒者之謂□哉觀其德恒而壽恒久不已者有
德者如是是之驗爾

陳元价號序

陳氏子元价名潘蜀人也別號閏齋元价生於天順癸未

歲閏七月望日閏齋為號者取諸其所生之月云爾也夫
古今人為號亦多矣或名字所因或心情所鍾或以其地
之山水之名心各不同用各有異也閏齋者孝之本也孔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知父母之生以及己之生因
己之生知父母之生心焉而喜懼之則及時以為養矣曾
皙嗜羊棗曾參不忍食羊棗孟子曰羊棗所獨也三年一
閏五年再閏歲之月所獨也己之生所獨也故獨立特行
求無忝於所生者在是矣故曰閏齋者孝之本也眉山蘇
明允脩蘇氏之譜而曰觀吾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
矣閏齋又為譜之本也夫譜者姓氏源流之鑑也家國治
化之原也自先王之宗法廢廟制壞則人道或幾乎息矣
唐表譜牒猶為古重宗仁厚之意一綫之僅存焉耳再下

之譜牒久廢壞君求其世遺恩腴其葉田翁承弟亨宣息者哉予嘗聞閩齋毋肖於叔父初翼翁及叔父官京師兄弟之卿以陳太江歸尊之予得所倚而激昂匡直者太江公也尚其父抑其子卒而不悚於甘家庭之初有以也蘇東坡稱弟子由為卯君蓋以其生年己卯也閩齋者抑亦卯君之遺意歟於乎孝弟之門忠義所出也先人舊跡後人之所踐也吾閩齋以地言則明允父子以姓言則太江父子予非譽之重之則有所望之深者重故重之以辭為作閩齋序

去思集序

莆田林君堪舜卿由進士知浙江長興縣不幾改湖南之漢陽舜卿去長興父之長興庶民以士大夫思之如一日民謀士士謀於大夫咸圖有所傳詠後也致仕吳少尹范成采鄉閭之言京兆蔣資勤仕者之言得歌謠詩賦凡若干首歌謠者惟其實雖俚必取詩賦者苟華其詞雖美必去去取者不在於文惟在於情恐不足以傳信也彙成一集名曰去思衆請予敍之於乎舜卿其何以得此於人也哉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皂隷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言可以欺當時而不可以欺後世庶民者惟其誠動之不以誠不動也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士大夫者明而公庶民之衡鑑者也於此欲一一得其心不亦難矣哉公之為政明則通公則溥誠則久久則徵蓋得諸聖賢之道者矣其得夫人心有以也哉兩漢之傳循吏前漢六人後漢十二人前後數百年惟此數人而已況其中亦有失其實者使究其行又不知可得幾人也予獨愛何武始可謂循吏也所在無赫赫聲既去有遺愛之思嗟乎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奏之自足以感動人心於不忘固異夫鐘鼓管籥之音者矣可取以論舜卿或是也舜卿系出唐九牧端州刺史萃公之後代有名人曾大父洪中洪武庚辰進士知辰溪縣後同知滄儋二州在辰溪有惠政去則民留其靴為作懸靴樓百年于茲尚在焉承芳鄂人也辰溪漢陽為鄂上下是蓋得其真也舜卿其所謂甘棠之子孫者哉古有世家傳有循吏傳林氏其皆得之矣予又表其祖著于其孫長興去思集

道州周氏家譜序

家有譜郡邑有志國有史皆所以傳信也史與志天下後世之公則嘗失之私無良史良史信或傳偽焉譜為家之私乃得其公而可以式若無一家有賢子孫鄉有名士夫信以傳信也周氏居永明歷二十四世有譜世有顯人譜有古法不進襲以為華不忽流以遺實事惟人而止言惟事而止無因情而抑揚無徇勢之顯晦斯其信之謂歟夫譜也者先王禮樂情文之緒君子理家國之先端也譜之不立則人倫不明民無視法則亂譜不以信適從為偽且人相宗為偽則偷孔子論政政必先以親親親必先以明善誠身蓋立誠以達本也濂溪之學本諸誠太極圖通書實諸聖賢宗旨淵源知是其譜固有所受之者哉於乎篤於仁者有作傳其心者有述無作於前其遠或昧無述於後其流則墜作者植之述者樹之前後相足斯可也長沙全

西涯學士序以潮州守鵬之請嘉魚李承芳序以順天府
倅欽之請所謂信之鄉邦者潺積則長發名言以揚休天
道人事之符矣我李居嘉魚十有九世傳聞所謂允明周
氏若父之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瞀同知
善不言與瘖瘖同前輩之戒也則予於周氏聞之得於先
見之符其傳敢不敬凡慕而重之以言乎

送蘇榮序

蘇氏榮燕人也好義視己財如衆物拯人急如己疾施則
忘之報則辭之行古人之所難雖史傳所稱無以加此予
聞之蓋有年矣今弘治甲寅免官歸沿册其州蘇氏貿遷
真揚士大夫過予道其事如所聞焉周秀才鳳者朝夕維
見及蘇氏色若欣而実戚語欲張而復咽且曰先生與人
苦無間遠近顯晦惟其實重人以言不以情維其公蘇氏
知聞於先生能無言乎吾父與子德蘇氏實大也貿蜀商
物實重蜀商賈封數人下有司有司以實封奉行實嚴吾
父生死係之父或罹害子焉得以獨存蘇氏得鄉閭時德
全孟尚美鄧尚用三人者之言即揮付兼金一付凡有司
判未足償予緡復益之若干銀事既投其券質以地且質
以宅曰有地有宅隨求則得之矣以於予哉於乎德色穫
鋤形諸婦姑髙爵厚祿傾而崇溢至遺父母忘兄弟恬然
不自知視宗族親黨如秦人於越之瘠其有矢交論心會
酒食歡笑終日一失毫髮即若不相識擠排以極之死如
先輩所言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聞蘇氏之風亦可以少愧
矣魯仲連救趙急卻秦軍辭趙報曰所貴乎為天下上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受也後有功於齊齊欲爵
之則逃諸海上其跡亦髙矣哉雖然德而忘之是也爵而
逃之非也爵而辭之可也天下患難紛乱吾有窮已吾才
力果克之濟之百千而不足可也以一二而足不可也仲
連之髙過於髙者也仲連之忘足於忘者也若蘇氏者不
以忘為髙不為髙而忘斯其義不亦大矣哉是可書也已

東莊春雨序

東莊春雨都閫汚陽王君時正禄仕而誌其重農敬時之
意也君過予求為表之余重之以言曰世禄之家多怙侈
尚世已然矣惟夫体仁者則畏天而敬民知忠者則重民
以徇國民為王者之天食為民之天知所以相為天者誰
欲知天者斯可以言治也農重矣古者士出之則啟本不
淫於末禄食固知艱而可以安民也農重矣兵出之其一
体相須休戚同焉兵食既足國所以[illegible]也尚世之治体
也善而善其治易也後世則異然後求古之治不亦[illegible]
乎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亦必有其人歟予
固不能不有嘆於後世而致私望於其間也漢王冊家系
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輙載酒殽於田間候
勤者而勞之其隨嬾者[illegible]不致冊皆無功自厲邑聚相率
以致殷富其輕黠浮蕩廢業為患者輙繩其父兄使黜責
之役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喪憂喪者輙待冊為辦[illegible]
[illegible]鄉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為古云匹夫而
化鄉人冊之謂歟時正為顯仕其以易於是矣予乃樂同
姓者為言抑亦先輩立言之一例也僭者曰于冊難於[illegible]

交之道斯知交矣

杏壇行李序

杏壇在魚嶽山之首先輩想像孔子之跡居孔子鼓琴其間地殊峻絕也學宮居其左大江環其右皆在嶽麓嶽之腹建大成殿凡衣冠士謁宣聖即止望杏壇多不能升中界壇門曰遠塵關常閉之不易啓雖顯者至亦無得而闖焉吾師舞陽郭先生蒲歸余乃率諸弟子闢關登杏壇而餞之蓋重之也夫先輩重其地故處以宣聖嚴其禁不輕假之人地以聖益尊人以尊而忌尊則仰忌則憚進道者之機也先輩之意固有在之予於是安敢輕犯其禁也哉吾先生之道傳之聖而教淑諸人門户同也而況本諸誠達諸用非徒恃言語文字之末聲音笑貌而為之者所謂可以質之聖者矣贈言聖之遺也諸弟子為之詩承芳作之序

贈馬敬夫序

壬傳癸知已詘於不知己中世人言也立德立言立功士有三品君惟夫富貴而已不可以為士矣馬君敬夫學博文鉅務實去華砥礪所志淵源厥家弘治乙卯以書經魁山西鄉薦會試弁乙榜拜命正安陸州學人咸稱其詘矣敬夫曰吾於是地以蔵以為養靜資貧而獲其宜惟時所好吾何計其崇卑方休休以自娛諗諗而若虚盈盈其前趨衆所欣慼纖塵廓如古所謂君子者斯其歟欽惟府翁金楚憲林晃素為長使敬夫從學於侍晃素及諸公始而屈之中而異之終而悦以附之脩其詞出相與常律之表披其緼微深藏不出之餘信已者必徇信人者必覈君子固不易其交哉蓋不求知而知者情之公不務顯而顯者實之著情之公則相與以為善實之著則能繼以有成在聖賢用心固然耳去侍就官執離合惜諸公合言嘉魚李承芳請之序承芳拜手曰憤之此謂國本國本在正始始立正正養正正以達本也始失正本莫植非有素其為之觀水之流汙漫斯弊矣如草木之産也各以其物國家人才之有師猶射者之有征鵠也征鵠失其正安求諸射者焉孔子萬世之師也嘗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茲而已矣仕而不要諸孔子仕利也說而不要諸孔子說鈴也君子之學其必有所歸耶子思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知德以道時之屈伸輕重較然矣夫神龍者能屈能伸無欲故耳吾將見敬夫蘊必發其伸而大于惟不屈於道斯其正也

海天孫艇序

嘉魚縣博華亭朱公良玉致其仕去歸鄉里二教莆田陳景重安慶曹用典率諸弟子員治冊賦詩以贈行乃請題號於予敢僭曰海天孫艇寅維公之官吾道之海也公之家居望海洋則逝也夫道至於孔子其海其至者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大之謂也天之所覆隨地寓形惟於海為兩大迭交猶人之賢之良宦情適器蕩有非能亨之士可以度度繪事得而狀之公於是乘舟浩浩浮游而睨與彼大賓主若參仰不愧俯不

怍悠悠然形影相涵萬慮不干樂可言也況所至人才小
大德造譽髦登庸法彼海天澤物維八君子之樂古人則
同公之學可謂有体有用矣且而公年未老甚強以碩育
才效明課例必陟薦以一時宰相諸卿多公之鄉閭親識
公之仕進乎通顯可得也而乃浩然遽自釋哉公之學可
謂知進知退矣且夫天下之至高者不屑於卑局至潔者
不緇乎塵俗然而高潔者不可以常談卑論瀆之海天孤
艇義用屬哉詩凡若干首予言冠諸群玉

求思堂詩序

君子於言必信不可虛歸以為諛君子制行維其誠不可
襲取而自誣予為吳君作求思堂詩序實與吳君久且暱
知吳君之能孝思樂道其美以勸其歸也君為吾嘉魚有
年數于茲其事上獲之則有為察察協之以毗資士夫與
公屏其私馭民得時勢緩急寬猛之宜其約納勞攻堅慎
持其譽益茂而不隳也然而稱事之謂才愛民之謂仁合
友之謂義貞其未變之謂節故曰孝為天下之大本建一
善則百行隨哉凡仕人以官為家挾妻妾子女而紛挐饕
肥腴飄[illegible]据務声勢以聘[illegible]計遺後而利餘曠父母去宗
廟墓丘日遠則日就忘遺以今天下皆類斯也吳君不置
妾媵內助如處女恬菲惡而溫如五子咸恭儉守教訓維
事經書吳君年幾六十凡言及其親輒欷歔流涕官邸歲
時必恭其祀視其仕慨然可脫屣以去彼就此也於乎求
仁者莫終其心身不以物遷吾重其事拜之言非誣以諛
焉詩言志皆可歌於堂以恪其先

送張公子序

泗水張公子大器為嘉魚邑大夫第五弟今年秋來省其
兄予謁之邑公子枉之鄉所謂傾蓋如故者矣予素絕造
請公子樂秘一蓬室雖大夫之左右亦未得見之於予如孔
子云爾亦不知其何心也居兩月以還邑之士夫咸出餞
之江滸予執爵言曰張氏其誠德門吉人哉大人得百里
之地而長之亦榮矣然足以仁其宗族厥士所供又及其
朋友故猶令樂乎心則民喜而無阻以上下之情義之和也
古之君子以為禮則然矣公子來吾民無留持尊酒豚蹄
鮮羽餽於衙者又去未有將敬錢以[illegible]與士庭謝於所皆
大夫不能製一葛一帛用衣其弟以子就道非惟無錢以
見諸面頰若欲解衣裘以被其兄[illegible]為大夫自不以無所遺
為歉亦不以民不知義失學禮少介然于懷兄弟心相信
道相重同如是哉詩稱吉人口有孝有德曰宜兄宜弟張
氏其以之予尊於公子非私與也眾曰子得非知以言揚
者乎可書為贈行序遂書之

賀李用恕新居序

君子作室其道有四曰崇先祀曰維族屬曰約子姓曰康
身心吾里之李曰用恕君實具其道以考厥室皆凡了於
衛公子荆亦稱善焉繫吾李之世德載諸誌搢諸人言於
其諸他族構籍之枝稠植天府[illegible]韻之澤涵煦遐闊鞏世
之積宜碩大逢時之泰富貴[illegible]字有作語因其泰之哉
夫以宗法未立凡邑歸皆維[illegible]家牒禋屬當崇其祀也
今宗有所已[illegible]法[illegible]而比之[illegible]

財使子孫眷各得仲其私異而同遠而不遺維族屬也善述老有作善作者可述凡智以豈易張入翕或柔以約則抑及弛制以我就之令後來無所損益約予姓也且家莊恩義非刑政可齊張公石忍或心情姑納君達仙術未遂離人倫跡群而遁獨心遠寓迹以為樂康身心也叢是道而有成則無求安而自安不加飾而已華天之所祐者孝以和人之所因者順以誼其君子業之可大可久者欽承芳既世通家沃君教卹深至頌不於其具惟其心也間歲偕世卿弟理邑庠君弟用勇責之曰吾重子兄弟有令名何役情居室吾則茲不悅服膺訓辭矣雖然頌與規凡有以也并誌之諗君之後人

贈柯氏裕叙

楚之江山椎瑜字凡古今有志識以游覽遊觀闊廓其胸度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猶曰為小必觀諸海歷諸侯國人謂欲博道以濟衆實為巳圖成大哉閩之柯容甫素具仕大器自棄不用發勝於壺公之山浩如也游觀吾楚至再至三楚之景類萬觸目成詩累積叢箚不窮而能出不放而能歸詞曠而韻遠碩實而生華浩如也夫達物理卑人倫懷旧俗固六藝之本楚群識作湘浦暮雲卷發其德以輔其成予為引之與善也

送星士官顯序

承芳拜識君於天順庚辰四十年于茲吾伯吾父叔協君如兄弟陶情卿云遊好非少長一遇盡放勠交道陶非易之義其人如小子而習頂盡如彼者然當其有恍若然如得其人則合石而相父冊膏父則偷風瀾在覆手執與和異情爾夫扣人則知天以極於性命下學而上達也君挾星術遊適實知聖書書家世通貴伯父叔竟以貧終不訐出以距入不怨天而尤人亦德君若嚴君平云者始卒岀明無相負或庚辰予方十歲君謂當貴能勇退茲不敢淹三年於仕求無失君言不易先人素矣君以有年紀有家墅有子能立與養辭歸止不復出吾邱族諸燕游舊嘗酒放賦詩以賀其得况予情倍此者乎銜泣僭序且為別後想忘之資

贈張岳州考績序

岳鄂達上下予嘉魚中之朝行夕聞路声耳載政其風乎物以風動天作之來風積天厚持原而往也得一之謂道衆得之謂德道所一者原德所[illegible]者兼以巳備物而莫窮循古達本而大通義而不朋仁若不足而不知大寧大人之誠也張君孟賢由地部特推守岳州三年于茲承芳固歡成於京師既歸來七年岳州與我遊於形骸之內漠我於形骸之外也彼浮沈於世曾不足注視草木之榮以朽際乎瞬矣堅自樹立不俯仰因循雖不求異於今而足傳於後非求傳於後而自信於古自信而信於有道堪大臣事可信以俟無替其始予於岳州以也庚申弘治十三年報成政于

朝七夫仰公之有廖黎庶祝公之歸舟驕雲從漈將于飛道觀嘆息共言其賢風情時而盡事跡世足傳也巴陵絲之學之師之述属予序之夫交近則相靡以信兩喜必

多溢其美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莫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恒情勿傳其溢言幾乎全夫善省學政非勢
智從情得齊民上論歸公逸民野史行峻危言不苟於同
蓋公道在下位者是之謂三服
天子之黜陟幽明宰臣進退而勸懲史氏臧否而品評公
道在　朝廷者是之謂三正三正倚三服權而輿之之
謂也輿以載道權以持國兩以相用一不自用幾乎全岳
州堪大臣傳循吏予敢謂斯言為權之輿者道有倚於清
世言足與夫有位狂耶妄耶僭耶但善權者而酌之古今

賀驛宰考績序

古今所謂公無私合於大同之謂也天下事成於同敗於異上下之議同則是異則非道無古今時宜庸行者道仕無崇卑得於同者達公道在
朝廷公議在天下必上下同而後可以言治先輩有言曰識時務在俊傑孔子不擇仕不忘君不失其身委吏乘田而司寇以相國先後不以崇卑異致古委吏乘田令之驛之有丞蓋其遺意而勢則異矣夫丞實卑其於崇絕攀所承實衆則於情不齊所應實煩常冗而且引附實貧則無交謁居下其難矣天下較之魚山尤甚君考滿三年績縣等合衆上民書稱郡守合衆佐書稱應使合副佐皆稱方伯合參佐書稱撫治准可按治准曰可由是達其文門天部而官爭俊卑之難上其難矣以其所難獲其所難者其能官欲君其能官也周人有言曰我從事獨賢曰王事敦從終窶且貧其搦近宣驕抑用怨誹矣仕其難乎尚古然矣求諸古宜無咎於今違於今則可得於古仕頗力行何如耳崖諸今則無可仕之世崖諸古則無可得之人仕惟行其義也仕知所以力行知可以行義則何崇卑之計何古今之殊耶士夫請予言以賀君上下之輿情協公也予户為呫夫子仕而退知世情亦重君公也論古今之道復士夫請序為君賀公也

送莆田柯容甫序

道一諸己人謂格以異則一然欲堯舜巢由可同巢由非欲道咸於人人謂道其同則咸然欲湯武伊呂可異伊呂非欲人品高々必極而絕時勢降々則流而奔古今之辨可與智者道莆田柯容甫積學崇行有仕具而隱者也吾始見之方伯周君梁石過嘉魚舟中晤語々吾日其說耳其言即得其人繼見憲使林君待用論道講古間及莆田士夫高容甫也容甫三至嘉魚陳君景重來訓嘉魚鄉邑舊聯席筆硯麗澤相浹若決江河會之每必求其歸也邑張大夫輸嘗薦世執容甫敬之雍々然邑博張君經曹君綸老於世故者狎容甫愛之灑々然夫容甫高而獨吾邑大夫輩附以同々好善也容甫不為異而同之從善也莆田仕者甲天下天下仕者半之吾所見二三仕君子尚容甫同而異也吾固知斯世而適容甫異而同也同而異者不以異已而同其衆異而同者不以同人而異以矯故曰是々非々之謂是非是是非之謂非世道之公之明然耶雖然世之升降以人物道之定位同乾坤君子慨亦明其升哉址于美云只疑淳朴處別有一山川嘉魚是已古

俗驗於俯覩賢人聚於嘉會吾以論古者合大夫筆以遊
容甫歸言之誠也孔子曰隱居放言孟子曰處士橫議此
豈斯民歟此豈斯民歟

東崙先生集卷之九終

記

永思堂記

永思堂者閔之張君孔仁祀考妣之堂也不曰祠堂孔仁
非宗子不得會主宗祀惟倣先儒東堂西堂南堂北堂之
意也曰永思者心之所继衷終身之思抑亦篤近擧遠実
於是乎在也堂凡三間立於居室之東近取之朱氏家禮
所述祠堂之制也堂高尺寸深尺寸廣尺寸各法諸天時
用程子作神主之度也堂成於弘治四年辛亥秋時孔仁
官大理養疾於家也孔仁治禮記魁鄉貢登成化甲辰進
士其先閩之世家孔仁生未一歲即失父十歲失母其自
成立實維艱矣斯堂之作其有以哉於乎求禮樂之原通
先王之典興叔世所旣廢會六經於同歸孔仁可謂知古
矣遵親志用儉約因已力所可能使後人為易守不侈不
華實底厥法孔仁可謂達今矣禮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
作之謂也古先聖賢之道布在方策實萬世之法也作而
無述則廢述而不正則畔源流者之弊矣而況復有異端
者紛紛然雜出乎間哉正者失其正邪者因其邪士夫不
考古庶民惟見今其來固已遠矣禮樂不興治道益汙此
理也亦勢也知道者於此而為痛哭流涕亦情焉所不可
已耳孔仁有儒雅風同承芳官大理且卽合近之則見其
於家也歲時必祭祭必哭哭聲常聞於鄰其涖官也務存
入體凡簿書斯獄聽訟明下自用而哀矜過焉孔仁之為

政其所謂有本者哉則斯堂者作於鄉足孚於國聞天[illegible]
也承芳家世素崇禮
國志於嘉魚多載李氏家事蹟孔仁因以此記歸之芳云

雲鳥堂記

刑部主事蘭谿姜君麟字仁夫別號鳳林居士成化丁未
進士弘治庚戌拜今官甫三月因事少遂厥心遂得疾毋
夫人年踰六十仁夫恐貽親之憂即
上章乞歸焉冢宰王公少宰彭公張公及諸公卿知仁夫
合留之仁夫不為狗也名其所寓者曰雲鳥堂寄情也屬
嘉魚李承芳記之承芳以孔孟出處為言且曰仁夫之心
太虛也而堂太虛也仁夫曰子前孔孟所云者區區小子
何可以語此子後所云者亦涉於老莊兩矣之矣且不得
予名堂之意也予所謂雲鳥者陶淵明詞雲出鳥還云爾
已矣於乎君子不必於出不必於不出出而能還還而能
出斯可矣夫雲也若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也其或栖於岩谷者則與木石鹿豕散仙逋客相為道
遙焉雲曷其常哉鳥之善鳴者造化託之以洩其機而音
聲之天地假之以宣其和氣大則鳴為簫韶小則鳴為詩
賦文章而古今之風韻者相為流通焉苟非其時則戢翼
斂厥声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邃矣仁夫有詩曰飛
潛我亦是焉然其情何如者耶又若狄梁公望雲思親而
歸李令伯謂報君之日長報母之日短爲鳥私情願乞終
養抑亦仁夫雲鳥之所寄也

東嵒先生集卷之十終

東嵒先生集卷之十一

雜文

孔太守上梁文

龍潭之山極天合尊崇受廩文宣之聖魚嶽之水行地會
清澈宜居苗裔之賢（吾邑龍潭山建大成殿水黃其下名魚嶽潭拔魚岳山太守宅在岳旄）地靈
人傑乃信其然一本萬殊則有乎尒市隱道人廣居安宅
通德名門烏府青驄飛盡能出專名郡黃堂五馬引白駒
赫走深岩外物斯輕泥塗軒冕　中朝獨重山岳規模
肇棣脩五鳳之樓麟角亢　六龍之駕為直臣為循吏
無愧前脩立善政立高風有儀後輦歸來兮開淵明之三
徑寂寞處廣子雲之一區東宮西宮古同居而異養伯氏
仲氏雖異爨以同情居無求安動必合禮方寸地裕子孫
衣食之地尺五天通
君望閶闔之天王六種陰德於庭槐陶老寄傲情於門柳
愛求陳迹宿獲我心擁敝絮以何慚室安萊婦桑治車而
相得鄰結仲君栖前淵後岡之烟霞抹左圖右書之風月
山間四時樂盡屬醉翁林下一人名宜歸太守我歌盤之
士誰謂秦無人分華山半張老揪接圖南闢綠野堂晉公
樽延居易吁嗟里仁為美信驗隣德不孤背箸綠蓑附[illegible]
具酒壺先生之取適挾新戴笠忘粉白黛綠內子之清[illegible]
敢公立異為高且以安常處順一丘之宮未會萬間[illegible]
萬年之計惟茲一寸雖非宰相之所樂此居之安資之深天
松萩竹知福來寧祿來下長虹駕綠不日而成[illegible]
[illegible]

梁父吟彼美人兮北海龍剩積堂中書傳淵不教座上酒
尊空

梁之西巢父清風動竹溪球重箇中誰是伴青逸居士得
雲棲

梁之南蛙声鼓吹意中恭鵝帳我陪東道主移文休作北
山嘲

梁之北公節清高誰識得孔戣知已只昌黎堅不吾言堪
付勒

梁之上青溪道士貞閑曠上天下天鶴控浩浩長風供
幹當

梁之下肯域倘祥天所借安知不是武陵溪萬斛桃花一
斗舍

伏願
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髮添長鳴珂里多見其子孫衣錦
鄉遠尊之長者蔚孔林之茂隣交孟氏之芳

棠梨雙喜贊

亦其天宮仙者欲何意來此地下也蓋知棠華之足依故
逍遙萬物之表而不役役其形於東籬也歟喜哉惟幸
天翁知此心中之話也

方伯袁公像贊

公乃逸官也野服如溪山冠蓋如草官公蓋巨室也既仕
而飢寒既布而無以為也蓋公之學也為已而非為人公
之仕也舍已而惟為民且從其所有者道而所不有者身固
將擬所有以求其達乎其無以求於榮者耶

黃指揮守林下一人畫贊

張子房得黃石公書則能成其功且能早退其身也是有
所超者故不溺而易返其真也公其苗裔者歟無所授於
人惟以用諸已則能全其所臻也子房後千數百年不見
其人茲惟見公斯足稱林下一人也

題陳都事命子謙齋卷

心遠道人陳姓蜀節士也有慕於淵明取心遠地自偏詩
意故云心遠君有能子與子為文字交伯子沉雅號閏齋
以其生閏月也予嘗為作閏齋序仲子允劭君偏其歲嘯
之所曰謙齋作箴以警之謙齋既又求予言予復何言哉
聊為君言添注腳耳予見淵明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
儼等疏命之詞曰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
才夫福不虛至謙受益也禍亦易來滿招損也君之言蓋
有得於淵明者矣於乎謙之義大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鬼神者也人其孔昭天地鬼神其應隨之敢不敬
乎而況於嚴君之命乎父子天性也朋友人道也性資於
養道益於輔性成而道立資益之謂也此惟謙者中心得
也中心得之誠之者也誠則可以合天地鬼神矣謙齋者
庶其有終乎

書劉百戶友朋卷

物從所歸人無必好人之好物人之情也惟有所超則不
溺不溺而超斯可以言情矣曾晳於其師友之言志也三
子各務然從其才論晳於是方鼓瑟不置焉夫三子友之
長也長則非也其於長之言就然若無所聞至其卽將意

以問尚遲匕然以不欲荅古昔師弟子其禮固嚴問則起而對告則趋而承不翅君父棔之皷瑟何哉三子者其志則卑矣抑末也皆盍足乎內而尚之者也皷瑟者點的洗耳之意也孔子固已默而識之矣三子卒不喻也使不竟其辭則三子安知不以為自得哉無所作之則不興無所挨之則愈沉由是之焉斯亦下矣故曰吾與點也於乎點之瑟其所謂託以寄情者耶浴沂風雩詠歸者巢由之志也巢由之志點得之雖堯舜事功亦秕糠肖孔子與之天地之情大矣哉而屬諸子亦於是乎在也晉阮籍陶淵明不合於世乃託於酒而昏迷以逃昏宜者非溺之謂也惟昌黎之智足以知此其文言之法且隱之若外之實矜之也至若顏氏子曾晳得師孔子為之依歸則各有所為固無待於外者矣於乎時勢不同人有幸不幸阮陶於時其何所倚耶籀蘗之逃蓋未必無深意於其間也燕山左衛劉戶侯者名佐字廷輔其於詩數合古所謂狷者或近之別號曰友扇其號亦奇矣斯所謂託之云然者歟知者以意得之可也予不必竟其說且爲之歌曰滌園非敝吏兮無能以庸世兮乃寄意於樹兮樹有支兮人有思嗟維兮寧無為相與造化乎是歸

題陸靜之箴畫

古今人云愛竹者甚衆抑外耳得其真者或寡矣而畫與詩亦然也謂玩物喪志宜勿云此人之於物則固有契者西山餓夫當時特未行甚耳使盡行焉二子亦甚也不食不義之粟小節也死而自全一節也斯人物之所謂君子者也趙枚之墨竹并其當時系題詩若干首傳至於今日石數年矣而歸之陸君靜之物其有靈乎哉曠感遇者也韓昌黎伯夷頌可以貌伯夷者而畫與詩如得其頌焉其庶幾乎

題陸汝新墅宮鯉魚圖

仲尼曰老子其猶龍乎夫老子與尔協姓字也異哉其妙用窮乎玄間神矣人不可得而知維形可得而圖是則物必有始而神亦有器也知神其神乎仲尼之謂也且而以尔名其子求則之凡同尔遊者其七十子之徒欤肖者之意子可以心得之微顯闡厥幽竊其義矣予為同姓知樂者也九淵氏足深藏於尔者用歸之哉得其所哉

題畫梅卷

淮陽葉君崇善以畫梅一卷示予使題之梅九千餘枝也予雖不識畫而於物之靈則固有相感契者矣梅之詩自漢晉唐及今數百年人不可勝記而言幾於萬矣則梅之為德與夫其情狀者不其至矣乎予無庸於言也梅也者物之聖者也言何加於聖哉無言可也而况既多有言者哉宋周茂叔愛蓮為著愛蓮說而評水陸草木之花曰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菊花之隱逸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是蓋以人而論物也牡丹菊則得之矣謂蓮為君子或未然乎君子者有其德之謂也足乎其內者正凡見於外若容色衣服之類必皆以正也詩刺綠衣孔子不以紅紫為褻服又曰惡紫之亂朱也是皆以其非正也若蓮若葉以緋花以紅紅綠紫者運備之謂為君子或未然乎以予論之

君子者移諸梅斯然愧焉所謂名實之稱者是已古人有言曰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葉君其智者哉故以諗之

書喬希大白嵓卷後

白嵓者晋之縈平一峯也縈平喬吏部取以為號仰之求所止也曾子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定靜安若惟山為然山以定靜安焉則止也雖然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動至於天地之心亦皆然耳山之為体雖不見其運動而其為雲霧者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功利以及於物不可勝數斯其用則大矣得天地之動靜者其山乎夫靜而能動君子之行也動而能靜君子之藏也行藏者君子法天地之動靜者也白嵓者体用以求全名實之足稱斯其得之矣於乎白嵓其足為人望也哉

書東山草堂卷

時制者士之器穽也拘於小不可以語大有識者固欲顯諸用必求得諸已而為用之本謝安石晦倣東山而天下之務已素於間暇不待試而後信也杜工部流離困餓始終不易其節而詩入三百篇之奧使見用必如其詩所謂民之金刑也趙氏訓夫可以語大故書其祖東山草堂卷

書徐大行用德懷松卷

松歷冬夏青青受命於地恒哉獨也受命於天恒哉惟舜獨也徐孺人春松其知而好之皆欲神而取適於編身歟和而或不言欲告掛人性質近太古無少外假於節女子執知好異好矣皆兒女性好飾如物好進以材下以裝飾古今獨也徐君繪之狀實其寄情耳庶士大夫去國去家歸則有期雖使寥廓常木之繒贈企入之者十九猶之與思以悲況竟以不歸者也人以百歲為期伉儷期於必齊古今同其情私是之謂始終始而有終情之所鍾終非于終永傷其悰衆情或迁聖人以恒與同也是之謂懷松

書孤山圖後

先輩以詩畫称王摩詰趙子昂承芳魯詩云輞墅苕溪不二岐後先詩畫合神奇管絃日聽胡天奏莫話傷心凝碧池及觀此則其重節義油然心神交游也先輩所存後生小子知其畫耶君子不必仕不必於不仕審其是孤山西湖風物清乎高哉適也可以象德矣詩與畫識者固有定論

東喬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啓札

奉宮諭王守溪先生

遠教來久之聆仰之私維日增劇嘗欲奉狀凡與鄙悃情賦叢集反不能成一言遂負疎闊之罪至此極也伏惟執事在近立德有古大人君子風幹文則高行則遠仕則朝廷重退則山林光無適不可者惟仕與退揆理以義固有輕重之辨在昔聖矣豈好榮而利得哉此生於執事故於其重以屬望之也欽仰欽仰適甫想納福令子學必加進內夫人為道意頻年羨酒佳殽受惠實多豈能忘豈能忘生山棲物伍世情真至灰冷黃公山殊清曠況得執事記益為山水光重日一展讀如執儀度雲游川泳鳳躍鳥飛頗知自樂也家母今年七十幸鮮疾惟子無能未免於飢寒弟承其往吊白沙尊堂此弟承顏來進見乞與之人來示教音詩文錄數首千萬弟兄視式來所歸也

又

王亞參來蒙書教蒲圻襲金還原詩及之前此已多音然情專愛勤不以地遠疏闊而少衰古今人情凡得顯者一言皆以為寵況執事實正人大君子尚侶諸聖賢寡合一世之人而不輕畀之言乃能與蓬藋齷齪之徒若骨肉相通亦不知其何心思與知己絕古今矣曾兩度奉書皆云不得入而反之遠仰門墻直清絕峻極哉劉友前記切祈教來久之惟不惜不忘幸幸

寄王祠祭

勑命之頒臣下榮感有恩古今同情惟芳則益以之羨焉執事為承之林見素將之誠奇遇也伏惟執事為德人允前華復有德一二東札皆足加重況偕君命於茲相輝映者哉感激之私其曷有既見素固以君命亦以執事意寔致恭卿芳安有逃遁背右離友罪實當誅惟君德天容安誼雲覆全其山野之軀顧自知哉亦自果哉見素才行可適用非余伍幸見素則自衒矣清時詎應爾惟執事意照識之

奉李西涯閣老

無書抵相府此古者大君子事芳自考知豈安敢輒襲前羨徒取狂妄而疎外於大人長者哉況素蒙執事恩獎知待最厚以深容有所告雖數數通書諒執事必不為瀆芳亦自不為諂苟所希焉以為避惟無所告故無書耳鄉約堂記旧承允可繼曾三上言矣約中六七人已一二物故餘得侵尋暮景彼設心何善不忝大人君子一言之飭其孰無為以自為不激而能勸既久其不墮者哉性執事遠蛍亮察者甚其里與人或旧狀遺失間空之約內人絕不敢好奇立名若羅一峰綿人投諸水承芳甘代其辜止

又

勑命頒臨榮感倍萬聖恩涵濡臣子先達借引後生於斯為盛事也伏惟詰勑生嘗得拜瞻諸君子者數十年來惟一先生之

新而張之輙畀是哉其為獲也甚大矣然而代
王言譬則天之聲色之付諸萬物豈惟之抑以公不以
情但其間得諸天者未能無厚薄間得其所間與之進一
言謝於其前則為私乎若鳥之鳴為天工而已夫頭顱揚
其親古今所同情人為彰其親即以報親者報之義所在
也情已至而義則從礼所生矣或者人事之未思遂不能
舉其礼乎生進一言以謝執事亦有以也家母年七十有
一歩艱從二年來田地頗收得免飢寒弟今又陳白沙
尊堂已十閱月尚未還餘不足奉聞便間不惜教旨幸甚

寄楊中允

承芳久未通書問者以山林放逸之人不可援附賢達自
取識者之鄙諒惟知其心之所存而不加之罪也尊甫近
日臨試嘉魚寵致儀物且召之聯榻宿話行則奉送一舍
餘荷教與愛為獲實多山徑悠揚雲烟瀲灩神思飛越宇
宙之外也安得王摩詰李伯時筆作之圖送寄執事以供
一咲哉以是敢致區區便間幸賜教旨

奉守談

本縣吳典史還辱書諭典刑所錘託寵以為但謙抑太甚
獎與踰涯耳留侍御將致德意小弟承顏奉溫卹詞旨風
昔之愛無替有加不肖何以致此燕審起居佳勝感慰不
可言伏惟叙記諸作敢求數通作式言而無文行則不遠
造成人才古聖賢亦所不忍辭執事倘有意哉君謙動靜
何似久不又本縣歲貢生王邦與不肖為視友惟鑒容
與袁應昕

公子去吾館杳不致書公子其忘情哉可以見人品之高
也昔之高人不眠眠兒女語信然矣予并坐鄉山少世與
者乃久失奉問則異乎公子意也人便奠一音惟少恕詘
哉可

寄張長史

漢世儒稱惟賈董表特劉向謂伊管未能遠過其論篤哉
傳者以為然但時庸臣不必深咎二子未為不遇亦未為
無所施均以身得諸道後世要諸道歸諸公也久違執事
實繫情戀官地迷吾室不得就見啓用遥意豈直私分耶
袁君仲德同濟情美

寄李繼宗考功

以不奉書亦不須來教佩服高誼日切詹儀間者過南都
未得晤語先於裏河逢儲正郎靜夫揄淡風致皆一時知
已比來起居何似官況從容必多著咏幸示数通為僻寡
若式山林啼羽隨適鳴噪得失詔護能無攺觀聽哉至禱

寄喬吏部希大

徐地官來承曆山林疎逸所絕無執事竟得之感荷無量
性久無書教深劂愧望古之君子必倚諸有道況凡下哉
每瞻巨崖臨清流風雲萬狀而高鶴唳烟際怪龍吟江瀆
究疑多顏度聆緒論也人豈必日相狎始云樂歲遠或間
則至相忘哉惟書札寔情之具不可無也

又

燕北南楚風雲邈不相及一紙話心神形寤光不翅縮地
貴府亦名相結非情遂而無忘感以知成而上功

與古為徒哉夫道有情有信庸惰以復信著而非沉尚巽續往来也小作具別楮射以求的示之使至之是祈比古者矣幸甚

呈冐守

承芳李户季名遠家旨下差觧弓張於例則該而理則公識時務者士之㒃畏公法者民之良敢遠乎有丁有占有名有除別具狀達伏惟亮察幸甚露圑沙鶴起人卧釣船流雅應免役芳有斯人斯言能無動執事欲祇辱顔耳芳支離官文累及郎吏聊克呈甫之隱不煩執事給桓氏資用惟免提吏端拜嘉不勝情矣二事實切已因事為戚奉閑中一咲

與謝經歷天與

黃鵠翺遊而天風下上江海南北随之則自適執事之仕匪圖其躬彼奕拂脂靑閨與時合其機如■其決如流靡靡然同其風也執事内外輕重較然矣乎伏辱手札燕侄貺意誼交摯通家且戚屬宜然也言而不情為僞答而不正為陋古ノ謂可與智者道類此欲都憲陳公衡情象色向沙字一幅用彰德好生家門緣滿弟孫令女痛可言耶臨紙涕泣他不能及

答共都閫

張仲蔚窮寂知止劉龔郤穀文武聞升越衰今誰衰為邵之詩書禮樂德義之風積尊自負天遊適矣欽仰欽仰執事於予淵遠而致于情在古為難惠必歸德歎不於忌靖仰稱尚情[illegible]息者戊戌後不淮聊仲此渊

奉沈文甫

童新叨跡庭下卑賤視之如貴人不肖視之如賢寡與而代收棄物非敵已而待之以上客大人君子之行足風動世俗哉是道三代以上有之可信也下之未可信也今有之則三代之所以為道者下之謂有是人人謂未可信也上之謂有是人予謂可信也即以童新觀之執事是也予以揚言於世人人可信也是可風動於世也童新事執事必為之所何庸於言言之何益之有何信之有前此故無書也

又答示郭宗傳

文機如化工吾子知化矣韓昌黎毛穎傳非自造奇易詩立言至人神矣韓則善述善作知常知変耳尚世諸經書脫紐註訓篤是達其所知者道也韓宏以簡柳腴而粹二者絶百世哉吾子詩得唐字書得晋源工自化非徇近説以薄晋唐也仰維淵源之積典刑所鍾卒尔塵穢其不知量之謂歎惟情焉尔幸恕亮

又

曡惠名酒固周其貧實欲酌之得所韞籍孟子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信尚賢知詩優其妙理非事糟粕末餘者韓昌黎謂沉浸醲郁文行美中邊俱美哉芳感君酒而沉酣之僅得其外分耳可愧可愧友人徃見謹此仲謝

寄辛府判公印

之翰具文武曾牧州稼軒於仕自渭管山水與竹而已咸

天下以卑一方寄情實出世外道情風概至人所哉芳仰執事風槩尚之古若矣処分山林義不可書通書達惟淵於情耳部氏嚴金繢室乎也求於容以見人情如水何地絕其流耶幸知幸恕

寄徐工曹

所寄非珍遠愛旨親寄情殊哉芳標執事佳觀山林邀朝市跡異致同愛情博而用寡感以越世也差人不及見久稽哉謝負々燕湖氏嚴金繢室兄也奉其父罷官還鄉閭因附謝狀私況聊意得之

寄呈白沙陳先生

山居寡與不得時通問候惟神飛心運無須臾離道体側至入靈燭得其情實敢託疏狀哉伏冀豈致佳既母子感光下及僮僕仰天外風情感激越世表也容一之近書傳尊體欠安意乃託之絕俗往來耳夫遊無外望惟泰然承芳莫就省問深劇穆性人情易遷託交者多為先生累承芳問忍斷此行矣見小自卑惟天則中正示之於歸古之道也聖之教也無任懇戀之至

寄長壽孔蓋臣

足下名蔚士林諸郡縣志濟集明行彼鄉書得失輕重較然矣惟君庭户承芳未懷先尊師重誼聊欲一得免俗耳數年彼我無音耗芳在京師不可輕動貴人歸鄉少交接不敢義借情也傾嚮飛神通情困形隔々非書可盡之足下何至想然仙凡殊塵乃示不省耶

冬成即寄端木

大道卑之一方天下咸之在本古先哲王必重其本君子敦而植之積以達之計則寄之已惟適之而已由是之謂道執事得之欽仰々々家母間病脚十餘月劇甚適賜杉板至懸切而默禱以符忻幸而疾漸瘳實有不可知者子事之大友誼當之天良其情人不可以言感也他既一一拜嘉母子兄弟同情倍篤

又

急嶽工游得承詞頒拜嘉多惠又接岳州逝來教音顯[illegible]殊途情誼無二古聖賢職世式民以不遺故舊作意發波者始感激實欲道情也小兒幸許締親昔韓昌黎以女妻李漢為師友婚實侔與丁顗同幕時顗子尚幼佛許妻之女太原郭氏以女重繼崔浩古今有同然者茲治屬灌縣訓導周賓胤任謹獻微儀為信致賢佐吳獻臣達之獻上即媒妁也物薄諒不計賓子變為芳婿頗知學賓塾味光實他無敢攀於執事文翁教化夫有所倚也

寄子卿立卿二昆弟

黃公山池未治詩草不生春色也真以弟兄聚散無常也不為助浩加惆悵兩鄉近作俱不示及以凡無聰[illegible]達觀不相攜為謀或日遠以迨日忘耶立卿寄物情殷光[illegible]闊者風凝多材何憐少分柿屑哉太崔書先之家事情[illegible]予不醜缕

寄馬詩御思健

昔人謂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々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人以松栢況交道蓋甚之繇於岩壑之寒凡照

貳況彝舜之交茲何間諸古昨惠箋適給乏王右軍九萬人謂其不節茲無謝之求不為夭之不節公其義哉拙作具醫呈薄子容奉復

又

黃公山房圖籍數函名木脩竹數本溪流引數峯之清山人心身灰槁而已適從活撫景慘人吾清真子君颯然靈采昭乎起予衆妙之中喀然已失栩然人得無情而有情哉比附狀陳生賢之子海潮萬頃湘流一勺納否撤茲舊治民萬彥文第匠役赴京謹致區區彥文子甫亦知向學者或沾丐執事膏稜寧無造乎非付寫詩薄子世卿如廣東謀叢去報返於岳至即奉上黃公獻會間乞為道意公獻文行簡占幸知

寄程原道時原道在國子監

異姓同体而一臂之分遂成肺腑心郊江風搖搖隨流早夜趨適体側拜手賜從子嚴書渾入古度情誼激引交集之非惟作法後生山林孤陋之人祇式求益也令子觀省養端務勗於成貧無所贈寄諒知

奉台州守張孟賢

洞庭澗澤海宇君山天下奇觀專其北必屬天下人望執事其尚哉囊嵌萬類兼聚古今用為濟世具淡泊物外蜉蝣世情執事其尚哉間辱佳貺洞酌樂已右香母子兄弟會感拜嘉矣久稽裁謝實無可因者獻臣良晤聊致區區

又

令德宜民人名郡斯溥龍安之澤迴及郡邦邛漸其恭肖洽餘哉八十老母并曰村莊始聞好官長古人之政得及所治罕以足且毋如公誰欲言不可諛實則可傳古今未必不在山野者為權輿於國之史傳也治吏至道風塵兩步涉數十里于山庄無干於官足稱也使亦可以觀德化矣使還匆匆凍筆聊此先謝

寄四川曲僉憲

忝竊叡未亦有歲時忘形嚴託心腹執事於僕雖想望於數千載之上亦面也僕未病而趨朝故昭氏之鼓琴知我者惟君僕既病而去朝故昭氏之不鼓琴知我者惟君比承遠致俸餘惠侯矣之無雖久而契分彌深不知感也不知不感也非因人言而惠我可謂始終故不容已俗狀而亟亟尋謝惟有西望雪山迥然萬仞耳

復徐大行用備

旌節往還兩辱佳惠縞帶有授無紵以獻誠示託心者諸詩示及非獨詞之至又可覩胸次之大方也使萬里遠拜清風動海天負加重　國體大丈夫哉多賀多賀懷松卷謹書數言別卷諸君子詩皆精到不復可下手矣

奉四川僉憲姜仁夫

承芳由兒歸三稜德言異姓同體無間然者言以在意已得而忘言者上也意得而德言者上之也令內君壽不淵德嗣才且天道無虧愛無成虧無成無　仰知執事上也小婦去房亦五年矣則吾成忘則吾虧而情無慨堪之下者然也太夫人想康福續君何爲人氏令孫何如教音吳

蔚臣何適言而法鳴而律化必有術遠以忠之以言之謂
也小作贄欲求正篆無具紙筆諒知

又

小兒締親上累長者芳以貪晦而進貴嘗御情之始執事
推暖波而出琳冰知己之至男婚女嫁只任人間動心逝
情属為已地振高誼於流俗求古烈之尚難惟崇深感非
所云萬一言不能盡便間幸賜教旨登高意毀臨深志清
况服德言者昌勝北首獻臣求芳鳳林待予以友道不以
官欽仰風情可於是作古之人矣先世湖西義學芳尋視
遺址嘗時必有至石数間盛集族聚僅綴半一小堂方為
之間歲荷品題光重將刻石重脩記必得姜有道筆預以
振先啓後候堂成而後敢請宋禧諧刻當上看儀一從弟

承嘉寄之經營嘉頌順服亦知韻脚成都吏石天祐過吾
戶贈之詩敢上媵執事及獻臣以尚古六職百工合一焉
特道情也

奉吳成都獻臣

遠而無封情爲無畛情以致遠言而為寓何彼我哉郡伯
甞君許其女與小兒締親敢以媒妁託之洗予肝洗事議
弟婚以友誼為因以同鄉同家以承芳為媒茲承芳識上
婚以親誼為因以同鄉同官以執事為媒所謂因不失親
同則成者也舍親周官甞辱知今有孫綠灌之訓導之任
謹具微物於帛聊為之信必有勲也尊堂夫人養以諸侯
一日百句內君及諸子得免否上所謂曾子者無所縣其
罪乎鄉間令人往以尊婚納福諸弟皆安凡百具以狀啓

於鄉時吾母偶疾幸平復小婦杯台訓季亥周八十四二
可有侯報奉姜鳳林書亦在周幸引致之人便惟教札詩
文連乎其勿閉與乎止我德也

又一

小兒締親累執事甚執事家具僕所知執事官況僕所知
執事察際與僕所知若同族黨若通有無若滋麗澤若合
道情皆有以也僕何以當何以當惟情不認於至人則感
不言於忘物竿牘肅附贄耶便間幸時賜教旨為纏為緘
為緇無惜煩可石外郎天才別六数十里過吾廬贈詩敢
上媵之答使君之情也

與陸淵之

官天地府萬物吾子可得其實樞易道為家連乎其似好

閉達遠安得晤語哉諸郎四拜嘉物親者周之周者義之
義者受之心乎懷惠久而無忘諸郎質而不華樸而若不
足可以觀教矣家鄉事不足言得寓而見直集處以忘物
吾子其知歟

奉戈憲副

承芳免歸于易水窮途阮甚效一 技藝人情異時妻子繼
累他途何之執事偶值之官假之闕家給之食附活於西
江之波餘數千里于飛以南執事捍以羽翼也德者忘之
漠若非已出德之者藏之其何傳以言揚者耶憲節治蜀
意經楚江覓孤縣胡茲卑親周賓具治之灌縣訓導謹啓
少伸久積之私

復巴陵胡縣傳

伏辱示命張岳伯考績行委承芳撰祖帳詞承芳驚若有失技經肯綮之未嘗音得律呂之自然滑稽歌亦叶管絃康衢謠自中音節詞之体之難實非所能也蒙有逆將患之情夙岳伯変夾之腴豈惟不應辭而實不忍辭實非所能也自考非能或強而強作之不可以為言矣維言之醜適足相辱君子以道義相成以誠相示諒知之諒知而体之若謂亭文承芳何假說之辭敢供命矣

與巴陵二秀才

師命遠来鄉鄙人何以當文墨曠以感知則於秣言繫為智以止譽二君子宜我為地德也具情致書伸謝師意缺雨泥中不能就見諒情恕老怯辱惠魚何可當徒漁以將棄魚饋孔子謂好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乃掃除以祀先賢人之嘉上者是雖未祀敢不加珍哉

奉旨嘉州執初

陶淵明乞食詩曰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詒蘇子瞻謂一食即欲冥謝大概乞者口頰子瞻非深陷陶之貧故未深知陶之言執事憲我千倍陶食而報云何久無一言通謝冥有鬼神可責其負斷戢既久實維自知夫無所懸者君子不以己悲言深報者固各以懸切也身為心切言以心出間膜即胡越授受有徑庭況古今乎舍親周尚之官灌縣學謹附狀上伸求懷也

奉姜公守希範

文星兩番光吾店天以非其列故不使之聚感愧無已拜教千萬後伸契金蘭之為快之謂者每興思霄江則愁悲正色學涵其心胸將以劌其塵垢欲宦攄遠遠老親知己者心知心者天曾子再仕而曰及親仕三釜而心樂所謂無所懸其罪乎芳理家無才家毋不免於飢寒庶幾乎無憂謂之樂則未也幸執事時賜教言吾將啓積大賚乎師法哉馴象衛車李巳兒遠同宗由都司發辦敢以執事於都閫公處假言照拂一二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大人者之謂諒不以瀆而加罪也

答京慶壽寺倫上人

禪風溯天溢而翔為詩章乃逮及山人感愧倍萬愧非所當感不忘遠情以天逵道闊縱格梨棗記辱寓付經幾白矣歸来家蜜俗沓殊無風韻不敢遲篋縫今勉成別復寄忍負哉

奉燕山百户劉友翰

施報所尚三王巳然辱執事佳遺頻年數饮僕纖細無以為報執事在古無尚僕自畧何地哉况兄弟親戚均被澤潤又非可言者舍親周訓導付来卷冊以附姓名於至人壁末實幸為得所而何敢辭俟拜復問盥李係應貢上京師謹奉狀謝亦為人按千柄庇者往来非乚君子之擇人而無耻甚何為哉

寄文選郎中孫志同

執事職天部銜鑑之公光曜日月冰操之操風厲海宇山野潜夫雖厌淑世情幸得見清平後懷歌抱情唱喚觀以遂終初大君子康世小戕戕休尚居正自然者久不適[illegible]仙[illegible]小泳無波于海執耳亦斷敬吾無[illegible]其[illegible]無踪

其泉而得之謂哉同郡李春應貢上京伏惟垂照幸甚彤
氣未滅人已皆瘀瘏哉所謂可與智者道也

奉應州監

道寓消庸是非一之卑高一之聖人休乎天鈞夫蜀山高
並泰嶽川流同海瀾足稱河目之觀而亟稱之宜在茲乎
天寓公於蜀玄功之意也魯宗泗還拜手書幷帕問恵長
川扇不以感激言於執事知執事儒不為鄭ノ綫施不為
齊人井之捽欽而僕不以笨牘為小夫之智欽道德情故
不言感也

寄重慶屈太守

府以天國守必屬遶天徳者徳政光澤滋錦江春色耀楚
湘灘里而放之海江湖漁人酌其波挹其長風安得杜陵
詩史以權輿國史而得循吏哉欽仰ヒヒ合親周領官灌
縣學意水封峽由部下陸行之灌蜀道之難是必賴青天
上入一舉手一投足一動心而轉運之耶樂通萬物者聖
人之情俯哀窮途之號敫者實有力之餘事耶無任惶懼
感戀之至

又

合親周訓尊宿書還某言執事禮遇至深至厚伏以諸侯
尊尚而下偶經之微官素昧生平視如朋舊僕聞雖親鸞
既雲泥殊途何野言足動耶周公吐哺握髮克致時太平
下範于百世蓋其一時人才雖在句屋皆畜道德以經世
所可封周公固有足資也寡何能語此古今人同不同大
可知恨流俗以還古風以行頹於一二大人君子者爲

文馬借人吾夫子表以厲世況大於此倍者乎僕望雲拜
手以謝而又申之書義也

寄浙僉憲郝壯之

僚舊德執不斷為膠久而益固室遠而登降堂只者位以
德增甚積而崇聲以實形著明而動遠散乎大哉仰吾郝
君也為瀾放海地不擇施止泉在山無波錮流出處者義
循小大書問一事也執事忘我耶物緣而應ヒ而宜有所
干聞上虞許暐來訪承芳云毋孀老家貧子立有司役以
民壯籍為生員以事見黜有司故加入之抑斯人以狂痴
自取可怪可矜閭政支離無服羆羸大瘦皆視為全人小
國之君且然執事尚古義者哉非惟情素執事之譙亦光
明為政者之体襃衆萬類也

顧憲副恵書僕致謝

恵書僕蕭秀才衛付芳望東壁再拜以謝仰大君子敎博
而約之謂若因言以寓德意得而忘言猶師心而無但哉
佩感非言述亦無容無言以見情也間地方頗有事繼賢
則勞天仁愛以示警保長治不狃於有形之大治任專責
不以罪阻為憚難昭獨見不於衆情同可否大君子固有
自治之久策哉芳處分山林奚外其恭惟知己者聞善多
賀蓋亦漆室女嫠葵之意也

謝霞卿三兄先生寄布

伏蒙兄賜布嘉弟為製之衣未有兄特重之感可言耶
同体提携懿範行者道情欽佩儒服敢云非所札祖先不
敢服宗感非尚服不敢服衣使非知己不敢服經笥珍秘

親炙聖賢其守斷無損風日來六功蹟而不行於以[illegible]
人物相循非直表章之謂博哉元尹賜酒甚壯烈凡族㓜[illegible]
有案皆付無甚親疎抱德協和之謂也黄余剖獨號知已
不致書問以岩谷勿逢國邑而先自開其蹊哉馬生史評
揚州情亦義截之諒知俞秀才寄佳既侯梢涼哉謝[illegible]
崇講論之為道甫

寄黎貞曹本端本恕時弘治庚申

鄉契通家知己蕭古至誼行隱殊余而跡無隔惟心識好
違遠哉鴻鴈天北宜有來南音江村望雲正秋風時也如
觀民以役往敢千聞垂照楚水今歲如洪荒世人民魚鱉
患若不可言僕出溺方還處困中思寓故書

奉湖西族長茂之

切鄰江文隆妻走於脫急遺一衫於吾湖西途中聞拾於
族中一牧豎茲特往取托于達之長者請為蹤跡之窮人
惟此敝露況值授衣時耶

奉湖西族長文安

酒以歸德息爭輯衆睦族一舉而衆美具醉飽見古人[illegible]
仰吾宗之澤之傳也遠子將歸荷終雅愛惟子弟缺[illegible]
紙數幅填意豐城李衍人幸以其來端望

奉襄陽曹侍御時曹養病

東漢多節士後世謂原以嚴子陵或未然君子出有為以
有所動誠也奚風之云執事振當時以啓後世[illegible]史[illegible]
係人狀天可以寄非名也非有所為也世事古今可[illegible]
[illegible]

奉蒲圻黄寺公

事歴既久而可信鄉間章僕偁其直理屈於勢而必伸仁
人正士為之倚李門之墳塋蕭墻黄龍者黄氏蒲圻南門
女為承芳九世祖母公之曾老姑也見侵於雖其忍何可
言其忍何可言侍御在舉人時累書與先叔一一見存吾
門不敢祭惟成化辛酉始時侍御巡按廣東先叔居廣東
參議也先叔祖顯執事姑夫官雲南每歲致祭掃黄龍墳
書藏於家伯勝春勝春為人朴實亦執事所熟知成化甲
辰先叔卒弟承恩欲附塋惟以地狹不能列從塋諸物未
果祖母墳貌如故碑石週完延來承芳等以宦遊在外伯
叔凡弟皆窮困循貧富相為上下遂至不能理也以今時
勢之難為求吾子孫實無罪柳子厚謂每遇寒食則北望
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皂隸庸夫皆得上丘墓
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吾輩哀痛尤甚於此萬
一也古人複數十世墓維鄉之仁人正士以直之皆執事
所知何敢多瀆以云云乎惟執事裁處勿使親戚因怨賓
訟以搆惡幸甚幸甚子孫之為祖先視死若如其齊非所
得已非所得已天地鬼神實所共鑒無任戰懼忍戀之至

謝黄養德

先世湖西義學雖作於宋淡暦流行於元廢乃百年也以
時異勢殊禮壞幾并存而已執事存之雖美而非奉據實
以達蕭六經其本原諸史其英瀾理義銘淑人心規戒激
揚時習風制具張古体盛哉百年之觀承芳諸弟兄各族
長葉榮感倍萬言非可狀也時閣老吴先生原博學士王

吏部瀞之文選喬君希大蘭谿姜僉憲仁夫合執事四五
大作謹同壽貞珉光前啓後永賴咸正况卿賢傳信足徵
信哉情以事制不獲登門百拜伸謝謹啓以代伏惟照亮

奉涂公大參

閤者高軒過我古風動山林詩干旄荛好善也孔子著詩
往垂訓執事尚之可哥也承芳謝以近体詩一一今荛古
詩知愛少有干聞族弟李承賢吏嘉魚淌三年因言仁
俊地得登覲家庭情分不能以避嫌拒嘉魚實彫弊貧窶
兄為官弟為郎吏縱有不忍取今時士夫汙潔輕重一節
所係雖仗知亦以情義白也陸公先生以素脉不可輙奉
書惟執事諒察幸幸再小弟吏與國者書稱執事邮地方
民瘼貸照官吏韓昌黎謂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仰執事為

政之体也一門感恩至渥矣抑豈私患云哉

奉楊監丞

太學者天下水之海也官太學者天下山之岱宗也太學
之宗海宇之孔子也孔子開家學以四方英才養而教之
為弟子豈其私門哉地由已專道由己出勢無外制尊以
嚴立天國工之巧不以人授專門之精公器肇式也方今
太學之官以資次拜官出諸人道出諸己道不徇乎官官
不遠乎世此理也勢也執事官太學由己取之進士居學
官為輕學官以有道為重執事出千萬人而獨立舍千萬
人之同取必有處哉唐陽城者不孑孑以決起不容容以
取合不矯而立名不隨而收節其在太學風動海宇道結
生徒一時若韓昌黎柳子厚皆尊之如聖賢豈文詞之具

為之哉執事不為一時之同流必欲為百世之可師其地
當然也舍弟上入謹少布懇數年不通書守山林之分不
可越執事漠然及之何哉同年似無甚相見凡為問之

祭文

代本縣祭黎夫人

自古治國家法是先
皇朝作範姚姒匪專夫卿相為禮樂之器具而閨門乃風
化之權輿若呂正獻居宋室卿相之右而滎陽者得呂氏
忠孝之傳故君子考正獻而知其內之助知滎陽而由其
母之賢嗟哉夫人正卿相之家為士族之則觀古詩書之
所稱則今國史而遺式紫閣而能謙卑富貴而能冰蘖以之
馮依者忠孝其詒謀者清白有數者夫人之年無窮者夫
人之澤人見者夫人之榮我知者夫人之德夫生榮者死
必哀有德者光不暨於乎始必有終朝必有是君子之傷
君子之識薄奠用陳情思有極

祭顧司務妻

孺人令德遠而可知礼摧其東夫仕不適夫以臣況之燕
勝而皆人情所趨馳極士夫之情境别夫婦之表私孺人
超此賢者難之蓋以閨門之恩不容於捨義實維宗廟之
事以屬於所乃范史列女傳則不必專在一操而已由今
孺人言之豈非正得百氏之師漢傳稱嘉維激烈之行周
詩詠化乃正靜之儀卷耳后妃之志采蘋夫人之規志者
與夫躬得行其位規者供婦職嚴肅其詞孺人之式古訓
是持孺人之行可銘下碑列女有傳誰漏於斯於乎高士
弘清脩之節貞女兒清白之隅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
家人之樞惟仁之一要其所趨思古慨今吾誰何如其人

如一束之芻致酹表德玄酒載舞死而不朽歸以為娛

祭孔之昭

已稱通家而孔與李惟曰師資其義斯起夫我與君非止
於此吾以吾叔異姓兄弟我侍先生敬叔父禮先生俯從
以愛以啓用忠弟兄固常因倚酌酒賦詩登山臨水我遊
學宮時文是理君曰不工古道可底新塗美人廖君福履
參以輔吾孔君言是吾其知由不事小技偶為貧驅京師
從仕爷爷風塵愧我高士三載歸來而公已矣福履用忠
皆先公逝良友沉淪紛其淚泚絮酒是將古人竊比聊復
我私非作公誄

祭妻

先祖母童淑人篤承芳勤受重君家世知君父母行擇君
以婉承芳君性介謹端實有識愧不能一一脈君履歷致
貝多所缺失於乎哀哉卜君宅兆於烏石湖之旁君存知
而樂此風水甚嘉神其安之二子以幼未敢令隨柩旅眾
護特情誼咸得矣言不能文情曷有極

祭雷源甫乃堂

義門之鄭天下式之道治內治婦繫興衰意著政本實維
母儀公藝百忍或者興識以正則久以肅斯齋九世至哲
豈無令規藝蓋善守胡母忍為對君之際激切之詞而彼
識者惟言是持我思古人今者之龜伏惟雷母女中之師
婦道母儀家由以治野史有誄國史可稽千載之下
德其有輝恭此薄具神其格思

祭龍涪州二室

才節詵須金玉其貞林風偶馨蕙蘭叢并諧偕儷生有相乃成有官完名有嗣祀承東堅輔合基積墉於諧偕我師婚姻德行生死同室終始允諴遥埋佚墳而不同藏例古今作送祭侑章

祭蒲圻浮先生

古稱王傳貫董賢名未究于用亦云有行先生媲美晩節較明鄉杜沒祭云卿究生我志公墓誄祭於祐文焉不華維稱其情

修湖西義學告先祖墓取材用

湖西義學先世盛典旣廢百有餘年矣修廢之擧有動子孫之心默啓其基實原祖宗之發以心求而氣取惟假手而造功耳此丘之木依托吾祖宗之靈則雋其才遂長保

文居室私斬罪不容死公器之作事可義申之木若干株取為義學用先世巨擧維後之徵方來有成或基於漸也

謹告

修湖西義學某告東位西位二祖文

義學規度追原聖賢二祖斯擧百世可傳雖縣志之有載尚國史之未編子孫切高山而仰只功德慨闕典而歎然地著湖西聲宏實大造肇慶歷由宋及元學者有師教而且養君子之澤流則有源斯文在茲相傳乃十有九世洪武至此旣廢遂百二十年痛時勢之殊異慟田廬以推遷弦誦聲寂荊榛蔓延同根散居而從浪異姓竊取而爲緣子孫所寄山海其慾承芳會宗合議圖復從先惟吾祖之默佑或雋功而重全承芳具官大理沾慨微涓侍文獻之

以徵後托翰林于茲紀言將刻堅石用彰靈原并錄言以函徹謹奠醴于駿奔嗚呼同氣相求憯感懷夫今古有德不朽昭英靈於山川伏惟尚饗

東溪先生集卷之十三終

墓志

吾廷鳳墓志銘

君諱翀字廷鳳浙衢開化人吾文山先生冢子文山名哻
天順己卯易貼應天府江浦教諭蘭谿章德懋江浦莊孔
昜文行服一世與廣東陳白齋江西羅一峯爲天下四友
文山實德懋孔昜之友君少氣高即有志於古四君子曰
吾氏有子[illegible]君高祖諱佾遠曾祖諱知縉有俱不仕祖諱体
永樂癸卯歲人訓導長垣縣嘗曰此孫足成大器惟與其
壽耳文山兩會試擧大學委太夫人養於君及高年失明
不可仕隨文山留內夫人家侍家素貧食口甚衆君理之
裕如太夫人起處而于于飲食而愉愉寒暑之衣裯腧澤

而澣汚無不適其宜太夫人每擧手家廟曰我孫實我兒
毋方氏大行人瑛之女二弟翕翯二弟配二妹歸凡所湏
皆極力營辨而父母莫之知屹屹學問尤刻意書法詩詞
二弟篋藏[illegible]用爲後之遺君問走省江浦孔昜與詩云衢
州人物還開化蘇氏文章又小坡孔昜序贈訓導公有云
長身白面過予與之坐論道辨古今上下數千百年歷歷
若指諸掌亦謂君也妻徐生二子長誰次誼誼性質卓殊
五歲輒死文山標曰奇童之墓誰知學脩文一女嫁生員
吳河成化己亥二月二十二日君卒年三十而已後十有
六年二弟聯登科仕謀於秋部蘭谿姜仁夫曰凡墓宜有
刻若有待者相米請銘於予予聞四君子之言按仁夫之
狀執二弟文詞䖏既可想見廷鳳焉乃叙而銘之曰

并于然孫文山之[illegible]兆荒仕莫隨侍忻忻毋心其孫
實予䁿哉夫君未造于此不成若天由人苦已莫了之仁
存國不死仁壽而慈傳世多補漢功臣遊賜姓曽氏吾出
鮮于鮮于封始朝鮮鮮于因時蹶起曰㬅曰彦三國名仕
有宋牧衢姑蘇來足濟白世鍾科仕趾美嗟哉吾君有子
有弟死而不朽譽流沒世倉山之墳石示來裔

竹逸[illegible]先生墓志銘

唐何蕃在[illegible]學以孝聞歸養之志或制於親或牽閑於士
友志而未[illegible]遂者也韓退之謂其起居舍人凡江淮四友
若盧東美者天下士大夫名爲四夔文蓋謂其道可爲志早
夔也後雖未得行名而可流若矣承芳自幼知蒲公竹逸
廬公實得之先人與鄉邦諸君子傳誦者也公名清字本

澄宋竹學士號梅軒者公八世祖梅巷生宗富嘉定間以
明經授正議大夫元至
國朝代俱隱曾祖諱榮二祖諱福三父諱仲才鄉邦稱德
以皆辟仕黃氏有賢行公性敏觀儕年方十三縣官進
補庠生即興勵向學崇氣節傳觀諸書吾祖常師之公永
樂庚子領鄉貢吾祖以會試同為居京師吾祖治書經半
載詩易春秋禮記悉成誦實公督之也公入太學尋以母
老陳歸養諸士子言於助教博士狀上司業祭酒留之時
祭酒　公曰世之士不可不為古人太學天下國家風俗
之原也世之士不為古人吾常以古人望世之士世之士
有為古人者宜遂其志也公一時有風動於人者矣家居
得母心樂甚浮常語鄉閭親戚曰吾于此全矣哉治家[illegible]

族黨訓子孫一一皆有道理士類多從之考德問業焉毋
終哀毀骨立執喪莅祭考行古禮至今鄉邑從正者公啓
則之有司再起上南監執政者多知公屢以重務檄之北
京及蘇松常鎮諸地公皆了濟其事或以金帛饋者分毫
無所受執政者曰唐人称江淮有士可為相變者其斯人
之謂歟公生於洪武壬戌六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初
娶縣市周氏先公而殂子一人名佐孫男三人綺經綸繼
娶張氏三鄉上里人少公十歲壽八十有四公在助君子
有賢声公沒訓子女分毫不失公旧規度士類目為歐陽
母云子一人佑縣佑訓導廣西樂容縣一女適同邑黃頤
成化戊戌進士孫男七人縉紳綱紀維紳成化丁未進士
拜戶部主事曾孫女締姻子長子孫女俱為士人妻公葬
地名茅鎌山去縣治十五里公卧疾諸親友問之列坐話
情洒洒如無疾者然告子孫歸於是地指道所由示方向
唉問時而絶也後三十年張氏合祔焉訓導既襄大事尋
亦卒謂予曰尒祖宜有傳嘉魚李氏之子以文世其家知
尒祖詳而信者莫如李氏也志銘可歸之主事持状以請
承芳謹銘之銘曰
宜有位匪其躬淑有配同其封後有趾美其典刑之所鍾

雷處士墓志銘

公諱宗成字克和雷姓吾嘉魚豊義里人曾大父道秀大
父應隆父徵公幼即豎立氣志恊弟宗伯攻家業二人一
心玄髮皤顛始終無間言遂致敷裕家口及百子弟俾士
農各占其服如影隨形唱從則徵如響應吉言氣斯行鄉
里論家法以雷為首稱也公脩状其軀長髯頎氣岩而若
儒植松數百株陰蔽屋房足稱隱者之模令人洒洒然生
慢心予以公別號曰松坡其孫震之處陽從予弟世卿游
學東廣陳白沙先生門白沙大書松坡遺之宗伯以南沱
釣逸亦予立也世卿論合鄉之二三十君子倣呂藍田作
鄉約堂推公為之正賓崇德尚齒以表俗也公生於永樂
庚子四月五日享壽七十有四卒年乃弘治癸丑冬仲月
以第三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九日兆南坨塋於居南之大
峯灘南坨先公而殂五年世卿銘之矣其墳隆然若標其
形君狀其情鄉人共欽之娶陳氏有賢行生子三人渼洋
溥庚子二人溟渤孫男十人震龍震坤震耳震霄震起震
初震城震豫其二即震求震陽也孫女一人適市人石田
溥間雅頗知書合從子淮承家政益充拓庭闈雍輯如公
之生凡不隨其成淮脈絡素三年不更非制維其情君子
於是又知公之德克鍾其典刑也銘曰
雷氏之墓戒李作銘弟銘其弟允銘其凡其生既翕其蔵
則并銘以傳信來世斯徵

河南唐府新野王府教授游公墓志銘

公諱志字士高游姓別號松菴武昌蒲圻人先世有名子
能者官至兵部尚書曾大父仲芳大父附禮父沭襲儒業
俱不仕公惇行孝弟積文譽飛學吉馬取甲科陟通貴者
數矣公委枉於有司成化辛卯公年四十二年矣以貢應
訓導稍遷次年丁毋喪服除陞唐府新野王教授時
主上隆恩宗室家宰重遴王傳傅末[illegible]乃成化丙申

也公潔躬正物脩文卷恬多所匡建王敬重之子恒以善
書王甚愛居十三年泝然絶瑕謫至己酉致其仕王止之
不得有謂公置田廬留莫籍南陽者公曰吾世令吾戴美
以遺安爲後計而棄先人故廬塋丘大不忍也先是子恢
以學受知當道選補南陽學增廣生員之廩膳四入科場
脩次將貢出或又勸公勿子兩舉可一得公曰貴爲學先
賤則辱先吾重念先不爲家於官使子弟私壟斷則賤矣
史夫學道以忠君先背父祖損慈孝何云忠取君子所賤
何言榮衆皆歎息悅服旣歸邑居從先舊宅甚山林邑大
夫屬戚私通貴問見如入公府不問家業淡泊晏如也弘
治己未年年七十一四月二十四日終以辛酉二月十七
葬於縣東豐財山之原公命不用卜人從先兆也册吳氏
縣之尊塘大家希蕃淋明稱於鄉邦安南門黃氏教諭烜
之孫訓導珹之女大理寺丞玹之妹如其姊子四人長即
恒次曰恂敀次曰愉皆能學而文女四人長適市人徐
元次適國子生周流次適生員馬閭次適生員石鏊五孫
長伸治舉業其餘幼也孫女七承芳嘗童子得見于今四
十年以師事公而後以姻禮恢承芳妹壻也爲公誌銘曰
於猗與豐山葬游公胝直豐山爽游公駕誰車馬式于豐
下考德流風予志于豐

處士蕭君墓志

君諱興字應舉蕭姓本衛籃人
皇明初祖萬一以般實充遣戶因隸籍偏橋父文彥母李
氏也君識淵永恒自思曰
國家開太平自北而南遐以大同久必仁哉遠武從文力
於田爲孝聰族交善樂施勸飭指揮用造後生子洪以文
學進官廣東高要學常迎君就養有年繼遷雲南阿迷州
學正豫行具冊輿慫請君偕君不可辭謀其昆弟老人君
所愛信者歎勸之君曰吾昔之行吾子立教遠所本也今
吾之止吾子遠遊欲其無忘所思也仕路山林道通止歸
止不可滯其固行不可決其流吾志有以乎君介直不競
平居簾屛書几泊如淡如別自號曰靜軒春秋七十終于
弘治庚申三月十三日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塋于城東
靈泉原娶李氏生二子長即洪次淳先卒於君孫男三人
時秀時芳時茂孫女三人時秀好古學文能謹ヒ致孝遠
奉父州傳命于予誌予故最授其辭書于石曰
文大其家恭其原君其元我銘玄石斯長有

東嵓周先生集卷之十四終

墓表 一首

贈大理評事張府君偕配太孺人墓表

君諱禋字師誠本建寧人曾大父諱晉卿泉州市舶提舉大父諱子奇隨仕遊樂三山山川文物遂著籍閩縣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建寧子奇生宗器宗孟俱不仕宗孟公娶翁氏生六子君第三子也君性沉厚溫順未嘗有子弟過伯兄祐榮鄉薦訓導浙江瑞安兄弟治書經自為師友從任居二年凡經書究大旨求諸古器識綽如也仲兄禠應門役父母雖多子晨昏之助惟君是賴兄弟雖成列內外之幹惟君為先君因是不圖仕進父母樂之宗戚鄉閭高之父母為擇配內外親咸曰孫為大族有家教秋官主事毅從女有幽閑德服家教為擇子配宜莫如孫孺者曰誠如衆言入門得婦道甚宗孟公好客凡飲食類有禮度舅姑相歡衆客交譽曰張氏有賢子子有賢婦家政其足式哉君諳醫術適調操親体宜善琴惟為親甘旨樂非此常匪之親終考行古禮不作佛事自是鄉閭率用禮仕者曰匹夫而化鄉人若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也享年三十有二景泰辛未四月十日卒是冬窆里之荼園山子一人偉亡越月時孺人方二十四執喪三年無湯沐無塗酪非祭不櫛髮輟春秋之事器物必腆飭哀哭不自勝倡若舅姑夫君音容之有成者居貧自力以資衣食教子模夫君身規飲食言動悉有法少違必加鞭笞有疾撫夫君書物謂子曰汝父全孝弟不仕身不壽惟其澤存澤可流於後天不殆仁人未嘗其身必厚其澤吾有所恃將徵其驗於後也汝其勉之言既衣櫛含飯而息維天順己卯八月四日也次年冬合窆焉子名澤登進士第官大理評事成化某年某月得勑贈也二女俱妻士人[illegible]孫[illegible]人皆知學評事著才行陞寺正請其察嘉魚李永芳表其墓系曰

仁無遺親仕有其不仕正以順命三十二而止德孚室家女有特七先人之怡先祀之祉嗚呼天乎始不畀其躬終則定而恃理必有後又信其爾刻文碑石詒來世是視

故大理寺右寺副李君墓表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有不安焉則亦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皆非吾獨得不非雖然于心有不安焉則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哉安於理而已矣理有情於習之所同而發於一人之獨見天下後世翕然從之古有是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邪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苟然者若吾茂卿可不謂難乎而不幸死矣君諱承芳字茂卿李姓世為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評事三年進右寺副君負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以致謹學求道為務敢為危言激發每言當今壞天下之士者莫如科舉學校古者儒先註疏欲一切廢去直探孔子孟軻之旨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群咻衆訕且以為狂為惑而君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弟世卿講道黄公山下甑食屢空兄弟相顧曰得也若昭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信其心卓然特立不顧流俗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信于後不求信于今者耶君歸八年弘治十五年五月以疾卒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葬蕭圻烏石湖之旁君之弟也伯父指卿之富貴示之曰兒志及此乎曰富貴不淫貧賤樂兒之志也其不凡如此世卿少亦同舉于卿後徙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遊不復舉進士兄弟之間自相師友云至是命其徒薦生自楚之燕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既又遣其二子敬整來速嗚呼若之自立高矣奇矣予不能究其所至又安以予文為雖然後千百年有李茂卿者出焉將必化然之故表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充
經筵日講官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郡
王鏊撰

明故大理寺副東嵩先生李君墓誌銘

昔予承乏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為之友君清介絕俗不屑事事與人談未嘗一日不言退既而予歸其家君亦隨以病謝官去時其弟卿貢進士世卿方棄舉學于黄公之山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之殁也既葬銘未具世卿以書請于吏部王公將為之銘公以屬予予固知君不得辭敘曰君諱承芳字茂卿五世祖名遠元譯史曾祖[illegible]出四川鹽課大使祖善珙縣教諭二代皆以世父田貴贈都察院司都御史父阜贈大理評事君自幼穎敏強于學出言論即侃侃驚人其後通經史泛及百家為文章典贍有法遂知名荊楚間年二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第既授官素貧無鮮衣良馬儕輩如未官時性高慵不喜羈束也日入寺省唯諾趨走退擬案執筆署銜尾出則遂人事無少休固非其意所樂嘗謂予曰予得俸錢足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君三年陞副于右寺志乃克就君平生讀經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詁繁雜割裂牽合不槩於道道由是益翳遯奮然著論斥其非往往見於述作問聞者群訶衆詆至大罵不為動惟一二好古者亦其言以為然然君以是取譏亦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之八年以

弘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三前配孺人古氏生男二人長曰肇次曰祭女三人壻曾思進后娶袁氏後配嶽氏一男曰瑗世卿以卒之季臘月葬君於浦圻烏石湖之旁踰年始克治銘事將啟其前而納焉葬速不時備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為本大抵謂科舉非所以待道德士必兼用古徵辟法而後可其言高遠非拘拘者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自君之歸相與飯蔬藿弦誦以娛雖屢空而不悔至是實以其三子來其名曰李叔李鰲蓋浮江三千里而遠其一家之樹誼若此可尚也已銘曰

嗟斯人兮賢兮既俏以清生鈞乎黃公之山兮死留其名惟德之既懋兮厥文熒熒有丘而藏兮以寧先生

承直郎禮部主事吳郡楊循吉撰文

東巖先生行狀

吾兄資禀高朱七月以䓤盤灰上作北地兩字見者怪之

蕿閣中以栻䟦之人問之曰北其地也使其在盤盂則讙之矣方九歲伯父酒家公嘗坐之膝上謂之曰鄉人孔御史少時每受誦不紫腰余拜彤堂今驗矣兒能如是乎對曰富貴不淺貧賤難𢀖兒到此是家椎見愛此耳當是時年十四聞者異之稍長游邑庠先生長者見所行與言愛且敬之有麻刺僧維貢從嘉魚數十人晝夜坐宿縣廳勒索銀米縣官不敢誰何召諸生諭之麻刺僧持刀梃亂擊諸生皆逸凡被執欲使曉其主僧凡曰以示史而俗難更之官拒進貢而使公家有俶詭之形縻僿外物受官錢道

法因如是乎麻刺僧懼即去之提學副使莆陽嚴公淦者性嚴刻議論好異試科舉文字披其卷曰捴文定公解學士不足多也欲使教諸司予弟凡曰不可吾不能以科舉文字為人師聞者不樂惡先儒註脚以為破裂聖經聞者皆嫉之矣其言曰夫詩書者吾道之迹而已矣必得知道者以為之師則於是而授人以詩書則詩書於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耳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也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為君子今之學者為小人也豈學校之罪哉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人心者莫甚於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於科舉率天下之士類為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於學官必將天下學宮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為之於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專而為之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子之所習者六德六行六藝以立其本經書以擴其用而經書則唯原文而已至於力田畝及錢穀兵甲律令之屬而皆一一究極之而可施之實用焉守令各詣其所會之地畢躬盡禮而訪問之其道成德就者則舉之夫舉而用不用則在執天下之政者之責也然士之道成德就者用則行之不用則藏之亦不可以在外者為欣戚也有司惟知舉賢才士惟知守道實惟兩得之他非所計由郡邑而達之國由國而達之天下斯可矣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年登進士拜官大理評事三年陞寺副慨然曰惟不能救人之死生才不能識時之變正身不能憑特之術仰賴其

官矣其言曰尚世之達官理得而勢順勢順而事從官則易矣中世之達官迹循而理窒理窒而求逆無怪其官之難矣勢同而理達理達而官易惟今時則然也評事之職古之士師也今之所伍諫官也刑可誣也事可言也評事之職也今之刑罰也不中時事之得久亦多矣三年之淹亦何所為評事之難為若昌黎之所謂丞之難為也夫心與事一則專二則雜專則成雜則敗理固然矣舉官者人也集事者官也官不負人人嘗負其官人負其官則廢其事吾見亦多矣即以疾辭歸予嘗築釣臺于村莊黃公山至是兄奉母太孺人居之徜徉臺上或兄倡而弟和之或弟倡而兄和之歌以侑親歡家固貧窮甚每歲貸食於人雖萊羹麥飯每絶之了無悔意或勸之復仕曰予素無作官才非敢要譽以薄世也湖西義學十四世祖宗儒所建歲久圮與族人修葺之將以教來學者又有六世祖墓見侵於鄰封蒲圻人予嘗告白沙陳先生先生曰必訟之官兄曰貧者自古無托心之所富者忽然有傾蓋之知姑待之予不能忍訟之憲司而華亭韓公謂人家五世祖墓不該修曲歸我李氏予甚愧兄能先事覺微也辛酉之冬十月吾母卒兄徒步經營喪事冒寒多飢苦竟以枯瘠不起為壬戌五月二十二日距其生年景泰庚午卒才五十有三兄性達見人有飢寒色多少益與已之帶索毀水無毫髮後日關計較也成化十四十五年湖廣既澇復旱餓死道路者相枕藉乃作為詩謠數十首當道聞之大發粟賑貸存活頗多二十三年及弘治元年大旱自貸邑人數百餘斛以嫁族人不能還既而其人適以輸歲辦物料京吾兄一一償之吾兄名承芳字茂介別號東嶠居士十七世祖名璠者自南唐時居嘉魚五世祖名名遠仕元為譯史曾祖名煥洪武間舉西蜀鹽課提使祖善教諭叔珙咸以叔父官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祖母熊氏祖母董氏俱贈太淑人父棨號臨濱不仕以兄官贈大理評事母鄧氏封太孺人娶同邑古氏封孺人先七年卒子二人肇蔡女三人曾思進周夔袁褒婿也繼蕪湖嚴氏一子璞以是年臘月葬兄於蒲圻烏石湖旁

弟承箕謹狀

東嶠集十五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明李承芳撰承芳字茂卿嘉魚人宏治庚戌進士官大理寺評事明史儒林傳與其弟承箕同附陳獻章傳末是集詩多俚俗如詠馮道云地獄剉燒舂磨具定將此賊謝天人白頭吟云恨殺相如非正氣未曾袪却白頭吟皆墮入下劣詩魔文亦拙澁曾璵序謂其識類許魯齋志類范叔子睦族類范文正而詩文則甚自類蕪譏其無所師法也

海涯文集十卷附録一卷

〔明〕顧磐撰

日本内閣文庫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涯集十卷》

提要

海涯集序

海涯集者通州顧君子安之所著也子安少以奇儁監英淮海方務舉進士剌經綴文辭〻斐〻評〻可〻之人咸屬而豔之謂爲鼎甲之選也而君潦倒場屋餘二十年僅〻得舉於鄉竟又不第死既死余始得其遺文於其子稻讀之精深宏博明暢而有體詩尤雋永澹而不枯新而不異隱然

作者之風其諸論著若所以
利害馬政諸書事審而核
詳而有斷蓋鑿乎經世之
言也而可以文章之士少
之乎而況科場程試之文又
其小者而向之時方共以匹之

甲科望其蓋亦淺乎其知
君矣始君來吳中余首獲
從之遊既而再見於金陵
邂逅於京邸相與傾倒而
上其論議固常偉視其人
而實足不知其工為文也夫文

章道之小者以余於君相
知之久還往之數宜無所不
知也而於其小者尚不之悉
而況其中之所存有大於此
者乎是又莫責乎他人之
不知也夫不幸不得用又不

幸而人莫之知此余所為重
有慨於君而不能已也昔昌
黎子謂子厚斥不久窮不
極其文學辭章不能
自力以致必傳而既當無
謂聖俞之詩窮而後工蓋

皆嘆其不貴不遇於時而
卒皆以文章名世又自以為大
幸也予安少々附汨於進
取有不暇於文況老不用
思有所述作而遑乏及之
是終其身未嘗一日得肆

志於是也然則今之所存
特其緒餘耳雖亦成章
而寔非其之所欲以名世者
叙而傳之亦聊因白其志之
所存焉爾嗟乎其之志不
圖至於是也嘉靖丁酉冬

前翰林待詔將仕佐郎長
洲文徵明著

顧海涯文集序

孟子論士在尚志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畢矣夫仁義者在我之道也立乎其在我者其任人者我無與焉士之道如是而已矣知或用之則施其素立之具以濟斯世雖由是而登八座三旌不異矣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畢矣通州顧海涯與余同癸酉鄉舉少蜚英譽人皆期其大用竟老于行不霑一命而卒人皆惜之惜之者豈不以是為君少乎夫海涯要自為尚志士

耳豈係于用不用哉蓋其能立者道也其不用于世者命也律以古之士則無愧矣始余初識君時見其容辭肅而簡以為落落難合已而坦夷悃款藹然可親也久則益見其心洞然明白無毫髮可疑自定交後呼兄論懷者幾三十年故知君獨深夫負卓犖之才者恃見多僻有介特之守者處物恒乖若君之才守亦可謂卓且介矣然而孝友著于家信義孚于友覯之者無間遠近辭而贊之厥口同信而慕之厥心同覯其外斷斷乎異也探其中溫溫乎同也考其德棣棣乎醇也其所謂道立于己者非歟而不一試于用余蓋重為斯世惜焉昔揚子雲以魯兩生為大臣豈不以其所不為知其有為耶余于海涯亦云歿後其子士奇輯其詩文為若干卷遠寄至鄂請余言引諸篇端君平生將以所蘊自試于世不欲以詞章名家是以其作若是其少也輯而傳之者孝子不沒其親之意然而所以為海涯者不在是也雖然觀斯集亦可知其

大略矣

嘉靖丁酉秋八月上浣日高郵南湖居士張綖世文書于九江舟中

海涯文集總目

海涯文集叙

海涯文集十卷其嗣子士奇刻于家塾屬余叙之余弱冠侍長老側得誦海涯之文見其稱四方藝苑之雋必及通州顧氏私心竊識之恨不得接謦欬于其旁嘉靖己丑余游成均始得遇海涯于黌舍海涯寡言笑慎許可而獨于余有忘年之契深沉淵博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輒扶摘觝排之長身玉立氣岸偉然而睥睨一世信哉豪傑之士也間雖離合不常而肝膈相孚出于語言文字之外亦已久矣嗚呼孰謂絶特奇古之士僅薦於鄉而蹭蹬蹉跎文章無以華國學問止於潤身而竟至此邪按海涯爲童子時已聲稱籍籍稍壯以文賦起海濱十數年間龍襄虎變燁燁然出人士前景星卿雲倏見倏隱何造物之戲劇如此哉每攬昔人負才而轗軻天減之迹未嘗不撫卷嗟嗟繼以涕泣而今親遘見之其悲爲何如今讀其集典雅以正志精實以

明道敦厚以隆本宣朗以達氣豐腴以章物含畜以葆眞跌宕以寓奇和平以原始比興以咏情優柔以諷思淒激以蕩中慷慨以泄憤無徇俗無競巧無立異無囏辭無擬迹無駿言無騁誕無繪靡法而弗肆辨而弗誣莊而弗峻本之六經而萃之百氏彬彬乎一家之言矣如繆侯之贊其訂也確名賢之攷其取也公水利馬政之議其準今酌古也遂海涯之學術事業可以槩見而胡弗究其施豈希世之奇珍不獨造化之悋惜而亦其所難成與嗚呼海涯之取諸天者可謂富矣是故屈原辭賦之宗也而憔悴汨没天下之哀莫加焉莊周荀況文學高天下而二子流離困苦者獨至西京之傑如賈傅董相不得一日厠于公卿之列勃賀甫白萃有唐三百年之英靈而阨窮夭亡癉然少舒非天固抑之也取乎天者多其弗能兼得乎人亦物理使之也斯集之行托之不朽立德立言其榮侈矣所未遇者浮雲朝露又奚足悲歟念宗工絶響

文教不明而詞章音律愈趨愈下黜實以浮斲朴以新滅裂于體要𣪠括于形似而文也弊矣是集也其矯世特出而反之者乎不有信于今必有傳於後則夫因地位隱顯而浪疵美者非夫也序成可以慰海涯于九原矣嘉靖丙申牛女渡河之夕致庵高遠序

海涯文集目録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海涯文集卷之一

五言古詩

古意

十年懷一策啓口成浩嘆燕石徒自珍齊竽未
前慣賈董非眞逢漢殿猶聱牙緬懷魚水情悠
悠夜還旦
十年懷一剌磨滅未能投王侯盛貴勢布素庭
前疣園葵不療飢魯女空懷憂誰持千金價不
向驪黃求

送松泉夏守擢貴州提學

堂堂巴蜀豪蹉跎此州牧此州亦何幸兩朞荷
膏沐匪獨民事長文章富珠玉棘林豈辭鸞虎
縱不受鹿一與風雲期健逸恣飛逐憲節西南
征春輝晃豸服教化宣遐方　皇風助清穆況
當遷轉餘兼遂歸寧欲忠孝平生心有感應愈
篤梁棟時須材勳名自今續惟餘甘棠樹蔽芾
海山麓長使往來人指點談芳躅

養拙爲祁門謝進士父作

世趨日以下淳風久云蝕區區抱甕心千載復
誰識卓哉謝夫子高懷企遐昔衆捷窮天機孤
貞自金石身没名不衰佳兒天府客慶祉鍾自
然造物忌僞刻乃知拙更巧諒同謙受益三復
維鳩詩矢失浮雲迹

諍齋爲達宗周作

君子懷直道治朝多諍臣所以汲長孺面折從
諛人達君信君子矯矯梯秋旻有名思不愧扁
齋同書紳誨本宣尼訓堂堂照人倫尚論伊與
周訓誥亦諄諄齋居歲復歲此學良已眞高岡
梧桐在噦噦佇應聞

陟岵哀思

兒生親所憐兒長親不待親存報已難親殁情
何艾丈夫四方志夙夜期匪懈豈不貽令名霜
露重悽慨風人歌陟岵眞機鼓天籟維茲同心
者曠世若神解行役歸有時哀思耿無賴憑高
試盱目跬步成跼礙蕭蕭白楊路音容杳難再
哀思復哀思廻腸幾天外

久陰廢穫

九月霜降候天氣何蒸熱海風濕不乾陰雲賦如結田禾帶雨收雨甚故須歉贏舊能幾家待新炊欲絶炊絶可柰何捋穗旋焙撥朝糜腸未克夕爨薪已竭樵路入渺茫市聲喧桂蘖生事良苦艱民心何以闕我願生羽翰上爲天公說乞取風伯神播盪寰宇徹了無垠陽光舒皎潔可穫復可舂新米得兼接犁頭土漸鬆種麥及時節萬戶息呻吟雙眉展歡悅

述懷以客子字爲韻

少從場屋遊屢作金陵客三十六年來復印鴻泥迹日短意空長時運固難測弱羽自卑飛誰云天地窄

昔賢有佳訓志伊學顏子伊志以湯酬顏學尼亞爾出處固不同榮名乃相擬諒由樂道心千載共甘旨

思萱爲願氏兄弟作

春雨榮卉木秋霜悴林丘思萱不可見榮悴皆成愁春觴存口澤秋衣資遠遊春秋有代謝此意良悠悠音容渺何許寤寐堂之幽思成轉推絶皇皇誰與求起視堂前日靈椿陰正稠願椿一千歲永歡敵前憂

七言古詩

題陶廣文畫葡萄

廣文能詩復能畫墨池雲動潛虯化虯鬚連拳絡玄珠雅是秋來風露架畫時想見足詩情蛇足巧添無乃假惟應詩苦大渴生披圖一證梅林話

李廣射虎圖

此圖藏於永城曾成之精妙絶甚爲名筆非贗無疑披覽之餘又感夫見圖者之不遇于當時而千百年後乃有取其事以爲玩者遂援毫賦之

陰風凝沙塞雲黑野草卧霜寒月黃將軍夜歸望屯壁馬踏戰骨胡鬼藏道傍之虎踞且昂引弓注矢如發羊馬行迫促虎不動乃知石立如

虎儷嗚呼將軍兮國無雙精悍滿鏃石可貫匈
奴庸醜誰云當幸而不敗成亦敗數奇豈必羞
皇皇古來才位夏非稱天固有意難盡量一侯
輕重世俗論萬年圖史眞光芒

樵隱贈江都周道士

至人事高尚脫迹塵區中靑牛函谷駕不返客
星誤爾輝漢宮維楊道士稱玄宗長身電矚氣
吐虹手種瓊花玉叢立春來滿院凝香風尚恐
身名累觸處嬰樊籠振步入山去遠覓飛仙蹤

飛仙渺茫白雲外林木會蔽脩且重道心耿耿
鳥填海不愧力作爲樵翁丁丁斧聲落萬壑虎
豹辟易烟霧空穿雲躡石探深阻漸理一徑蓬
萊通更向扶桑剪蒙翳問訊吳剛脩月功日月
愈精明靈氣多鬱葱飡吸見五色體貌滋豐顒
乾坤老雲山窮擲柯釋負依木公城廓人民自
今昔遨遊寥廓偕冥鴻

謝百戶昭武州

謝侯壯心雄萬夫學成兵法追孫吳荷戈慷慨
出門去南征幾度當前驅匹馬橫衝瘴煙裏逆
儔次第歸剪屠一時行隊同功少百年雨露蠻
方濡捷書上慰 聖天子官封傳世荆南隅荆
南要地日多事辛勤籌決無糊塗六十年來頭
半白壯心至此云亦擴萬里雲霄起雛鳳故園
風月聊自娛行藏歷歷殊不惡梅翁直筆非私
諛却笑庸流草木腐仍羞老死功利徒

海涯文集卷之一

海涯文集目録

海涯文集卷之二

五言律詩

許忠節祠

煌煌 高帝業罔鼎注重泉治極宜微創人凶乃似顛甍甍蜉撼樹翁翁虎垂涎鬼蜮方聯寇忠貞不共天刀椹渾得所珠玉固難全髮指責雲立心開白日懸勲華歸國脉輿望愜生前祠贈隆褒典編摩修史傳睢陽門戶裏千載見淵源

送陳子豐

兩畿經歲客千里獨歸旌水濶天連棹山殊地報程舊書隨短槖壯志在長纓惜別交遊重臨風一愴情

送蔣悟菴太守乃岳吳翁還閩

乘龍欣早識佩虎喜相過忽傍秋光去其如玉潤何天晴江棹穩木瘦越山多霜信温陵晚黃花及未涉

挽王如皐

日催丹旐英魂渺渺歸母妻朝夕泪書劒死王隨代守堪脩誄遐思定有碑德人慨下壽此理更誰推

次韻呂太守初到通州

八柄更新日群方拭目時人心元太極物理憶虛歆東海今宜犢長城喜建旗憑誰論歲序我獨賞春熙

東海民今瘁南薰調合更治猷新展布文價舊鏗轟漢業循良傳齊招徵角聲澄江江上水應照使君清

征役連年急民生計已微感時懷賈誼握郡仰翁歸日月恢 皇覽風雲動釣磯闕召用故老 華胥應入夢極否是先機

書陳千兵扇

吾州形勝地守禦得英流官職千夫長家聲百尺樓飲豪閑裡興機靜帳中籌好攜風雲度鴻名在鼎頭

金山寺

天厭東流急江心着此峯四周仌境隔八極地
維通曙色先明㙮潮聲每犯鍾登臨追往事觧
帶憶坡公

端午飲任信之宅出玉煥文詩用韻

良辰便雅集日午草堂深紈扇荷香度蒲盃玉
影沉主人如北海坐客總南金技痒詩隨筆渾
忘巨敵侵

下張家灣

潞第未妨歸騎驢出 帝畿同行多故侶南路

有程期短棗裝空敝清宵劒自輝西村舊耕處
春草稽應肥

阻風

自寬良不易客久感還新風急淹行李花飛入
暮春野舟如蕊渡郎枕自通神浩歌行已矣道
在且須貧

高郵早發

高郵城北路渺渺入湖天烟影初涵曙波光欲
上船夢回欺客枕事往笑行年塵劒蓬窓底闇

鷄一惆然

揚州途中雜詩十首用杜韻

宿十里鋪

竹竇通明處閑心擬著書焉知爲俗累不得坐
寒廬野宿初聞鴈盤飧豈問魚因行觀水患更
欲想巢居

晚泊如皐

匆匆塵事逼冉冉歲華移況忍文章力難謀造
化兒寒無延夕照潦水入秋陂燈火東皐路迎

人見葦籬

過海安

海日光生處蓬窓睡起時顧瞻楓葉景料理菊
花詩野熟空蝗火虫聲到蟹絲秋潭清徹底應
得共襟期

遣意

鬓影風前短天光野外長有名憐措大無力掃
欃槍路僻迷榛莽年登阻稻粱罌盆終不隅畈
日正皇皇

宿姜堰

小泊依姜堰秋風又一年野禽喧落日沙草帶寒泉涉世將從上逢人莫問田乾坤千古意笑領得悠然

早發 客夜韵

舟舸爭先發乘風不待明天星涵夜色人語雜灘聲夢破還千古時平足此生別家三月矣應係倚門情

泰州 江上韵

海陵彊宇濶風露滿天秋奔走餘空骨清狂憶故裏漁歌聯小艇隣笛倚高樓笑取燈花媚繁疑想見休

雜興 村夜韵

滿天秋色裏蕭索一舟行水白層層起楓丹葉葉明坐須新茗熟剛是好詩生廊廟非吾事江湖且任情

又一首 客亭韵

野色歸鴉日林聲落葉風人家禾黍外漁艇蓼花中寂寞天長老友離我欲翁向來茅屋底回首謝桑蓬

灣頭 薄遊韵

望裏灣頭寺依然樹遶墻天閒人自苦日短意空長詩筆新拈雨茶烟細爮香謝思容膝處安穩對螢光

送蔡南隅之任南陵

南陵新邑佐西浙舊名家倚棹頻看柳開帷正及瓜詩清千里月况遠五松霞最喜鄉程便高

閭氣使華

發張家灣

扁舟南去路風雨落花時多病惟携藥供閒且賦詩乾坤千載夢湖海此生期衰鬓臨垂柳榮枯兩是絲

中夏即事

晝巢便野僻疏葛趁家常天濶青雲逈身閑白日長竹風欺短嘯梅雨送微京夢裡陶元亮時來共北窓

和大巡張蘆岡迎多士登山韻

江山榮使節風物換新華史傳儒兼吏天機錦自花品題空水鑑引領到雲霞多士眞遭際揚眉傍主家

自是埋輪裔風稜動節旄故侯情獨重多士價應高人品皆荊王詞源總峽濤懸知歡賞處清鶴舞雲皐

送蔣清之歸淮安

東遊纔兩月歸興又飄然節候初迎至人心欲赴年舟行分海氣帆落見淮天不飲君能事醒醒柰別筵

海涯文集卷之二

海涯文集目録

七言絶句

海涯文集卷之三

七言絶句

姜堰道中

平川一望海陵南踈柳行間晚照參就艇買魚聊送酒獨將懷抱卧微酣

次韻夢菊先生

飲散相將踏市橋佇看煙暝月中消誰當更訂明朝約我亦憐春不費招

書夢古卷

夢裏儀形信有真聖賢千載自同神此心但觧超凡俗長夜醒醒亦古人

書扇送門人王子明歸紹興

三尺龍泉百錬真長鯨何處避風神越山此去將千里時遣清飈拂暗塵

壽朱允恭

小春晴暖菊垂黄瑞氣歘聲鬱畫堂記取壽鄉堪羨處孫曾輩輩玉生香

春野爲醫士趙進之作

野色迷春面面奇一番風雨送離披浩然心事
春無底木落霜飛也不知
綠樹青山總望中不煩騎馬躡遊踪主人留欠
如平野貯得春光萬斛濃

贈相士徐生

湖海年年閱識深誰當增價抵千金蛾楣未必
關陰德入眼先知濟世心

出金川門口占弘治辛酉八月也

十年辛苦結銅絲抛向滄溟更幾時百尺珊瑚

掛漁網空令冷眼笑人痴

釣魚圖

浮笨不與釣絲長山水中間樂未央醉臥月船
東海上披圖還憶舊時狂

松泉夏僉憲送榴樹識別次韻

山花如繡亂明霞滿眼新詩思有涯未用尊前
辭綠醑還看月底岸烏沙
輕陰護景四漫漫倚席豪吟夜向闌行色春光
兩相逐海榴花發共誰看

贈管馬李節判

牧事民情本一機君侯司牧與民宜恒於貴賤
能區別解使民肥馬亦肥

陳貳守惠政冊

袞袞才名屬蠒絲原頭獵火漲狂吹愧齋孫子
家風別繁俎行間見古彝

照例文卷書京畿道壁

漫將老眼押文移環堵中間更着籬禮樂魏徵
無可對九章吾憶兎園師

昏花習倦詩書眼回護難窮簿領心鎮日栢廊
官飯罷空懷雨露在蹄涔

送董道士歸石港

昨來新雨溢邗江垂柳陰中舞去艭歸向海天
應縱鶴白雲篇對白雲窓

渡江

大江風浪晚清爽好月隨人不厭遲竹路沙村
落帆處酒家燈火尚懸旗

題野雲巷

湖海風情本不羈野雲爲號更相宜閑來一榻
梨花月夢在青天與鶴飛

十四夜坐月

天遣穠華併屬春只應秋月付閑人尊前似覺
清光滿明日團圓更十分

九日喜晴

纔說登高興已濃小囊箋筆付奚童青山好事
先收雨烏帽多情穩耐風

題高竹所編脩香扇

曾是清都直案郎謫來猶得握餘香登樓玩月
還須歛只恐嫦娥解妬粧

次蘆岡侍御芹溪中丞登山雜咏

日邊威鳳輝爭覩天外冥鴻翮正高誰爲海山
傳盛事一朝曾駐兩詩豪

樹色嵐光翠滴衣江門初日正熹微憑欄極目
潮生處天際征帆鳥共飛

中丞遺愛滿湘濱侍御清裁擅北門莫道傳呼
殺風景野人方喜識官尊

鶴巢幽樹衝雲出僧老閑房共竹安滿眼新詩
堪采擷詎因紅紫惜春殘

蒲軒爲廣東何翁作

紅紫紛紛總未裁一泓蒲水傍軒開長青不借
南天熱根是番禺澗底來

望徐州

記得來時雪後山燒痕新綠有無間小車此日
南歸路翠帶條條草色殘

陳南村夢亭乘雲望之者皆呼狀元以詩

示意次韻答之

軍中有一昔稱韓燕頷應知快遠搏三十年來
窮骨相卿雲寧爲照長安

久慚蓬鬓颯霜秋敢向名場更出頭夢裡天機
勞送吉眼前人事恐難侔

送別劉貳守考績

江花飛盡暮春天棹領輕風向日邊敢是一般
牽別恨依依楊柳淡含煙

題葵岡太守香扇

一從杏苑醉春光管領　天恩下海鄉滿袖清
風驅酷暑萬家涼蔭藹餘香

臥病不寐

窓前啼鳥已成音定有花枝照眼新多病因循
何日起餘春知否得相尋

海涯文集卷之三

海涯文集目錄

七言律詩

元夜飲芹溪宅觀料絲燈
江味泉千兵示秉燕之作次韻奉答
和小泉先生改北都工侍留別南都諸公
之韻
露觔廟
中夏村居即事
蔣悟庵正郎示九日之作次韻寄復
陪高竹所編脩遊狼山紀事
新秋淩子平仲甥東淮內姪王詁同瑶瑨
會課賦此致期云

客病
又次南湖世文韻
小起
詩餘
錦纏道 陞遷
晝堂春和少游韻 春思
臨江仙 壽李君七十
錦纏道 陞遷

千秋歲 壽六十
喜遷鶯 陞調
南柯子 送別
青玉案 陞職
千秋歲 壽
歸朝歡 奏績
臨江仙 致政
晝堂春 致政
錦纏道 陞遷

喜遷鶯 陞遷
錦纏道 考績
歸朝歡 入覲

海涯文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出金川門宿顧百戶家

低雲暮靄暗重城金鑰初收夜柝鳴客子正懷江上月主人能重酒邊情樹收凉雨堦除靜香送熏爐枕簟清他日相看論故事燈前拈筆記詩成

中秋寫懷次徐德承韻

萬象蕭疎玉宇寬東溟推出水晶盤清光到座如添客凉氣撩人欲薦寒自信良宵真邂逅未論明日是陰乾天公着意君知否醉眼摩挲重一看

誨齋達子持其弟礭齋遺文索題爲賦此

天上樓成鶴駕飛錦囊盛得舊題詩千金駿骨人爭賞百歲鴒原痛可知風雨齋寒春寂寞斗牛光在夜參差英魂莫短人間日幾有文章勝壽祺

代送掌教考績

一落清氊歲月深春風桃李藹繁陰鄭虔官冷人爭惜楊震名高世所欽望盡征帆天北固懸知入國價南金長河樹遶秋聲急還繫年來舊雨心

東皐道中喜晴是日家君生日也

到家百里路非難雨宿東皐夢未安天向暗中憐客思朝來忽爲破愁顔滿蓬風力鬪舟子當面情光出海山正是高堂歡會日鵲聲應報大郎還

舟行次邵汝礪韻

詩人拈景自成圖况復胸中貯五湖靜裏動華青鏡在尊前情致碧雲孤秋聲入樹偏驚耳潭水明花併照顱剩有微茫看不盡輕風小艇送將雛

次韻汝礪對雪

微霰初收雪意濃長雲漠漠護高空寒花歷亂侵窓月岩竹低摧攪夜風漁艇欲迷維桂楫鳳園宜試出筠籠閉門有客非眈卧忍凍孤吟已

熟中

十月三日夏松泉邵夢菊過小庄賞菊用韻

秋光待（松泉易賸字）與物爭奇紫艷新霜景更宜但使有香堪壓酒未妨無曲付彈絲孤標素愜幽人夢（謂夢菊）十月今傳憲使詩（時聞松泉有提學之命）領取明年籬落下還從開卷憶追隨

舟中漫興限韻

村巷人家靜曉扉林光燈影共熹微已拚酒興

憑歡盡無奈詩囊索滿歸海角此生六谷浪迹天池一夕幾雄飛少陵見事應差晚回首風塵於息機

次戴時霖韻送沈得臣歸紹興

千里歸旌指浙東霜風颯颯動征蓬才華到處應相避裘馬何人秪浪雄夜半鍾聲吳地月渡頭晴色越山江梅花香好還須寄瞥眼南鴻又北鴻

乙酉除夕次韻高升之推府

茗碗生風兩腋輕欲從詞客借長鯨池塘煙草宜新夢驛路風花愜去程劍倚寒空看斗轉燈燒何處競雷鳴鄉風喜仗高公子餞簇官船向晚迎

丙戌元日再次升之韻

老我隨塲復此遊遙瞻紅日五雲頭謾呼市醑酬佳節漸喜流澌避小舟潤物無聲春雨細著人如醉野煙浮御屏帖子需歆戒把筆誰嘗直鳳樓

春正二日舟中次高世佐韻

物華疑不到孤舟澆拂詩塵自酒甌雲雨從知先海國乾坤何處更瀛洲未須老態慚新曆賸有狂吟似壯遊此去上林春漸富莫教花鳥作深愁

壽文軒董先生司訓之父

節入新秋夜氣鮮少微南極耿光聯向來彌育天留巧（生七月十日）此去長生地有僊祿養未須論厚薄官鄉誰得似團圓碁壇鎮日雙眸烱未信

答

西江詩老舊傳衣文雅風流振式微秘字有書應盡解冷官無事略如歸家聲漫倚看籬菊吟榻今宜伴省薇流水高山千古調鍾期心賞未全稀

送友人歸赴就試

神姿千里鳳麟儔書劒堂堂此勝遊交誼百年燈火案離情一醉海山樓海山部樓名藍橋有約雲迎渡丹桂團香月正秋今夜垂楊何處泊煙村

前路尚吾州

漁梁爲徐德承作

煙雲萬疊遶漁梁梁上幽人被豹章釣石遠分東海潤龕燈常伴少微光從教物色論眞僞贏有滄浪管聖狂蓑枕夢回灘月白不知前代有羲皇

送稅課丘大使致仕歸湖州

蝸殼龍潭自淺深適相關處等千金從頭踏遍亡羊路瞥眼飜飛野鶴林祖道此行無愧色扁舟南去有知音卞雲苕水湖州溪名多清遠光景秋來似宦心

次韻松泉太守初到通州三首

江雲冉冉浥前旌物色民風總宦情僻國逢辰新耳目高人何地不功名踏殘春雨桑麻飽吟倚邊樓草樹平自古廟堂稱碩輔循良多已著先聲

山州乞得未須愁樹色巒光遠近浮詩有好懷那寂寂案無繁牘自悠悠兩都國脉關循吏千載文章重岳樓聞道賜環收舊彥雲霞高處是儤洲

未必青蠅玷玉甌堂堂符節已専州翁歸才略兼能武永叔文章盡刻浮山水稍便高眼供江湖眞感壯懷憂多君新政無慚怍會見烟村面面稠

竹坡秋

雅尚多諳歲後寒坡前分隙借琅玕月華滿地霏蒼雪風韻凌空嘯紫鸞擬共塵埃分寤寐直

將生計托平安從來賓榻能容我幾向煙林飽
大觀

題來月樓次韻

層樓直下帖清濠簾底微風轟素濤共愛窓虛
迎月早自緣棟起入雲高分光已富三冬業探
窟應期振古豪身在廣寒香霧裏聲名從此未
容逃

馬貢甫遊仲子持詩索和朝來枕上聽雨
偶成且請看菊之約也

闌爐當日憶同掛客舍重逢抵萬金白晝看雲
成小寢烏絲衝雨度高吟昂藏入眼神駒骨嘹
喨旋空老鶴音爲問重陽晴色裏菊籬還許得
披襟

臘日呈林小泉先生

滿城風雨入殘年獨坐閑窓更悄然燈火由來
諸白髮文章應自愧青錢一經衣鉢慚三昧萬
里煙霄見二天寒盡也知梅暖律頓催何處着
新妍（先生以鮑翁晩遊爲戲故云）

……作
……南春一自叅前況是留都咫尺天紫翠山川
王氣金銀宮闕渺祥煙東風軟拂千門柳靈
……齊田共喜乾坤當泰運不妨衰鬢又
……年

文周特伯同年元日韻

昔年隨計訪　楓宸轉眼流光迹已陳風雨疎
燈憐對榻江湖斷梗渺愁人知君才儁終前席
顧我疲駑尚後塵幸不荒夷傷遠道好將詩酒
答佳辰

紅梅

御庖新鼎待調羹緋換春衫渥寵靈題品合論
香併色化工應是火爲精不欺桃李先春發曽
共松篁軟血盟丹桂只開秋色裏詞家容易與
魁名

正月十六夜宿如臯

百里風煙便不同市橋燈火有無中（如臯距通餘百里燈州半落遠不及通）荒原宿莽連天燒淡月清霜午夜鍾

管勾離憂憑兩鬓支吾長路托孤蓬佳辰不與佳懷値愧憶飛揚少日蹤

送余兆文

彤庭未奏策三千國學蜚聲羨子賢鄉路遠瞻回鴈處歸時應及熟梅前星搖佩劒天連棹風送征帆月滿船把袂愀然寧惜別江湖廊廟總宜先

景陶齋

千古羲皇迹已淪風流靖節亦傳神行藏自我心無累彷彿還渠夢有眞寒雪孤松梁上月春風五柳意中人北窓燕息微醺裏應悟黃花是舊鄰

北來寺

落帆遥指寺門前記我曾來二十年綠樹陰森還舊色青春遊望得新憐藥欄正濕花時雨茶竈微升竹底烟好是日長僧院靜就渠分榻枕書眠

宿北來寺憶前守王公

公遊陽人旅櫬尚留淮之僧舍磐受知最深义欲謀爲返葬連年勞鈍弗克如心偶經舊遊感而賦此

當日邦侯載酒來僧堂雪後曉寒開高情直到無官地下士眞登大將臺長路自憐驚老骨他鄉誰識鶴聲哀感心正是追陪處夢覺驚看月滿堦

揚州懷古

萬年淮海禹功存星紀分州重九垠陵廣由來潛地秀岡高應是接山根（洪武 頷）月明唐市笙簫夜花滿隋園錦繡春爭似淸時風景好迎城烟火夾通津

過高郵湖

倦客殘春撫槩情湖光瀲灩眼還明扁舟似向天邊度遠樹疑從水面生點點飛鴉將夕照微微野岸起漁燈焚香掩卷成孤坐憶在江鄉舊草亭

送杜野航歸越

擾擾寧論介與通可人眞見野航翁貧知安命
心常逸醫不論錢術自工江棹衝寒歸正急吳
鍾到枕夢還聰家人慣共常時樂定有新芻待
接風

濟寧道中限韻

睡足蓬窓日向春偶於芳樹坐從容隔林鳥語
如迎客前路山光欲惱公翛落自知非逸翮澄
清誰與借長風聯舟賴有徐俊詩酒相歡意
未窮

詠雪次許載之韻

今逼踈幃曉更嚴旋看六出舞氷天行吟容問
梅花路僵卧人如野水船幾度禎華當晚歲十
分和氣管明年積來便合添茶鼎羔酒從知勝
負縣

秋日村居

水落平田稻粒香村居風致晚秋強菊花意動
初辭雨楓葉聲乾漸食霜岸情回瞻天浩渺清
眞對影月熒煌閑身久著漁樵籍蓑笠渾宜兩

髮蒼

送前侍御喬燕谷令嘉興次韻

袖來珠璧擬隋何淮海山川照耀多花繞春城
明露冕筵開夜月每高歌　新恩漸向街中改
舊政還看石上摩南土又煩靈雨駕郡名應得
副嘉禾

次鴈峰司諫憶別業韻

無端世態漫營營百歲千憂未稱情陽虎但知
仁不富伯夷眞得聖之清草茅不盡江湖意肉

食誰當社稷名通籍金閨人似玉多公猶憶舊
山盟

碧窓爲道士作

宿掩柴扉晝不開尚妨鶴迹損蒼苔天光靜向
盆池斂山色遥從返照回萬變風雲通隙轉四
時花木傍簷栽碧窓趣永人眞逸應托黃冠混
草萊

感興

風雨燈窓夜正深今來古往兩相尋六經日月

宣尼手九土江河大禹心道雜豈須論正閏才
難徒爾見商參紛紛二氏何爲者也向乾坤作
囂滛

除夕兒瑫呈詩用韻二首

風光漸漬入三陽守歲還欣是故鄉團坐不知
更漏促淺斟偏覺酒盃長從來病骨諳湖海賸
有狂心憶廟廊明日普天春造裏蝺坳形管合
書祥
餘寒勒雪釀新陽散作韶華遍海鄉多事競隨

佳節換殘更仍共老懷長醉呼茗碗風生座吟
憶梅花夜遶廊土俗由來矜預卜待從田叟問
豐祥

附不肖瑫原韻

送盡窮陰律轉陽人情節物漫隨鄉酒樽浮
煖先春透燭火圍詩引夜長定有江梅傳驛
使何妨爆竹繞迴廊太平景相憑誰記玉燭
新猷已報祥
地偏東面易爲陽應是青皇軫故鄉無賴[illegible]

華隨曉發盡情叟漏向人長謾將歲序論新
舊敢爲江湖忘廟廊聞道士占多協吉從
詩史筆禎祥

次韻芹溪元日觀春

共喜陽春應律生恰於元日得相迎畫船小爲
東風出錦服眞看白晝行唱雉深盃宜舊侶時錢
碧溪呼盧得雉先鶯囀曲闘新晴醉歸尚憶苔香接似
對梅花夢不成

元夜飲芹溪宅觀料絲燈

佳節華筵協晚晴試指塵眼對奇燈星臨藜杖
瑤臺近日鏤鯨波綺穀生歷録更看搖畫棟相
徉眞得坐花城重門深鎖無歸路醉裏還諳故
舊情

江味泉千兵示乘涼之作次韻奉荅

同晚微凉雨後嘉欲晴天氣半成霞閑情到酒
寧看劍短髮於巾更可紗白雪有歌來絶調筆
花微夢本名家懸知鶴髦臨清檄樂事詩懷總
未涯

和小泉先生改北都工侍留別南都諸公之韻

隔江飛調諧陽春知有雙鳧入　禁宸魚水諒逢千載會鹽梅同是兩閑人東南民力終難繼西北邊聲近已頻身繫安危裴國老甲辰生後到壬辰

露筋廟

不昏雲黯夜漫漫蚊陣驅雷萬鏃鑽觔未露時先骨瑩血無餘處尚心丹後教姓字前碑耒不磨孤貞後代看安得清風披四野掃除蚊孽慰心酸

中夏村居即事

五月天氣入炎暑園林遠近多鳴蜩紅蓮漸開漾水閣白酒初熟宜山瓢室無長物琴在壁客有可人漁與樵明日村田戒鷄黍短簑衝雨看分苗

辨悟菴正郎示九日之作次韻寄復

南國山川勝槩寬碩人隨處足清懽吏餘青眼懸長路應憶緇塵滿敝冠夢覺春花蝴蝶老歌殘秋興水雲寒何時尊酒還相對共指黃花一笑看

陪高竹所編脩遊狼山紀事 二首

海天東望接蓬萊勝處眞宜著史齋 書院扁史齋 風月滿庭塵界遠江山如畫好詩來泉分曲澗花香細岫出晴空豹霧開竹院逢僧渾偶爾紫薇銓掣正憐才

山路從舟界自奇 舊貫陸 勝遊誰似謫僊宜 謂竹所 漢流宛轉來瓜蔓 四月水名瓜蔓 野鳥間關和竹枝 人冊 帳底門生多穎脫 謂諸進士 尊前國老更心知 歌者竹 登臨莫謂尋花晚竹翠葵紅此一時 書院扁葵竹山房故云

新秋婺子平仲甥東淮內姪王詰同瑶瑫

出頭

客病 二首

疾病纏身不可禁通宵輾轉費呻吟半生落魄成何事千里睽違更係心贏與衰顔添白髮誰將靈藥抵黃金虛窓月色如憐我移得花皆幾尺陰

白髮他鄉苦病侵閉門終日卧春深還家夢醒餘雙淚學技功𠼢秪寸心聲到曉鐘人擾擾影𨦟窓竹月森森齊門竽瑟知誰是好整歸囊着破琴

又次南湖世文韻

一夢悠悠落世機可堪生事轉成微經旬卧病煎熬甚千里逢人故舊稀莫謂命宫當磨蝎應緣骨相有漁磯江鄉草綠宜眠犢底事春歸我未歸

小起

漫倚闌干憶物華 帝城佳麗豈須誇朱門日擁三千客綠樹陰連十萬家珂馬翩翩人似玉園林處處景如霞獨憐蘭谷難爲暖病葉蕭蕭未着花

詩餘

錦纏道 陛遷

當日公來人道福星臨照遍四封山輝水耀縱教長在須長好碧海高衢何事騰驤早 聰柳外仙軺春烟繚繞向南荒誕敷文教最堪誇憲府門墻擁紛紛榱桷梁棟仍廊廟

畫堂春和少游韻 春思

遊絲百尺引風長新晴花動微陽眼看蜂蝶鬧芬芳頓謝殘粧 有限春催鶯燕無情水向瀟湘淚痕誰爲檢羅裳孤負思量

臨江仙 壽李君七十

菊圃霜新黃欲遍壽觴笑點芳葩鬱葱佳氣護簷牙高堂喧瑞節南極表禎華 七十古來人世少更饒諸福交加平泉風月浩無涯飡和過大道不羨棗如爪

錦纏道 陞遷

帝錫嘉名共仰承天新府記當時虹垂華渚雲
從龍躍風從虎靈秀全鍾不特雄南楚　正妙
簡官僚賢豪接武向江城奪茲艮輔看自今驟
足康莊更功名超卓機力千鈞弩

千秋歲 壽六十

鵲聲催曉瑞靄當筵裊尊俎兢笙歌鬧人如西
洛社景似蓬萊島簾影動庭花薦喜開偏早
挿取花枝照酒面朱顏少天下事還堪了鈞垣
和鼎劑傑閣圖元老身徒在再經花甲尋前好

喜遷鶯 陞調

江城臈色正柳眼漸明梅英初拆畫鷁翩翻彩
旌搖曳欲挽使君無策兩載爲民惠愛一點報
君忠赤眞不媿史載循良古稱遺直　難得是
壯歲清才高第念在民肥瘠符竹重分邦畿榮
轉翹首紅雲咫尺尋見勳名騰達位列荐躋槐
棘繞到處又也如東土空歌九罭

南柯子 送別

絳帳春風煖青氊夜雨寒十年文績著淮南忍
見一朝去也入金鑾　晚日將花暗堤烟擁樹
團蘭舟且繫楚江干待盡盃中別酒不成歡

青玉案 庭獎

從來燕冀多豪傑見此箇眞奇絶三禮魏科如
芥拾花搖蒼佩霜凝白簡曾使奸諛懾　神龍
謾詫池塘竭分取黃堂半風月當路有人原共
列千金價定寸雲陰歛環賜飛　丹闕

千秋歲 壽

華堂深邃和氣先春萃盃欲舉心如醉梅花香

正發松栢多蒼翠等閑見老人星作寰中瑞
森森玉桂才業清時粹金縷沸朱顏媚笑挽桑
榆晦酌引瑶池味更看取十年金紫期頤會

歸朝歡 奏績

畫角聲清霜欲曉雙旌遥指長安道馬頭月色
悠隨人愁雲一片還繚繞金樽須共倒此行更
比尋常好向玉墀鵷班鵠立尺五瞻　天表
雞籌報徹鳴梢杳珮環接惹爐烟裊星羅萬國
盡來同如公績最知應少褒揚飛紫誥榮生袍

笏眞崇耀待逢人好音憑寄驛路梅花早

臨江仙 致政

二十年餘宦業三千里外鄉心擔頭籠鶴與囊琴扁舟明月夜清夢遶山林　未辨昨非今是分明衣錦朝行舊時三徑更宜人倚松箕踞坐笑對菊花新

畫堂春 致政

渡頭春水蘸垂楊畫船半受輕裝飄飄歸興與雲揚迸脫名韁　信步青山獨往從前寵辱皆忘只留遺愛在甘棠地久天長

錦纏道 陞遷

百里星郎社稷人民攸寄向清時得非容易應緣佐郡知循吏碧落仙儞雅合馳銀驥　更鍾靈擅奇碭山名地看從今政平訟理媿吾人徒童叟扶携但含悽對景欲借渾無計

喜遷鶯 陞遷

江城秋早正槐玉風零荷珠露曉津鼓聲催牙旗掣影祖帳一時環繞半刺撇還風月琴鶴翩翩周道向此際離尊欲舉離情多少　須表公去也遺愛長存應比甘棠召借便欣期携棨梓里最喜壽親難老順境宦途曾幾樂事人間非小願記取是恩重身輕功名圖報

錦纏道 考績

春水拍堤柳外畫船猶繫問征人行期餘幾玉瓶酒盡風帆起眼底離情勾引男兒淚　更功在生徒化覃州里如此翁豈堪輕棄願從今喜動　天顏向玉堂視草還放佳音寄

歸朝歡 入覲

兩載江城民按堵民戴使君兒在乳一朝奏計趣嚴程令人悵指長安路離尊聊共舉丁寧謾向分携處怕當前攀轅老幼嗔唱陽關句　月淡淮天霜欲曙牙旗簇簇穿紅樹烟霄盡處五雲樓先聲應許飛雙舄魚水看相遇　御屏贏取新題目待重來三農仍慰帶得天家雨

海涯文集卷之四

海涯文集目錄

序

海涯文集卷之五

序

送劉生邦獻序

經之難言者莫如春秋蓋詞微義隱由數千百年之後而欲仰測聖人之心非若他經語孟有篇旨之可尋也宋胡文定公以英碩之才博邃之識纂諸儒之粹故其為傳禮法森備今之言春秋者尚之學校之所以科目之所取皆是物也然進取之士期於必得則於文定之言句論字較惟恐或遺間至剖析太過牽泥瑣尾以傳為經顧於本意戾焉夫由是經以發身者固莫非有得於文定之言而至戾於本意則雖速化焉幸也況持此而跌者亦十之八九也哉且文定之言雄深雅健包羅開大未嘗若彼之細碎也明經者平心以觀備因傳以測經是為得之經苟明則其具在我也忠其無明有司耶蜀劉生祐字邦獻業春秋矣浸入矣聞余之客南都也造門而請質焉余素疎陋固無以為生益而

於義寔有不能已者生之尊甫大夫公以冬官郎中出守蘭州在仕階方梗之際而汲汲焉遺子以來若恐失余之疎陋焉良有見於重輕之數也生將侍行匆遽而懇懇以請若忘其他則好學之篤亦可徵也余是以以所竊見於經業者爲生道之且因生以質於大夫公謂何如也

送省軒孟先生還閩序

正德庚辰閩孟君士英以鄉進士掌教於通越明年辛巳迎其父省軒先生至盖閩庠宿彥也

父子別二年於玆相慰懌爲甚士英職清暇無案牘之擾得盡其孝養承事如家食日省軒適焉遊士英之門者於是乎愛身教之益又明年嘉靖改元脩賓興之期先是省軒承重爲繼祖毋服故得去其學宮至是服且闋當歸試于鄉乃涓吉戒裝以行凡寓於通及通之大夫士多爲詩贈之鄉進士紹興沈君德臣題其卷曰南旋角儁俾予序之竊惟科第之設　國家所以求才致理匪是由者弗陟於顯仕故恒情重之

然其得失亦有非人力所能爲者則孟子所謂在外者而已誠有得於道而知聖賢之所以自處者則豈以是爲有無哉自唐以來大儒君子期出於是而愈跌愈奮者殆欲梯焉而試其所學耳是以君子之進非科第之難而不負所學之難也予聞孟氏於閩爲望族自七葉而上以科第入官者數世十餘人矣而禮部公者流芳獨茂郡有司以鄉賢祀之盖禮部公入則忠言著於朝廷出則惠澤加於郡庶其能不忝其所

學者而不繫乎其科第也禮部公於省軒爲大父則家學之傳要當有據今觀士英之所以行已而教人者靜篤而寬暢良有足徵者在省軒之往也必將試其所學以繼禮部之烈以媲美乎古之君子而區區取勝於藝文之角者特其餘事矣況偉才宏器類沉鬱之久而後達若省軒者斯其時也又何疑貳其心哉祖筵既集諸君子謂予言爲然遂備書於首簡

送游清之序

淮安蔣君清之少負四方志以狩方遊郡庠攻舉子業謂將藉是以爲表見且償其志也久之試屢不利遂棄去翛然自適其適不以一毫得失介乎其中每輕裝徑出遊訪佳勝過知舊之家輒止宿盤桓所至衆爭迎之君或不能兼往則屢易期必君往爲慰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君之謂矣季春之月君興在狼山愛慾從者於通人蓋世有交游之好知舊爲多故其留也踰時而始獲言旋瀕行乃請於予曰江山之勝

交游之樂莫之得於通者盛矣然豈文之匹哉願畀一言歸以揭於座端庶茲行之不虛耳予竊謂淮安天下之衝也蔣氏居西河之上又淮之衝也鉅人偉士舟日泊於門而清之通儻周旋每克招致而爲之主則凡奇論秀詞所以擴聞見之知充湖海之氣者殆必當厭飫之餘矣顧何俟於予言意者偶及之談好音過耳未有屬之篇章登之卷軸以爲居常之玩者故將以予言爲燕臺之郭隗也然則予之所以贈君者云何亦尚於所謂無惡無斁者加之意而已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不有在於君哉

贈節判李侯序

國初牧馬之政參用前代之良而其在淮南者則皆分牧於民計馬而免其租故民之休戚寔馬之盛衰所由係也若吾通之馬則又增置於租額既定之後計丁而使之牧且水上鹹瀉非馬所宜民力之屈尤其易矣非治之者綏輯有道幾何其不病哉節判李侯以太學生簡授職

專馬政今四年矣凡所規措務愜衆心寧跡於較閱而重於勞民寧略於聲威而詳於惠愛其可謂知本也已用是獲於上下太府易公移檄於州馳醴幣致褒奬焉州士夫集而相謂曰茲盛事也乃造李侯之庭稱觴而賀之夫君子之仕惟其職之求盡而自外至者初不以役其心則是舉之在李侯將不足爲輕重者而顧以爲賀何哉蓋今之用人率先資格進非科目罕獲崇階故拘於格而秩稍卑必多自狹其志而不

亦以常視之雖有豪傑處乎其間或泯泯而莫伸者有矣況乎欺僞便於交承名實易於淆錯欲在上者之知且奬不亦難哉侯於斯獲所遇矣於賀何疑若夫譁醴弊之陳侈觀聽之美固非侯之所屑而亦非吾鄉耆彥所以爲侯賀也侯之譽由此益懋而萃登華要使用人者知才有所遺而格不可限隨才授任而惟位之稱焉則今茲之賀侯者又所以爲天下賀也畀爲序

送豐南禺致仕序

南禺先生四明豐公由南部天官主事謫貳吾州凡五閱月遂致其事蓋自官部時至是蹟三上矣始獲　俞命天官猶難之下府量其去留且未移州也南禺頗有聞焉即戒裝去節判燕谷喬公前南臺御史又同年也情獨切至亟挽而餞之燕谷時病瘵爲之力出屬州士顧磐謂曰今茲之贈其予言乎磐辭弗獲竊惟南禺之去人所羨也亦不能無疑焉羨之者曰禮七十致仕南禺年三十有五起家進士謫其寄耳以所負致通顯殆反手間也而不爲待況斗升之祿寒困所垂涎者而敝屣州佐風斯尚矣疑之者曰南禺學洞古今志在天下而擯遺及此或者將致其懟以悟當世乎磐意二者於南禺無一與也夫必於退以爲高處於懟以求悟小丈夫事也南禺知道者而爲是哉磐嘗聞古之人所以自立於天下後世者德也功也言也莫之或易也然每不可得兼則亦盡其在我者而已南禺求高意下風致簡遠性復耽著述書垂成

者已若干卷則其裕已之德傳後之言充然煥然而在我者盡矣雖功或罔施良非所欲況其爲部署也自北而南而謫寔皆以抗職致及攝州篆首尾不彌月而明獄摧悍起休紓戚民有稱焉亦豈非出一二於千百者乎故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南禺殆有見於古之人所以自立於天下後世而無不足者矣何羨與疑之可擬哉若夫志得道行以竟大丈夫之所爲則命有攸存固南禺之所願而不以必焉者歟

南禺宋清敏公之後也朱文公謂清敏公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又謂其曾孫中散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不得久於其官有王祖之風烈今觀尊甫白菴先生以議忤於時至棄玉堂而甘戍伍南禺每欲　奏代以忌未發而異自爲進退復若此則清敏之風烈之存之遠尤足徵矣雖然豐氏之後篤茲風烈其宜也仰稽宋事得無有可爲後鑒者哉愚於是重有感於文公之言。

海涯文集卷之五

海涯文集目錄

書

書

答王司訓論海門名宦鄉賢

昨承詢及海門名宦鄉賢知執事虛巳慎重之心非欲苟具文移者敬羨敬羨僕素迂腐聞此等超俗之舉輙爲擊節而惟恐其誤用是以舊所記憶質之書冊而後敢復焉僕竊以爲名宦鄉賢之祀其義主於崇德報功以示後人而起其歆慕者故於地必功德所專久而未泯然後

爲宜否則反爲祀典之累矣豈可乎哉且海門之欲祀范文正於名宦者爲其有功於海堤也然以僕所聞則范堤止於泰州沿海之境而通與海門初不預也按范公本傳及墓誌神道碑宋名臣言行録俱不載海堤事惟年譜及宋史河渠誌提舉淮南茶鹽趙伯昌奏疏與興化縣誌可以互見而宋史循吏張綸傳范公文集張胡二墓碑海陵張祠碑亦多可証今請列其築以煩清覽年譜云天聖四年公丁母夫人憂有

書與發運使張綸言興復海堰之利且引李壽長編言泰州海堰久廢不治公言於發運使張綸請脩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時議者難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又引記聞云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堰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爲興化令掌斯役發通泰海楚四州民夫治之旣成民享

其利夫以長編觀之是公之言於張者專指泰州而張之所請所築即泰州之堤無疑也所謂記聞者必指温公涑水記聞然謂之聞則不過得於談者之口初未考夫地里所在及國史所書與張范脩築海堤之本末則彼歸功之辭殆或過其實耳殊不知范公之美何事於誤而其所叙州名亦復前後訛舛無足論矣伯昌疏謂通州楚州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宋

天聖中范仲淹爲西溪鹽官請於朝脩築之今以遠近記之通去鹽城五六百里海門又遠百里則百四十二里之堤起自鹽城决不至通明矣又安得越通而至海門也哉其謂通州楚州者蓋盡淮南沿海之地而言東南爲通西北爲楚即今淮安而泰居其中伯昌盡其所屬故舉首尾言之亦不知范堤止於泰特望乎通而僅入於楚也興化縣志載海堤事謂李承實自楚州鹽城縣抵揚州海陵縣築堤綿亘兩州宋天

聖中張綸剌泰州專圖修復范仲淹監西溪鹽倉悉力助之堰成於天聖五年之春長一百四十三里零一百三十六丈其里數正與伯昌所述者同而宋史循吏張綸傳謂嘗修泰州海堤一百五十里范公作海陵張祠碑但云海陵潮堰於神道碑亦謂海陵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公請自爲州而脩復焉至胡令儀神道碑公所自叙蓋正長編所取者亦云海陵興化二邑間成大防亘五十里則是數者未嘗一字

言及他境而里數大約皆合我　朝成化間御史楊澄脩泰州海堤都御史張瓚作記謂自西溪至靈濟一百二十里是西溪而北未至鹽城已百二十里則可見李承實所修實乃泰州興化西溪以北之堤而其在鹽城者特百二十餘里也想當時張以發運使得請兼知泰州范監西溪知興化皆泰州之屬故分之得言與其所得爲皆止泰州若果堤盡三州之境當云千里矣彼一百四五十里者於西溪以南至通州海

門之境果何預哉或者范公建議時各地承倣自爲脩築則未可知也今觀西溪有文正祠泰州有張范祠通海門原無二公祠則當時報祀良亦有謂而考其本末則范雖倡議其功多出於張亦可知矣惟以范公海堤人績俱偉故後之作者言及海堤輙便闌入蓋不過誤於傳聞借爲粉飾要之非事實也以西溪鹽官而祀爲海門之名宦且無的切可據之功范公有靈將拒而不受矣又按通州海堤乃宋守狄遵禮州志

脫字禮所脩海門海堤乃宋令沈起所築起築堤
百里民至立祠以報其事具載宋史本傳王荊
公作記則云起築堤北海七十里史蓋舉成數
也起仁宗時人去范公不遠
使先有范堤則不應頽
壞之速如此而荊公記文亦必及之矣誠論海
堤之功則海門之祀當在沈不在范也又宋海
門尉有王楠者身入海擒劇賊有功不受賞其
事亦載宋史本傳人品大槩亦可觀以僕所聞

海門名宦若二人者其庶幾矣豈可必求天下
之賢而悖一方祀典之名實哉至若鄉賢張日
用者本通州靜海人宋慶曆二年進士初知新
昌縣有識鄭獬事及佐文彥博有參贊功俱詳
見府誌知德清軍禱雨有應見宋孫升談圃又
嘗爲秘書丞爲沂州通判有相度礬務事見歐
陽文集州舊誌謂直昭文舘與言繼嗣事者乃
鄉賢吳及事俱在宋史本傳并歷代名臣奏議
誌以日用與及聯書抄者不解文義不另題頭

竟以及事併繫日用之下遂使觀者積誤至此
殊爲可怪今李現家抄本如此僕亦見之海門
所傳或即此類然亦不暇細論只日用本非海
門人便非海門之所當祀矣其子次山嘗知泰
州而府志名宦條下亦謂通州靜海人尤爲可
據周顯德間改靜海軍爲通州分置靜海海門
二縣而日用爲宋靜海人則其不出海門也灼
然明甚尚何疑哉作州志者見海門人物之無
聞且復憚於詳考遂重復漫寫一條苟且塞白

今欲憑之以興祀典恐所未安若必求其人則
自宋迄今數百年之邑豈無一賢可祀特誌傳
舊皆失載以致今無所考抑亦聞見未廣不得
而知耳與其輕率以就事孰若闕之以俟知者
之爲愈哉鄙見如此非欲求異於人竊意久大
之規所宜詳慎使得罪前賢取譏來世則惓惓
仰止之心不過施之觀美而已況於上下機會
之間尤有大可惜者哉執事不鄙寡昧而揚詢
焉僕亦安敢不罄其愚以爲復哉惟傾意玩之

然後知僕之非好辨也不備
奉去史志文集共十一冊其關涉處皆有小票
貼出亦疏大意於下一覽之餘海堤原委較然
矣就其中觀之則宋史循吏張綸傳范公所撰
張胡二墓碑泰州張侯廟碑年譜所引李燾長
編雖詳略不同皆明白可據而無異辭次則宋
人葉大發所撰范祠記內言承楚泰者亦一公
案也若年譜所引記聞雖出温公然温公未嘗
官淮南親履其地則其所記不過得于稱述者

影響之談固難悉覈其實而諸誌或得或失自
相牴牾蓋亦多忽略於節抄傳會於傳聽故耳
大抵諸志多出於纂修時師生塞白之具雖使
博雅者參於其閒亦不以爲急而深致其考或
有所嫌而不肯身任其事是以統志誤於府府
志誤於州州誤以承誤無足怪也吾儕窮致之功
於其不可考者固已無如之何矣苟簡冊可稽
心力可及則豈肯塗塞其耳目而安然以隨俗
哉且范文親筆也長編與循吏傳正史也三者
皆足徵之文而記聞與諸誌者適傳僅得於閑
談節抄不出於妙手顧欲舍此而信彼不亦惑
乎僕於此非故欲掩范公之功而撓王掌教之
盛舉在執事亦必能諒之也惟以爲知之而不
以爲告則是欺人以自欺也豈獨僭瀆前賢誑
誤後人其罪有所分耶草草奉白雨晴尚異面
敘不宣

復姚海山五首

去歲令兄處送至九日書迨今復數月不任馳

遡閩棨轉考功即大擢之漸然衡鑑之司斯爲
最要得尊契居之足爲天下賀矣吾州近頗良
守整齊略成模樣其爲人信若來教所云而文
翰風采亦殊不乏但得不以速遷爲念持之以
久向後必有可觀僕家居半上落下欲杜絕人
事而不可得每與州官相接不過強顏夏守前
亦多爲諱訥蓋人微文淺恐負失已之愆故也
來教謂民情當有所告於理固無妨然愚見若
此亮尊契亦不以爲非也蔣守在日嘗屬僕作

誌去後屢書來促衆復強逼事有不容已者欲
作一藁以俟尊契他日改定然寡昧終未能就
緒惟鄉賢名宦祠不可虛先考定得數人在內
已有道考作舍之難其事實散在諸書嘗爲編
出今方在夏守處未得抄奉請正尊契於鄉邑
事素獨垂情凡關於誌者宜不斷見示各地方
誌有可依傍擲下一二冊尤幸 向煩錄梅亭四
六想吏已輟筆及托孫性甫印試錄不知送過
否舍弟回俱乞附之僕志業摧頹本甘陳棄勉

強一行當在冬月可離家也叙悟尚遙惟與時
自重以副人望不宣

春初堯佐行附上小柬想徹尊覽舜美回辱手
教慰勉諄複拜盛惠感悚無任遠惟尊契以
靜正居華要故有濟時之實而不失衡鑑之望
生知所服久矣然亦以思去爲言則所感固非
淺也不識氣機天意終當何所底耶生少日猖
狂事期信膽而蹉跎荒廢齒意俱衰蓋實自負
其初淪落何憾第無以爲慰親之地則於情有
不可說者耳若尊契所謂吾儕所恃以長世者
豈歡欣得意之事可得盡哉則固非生之鄙淺
所敢與知而追仰前流恒切思奮似於尊契之
言有暗合者則迂狂之見亦有道者之所不棄
耶幸甚幸甚

久不奉書記室謂須峻陟併申賀惆然尚未有
以慰人望者竊計 清朝初政方以用人爲急
而衡鑑之地非公不可耳爲社稷生民造福此
正其時王倹之言恐未足憑也呂守涖官不久

雖政體少諳而爲人鮮過但夙抱危疾遽爾云
亡可爲憐痛今繼之者須得老成進士廉明縣
尹豪爽練達之才論以兼程到任庶可以洗一
時之汚救萬人之厄而公之寵庇鄉人者亦莫
大乎是矣且吾邇爲仕者必爭公素勤於接問
縉紳必多所薦達然人言亦容有不足徵者惟
公察之幸甚便中草草伏希爲國自愛萬萬不
宣

近丁允和至辱手書兼惠李集珎感珎感令嗣

畢婚在即尊契更獲弄璋皆足爲賀天之應德人者其亨衍固未艾也吾鄉旱後此二有收成値連月秋陰穀多腐敗十月尚未食新接境地方大率類此無所仰給歲艱人困自弘治來所未有而俗吏忍心無所不至柰何尊契以一身獨負鄉人之望則當有以憂鄉人之憂矣何漫不加意孤吾山川靈秀篤生顯宦之意耶耳目所飫且望尊契者深故落筆不覺至此惟尊契念之生近不涉人事稍知農圃之味向進之心愈

灰冷矣不識尊契以爲何如便中不惜寄聲幸幸瞻晤未涯千祈爲國自愛不宣

生自今年歸後心懷落寞分與世踈惟於執事則不能一日去念蓋實藉飫德惠之深非獨親故之情使然也生性素耽書雖不能盡讀而頗以蓄聚爲娱但方處寒僻多得良艱抄寫尤爲不易執事居可致之地於凡古今奇秘嘗萃之覽究矣然不無餘本見汰於几篋之間者凡諸乞留賜以開茅塞又誠莫大之幸若計直爲報豈所敢聞於執事者惟鑒亮萬萬不宣

寄孫性甫同年三首

曠別數年雖音問不乏而瞻遡之私殆無限也去秋得順卿書知有贑州之擢深喜深賀郡侯坐制千里被金紫且力足有爲而惠之及人爲易不負所學今正其時第恨不得對席細論出朽腐之寸尺以裨益於萬一耳然清心省事古人以爲切要磐家居每每講之自覺得其受用想當官亦必若古人之所云矣幸執事念之贑

之屬邑寧都頗聞其俗健訟號爲難治妻妹夫李夢周適得是令其人亦英發初第時嘗侍執事於京師倘以鄉曲之故加之奬護使蒙獲上之譽則庶幾無患於繁劇也又寧都訓導錢數亦忝親舊爲人小心作是官量無過舉執事一青眼便增氣多矣達人雅度寧此靳哉磐夙荷知愛不敢以踈賤自諉涉筆遂至覼縷亮亮晤聚未期千萬爲國自重不宣

又知抱戚以無便未得一致區區顧厚書儀遠

及何垂意之厚也感倍感倍鳳泉先生竟不至通想以文移爲據然汧江極有説處不知鳳泉所勘何如惜不得與之一細論也磐將以閏月北上是行甚非本心所欲雖感時觸事嘗愈重昔日之思而老態倚門終懷倦赧則不可語昔明矣況情之所係又有大於此者乎恨不得與知巳一縱論耳昔范文正憂居不忘天下上書宰相尊契執禮之餘計必静觀遠覽以熟於天下之故他日如出諸囊中矣羡慰羡慰人回草此奉復惟照亮萬萬

向聞歸便是以遣僕奉候不意復行遂不果及近自滁來者又云曾見執事出入亦不知其妄與否也適有鄉人之便復此草草世事浮雲諒執事審之素矣升沉早暮曷足嬰懷惟益勵其心益弘其道益光明俊偉其事業則乃腐冷故人之望而實君子之所宜自致也天日開明龍翔鳳舞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豈無時哉磐家居粗遣無似如昨瞻晤未涯有懷莫既亮之

復高太守

磐之馳想於二天者幾歲矣每欲奉書一問起居且爲吾民達去思之意竟以冗懶未遂又北行者雖衆而磐皆不須知及其既發而追悔者固不一也磐方計執事必以悖慢見尤賜之疏絶而王臣至顧辱手書情致纏綿李通繼至復辱香扇之惠感激何如慚汗頃聞蒞覇政聲藉甚在士夫傳稱與通人歸自北者如出一口此雖執事之細然亦可見通才碩蘊無施不可也

羡慰羡慰磐自四月間往南京至七月返一向總成虚過舊殖轉荒無足言者玆因李通再行附此略見區區夫人之感尊抱宜自不佳遠顧節思爲國自愛喬遷想亦未遥尚容展賀不宣

復張世文同年

信卿奔喪回日知世文以父疾之餘復監且抱戚歸矣值家冗未暇遣僕遂稽吊慰多罪多罪太夫人壽未耋期乃有此變在純孝固所不堪然亦須節之以禮毋致增疾爲宜至於耽誤科

名稍妨速化此流俗小輩之言僕所厭聞不敢爲世文道也蓋丈夫出處自有定數苟立身行已無愧古人雖韋布亦足楊名假其進用則一瀉千里未必無時彼程計歲月竊幸事機苟幺麼之榮利者眞夫子所謂浮雲耳豈君子之爲志哉別久多所欲言涉筆不覺縷縷然終非尺楮所盡惟世文亮亮

過貴地日承顧舟中緣風急倏忽遂遠草草就別念此又爲悵惘書來良足慰也僕之論文蓋

激於近時一輩見滯之辭非有意必求其瘦澁也然謂持論太果則或有之知過知過僕本非文章家而見論及此盖所謂責之深者望之重也顧非陋何以當之媿甚媿甚兵書僕本正未完得來本足相訂正但其間舛誤亦多想未經尊覽故耳人回附此奉復惟爲道以時自愛萬萬

復徐小石

監邸之會匆匆不盡情致來教所云正僕意中事也僕以七八月間病瘧今餘殃猶未盡脫舊殖愈荒自分作陳人矣縱復勉策豈能斜超逸而爲之附哉來教以春首見期徒使人慚恧於搽覽之餘而已令親所就蓋去荒莊無幾此雖以隔面爲言者若於敝地則時移事改多異當昔而僕之孤拙又不能爲之主倡重負高情思知不可追矣惟深亮而曲原之幸甚幸甚因其返附此申復餘惟若時自愛以大所儲不宣

復凌芹溪中丞

久不得來問忽辱手書佳貺遠意珍重欣感倍常竊諗執事以方今傑碩之才雖躋九列而所抱未足大行今日之就誠爲失所然君子之去止久速未嘗不繫於天其不當於人心者皆天之未定者耳靜以待之則烟霄絕頂終豈非奮鶴翩翻之地哉惟大君子益堅其節益勵其心益進其道而已鄙人憂居苟且度日將以八月釋服矣流光如此柰何柰何瞻晤未涯千萬爲國自重不宣

秋初奉尺楮當達記室矣恭惟親翁途履展擬
聲實光大入柄在即知賀知賀磐意與齒衰分
甘朽腐今不免強顏逐隊北行蓋欲順老親之
意無可柰何而已將安有所爲哉前啓所陳貴
屬荊守孫存於磐鄉曲之交爲厚其人志操才
猷㕚出凡衆朝貴及前巡撫諸公屢形薦牘今
復得鄉先達之在上以爲宗依尤爲奇遇儻高
明量其非妄早見施行使獲就瀰法固吾鄉善
類之願亦前輩主張公道之一事也項子亢試

誤爲主司所許而不克與解額學之未至亦應
辱寄以春秋善本骨肉之愛何如便中敬此申
意瞻晤未涯伏臭崇護寢餗爲天下自愛萬萬
不宣

與楊鷗溪工侍

去歲南都辱雅愛深至第歸後苦嬰多疾往來
稀絕又鮮士夫間的便因循不克奉書申謝愧
罪愧罪許載之回得寄下妙墨實爲珍翫展玩
之餘慰羨何極近聞入陟北司乃台衡之漸賢
人遠近世道所關此不獨爲執事慶矣茲值小
姪瑶赴部敬令賫此上謁見區區懷仰之思瞻
晤未涯惟爲天下自愛不宣

與凌龜田正郎

離揚日使回曾附數字由　府當徹尊覽矣至今
又二十五日始及臨清客途復值霜景況味可
知所幸天未甚寒北河不見冰意欲圖船路入
京然天家事亦難逆斷也來船小甲以執事及
徐公之故見待稍加于衆茲欲有以復于執事

故復索此倥偬中不暇縷縷惟遠照萬萬不宣

奉林小泉先生

去歲凌監生回拜領手書珍翫且獲覩秋日喜
晴　聖製併先生和章知明良際會之美欣慰
欣慰諸工作想倍勞神運然仁人舉動務適機
宜爲利博矣向後當漸就完雖於故事必得超
進而舊德偉人正不須此衡稱鼎味即屬均調
矣天[illegible][illegible]先生爽骨天成春試又成蹭蹬蓋老
態倚門亦無怪乎過者之見哂耳翹首門牆豈

勝漸恧陳二守行附此計徹覽當在夏半侍誨
未涯惟保嗇以膺 寵眷不宣
項芹溪中丞回知老先生有赴 闕之行且出
示留別諸公雅製又知念及猥賤慰甚感甚今
之議者率謂賢望如老先生而跨歷南北徘徊
卿貳宜不爲榮磐則以爲遠近之間合否之機
所寓而頻年工役不息財力孔艱須才慮兼長
老成雅重者董其職則或者 聖主之微意歟
磐於此竊敢爲老先生賀也生時即欲趨詣門

下芹溪云過南都時聞已戒行雖逆至揚州亦
恐不及是以遂輟茲芹溪之子赴選敬附此申
上伏希台鑒不宣

復舊守蔣居庵正郎三首

夏末徐嶽自蘇州來得執事書隸人回復辱見
及乃知自路抵家之的兼拜嘉惠感慰倍常令
妹之變蓋出意外執事孝友純至宜必有愈不
堪者惟以禮自節幸甚端甫送執事後即寢疾
至廿三日卒亦出人意外者也可爲嘆惜敝州

每念盛美之後難乎其繼今得運司夏公陞至
以十月十日涖事此公素有廉明聲亦執事所
知但恐謫官復轉當不久耳誌書事生本以庸
劣謬膺重委且舉業未能脫手是以難于就緒
二祠應入者已不出向之所議鄉賢內施昌言
考得宋史本傳有疵行惟吳及崔敦詩庶不愧
一祭印應雷兄弟常熟縣誌載其墓誌大略俱
以才名見重當時歷 職中外勤勞王事然值國
運之衰命復不永功 業未竟史不立傳亦姑緩

之大抵敝州自昔文 獻罕存舊誌考據不精收
摭淺纖故今作誌爲 尤難惟執事亮之仰鬮適
徐嶽往蘇州草此令 尋貴鄉里遞上續便更當
脩問不宣

久不得興居消息懸 企爲甚忽辱手教兼領盛
惠欣感何量欲追謁 于揚州第家冗未能即遣
怏怏而已執事此行 適當亨運久蓄博練之餘
當必不次以膺大用 矣尤羨尤羨敝州近值多
事人不聊生惟注望 秋收而復傷于水呂公到

任不久以宿疾致殞田貳守亦以疾居私僑州
事惟屬張節判一人士民之思慕執事在人人
心口皆同黨天惠吾州於否極之後得執事復
淹期月幸何如哉幸何如哉鄉賢名宦已閱五
六祀其位次官稱皆生所定題主則夏公筆也
舍姪蒙恩造就今年方赴監以依親告回矣誌
書久念重委不欲苟成雖嘗易藁尚未敢謄正
倉卒無以爲請教地姑俟再便近歴書儀稠疊
感荷無量第年前冗迫遂稽問候慚歉何當敝

州荒亂昔所未見丐者掠人而食城市皆然至
死埋者亦皆跑出言之可爲酸痛閩淮揚各處
大抵相同不識當其責者將何術以拯之也便
中草草中意隨筆漫及計執事嘗涖吾土必當
同此憂也餘惟爲國自重不宣

陳貳守乃郎至辱手書珎既拜領之餘恍即光
範令人喜動眉宇恐無良便申謝方以爲歉忽
陳江都專人轉致書儀慚感彌甚嚮荷知愛最
爲深厚誌書一事竊欲自効區區以爲萬一之
報故頻年頗注心凡事之關吾土者即爲訪
究幾於就緒但未請正於諸名碩如公者故不
敢輕出不意前歲生在南都有秋風客莆田舉
人林穎秀卿者至州鍾陳二公草草付託遂於
寒家索取生所考事迹與之林本儒衣市心者
佐以偏駁任意苟且速成中間去取抑揚甚多
不愜人意如公盛美十不存一其他亦自可知
脩學記乃文字中第一該載者緣通之民素欲
奪邵公田者行賄其鬧及娟嫉之人不欲載邵

公文字耳故邵公條下亦有沙田致訟之語是
本初刊成鍾公曾以二部見賜原無生姓名及
郡議沸騰謀欲毀板乃復與黠者定計添刻賤
名蓋欲借生以塞衆口其實生無與也生近年
衰病相尋加以身事若此爲世所輕不免門戶
之累殊無好況儻得半年暇逸必當另成一誌
以終門下之委以慰通人之心以自洗其牽連
之汚也林今已死南都矣呂黎人禍天刑之説
誠不我誣敢不慎哉承問不覺縷縷然終有紙

筆所不能盡者惟門下亮之

與孔德貽同年

京邸之聚最爲欵洽別來倏歷寒暑懷望不可言足下先鞭遠振復濟　盛典遂榮歸之美于人情快羨何極然既爲世用則所宜諳練者甚多家居政非暇日也足下通才宏器固將游刃餘地而迂疎之言乃及于此豈亦自獻其愚愛耳若但作尋常問訊之辭則于左右甚獨少哉生僻處海鄉日就荒落雖欲援古自勵以求不棄於君子之林而齒長心衰竟不知作何狀傾望教音不勝皇切茲舍弟以役事赴江淮附此稍布區區餘惟若時珍嗇以就亨階不備

與鄭司訓

今所謂杜律虞註者本出元進士臨川張伯成之手名曰演義或乃畧爲改竄易以虞名耳成化前臨川有演義刻板其首盖深辨之麓堂詩話亦謂此注非虞然西涯於演義盖求而未得也僕適偶憶其槩併以奉瀆此書就用留看不

[illegible]見還矣

奉夏松泉太守

奉違倏已越月計時感事懷仰倍常恭惟執事以獨賢當此倥偬寔一時上下之幸第敝州人庶未免私竊皇皇耳然凡諸取動稍得齊集則猶以處分素定而懷畏有在故也偉人用世之功關係之大於事變尤爲易見如此今盖得於躬識矣羨慰羨慰家叔某行便謹附此申上某年過七旬雖言動未衰而筋力實竭驅使之際執事度所宜焉幸甚迎　鑾在即返旆有期伏冀若時慎攝以荅吾人之心不備

與張鵠舉提學

頃聞督學之命無任欣慰蓋於階級雖非超轉而職清任重固名輩所宜居也況　廟堂知眷實兆于此湖湘豈得以久煩之乎辛未進士前通州守高鵬雲翼澧州人也在通多美政人至今思之其弟鶚爲生員久不聞消息儻公稍有以發揚之亦足爲善類之慰嚮衰腐餘蹤無足

爲道但世途日狹眼之青白在人邇來重爲門戶之累良可笑耳不宣

與葉蔺卿太守

夏間得揚州樊良玉寄曹守約書知執事有成就後學之心令人嘆羨何極蓋士夫得志之餘多忘答者矣而執事之心及此非有絕俗之識振古之風其孰能之生徵如秋杜固不足以爲高軒暫寄之謀然區區一念之私若不能自別於臭味之外者儻賜惠臨實斯文今日盛事吾

鄉千古美談固不特門墊之光子姪之賴而已也惟執事亮之

復同年蔣子雲大參

不覯光儀久矣癸未同年之會僕亦以先君子憂不預每憶向時歡聚如在夢中徒爲悵惘京邸得子登送至清惠感慰之餘尤以不得一見爲歉續聞遠補共切驚異世事悠悠不可皂白惟雅度亮之待天之定而已僕荒跡朽鈍捐落固宜且嘗思及塞馬足爲自解鄉邦人士近殊

厄塞豈關氣數然在諸公振奮不以通塞夷險易其所履使正氣不孤則雖一二隱然便足爲望孰敢輕視其鄉也哉此執事之細而僕乃妄及之亦獻規之義幸毋多笑又聞潯最南荒善地無瘴癘之患昔人謂韓蘇皆得力於貶天豈以此貧執事也郡君最可人惜臨行方下顧不及欵叙爲罪瞻眺未涯惟若時崇護不宣

與林方齋禮侍

兩子回知辱愛深至開緘拜賜感激無量玆願

子再行就試先期欲領教門下謹此上瀆雖田家耒耜不煩歐冶之鑄然造化之仁固無擇於物也伏惟不賜麾斥以慰傾願幸甚幸甚生起會當在冬月詣謝有期即辰向煖更希爲國爲道自愛不宣

囊辱以秦漢文爲賜知拜教矣久稽表謝罪歉何如聞舍姪瑤誤膺入試之選尤竊欣感蓋可見偉人巨腦恕於待士如此則凡在樂育者皆得隨棟梁以爲榱桷所謂吉人多而朝廷正者

不於門下有賴乎生僻處窮鄉未由瞻侍便中
謹此布悃伏惟台照不宣

復張東田方伯

磐少遊塲屋尚及從先生後時懵未知求見長
者繼此積聞盛美雖向往有懷而未由瞻侍且
率爾通問又非[illegible][illegible]所宜抱茲耿耿詎有年矣
令姪至辱賜手書[illegible][illegible]深至[illegible]所教[illegible]惟托葭
莩之末至勤諭及使獲因裁謝以布區區斯爲
幸耳令姪顯偉而溫雅重以家教造到無疑海

山惟一女有此佳婿可無憾矣磐僻處海邦圖
見孤陋思得大人君子之誨如在飢渴翹首東
田臨楮不勝悵惘伏惟照量萬萬不宣

與[illegible][illegible]憲副

去歲於 闕下獲借顏色知鄙陋虛聲亦嘗徹
於左右第時方就試未暇脩謁及試畢後同張
鴻臚造貴邸滿紗帽處使旆已在郊矣迄今恒
切抱快近舍親錢某官叨末庠又蒙齒及生開
之誠喜誠愧不知何以得此意者太[illegible]虛已

好賢之心寧失之過而無憚於誤故耳他時入
佐 天子推此心以待天下之賢雖古名相何
以加之茲因便輒附短楮用申感企之私臨紙
無任悚仄伏惟垂照萬萬不宣

奉豐南禺

久欲奉書以北行往返僕僕尚未遂也方生至
得悉起居慰甚且其術頗來衆聽蓋亦執事之
遺愛雅望有以爲之地且[illegible]技[illegible]終爲世棄今
已作杜門計將畢志古人之業[illegible][illegible]人情冷煖

太甚過不相量家人徭役多不應得而得者乃
知燒莊去邑眞快士所爲也高跡大度超[illegible]世
態之外獨垂情寒困如執事者今幾人哉感嘆
之餘更切欽羨而已昔執事發軔地時喬燕谷
曾命作文爲贈行迫不暇別後始就藁而燕谷
繼遷竟未得寄上茲錄一通奉覽乞大加改削
仍遇便寄下生當備軸付善書者登之蓋人微
辭鄙雖不足爲有無而區區好德之私將附見
於是也幸毋多笑又生嘗求竹居一詩乃先君

所號得終惠及尤珎感也病中草草布此臨緘
無任傾向惟照亮萬萬
近辱手教并竹居推製武其成甚且知後靜東
湖成諸著述尤所羨企生嘗謂天地間宜有此
等制作蓋必待其人而後見今果然矣第恐多
則易至於忽銳則或厭丁詳雖高明自沒此患
更望虛巳慎重縱緩出無傷也使天下後世心
服而無異議乃不枉精神耳生荷愛深至敢爾
狂率幸勿多讓僻處窮鄉就正無所遐想東湖

悵惘無量因便草草附此惟鑒亮不宣

與紹興陶掌教

萬京時知茂轉喜慰殊甚第不得厠祖送之末
猶爲歉耳紹興東南甲郡於詩翁風景尤宜想
見味倍嘗佳勝使至又承墨妙展玩之餘但見
幽雅磊落氣韻天成龍鬚馬乳殆無所遁其神
矣豈特謝紅粉之飾哉此家世寶又於此增一
清品矣磐僕僕一行又成空返天之成就腐儒
固如是也便中草草見意惟鑒察幸幸

與何侍御

京邸之別又數年矣相去雖不甚遥而的便實
鮮久荒記室之問知罪知罪恭諗執事政成望
達大召匪遐衆論所共非諛詞也磐枯冷之蹤
加以多病閑門習懶求寡過而未能悰緒可知
矣孫汝泰告行恐欲聞鄙狀漫衍及之餘惟自
愛不宣
曩辱教誨且知超擢欣慰欣慰頑子在京亦辱
垂盻感激何當生自春初即欲奉賀緣俟舍姪

赴監不意以事因循行期屢易遂及於此濡緩
之罪無容逭矣恭惟執事以諳練之餘據可行
之地磐當拭目以覯風采膏澤天下良兆茲矣
磐落魄孤踪茍且如昨無足爲道未間草草布
意惟照察萬萬不宣

與同年張吏部崇禮

磐不才碌碌無成殊不足道但重爲親戚故人
之累則於心有甚不安者昔元宵在京最爲愛
厚順卿嗣之而吾兄昨乃倍過鄙賤何以堪之

此其所以甚不安也出京後至四月末抵家以無便未得奉書問謝茲值芹溪中丞之子聽赴選附此申意外粗扇係以拙詩奉博一笑且以見索居之氣味也惟鑒悉萬萬不宣

答江貞齋先生

生以猥賤誤辱知愛感激無量嘗以是暴於衆聽皆謂古人所難者於先生見之生何人而得此於門下哉殆偉人宏度銳於憐獎孤寒如生亦在所不遺耳執此以施於天下則上臣之道

在焉蓋實將來天下之幸固非生一人之私感而已也儀真奉別後知先生誠孝所孚鬼神呵護行必安快生歸即欲遣僕上訊緣入冬家冗漸逼遂爾遲遲附具薄賻少伸芹意伏惟鑒入即辰春煖猶乞節哀宗護萬萬不宣

與門人孫性之

久乏良便不得奉知想談經多暇道履嘉適爲慰僕近因衆迫了監事居南京者數月往來跋涉亦甚厭人每念會試時得在乙榜亦庶幾足

下今日矣豈不快哉某行草此見意外書幌用備絨耳幸鑒之不備

奉涇閒齋先生

生昔於正德戊寅歲領敎同衍[illegible]承[illegible]誘遂竊虛聲於衆令少司成[illegible]時在門牆未嘗識面而見注獨切適[illegible]忘懷[illegible]之困促令弟臨見爲言於甬川張公界以[illegible]不愈半載[illegible]獲還家此雖貞齋篤信大人[illegible]拔除賤士之待而感戴之私寧不知所自哉第生自分

甲微數年來曾不敢以尺書通敬而道路阻長又未得即拜門下抱歉既深每爲耿耿茲值貴鄉人便謹布下悰托以上於記室伏惟垂鑒幸甚幸甚即辰向煖更乞珍重以膺大起萬萬不宣

奉史鳩峯

久違無任瞻企去歲嘗兩作書奉寄皆爲行者中擲以書見返抱歉爲甚昔聞江左之地袁爲靜邈且多山水之秀而雅懷所以自盡於民物

着政不在於崇卑遠近之間則暫煩寄寓良不惡也近傳榮轉南部雖猶未滿輿望而烟霄高遠固自此升矣知賀知賀磐托腐天成久無外望春闈之赴命出家慈志有不容已者然老態尚門無怪乎過者之見嗤也玆爭人王姓者告行草草附致區區即日秋深伏惟崇護以膺繼擢不宣

與黄嘉興

家叔承乏下僚領德無量不幸遽逝官寮亦凉

尚以官木之累僕人繫獄半歲始獲查勘然其間並無侵尅特未交割明白耳儻蒙憐察賜以周旋則舉家存殁之戴故非言說所既而先生施恩於不報之地自將獲報於天矣生赴會時擬得奉悟京邸不意水阻行遲竟不相及悵惘爲甚玆逢翅之餘遄旱紆道亟歸舴艋中草草中瀆盍又欽宿抱方駕前修故敢仰望於世俗胷襟之外也鑒量萬萬不宣

與楊源山吏部

奉違兩閱寒暑倍切傾向敬惟門下優游華署德祉相召欣慰欣慰磐以鄙賤襄承温遇極知銘佩第謝私未展悍歉甫深乃復荷歲書之賜何以當之竊每見貴要之於寒士跡之惟恐不疎遠之惟恐不嚴蓋以防非意之干或有不得不然者門下於生獨見優假頑子書至亦云過承期獎優厚存臨一何厚也由此推之則待天下之賢固可知矣偉人之度遠哉欽服欽服未侍間聊此布聽伏惟光亮萬萬

與毛梅塘太守

自靚清範以來雖久在違遡而馳慕殊深蓋垂情鄙末固德人雅度之恒而感戴之私自有不容已者邇聞榮握郡符大施有漸況紹興爲東南巨服山川人物秀美實繁豪俊往臨良爲稱愜誠羡誠羡第敝鄉僻遠不得趨候於過揚之日伏謁仙舟之次以罄斯懷耳悵惘何如頑子近書至又云辱注尤倍在鄙末銘刻何當睜眼歷區宜心世事知大君子之所存遠且正矣豈

特區區感嘆而已哉偶便中草草附此餘惟君
時珎攝爲國自愛萬萬不宣

與林東城吏部

曩日匆遽出都不及一敘以申贊慶之私迄今
抱怏君望回顧辱書儀珎重感激何當緬惟執
事以深純之學際　明盛之時且位居衡鑑眞
有以慰善類彙征之望矣羨甚羨甚磐枯落餘
蹤日增衰病將畢志古人之業而未能耳此外
無足聞於左右者頑子瑫就試北畿敬令執此

上謁伏惟鑒亮不宣

與馬石渚節推

雲夜城西之別前途寒苦尤甚蓋長公所同也
歸時旱熱紆陟大江勞險復倍皮骨空存蹭蹬
到底意天之生人順逆休戚雜然默授常使人
有不可測者而吾適遭之所謂分定故也然則
寧波之行亦豈執事之所得而知者哉槩以僕
輩論之則執事之得於天者良爲厚矣况地高
年富亭路遥遥有目力之所不竟者耶令价回
知尊候體履嘉勝不爲劇郡所撓眞宜達君子
度也且辱手書慰諭温悉何感如之貴宦長柯
公夙懋才望遷以常格殊未厭輿論僕昔忝同
鄉榜而分隔雲泥前年僕在南都屢欲造謁而
皆中止迨今猶抱歉也燕會餘談幸爲一及豐
南禺舊多疾聞後增劇妨於行動不知今更如
何人才難得可爲太息令似想已延師及時進
學尤慰尤慰令兄先生行值秋暑作倦草草布
此臨風南望無任神馳伏惟尊照萬萬

復梁如阜

久不通記室之問懷仰倍常恭諗執事政成譽
洽而超取之命尚未即下豈近拘久任之例使
吾鄰壤得遂借寇耶生久處荒僻而遠遊非親
老所宜故北行之計屢懷前却若勉強就道當
在季冬之月也茲舍姪閑欲詣門下謀於生以
爲先容地敢此申上萬惟不賜斥絕不宣

與王蒙岡職方

寓京時辱教愛臨行重以贐餞無任感佩第出

戕匆遽不及候別懶病因循復未裁謝罪歉罪
歉邇聞榮轉職方乃超進之漸知慰知慰頑子
昔承砭訂若有得於進扣之餘者但違教以來
不無扞格今當卒業門下更畢何以抑其粗浮
而警其荒惰幸甚蓋學所以成身身苟成矣則
於得之有命固聽之而已古所謂人師者非先
生其誰欽仰德義不得時奉左右以[illegible]規賢之
願臨紙悃然惟鑒亮萬萬

復高竹所編脩

磬久違標懿初謂自南時得以侍車一候而昏
黑過城未明隨衆復發抱茲耿耿寧處不遑然
問邸之餘即承溫札感幣慚感何量沉病中正
以未由仰答為歉而專使復臨書儀稠疊蓋真
有訪人無已之愛焉猥賤何以得此於大君子
之門哉[illegible]具[illegible]磬自不知止見厄於天固吾
所宜安日後日常抱病南歸計惟尋樂以敵之
中以乳腐儒之分而已若先生則不過佐天之
德未定耳雲開日霽鳳翥鸞翔將孰得而禦之
哉鄙末之方何其遜也磬瞻對日遐有懷如海
他時翹睇江天觀德輝之下海宇則依依靡
底於斯焉以慰耳倘旋伏枕草草惟台照萬萬
不宣

海涯文集卷之六

回啟
好接豐標愧匪黿華之後姻連月牘歡逾結綬
之榮戚幣載頒門闌生色念門今嗣進階向茂
坐融芹泮之春言念小女姻訓初開收日闈房
之秀惟采蘋不廢於下體故悄藉斯附於喬枝
第報之瓊瑤徒辱眷私之雅冀徼甲第少裨
厚德之光相攸獲借於　山宜家行咏於南國
聯絲下慰借萬馳情
旗帳引

送松泉夏守擢貴州提學
伏以　鳳渤渙頒載覩超殊之典豸冠震耀往
爲龍後之宗方展賀私遽承別感恭惟某官才
華爽發德儀貞純早通籍於　明庭更吏戸星
輝之列備建麾於僻郡蹤東南　雷顧之憂萬
戸為疲滌以清泠之句一時文物彬然大治之
模古曰循良今逢面目正山川輕重之所繫忽
顧豈論拔之惟賢坐憲府而振文綱先生自
此升矣翁仙轁而登祖道吾儕何以堪之滇貴

昊遥尊酒或逢於夢寐長安日近鼎彝期梁於
芳漸敢陳下里之詞竊附贈言之義仰惟雅照
俯悉微衷
壽李千兵
某稱德宇恢宏風姿爽俊邊城阿護曾帶報國
之勳林壑優游益得引年之美鶴齡之齡留
欣瑞日於庭逐腰佩虎符人作舞翔之列頂垂
鶴髮人留不羽之仙此真邦國之祥合獻松椿
之祝畫堂宴集綺席香生敢獻荒詞薄申衆悃

送陳貳守判承天
某稱容臺蔭剛胄監聲英家富詩書敏庭脫浮
雲之累心存撫字窮簷懷愛日之暄績甫上於
計書階薦陟於通倅自州而府獨便天日之光
由海歷湖益壯風雲之氣當僕夫之夙駕勝僚
友之分情倚席載歌飛觴以別
壽芹溪中丞六十
伏以和氣熙春協嶽降甫申之會德祥啟壽正
歲當甲子之周卑屬揄揚歡均彼我恭惟某稱

天才卓越斗望高華金閨榮際四十年慎終惟
始繡節甸宣千萬里視險如夷星宿甲兵聯耿
光於胸次氷霜雨露燦成績於藩維盖　一身萃
淮海之英肆八座列　朝廷之栅向平陽之裝
未趣而緑野之策漫成眼底湖園依然舊物杖
頭風景穆矣新詩是誠闢平地以接　山豈持
薦生人而全五福方兹瑞節更切前芘偏夫出
壓知益算之期未艾能光在壁額懸弧之願斯
償某等參祭梓之均前美松筠之淵後雖古無

專美冉聽司馬於耆英然國有老成尚幸伏波
之矍鑠倘東山非駐屐之所則西人上迎衮之
辰惟良晉之孔艱與高懷之允暢爰翻小調用
侑華尊

送高守調霸州

某稱衡岳人蒙瓊林上望屬清世重親民之任
簡真才分南顧之憂閭里隱情甫來臨而悉究
經綸大手才半展而有餘撫字惟勞愛深黔首
作成秉德化洽青衿鸞鳳集于棘林方兹慶幸

瀏鵝遊于沁渚遽表禎華渙新命于廟朝促榮
移于畿郡在官人之與固所宜然依慈母之懷
其誰能釋驪駒在道尚欲小憐泪洒車塵知莫
遂寇公之借功高鼎劑庶再參台相之恩敢獻
俚詞仰于行色

賀燕谷喬侯旌奬

某官學有淵源器無涯涘金閨通籍才空冀北
之群烏府馳聲名應朝陽之律周海國偶煩於
別駕肆風裁樹著於專城令肅權符萬戶寂花

陰之月誠推行徙匹大戴盆底之春雖疱肆干
將秖爲小試而魚淵驪類共賞恒光褒嘉甫出
於監司歡慶遂騰于州里某等久叨洪庇濫厠
清流稱兒薦悅竊效𡋯人之祝雕虫微技敢慚
下里之詞伏冀高懷俯垂雅照

壽錢封君

某稱望重鄉評積延家慶神遊恬逸恒饒尼爲
之春性本冲和不假韋絃之佩雖福履懋膺乎
天錫而謙光允蹈乎日新似兹達人胡不遐壽

紲嘉平之瑞月適初度之芳辰九十封君錦題
輝搖于鈇杖孫曾秀裔斑衣續舞于瓊筵凡在
知聞孰非欣羨某等絲綸忝詞什敢懷忭僭送
江梅欲醉先春之觴圖設海籌冀歌不過之祥
肆學步於纖才尚納汙於俳體

送段守入覲

某稱性識剛明襟懷夷曠早登名於桂籍遂宣
理於花封才以練而益通器逢堅而愈利俾宣
南去弘敷京口陽春五馬東來管領崇川風月

方斯民之凋弊出大手以爬搔蒞任兩朞告功
萬緒惠深黔首閭閻仰愷悌之風頌沸青衿學
校荷作成之賜古稱循吏今見明公盖有以修
海邦千載之逢非止欲如河內一年之借者也
邇乃循職述職載政爰　朝祖帳乍開厭聽管
絃之欲別與於前導已聞鼓角之催發　帝座
星辰尋當接踵征途霜月已映清心韶光榮雖
不異於登仙在事會或將至於留相故攀轅父
老共惆莫挽之悲騎竹兒童請判再臨之日皆

允叨乎大庇知仰繫其私忱矧某等厠迹儒流
尤親德範斯文誼重豈徒為載酒之勤仁者情
真敢竊附贈言之意漫成部語用侑離觴

送倪侯致政

某稱久歷仕途懋昭治績方倚作海邦之庇何
聿興故里之思翛然袖中遂於洗濯兩朞
德政徒尚具於規模是謂地有神仙遂人雅尚
而民無父母識者深憂當祖帳之既陳悵大賢
之遐棄崇俎載酒薄言組書鷁之舟即席賡詞

聊以獻離亭之技伏祈電覽俯鑒芹私

送陸判升碭山

某稱德宇淵凝才猷贍逴早懋騰於大學爰小
試於臨州民瘼必瘳能日職專馬政官箴自飭
固知事涉蠡生方擬報於績成遷跡榮於遷次
黃堂風月惟餘繾綣之情花縣星辰式迓昭回
之政雖宦途有停白日斯升而吾土非公青山
誰重春生棠樹尚瞻露冕之行泪灑車塵莫遂
攀轅之借聊歌短引聊寫微忱

贊

漢前將軍關壯繆侯贊

漢建安二十四年拜公前將軍假節鉞率衆攻樊遂以是年遇害則是當是公最後所受命所謂漢壽亭侯者乃曹操假漢官以授公而公不肯一日居也辨者謂漢壽爲地亭侯爲爵信矣而輙舉爲公之官稱者何哉謚則后主時追謚

者如此後世所加雖美恐公之所安亦不在是也

維玆漢佐矯矯人龍萬夫之敵國士之風罵吳
捐魏譬彼螟蟘堂堂帝胄骨肉情通分甘委質
曷二其衷威伸華夏千古稱雄豕妖夢協蛇斷
曆窮蓋云天扼豈計之憯仰瞻遺像載考靈蹤
人心懿好彌久彌公

跋

書徐宗蒲萄卷後

郡博陶先生爲徐宗氏書蒲萄余嘗如所請詩其上矣既而有復於作者漸冨非書幅所容乃逐聯且成卷更附以宗合言之詩盡於日用之非急務宗非有所解者而戀戀於上君子之門以必得爲快其殆尙有見焉者矣較彼趨逐刀錐譬視文具者不有間哉世惜其聚書感鍾貲徽宗也果是之收所得弘矣詩書之傳不蓋將有賴乎然則故家千渠鼎羽從有當嗣守之責者於宗可以興矣宗其有補於俗歟

祭文

祭邵夢菊先生大參

維淮之東地極下通江海所滙山川秀融宜有
偉人以瑞當世若先生者殆天所茁雄文藻思
弱冠馳聲清修遠造益懋厥成暨登上第亦惟
其細牧彼蜀州著稱循吏部司載陟藩政攸參
急流勇退身逸名完生平術略未殫厥施庶幾
遐齡以敝崇懺丘園有足樂且無央胡爲霜雪
遽焉興蒼落落鄉邦典刑莫屬嗚呼先生萬金

海涯文集目錄

墓誌

行狀

海涯文集卷之九

墓誌

麻陽縣尹致仕李公墓誌銘

正德十五年閏八月三日麻陽縣知縣致仕李公年八十四以疾卒于家卜十月二十日葬通州城南三里許白塘橋之東前期公之子太學生冬執狀請銘篤致哀懇且述治命謂凡所以處身後者必稽於禮禮有銘此必徵諸予與冬於王氏爲僚婿嘗辱接言笑于公與聞語及平生矣曷云以辭謹序而銘之公諱勝字惟吉別號野翁系出浙之山陰在宋有行十二諱南壽者爲婺州教授博學宏詞以市舶通州靖海因占籍焉歷四世爲公之曾大父文隅國初舉賢良仕至廣信知府時李氏之盛甲于州廣信之子守道有憾于里婦增摘其僭侈以致于訟適朝廷懲元末婾靡遂從重典坐籍産謫戍廣東其弟守約守德得請存祀割餘産仍居于通守約子彦誠娶陳氏公父母也公幼敏悟業家塾

誦習恒出諸生右伯父珩名有清鑒選于子姓
遣公入州學公益礪行業寖成為文務沉
著近裏類其為人四舉于鄉竟以數奇不與解
額成化三年應州貢補太學生在太學三數年
交必擇人言議必稽於正或涉世事輒感激談
方略以是敏譽于衆祭酒丘公濬至闢而加異
焉弘治元年選吏部得湖廣郴陽縣知縣麻陽
僑猺苗雜邑民散亡其恒產多為接境占平等
衛屯軍所奪有民之復者無以為資前有司率

被脅餌置不問公奮然曰吾責也力陳於上官
悉為釐正邑不產棗而歲辦幾千斤民甚痒焉
公亦始奏除之弘治八年貴州赤溪諸洞苗暴
出行劫至邑界民倉卒逋散四外騷然公堅不
為動徑出至江岸乘賊未濟遥與語示以有備
意賊遂返弗濟其往播沅州及兼管辰陵縣事
亦多勞績在官既九載當遷而公銳有歸志
值邑民以輸幹至京師者伏　闕請留公乃再
任復三年而歸卒之日致仕餘二十年矣公性

嚴毅雖貌不揚而膽力完勁訓子孫防督特甚
有弟二人一曰靜早卒公育其孤如己出一出
後世姻黃氏曰表仕至合江知縣公待之無間
初娶彭氏生男一曰春女一嫁孔秀所娶徐氏
生男三曰夏曰秋曰冬後娶李氏生男一曰月
女一嫁王冀孫男女若干[illegible]銘曰
惟兢之畀甚藝之照[illegible]命之辭維宦之亢匪民
之所惟惠之基維行之隘匪衆之[illegible]惟行之介
維家之興匪宦之從惟慶之鍾吁嗟[illegible]此公前

嶽之風鍾千萬年閟此幽宮

封宜人王母許氏墓誌銘

宜人姓許氏諱淑清處士容之女故武略將軍
通州守禦千戶王君諱寵世恩之妻今千戶詔
之母吾外舅武略驃門公之冢婦
國家於世官非廉慎有勞無過者其母妻例不
得封贈惟王氏賢肖相望故累世皆得給誥為
榮則宜人之稱雖分所當得而其為世德所繫
良非細矣宜人於吾婦為丘嫂吾之甥王氏者

餘二十年於茲謂非知宜人者不可詔以銘見屬其容以蕪陋辭哉按許氏世居通之扈呂海門族號衆盛上世常以貲雄閭里然敦尚禮義後雖稍散落而門望終爲鄉黨欽重其女多閑於剪製組織之事宜人在室尤以莊慧稱轅門公嘗督戍大河口道海門以擇姻士選許氏甚熟乃爲世恩聘焉宜人年十七歸王氏姑馬氏宜人多疾即以家之內政畀之宜人綜治井井朝夕視舅姑羞膳惟謹處妯娌及姻族上下之

人和而有禮御婢僕嚴肅而有恩居常寡言笑非有故足不及中門之外更舅姑喪於所當爲必盡其心力世恩在官出入靡常行李所需凡百皆爲預計故雖倉卒無不周致其領京漕則歲一往閱三時然後歸世恩雍睦於內而宜人臨別無難色似又知以義滅私之道矣世恩之卒年三十有五時宜人年三十有六貞靜自閑哀思過禮暨服除永謝鉛黛衣惟青素雖命服亦空擬焉自世恩之卒至宜人之卒中間娶婦

嫁女爲費甚殷宜人劑量有方皆得豐儉且約其子至於成立以才武廉能著績其見良人於地下復何媿哉宜人卒于正德庚辰　月　日距其生成化丁亥　月　日得壽五十有四復三年嘉靖癸未正月四日歸窆於世恩之窀蓋即轅門公之兆之側也子男二長即詔娶曹氏次言出貳室朱氏娶張氏女二長適楊應節早卒次適州學生江岑銘曰

孝以慈行之懿勤以肅家之制壽未遐貞以俟

千之才身可斃銘以藏美無替

武德將軍通州守禦正千戶陳公墓誌銘

公諱韜字仲機少日遊州學通文墨大意年二十四入官在官幾三十年凡領操巡江管墩諸勞劇事皆嘗任焉一不爲避就計特身愼密於人無所忤又恬淡不善於謀利樂易而不爲厓巖故軍卒之隸之者多相安而罔憨或誚其近懦公無恤也然以是亦鮮殃祟卒保其官以授其子且退不待年優游以歿則雖不及上壽視

彼挾斡數如絲粟比遂用以欺公剋下或處汙穢而無媿至犯刑憲嚬世緒而莫之救者得矢果何如哉公之先世本泰州丁溪場人也其高祖 國初從軍曾祖福兒與其兄皆死於戰累功至燕山前衛世襲正千戶祖應偉狀貌多材力嘗選侍 宣廟以功受賞 正統初調通州掌守禦政居通州者今四世近百年矣伯父勇謙相繼傳職皆掌守禦政父節以疾弗耀母李氏侍御周女也有懿行配李氏千戶英之女子男

二皆側室桑氏出如麟字應仁今千戶是也婦楊氏千戶愷之姪次鳳婦沈氏指揮潤之女孫男二曰正曰上女三長受聘孫氏公之卒以正德庚辰七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九葬以是年某月某日附永興鄉先隴應麟以友生就予援親故乞銘墓辭弗獲乃爲誌其畧而銘之銘曰

陳氏之先代著武績騎突戈飛出鋒入鏑謂生可捐謂國宜亟卒樹其功以踐華陟公克承之虞滿而溢歷三十年鮮罹禍譎衮衮後來寔將徵益孰考德焉視茲幽刻

武德將軍楊君元質墓誌銘

君諱應文其先江西新淦人也五世祖清洪武初以征克功授通州守禦所百戶始家於通高祖斌克紹其職曾祖紀景泰成化間累功得世襲今官祖愷在官以能稱家業益振父戩早卒于官高妣劉曾妣顧祖妣馬母顧皆封宜人君幼孤稍長樂于就傅質敏悟讀書多所通解甫弱冠襲職凡所事之難且勞者以年力之富嘗

獲任焉君謹慎悉心無或嚬者嘉靖乙酉漕司精簡其屬以所之漕事付君竟著勞績然君體清癯自少多疾重以漕事之繁疾遂增劇丙戌十月歸自京師越明年某月某日卒距其生弘治丁巳某月某日壽僅止三十君謙和有度善與士人交居常儉約不妄費視彼膏粱其味木石其驅侈然縱肆而無忌者不爲賢乎使天假之年得熟於世故則所進宜必多矣嗚呼孰謂昔之美愛期待於君者適足以重吾哀而已耶

君配陳氏千戶癸之女生子一人曰某曰某側
室　氏生子一人曰某皆幼卜以是年某月日
葬城西南之原此則其墓門之石也銘曰
祿受於國位傳於先何天與之懿而嗇其年留
城以西流水延緣是惟楊子之所銘以識焉

孫舜美墓誌銘

通之爲地僻在海隅民風淳朴而西街孫氏者
爲尤吾先君爲吾長姊氏擇所宜得孫氏伯漢
之仲子蓋舜美也舜美生質篤厚稱其家風年

十四五即脫治生事稍長益練及吾姊氏既歸
復悉奮其以資營計夫婦之間儉勤相勵雖處
饒裕而辛苦備嘗無一毫驕縱意性孝友事父
毋能委曲承順居喪必蔬食寢疾時毋服未終
或勸其調佐以味卒不爲變析爨之際讓己之
嘗得者幾半吾姊氏卒餘二十年舜美視吾家
無間厥始夫舜美之行鄉人以長者目之而壽
乃不溢殆其所取於造物者有甚於其壽而不
可得兼耶嗚呼是可悲矣舜美名愍嘗輸粟助

賑爲義官其先世本泰州人高祖友恭當元季
避兵亂徙居通州曾祖秉章祖裕皆隱德弗燿
伯漢公名文好善樂施母史氏令德遠壽皆人
所羨嘆繼娶王氏實克任內事以爲之助子男
四長密吾甥也娶王氏義官宗之女次忠鄒氏
參政夢菊先生棠之女次寀聘姜氏守禦千戶
佐之女次夼未聘三女長適施馬凌卿之子太
學生聰次適太學生曹君之子大有次適太常
姚卿之子企孫男一夢鶴女一許聘錢文建舜

美生以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爲壽五十有六
卜以某年月日葬永興鄉唐家港之北原吾姊
之柩遷自舊塋祔焉前此夢菊公將爲之銘以
微疾未果乃授意於磐使操筆焉嗚呼吾將忍
哉骨肉之親長者之命兩皆不可辭也因序著
其實而銘之銘曰
德紹其世巧斷輪才優其家輕轉鈞壽方望丈
返厥眞欲往贖兮路無垠刻石闕壤垂千春辭
無詭激如其人

徐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王姓諱某徐君天宸諱龢之妻也王族世居通之南門孺人之父曰某兩姓舊以世德相厚善爰重以婚孺人年十九歸徐氏時舅廷美公逝已餘十年家稍落于前姑王氏歷諸勤苦以俟其子之成然性嚴重於子婦不為姑息之愛孺人曲意承順終罔失歡至于區處內事酬應親族詳敏有倫多出人意表賓祭膳羞尤務精腆其佐天宸為生計黽勉相須纂織輒冒寒

暑或力疾匪懈家卒以裕子坦為州學弟子員資給必備于妾費則分毫亦靳其機向有丈夫風焉嘉靖甲申以哭女成鬱醫藥罔功遂及于殆卒之日為丙戌正月丙午距其生成化甲午三月初七日壬辰得壽五十有三子男二長即坦娶孫氏次坤娶王氏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孺人一歲沒天宸卜葬孺人于永興鄉之原其兆壬坐丙向卜日丁亥二月庚申預以銘見屬天宸于予毋族為兄往來甚密知甚悉無可辭者乃述其槩而銘之銘曰

徐本德門幾萎而昌孰相君子家婦維王煒煒佳兒克儒克商慈訓有徵算則孔良半百非夭順受乃康新阡之窆魂攸藏徐門之昌昌未可量貞珉載刻永　玄堂

樵雲曹公墓誌銘

嘉靖丙戌某月日樵雲先生曹公以疾終于正寢時年七十有五矣公常自營藏域於城南二里許之原嗣子博以其年月日奉柩納焉預以

銘見屬予與曹親戚厚善又在通家固無俟於狀而知公者兄重以請其何辭公諱璉字廷器號則樵雲系出宋武惠王彬第三子武穆公瑋之後當建炎南渡徙家蘇之常熟勝國季避亂再徙于通曾祖諱某祖諱某恢廓有幹局遂振其家父諱靖以鄉進士判大同府致仕進五品階服母徐氏西亭舊族也公少穎敏與從兄琰及諸弟皆習舉子業參政常熟王公鼎未第時通判公延致家塾公事之無惰尋琰舉鄉貢諸

弟皆入州學而家責在公業以弗竟然用是以施于家凡事之大小禮之吉凶綜理周密動中機矩而其才猶若溢於無所試者成化間輸粟助賑例受散官志亦詘矣適之運河久失疏濬歲旱輒涸巡鹽豸史某處李公某訪於衆得公委之公督丁夫程計日力確有定則視他任事者力省而功倍焉居常好施與善交游周親族之貧者至屢屢不厭或養之終身四方之客有至通者多踵公門應接無所失館穀賙遺恒出

其意外以是雖處豐裕而囊無羡蓄自昔侍親嘗究心醫藥或求者必手劑授之雖所費不貲弗爲吝也舊第瀕江弘治間江流倏縱公徙居城中治別業城南疊石瀦水搆亭其上觀賓日集對景陶情詩酒琴棋迭資娛謔𥹸政夢菊邵公棠名其亭曰心遠縉紳碩彦多貽詩侈之弟璠尹河南之魯山𤀹廣西之賀公每書必屬以亟歸共天倫之樂非有得於止足之戒者能如是哉後二弟皆卒于官賀尹子夭無後命博子

後之公爲人襟宇爽豁長髯豐背博聚古今善談論每對客亹亹終日於市廛瑣屑終身不一近雖祿位弗登而鄉邦風望翹然與顯貴埒其亦可謂難矣公疾以痰火致風醫謂得於奉養之厚難其治以戒飲却味善自調攝半愈者四年而後卒配常熟湯氏賢甚而開於內事實爲公助子男一即博以太學生待選天曹婦袁氏藩司檢校榮之女也女三長適鴻臚寺主簿張紘次適周璟次適守禦千戶王詔側室莊氏仲

女其出也孫男五大有大亨大同大輿大來亨同俱州學生女一聘朱淮曾孫一未名公惟一子而孫曾蕃蕃其殆天以昭公之蔭乎銘曰

武惠武穆維曹之盛越五百年流風愈競卓哉樵雲維今之爽福壽考終弗位而榮子鮮孫蕃餘慶斯在天昌曹宗佇復其藏城南之阡靈秀蜿蜒達者所葬卜於生前勒銘以藏俾識其後山川匪遐茲封之祐

武畧將軍副千戶王君德宣墓誌銘

吾通守禦千戸王德宣氏一時僚輩之特然者也嘉靖戊子三月十有八日葬城南泉安橋西南之原德宣於吾爲内姪吾悲其克官而罔壽也爲著其槩使刻諸墓焉德宣早失怙承厥世官性警敏魁岸爽勁閑於騎射弱冠則馳能聲凡所事之重要者上之人必以歸之其領操運粮則歲一赴都下所部常數百人無愆期亦無斂尅其備倭巡捕則水盜遠跡雖私鹽販徒之悍黠者曰舊王來矣皆謹避之蓋僚官有同姓

後至者故土稱以新舊別焉正德間巨流劉七輩自北擾淮巡撫張公縉檄德宣領軍協守一見則留置幄下朝夕不去左右及盜由江至通張公遣德宣就陸總制乞師不獲德宣自請歸探按甲晝夜馳四百里抵通登城射賊衆皆壯而恃之比夜賊退息于舟德宣遂率家丁縋城以出襲奪賊一舟擒其那淑辛兒等七人後殲餘之賊數人者復北走德宣偕徒卒十餘騎追之不解甲者旬日獲於定遠前後以賊功被賞

銀牌於諸督府凡四事聞復荷銀牌綵幣羊酒之　賜嘉靖乙酉當道嚴選軍職命專掌守禦之政德宣益自奮勵用是事罔不集軍政帖然謂之曰一時僚輩之特然者其吾通城野之公言與若居室有衡荆之風服御有桓冲之好又皆其行之足多者也德宣諱詔其先本山東壽光人自始祖顯守禦通州歷高祖能曾祖綱祖舜臣父寵至德宣凡六世諸祖世皆贈封宜人母許氏配曹氏亦封宜人子男二炅楊廷相女

二皆幼銘曰

時方右文官武或羞匪官則貽維人之修猗歟德宣崛起厥儔滔滔頹波弗胥以流天嗇其壽人傳其休刻此銘詩永閟于幽

武畧將軍李公配宜人潘氏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忠字天爵其先本河南南陽府鎮平縣人高祖榮以元末同僉歸附得羽林衛摧百戸累功始克眞授昭信校尉通州守禦所世襲管軍百戸曾祖毅復以功陞武畧將軍副千

戸祖興父瑛皆以才譽篤其世祐母梁氏封宜人公少英銳有膽氣襲職時年二十五於世務尤爲練達故在官隨事輒辦不爲盤錯所撓音吐洪暢善於應對故上官之涖通者多假以辭色外豁内平無權譎營殖之巧故僚屬信其悃悃而卒伍樂其不苛觸憐激念有急病讓夷之風寛和善謔有雅歌投壺之興故親舊之交每篤賓友之會亦繁出易費殷雜加之善治生以爲祿益而終困羨蓄公亦不以爲意也致仕時年五十有四蓋懇乞始得破例就間日與鄉耆彦爲飲會以相樂嗣子節尤克而官公優游蕪境餘三十年亦斯賴也卒之日爲嘉靖戊子九月六日距其生正統癸巳九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六配潘氏諱妙眞封宜人昭信校尉𨪆之女婉靜而貞謹於言動不易爲喜怒居常退抑若不有其尊貴者而内政實修親族上下多稱焉卒之日後武畧公一歲爲嘉靖己丑十一月六日距其生正統丁卯十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三子男四節以長受其蔭今致仕娶顧氏封宜人次時娶葛氏濟娶蘇氏泰娶吳氏女二長適千戸姜文煥次保寵孫男十三夔襲職今選領京漕次某若干曾孫男二女三皆幼卜以癸巳二月十一日合葬先塋之側節詣予謂予宜銘予惟公與宜人白首伉儷五福完裕於鄉宜有述矣況公與先君情好爲密而冢婦宜人予族姑也通家之分敢靳一揮縱之勤哉用叙列其生平之不可沒者而系之銘銘曰

世其官而亦世其修是以永其休儷其德而□

儷其室是以人之羨哭聲若譁惟後之那家訢

軼前惟後之賢西阡翼翼體魄是宅銘詩耿耿

以詔遐邇

竹墅孫公墓誌銘

竹墅孫公之卒且葬也其孫孝爲狀偕弟厚執以請銘二生在州學儕輩中俊茂篤業吾所畏愛公固吾知也銘何辭按狀公諱和字良辰先世本洛陽人宋紹興間有百四者爲揚州路總

轄官乃留家于通高祖伯善曾祖宗紀祖孟禧父廷器皆以隱行聞母薛氏公生質端諒少如成人持謙守口謝遠儇薄弱冠領家寄疏處内外事即罔遺紊暇時仍近書史了其大意與人交常凝密而不爲詭徇始念家費之繁甘辛儉以拓前業渡江族吳越者無慮歲後罹於風濤之變遂輟歸日以課子力農爲務晚年畀子家政指竹墅終焉有司禮請鄉飲聞爲一赴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以　獻皇帝廟成覃　恩海内

民年八十行義著聞者咸錫以冠帶公時年七十六衆謂成數已應　詔格宜受於有司公曰吾少不欺州里老乃欺君乎至八袠誕辰告于先廟乃拜厥錫大夫士爲詩侈之聯以成卷題曰竹墅榮壽至是嬰疾者數月卒於其寢公素嚮在儒明于佛老之妄屬纊之日惟囑其孫以讀書他不一及子軒於葬事悉倣禮以治遵庭訓也卒之日爲嘉靖癸巳十一月四日距其生景泰庚午十月十日享年八十有四配史氏盖

佐公於辛儉者繼丁氏子男二長即軒史出娶王次轍側出娶張繼李女二適徐言龔霖孫男長即孝次即厚孚存皆幼女三長適太學生姚俞次省職次州學生徐坦曾男孫四曰某史孺人之卒先公廿有八年卜兆永興鄉之原於是啓而合窆焉即甲午正月九日也銘曰

維公之先由洛而遷其在于通亦旣有年以族則望以人則賢有如公者歸然目前公今逝矣休聞則延公嚮在儒老且益堅諸孫競爽驊騮

罔輟酬公願者兹其在焉爰以徵後刻此銘言

錢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保氏諱素貞五世祖罕勝國時丞相高祖元善當國初以元帥歸義始居于通曾祖彥暘祖孟儀父瑄字廷器克昌其世業者母同郡徐氏亦望族孺人性質温柔敦厚不苟言咲自少無慕於新麗之飾年二十歸錢氏爲諱鏞字宗器之妻處士叔惠公之冢婦也孺人事舅姑及夫能盡孝謹待内外屬皆有禮意宗器公有

弟七人妹二人其娶與嫁事凡涉於内者皆孺人悉力以贊其姑雖瑣雜無少廢詎姑卒時季子尚幼孺人於叔庶幾母道焉猶子二十餘人亦莫不感其均愛飭父母遠宦啓崇早失母孺人撫之尤至宗器公性素嚴恚孺人應以和緩閨門雍睦婢僕每獲其庇錢故巨家孺人得便意於所欲然甘執勤儉臨没之歲手猶不釋麻縷節量出入分毫不妄費而見饑寒者則亟與之無難色其有恒而知義於女德鮮及焉卒之

日為嘉靖戊辰距其生景泰丙子三月巳巳春秋七十有三以卒之明年二月甲申葬祔宗器公之兆子男四人曰山太學生娶馬氏曰嵩娶陳氏曰岩娶成氏曰州學生崑娶王氏女三婿曰太學生徐應時曰吳景明曰朱傑孫男四曰文達曰文選曰文建曰文運女五婿曰某若干曾孫一曰鳴鳳前塋山執狀請于予曰山於予骨肉至親有通家之好且密邇比鄰銘吾母孰宜於予某曰唯遂銘之銘曰

家有盛衰兮維婦之由吁嗟孺人兮其德允周
錢門之盛兮孰究其以吁嗟孺人兮為内之紀
安富而壽兮福亦孔殷維子及孫兮蟄蟄彬彬
祿養弗逮兮子心之惻蒸嘗列鼎兮尚光口澤
吁嗟孺人兮德崇其墳雖無此銘兮孰使無聞

行狀

先公竹居府君行狀

公諱能字世美號竹居世居通州之西門外公始遷西門内高祖福二曾祖仲仁皆蓄德不仕

祖廷德嘗居貨客有遺金者為收閱歲而還之父永端尤樂善好施自處恬讓足不至官府識與不識咸以淳篤君子稱焉妣張氏亦克相其志公少聰悟善屬對以早承家計故不克遂經學以奮於儒而諸史百氏之書暇則未嘗去手間作為詩章亦冲暢可誦所交多縉紳賢達處親族内外以及鄉鄰恩禮周至無少長皆得其悦且服焉性和緩勤慎重然諾不易為喜怒為人謀必忠事父母篤於孝敬喪祭必盡其心終

身語及父母輙即涕下初父母謂公幼鮮兄弟
以其姊氏納徐寧爲贅婿公與之處久無間言
爲置産而後析之撫其子給以貲財匱而復繼
族衆盛事後甚殷毎議必待公爲決衆以爲難
者公不動聲色而自守其肯綮中年以後家益
温裕念以濟人爲事成化乙巳以歳饑輸粟四
百斛避冠帶奉　旨受立石之旌弘治戊申州
大夫復以歳饑奉例強以冠帶不得已輸銀受
焉鄉人求貸者隨有無應之未嘗作意固拒貧

不能償者輙焚其券或遭火盜暴失其家者必
致錢米貧之死無棺及尸之野棄者多爲置棺
營葬正德丙寅知府鄧公巡歴至州謂粮長多
侵尅欲求其代闔州之人皆以公爲請公懇辭
不獲勉強供役者一年收允平斂以已貲足其
虧耗州人感羡又嘗築永興橋於河堤以便水
利木壞復易之以石南門外之通濟橋西門外
之吊橋皆歳久傾壞亦爲出貲新之正德丁丑
州大夫晉江蔣公銳意修學而重於興作公助

貲爲市材木繼助以磚石蔣深頼之嘉靖初州
大夫易州張公建明倫堂復以白金五十兩倡
助州人多感效焉堂乃底績毎家塾延師必重
幣以招名士供具務爲豐潔歳時餽贈有加故
其子若孫皆隨才質有所成就無頽蕩者諸家
皆慕以爲法公雖終身不離韋布而隱然爲州
里重人或以爭辨詣者公數語開釋輙愧服而
退年五十後州鄉飲即迎致賔筵禮數優異人
以爲宜同府葉公嘗一召見訪以事宜輙嘆曰

吾揚民庶才行兼全若顧某者難其匹矣其疾
也親族鄰友之人與凡往來者相率爲禱於二
氏之宫及諸神祠前後將千數無虚日其卒也
復相率而哭皆盡哀其素履誠愨而要於寛惠
故其取驗於人者如此公卒以嘉靖元年五月
十三日距其生正統九年七月二十日得壽七
十有九配徐氏名家女實綜内事以佐厥家男
子四磐舉南畿鄉貢山義官皆徐出岩碧出側
室朱氏女子二亦徐出長適孫懋次凌材男孫

五瑶太學生瑁庠生瑎瑛璦皆幼女孫五長許嫁姚仝次朱沛次馬詔次庠生王誥次季辰馬

敎將以是年七月十有七日奉窆於永輿鄉先隴之側望其別墅不數十步蓋公嘗游息爲行樂之地有花木竹石之勝而因以寄號於竹居者也葬於禮有銘用是敢述其行實之槩爲狀以請磬方五内崩裂筆不成辭伏惟大君子亟聽而裁擇焉

海涯文集卷之九

海涯文集目録

誌考引

名宦

前吳趙王任徐五公者皆考據誌傳德政俱醇允宜報祀而續考宋吳喬姜四公亦在所不當遺者熊公據舊誌所稱或亦可附惜無他考見外此則胡文定公嘗知通州然已從祀夫子廟庭而宦祠在學宮故不更祀他如王文惠呂文靖雖官於通而人品相業不無可議祀之則泛范文正岳武穆雖嘗以聲望及於通人而范乃西溪鹽官自屬泰州岳爲通泰鎮撫不過帶銜祀之則僭且報功懷德之祠非攀羅張示之具敢不慎哉

鄉賢

按五代前通未以州縣名地附廣陵海陵故鄉賢之在漢唐者具第無聞莫能詳究宋元之末通更騷亂文獻散落無足徵矣況磐以晚生末學聞見孤陋當蔣侯創祀時倉卒定議寧踈無誤故止舉吳崔二公應祀其遺馨逸美卒莫如之何也然竊復考之京漕張公昔嘗配陳忠肅任忠敏以爲三賢者今遽舍之於理未安制置印公當國步之艱以才望爲時簡擢效位通顯効忠著績盖非賢者不能而史不立傳豈元時館閣無近鄉知識在乎祀典之缺或在茲焉敢舉所知以俟君子

寓賢

寓賢宜與鄉賢爲伍敢亦附見焉若丞相文公雖嘗由海道經城下然亂離過客通人初未之識也金應死葬于通義若可取而人則微例以前三公者能無異乎

天文

堪輿家分野之說或以九州属北斗或以十二國配十二次或以五方繫五行而十二次者其說最爲詳著妖祥之感代有顯徵其義盖不誣矣然吾通之地於禹貢周禮爲揚州於春秋爲吳越皆百之一於漢以後爲廣陵等郡亦不過

十之一耳儷之天象不亦微乎夫匹夫匹婦微之微也聞有干天和而動天象者矣況乎人民社稷之繁重山川物産之雄饒聲名文物漸與古名郡齊驅今之為通又有不可以微而目之者則其關係於天象者不亦從可知哉用是通稽前籍凡涉揚州吳越之星次者悉為采摭而山河兩戒干支方位之說亦在其中末則備以諸家辨論俟知天者正焉嗚呼天之於地必不以微而或遺則人之於此亦不可以其微而自

絶於天也天人之際其嚴矣哉

地理

通州地控江海於江南諸郡邑順風不半日可至其東南料角嘴為鹹淡之分自茲入海則南至兩浙閩廣北至登萊遼東以迄海外雖風波險巇而限域莫分狼山登望直以目力為界軍山等山左右聯絡實為州之案山自淮以東幾千里自儀真沿江而下亦數百里於通始得山焉其景物清麗有足觀者蓋山川融結秀靈攸萃矣是篇所述言貴有稽義存指掌故凡誇侈之說無取焉

公移 代州僚作

水利

本州地邊江海切要事宜無過水利但通江水道俱作壩堰遇澇雖可開洩遇旱則江潮所及不過沿江些少之地近裡田禾無從灌溉今議得本州豐倉壩下通天生港陸洪壩下通蘆涇港俱係江潮可入去處若於此二處置成閘座

以時啓閉則江潮與河水常得相接一州田地并運河皆永無乾溢之患矣惟西成一鄉在運河東北水勢趨海為便中有宣家河一道至石港場地方近海作壩竈戶制其開塞凡遇水澇必行牢築以防衝決一鄉坐受淹没以致溝渠堙塞田地荒蕪人民逃散誠非細故須於宣家壩造減水閘一座庶為此鄉之利商竈亦獲其便又本州西北一十五里運河西岸有唐家閘一座遇澇減水甚為民便年久傾壞亦修理之

宜先者今照各閘動用工價數多查得先任蔣
知州曾將新漲沙田佃與民間收銀欲備前項
使用因數不敷復値年荒未舉見銀若干兩存
庫又查得白鋪鎮有廢閘二座原係唐宋時初
開運河放水行船如今比略開河之制後因河
路濬通地勢平坦本州以上至泰州等處閘座
年久皆廢二閘石塊時被居民搬去若遂爲北
取轉用尚可得其一半凡此興修事宜得蒙委
任廉能有司悉心經理則食利之家皆所樂助
次第舉行宜無難者

學校

學校爲政首務本州儒學年久傾壞近來文廟
明倫堂皆係新建號房近構數間亦復敝壞生
員肄業殊無歸宿有司更代不常且避規利之
嫌不敢申達竊恐因循玩愒終無興復之期文
明之世不宜有此今照本州入海沿灘取魚人
戶每大船一隻納領帖銀若干小船一隻納領
帖銀若干每年常計二三百兩存官備用得蒙

明示積以資學不爲別用則不過三年號房可
建人將見儒學之全制矣

馬政

洪武年間官馬俱以田粮派養本府十州縣內
高郵江都等八處地土膏腴宜於養馬每兒馬
一匹額編田三百畝免納稅粮該養馬之費通
州海門勘係邊海鹹濕不宜牧養故無俵派馬
匹田粮盡數徵收後因六安等州災傷告蒙上
司計處令本州縣每兒馬一匹僉一十丁騍馬
一匹僉十五丁暫替領養聽候改俵永樂六年
海門縣耆民張暹等奏准除豁本州亦差老人
白鏞具奏中途病故以致未悞除豁至今養馬
八百五十匹緣水草不宜時常倒死追倍之際
小民傾產高價買自他鄉其有印記不堪揀回
變賣若得價不半於前又行增價復買及至起
解北京備用馬匹百無一選每年部司文移不
過行令徵價前生北方產馬去處收買交俵費
用不貲艱苦　是州民徒受養馬之害　國

家未嘗獲用馬之利也所以然者蓋由通州之馬地本不宜設非定額故無免徵之地而及有役之丁槩派養之名而罔孳牧之實揆之事理誠爲未便使白鏞之奏得達於永樂之時則必與海門俱槩除豁矣今百餘年來賦役日繁民益凋敝豈可不爲之慮哉近查得徐邳等州豐沛等縣因被水災告申前巡撫張奏准得種馬見在者俱行變賣倒死者停止每年量徵折色銀兩解寺交納本州自正德年間流賊傷殘軍

馬蹂踐海潮泛溢田地荒坍嘉靖以來饑荒相繼民不聊生比之徐沛等處尤甚竊照本州種馬八百五十匹府給帖內開每馬一日草料銀三分共草料銀九千一百八十七兩其倒死者只計嘉靖六年一年死過四十五匹雖買補價色不等每匹只以銀十二兩計之該銀五百餘兩二項共銀九千六百八十七兩外每年坐派徵解備用馬價銀三千三百餘兩合前二項總一萬二千九百餘兩惟三千三百兩者爲　朝廷實用彼九千六百餘兩徒空耗於無用之地若省以歸民將足三年解京之數與其竭膏血於無用孰若廣德惠於窮民哉今照通州之馬考求立法之原仰推　祖宗之意則事屬除豁理無可疑若以年遠難以查辨必不得已如徐邳等處免其派養種馬每年止解馬價備用亦補偏救弊之一端也

坍江

本州坍江糧成化弘治年間已經奏勘實者每

米一石折銀四錢豆麥折銀三錢雖云減省尚係空陪正德七年續報勘實者亦曾造册轉達未蒙區處仍作正數起運小民蕩散輸官望江掩泣疾苦莫甚於此伏覩嘉靖六年三月十三日　詔書一欵備云欽此欽遵外今照本州所謂坍江糧者委係該免之數乞賜早爲　奏請除豁則小民疾苦庶或有瘳若候　命下之日不允除豁爲有司者亦無坐視民困之理近年江漲沙塗俱係民間佃種原無粮額欲爲通行

查實只儘近上有收去處將前項坍江粮均派
在内使粮雖掛戶納必隨田仍造立圖冊以備
徵查如遇復坍即爲查免續漲者更俟勻攤則
原額不虧粮戶免累亦處置坍粮之中策也

海涯文集卷之十

海涯文集

附録

海涯先生行狀

歲乙未嶸居先君子之喪顧子士奇亦居其父
海涯先生之喪乃蜡月之晦士奇衰絰踵予門
再拜泣而請曰先君歸窆有日矣墓銘未有所
屬竊欲求海内名筆先君雅重者爲之然其行
實非里居而稔知者莫得其詳也將以誄之子
嶸曰海涯先生文章德行昭著遐邇夫人能言

之奚俟子哉然予小子叨比鄰荷指教隱然爲
師弟子者二十餘年鄉人之知海涯先生者尤
莫予若也士奇雖無言予將有心焉又重以茲
請恭敢不摹寫大君子素履之萬一以爲立言
者之地哉公諱磐字子安初字安國别號海涯
公之先世遠矣曰福二府君者以洪武初來通
高祖仲仁隱德不仕曾祖廷德嘗返賈人之遺
金州之人至今能言之祖永端尤樂善好施足
不至官府父能字世美號竹居端謹篤厚通書

史重然諾樂爲義舉嘗輸粟賑濟辭免寇戚奉
詔受立石之旌實昌厥家母徐氏婦德完粹益
以勤儉佐竹居公者公生岐嶷穎慧未朞即知
展書三歲能誦詩教以字一識不忘七歲就傳
讀書作課日閱月益群兒長年一輩者皆出其
下且性不好嬉弄嶷然如成人鄉先生婁菊齋
公棠見而嘆曰此顧門積善之所鍾也爲詩贈
之有清廟文章瑚璉器丹山精采鳳凰毛之句
九歲入郡庠越三歲督學侍御王公鑑之升補

廪員麓史榮公華亦嘗試之嘆曰吾不意人才
出此海濱也結爲小友厥後凡以試事至者必
擢公居第一莆田黃公如金尤精別士類每於
群輩中召公出示之曰此通州顧某也去則凭
軒目送之間至進退人才亦相與取決公喜儲
書積書幾數萬卷自六經群史諸子百家以及
天文地誌無不研究有所述作精鍊雄渾一洗
骫骳之習識者爭相傳誦每至都持卷帙索題
詠者日集于門其論文主於理勝論詩主於格

勝其評品古人商確時事動出人意見之外引
意措詞鑿鑿如老吏斷獄毫髮不可掩遁尤長
於四六能道人意中事至於鑒別古今書畫器
物亦稱精博儲文懿公素慎許可每曰是不獨
江北之雄也已值數奇以詩經五試不一遇亦
不爲戚第曰無以爲親慰有未安耳聚徒講學
以成就人才爲己任士之就之者見公長身山
立不苟言笑始疑其傲久之未有不覺其可親
而至戀戀者通自弘治正德以來科不乏人雖

不盡出公門然皆類籍裨益歲庚午奉督學檄
更治春秋時小泉林公守蘇州麟經世家也因
命公受業公行遇盜于江中舟人勸其易服以
混于衆公囂然不爲動曰小盜志在得財解衣
與之嘗無我困況衣冠可以化暴乎已而獨不
敢犯加慰勞焉明年流賊劉七齊彥明者蔽江
東下勢甚猖獗時承平日久不習兵人不自保
公毅然持固守計謀之貳守劉公瓚修城堡集
民下以身總其事不解衣卧城上者兩月仍爲

募導討乘夜襲之未幾賊舟爲大風所破大軍
乘之雖多逋者而通卒無恙正德癸酉始領鄉
薦壬司録其春秋義以式捷至府守孫公禄迓
於驛亭亟謂曰以名第言之猶爲屈也此行直
當作狀元耳以所張黃蓋送之爲之兆鷗溪楊
公果姚公繼嚴同官北曹吏部亦喜而形之詩
曰靜海時名顧安國不嶦丰度十經年潞河夜
語姚元肖共喜衣冠不乏賢其愜遠近之望若
此郡守高公鵬引爲知已事必訪而後行高得

爲數十年以來賢牧公實成之公雖身在江湖
而未嘗不以天下爲已任憂民憂國日形于言
其最關於吾鄉者若鹽法坍粮屯田馬政錢弊
水利無不切當蔣公孔爀鋭意興革屬公修郡
誌欲以官沙十萬爲潤筆資公曰文獻不足固
所自盡也敢因以爲利乎辭不受因以名宦鄉
賢爲請祠成尤悉心討究作名宦鄉賢考移請
於上曰吾杜將來之冐濫也歷任賢有司雖禮
敬備至公實未嘗干之以私大與尹某者以事

敗懷千金遺府守王公鐸王叱之出徐曰得顏
生一言釋汝矣某移以賂公公謂其使曰事果
誣王公非枉人者否則予豈比匪人而得貨者
哉後卒坐實落職公雖天性仁恕樂於赴人之
急至義之所在則千牛莫挽紛華勢利蔑如也
事父母愉色婉容務養其志嘗云事親者不可
不知醫究心岐黃之學竹居府君暨太孺人嘗
相繼寢疾公朝夕左右便溺之器皆親執之湯
藥必躬爲之以進屢獲奇效以是推之於人亦

多全活撫諸弟友愛特至平生未嘗出一誶語
相聚則以棋酒爲樂視姪太學生瑶愛誨懇至
不殊已生嘉靖改元竹居府君卒哀毁骨立葬
祭如禮念太孺人不欲遠適搆屋城西鐵錢河
之旁扁其堂曰鐵渠書院時與同志講論其中
意有所會一於詩發之遠方人聞公名來謁者
無虛日公厚禮之如故交各充其意而返戚里
之匱乏者類有賙恤有所貸亦不責其償公初
娶尹氏數月而夭視其父母三十年無間其卒

也葬埋之具益厚焉同年徐君者卒于張秋磬囊爲歸其柩其他濟人利物之事率多類此以是雖夙號豐裕而用嘗不給亦竟不以爲意高標逸韻絶識偉度雖兒童走卒皆知敬之至有不善則惟恐公知其聞風聞言而感化者又歷歷可數公殆以一身繫州里之重輕者乎自五十後仕進意益微太孺人意不置强赴禮闈公不得已行抵京五日而疾作以乙未四月十日卒于張家灣之僧舍距其生成化巳亥九月十

七日享年僅五十有七遺言無他惟以不及見老母爲恨今太孺人年九十尚能爲哀哭云方公之臥病也學士龔公昂主文柄預幸可得名士如公者以荅　明聖徹聞知其不與試深惜之衆亦莫不爲公惜噫寧復謂其至此極耶初公之凶聞傳自道路凡知公者皆曰必無是也予獨疑之公之立心制行遠近之人莫不願其壽且榮也忍以客死誣之哉未幾而公之櫬果至矣鄉里親戚無不流涕士君子則哭之盡哀

其未識公面而聞公名者亦爲之嗟嘆數月之內哭而吊者猶不絶夫親戚哀之情也君子哀之知也一州之人長者少者貧富者無不哀之是豈盡受公之惠領公之教哉此正所謂秉彝好德之公也鄉士夫又欲亟祀公於賢祀其尤秉彝好德之不容自已者耶嗚呼是可以知公矣吾猶憶往年與公同舟公語某曰始祖塋不治久矣子孫之罪也吾買田其傍將圖新之故府守王公柩留淮之僧舍知巳之咎也得少暇

當往塟之孰謂公謀人者未遂而返資人以謀巳耶此又吾之所獨悲而諸君子之所未知也公之爲人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忠言以教人而羞爲詰秉義以直躬而恥爲介孝友絶人而勉勉如不及道德周身而歉歉不自居方其盛年以文釆自持視功名如探囊中物使克酬其志以磬其施將必有炳焉煥焉遂以名世者如其不然亦謂其將明道山林窮著述以發其藴令則巳矣是豈特

一身一家之不幸而已哉公所著有海涯集若干卷士奇將梓而行之特什百之一耳配王氏故守禦千戶舜臣之女相勉三十年克承德意子男一即士奇者名瑶太學生負奇氣文誼綽有父風娶凌氏正郎楷之女孫男二長曰守元公所名也甫九歲聘海門太學生徐霖之女其次與女孫一俱未毀齒瑶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永興鄉王巷之新阡寅坐申向靈秀環結爲鄉之冠云嘉靖丙申二月　賜同進士出身郡

晚制生錢嶸謹狀

通州顧子安墓誌銘

觀賢人壽殀通塞豈不見天意乎竊計宰物者於吾人初固無意其間一切若視百物聽其榮悴而已通州顧子安賢者也考其始終既予復奪首尾不相類何其背戾若是與天乎果念之固不應爾爾也按錢子嶸之狀曰子安諱磐初字安國揚郡通州人高祖以來世稱長厚父能通書史薄榮利始大其家聲母徐氏禱東岳而生子安甚穎異未期即能展書二歲能學識字七歲作經義九歲選入郡學十二考升學生食官廩前後督學御史至必擢居第一刮目待之初治詩五試不第乃從今工部尚書林公授春秋正德癸酉始中應天府秋試刻傳其文知者猶指名第爲屈時揚有太常楊公果姚公繼巖方在吏部負人望得鄉書見其名大稱得人至賦詩相賀自是公卿聞者皆期子安出爲世用又復屢蹶不售踰五十意落落不求進母徐氏

意謂兒生奇又抱負出人終當顯甲午冬強之北上至京罹疾竟卒于潞河旅舍寔乙未四月十日也享年僅五十有七嗚呼以子安生稟學行取今甲科高位何啻拾地上芥而終弗偶又羈旅以絕尚何論天意哉子安風儀峻整不以色言假人至禮下賢豪接引後進則惟恐不盡意博學強記收書萬餘卷精覈鉅細靡不研究爲詩文有氣骨務尚體格不殉時爲浮靡儲文懿公見曰是不獨爲江北之雄別號海涯今題

海涯集者乃子瑫所彙遺文共若干卷端居志
當世之務嘗著論論鹽法田糧馬政水利等事
皆可見之施行訂名宦鄉賢考曰是將樹之風
聲爲可冐涸與州郡大夫交惟圖議政事相賛
益人托以私則曰吾豈因勢納賄者乎其器識
節操之大固可緒見矣平生篤孝友修信義廣
惠愛鄉國效法四方知名故其殁也近者哭而
遠者哀於時誄者有曰厚德在人賢愚共惜士
林謂之實録配王氏守禦千戶舜臣女不愧其

儷子一即瑫國子生融朗有父風孫男二長曰
守元次及女孫一俱幼以丙申閏十二月初三
日葬永興鄉王巷之新阡銘曰有瑩者璚剖璞
斯呈未陳王廷遽折以傾悶茲泉扃光乃宵騰
以耀于列星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前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姑蘇顧璘撰　前翰林院待
詔將仕佐郎兼修　國史長洲文徵明書　賜
進士出身大中大夫行太僕寺卿致仕前翰林
院侍講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鄞陳沂篆蓋

鄉貢進士海涯顧君墓表

嗚呼是爲通州永興鄉王巷之阡海涯子顧君
墓焉通之産恒甲淮南而海涯子早有俊聲九
歲遊州庠下筆如老成人駸駸屈其時輩七舉
於鄉歲癸酉乃獲薦淮南名士宦中朝者至爲
詩相慶又二十有三年海涯子竟不獲薦春官
以歿則相吊曰自今孰能復相天下士哉海涯
子神精秀朗襟袍軒豁矢口談天下事秩秩如
指掌嘗考正鄉賢祀典僉服其公建議水利馬

政田粮鹽法用可厎績積書數萬卷學問精嚴
爲文章詩詞有逸思遺集若干卷多可傳尤嚴
義利之辨郡守有以官沙百頃爲修志謝者邑
令有以贓敗致賄祈爲言者皆峻謝不爲動郡
邑大夫諮重海涯子者率能其官鄉子弟經海
涯子指授學行多入矩矱孝友化其家忠信孚
其鄉海涯子雖不獲用世亦庶幾乎自樹不愧
作者矣海涯子諱磐字子安一字安國其先福
二府君洪武初始居通高祖仲二曾祖廷德祖

水端考能世有隱德毋徐氏海涯子奉二親孝敬備至終考之喪哀毀骨立晚以數奇攝鐵渠書院將求志養母以終老徐安人彊使北上嘉靖乙未春病不克試厥四月十日卒于潞河之寓舍距其生成化巳亥九月十七日得年五十七徐安人哭曰吾過也於是徐安人年踰九十安其孤孫瑫之養如海涯子存時海涯子先娶尹氏數月而殂海涯子温存外氏尤厚繼娶王氏生子一人太學生瑫也孫男二長守元次守

正孫女一葬以卒之明年閏十二月三日海涯子舉於先君子固嘗願見之見瑫京師賞其邁往嘉其有自傳瑫茲渡江奉進士錢君之狀徵余表墓秋官郎馬君助之請余既恨不及見海涯子忍勿是諾哉海涯子嘗自張秋歸其同年徐生著之喪故郡守王侯鐸柩寓淮陰僧舍海涯子恒慨然曰故人之過也瑫來謂余襄大事畢即往葬王侯云壬申劉七之變賊蔽江東下所至失守海涯子以庠生力佐州長督民乘城多爲抗禦倚會官軍得賊於狼山通人賴是相依不奔潰余謂海涯子厚故似王恂悍患似何蕃吾恨斯世不獲斯人之用海涯子則何歉畜極而通是將在瑫與其後之人乎　賜進士及第南京國子監祭酒南海倫以訓撰　前翰林待詔長洲文徵明書　賜進士出身山西行太僕寺丞致仕鄞陳沂篆

嗚呼此我先公海涯遺稿也先公志不在以文顯故於稿不甚惜加以不肖童昧不省収録而散逸者尤多比方有知而先公則又已絶筆矣終天之痛尚忍言耶所頼諸門人舊知相與記拾殘草稍稍得詩歌詞序書啓賛跋祭文志銘行狀志引公移若干首中間闕略亦復相半嗚呼天乎生既以其取重於當時者而蓄其施乎又以其可詔於後世者而靳其傳耶此不肖所以夙夜悲思而皇皇莫措也然古人有以片紙隻字爲世所珍者亦豈貴於多哉存乎其人焉耳況子之於親口澤足念則是編之刻又豈容以或緩乎若夫宅心制行前諸公之志表與狀已畧備之不肖又安敢私徴惟并次成一卷附之其他考證編纂之書爲入傳録者尤衆將俟續有得者并刻焉

嘉靖丁酉四月望日不肖瑺含淚百拜書

海涯集十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顧磐撰磐字子安南直隸通州人正德癸酉舉人是集詩四卷詩餘附焉文六卷集中如考正鄉賢祀典以及水利馬政諸作於鄉邑利病亦頗詳核然大致以流利爲主故不爲詰屈亦不造精深

梅禹金詩草二十卷

〔明〕梅鼎祚撰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禹金集二十卷》提要

梅禹金詩草序

安陸友人劉絡恤撰

令之以諸生稱詩最著者寔惟宣城梅禹金云令甲用經術取士士不繇兹進者即有奇安施以故士顓意經生語而罷詞賦不為比對

公車而仕始摭拾餘言藉以潤飾吏治而務為名高也者不必其精工否者謂無益殿寂終其身不譚薄睬愽物君子以為不淂當於用奚取懸空文自見者為惑且滋甚若諸生則拘攣本業而功令使者

操之如束濕士斤〻俛首占一經日不暇給何暇議於繩墨之外乎微丰質大過人固鮮有能兼之者宣城故名郡有謝李之遺風在第覩輓近世所謂閒人類以經術起著於春秋未聞以詞賦名家者以

詞賦名家斷自禹金始禹金讀先太中書脩業而食其息六籍之外益賈其餘勇多所慱外家言先是舞象之年輒嘐〻好古以請於先太中先太中大竒之不奪其志禹金退而發憤畢力極思以無愧於

雄之文睎彼童烏眇小豎子爾是以有與玄草迨先太中棄賔客得予寕如漢博士弟子禹金既蹔謝博士籍杜門讀禮閒以悲悼痛毀之志發而為詩言固少殊要不失蓼莪之響是以有予盌草庚辛之

際益多故禹金不堪其憂且閔時悼俗關切

國家大計亦因以抒其孤憤之衷詩進〻具是而壹稟於從頌若沈君典所亟稱斯為得性情之正乃禹金自謂則曰歲在龍蛇賢人菑

不於其身而及其所親傷之至也
是以有庚辛草三艸諸君子各有
序述而季豹為獨詳季豹於禹金
為先太中行亦以諸生稱詩並著
余嘗語季豹君家禹金才自高然
其法必軌于正廼逆調秀句直若

天換之奇海內譚藝家莫不推轂
禹金何但以諸生稱詩之故大都
禹金所為近體自開元太曆而後
無論晚益肆力於五言古手漢魏
一編擬之無不得其佀洋洋乎有風
之義焉余惟禹金年蓳三十後所

兢業孰與今多無論立致其身於
青雲俾斯文藪之而名益顯即不
必顯意遇合如輓近世士而概所
為詩必可信今傳後禹金自有不
朽者人咸稱梅氏多才余所深習
者獨禹金季豹晚乃識泰符皆斌

斌異等要之待禹金而興

萬曆歲癸未冬十月朔日

與玄草序

友人新淦朱孟震譔

梅禹金與玄草八卷其前若干卷余見之金陵其後若干卷余去金陵領渝州不及見也禹金數千里走書渝州而屬余序其首言余金陵所見詩刪什九矣禹金宛陵人父參知公以直節清風著聲海内二伯氏才而短折禹金尚稺參知公尤憐愛之初誨之舉子業禹金即工為舉子業然心厭棄之而獨好為古文辭參知公又絕憐愛之

和而歌相樂也其草名與玄者以此初參知公喜延接方外士陳山人鶴王山人寅皆以詩鳴江湖間來輒留數月禹金皆從之遊陳山人來游時禹金方舞象二山人傾心服禹金為忘年交在宛陵所交而最暱者則沈太史君典一二輩爾隆慶壬申秋來游金陵左顧右眄馮軾抽毫有遵南之賦一時僑寓為之傾高余時守西曹與禹金相過從揮麈劇譚四座風動膚玉色朗朗照人無何別去癸酉復來

已又下第去余去金陵禹金詩道
日進已從黄白山遊作黄白遊稿
械書示余渝州書歲三四至余入
汴禹金簡余詩四有云逢人馬首
中原入憶汝嵩山畫戟前又云抱
關小吏勞君問亦有夷門任俠人

噫余顧何人禹金獨殷殷繫念之
也其全篇具後草禹金齡最幼筆
最老才雖最高然心最下以彼其
負視青紫不啻拾芥取之而屢試
屢躓然遇屢塞而業愈益進其於
人交愈久愈益親即遠數千里外

情若在目睫其詩出入盛唐上薄
騷選格力雄渾不露翩翩逸思誦
之如見其為人云宋子曰宛陵之
先有梅都官者在宋詩名最著廬
陵歐陽公一代文宗獨稱説都官
不置禹金其後人耶然禹金詩格

在古人中所為賦班蔡潘陸之流
且將軼都官上之世有歐陽當必
以余為知言矣

萬曆已卯夏五月朔

長洲陸士仁書

校次與玄草題辭

從叔守箕季豹父

禹金益季三十而三草成此爲與玄其初草也與玄草凡八卷余生也後禹金而從禹金且及從太中兄遊因得列其大都而校之余時尚未稱詩故集中無與余詩題曰先是稱詩宣城者有先都官氏彼其崛起宋代亦自錚錚後四百年而太中公作太中公不以詞人自命而其詩時有掾舍厥體勝矣禹金爲

太中叔子少英敏嗜文舞象之季卽能摛詞若春華目中寥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以太中開之太中藏書數萬卷禹金朝夕從事不遑餘力都人士見禹金所爲且不解其作何語咸駭以爲恠而禹金非獨其言軼先喆其服御亦多則古性嬾而節疏好遊衍而惡徒往來作寒暄語卽好客客非其好者至輒不出遂咸謫以爲狂禹金益用自遠謝一切而幷力于玆役始而爲六朝初唐太中曰綺靡矣去而爲盛唐太中曰雅馴矣馳騁未極也爲歌行太中曰才達矣神未傳也爲古五言若賦太中喜曰神與才傳矣當是時禹金名聲籍甚益余琵之啓疆闢土文章之道于是始鴻每一篇出流傳通都卽當代名家爲之辟舍而禹金又質直好義有介操有司者每賓禮之非有故不肯造有司之門昔所謂恠而謫之者咸內巽弗如也是草爲丁丑而前皆及其先太中之存多庭間倡和而以與

玄名草云先君子躬行而默成顧其遺言具在或可附以不朽其或玄之反爲白也亦足以覆瓿焉耳余謂豈烏能與父書然已卒無所著作以見其志不有迺公後世誰知者語于禹金則有龍門氏世攟其緒班氏代興可謂云而已矣禹金以太中公嘉靖中爲給事中産燕中故其悲歌慷慨有燕趙士之風數齡而登會稽探禹穴浮于淮泗服軾于齊魯之鄉觀于鄉射鄒嶧煩類龍門其淵渟鴻賭

超識玄覽固繇人力殆亦有天造矣
萬曆戊寅春三月望書

校次與玄草題辭

與玄草自序

余行在外子伯仲無禄則余適當戸家大人且良食不以余當户也即為博士弟子數年非其好亦不以余急博士也故余居多暇家多藏書因以其餘力獲肽𥳑焉性𥳑脫竟大義而已間有所纂術亦不肯湛思以大較悅已而已初余郡稱詩著者宜莫如先都官家大人嘉靖時郎司農已給事中嘗從萬年甫趙鼎卿諸君子為詩是時余甫生余生十歲而大人匄身歸數歲余見客客多大父行其能詩至者今習為客和家大人詩成亦輒

今和之屬相率以為常逮歲丁丑
先難作矣其明季春迺措丁丑以
前詩若賦既就讀之意不自得也
蓋方余在子舍不敢崖于遠以為
親憂家僻處宛上以取適丘里則
至言不出以務跡古人則有其不
可傳其孰不得不自用而其造不

得不多歧夫師心者不達裒貳心
者無成良非欺我頎茲剽庭中虛
矣雀鳴在陰惡取其和竊閔墨而
內傷遂稍存其什伍椷之名與玄
草云叙曰與玄者本揚家童烏事
烏雖夙敏然卒以不秀余生也椎
幸而免爾揚子不逢世屹屹而庶

幾一遇于玄其人可亡論其志可
愍矣先人丁
明盛之朝數用伉直縣豈與揚子之
所稱明喆焉而徒托空言以自見
非先人志也人言余小子以紹明
世乎曰好多聱而名高也者其正
業之謂何則玄之將為白也有解

嘲在
萬曆戊寅二月既望汝南梅鼎祚
書于鹿裘石室

梅禹金艽玄草目錄

宣州司理閩黃師顔
宣城令豫章詹事講同梓

卷第四
五言律詩

陳使君高齋時修郡乘卒業
將有南中之役龍使君約會采石
夜筵示客　月夜自采石渡江
下第南還逢家弟寄陳子野明府
奉答太常許公仲貽
春日蒲上奉家大夫作
伯槐對酒憶瞿硎先生被鹿裘隱處
贈佘廣文先輩　海陽弔陳仲魚
新都謁左司馬汪公奉贈四首

黃山眺天都峰　寄君典太史
西城贈陸化伯　七夕江上
寄吉州劉師司理
送徐少府赴蜀　重送徐少府
送憲上人還淮北所居
秋晚于湖署中酬龍使君
答沈君典　過王太學鋐
湖南得歐楨伯博士書
一星　江上送從兄歸

家大夫問藥于湖中夜撥悶

卷第五

七言律詩

襍興八首
答沈山人仕再見寄
留都秋夕示沈君典兼呈部寺諸公
莫雲卿輩集太常許公宅因過天界
聽講
晚秋同張山人訪姚大名叙卿姚時

聽徙廨居　登燕子磯
秋夜陳比部署中有懷故園
送崔大下廣陵謁故相李公
唐大人守雷陽入覲暫還里居
奉寄少宗伯上海董公
天逸閣成奉家大夫起居
春夜同王九江宴邵明府涇川城樓
因懷蔡子木司空皇甫子安兄弟
春日劉翁明府麻得之吳廷丞沈君

典子登兄載酒登天逸閣得泥字
寄渝州朱使君　送程山人遊楚中
送石別駕罷官還楚
答襄汝上使君留別
青山尋李白墓
金陵同殷無美諸君集趙四館
秋日宿通靈峰
南還有感奉寄張光祿諸公
送郡太守陳公入　覲

早春得朱渝州去秋書時方上計
答歐楨伯都下　黃山
下黃山抵太平訪周于艮
周太常祠升順之先生
送吳虎臣自留都還山
江上病起答龍使君
敬亭舟中送張人來再之留都因懷
嶺南何玉登　蕪江贈魏將軍
阮鶴皐自廣陵歸同登赭山望大江

魯幼齊江樓夜集
秋夜同秀水朱明府集李蕪湖署閣
答太常少卿嚴丈見寄嚴先守給事
中

卷第六

五言排律

送崔伯溫赴大司馬方公塞上兼呈
司馬　遊三天洞
豔詩贈沈二

敬亭舟中送故府君羅公入京
早秋北樓宴呈王使君
對亭菴送張侍御諭嘉興司理
贈貢東平爲壽　王宜人輓歌
寄答西亭宗侯有序
五日昭亭同龍使君湯義少泛舟暮
別
陪都青懷奉酬大光祿銅梁張公
送沈君典北上

春日偕張有光侍御集家兄宅

七言排律

陳于野明府邀遂閣逢魏季朗小集

卷第七

五言絕句

相逢行

子夜四時歌

春歌　夏歌

秋歌　冬歌

高陽樂人歌　白鼻騧

碧玉歌　估客樂

莫愁樂　襄陽蹋銅蹄

前溪歌　野田行

湘娥怨　明妃怨

婕妤怨　銅爵怨

閨意　偶題

夜詠　飛雨樓酌吳鍊師

自白嶽歸　田間早行

潘理官賦偕園雜詠

清華軒　隱翠亭

芙蓉沜　柳浪橋

懷仙臺　問月臺

玉鏡池　通靈道中

有期　失期

姑孰傷楊崇業

金陵姚鴻臚市隱園

青蓮宇尋無著上人不遇

江寧道宿

酒病已復飲大醉戲作　別田子萩廣文

柏梘道中

自新安徂黃山道中作

寄金陵主人　愁

六言絕句

新安道中　題畫

六月九日紀水

卷第八

七言絕句
春辭二首　劉明府席上戲贈
江上別張文介　送客
金陵曉出玄武堤
盛仲交大城山看梅讀嶺南黎祕書
詩
靜海寺禮繡佛永樂中得自西洋
聽查八十彈琵琶
天界寺訪斌公值其臥病

少年　漫興
早秋得吳叅知明卿洛中信
寄上唐夫人大梁五首時方為治河
使　寄崔伯温塞上
太微樓夜聽松風
白嶽簡陳明府德基
王少叅筵聞筝　涇縣水西遊望
夏日　青郁官公集後
壽松居送王仲房

送王徵遊都下
望疊嶂樓奉懷故鍾使君
金陵有懷朱比部出守重慶
遊山門諸洞
山門　紫雲洞
碧雲洞　朝陽洞
夕陽洞　漣漪洞
明心洞
早春過袁汝鳴故居

聞山東楊將軍物故
送王博士歸楚　贈別
過崇果寺看石鏡呈佘廷佩先輩許
道甫叔姪　登龍巖看瀑布
自白嶽遊石橋巖
從石橋巖寄劉丞子教
休寧五懷詩
詹孝廉東岡　曹主事仲宣
任別駕山甫　程文學巢父

與玄草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賦

遊南賦 有序

歲壬申秋九月余征于南營余齡冠矣行所睹記多六代遺蹟可弔而歌諸其參者足用訓至相嘘而不還雖亦惜其多故焉周之鎬豐今在斯矣顧詹之暇稍削其事什伍竊放昔人述行而賦遊南如其鴻麗闊達以叶德頌勛剽班揚張左之業非是賦本指余病未能賦曰

余嬰世之形豫兮辦蒙昏而寡侍何緒來之委錯兮衷涸濁而離憂泂中冥而延竢兮締思符于遠遊寅厥蓋而聲肆兮紛協思于舊京戚僕夫以中夜兮肅嚴駕而晨征惟徐覩之臚旅而怫鬱兮步櫺軒以自娛相姊處之多奇兮動作氣于縣弧撰良辰而云徂兮遂蹤橋而南徂逆視棘于宛洼兮夕余濟于迺

城邀大逵而旋顧兮望黃池之涔淫彼衆潤
其攸同兮爲景霽而謐清時秋氣篤于萑葦
兮欸緒風于紊林路曼曼而超邁兮旌搖搖
而由張躋青岑以登頓兮存謝史之遺宮徑
迴紆而脊門兮宿苓翳而弗陽委于秋于玄
夜兮寄遙思于余鄉騎蹀躞而吏御兮從徼
徼而往後軫轉其道兮問勝功于東晦欸大
窔洋溢而羣飛兮宿腓草于㴱首固大畜之
流行兮亦國家所代有當灌食之能謀兮願

陳情于牧守引姑孰而背眺兮相石城以如
環日楚封之匪遐兮究南霸于造端領皇風
于東首兮尚司馬之維翰蹶黃旱之峨峨兮
介凌歊其以軒討遷宵于付紵兮謠志磬于
龍山恣處仲之逆而兮弔蘇子之不咸昔戴
威而滿頭兮竟提鞫以揮揮維長鞘于牛渚
兮聞水族之多奇抑神禺所未備兮孰燃犀
而照之厥幽明之永絕兮何所當而要期反
余駕于長坂望梏園而容裔陟葛陽之脩嶺

考慈姥之故地形嶇嶔而迤嶸外儻莽以優
邁託鐘籠于其巔兮得簫管之上飄日晻靄
其將下兮指新林以取塗茂出奧而舒壘兮
遂將車而入虛何纍纍之相似兮無松楸以
植瑩匪京觀而若斯兮廼鬼雄之孤墳昔島
夷之狂肆兮數取贏于一伍短兵接以當目
蹴余行而若僻馬就括而飲刃兮化甲卒于
原壄中自殄而繚轉兮或益恤而承乖願藏
心于淵兮累軫慮以徬回寒昔大此故七兮

偏何進而歷茲尚由庚以舒笑兮涉長淮之
浩流慨吞舍之沈隱兮虛耿勝于東遊過新
亭而隕涕兮惜管樂之不遇結余轡于四望
兮且弭節乎石頭審虎踞之曲勢兮欸防禦
之阻脩臨陵石之崔嵬兮觀石帶而忘功入
三山而郁郁兮何所建之偉鴻豫閶闔之千
肆兮羅七女于五方噫嘘氣而成雲兮市隧
別而開通噫衍流而殷䑓兮倪娛樂而且康
華貨殖以闠委兮冠蓋鬱而齊集何豪游之

克物兮設雄觀以截闕被郊坰之四分兮當
星紀于上極相承覽以尸存兮恢晄晄其難
悉卒越城而嗜嘆兮追孫氏之所規踰太初
而谷輿兮放赤烏以委蛇荒楚楚而莫蹟兮
邈蓁蓁而無谿昭石印之詩妖兮安天塹之
足恃亦懷土之厚固兮寧食水而之死胡詭
命而豐淫兮尚懸者而窒耳彼龍游而渡江
兮覆厥族而何峽發臺城之南端兮忽思緜
于嘉和越披香與五明兮閱廣麗之寔多摧

曜靈以中處兮列望僊其輿騎儀儒鬼工而
猗靡兮極人巧其靡加中又實之以炎妙兮
一八舠代而脩嫮觴玉樹以行謠兮金承趾
于桑砌忽嘌吵以徊逞兮殊作偽而行救謂
愜然之所觀兮劇將以明得意退入悲以寐
怒兮地不羲而閱世余既擴長懷而遐眷兮
復容與乎壽宮載雲旗之冉冉兮肆路鼓之
彭彭布几筵于下陬兮儼靈君之余降觀峻
宇之儀兮規化城而特起紛膠盤于卷羅

兮紆𣏌唐之玉屍帝釋之容容而遙集兮群
河涌而輟水尋智囊于支郎兮衍白鹿之名
理擒魔鬼其焉誣兮釋大寶而殉之蔣骨青
而死神兮國將亡則聽之絲承昌之二日兮
識泉行以九百臨高臺以獨足兮火酣酣于
城北歷六代之代行兮不畢輪而易君豈據
敵之不顧兮寔伊德之適焉天監此下土兮
篤淮甸而　龍興靄震震而若奮兮超采石
以東南雖九隩其奄宅兮曉馴宥于鎬豐遷

洛食于嗣聖兮因輓輅而跡關中順陰陽以
啟極兮吹象形于紫微狹漢制而循周兮言
彤彤而廣幾雙闕立長以嵲嶫兮闕真臭而
夏雖抗高門于閶闔兮右帶江以周池廊夾
塗而月羣兮蒜荡析而桂衡而欒栱以城平
兮洞轇轕兮其無垠增九筵之坱圠而博敞
兮迸緒綺錯以絪縕群衆星之北極兮若燭
陰之舒明宛雄虹之絲絪兮交風雨以相承
神靈協而環衛兮圖嘏建而彌新佇景望而

懮息兮邇鼎成于軒帝大期集而升中兮肅
鍾陵其永閟錮三泉之巳汏兮酌流水以約
制慌金支其開闔兮倏潜衆大王衣移皇皇
而假廟兮儼陟降以昭囘樂斯丘之委曳兮
式序類于文謨保厥功于百世兮睹河維而
締思詠美美以上陵兮臍䍐舟之在阿臨夸
術之廣廣兮淒玄水之微波風猋起于蘋末
兮施白露于蒹葭遵吾道以北首兮酹列帝
之寢園掖塗穴于狐兎兮膺牧豎之㷰原昔

千騎而從風兮鬼何窮究而予前物有所必
至兮時有固然經川隰而周覽兮投翰其焉
可詳循徵祖于華林兮期再舍于牛陽耤王
謝于烏衣兮諒溫尹之伐庸由周生之匪貞
兮卭卞氏之純忠邀三弄于清溪兮壯賭墅
之捷泚隱典午之淪胥兮疇斯人其焉依緬
遐想于冶城兮悠然安知其所裹偭秦淮而
東泝兮披郊園之榛屮属雌蜺之連蜷兮信
休文之所考字康樂以其坊兮睎平原之舊

墟放微志于山居兮邈延佇于吾廬何明哲
之寡罾兮由不寤以失身遁信譽于風菌兮
遊中巷于崔音辭甄翼而蜚蜚兮不掞衆于
其頸余哀抑而芒薄兮非脩短之足懸蜩螗
厲而沸秋兮霜既零而木下徵敓策南之郛
兮祖膹囊其在宇紛煩憯其蕭兮神哉沛而
鴻祐思姝勞而弗終兮引天闕以流睇稽我
　武之肆狩兮茲承庥于遊豫喬桓桓而司
馬兮遅跋涉于天步曉河山之保界兮擘帶

礪其與盟撫魏鄂之丕緒偉豈黔之佽勛鴻
末照于容光兮道開天而軼咏名復高平而
顧問衆穀擊以成雲第宅縱以旧名出清蹕
而若神日佯佯其諷議時耀首而宿府奮疾
歌以牛下兮燦爝火之星燕鴻逆延其未央
兮冀異州之上賢輕微命于尚泉兮中抱憯
而含隱有仳離而啜泣兮神宇漠而棲憤援
桂枝以招招兮揚不流于東楚天地際而徃
復兮尚德載而既雨信服膺以修嫩兮何曾

思其顥顥廓獨處而不懌兮軫芸芸之盛季
希階天而不忮兮余胡爲乎此邦振童觀于
素朝兮誓將旋于舊疆遡回風而反顧兮豈
我心之則降亂曰天地升降紛相襲兮修折
之運焉可極兮習坎泵流與時息兮君子于
行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南之征吉兮

與玄草卷第一　畢

與玄草卷第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古詩

擬古十首

悠悠遵往路依依念將離一別萬餘里會面
安可知黃鵠命其儔北風胡馬嘶逝水尚復
反行雲有歸期巾帶忽自緩沈憂中徘徊願
因撫清琴見君音與徽

其二

高樓出浮雲下有往來道往來歲月長悠悠

令人老當軒望西北反顧傷我抱慷慨歌其
由白日何杲杲紅顏坐自損爲媚苦不發鶗
鴂先余鳴西園歇芳草

其三

徑垄何纍纍云是郭北墳悲風來蕭蕭白楊
斧爲薪故舊日以疎螻蟻日以親牧豎相徘
徊石獸驕嶙峋緜緜即長夜恨恨意不申昔
爲匹夫特今爲萬鬼鄰維門奮哀響涕下盂

嘗君

其四

楚澤饒芳蘭采之不盈手白露忽以溥悠悠感物候踟躕望所歡所歡別已久馨香爲誰發三年置懷袖

其五

招搖指西北玆歲幸已殫廓落無與晤起步中野間雙雙行命匹周周飲接翰感物念我友平生有成言一舉戾青冥六翮不得攀在資多遐賤履危方企安南箕孰儆揚絡緯衣裳單

其六

孟冬天雨雪北方多苦寒攬衣帶先結曾冰値巉巖轉蓬會飄風千里不顧還中夜夢故鄉躑躅中道間遠夢難爲前遊子難爲顏

其七

白石何離離青松何瑟瑟與君相結髮中懷膠與漆羅帷忽蕭蕭涼風一以及他人各有心賤妾安察識憭慄私自憐君在遠行客欲君君不知皎焉如白日

其八

命駕遠行邁邁彼太行間雨雪淒已厲詰屈馬不旋谿谷多悲風墟里少人烟虎豹蹤我後熊羆啼我前稍稍去徒侶獨立良亦難欲濟無輕舟欲歸絕故轍失路將如何引領摧肺肝

其九

今者高宴會吉日辰且良前有綠綺琴爲鼓一再行一彈含白雪再彈中清商促絃理懷袖掩抑有餘傷浮雲立不前洪波何湯湯此曲中復置聽者起徬徨延頸四無人涕下霑衣裳

其十

冀言寫憂思物轡遊我園庭樹中銷落秋氣日以宣登高望所親道路阻且難西北有征鴻嗷嗷向雲間我欲與俱逝媿此肅肅翰重

陰翳反景縣車不復前非由托宵夢何以明
古歡

秋懷

長夜何時旦起步庭南階繁星衣中天微霜
零人裾蕭蕭嘉樹林朝榮夕爲枯天風西北
來哀鴻與之俱感物再三歎搔首以踟躕四
顧多悲聲鳴琴聊自娛

雜詩

智愚無常稱妍蚩無定容名德貿易立嚬笑

賤難工登高疾赴嚮所處固已崇流俗快斯
須安得察其終乃知鑿坏者千載揚清風

其二

吞舟碭失水螻蟻坐制之白龍化魚服人繳
乃見欺萬物各有極浮生安可知達者以俟
命衆人恃其私

昔游 有序

昔游者昔從家大夫游也予降于燕故其
首爲燕京次爲禹穴爲廣陵觀濤爲呂梁
爲彭城爲泰山爲望海爲孔林爲嶧山其
年舞象以前耳至如耳目所睹記則上會
稽浮江淮北涉汶泗鄉射鄒嶧觀孔子遺
風亦竊識其大者因感文考顥靈光之賦
佺期追巫峽之詠惝爾有懷而作是詩

皇皆覽揆予迺在古幽燕于時給事中戶外
紛緇軿士風何慨慷我生秉其全布衣頗任
俠直氣不可干及茲當惣髮耿耿良獨難五
湖多輕心緬思易水間

其二

昔遊會稽山禹穴固已奇中有金簡書玄夷
脊厥司青玉水其裏雲霞紛離披芝檢秘靈
異鴻圖鬱文思水土導神功千載式爲期有
能紹明世意者其在斯

其三

昔者遊廣陵乘秋觀水力桑秋水力高怒濤
似山立駕軼驅羣龍滴蕩浮四極窮津肆行
漫決岸何漂疾日毋神所歸冥莫竟焉測郵

然駴予目言念若在卽曉此平生觀淫滯猶起色

其四

昔予游呂梁遡波望縣水奔騰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何者一丈夫被髮出其裏少小習奇開浩蕩淚自喜自非達人觀焉能識察此

其五

昔我游彭城顧見歌風臺脫身亭長去歸驅萬衆來孰云乃天授風伯代爲灾叱咤僵漢

尸睢水鬱崔嵬其事雖不立英雄有餘哀龍文亦曼理苡旸生飛埃偶成竪子名是非安所裁

其六

昔予從考邁敬謁太山君雲霞隱丹闕海日蕩窅冥玉丸攝眞氣金芝流素英登封七十二一一如平生至今骨若蛻脩然出埃塵東望往從之梁父高嶙峋願言隨羣后造止太微庭

其七

昔游東海濱北陰成大觀鴻濤際萬里歸墟注百川殊響若崩雷險介勢窮天巨鼇噴波來顧見三神山屬望近若迎卽之不可攀一氣自出沒汗漫誰能攀念與若士期竦身立雲間

其八

昔涉汶泗鄉講業齊魯間伏軾孔子廬壞壁撰遺編絲竹儼在堂禮器猶森然惟馨薦明

德駿奔肅且虔餘風緬流緒一一爲相宣童子六七人詠歸復來旋太山雖謂頽仰止獨不騫

其九

昔登鄒嶧山徘徊覽泰碑頌德浩且廣嘉觀臨無涯六國方薦食英武震四垂周游撫東極金石著令儀大義咸有經諸產亦得宜餘威既已彌沈璧出鎬池之罘與梁父相望鬱崔嵬

原缺第八葉

奏引淸言陳對究平生末塗會幽邈際世幸
休明披阻蕩懷素排霧領靑衿阜契與夷夔
何患不合并

少司寇金谿吳公署集吳公仞辛余
爸家大夫

顓蒙念予稱側身忝嘉招屬和各言同名位
一何遼女蘿誠細微附彼百尺標昔宰得民
和永言視不佻今者告祥刑肺石有餘謠惟
皇眷微眷何啻金石交予生世不逢童觀框
素朝更端侍君子託命寔已卻茂館列芳樹
油雲汎蘭茗玄醴溢金罍杯行迅靈飈合坐
發淸聽嘉樂管與簫緬思古人跡茲義信非
遙

甲丙生篇

哀生鶴聲

哀生古逸狂高矚薄玄旻其口多微辭荒宴
託沈冥臨池擅墨妙遂意形丹青世俗多轍
跡進退如有循生也處其間一凝復一離禮
豈爲我設謠詠非所徵示余爾汝交千秋顧

孔情

沈生懋學

沈生似渝跡本自靑雲姿少小燕趙游起從
屠沽兒鬭雞注金距走馬飾金羈結納信所
愛貲用苦不避酒家多餘貸十千仍一揮慷
慨攄情素託喩狂辭詩近俗任流議不得顧
其私鴻鵠亦有志鶬鳩安用知

雨夜詠懷

雨足森廣野水衣交前庭洌洌北風發緜緜
寒節升羲輪不停馭四序相因仍閶背綮遙
夕重衾淒薄冰抱景息巖阿徂年綜典文相
馬皆舉肥壯士乃苦貧游負泳曾波翔鴻薄
靑冥至人無窮迹於物豈滯凝涉世謝雅步
撫已以屏營歲晏勉良圖崇善如丘陵

贈臨川湯義少

豫章本嘉木乃在南山阿擢穎辛已異托命
良匪它風雷相盪薄嚴霜凝其柯其勢上干
雲九淵根下蟠絜圍贏百尺端勁示安儀旣

爲地所固而復時有嘉泉構一以集明堂鬱
嵯峨匠石不我顧委之沈泥沙罷大苦難用
分乖適不華繩墨中自諧安能趨羣耶所虞
在爨下斤斧或見加樸樕彼不任漂搖起長
嗟願子葆貞素終以棟王家

績溪別酈簿琥

下馬問故人故人猶在斯案牘手不停鞭笞
心不怡代耕需微祿乃爲取酒資何宜不可
免婆娑且一枝少長各有役去去復焉之轉

蓬隨飄風安知終所期

黃山登軒轅峰望白龍潭慨然興懷黃
帝升遐之事

神皋標地紀與壤棲天真昔者軒轅氏鍊道
師至人枚卜溥九州翹跡于此升羣龍前引
仗六駕高排雲珠函披紺霞綵幢搖華星其
人雖已往千載徵靈文芝檢時自閟丹爐曜
晶熒縣泉漱哀玉下匯爲龍津幽森臨萬仞
立壁如削成是時春仲交謖謖松風鳴空中

一蕩拂廣樂張洞庭至理非外獎眞賞固在
襟撫觀八紘外遐俗眇獨征

詠古三首答陳府君

嚴君平

益我損我神生我殺我身此理誰識察矯矯
嚴君平問言若有滙卜肆托沈冥云何益州
牧從事以及君堯舜相爲理巢許不得臣聃
也實吾師玄德撰其眞雄也稱吾弟鄙哉乃
美新

任季卿

漢江一衣帶乃有任季卿鳳凰衆鳥歸理生
托麟經使君從東來具駕謁其庭拔薤擊彊
宗開門卹孤嬰君子美廉白盂水置前楹勗
哉卓斯語若若播清塵賤者非盡鄙貴者勿
相輕

龐公

鴻鵠巢高林黿鼉穴深淵所以龐公者躬耕
峴山田籍甚劉荊州相與隴上言倘況如有

失驅車不能前至今傳者眥猶在鹿門間

郡三良詩 有序

少叅與家大夫同鄉薦太常東平同舍生此予小子所稱父執者也其人並學古行高先後從游典刑具在丁丑春因搆東平無祿追念兩公不勝殄瘁之懷私各播其事為郡三良詩焉

太常少卿周公怡

太常何矯矯禁闥始周旋志欲排閶闔虎豹

下九關白晝紛輪威肝徙歷諸藩庶幾及朝聞荷杖授遐編癸生不自衞孤根托皇天天怒豈有常災祥乃顧眄一朝及在宥放歸田南山矯跡忽再升後命不待年諸疏載鼎彝萬古爾神姦

廣西叅議沈公寵

大國有巨木亦復多賢士家皇既龍奮炎輿仍鳳踦迺我柱後冠危言動朝市壬靈遂改加弓旌復南指蘭臺多雄風蒼梧白雲起命駕早來旋流覲在江汜時俗率故常何由遘君子

東平知州貢公安國

東平儒者流營道志不隳既絕尼父編復下董生帷達轍窮幽晙七聖所共迷莽蒼眄睞間片言識其幾遊宦雖不達微志獲有施名世豈必多郡邑有餘師躑躅流俗間厚終以全歸

蕪江關別龍氏

北風吹飛蓬倏忽幷與離相締殊形影安得惜解攜仰見燕秋鴻西來鳴何悲一從高旻來一從枉渚栖行者浩無端居者眇若遺

其二

冠蓋羅中衢高覰以闊步何意千秋擁俛仰在茟俯朱顏豈誠妍回君一再顧投分多所欲婉孌愬其素物化遞乘新人情不厭故

其三

亭亭百尺松兎絲相依因桃李雖無言華悴

成衰榮與子結終始此義期不磷兩分既以
展致用有交中鼎鼎百年內貴賤何關人

其四

白日麗斯千京颸蕩廣陌生別古所難以玆
常惻惻炙簧理故歡歡沘中響絕阻淚歎河
廣衡情歷舊國微躬敬不遺庶以副明德

輿玄草卷第二 終

輿玄草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七言古詩

將進酒

將進酒歃笙竽烹鮮擊肥出中廚金鏤椀翠
羽卮間以白玉缭紹之履舄交錯屬所私一
日千秋與等期在世不歌覆不飲有錢憔憔
持底爲

猛虎行

虎欲嚙人不避賢豪虎欲嚙人不避賢豪麋
鹿汝食南山汝巢曷爲斑斑白日而狰獰通
都以咆哮太山之君吾訴汝汝其引于渡河
去

西門行

四座且勿喧聽我歌西門西門主者誰大纛
棨高軒高軒何昂昂蘭階桂爲堂旋室交龍
鱗阿閣抗虹梁大子執金吾小子殿中郎大
婦工調絲小婦織流黃流黃掩明月調絲如

鳳皇豐膳出中廚長筵羅酒漿珠履宵襟沓
羅帷畫未央亦有霍家奴依倚勢莫當顧指
鄉里兒作使邯鄲倡江海立皺蕩天地爲飛
揚天地無情江海逆道傷美者欷嘆嗟廷尉
門前雀勞利御史府中烏啞啞高臺一以傾
曲池一以平我欲竟此曲此曲多悲聲

丁丁曲

丁丁㴾水紞紞鼓金缸銜壁璠瑰柱綠珠嫋
嫋緩聲歌碧玉鬖鬖垂手舞容儀乍閟或乍
舒意態如矜復如怒絕纓解珮各忘疲騰𨉼
飛爵紛無數歌宛轉舞婆娑來日少去日多

送太常周公順之謫海右僉事

公也先朝給事中安昌奕奕稱上公尚方請
劍臣不報丹檻雖折臣無功詔傳緹騎如星
火血肉從橫行駛騃狺狺虎豹閶闔門沈沈
犴狴銀鐺鏁丞相欲嗔莫近前余家大夫供
橐饘自知吾黨甘成錮何幸君心似轉圜明
堂象魏更新制毋飯不忘周給事一歲三遷
至奉常瑚璉向爲華國罷天恩浩蕩圖報難
一疏風霜白晝寒敕使且辭玄武仗侍中原
𪁉鵕鸃冠使者行行趨海右滄波赤日縣青
綬鷙鷟胡爲在遠郊麒麟自合歸靈囿正直
神明必護持擬公賜環終有期且携齊罷如
泥酒醉寫蓬萊閣上詩

月夜置酒聽賈珍彈箏歌

明月夜三五美酒斗十千秦箏何要妙賈女
自嬋娟乍臨掩抑方惆悵翠鬟紅潤驕千狀
纖手初揮多慢聲須臾促柱中參亮高張疏
節轉相縈縟彩輕璘最有情一絃一柱芳年
映少小生來指爪清銀甲霏霏斂白雪汩汩
流泉忽幽咽倚歌雁足竝成行結怨烏啼還
泣血罷彈羅袖餘飄颻寶釧寒生玉粟嬌躡
履挂冠天欲曙箇儂無奈可憐宵

陸叔平作虎丘圖文徵仲以豫章法書
二詩詩絕類趙吳興余爲歌

包山老人吳中老暮暮朝朝虎丘道解衣盤

磚心手和槳輿生綃時一掃乍看咫尺蒼翠
流四邀樹木風颼颼頓今陸羽泉鶯齒更遲
生公石點頭雲氣淋漓挧千頃可中明月秋
光冷倉皇碧沼發蓮花髣髴青天來鶴影亭
中偶坐衲丈人其一將無短簿身不巾不履
顏貌古哉者爲傳文遁神雖非重巖與疊嶂
瑰詭幽森殊萬狀指端遂奪造化功地靈山
鬼俱惆悵文家太史絕愛之豫章書法吴與
詩揮毫忽見蒼龍盉臨畫如聞白虎窺任爾

黃金高北斗連城雙璧落吾手平生微尚丘
壑間少文臥遊堪皓首

蔡村拜二兄墓

柯山有鳥雖哉翻羽翮不得相攀援喈我蘇
合彈兩丸就中死者心煩冤余行聞此淚霑
臆兄墓纍纍在山北白楊蕭騷愁殺人孤村
風雨逢寒食伯仲總角俱有名微言一出四
座傾共道季方難爲弟又稱僧彌難爲兄地
戶溪流向誰扣若敖餒鬼爭先後如何玉樹

着雙坦轉使金芝成獨秀樵蘇鉼禁丘隴荒
十枯春草寢茫茫青狐躑躅黃狐立空林落
日天蒼京

金陵下第歸留別許太常邢太史阮憲
使陳明府金山人盛茂才姚太守朱
比部任光祿諸公

飄颻飛蓋蹀躞蹄玉壺盛酒青絲提啞啞烏
啼萬楊柳諸公相送　帝城西渡江初與諸
公席傾心道是文章伯歌來白雪轉孤高歲

往紅顏輕一擲江草江花映客衣清秋鞍馬
無光輝六翮自憐生未滿安能振羽上天飛
小姬挾瑟當筵立含嬌吝彩朱絲濕十年此
技始能工徒倚齊門不得入公爲我舞我爲
公歌歌聲中絕哀情孔多商飇吹落木滌水
生微波歸去來可奈何北山舊堂宿猿鶴南
湖片石長藤蘿泥蟠何惜千尋底槃雲駕霧
終應起臨岐贈以繞朝策他日報之聊城矢

三山舟中聞笛歌

江雲鱗鱗江月白幾夜南來隨估船羈魂悰悰私自憐飛流界破三山碧三山蜿蜒忽若迎何處鄉舟出笛聲泠泠乍鼓湘靈瑟嫋嫋如吹子晉笙推篷細聽梅花落楊柳霜天盡蕭索十載關山行路難孤舟又向沙頭泊昔時司馬謫潯陽商婦琵琶涕滿裳余亦有才復蹭蹬聞笛淒然憶故鄉餘音颼蕩隨風止夜靜微波淡秋水只今人世少知音爾耳欲能心欲灰

放歌行贈沈二懋學 有序

沈生大夫之子嘗舉孝廉三對公車矣其人績學能文章握槊騎射豪俠自喜尊大人遊宦千金立散之又負客千金收貲紛如其德無改親知莘私相姍笑之傷哉志也廼贈此篇

沈生本自游俠子爾來生長朱門裏十五曾隨家丈人提兵直度瀟湘水是時幕下賓盡傾縱酒談兵俱絕倫楊家豘子長丈八四面梨花飛繞身鳴鏑流星弓滿月蹀躞紫騮看電發白日常懸烈士心黃金不鑄男兒骨歸鄉折節彊作儒目擗劍術寬陰符餘力頗作文章用萬言磊落驪龍珠名高待詔蓮金馬生也豈是悠悠者投書長揖戚將軍往來射獵胡城下飛狐以北花馬東九邊形勢在目中郎咲匈奴猶未滅封侯往往非英雄平生自料多籌畫及說謀身常失策客至如雲尊不空逋積如山日相索已見文君典驌驦更

愛孫家墮馬妝有時鳴鞭狹邪裏有時爭博少年場詼浪驩呼有無忌但恨揮金不快意世人耳目爭尋常遂令此生成棄置此生不煩復不疑大賢蹤跡多可疑廻山倒海非難事一旦雄飛君始知

短歌四章

江南城中萬戶春黃金高與北斗鄰楊生白眼覷白晰朝來且溺頗不惡汝曹至竟是何人

其二

中衢冠蓋高如雲各誇好手干明君栃生沽
沽事古文抛卷一字不成誦飽看西山臥夕
嚑

其三

何者其智何者愚丈夫自管七尺軀嘐嘐月
旦胡爲乎我有一語向汝說花間好鳥名提
壺

其四

阿翁昔門學種瓜阿弟素壁漫塗鴉兒跳虎
子邀父誇我生如此良快意諸公爲我勞咨
嗟

淮陰吟

市中少年眼如虎不識王孫反相侮漂母何
意尋千金但托英雄一片心舉世悠悠與自
見丈夫豈必長貧賤漢家恩淺望報深相君
空有封侯而至今淮水向東流韓信城邊古
木秋獨餘阿母瀨祠廟荒傷飛雲已盡收

郭山贈王仲房

五年之前我遇君敬亭奇峰生夏雲五年之
後君遇我郭山花片當筵墮君年七十如嬰
兒余雖少壯不逢時羨君有錢不自惜羨君
有酒能自持世上交情何用見更誰不解輕
貧賤有錢即使買酒沽人生那願空爲儒

太平酒肆贈孫少府

行行馬首逶停轡中道逢君把君臂山縣桃
花春欲然買醉踏歌來酒肆羨君　麥已逢

秋問君免官何所求數錢正有河間女擫瑟
還工了夜謳歌聲宛轉春風裏雜坐趙齊燕
躡屐柘玉嬌紅燭膩黃其視丈人無遽起高
陽之徒君老矣嗟嗟高陽之徒君老矣

弔禰衡　有序

正平劉氏忠臣也其孔楊之許匪獸才相
埒蓋所操釣矣阿瞞以虛名籠士士輒景
從挾炎鼎而畀之甘心焉正平時時哭善
罵人賢者固不可測爾大雅明哲保身豈

可與緪斯人乎客遊楚當道鸚鵡洲余爲長歌而酹之江上語不及黃祖彼人奴足齒哉

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吶咄行尸曾足數生平罵座座客驚酒酣擲筆題鸚鵡鸚鵡能言竟累身化作武昌江畔土炎精灰冷青蛇妖征西將軍坐自驕入幕謀臣傾日月登臺歌吹切雲霄掌中已無劉大耳眼底豈知禰孺子何物鼓吏辱人解衣三撾心欲灰黃

鵠含冤漢水悲銅仙清淚憶君垂年年芳草春洲綠狂魄猶堪賦黍離

三醉龍使君帳中歌

清宵初報湖中客陰雲出鬼如蟠石今朝又入鄉家廚一何三醉龍君席龍君豪飲捲白波食單事事敵革何漬蠶鱗鍛那可賞飲乳蒸肫未足多更有浦葉傳牛菜別有櫻桃字饆饠平生最愛寒消粉此地新煎熱洛河野大飽食蒸大醉龍君醒眼維相視直邀玉女

對投壺復催銀騎猶鐃吹一官從左祿從微好向文君問典衣有酒且開北海座無粟仍守東方饑滴滴蓮花漏欲盡天河漸凋殘星隕難辭猶泊孝廉船來期再就丹陽尸

臨江謠

江鬼灑雨江雲飛江風激矢射客衣日暮佳人何不至天寒遊子胡不歸臨江者誰有憂集怒濤噴雪山山立檝摧維絕可奈何長跽勸公無渡河

與玄草卷第三終

臾玄草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律詩

出塞曲

烽火照甘泉嫖姚在北邊清霜鴈劒鍔初月
鬪弓弦騄驛走驄馬蒼莽拓朔天玉關看生
入奏凱聖人前

入塞曲

入塞馳橫吹單于奔繫纓任恩同戰報俠氣

萬人傾無假麒麟畫誰論驃騎名但笑草玄
者空勞白髮生

陌上桑

秦樓日出光行樂陌上桑自言好夫壻千騎
領東方入夜催發箔終朝不掩筐南來停五
馬春色斷人腸

當壚曲

酒樓高插天斗酒價十千當壚有豔婦挾瑟
理鳴絃大堤笑留客河間工數錢春風吹歷

亂買醉百花前

吳趨變曲

入室徵三婦開門接小姑單衫者杏子雙幔
結茱萸夜色銜銀燭春心貯玉壺丈人且爲
樂四座唱吳趨

西南

赤白方傳羽西南未解圍金錢傾少府玉几
重宵衣斧鉞乘秋氣樓船下夕暉同時諸道
出誰奏凱先歸

其二

受招俱賜土古籍可勤耕汝輩蒙恩澤天王
自聖明豈令虛越地已命獲嬴城不測雷霆
意無懷蜂蠆情

上將

上將稱無敵前軍變不虞雖償裘革志乃搆
脫中呼肘腋方難御鯨鯢未可圖大同原作
俑誰爲請天誅

符卿李公伯承丞余邵兒歸濮陽奉寄

二首

白佐謝公郡何論謫宦新更來鳴鵶日遂應解龜辰近海滄波曙還家芳草春無勞張鶴怨眞作北山人

其二

衆鳥敬亭散君歸先倦禽舊遊餘洒薄一臥岱雲深日憶江南曲風回濮上音雖非顛額者澤畔白行吟

再入敬亭懷李白

李白祠前石誰留弔古文名山眞不厭人雅竟難羣弃置原從衆飄零獨念君青楓江上暮一拜哭秋雲

讀山陰陳鳴野詩感舊

衡汝論交日看君白髮佼五言眞破的一夕併仝琴短杖煙霞積遐編歲月深縱今逢夜雪無興到山陰

南都訪朱秉嵇比部

西省坐譚經西風客騎停城荷蕨玉衙掌露淨金莖雨後花枝豔燈前竹葉青鍾山近宮舍秋色晚冥冥

登牛首投弘覺寺

秋深尋古寺日暮聞疎鐘宿霧千盤磴驚濤四壁松塔光通靜室江氣上遙峰知是　宸游地雲成五色龍

渡江

南人初北渡同侶問前程江怒秋濤壯沙平夜雪明樹分京口驛雲送石頭城擊楫自茲去中流無限情

眞州

北程過水國帆落是眞州雨色滄江暮潮聲大海秋方言微估客地勢控咽喉憶淮南賦將因桂樹留

在野

在野近物性薄言驅短轅晴沙銜遠浦秋日滿高原徑夕牛羊下林寒烏雀喧於陵吾忝竊白帢傷家園

早春同袁汝鳴沈君典侍家大夫汎城東

遠水明芳甸凌春一蕩舟古今留勝蹟觴詠屬清游山翠騎晴照潭烟瀉夕流脩然來往意轉覺近滄洲

白嶽太微院齋夜

鳴磬收殘照焚香坐太微玉臺天闕近金殿夜光圍沖默凝玄覧希夷𥙿道檢珊珊來羽節遙見五雲飛

新安尋程子虛村居

孤村近寒食風雨此招尋袖裏三年字尊前一片心它山芳草暮臨水綠楊陰何有思歸曲因風入素琴

春日訪汪中丞廷德中丞初卜居宣城

敬亭流寓處花樹尚成村別後懷魚素依然隱鹿門重逢芳歲改垂問故交存日暮鸎啼罷玄言命一尊

秋夜

攬鏡不成照開尊亦彊驩高梧鳴夜雨孤榻動秋寒玩世曾何敢希知偶自安莫輕江海事容易說漁竿

中秋侍家大夫看月

明月中天迥憑軒坐共看秋聲千杵急夜色萬家寒北海尊初滿南樓興未闌願持靈兎藥長此奉清驩

過對亭菴

白蓮從有約每飯在東林隔竹茶烟起閉關花雨深諸天廻夕照孤塔下春陰坐久鳴鐘罷悠然靜者心

別汪仲嘉謝少廉程子虛

豈惜故人別其如知己稀當歌不成調對酒一沾衣白眼情堪見青雲願久違行藏難自定轉憶北山薇

送龍君揚使君不及寄之湖上

臨岐空有淚不及灑君衣獨鳥向空沒孤帆入雨微王程芳草緑物候落花稀還念螺江

勝因之覓釣磯

其二

憶醉分宵月曾揮解愠風酒人堪代霸詞客敢爭雄逸興飛雲上離覓細雨中浮生難自料眞好比飄蓬

早夏送湯義少北上

西來春水壯北望夏雲新抱策十　明主題詩送遠人斷蓬一失所芳草獸傷神以我尊前淚灑君車上塵

秋夜侍家大夫同貢東平沈君典安陳使君高齋時修郡乘卒業

論文因下榻携手自中林毋以簿書候旅之山水音一星南斗避片月北樓陰在坐看黃髮居然慰老心

其二

留客深投轄分曹促覆巵清宵更燭跋涼露綴罘罳地迴歌鐘肅風微刻漏遲亦知覓禮數沉醉復何辭

其三

狂簡聊吾黨風流自使君郡齋堪坐嘯賓客總能文疊嶂標清漢雙江帶白雲城東千載地時下鳳皇羣

其四

按圖曾會禹掌故向稱秦世濟惭司馬書成感獲麟股肱三輔重日月一編新長史推陳壽江東躋未湮

將有南中之役龍使君約會釆石

何意秣陵遊先懷太白樓蛾眉雙鏡曉牛渚片帆秋芳草經時歇青楓此古愁大江堪釀酒十日爲君留

夜筵示客

庭敞有星聚簾疎遮月微流光雙鳥過靜夜一螢飛杯酒無今古冠簪有是非向傳山水調不惜爲君揮

月夜自釆石渡江

天際大江流乘宵擊檝遊濤聲喧萬馬石影

動雙蚪疊鼓疎星曉長歌片月秋余將問海
若指點一浮漚

下第南還逢家弟寄陳子野明府

一雁浩南征江寒片月明高秋游子淚遙道
故人情冰雪爭發歲風烟接上京相期共名
桃吾愛風泉清

奉答太常許公仲貽

歲晚故人疎天寒戀敝廬鴻傳復姜飛鳥相憶

見烹魚木落江流細沙空月色虛向知饒勝
且登陟近何如

春日浦上奉家大夫作

希知能發我散跡不關人黎杖青山暮綸巾
白髮春別雲孤可托小築四無鄰行樂宜令
日鶯花事事新

其二

玄霧看藏豹清風迴飲牛人從輕楚服僕自
得吳謳轉覺乾坤大能容今古愁白雲親舍
近不敢賦長游

柏梘對酒憶瞿硎先生披鹿裘隱處

竹樹何蕭森春深古殿陰鳴泉漱幽石落日
澹塵襟地僻烟霞護山迴鐘磬沈頹然吾欲
醉破戒入東林

其二

空林每獨往濁酒遂相親虹飲千峰雨鳥鳴
三月春流雲縈蒼木泉吹起青嶺洞口桃花
暮迦躅憶隱淪

贈余廣文先輩

舉世悠悠者斯人可共論一官聊振鐸十載
舊耕門隱矣文焉用脩然道益尊古來稱憲
老海俗自堪敦

海陽弔陳仲魚

脫劍不忘故片心當與俱斯文留後死吾道
失先驅落日新丘壠浮雲舊酒壚漢庭遺中
使瀰草尚存無

新都謁左司馬汪公奉贈四首

樓船曾出海斧鉞猷臨邊神武馮天授精忠
並日懸羽林環北極　帝幄寄中權古甫堪
爲憲清風頌可傳

其二

斑衣趨子舍組帳滿都門湛露承　三命高
年介上樽江河流不廢家國道俱存誰謂文
章士虛名一代尊

其三

方外新司馬廬中舊臥龍安危身自寄湖海

我將從掩閣玄心靜臨關紫氣重天都高不
極藏草更何峰

其四

久約來笛里今看御李君價因增自壁名敢
附青雲酒好令人遠言成定衆紛起居三致
帨天末褒斯文

黃山眺天都峰

天都一以眺菡萏半浮空勢拔諸峰秀名標
大地雄嵐光朝夕變雲氣古今同遙把浮丘
袂冷然欲御風

寄君典太史

巳幸故人賢誰云古意微鳴珂趨玉署簪筆
侍彤闈出處關吾道江湖有釣磯何由來一
葉遙向　帝城飛

西城贈陸化伯

揭來城市裏亦有灌園人蓬戶貧非病花源
隱是眞浮名逃綠酒長嘯岸烏巾澤畔吟雖
苦何關學楚臣

七夕江上

今節雙星夕微波片雨涼蒼然木葉下秋色
滿瀟湘瓜果仍遺俗蒹葭白一方南飛烏鵲
盡河漢欲成梁

寄吉州劉師司理

十年一書札但有長相思黑髮清朝隱斑衣
聖主私楚雲秋色遠江草露華滋九辯無勞
續行藏信所之

送徐少府赴蜀

草歌三秋浦蓬飄萬里身登天棨蜀道歌雪
失巴人黄綬稱仙尉斑衣念老親遥知趨府
日花滿錦城春

重送徐少府

巴江流不盡兩峽夜猿聲秋感黄牛峽天高
白帝城南雲頻引望西極自孤征漢道中興
日功曹未可輕

送憲上人還淮北所居

寒江千里暮送爾渡杯還已識秋雲幻猶依

淮水間臘高霜樹老禪寂雨花開不學支公
隱逢人問買山

秋晚于湖署中酬龍使君

與世多皮相惟君自目成暮雲孤樹下秋水
片心明貧病關何事文章豈著名將因今日
會得見古人情

其二

游子何所適故人今在茲酒狂聊我輩經術
乃吾師雙燭夜堂靜孤笳秋戍遲將歸復臨
水搖落正堪悲

答沈君典

已覺山王貴猶存舊酒徒余方藏鼠璞君自
剖驪珠鏡裏朱顔失尊前白眼孤浮生何限
事一一媿雄圖

過王太學錝

四座放歌夜孤燈散帙秋江聲寒入郭雲色
暝依樓浮蟻俄觸疾驚鳥數起愁片心難自
見稍稍向君投

湖南得歐楨伯博士書

落日湖南館清秋薊北書天長頻夢汝地迥
獨愁予字字神俱王絲絲鬢欲疎上林空有
賦誰爲薦相如

一星

一星横疋練茲物竟何祥不爲浮雲掩將凌
明月光安危原倚伏社稷自靈長　聖主齋
居日何人有皂囊

江上送從兄歸

携手送將歸西風吹客衣飛鴻忽相背驚鵲
欲何依寒雨石帆重夕陽江路微羈心無遠
近去住總多違

家大夫問藥于湖中夜撥悶

宛上門頻倚湖南枕尚親寒江正蕭瑟秋氣
轉酸辛色望眉間起方難肘後眞悠悠聊自
度鬱鬱竟誰陳

其二

服食經旬誤鬢毛一夜蒼何當還結脈猶爲

緩愁腸隱几眠何意篝燈坐忽忘偶中情至
語寥寂不成章

與玄草卷第四　畢

與玄草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七言律詩

雜興八首

淮甸龍興統百靈手提三尺掃羶腥再開渾
沌扶天地獨運經綸儷日星玉帛萬方歸禹
貢皐夔千古集虞廷小臣尚有攀髯淚冠劍
橋陵氣杳冥

其二

文皇六駕起燕中周鼎千年卜鎬豐竝建陪
京高王氣三驅大漠闢華風黃龍紀運新儀
制白虎譚經決異同叩馬孤臣今特祀天恩
當日念遺忠

其三

裕陵松柏轉蕭然故老猶傳土木年龍戰偶
當逢百六虎賁空說擁三千廟謨豈爲金繒
誤天意終留玉輦還獨灑孤忠司馬淚功臣
多少盡凌煙

其四

孝皇功德繼唐堯當代君臣際聖朝萬戶歌謠天浩蕩千宮環珮日逍遙露臺歲入兼猶惜霜簡時清轉見饒一閉玉門辭外貢九關秋色自蕭蕭

其五

天授雄才漢武皇誇胡羽獵校長楊自斑倩女金條脫別號將軍鐵裲襠北狩鑾輿回朔氣南巡花月扈春陽先朝帝澤原優渥萬歲千秋樂未央

其六

漢家八葉挺神孫穆穆虞風闢四門萬里蒲梢來大宛千年桃實獻崑崙眞人絳節稱優從上將金貂佝主恩幾務轉勞諸相國紫微高拱玉皇尊

其七

中興漢德頌嵬嵬坐見呼韓款塞來太社從金俘早獻離宮列宴帝親陪時平自紲犁庭議廟社終思度漠才帷幄運籌關至計却從中夜望三台

其八

詞客翩翩集漢京于時何李抗前旌鼎新一代文明運嶽立千秋述作名處處投珠堪照乘人人懷璧總連城尚留河洛精靈在先後吾曹奉主盟

答沈山人仕再見寄

三載相思未報書流澌又下越江魚賦傳沈約郊居後家本秦川喪亂餘老去故人天上少病來華髮鏡中疎自憐春色西湖好不道何門可曳裾

留都秋夕示沈君典兼呈部寺諸公

握手相看意氣生青楓蕭颯石頭城長遊君好遨會慶多病余眞類馬卿淮水月明歌玉樹漢宮秋冷望金莖遙知侍從多仙侶載筆何當賦兩京

莫雲卿輩集太常許公宅因過天界聽

講

拂衣中歲賦歸田賓客頻開玳瑁筵偶值太常齋罷日初看小陸洛遊年城南韋杜天原近戸外煙霞地自偏都講向來君獨領却從醉裏學逃禪

晚秋同張山人訪姚大名敘卿姚時聽徙屏居

漢郡由來左輔尊縱令薄謫亦　君恩耐歌且住爰絲里交態休書翟尉門白鷺江聲寒入郭盧龍秋色晚開樽只令二仲堪來往況復蓬蒿舊徑存

登燕子磯

片石岧嶢破浪開楚天蕭瑟氣悲哉凌風睥睨千巖動落日帆檣萬里來秋冷螯龍尊窟宅江空靈蜃結樓臺虹橋百尺憑闌外直恥寒杓作酒杯

秋夜陳比部署中有懷故園

僊郎晝省　帝城西苑柳宮槐接大隄月滿千門寒度鴈風廻雙闕曙鳴雞夢中秋漏驚初永醉後鄉書懶更題遙指石頭雲片片茅堂只隔宛陵溪

送崔大下廣陵謁故相李公

錦帆八月挂秋濤知落揚州第幾橋廢苑螢流蕪自照御隄鶯罷柳全凋愁邊白雪才人老望裏青雲相府遙花石平泉春爛熳風流誰似李文饒

唐丈人守雷陽入覲暫還里居

西南萬里壯君游多難譚兵半白頭大將戈船齊下瀨炎方冠帶襲中州三年夢寐逢今雨五嶺烽煙接素秋　聖主春來徵渤海遙知陳對漢廷優

奉寄少宗伯上海董公

引裾道重南荒戍搢笏名高北斗班忽賈青山臨大海遙瞻紫氣出函關江南鱸美秋風起天外鴻冥日月閒誰識董生憂國意尚留遺策在人間

天逸閣成奉家大夫起居

平楚蒼然接敬亭岧嶤飛閣插空青天低日月秋吞吐地迥風煙晝窅冥遂有清尊開萬象直教綵筆役羣靈縣知未老先能逸幾載江湖動客星

其二

謝公樓畔少城隅複道行空結構殊呼吸似能通帝座往來真可接天都千年隱市傳僊尉一賦登高見大夫更道子雲耽寂寞近將玄草入命童烏

其三

棟宇高寒破泬寥星辰曉夜自相朝誰攜太乙青藜杖我弄仙人紫玉簫望極雙溪澄練影坐來千嶂起霞標即看羽翼生能就黃鵠摩天不可招

其四

丈人安在上頭居十二雕闌綴綺疏月滿南樓供理詠天垂東壁掌圖書爲郎司馬游方倦應客元龍傲未除紫氣尚留雙劍在臨高時逼斗牛墟

春夜同王九江宴邵明府涇川城樓因談蔡子木司空皇甫子安兄弟

五城遙削五雲屏良夜芳尊醉不醒敢謂名家眉擅白終慚傲吏眼能青天邊鳧舄多仙氣江上羊裘應客星一賦登樓才自老鄴中諸子盡飄零

春日劉翁明府席得之吳廷承沈君典

子登兄載酒登天逸閣得泥字

乘春載酒共攀躋坐俯蒼然萬木齊曲曲嵐光廻粉堞層層雲氣度丹梯尊前說劍寒星動花外徵歌夜月迷自是習家風景異惟來諸客醉如泥

寄渝州朱使君

巴江楊柳幾回青行部遙知五馬停三殿省郎推起草十年門客感飄萍岷峨殘雪來春水牛斗高天隔曉星憶昔與君稱合調竹杖

今好不同聽

送程山人遊楚中程能書

風烟吳楚隔江流兩岸青山江上浮雲夢高秋誇賦獵武昌明月共登樓渚蘭芳歇波臣泣瑤瑟天清帝女游懷古知君頻買醉好將黃鶴酒家留

送石別駕罷官還楚

楚江春曉下流澌何處孤帆歸去遲身外浮雲翻自笑握中明月轉堪疑蘭荃舊誦三閭

賦松菊猶存五柳辭共惜使君公輔器佩刀虛負昔人期

答蹇汝上使君留別初以曹郎謫禾倅

行吟顦顇久湘濱握手新知意轉親猶憶馬曹容傲吏誰憐魚服作波臣中宵神劒頻占氣何處仙槎好問津送子前程須努力清時那得麦閒身

青山尋李白墓

謝眺青山舊宅留兼聞李白有苑衷多年松檟凋零盡異代文章氣味投斜日尚回丘壠照浮雲不散古今愁前途更問騎鯨處帆落天門萬頃秋

金陵同殷無美諸君集鵲四館時予將南還

帝城南陌動歌鐘裘馬翩翩俠少逢再得佳人猶字燕相携詞客總雕龍曲中玉樹依淮水夢裏朝雲散楚峰明日片帆江路永臨流歡自采芙蓉

秋日宿通靈峰

白日翩翩振羽翰長虹雙挂碧闌干樹依河漢繁星曙門掩杉松宿雨寒返照倒銜吳岫出飛流斜界楚雲殘清秋瑤草如堪拾此地吾將老鶡冠

南還有感奉寄張光祿諸公

十年行路轉多艱落落風塵損壯顏牛下悲歌傳白石鴻邊離夢隔青山溪秋帶郭江如練靜夜當樓月似環先達虛勞時引薦　帝鄉翹首五雲間

送郡太守陳公入　覲公先由戶部郎出
敬亭天半削芙蓉謝眺樓開紫翠重南國孤
城曾下鳳東方千騎總如龍一麾久隔西山
笏十載還聽長樂鐘見說計臣俱賜覲知君
燕對獨從容

早春得朱渝州去秋書時方上計
淸秋萬里一書還二月垂楊漸可攀北極占
星來益部西𢡟聽雨夢巴山褰帷日下黃金
詔執玉天囘紫殿班高第已看經術起更傳

春雪滿燕關

答歐楨伯都下
天北浮雲首重囘登高轉憶大夫才斗間淸
夜雙龍合雪後黃河一雁來燕市悲歌傳擊
筑西山爽氣照銜杯過都空有驊騮在不信
縣金爲築臺

黃山
中天三十六芙蓉此地軒皇御白龍空裏玉
壺飄欲墮風前珠履躡堪從溫泉尚遲丹砂

結祕檢仍看紫氣封却笑向平婚嫁畢虛從
五嶽問僊蹤

下黃山抵太平訪周子良太常忠簡公子
斗大孤城萬嶂秋殺車還傷故交投雲霞枎
底來春色風雨尊前起暮愁先世兩朝曾折
檻幽人五月只被裘寢丘何意君王問負郭
山田薄可收

周太常祠拜順之先生諸公爲張中丞所建
都人伏臘儼趨蹌共識　先朝老奉常北極
封章懸白日東方繡斧肅淸霜圖書一字神

猶王俎豆千秋道自光江左輶軒相望出采
風爭表鄭公鄕

送吳虎臣自留都還山
五噫歌罷且東還盡說梁鴻出漢關濁世似
難容白眼浮生猶幸得靑山夢中芳草心堪
折望裏孤雲鬢欲斑明到定栽招隱賦故園
叢桂共誰攀

江上病起答龍使君

春風花外賦停車一別經秋跡漸疎縱酒半生狂客態加餐兩字使君書夢中明月空梁滿病後微霜落木初相望只餘衣帶水可堪眇眇獨愁予

敬亭舟中送張大來再之留都因懷嶺南何玉登

郭外寒江淨不流淡雲疎雨送行舟年華試問雙蓬鬢客計惟餘一鶡裘庾嶺梅花思遠道敬亭楓葉下殘秋向來遊俠西京地誰共翩翩過五侯

蕪江贈魏將軍

嗚笳疊鼓大江濆把酒高歌一對君自是廉頗稱老將由來郤穀在中軍入吳組練明秋月橫海樓船拂曉雲直待功成辭上賞五湖歸問白鷗羣

阮鶴皐自廣陵歸同登赭山望大江

逢君秋色倍堪憐灑酒平蕪眺遠天萬疊雪山攢夕照千門城郭帶寒烟中流帆影尊前落下界鐘聲杖底懸我亦霍然將起病觀濤何必廣陵傳

魯幼齊江樓夜集

可令流俗識行藏白眼相看意轉長澤國夜寒雲似水江樓秋滿月如霜囊中綠綺音誰托句裏青山色自揚判病與君輸一醉何妨高臥酒壚傍

秋夜同秀水朱明府集李蕪湖署閣

坐見鳴琴化理成邀賓江閣月華生秋深菊色寒侵座風起潮聲夜撼城海上神仙初作吏天涯兄弟舊知名只今瓊樹聊相倚早晚雙鳧入玉京

答太常少卿嚴丈見寄嚴先守給事中

向傳嚴助對公車侍從承明十載餘一日如泥齊後酒兩朝諫獵袖中書雪殘遠夢迷鳷鵲歲暮相思贈鯉魚泰畤甘泉聞近領雄文早晚借吹噓

與玄草卷第五　畢

與玄草卷第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排律

送崔伯温赴大司馬方公塞上兼呈司
馬

插羽傳南牧從戎賦北征共看投筆起還似
弃繻行元老推方叔縣營命夏卿黃沙通大
漠紫塞接邊城細柳軍容肅飛蓬磧路平旌
竿天外直鼓角地中鳴星列分千壘秋高合

五兵雕盤戰塵黑雁唳戍風清漢月金河滿
胡雲鐵嶺橫迦周無上策繫虜有長纓許市
聊情餌犁庭更議成歌方罷杕杜妖已厭欃
槍帷幄謀先伐壺漿恐後迎遙知實車騎幕
下得崔生

遊三天洞

真界臨遐僻靈工破混茫幽玄通地肺虛白
敞天光神瀵春回薄妖精日跳梁蔥青攀玉
樹窈窱隱瑤房積冷應留雪含暉似凝霜鼎
存猶守虎石化久為羊搜記驚龍蟄淩空逐
鳥翔高深疲耳目昏旦變陰陽清賞泠然奏
歸心憺欲忘

豔詩贈沈二

華燈九微出羅薦滿堂開笙寒調尚澀弦脆
響逾哀上客毋遽起佳人引客陪薄賴方怯
御淺笑忽驚來挹潤明窺玉聞芳暗襲梅送
嬌詎一態展昵畧千回鵲為填梁道鸞將上
鏡臺所悲還下體無使閒羣猜高駕淩霄動

新妝拂曉催東南飛孔雀五里一徘徊

敬亭舟中送故府君羅公入京

敬亭一相送三月柳成絲竹馬迎山郭驪駒
載水涯衣冠俱出祖杖屨暫追隨乘鵠緣峰
轉聽鶯度峽遲文翁曾化俗畏壘故崇祠再
借人同願留中　帝或私所欣吾道泰歌詠
中興時

早秋北樓宴呈王使君

何處堪遙集西風敞北樓賦原王粲出跡是

謝公留迢遞臨三楚峥嶸槩九州山川縈檻合河漢抱檐浮城雨驅殘暑江雲澹素秋投壺來雹掣行酒映霞流以過緇衣好還陪絳節遊陳詩知俗美坐嘯見名收一日龍門入身應在上頭

對亭菴送張侍御諭嘉興司理

青驄逢舊使白馬啓新林暮向諸天別春回大地陰此行承譴薄在近荷恩深檇李司刑職長楊諫獵心臯因懷楚璧身自許南金煙雨成高眺（郡有煙雨樓）冰霜動苦吟餘威留繡斧幽怨寄瑤琴磬折看人過雄飛定爾任無生君本學豈復歎浮沈

贈貢東平爲壽

難老緣天錫垂庭自帝中道高名並斗神王物皆春五馬徵良日三䲭集瑞辰朝賢爭結襪門士半拖紳共惜懷中璧終爲席上珍壯心猶伏櫪素業在垂綸紫氣占關令玄纁避漢輪杖前迎白鹿庭下丞蒼麟問禮通家子

譚經付坐人平生切仰止終歲望嶙峋

王宜人輓歌

髫髮芝泥寵驚心柳絮辭雞鳴勤内職蘋采肅閨儀已協同牢願猶偕指穴期驪珠幽自照鳳吹迴相隨遺挂蒙塵網空庭絕履綦鈿車勞夕望寶鏡掩朝窺夜雨懷萲樹秋風擢桂枝五花依日近寸草報春私愁緒殘機在哀音雜珮垂占星沈婺彩望月隱娥眉儻愛還魂術姍姍步恨遲

寄答西亭宗侯（有序）

宗侯名標玉牒體備金聲局觀甚明苞擷亦富鴻開兎苑笑梁孝之無文燕集雀臺庶陳思其接武猶且登鄒枚于上座寘應徐爲兩楹可謂矯矯出羣翩翩濁世矣迺者薄采菲葑無以下體遊神藻翰締之神交報執轡之下吏門抒茲短賦從歙笙而上綠嶺布此先聲

奕葉　皇圖大分茅　帝澤長龍駒原出漢

駟馬亦從梁靈嶽千秋降中朝一德良維城
隆翼衛十邑會陰陽造次儒流習從橫藻翰
揚傳經追子政應詔屈思王賦就光凌雪篇
成氣挾霜樂歌陳武德册府直文昌賓客看
成列鄴枚獨擅場遨遊情自美丘壑道難忘
陪乘猶遙阻緘書遂遠將何殊親執轡無復
惠承筐脩竹清池上三花少室傍天潢瞻衍
派地肺擬蕁商鴻寶君能授絳山鶴共翔

五日昭亭同龍使君湯叢少泚舟暮別

蒲觴開令節蘭槳蕩中洲天闊疑無際波平
似不流緣源疏島嶼夾岸帶林丘丹嶂行相
照青蘋坐欲秋五絲堪續命匹練迥生愁連
艦龍爭闘曾城蜃或浮湘纍目眇眇楚水思
悠悠共予孤臣跡因隨上使遊風華君謝眺
慕別客湯休一醉揚帆去昭亭片月留

陪都書懷奉酬大光祿銅梁張公

瓠落終何意蓬飄任此身時情青眼賞舊業
白雲貧豈誤操齊市衣看化洛塵瞻省良謝
馬着滕幼慚苟牛走名原賤龍登譽早新誰
能先物色公實重人倫榻下南州數尊開北
海頻空羣勞一顧涸轍起窮鱗千里遙相傳
連城敢自珍高山欣有託明月豈無因埃後
溟兼草承先愧析薪鳳毛徒歷落雞肋且逡
巡岐路堪垂涕江湖欲問津

送沈君典北上

大道直如弦長安在日邊十年培健翮萬里
奮遙天召對賢良集臨軒策命宣絲綸方五

色黃石定三篇劍壁虹光出縣金駿骨前聲
華看奕世侍從儼神仙雁塔題名迥龍門餘
錦鮮銅盤承露掌玉樹擢甘泉昔忝聯潘轡
今先着祖鞭南山歌自苦北斗望空懸鵬鷃
無勞問飛沈各有緣

春日陪張有光侍御集家兄宅

但得尊長滿何能坐不溪游燕歌少和休汝
騎初臨夜霽星河徹天寒鼓柝沈席前依玉
樹燈下寫瑤琴雨砌苔光曙春池草色陰形

骸吾土木寤寐爾山林片語心俱遠流光鬢
欲侵醇醪眞自醉薄俗見知音

七言排律

陳子野明府邀遂閣逢魏季朗小集是日

子野寫竹烹茶故句及之

五柳依然繫紫騮鳳城握手又清秋久懐司
馬三篇賦毎問元龍百尺樓别去刀環曽有
約再來車轄尚堪投一珠魏倩遥相照連壁
潘生得竝遊玉篴只今風月夜金陵自古帝

王州墨池竹影初疑動茶鼎松聲細欲流隱
士清名傳谷口高陽舊侶臥壚頭愁看星聚
還星散短榻應勞爲我收

與玄草卷第六　畢

與玄草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絶句

相逢行

與君相結交底事借錢刀結交借錢刀那用
交賢豪

其二

交結失勤見辟炊沙作糜沙亦安可食交亦
安可持

其三

千金搆寶刀夜冷陰精泣帶郎左臂前風吹
海水立

子夜四時歌

春歌

陽春二三月飛花網蛛絲持此纏緜意囑郎
惜豔姿

其二

歡自與儂嬉傷人那得見春風窣地來開帳

吹歡面

夏歌

小女入郎懷展轉託郎臂但如抱清冰那得

三伏氣

其二

荷花照水然荷葉自田田望歡歡不見雙魚

劇可憐

秋歌

梧桐滴露清砧杵中夜發舉頭認雙星低頭

看羅襪

其二

秋高八九月空堂織流黃斷絲不成匹拋梭

出望郎

冬歌

送郎騎馬別枯楊折作鞭儂願枯楊絲馬繫

大門前

其二

儂惡地上霜見儂去時跡歡言去無跡東南

出杲日

高陽樂人歌

翩何馬上兒結束千黃金豔殺當壚女雙投

玳瑁箸

白鼻騧

君乘紫騮馬我騎白鼻騧美酒通顏色相逢

在狹斜

碧玉歌

碧玉小家女逢君有輝光娟不在珠玉相憐

自斷腸

估客樂

人言估客樂估客信自樂大艑千幅帆三江

恣遊搏

其二

珂峩大江來是儂所歡否所歡寄得書開緘

復停手

其三

大舩如丞馬長篙如列檉願爲檣上烏逐郎

千里行

其四

一舸載三千斛自揚州還且毋相攬抱與儂

蒲鍛環

莫愁樂

洋洋工西曲嫋嫋會人情相值自相樂不負

莫愁名

襄陽蹋銅蹄

底用宜城酒何必習家池濁醪蘇地飲箇是

高陽兒

前溪歌

儂住臨前溪溪水碧淥色郎帆如纖張招搖

不可得

其二

昝德儂敢攀感郎自相額酒味奪沙糖前溪

且莫渡

野田行

陰風吹白楊鴟鳶啄枯骨夜溪燐火明老狐

拜新月

湘娥怨

洞庭木葉下鱗鱗秋始波九疑何限色落日

怨湘娥

明妃怨

自倚能傾國讒成遠嫁夷主恩應不淺猶得

作閼氏

婕妤怨

世事有興歇秋風不可辭昭陽羅綺月曾見

奉恩時

銅爵怨

一旦雄圖盡漳流日夜東獨餘歌舞妾臺上

泣西風

閨意

夜夜望刀頭朝朝生石闕道環空有期銜碑

不得發

偶題

冥鵠亦何慕神龍安可羈白眼看眾人折腰

恥小兒

其二

貧者日以貧賤者日以賤有酒且盡歡千秋
情自見

夜詠

罷酒意不適出戶舉星稀脈脈花間立流螢
飛上衣

飛雨樓酌吳鍊師

縣崖晴雨飛橫空涼吹發方池湛虛明恍惚

對秋月

其二

颯然寒襲人酔君一壺酒欲拾驪淵珠空翠
不盈手

自白嶽歸

予從白嶽來袖有三珠樹高齋迷白雲疑入
天門路

田間早行

白露濡我衣行人道上稀明星在高樹滿田

螢火飛

潘理官賦閒園襍詠

清華軒

平池瀉夕流天風梳木葉據石作龍吟脩然
超萬劫

隱翠亭

秀色隱纖雲疎陰散明月焚香坐晏如秋思
清人骨

芙蓉洴

采采芙蓉花秋光何寂寂艇子掃平沙西風
吹落日

柳浪橋

斜日翳橋西飛絮橫波上照影綠差差春風
吹柳浪

懷仙臺

仙尉余前身千年隱吳市閒君臺上笙騎隺
渡秋水

問月臺

問月月不言揮杯杯在手玉杵有玄霜奉君
千歲壽

玉鏡池

雲散金波麗天開玉鏡光蛾眉攜晚照織月
鬭新粧

通靈道中

桃花不出溪桃源在何許西風吹客衣馬首
逐人語

有期

碧雲看暮合美人期夜來春風先報喜催得
燭花開

失期

美人期不來燭花亦自落明月墮空帷清霜
散寒柝

姑孰傷楊采棠

每攜姑孰水遙薦李青蓮一勺更何處楊家
弔太玄

金陵姚鴻臚市隱園

昔者隱金門今者隱吳市我來秋影亭消搖
誦秋水

青蓮宇尋無著上人不遇

擬結白蓮社來尋青蓮宇塔影冷繩牀鐘聲
挂祗樹

江寧道宿

身在長安道却夢長安月歸思發清秋砧杵
一時發

酒病已復飲大醉戲作

暫醒逃死計爛醉定生涯已命從劉鍤能輕
絕杜家

柏梘道中

連翩馬上來東風吹人面雨洗千芙蓉歷歷
雲中見

別田子夜廣文

短劒千里游寒光飛白練臨岐脫贈君照人
心一片

自新安徂黃山道中作

宛水照心明歙江傳至清雨鄉風土似誰信

客中行 李白劉長卿詩

其二

漸覺曾宵近全疑絶棧危瀑聲長在耳嵐氣直侵眉

其三

間道懸崖轉孤村曲磵陰麏麚時有跡雞犬乍聞音

其四

黄山成獨往白雲相與期問知餘藥在何用裹糧隨

寄金陵主人

未有千金報終慙一飯恩尚留雄劒在且莫笑王孫

愁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西風江上吹閑門長秋草

六言絶句

新安道中

流水曲時聞碓桃花着處成村側嶺偶披樵徑廻岩或隱柴門

題畫

半水半煙着樹半風半雨催花半没半浮漁艇半藏半見山家

六月九日紀水

新豐不識雞犬中林可集鳧鷗永晝頑雲遮噴炎天積水成秋

其二

晏子居原湫隘海若觀亦淼茫老農父嗔黒蝝小兒猶舞商羊

其三

愁吞水維日緩謂彼河伯不仁蛟龍兮方遠騁魚鼈乎其斯民

與玄草卷第七 北

輿玄草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七言絶句

春辭二首

別後冰絃不忍彈小樓花雨怯春寒歸鴻目斷香雲碧愁倚東風十二闌

其二

海棠殘月照人低枕上關山路欲迷生怕啼鶯驚曉夢垂楊不種畫闌西

劉明府席上戲贈

五柳先生家不貧牀頭漉酒自留賓只今座有如花者猶是河陽縣裏春

江上別張文介

君歸浙水我歸吳江上青山夢裏孤後夜相思腸斷處月明霜白聽猿呼

送客

江雨瀟瀟江水長柳煙漠漠柳絲黃眼看春色愁無那又送孤帆別故鄉

金陵曉出玄武堤

毿毿楊柳鳳城西半醉垂鞭信馬蹄十里曉山開翡翠一湖春水浸玻璃

盛仲交大城山看梅讀嶺南黎祕書詩

數椽高臥白雲間我爲梅花一叩關醉後羅浮三載夢春來又落大城山

靜海寺禮繡佛永樂中得自西洋

傳聞法藏此中開龍象原從渡海回亦有長齋蘇晉在案頭合掌禮如來

聽查八十彈琵琶

張六當年最擅場曾經供奉幸　先皇白頭弟子惟君在一曲琵琶淚幾行

天界寺訪斌公值其臥病

禪林長日少經過翠竹蒼苔積雨多本意攢眉尋慧遠却因示疾問維摩

少年

二八妖姬醉裏呼十千新醸夜重沽少年百事不稱意且學高陽稱酒徒

漫興

狂來經月不梳頭日日尊前醉不休無事便須高枕臥倘因春色一登樓

早秋得吳叅知明卿洛中信

玉節親承下九關因君夜夜夢嵩山洛陽城外秋風起萬里黃河一雁還

寄上唐大人大梁五首時方爲治河使

鴻雁秋高木葉黃登樓何必憶吾鄉宦游笑殺江南客白下山多似洛陽

其二

龍門千尺練光懸見說黃河水接天夜半客星纏紫氣知君槎泛斗牛邊

其三

五都鄴下獨稱雄二八如花滿魏宮銅雀臺荒歌舞散西陵松栢正秋風

其四

二室花開照使旌浮丘儳客舊知名拍肩笑控緱山鶴明月青天把玉笙

其五

夷門立馬問前朝虛左高風久寂寥眼底蒼茫秋不斷千年俠氣未全消

寄崔伯溫塞上

曲中楊柳又回青無數梅花落敬亭遙憶孤笳吹出塞寒沙明月倍愁聽

太微樓夜聽松風

長松虛閣瞰蒼煙萬頃濤聲一枕懸片片龍鱗吹欲立忽驅寒雨徧諸天

白嶽簡陳明府德基

掌上芙容散夕曛偶騎白鹿出人羣春寒未有金光草一片飛霞持贈君

其二

金銀宮闕白天都風馭泠泠不可呼怪底幻身輕一羽原從仙令借雙鳧

王少叅筵閒箏

蛾眉新月寫初長白玉雙童出佐觴毎拍曲終曾未誤十三金雁竝成行

涇縣水西遊望

千疊峰巒映水斜望中春滿萬人家風光依舊江南好煙雨猶開紅白花唐宣宗杜牧之水西詩

夏日

巳借溪巖逃赤日儘拚高枕却黃塵覆隱幽竹是知巳隔水鳴蟬何惱人

書都官公集後

千古高名瞻北斗一時大雅振西崑廬陵空起斯人歎契蜀猶知此道尊

壽松店送王仲房

秋色蒼然木葉丹留君沽酒暫爲驩尊前何限青山路落日蕭蕭一騎寒

送王檄遊都下

縱横俠氣任家貧結客還餘一擲身三尺提攜都市裏不知誰是有心人

望疊嶂樓奉懷故鍾使君

美人爲政有光輝暇日高樓坐翠微望裏孤雲猶未散何能不憶謝玄暉

金陵有懷朱比部出守重慶

莫愁湖上晚潮生玄武湖邊秋月明東下巴江流萬里雙魚不到石頭城

遊山門諸洞

山門

策杖天門訣蕩開千巖萬壑共紫廻依然流水桃花在莫問漁郎幾度來

紫雲洞

紫氣吹成萬疊雲洞門溪鎖晝氤氳吾將倒

挽天河水恐流僊家素練裙

碧雲洞

洞天空闊亂雲流一碧寒光炯不收夜半仙人騎白鶴霜毛點破萬山秋

朝陽洞

天雞啼罷曉星凉夢醒千年白玉牀金碧晶熒光一線海波銜日上扶桑

夕陽洞洞前有仙人枰

不問朝陽與夕陽洞中日月總茫茫試從此

地看枰石人世能消幾局長

漣漪洞

穿雲裂石碧漣漪濺瀑飛流玉乳垂中有臥
龍鞭不起人間雲雨望多時

明心洞

半巖遺洞久陰森殘偈新敎綠蘚侵不是九
年曾面壁那從此地得明心

早春過袁汝鳴故居

風吹書帶碧初長谿水泠泠一草堂鄭笛居

然聞不得何人懷舊似山陽

聞山東楊將軍物故

大樹蕭蕭起大風將星初落海門東獨留雙
劒猶含血夜夜牀頭吐白虹

送王博士歸楚

官冷誰憐鄭廣文拂衣歸作白鷗羣江城三
月桃花水一片春帆挂楚雲

贈別

遠山雙黛寫新蛾銀燭金尊碧玉歌愁逐東

風渡江去楊花無定奈春何

過崇果寺看石鏡呈佘廷佩先輩許道
甫叔姪

青山幾曲白雲環路入鐘聲杳靄閒巳道風
塵顛頓久可勞石鏡問朱顏

登龍巖看瀑布

萬峰廻合隱丹梯一片春雲望忽迷日日天
風吹不盡玉龍飛挂洞門西

自白嶽趨石橋巖

人家稍似武陵谿不着桃花也自迷翠壁丹
崖三十里鞭龍又過石橋西

登石橋巖寄劉丞子敦

乍疑鞭石引層空絕壁千尋一徑通道是僊
人君不信看余今日跨飛虹

休寧五懷詩

詹孝廉東閒 丁 在仲

憐君失路尚栖栖薊北浮雲望欲迷便是到
門無一字向來凡鳥不堪題

曹主事仲宣 在儀部

握手燕山未有期偎郎蘭省玉爲妾孤城野寺鐘聲曉正是君閒長樂時 余時寓建初寺

伍別駕山甫 在滇郡

五年曾附一書還萬里春光動百蠻縱憶故人空有夢風吹明月點蒼山

程文學巢父 在金陵

鳳皇臺傷 帝城東落日浮雲感慨同君去又逢芳草暮六朝興廢酒杯中

開君淚眼欲懸河無限傷心藤蓼莪盡說素

程公子巨源 在盧氏

車千里至不知誰解倚門歌

新城月夜憶汪仲嘉謝少廉

城頭北斗漸闌干萬戶鐘聲客夢殘今夜月明天似水美人只隔一河看

涇縣慎溪感憶王使君維楨是使君昔追送處

慎溪不讓鏡湖春狂客何如賀季眞却恨酒船回棹處飛花還送昔年人

早秋得宴使君晉陽書

晉陽書至轉淒淒一夜愁心火共西鴻雁只今來此地有詩難向故人題

舟泊聞笛

長歌醺酒放中流十里蒹葭白露愁夜半何人吹玉笛月明秋色在扁舟

登燕磯

江門一柱倚中天濺沫飛流百丈懸知有龍宮秋不閟時時雷雨起尊前

其二

估客帆檣萬里來江寒秋老夕陽開一譚吳蜀頭堪白風送潮聲獨上臺

與玄草卷第八 畢

刻游白嶽詩引

梅叔子天材駿發學討鴻淵塵綱末羈雲逵立致讀其詩如于晉偶來緱嶺清吹泠然淮陰初登將壇神氣煥若方其年當弃繻故已名堪樹幟蓋吾郡闢土來所未能一覯者也是編删侍其尊人叅知公游白嶽者爾不佞附聲攻玉善處化蘭贍之枉前瞠虖其後敬用錄梓聊代書紳叔子固不欲因請于叅知公弁以言世有禀淄澠之辨優山水之聰者

卽窺斑未足盡豹而染指寔可嘗鼋矣萬曆乙亥夏日友弟沈懋學君典志

宣城梅禹金抱性洞靈篤嗜山水翛然吟詠門斷俗賓以余識尊人叅知公久因獲締忘年交云卽往游余郡中每主余潭上園不歇多郡中山水吟詠交凡若精技談兵者蓋且多識之是歲春始侍叅知公遊白嶽倡和諸人得詩近五十首君典爰而命梓之寄余潭上余讀旣大賞曰選律具才風格確守奇宕皆作乖僻不生可謂一意正宗善鑒其權度者也噫我　明作者疊起至今殆一小變焉卽秉羽登壇取材宏博眞味寔尠雅道易如海內後學之士又相率景從歇立則思禹金輒有槩於中惟彼悠悠者是耻其鄉以余狂言無當乎得禹金而余之過有所分幸矣幸矣余不佞且將與禹金君典三五名流招太白爲盟主結社祠傍怡情方外陳羣謠乎周史振遺響于敬亭則抑亦大奇遘爾重五日

汎蒲醉茶亭出禹金詩示諸人遂漫題末簡

龍罷社友十嶽山人王寅書

黃白游紀敘

梅禹金之過新安也告余爲白嶽游乃余先已兩入齊雲矣卽不得偕往及禹金之返新安也又告余爲黃山游則余又與軒轅氏訂期素飈矣卽又不及偕往奇觀兩左勝耦難羣目斷鴻蜚蹟憐驥絆抵今悵悵良用悔心越月禹金尺牘自敬亭遙來且曰乙亥之游

以侍家大夫亟還不暇至石橋巖黃山爲闕
事今且償之矣得詩可五十篇題其端黃白
游紀云乙亥禹金游有詩沈君君典爲手錄
以傳會劉茂才公謨者潠湛好古欲命是編
于鍥局屬余敘焉嗟嗟卽禹金詩既已富美
于初游也已乃余曾何足媲休君典惟禹金
友君典暱惟子萩亦友禹金禹金寢符吞鳥
世禪雕龍登悟三玄頓超上乘奚古不習哲
匠可淩何今弗該通儒是許雄文兼資乎左

史雅釋特邁于開天思抗烟霞性耽山水美
如冠玉緼于眞之僊風聲必擲金匪聖兪之
窮日飛白雪于長夏殊泣鬼神躡青雲于壯
年毋論籧廠丹青之圖再煥黃白之秘弁成
藏副籍于兩山延寳鼎之千祚信乎吾未卜
其所終爾當因之不朽者也鄉也余卽不能
與禹金握臂聯踵翱翔乎石梁崆同之間而
信宿倡醻亦覆巨細滿十餘篇耳不猒交驩
于世講乃竟有味乎余言玄草先布于侯生

賫紙非緣夫皇甫矣禹金羣從諸叔不減烏
衣之遊方締敬亭之社蓋梅氏稱文獻久矣
余敘而縣之敬亭以儌寵于黃白使黃白有
靈尚庶其賞存也哉萬曆丁丑臯月錢塘田
藝蘅子萩具草歙學之見龍精舍

不佞跅跎㧝落嗜酒放言齟齬當世猒遇墨
卿詞客願爲執鞭往偕六七兄弟譚藝豐干
結社其上每得片語彈射指摘務相淬礪顧
吾黨自媮妷耳不敢聞于人人也屬者獻成
君在二仲少廉子虛應試宣城雅善沈君典
梅禹金歸而稱二君詩誇示社中嘖嘖不置
會不佞蒯緱汗漫未遑親炙徒切面牆頃逐
棹建業艤舟敬亭遄訪二君乃君典竟拾大
物侍從金馬矣因過禹金天逸閣鈎玄索隱
抵掌解頤謂不佞能私其緒間出所著黃白
遊詩一編以示不佞受而卒業曰謝公既往
宣城百代寥寥無此聲矣卽君家都官今日
尚在詎能不北面耶邇來皇王迹熄吳歙迭

倡粉容色澤取媚世資風靡波流東南胥溺
幸而北地信陽樹幟弘正迨今歷下婁東武
昌天目及我汪司馬建旗鼓于嘉隆大明朗
照爝火失光汲引後進奚啻指南儼若載青
天而揭白日或者樂游語之羣嚚憚法言之
寡和褊心小智創爲異說指雄渾爲吽喍目
贍博爲倡披精諧則曰失性情感槩則曰多
孟浪必如其言玄黃改色馬鹿異形青萍投
以割雞白璧驅而彈鵲輅必使之負重鳳必

使之司晨耶且也貌相如不似千載凛然猶
有生氣不猶愈于懨懨泉下貌曹蜍李志者
乎故蒙莊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夏蟲不可以語冰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
道拘于學也其自聾瞽亦已甚矣忍使天下
後世盡如其聾瞽也歟禹金負絕塵之技以
承家夙學屹立海左一洗陋習選則縱橫漢
魏律則凌駕開元藉令奉鞭弭偕君典周旋
中原當歷下婁東諸君將取前茅而進豈不

駸駸接武大雅哉玆編特其一斑耳黃山白
岳畿輔輿區靈文秘典雲興霞蔚禹金庶幾
旦暮遇之不佞彼中土著者也寧不爲吾鄉
稱快耶陵陽劉公謨後來之儁録禹金詩將
梓以傳不佞首冒寸喙以歸公謨且與禹金
訂莫逆之交云爾禹金敬諸萬曆丁丑仲夏
望後五日鄣郡豊干社布衣友人吳守淮虎
臣撰

敘畢

予寧草序

友人嶺南歐大任譔

大江以南王氣獨鍾金陵而下游澤國其氣日沈漭滮湯泩泩宣洩鬱而為宣城宣城故股肱郡地饒奇宏麗有玄暉太白攬集於此予登敬亭其上蓋有謝李祠云上下千餘年衣冠蟬聯勛名鼎立談者尚謂靈秀掩於物而或靳於人蓋于今而有梅禹金者余昔文學掌故江都攷儒林傳魯若申培齊若轅固燕若韓生咸以詩名家其時

江介之士無稱焉自禹金起而宣城之學日有聞於天下禹金於書無所不窺其究也在西京建安下逮開元其萬好古語沾沾自得而即為博士家言亦藉甚而竟不進士舉也乃益工於詩詩多所刻而斯集則博士弟子予寧日所著賦予知其本楚人纂組成文矣予觀五言古出入漢魏六朝蒼然而骨立七言歌馳驟樂府時極少陵之致近體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思麗以雅蓋彬彬中宮商也今而人操

觚棱崒其高奇而氣益以澌薄如啖爊爇大截一過無餘味耳矣惜嘈嘈衆哉奚庸是禹金所求結撰肆力千古亦自可當吾世而不失海內名公朗人指歸其大業矣夫禹金家多甲第而宦而貴用事而

始古文辭禹金即以古文辭甲第而宦安所負博士家言而弁髦古文辭也語曰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有盈尺和氏璧而不貴矣而今大江以南之氣始寄於物而終間鍾於人邪其間鍾於禹金者貴邪將與天下後世共珍之邪

萬曆癸未秋八月朔

嶺南崔光玉書

校次子寧草題辭

從叔守箕季豹父

此爲子寧草盇禹金之二草云屬余校次爲八卷是草之名也漢法博士弟子有親喪予寧三年今制因之禹金季十六入博士籍是時太中公方健七箸後十數年爲歲丁丑而太中不作矣明季春而始爲寫哀詩其于虞祭諱日大小祥及歲時改燧之候而或孤雛哀鳥白華蓼莪之屬與情會輒亦傳之詩歌若太中所稱門人故吏禹金所稱暱友比及二三兄弟用片言相慰存者禹金少爲和答凡此以宣其無聊而寄其罔極以庶幾無毀性焉爾然禹金過于情深又多慷慨而人情賫生賤死益有感于雍門翟公之言大都諷泳之驟焉若奔徐焉若矜克〻焉若有求蘇蘇焉若無所容始若卽亂若遺儼然若存而邈焉莫卽也題曰自太史公稱非窮愁不能著書而後世少傳其說謂夫窮者無所征繕以嬰其心得從頌筭門以終其事而于是也有餘間又其才抑鬱淟涊而無以自見其思廓落嬋媛而毋所之則所以劘切而操持之也有餘地此猶未語于窮之益人也語云未窮見抵人窮見志余讀禹金詩其丁丑以前豈不鴻愷高偉有鏗然之節乎其氣颺溢其志駘蕩其境靃靡其詞以麗勝至于服苫而後抑何沈沈按節而不發也神漠焉沖而徐盈者邪盇其初侍其先大人委蛇于詩酒泉石內外一切不得關白顧景自憙美哉其適于和也而逮于茲變則無論致毀于陟岵而緣象卽境所謂舉目有山河之異矣以故颺溢者日用冥騖宕者日用濡以麗勝者日用摻落夷其外者反其家之道也其痛定之時亦稍稍及于遊衍遊有紀或知交相與周還杯酒而有所贈貽不必一字一涕顧其神隱而其和含其幾微而其用藏經營四隅還反于樞已雕已琢復歸于樸杜德機矣無復之

矣然世之人類用色觀則有弃壬癸之鼎者曰惡用是文閤留而色泯滅不有新發型者乎則何異于是以是語詩知所取矣禹金居觀覽歷嘗諸艱又日博綜今古有所概見于天人之際而用偏觀以挺裀當世之故以摸蘇物之情狀余于其釋閱襍感諸篇少窺見其用焉其篤于內而未果于慾外者邪箕小子從太中遊辱知最暱讀禹金詩不知涕之無從也文生于情情生于文抑又信矣

萬曆庚辰春三月朔書

校次子寧草題辭畢

子寧草自序

日余未壯而孤始當室延稍檢柙奴客循行晦首出則應賓入則奉母卒卒無須臾之閒其感物造端亦或稱詩以諭厥志志有所迫則氣不勝屬物有所迫則境不勝窮昔所謂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居三載為庚辰春而服禫因出戊寅以來所論著略次之名子寧艸予寧者蓋漢滬亦今剬云叙曰余籍予寧要不常至毀其摯歛壹鬱何凡多乎哉殆蓋信詩之本乎情矣若廬居而塊處者禮矣夫然非余所能止也

歲庚辰脩禊月朔千巖鄉人梅鼎祚書于玄白堂

梅禹金千寧草目錄

司封氏嶺南周光鎬
職方氏會稽史元熙 閱雕

卷第四

七言古詩

卷第五

五言律詩

卷第六

七言律詩

寻寧草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賦

釋閔賦 有序

釋閔賦者余宅憂之明季而作是賦也蓋余生時有異徵迨長而淹抑不善達卽古之人三十五經過而余小子文質闕焉無所氏又沾沾意爲奇負俗之彖逴逴而是越余所自出命于玄鳥先人而上世有紹

明此以稱神明之胙何云能後乎且余齡幾壯語曰行百里者九十半日月何常恐徠者之湮蔑不見也肰徒閔閔而自傷何益迺故曼衍其辭以釋之其辭曰

帝歆悳于高禖兮胙天乙之瀰漫巳商亚而濆浡兮遘滲淫于汝南佁耿介乃有服兮銷扈帶而自封福逍遥以蟬蛻兮或獲其羽于冥鴻淑洵攺服于江左兮司馬遴美而善豐肆藻繢于都官兮余祖卜文脊而衍靈宗皇矯矯董道而偉修兮臣 肅諫于燕京毋靚約且婉嫕兮始作嬪而告與曰寻寢神猋之暉燁于余室兮疏寮赫戲而焊煌還形雲之靃霩兮如織阿之迴光如燭陰之銜照兮熿熀爐烺而彭彭玉女之投壺而天嚼嘘兮濯濩燐亂以彌章亦如建木之無景兮登門熊熊而泱揚倏怳惚而不見兮遂有身而未明惟祝犂冠于作噩兮月畢陬而爲陽貞焉逢之淹茂兮余乃謝閶闔而以降集長虹以褘

服兮滌余佩以芳澤操長劒之耿耿兮冠青雲之岌岌揭余旌以招搖兮修余綦以長列材辞劦以爲衣兮錯菌桂以爲耤余既有此姱節兮衷綷梧而岐嶷唯昭質之婉嫕兮纚胡繩之陸離前蘭皐而税駕兮望芳塘以躊躇惎余考之迫殂兮言嗨彼而失岵中痗痗而茕惸兮外皇皇而孺慕睫承泗之盤淫兮抽哀思而若縈昔摽擗而失寐兮旦恫怪其若伶余雖疢世嫩之忽頫越兮義不自詭以

求閒縝獵捷其僮停兮芳非非發于幽昧芝房之菌蠢于培塿兮紛莫考其爲瑞固翁艴以扶於兮傑池發散而繁會飄鬖髿而翁習兮翩蕭騷而夌賁鷺鷥恐文之爲患兮逐鴇鳩而容與下桑揄而參譚兮風枉下而高舉何曾思之冥冥兮服敦忠而靡佗肆要眇之偉觀兮及邃古之不波悵高天而踡跼兮內沈鷙而無何不自惜乎澀譶兮余安忍衆之益詭僞紛綸其重性兮羌求範而焉舍己矜

淜濴與瀿瀷兮謂歸墟其如此要斥鴳而比翼兮关扶搖之九萬里驥伏櫪而中道兮蹇金鋑而方軌日月忽其逾邁兮收恢怠而沈藏蘭蓿蓿于道傍兮棄蓏茷散而登堂夫土蘘之生陰風兮日晻曖其嫛尣嶭馴轡而脊亂兮知良時之弗將世翹翹以竝進兮紛糾糾而狂攘取荒榛以窘步兮避縈衍于周行精煙煙而滿心兮當之炏而愈明陫㗊㗊而無告兮怉惛惛而聊慮衷跂蹀而求索兮競

欲易余之耿素蝮蛇紛隮而胥首兮於菟耽耽而蹢躅窮奇駓駓而據要津兮吾傷乎衆禽之無族女丑蒙顱而來下兮虺堆侁侁而余遂雕題齸齸而思擬人兮渾敦又腥余之肉余誠服依佪而靡顏兮亦何樂乎有生外儒兒而以平兮中坎廪而不自寧世欺偲而善虐兮曾不可乎與言若陽冰之乍合兮羌陰火之潛然名腊鼠其爲璞兮等月旦于車旃斥莘鼎于下庖兮羞鮑負而登上筵信蛾

翕其善淫兮而犨靡之爲妍麟拳跼而羈羣罰兮來何求于斯時也孰謂荼苦而無耆兮紛甘之而如飴也足踧踧甹夅而若有循兮爽澿澿洄洑而自疑萬目瞖曉而傷睨兮羌胡瀹瀹而泚泚波瀼瀼而流潫兮孰縣石而閔之爨炎炎而焚天兮安束隰而戢之思聯聯而靡極兮恐曼衍之無家慘周阿之步武兮鬱頫頟而娑娑塊結滕而不吐兮惟伶俜而行歌聊弛念而遐舉兮有所締于扶桑莫

濯足于淵隅兮朝晞髮于若英登縣圃之曾
城兮據瓊臺而爲宮屑瑤忩以爲糇兮餐沆
瀣以爲粻望崦嵫而駭矚兮釋玉虬乎閬風
結余軫于昆吾兮爰息其馬于悲泉過少皞
于長留兮駕玄虬以容與偎氏欲反景而享
余兮藉三丈之楚楚六龍邁而不肯輟兮佩
芳菲而延佇反余旆于丹丘兮儵怳綽約而
排雲采禽獸之純縞兮拾珠玕之叢生銀臺
玉宇之隱隱兮滉漾浸淲而絪緼驚幻變之

熹微兮欲往從而無因忽猋散而不見兮殿
憤薄以屏營氣馮馮以遐騖兮越堂庭而遊
遨以三日而不食兮求祝餘于招搖躋星烏
于鳥次兮熔炎火之揚熛乃承北戶之炎風
兮瘏憀慄而不自宜迅余車之閶闔兮馺余
馬之騑騑命玄武使先道兮天駟承以驅馳
望太室之蒼靄而盜藍兮姑純懿之所廬弔
禹父于塀渚兮謁泰逢于宜蘇將羅颮之攸
宅兮寔惟帝之密都溟林窅以冥冥兮邈不

見夫山圖入潊浦而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潸憐憐而欲絕兮故紊志而不發悵幽谷之
無鳥兮瓨爲胹而兆達知世覽之邈不盡兮
遂流觀于海溢衍八裔而迤延兮望萬里之
無際波匒匌渻滮而浮空兮洞湶瀾瀇而爲
勢鯨突厄窠困泫而駕山兮厤呵歘䥥䫿而
成市余乃臨于中極之淵兮沈珪璧而禮河
宗斂驪珠之照夜兮麾龜龍以成梁忽霮䨴
而不見兮遐耳目之發皇期盧敖與爲汗漫

兮戲九垓以回翔戒庶靈其肅命兮紛連翩
以並騖鞭焚輪而上征兮箕伯厲而霽霧屏
翳爲余清塵兮望舒鳴鑾以警御覲太乙之
常居兮饗鈞天于帝庭稽定止于營室兮考
大樞于視金假榣榣以迅掃兮旋畢車于青
林獲封狠以威狐兮伐河鼓之殷訇下天潢
而沉沉兮婚帝女之嬪紛于將從王僑而嬉
娛兮攝六氣而游八極挹陵陽之丹溜兮求
偓佺之栢實遇洪厓而就問兮謂余其非仙

才嗟三山之不可處兮空睇雲而遣思伊天
地之無窮兮而人命之不固懲服食之爲災
兮五石奇而無遇歲旋日而成歲兮日冉冉
以爲度騹騀隱而無㟪兮憂廉與而成緒行
屹屹而負俗兮原太白之多虧豈沾沾之可
爲兮恒恕巳而自持慨雄雞之鎩羽兮緣直
木之先萏余旣自疑于慢藏兮移筳篿而端
筮筮曰佗山之錯兮與琴爲仇狠虎所宅兮
爲我患憂忌跛失履兮之我從舟明夬于飛

兮垂其翼也君子于行兮亦不食也火焚山
兮云何戕也女從母兮亡以夕也大造爲鑪
兮天地爲爐六氣爲馬兮萬物爲芻變無定
稽兮道無常都焉知禍而非福兮曷壽彭而
天殤細與大其不可遴兮盈與虛而互張或
陵夘而化淵兮或生白而爲䫌或胙于其似
兮迺驚惻于其名何不黔而城守兮孰穴處
以爲禹或胼胝于終北兮而或娭遊于化城
啓生石而偃生巢兮馬有角而尾無丁黿爲
鼉而腐生芮兮雞化臂而思辰曚者失綺兮
行焉所如達人大觀兮環中是居勺瀝液于
羣言兮行蕩蕩之何衢修道秋以爲馭兮叱
孔老以爲車被金石以廣德兮流絃管而嗽
辭反初服兮太息收佚豫兮沘瀾上黃離兮
椉坎泰神精以游恬夫余旣不周于今之人
兮余心亦寥廓而嬋媛許曰長爽善舞多財
善賈去龍爲蛇兮蛇爲輔去羊而虎兮虎爲
鼠歸兮歸兮我非斯人㓜世獨處

辭

詹烈婦潘氏哀辭 有序

正德六載廣賊起西鈔樂安郊關不守民
多跳賊從關下執潘氏潘氏者邑太僕丞
詹崇婦也怒斥賊賊脅之刃卽舉身欽刃
其長子廸逐母于衢身蔽母則刃爭首矣
潘益怒斥賊不寘竟刲其腹死萿辛未夏
六月也明年撫州守陳言請于　上祠祀
之汝南生曰夫持文墨議論莫不有君子

人者于質志可觀然緩急輒有以爲解不
自作其言此其人非常服庛采有慨于文
義者也豈與匹夫匹婦之爲諒焉余從太
僕孫宣城今習其事如此豫章故楚地因
效楚辭一章以虞神而載諸麗牲之石辭
曰
蕙蒸兮椒漿彼美人兮西方居婉嫕兮清揚
頳不可以干兮中且有明寔猷遊此冈閟兮
天何常偕子逝兮周章鼓逢逢兮塡塡席玉
瑱兮疏石蘭御文螭兮雨驂靈逍遙兮移來
旋

四言詩

訟詩貽沈子 有序

已卯春予與沈子君典感時撫事有悄悄
之憂因以自訟而並貽之

福求自己慨固有端後車之覆宜鑒在前維
罔以奠鴻或罹之莫疾于舌駟不及追謂父
則虎謂兄則狼彼實齎怒逆之不祥鶴垤來
雨蟻孔沸陞喈始知巳軫厥先幾淚厲淺揭
人亦有言尸祝代庖孰任其咎多事所忠孤
貧失和一語一嘿道在能蚍文違予弼予闕
女規毋曰予聖淑慎爾儀

子寧草卷第十一 畢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古詩

雜感二十八首

忽忽中不懌駕言陟高丘高丘臨四野湛湛
長江流豈不懷所歡欲濟無輕舟往則曠何
許歲月倏已遒蹟往既非故撫來難豫謀俛
仰千秋間涕下不能收

其二

幽蘭在中谷字以大國香惠風從東來微芬
庶見揚脊澤懼不周白日倏回光非君誰識
察迷陽升高堂寧隨秋草萎不隨春卉芳

其三

東家有小女盛年處閨中容華自然理私謂
姣無儷韶華應舉步羅紈揚春風擧衣上車
去去入君王宮後庭三千人一一蛾眉工爲
顏不及施爲雖不及終不願回王顧但願保
王躬

其四

雙闕擢太清甲第羅四垂河漢經其間日月
相核虧前堂列鐘鼓後厨命鮮肥北里蕩奇
舞丹脣含素辭哀絃方潤耳躡履進所私壽
客千黃金白璧紹繞之輿臺既已飫狗馬厭
厥遺歡樂何有極各言保期頤

其五

茂林鳥多奇豪門士多良巾車各有適豈必
遵周行朝登冠軍宅夕依驃騎牆從橫成羽
翼車馬生輝光將身向他人含意誰見明女
蘿施松柏因長故得長蘭芷滫蓑蕡雖芳故
不芳

其六

灼灼彌子瑕咲殘邇見親矯駕詔臣母闕禁
豈得陳金屋貯阿嬌御筐班姬升珠玉紛咳
唾桃李晏陽春陽春難久居故者代以新一
爲前魚泣男雖不亞輪

其七

黃鵠不受羅天馬不受羈千里安所致四海
將何施亦已飽芻粟且復飲蘭池出一以御
獅入一以徘徊金衣與汗血後代睹軼詩不
見五鳳間冠雀爭來儀

其八

羲輪發扶桑虞淵升六龍固炭戒恒滿朏魄
以示沖如何夸吡子作意矜顏容步捷舉趾
高顧吟有餘工熱極何不然人見且介從屋
禽驕亦溢氣焰若流虹脩途焉可竟天運亦

有終

其九

余少秉微尚被服書與詩大雅久淪亾衆言
紛陸離時俗苦自媚傾習文在茲獨往豈不
力合意當告誰亦有二三子携手悲前綏四
海一何廣吟咏中心悲

其十

端居覽元化萬象紛盤紆白雲出蒼梧藹藹
菽桑榆明星高駕動磬折各有如湯火日相
煎至寶委路衢豈不惜朱顏朱顏安久居蕩
滌情與志毋爲形所拘

其十一

東山散白雲不保五畝宅菽芇詠甘棠斧斤
時見迫積哀洵有基桑危易爲力瞿巢豈完
卵風林少寧翼達者順自然儻來諒非一

其十二

海燕西方來雕梁托其端差池若有婚士壽
稱萬年凉風忽東逝舊壘成弃捐微禽一何

知廼與徂化遷北山有寒焰南山有溫泉亢
氣相蕩薄陰陽互爲權

其十三

周公輔孺子二叔乃流言曾毋豈不慈投杼
三至間嫌疑不可處骨肉多憂患殉嚴面以
決報允肱以殘捐生非誠易知巳良獨難男
兒徒有身四顧涕灌瀾

其十四

今日樂莫樂共言新相知明日清路塵對面

生九疑參商豈不親相見未有期箕畢各爲
好安能中與偕少年多遨遊及兹發旋歸

其十五

十襲秘燕石重滕寶驪珠爲謀慢弗周豈曰
快須臾脣齒故相掩真贋莚所需姤意各爲
媚詎謂終見遹美惡無常家弃取非一塗以
此希知發先民有良圖

其十六

西方發無相老氏患有身金丹豈外襲蓮花

自然生莊嚴假象教圖籙何繽紛旣築飛廉
觀復埴化王城僞生堅墨守衆議不得申詩
禮以發塚大盜非小人流俗鶩紛葩幸已離
本根不見濁河水冷冷導崑崙

其十七

矰繳一爲施飛者不得翔逸足在中野下多
罝罟張高深安所托耳目爲傷徨獸跡與鳥
跡閔然逈鴻荒

其十八

鵬飛怒其翼矯若垂天雲一舉九萬里扶搖
徙南冥斥鷃騰數仞蓬蒿相依因小大各有
適攀緣徒苦辛

其十九

其茨肅軒駕中道七聖迷乃逢襄野童順風
再拜之大隗實神人此亦稱天師蟻穴測水
泉老馬取道途在物有靈性足智故自愚

其二十

執彈來鳥雀翔集任所之撰食欲狎犬狺狺

適見疑列子驚五饋海漚炳先幾純白道始
載至人貴希夷所以漢陰叟抱甕不言罷

其二十一

蜉蝣亦自矜衣裳何楚楚山雞顧其影將與
靈鳳伍朝湍夕則枯臨流理毛羽羽毛來罔
羅有翩焉得擧所苦不自知終以薦兆俎

其二十二

金水有定性圓方有定形袪長因撥背故不
如祼裎若子美獨立衆人賢同塵飲酒被紋

素吾以全吾生

其二十三

吾徒豈襲生惜哉夭天年大雅明且哲鑑室下馬遷單豹工養內肢體不得全華士耻爲臣終乃有其僇智愚自一身禍福無兩端上有蒼蒼天下有冥冥泉

其二十四

放民謂天放僇民謂天刑余中執兩端安能致交伸箕穎游堯德蒼梧竄其身鳳哀歌孔丘轍環乃不停茹荼不言苦食蓼不言辛是非固多岐人生難等倫

其二十五

中林有鵃鶋食椹懷我音爲音豈不好聽者多苦心蒼鷹化蒙鳩佻巧終不馴君子防未然異族非所親豺虎一失所眈眈欲噬人

其二十六

惠子書五車爲指多繆悠東壁略可紀羽陵未足周六家有同異耻與儒者訟講肆紛聚訟專門起相讐所以制字者鬼哭不得休

其二十七

廉吏而可爲其子常苦貧貪吏有餘財顧盼荆棘生賢哉二大夫高會抵千金廢興命也夫所寶遐令名

其二十八

三氣忽輪轉四大偶包承倮蟲亦有長陰陽合其精居者豈縣疣行者豈反眞遐生非所遺尊生非所尊仲尼慟回路傲吏齊殤彭俱以有情故塁塁兩無閒

子寧草卷第二畢

子寧草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古詩

五君詠 有序

是五君者博雅不羣一時快士歲舍丙丁先後來郡中余竝得托燕好龍君揚書來頗示舊游之感廼循古五君詠目而暢厥指義庶幾來曆亦有以論世焉爾

巴郡蹇平陽達

晉陽神明冑束髮游藻翰寸管欝精靈五車多總貫豹文隱霧成蜮石煥春粲遛如始一麾遂登循吏傳

西昌龍郡丞宗武

君揚卓犖人遵時安磬折游刃目無全攄藻見餘力賓至各如歸推襟若有獲凌厲百代間日晏從酒德

會稽史司理元熙

史族負遐矚吟咏有餘姿在物何必廣惣轡萬事宜靈祕發宛委金簡授玄夷從政既巳達亦復文在玆

荆州姜戶部奇方

姜令薄宦情所善惟名理沈跡簿領間汎觀五湖裏習坎有歸流惠物若在巳軀短智頗長吾以擬晏子

臨川湯孝廉顯祖

義少我輩人狂鮮與世偶博文筒在腹任達柳生肘游泳極高深陵壑為牝牡所取良巳

多罰之不能酒

贈沈子懋學

昭質何嬋娟流俗難為好驅車萬里塗頓轡在中道游雲蕩白日涼風委蔓草松柏有本性歲寒以自保

其二

精衛銜木石窮年東海濱兩手能幾何捧土塞孟津情知無益事寸心各有因悠悠誓來旋攜手在中林

答從叔箕有序

戊寅冬十月余方居廬感世人貧生賤死逝者不作而存者不能待逝也叔箕時時來相慰藉毋憤憤于斯夫有牝聚必有羽分此理自然亦復何異詩用以儺言而已

翩翩丹旐前迢迢離我宅豐肌就瘠土人生異金石妍蚩寄它人恩怨覆何擇世情惡衰賤況屢亡者蹟集虛始成盈在終理亦薄榮落有自然何以悶疇昔

其二

長離本鳳雛羽毛具五色一朝鳳遂逝遺雛失所集衆人怪此鳥紛來相彈弋高岡宵莫致梧桐化荆棘鸞鷟自何來矯亢鳴鳳德純純翼其雛爲力恐不克願以銜璽文休明挺神物

贈陳御史希美有序

丁戊之際太史沈子甫侍中請急還里陳子坐臺考解御史爲它官此其故子不敢知子既爲詩贈沈子于陳子亦有贈焉

恭承　帝嘉惠乃我社後冠神羊司觸邪羣鳥集臺端盛名不可處直道終弃捐朝趨魏其側暮謁票騎前入則各自媚出則爭炎權小臣腹背羽媿彼六翮全爲義無自擇在事豈孫難効命苟不渝保已終無咎法星雖已失紫微麗中天

歲除贈叔箕

夜氣何慘栗朱焰戢其光浮雲結重陰陽烏

浩南翔良時邦會好攜手命清觴憂來故無端驊至易有常六龍轡以趣玉衡指東方河清不可俟四顧徒彷徨巢許避重寄稷契詠虞康爲志各所適彼巳安得將箕山在舉足吞與子同行

贈兄武康

天目森以鬱苕雲匯通川武康亘百里南陌阻西阡叢棘非所棲何以下鵷鸞弛威戒束溼治小宗烹鮮蘭芳寧久閟薪積難爲前猗

膏脂棘軸不能運方穿令德含好音民秉誰不然中茲客親義躑躅復何言

首夏還田間作

首夏氣清淑駕言還我廬連嶺旣窣窣衆木亦扶疎新阡稍川闢故泉聊爲疏日夕牛羊下煙火接柴墟動息無兼累言宴恣所如東菑聚臺笠胼胝與之俱力田苦卒歲誰謂倦荷鉏饜飲但滿腹鴟倭不待餘頒已實何有敢回長者車

南征

抱景傷踽踽寒若忽再周大火謝朱允駕言遠行遊揚舲抗勁風川路良悠悠客觀遞飲餞欲發仍戎猶悲哉氣憭慄羈旅增繁憂行行一何之雙闕鬱雲浮莊馗繡如錯俯帶滄江流輕劍拂長纓高蓋翼華幘豈無二三子相以結綢繆外獎非所欽中懷難與諜達人恢大觀游子戀故丘

南都襍詩四首己卯仲秋作

名都麗且康曠望何闐闐跂予秦淮際東南負三山閣道幽廣袤雙闕直其間百常冠陰岑城郭上參天良苦輸日中馳騁惟萬千疏轂相擊軋吁氣成鬱盤撰丸有餘捷跕屣亦復妍置酒徵笙竽爲樂浩無端信茲王者居克物首四藩馳景願自愛白日沈心顏

其二

此中何鬱鬱羅列如浮雲華星儼修蓋廻飈蕩征輪被服芳以澤妖蠱爭自明連翩策高

足要路各有津衣褐懷明珠誰能剖其眞荏苒歲方晏弃置勿復陳轉蓬寧有托九衢生柴荊其雨杲日出四節遞相因千古一如此何爲長苦辛

其三

羽族從橫飛淫淫逐罔羅羅者問爲誰實爲王人家流覽旣以及所獲良已多黃鵠成羽翼矯若披朝霞一舉遂千里翻飛天相摩矰繳不能施羅當奈爾何

其四

冉冉孤生竹嶰谷何逶迤托根固其所俯臨千仞谿流水相激溥悲風楚以淒彤雲封下條繁霜塗上枝上枝巢翡翠下條棲長離萬籟從中發傾耳獲所私大辭難爲工時俗諒寡諧伶倫日以遠徙倚中心知

南中覽古十二首

秦淮水

東南天子氣咄哉何蔥蔥朱衣絕地脈淮流

浩無窮時清霸圖歇宮闕出雲中

新亭

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神州盡陸沈新亭泣秋風長江盡南北馬子莫嚨哅

東山

謝公寄朝列志不忘東山賭墅豈矯情智定心自閒古人稱有獲多在謀野間

卞忠貞墓

江左尚清談臨危變其生慷慨欻綏下惟有卞忠貞土中骨已朽過者獨霑纓

邀笛步

子野工奏笛平生任誕人三弄上車去安問主與賓至今有遺響滄波日鱗鱗

鳳皇臺

遠遊忽成悵策馬臨高臺悲風千里至浮雲四面來鳳兮不可見梧竹生秋哀

青谿

繁霜侵曉幰白水近橋梁婆筱工引曲泠泠

一何長烏飛天欲曙小姑居無郎

周顒草堂

北山有草堂猿鶴相爲盟主人行不歸移文空復情遠志與小草一物成兩名

臺城

城上烏啞啞白馬壽陽來天子作纍臣臺殿生蒿萊佛力悵何施昆明問劫灰

華林園

會心不必遠翛然臨水濮鳥來相親濠濮

諒在斯風流誠已矣滄桑有變移

臨春閣

壁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高閣對麗宇後庭光照人千秋綺羅地日夕起芳塵

落星岡

落星高不極青蓮迸者流紫綺夾翩翩竟脫就鑪頭呷旣一世間此意良悠悠

燕子磯觀江濤

尋雲躋危嶠窺眄據奇詭林壑收素華陰霞浮清美江路西南來漲漢從茲始白雲屯崚嶒迅風失涯涘天吳沒洪濤陽烏相依倚冉冉歸照㢱汨汨夕流駛幽隱未可原霍然孑將起

侯家諸園

長安貴公子開軒臨清池阿閣隱脩苾藻秀紛陸離清華覆累卮朱紫冠陰崖引流注瀛海為山幻蓬萊開術亦互屬戒途迷故蹊花樹傻容光猿鳥驕相持萬象工變更春芳不待時葳甤禪湛芥天地聊斯須

金陵出江瞻矚成詠

揚舲出斯干布帆隨風翔嶮介抗九州水德寔靈長臣陳為泐湠素波何湯湯駕軼凌岑丘滌汔縈滓光泓流千里勢懸水百尺彊心神既娛悅耳目亦發皇始信古人言江海百谷王

與龍河南

置酒高宴會念當與子辭絲竹慘不發滿堂有餘悲浮雲朕南征初月拳素輝駟馬戀其群嗣影驕日斯人生各有為離合各有時安得長風翰送子以騰飛

其二

送子何所適所適河之陽俯視濁水流仰眄孤鴻翔鴻飛厲其羽河水何湯湯我欲往從之中道苦無梁子當遠行遊余當反故鄉故鄉豈不好念子行未央欲去以徘徊欲留復彷徨依依岐路間擘衣心內傷

其三

奕奕二三子皆我平生親冠帶一何工雙闕出浮雲中第羅其間河漢緯以經四坐發高唱令德妙同心同心臨當乖歷歷參與辰烏生尾畢逝雌雄意不中半拼適衆口淄澠誰見明千秋此嘉遇知者常苦辛

其四

情知懷往路行道何迍邅素質易以淄盛年難久恃灼灼天上雲沈沈濁水泥攀援兩不及何山遊作則涼若存古騅一顧不復疑白日回景光亭祭此中懷

聞鬼

曜靈此西匿宿露淒以零爽氣時總至遙夜傷營鬼衆籟納虛北聞者懷我音惝怳失所自四顧天冥冥倏往沸若怒忽來隱若矜嗶跳將乍來啁哳或猝沈驚飈市地起列宿掩其精棖之紛滿車離合相依因大化白綵轉吹萬蕩無垠幽篁終不見山阿若有人

庚辰二月免服感懷

緬余遘先難俛仰猶朝霜日車無淹晷是月貞仲陽時制畢已及改服從吉祥居處雖如故匽然虛中堂備物妥遺靈𫍲祭達馨香總帷倏若聚左右何洋洋亦知永幽兩尚冀復來翔裳衣已非御而況撤不張逝者日以遠存者日以忘殉歿良所懲孤生焉可詳縱留但須臾天地等茫茫鳴琴庶自釋絃絕斷中腸

十賚堂集卷第二終

千寧草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七言古詩

宣城雜詠十首

懷僊引

四千仞高淩華頂三十六峰割溟涬當空冉
冉飄玉壺就中熠熠留金鼎軒轅道成迎白
龍小臣攀髯不得從斷鱗殘甲飛滿谷至今
變作黃山松珠頳風前躡寥廓洞庭鈞天聞
廣樂琴高淥水出赬鯉子安碧樹呼黃鶴陵
陽僊者五六人瓊芝瑤草照青春一朝揮手
辭妻子乃識吳門梅子眞

項王廟歌

嶭山道廟何堂堂風吹女蘿鬼跳梁揚枹拊
鼓供伏臘父老猶能說項王鎬池貽璧祖龍
死叱咤喑嗚提劍起是時楚有武信君八千
飛渡錢塘水漢兵四面忽楚歌騅不逝兮可
奈何東來此地曾經略耿耿英風尚不磨帳
下千峰如列戟斷鏃含腥土花碧漢家寢廟
遊衣冠牛羊夕下長安陌

徐夫人詞

謀臣猛士江東有何人得似孫家婦孫家有
婦身姓徐良人五馬丹陽守丹陽太守日會
賓徐言不吉卦有神誰知衷甲出堂下廼是
山中凶匿人操符入居都督府夫爲鬼兮妻
爲虜帳前傳語徐夫人急速來祭新府主徐
笑使君亦何愚使君有婦妾有夫佯稱除凶
纔即吉密呼宿將陰相圖府主聞之大驩喜

薰香沐浴新妝理下階設拜禮未周一呼兩
君壁間起手提髑髏祭大墓腥血模糊染丹
樹一軍始倉皇吳主驚前顧衆人有眼皆迷
離女能辯爾雌雄兒

宣城內史行

東南天狗忽墮地轉憶咸和年間事晉朝養
將如養虎掉尾耽耽反相制宣城內史鴆義
兵立表陳師出有名督若鷹鸇逐鳥雀臨危

豈得顧其生脫身轉戰湖山下頸血濺天天
欲赭客豪野火諒不莽鷲馬徘徊在中野卞
公廟食　帝城闉湖山亦祀極茂倫丈夫行
藏各自取眼底區區安足論君不見歷落嵚
嵜可笑人

登樓吟

昔年十四五三登謝眺樓樓上何所有四邊
樹木何脩脩謝公五馬快遨遊高齋晝掩歌
且謳茲事以往為千秋千秋李白達者儔信

美吾土卿淹留大言小言鎮相續星辰歷歷
紛纒糾敬亭片石挂五嶽宛水一勺環瀛洲
向來此物大顛額眺也凶終白也囚近者濮
陽李尚寶千剌不得留宣州眼前富貴兼壽
考萬事由他自點頭

掎角謳

隋家天子耍風流豔舞嬌歌醉不休楊花欲
落李花結錦帆三月下揚州逐鹿中原爭嶽
嶽掎公左公相掎角五色龍文起晉陽赤縣

黃圖歸掌握英雄自古識天幾盡束橐鞬拜
御衣星列羽林縣劍佩江開鴨綠閃旌旗大
將功成盟帶礪分茅胙土傳苗裔空山廟貌
垂千秋颯爽英靈朝上帝

都官篇

吾家都官殊有名五言破的何錚錚重譯西
南開萬里直從此地起長城廬陵為友君山
弟金錯囊羞短裘敝虛聞清廟薦遺音闇閣
徘徊辭上帝祠有雀角墓有狐鴟尾剝落龜

斷趺詞人千古厄陽九後代衣冠乍有無尚
書嶧陽一坏土白楊斧作家家柱山鬼揶揄
大道傍再拜為歌淚如雨

南園歎

颯颯秋聲射人耳我來倚杖南園裏此園舊
屬吳丞相隴上拜大傅故址憶昔新開綠野
堂成功願遊赤松子驅石蓬萊幻作山穿池
太液規為水金岡嶙峋鳥篆文瑤篇寫奕鸞
回紙丞相不樂土亦憂北人飲馬瀟湘沚丞

相已老主好少須臾一斤循州炙吳家園頭草樹荒蔦嶺湖瀖樓覩起世間代謝毎如此君不見江潮斷信胡風腥年年杜宇哭冬青

叩馬辭

六龍飛駕燕中起大風蕭蕭渡易水羽林十二散星文石頭城下鼓聲炙殿中催召陳尚書慷慨悲歌氣不窋一時纖血濺皇䄂六子同甘鼎鑊餘衆謂逆鱗不可批臣將叩馬效夷齊計家橋頭骨已朽孤寃夜夜吐虹霓

詔傳故里崇尸祝桂酒椒漿堪一哭徙新曲突亦有恩開元寺前僉伴讀（僉公祠在開元寺前）

史鳳曲

史家小女字鳳皇五色高樓玳瑁梁步障千重圍錦繡流蘇四角佩琳琅此時盡上宣城道此時盡說青樓好燈張瑤席璨蓮寰枕依羅薦神雞曉門前車馬絕凡賓鳴玉鏘金共結親何人得入迷香洞生綠羅屏字字新一片香名滿人耳江南萬斛春如水至今花柳不敢驕都向秋風顛顇炙

債歌

空將七尺號昂藏終夕仰面看屋梁世事都歸華表鶴人情大似中山狼困來負服且自歷時去雀羅眞可張山鬼躑躅禿鶖怒白日無輝天雨霜我欲排雲叫閶闔生身羽翼那得長君不見南溟之鯤忽爲鵬鵬之大不知幾千里扶搖直上會有期汝輩槍榆枋已矣

解歌

有腰不折貧入前有口且就黃公壚世間萬事吾不理一事但醉壚頭眠多病寧爲小兒苦片語自擅千秋權今年復收數斛麥負郭猶餘種秫田涼風北颸亦不惡爽氣西山劇可憐君不見道上之石忽爲羊羊無何兮一叱化作石人生變幻安足訝雌伏雄飛各有適

吳仲子歌

生子當如孫仲謀吳家仲子俠者流三江遊

博稱大估列艑我珂佐上頭留中豔瑰大於斗何以澆之一杯酒男兒得意惟片言安用戚促摧顏而俛首弟當灌夫父事朱家長虹貫白日短劍發丹霞細腰伎稱眉騧相逢劃地作交賒紫槽鵾絃解手語千金立散隨泥沙揭來放歌復高枕人生萬事非長寢滿堂賓客奉君驩椎牛考鐘縱吾飲江南十月鴻雁翔北風吹馬馬毛僵子今翩然還故鄉行行送子宛之曲敬亭之陽肉弓霜勁寒欲張

吁嗟乎草間狐兎那足數子歸且射南山虎

浦上堅文春山雪

文春山中雪幾丈峰峰玉削屹相向昨春之仲憶曾游愁來拋却青藜杖其時題壁琬琰垂至今鬼神爲護持層冰巉巗不可度麋鹿僵臥猿啼饑東林暮鐘虎溪月寒響清輝相映發平生微尚正符聞將往從之意超忽

吾若行與叔貞

吾爲楚歌若楚舞胡爲與若生此一抔土相看各搖徑寸心平居忽往往千古千古悠悠只眼前寸心何煩他人權文章有神交有道杜陵吾汝爭後先汝無黃金高北斗亦無纍纍之印縣其肘空餘傲骨頗巉巗世間萬事不挂口風流闌入少年場安得不顛復不狂寧堪工瑟投竽好難將廿李代桃僵傚亭亘百里宛水照百尺左提謝玄暉右挈李太白紀家老春舊所聞飲酒賦詩差自適鄉里兒童紛頃領招來五丁輕一擲丈夫生不成名

那足惜吾與若兮五兩蒲帆一兩屐

留都客舍沈太史寄酒錢歌

腰間有骨不能折懷中有刺不肯投雙眼落落對天白興來忽作長安游長安東闕連南陌銀臺畫閣金張宅子雲筆札君卿舌若箇傾心能愛客故鄉故友頗殷勤寄我杖頭錢百文乍許青州供從事不隨醉尉訶將軍酒酣擊筑行都市白日蕭蕭聲變徵和歌不復見荊高一片雄心托誰飲城外纍纍似北邙

小者爲疾大者王玉負金盌那可數鴟鳶狐
兎侵其傍富貴看草頭露不如飲酒被紈
素張星見説去人間樂府空傳桃葉渡袒跣
大叫高陽徒更向黃公問舊壚紀叟老春亦
不惡是鼈是貂君換沽君不見唐朝供奉酒
中僊天子呼來不上船余其斗酒爾百篇何
不來長安市上酒家眠

五浮山人歌贈俞策

五浮山人稱大雅白袷烏巾大瀟灑結交遊

內半豪賢有懷爭向山人寫去年曾判蜻蜓
舟訪我宣州謝朓樓一醉夏雲堪十日當壚
留却鷫鸘裘今年逢我長安陌御溝楊柳粘
天碧信陵公子長虛左翠騎將軍重揖客自
言七尺生自天縱貧不受朱門權翩翩獨過
長干里花月長干並鬬妍但持片語能生羽
但教再顧眞傾國盧家莫愁快不前王家桃
葉嬌不得少年場中意氣纚千金那惜買歡
娛有時醉把如意舞紫小侯銜落摧珊瑚君不
見劉盤龍樗蒱一擲百萬空又不見陶五柳
三十萬錢盡沽酒古人往往俱有之山人山
人君莫疑錦囊羞澀尋常事丈夫安可下從
屠沽兒嗚呼愼勿下從屠沽兒

子雲草卷第四終

孚寧草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律詩

盧居寫哀八首

自欽終天痛誰從厚地呼一乘猋駕往忽罷鯉庭趨欲贖身堪百頻驚字爲孤啾啾春鳥至腸斷聽啼鳥

其二

塊處嚴寒夜盧居值雨秋面如灰更死形借影相酬稽額雖從至招魂不自由北堂萱樹枉稍稍或忘憂

其三

欲挽嗟無及相從意更猜孤雲何處所白日掩泉臺天地聊相假江河忝自迴儻爲遼海鶴華表望歸來

其四

駘蕩鶯花地淒涼兒女心一春淹涕淚孤閣罷登臨杖履從何撰遊蒿漸欲侵舊題看乍

廢兼似蓼莪吟（天遊閣爲先大夫頤老之所題有詩）

其五

好急清朝策毋淚傲客名斯言長在耳每語垂遺纓白眼殊能步青雲自物情千時兼玩世吾意總難明

其六

趨庭托知己嚴父擬良師玄草吾曾貢青箱或自私精靈原不晦手澤儼如斯千古一爲涕悠悠作者誰

其七

煩負四方志仍虛五嶽懷以茲娛綵服未敢試青鞵一室遊堪臥孤節與轉乖縱令婚嫁畢籃舉豈重偕

其八

念弟初離襁從兄已負喪中天膺自拊永日步相隨枕草愁涙夢樊荊淚滿枝幸能齊戶日莫忘倚廬時

寒食對雨答張大員外

飛花何意緒寒食臥江天春老催歸雨風遙
罷禁烟龍蛇歌自苦狗馬病相憐憶爾傳宮
燭題詩御柳前

雨懷寄浦上兄弟

積雨滯還期清宵勞夢思似傳芳草色已徧
謝家池幽興隨春減營蒐抵曙遲故園花鳥
地心折此題詩

子寧後歸浦上

病骨虛淹日愁心怯傷春乾坤雙淚眼風雨

一歸人逝者終長夜生乎太不辰黜花爾無
賴涂倒及芳晨

春夜同何叔度過右典

幽期能不負日夕此相過人世堪長醉陽春
幾和歌夜凉舍宿雨雲斷出長河何似燕京
陌鐘聲散曉珂

晚夏吳生移具樓居因别

何人堪載酒此地共論文山氣遙沈雨樓陰
直借雲觀風來上國解愠奏南薰聞有將歸

典登臨一送君

答謝少府早秋閣夜見懷

明月一爲鑒馮高客思迷秋先入蟲語夜久
徹烏啼清發原推謝疎慵近似嵇蕪葭新有
詠露下轉含淒

秋夜寄叔與

天末凉風起因之一問君佳期夢宿昔長往
謝人羣月嵬生殘夜河流界白雲悲秋吾欲
賦搖落不堪聞

夜坐

風塵終未免暫得息吾生病骨經秋徙詩蒐
入夜清流螢觀物化羅雀見人情坐久堪誰
晤江寒片月明

寄大梁朱秉器觀察兼問西亭王孫

問盟牛耳在寄遠雁行違鞭弭一相失山川
忽間之白雲起飛蓋明月照臨池公子西園
好遙傳侍讌詩

仲秋同王仲房沈君典宿對亭菴示玉

公

舊憶雙林勝來尋第一峰片雲寒下榻孤月曙聞鐘習定依簷鴿降心問鉢龍香茲塵外契支許合相從

秋夜宿貞大城南

十載追遊處蕭然兩鬢冠星河連榻動風露警衣單落魄交遊冷羈棲羽翮殘城南一片地劍氣夜中看

城東同郭五兄晚歸

村晚游寒呼城隅結騎歸露華明似水雲氣曳成衣古道行人絕空林宿鳥依往來成老大相對一歔欷

寒夕懷吳虎臣俞公臨

廓落看如昔能無憶友生霜華嚴夜色風葉領秋聲別夢青山遠孤燈白髮明佳期倘重值遙集謝公城

忌日哀述

逝水不可反浮雲迴自馳心緣多難折鬢與早衰期臘色殘冰雪年光屬潺湲人間何限事愁用九原知

禮衙太常被出東藩因有李于鱗之感

何意厭承明朱幡使者行齊風陳大國卿月出神京白灑乾坤淚堪尋海嶽盟傑餘齊罷酒一酹濟南生

送藏倉曹赴闕聽調

首路凌飛雪天長一騎寒軍儲供小吏 帝闕望長安北斗繩河直南山掌露溥 皇恩

無遠近之子慎加餐

除夕立春逢雪 戊寅

積陰迷晦朔遙夕感居諸病易從春長愁難與歲除梅花他自好柏葉爾何疎又見條風至多慙潺湲餘

其二

兒女催人大行藏與世違可堪繁霰苦猶恐妬春微窓白寒光切江青柳色歸眉蘇明日酒含意奉慈闈

王孫

青陽徒自媚白髮漸相親雨雪為辭客蓬蒿堪沒人窮陰回朔吹殘燒動江春獨有王孫恨年年芳草新

春雨感事簡君典（小字）

天遠浮雲變春驕怒雨頻寸心堪自折雙眼竟誰親近事難深語薄寒時中人趣詩悵幽獨知爾益霑巾

其二

貞幸讐何易浮名損遂難畏途行漸失病色黯相看好種陶家柳愁深楚澤蘭呼兒問新漲吾已傷漁竿

其三

雨露還生態龍蛇與殺機所嗟翻地軸不測仗天威薄祿猶君累窮交且共依向來蘿薜地或恐是耶非

其四

寧有波相及將無陸作沈高明曾鬼瞰幽遁

自吾心白髮新成握朱絃暫輟音絕交殊欲廣涉世漸能深

春夜浦上飲弟台

多病驚華髮相依念白眉醉堪從夜上歸及與春期薄霧開江練輕寒散雨絲清明愁漸近花柳各為姿

春日過史二使君郡齋（使君趙人）

不煩具賓主相見坐能深舊有延徐榻能無憶越吟鶯聲流佐酒花色映披襟車馬喧喧

地餘君物外心

其二

每愛攜琴造頻勞展席游高齋敞平楚遠堞帶芳洲吏隱甘名拙官閑用意幽臨風懷謝眺茲地已千秋

其三

芳草當庭積青山入郭看鳥棲將暝至燕語覺春殘寶瑟泠泠夜金波穆穆寒後期雖預上攜手戀餘驩

答張員外都下見寄有需次之歎

沅芷思公子江蘺怨美人鬢殘燕地雪衣改薊門春旅食猶然桂功名自積薪漢廷多賢幸年少畫麒麟

西閣同濮子升葉文光叔季豹集李山人

屐遻蒼苔破尊依碧漢開光風梳草木麗日豁樓臺片語成今古同心數往回青藜有餘火莫為暝烟催李白鷺書

送閔山人攜家廣陵

舊業千金散長途數口存送君常作客此別更銷魂桂色高淮甸潮聲壯海門歸須及芳草莫遣怨王孫

溪上同李山人步月

偶乘流水往似與暮雲期為興吾不淺有懷君自知青林含月動白幘受風欹共上雙谿釣高天見一絲

宿柏梘寺憶舊

經秋雙樹老信宿一燈懸已覺臨空界翻令感世緣年光依佛日暝色接人煙坐對山堂雨聞鐘時寂然

早秋寄潘理官

搖落吾堪見悲哉更憶君數行題夜雨孤夢隔秋雲欲采芙蓉寄愁催木葉聞二毛知有賦潘岳舊能文

君典晚過問疾

三徑高吾臥蕭然一病夫客同秋雨至尊倚暮雲呼年許玄心見聊回白眼孤不知愁幾許寒色到蘼蕪

南游答君典見送

可堪逢轉處年值火流時歲月扁舟在行藏一劍知故人傷別賦騷客遠遊辭南去江楓暮因之重所思

敬亭舟中別郭五外兄

三載敬亭路長游方自今日銜羣岫轉天落片帆陰隔岸烟芳別前川秋色深高堂勞汝

報敢負倚門心

泊姑孰界

更作江干宿飛棲托水禽樵風驚斷岸漁火出疎林懷土頻勞夢逢人漸改音天涯楊柳樹一一繫秋心

青山宿李白墓下阻水

舊識名賢墓停橈載拜難寒蕪迷故徑秋雨漲高湍辭賦眞何益雲山此鬱盤只應霄漢上長作酒星看

采石弔李供奉

念君不得意漂泊在宣州雄賦千人失荒祠百代留西風薦蘋藻雲露濕松楸今古長遊地寒江日夜流

長干寺訪覲極禪師常開講宣州郡齋

先問長干勝因過大上家臘高秋苑樹客薦午厨茶托鉢留殘日縫衣綴早霞向來公府裏曾見長蓮花

劉長欽大理席有懷河東蹇使君兼贈大理兩君同時爲郡邑先並左遷

近喜尊呼易遙憐劒合難河流廻砥柱月色滿長安片語心堪折千秋業不刊有懷君共領西望一憑闌

其二

自可忝時彥眞能結古歡君曾昔趨府辭賦各登壇駿骨千金在羊腸九折看中興逢漢世好起一彈冠

聞少宗伯董公之訃遙輓三首

一灑江湖泪深關社稷憂天心憎白髮家難起蒼頭挂劒清霜曉藏舟大壑秋謝公門下客長哭向西州

其二

共擬登三象胡然夢兩楹　朝廷思舊德吾黨失齊盟麟鳳悲何極龍蛇讖已成獨餘丹檻折猶表直臣聲

其三

災祥諮董相禮樂秉虞庭世共傳三策家惟

守一經千秋成楚詠九辨少湘靈何處華亭
鶴遼陽海色青

天界寺追憶半峰斌公

舊識支公隱城南寶地深十年違佛日雙樹
老秋陰鉢底龍應去齋時鳥更臨亭前有脩
竹个个是禪心

天界禪堂對月

此夜長安月遙臨古佛場自隨金相滿眞見
玉毫光暗谷移清吹空齋聞妙香一珠誰可

得舊有鉢龍藏

郁夜聞笛

長安聞玉笛楚客遠游時明月一爲奏秋雲
不可持江空龍語細天闊雁行遲萬戸秦淮
柳寒條綠自垂

龍江關送從弟台南歸

秋風江上路送爾獨先歸鄉夢將雲度離心
共雁飛薄寒欺客枕永夜戀慈闈留滯何爲
者空沾游子衣

秋日同宋初陽山人陳季迪孝廉張大
來兄弟載酒莫愁湖

帝京行樂處候館莫愁湖蓮葉遮鈿散峰雲
寫黛孤天空開玉鏡地迥列金鋪却向盧家
問能教兩槳無時蘭艇久廢不得泛

其二

不必聞西曲俱能倚豔歌樓陰辭日早湖氣
得秋多往事滄波逝鄉心白雁過石城年少
客呼酒醉青娥

金陵酒肆悼盛仲交

酒壚殊不遠似已隔山河況復聞鄰笛相看
少和歌風流一代盡秋色六朝多宿草雖今
日將如涕泗何

送叔箕還柏梘故林予時與叔箕約台偕游柏樂先子大

同來帝城裏何意不同歸轉似南枝鳥參差
向北飛秋光淹旅食節序戒寒衣珍重林中
意分今白眼違

秋夜同陳充嘉廷評再過長欽大理時

余將南還

良會秋能數朋曹日可俱泉分功德水酒出
大官厨德泉是日飲玄思看成草清陰欲據梧
法星雙照夜只覺少微孤

其二

驪歌那忍發蟻汎暫堪留江滿蕪葭露人憐
桂樹秋平生思御李客路幸依劉不是游梁
倦高堂有白頭

金陵寄王仲房

宛水一爲別金陵再寄書王家桃葉渡秋日
柳條疎客久少知己吾將歸弊廬向君尋舊
約有里共樵漁

別主人楊翁

亦知不可別其奈若懷歸日久慚君飯秋深
換客衣江光寒雨濟帆影夕陽微寄遠憑書
札天南有雁飛

江外夜泊却寄京邑游好

平生多物役此地憶前游宿雁仍親客鳴蛩
知附舟近家偏作夢臨水易生愁更有伊人
思蒼蒼白露秋

秋夜寓懷

秋已難爲暮夜何能更長漸殘聲斷月砧苦
調合霜短髮先衰白微花應節黃近年多酒
過不敢問高陽

其二

天風吹不極寒色滿庭柯候忽臨霜露生難
遂薜蘿折心安薄俗落魄謫狂歌千古半騷

意居然屈宋多

送汪仲淹熊上長公司馬

三年成再別對酒更需綴日落丹楓苦秋高
白髮生狂經多難減交拯片心明海內傳驃
騎熊推第五名

村別

方經搖落候熊入別離心流水荒村暮疎林
一徑深月高迷度雁風勁斷鳴砧夢裏思君
路微茫不可尋

冬日同季豹泰符柏梘晚步

野興君能領扶攜信所之峰廻銜日早泉冷迴雲遲危蹤歸樵徑低寬宿鳥投依稀燈影見已作上方期

宿柏梘寺

又命籃輿入禪居杳靄間晴雲流斷磬羣籟滅空山住髮閒投社踟趺學閉關蓮花生夜氣清夢不知還

雨後同箕台寺望

脩然望不極微雨攸禪關滅暮泉歸聲天寒雲戀山乘昏飢鳥集乞食老僧還顧影慙吾汝終多塵土顏

殘雪

殘雪尚在地額雲不出村樵歌分別隴獵火上平原川暮流澌急庭寒積葉昏横空鷹隼去衆鳥愼高翻

子寧草卷第五 畢

子寧草卷第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七言律詩

君典太史移疾南還

蓬萊閣下散仙班乞許閒身問碧山一疏主恩眞浩蕩百年吾道屬間關愁來藥餌供多病夢裏爐香繞 御顏回首長安鵷侶在冥冥鴻色未堪攀

廬次書感示君典

扶杖猶存見汝期王孫芳草得歸遲逢春雨雪寬衣帶幾載冰霜戀鬢絲名和雁行看漸失困來能性竟難羈坐中不淺悲歌意寒目山河異昔時

天逸閣酒間答俞山人

遙空飛閣破冥冥仙籟泠然此共聽中聖狀頭堪累月少微江左是孤星天垂半壁河流白雨散高城海氣青一片敬亭新入眼可憑雲鳥問山靈

陳情答史使君

十年側注媿浮名中夜行吟感慨生巳覺衆賓疎翟尉遂將百口累周卿窮來欲作孤兒語難後淚懸國士情久沐恩波何以報鮫人空有淚從橫

送俞山人公臨

平生結客少年場送爾踟躕大道傍彈鋏歌殘遷幸舍登樓賦就總它鄉論心江海愁相失搔首乾坤意轉長見說故園歸未得姑蘇芳草斷人腸

答歐楨伯博士

尺素南來慰所期敢從雙鯉問何進傳將國子先生解絕勝曹娥幼婦辭欲報居然慚縞帶相思真不異瓊枝太玄巳就千秋業多士如雲識者誰

寄黎惟敬秘書兼訊長君伯華

三朝出入見恩私高閣藜然五夜遲請沐不談溫室樹侍中曾和栢梁詩自甘南省爲郎老客難束方執戟疲朋有一毛成五采知君原在鳳皇池

公臨別之姑孰客于龍使君賦寄

憶君同倚謝公樓江上浮雲極目愁酒設平原曾十日書藏小酉伴千秋各天風雨悲神劍永夜星河帶客舟見說青山堪卜隱儘教辭賦爲依劉

九月八日城東樓晚眺寄史使君姑孰

落葉來鴻秋可憐孤城晚眺正蒼然向傳李白題詩處重見玄暉在郡年霜後鳴砧千戶月風前哀篴一江煙倚闌却憶龍山會誰共黃花插酒邊

閣夜餞客

天涯把手慰飄零寒色高樓入杳冥握東明珠堪代月座中聯璧總成星片心玄後從嘲白雙眼狂來始見青南北路岐今夜酒問君那可獨爲醒

於閣宴重送客游梁

尊酒重携賦遠游北風吹雨散高樓少年肝膽親雄劒久客氷霜戀敝裘地劃河流疏碧漢天開嶽色壯清秋由來照乘稱梁國縱是明珠莫易投

送孝廉沈師會殯還越先人嘗出守是郡因貽越父老

越水吳山雁到稀那知此會對沾衣風前千里生芻薦雪後孤城落葉飛伏櫪暮年心尚壯及門經術事多違歸逢五馬行春地棠樹青青定幾圍

保豐臺憶塞龍二使君

高臺四面接清暉二月先風上客衣遙憶故人成遠眺直教游子悵忘歸山城宿雨雲陰合水國生寒柳色微知爾宦情今更薄江湖無地着漁磯

歐楨伯書至將自免歸嶺南取道宛上

羅浮處處憶游蹤虛有聲名徹九重歌勸春殘燕谷黍夢歸秋冷未央鐘五千或可傳關尹六百相將免叟容可說歐家曾善鑄匣中閒殺舊芙蓉

哭徐子與方伯先是寄詩有學劍之語

合向清朝領搢紳回翔終滯一藩臣幻身早悟蒙莊蝶絕筆初驚魯國麟九疊雲低扶旅櫬五湖春老爲何人因君脫劒愁無地一擲寒漿灑白蘋

夏日元振兄席陪吳與李山人

江村長夏綠陰遲河朔風流人一時心托渚

鬮分竹佩手栽隄柳漸成帷病來彩筆看仍徙老去清尊願莫辭爲問白蘋洲上草何如今日謝家池

黎惟敬秘書朱秉器渝州同日書至渝州遂將有除秘書以手跡見賜

清朝諸俊雅能文兩地征鴻一夕聞荒徼西看流白日長安北望起浮雲囊因羞澁傳金錯書自從橫得練裙正值楚天搖落候登臨何處不思君

答朱憲使潼關

秦中百二控重關表裏黄河太華山絕塞傳青芳草後淸秋乘障白雲間三危露滿仙人掌十丈花明玉女顏此地真源應可問茅龍借得渡江還

城東臥病答君典

伏枕俄驚十月秋高車無夕不淹留自緣異姓爲兄弟誰信孤城各斗牛天闊河流充欲濟地遙江樹影疑浮惟君獨擁文君臥也學相如雅倦游

李豹過東莊宿憶弟蕃台先夜之約

借徑蕭條一騎通柴門秋色近江楓酒杯隔夜懷今雨耕鑿當年見古風蟲語催寒供伏枕蟾光分照對縣弓因君更作西堂夢芳草愁看白露中

青山尋謝宣城故宅

不妨微雨繫孤槎且向青山問謝家三徑春風歸燕雀一江秋水上蒹葭夢中尚憶如瑱樹何裏長飛似綺霞故郡可憐祠廟在臨流吾欲采蘋花

姑孰留寄史仲孚司理

斜日孤城水上浮浪游誰問孝廉舟南來碧樹初搖落北向滄江正穩流客裏夜懷姑孰雨望中雲色秣陵秋前程一倍思君處獨醉西風太白樓

玄武湖逢劉大理長欽留集齋頭

玄湖秋水掖池通馬上逢君出漢宮鐘阜望

高王者氣蕭齋坐見古人風名收結襪傳廷尉賦就披襟諷國工莫惟當筵能盡醉步兵今日在江東

十二夜宴沈微甫文選署閣時介公在坐

漢京樓閣倚秋空出沐清尊盡省同六代文章推沈約中朝啓事說山公白門柳色寒依席長樂鐘聲晚出宮日下只今鴛鷺滿也須天外若冥鴻

其二

相看入夜醉仍呼自是高陽舊酒徒目極青
天飛破鏡掌擎滄海出明珠星垂潁里光堪
映秋滿胡牀興不孤莫問何曹君近領但疑
身在步兵厨

月夜周國雍吏部席上得名字

朝來鳴佩散瑤京斗酒新豐十夜傾陸令自
憐游洛晚周矦今得過江名仙臺露掌高秋
色御苑寒砧動月明萬里銀河應有路臨空
眞切泛槎情

傷胡楚禮太史 有序

太史在梁藩日致書及三詩神交于僕僕
未之報也未幾而計聞今秋薄游京邑寔
太史之鄉益盡然傷之焉

當年分省憶游梁雙鯉黃河路森茫懶報久
成中散癖忘年不記禰生狂淸秋擬托生芻
薦坏土傳聞宿草長留滯周南傷太史東封
誰更屈　今皇

春懷前中丞銅梁張公嘗入爲大光祿
近赴家撫關中

向來三輔獨登壇幕府淸尊許盤驩侍衛稍
移玄武仗入關重賜惠文冠白門楊柳歌中
暮太華蓮花掌上寒不信感恩心未久剖將
一寸寄君看

子及思善二方郎先謫出京余詩懷之

漢宮題柱競光輝名姓翻令謫籍歸一別秦
淮吟社冷到來燕市酒人非千門落月歌鐘
起萬壑淸霜木葉飛秋色江南看漸老欲題
書札雁鴻稀

長干恩上人房遇任山父別駕自滇使
入京因憶朱憲使秉器陳永寧思貞
姚嘉定叔卿張山人維守

歸途萬里乍逢余　帝苑秋驚木落初剖得
江魚書不滅到來梁月夢成虛東林暫借高
僧榻南徼仍題別駕輿回首青谿三弄笛十
年容易鬢毛疎

靈谷寺憶前游

尚憶招提漢寢傷重來欲馬午鐘長千秋紫
氣高龍阜九月清霜閟雁堂歲久松聲濤漸
壯雨殘榭葉徑全荒喻他羣鹿皈依念日日
銜花禮法王

南歸出都亭留別劉長欽陳克嘉大理
沈徵甫周國雍文選顧道行司勳郭
相夲水部劉公恒刑曹

尊前寒日霽餘暉相送離亭落葉飛宛洛名
賢冠帶集京都游俠布衣歸平生七首行堪

仗幾度刀頭約已非白鷺洲邊千里月流光
先到舊漁磯

送吳別乘赴合浦

南越孤城大海濱山川百戰氣含辛瘡痍未
起須勤撫豺虎仍驕不易馴下瀨千秋傳漢
將題輿萬里作波臣試看合浦能飛葉知爾
懸心在　紫宸

庚辰人日季豹家集諸子

招要杯酒屬茲辰座上初馮綵勝親好與芳
春閒作主且分愁日殭隨人樓臺雪後殊增
色梅柳風前各吐神便買扁舟武陵去桃花
新水漸鱗鱗

早春蒲上寄劉公談燕呈明府先輩

向來絲竹醉高樓一臥空山似隔秋縱說吾
家追阮謝可教辭客失應劉溯波尺鯉勞傳
字出谷新鶯轉喚愁見說春來彭澤宰巾車
還命敬亭遊

子寧草卷第六畢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排律

奉酬南京巡按御史齊郡耿公五十句

蘭臺何鬱鬱滄海自泱泱樂奏齊風大經探孔壁藏官仍周柱史名起漢星郎近侍瞻天表長材練國章殿中班振鷺仗下立神羊清響搖蒼佩危言借尚方棲烏寬獨坐避馬肅同行八彥因　皇狩單車指　帝鄉東南猶

重鎮豐鎬本興王定鼎河山壯披圖氣運昌璽書三輔月緘斧九穐霜行部徵謠俗持衡慎激揚龍門多上入虎穴少年區刈莠蕃禾長留棠奕葉芳徽蹤勞記憶先業吉荒涼毀骨支牀久招魂度此長撫孤將剖宅拜母遂升堂慕拄游徐劍囊分使越裝齒牙增倍價翦拂費騰驤自信貧非病誰憐醒亦狂殊施應莫報茲義向難忘感極常思奮憂來未有方臣今爾草莽公合在巖廊顧正中台位遂依北斗光雲泥看迥隔天地總蒼茫

孝陵恭述

上陵歌美美望氣鬱葱葱曆數歸　真王天誅造牧宮腥膻驅漠外禮樂起寰中踞虎因遷鼎攀龍忽墮弓精靈千古在號泣萬方同松栢瞻依肅熊羆守衛崇金鳧深沉夜石馬動嘶風積草珠銜鳥飛空劍吐虹　神孫今奕葉　烈祖自英雄月朔衣冠出明禋雨露通周京終卜洛漢業舊從豐欲識朝宗意長

江日向東

永寧寺同吏部沈徵父顧道行周國雍僧廣禮雨中集木末亭

還乘僊署暇聊作化城游雙樹高僧臘孤亭半客秋江光蟠郭動雨氣入林幽地迥雲常宿山空梵易流逃禪纔覓醉習傷亦成謳覺路金篦導玄言玉麈收片心澄似水萬劫悟如漚日暮能攜別吾將擬惠休

七言排律

巳卯歲除感述兼貽海內游好七言百

句

除夕虛堂百感新疎燈濁酒傍誰親歲華暗怯流單閼風俗仍教徙丘辛極地榮光瞻鳳闕環天淑氣轉鴻鈞覽舒難後將枯眼且領愁邊漸壯身憶昔紅顏承綵服于時黃髮映綸巾久依淮賦攀叢桂實倚莊年祝大椿韋氏一經傳籍籍謝庭諸從雅彬彬太玄晚出烏曾與堅白朸鳴馬失貞星聚高陽詠漢代

雲操郢調俯巴人色分照乘珠爭麗價重傾都璧共珍直役羣靈開黯澹宜搜萬象闢嶙峋東山雲月扶棊局北海樽罍列搢紳剗鋏勞歌羞自薦布衣游俠可知貧王孫米乏陪飛蓋丞相雕輿醉吐茵借客報讎懷郭解同名驚坐類陳遵琉璃屏設回清夜玳瑁筵張矯上春窈窕樓臺闌繡箔狹斜桃李競芳塵溫柔鄉裏渾怡老博塞場中動及旬江竪崎嶇憑獵較馬化商略引縢輪會稽秘穴遂探

禹岱嶽蒼松尚記秦日耀岩華丹訣發湖縣孤鏡翠紋勻素王舊壁寬遊簡赤帝頹宮弔積燐六六霞標橫嶂起泠泠秋籟向空陳蓮池作社容中聖芝檢司封備外臣青翰哉珂惟載石紫毫的皪徧鐫珉肯齡儒術兼通隱幾載詞流亦放民莊誦鷗臨占巧應遂今烏養意難伸纔聽高雅催魂逝寧惜搶榆鷃望頻攬國夢殘郁是王竹林交散絕無賓圖書颯爽稍延伍劍易趨隨跡未消腸斷官梅猶

索笑于戎附俳昔合犂軍未領擬歸遊鶴淄沫寧周涸轍鱗敢負鵾鵬生有種叢銷鷄骨死爲隣淪桑倏忽工浮世屯泡逡巡結幻因屈指戟門卑網雀降心兜牖習籠鷄何嫌落穆形骸異早分適廻泣血屯徑草慣宜淹仲蔚髩絲先已見安仁綮開偃杖偏違向蒲厭徵車似避中年下三千勞對牘鑪頭十萬儘輸縑旻然狂簡聊投黨草爾襟期頗絕倫狙喜衆情原鹵莽蝬今斯道竝淄磷忘憂叢樹

冰霜厲行樂荊枝雨露均物往來日成建虎
吾窮志合託書麟材絲攝胚懋文木病得支
離受東新貫長亮階須甲子鬮寒楚澤論庚
寅雄譚面若噬河伯雖守從聊養谷神勃窣
嚮殊稱理窟洸洋近稍徹迷津蛾行也辭能
叟姤龍性非常不易馴饒就埒編藏二酉況
逢玉燭協三辰野大終把連鼇鈞汝華還看
獨蠒綸

五言絕句

笄角就吳氏

裸體刺餘皇期予上城北高齋何所為招叟
敬亭色

張侍御同宿白洋池亭

風自北窗來人在東池宿落月隱平林殘雨
滴修竹

一尊

一尊亦作雛孤燭誰相向微風掌上來吹酒
寒生浪

田間雜詩

昔與農相狎茲來轉近情滔滔者天下沮溺
耦而耕

其二

向無冠可挂亦無簪可投有髮復不理溪上
風颼颼

其三

西園種果樹未得一果嘗憐兒前食性不必
施高牆

其四

陸隱商山翁水逸玄真子如是之可療饑為漁
以樂死

其五

白石粲可數清溪滑不流希聞堯禪事可以
飲吾牛

其六

阿翁昔萬卷阿耶不能讀何以慰朝饑但供
蠹魚腹

其七

公孫老牧豕衛霍少驅羊將相亦偶爾不得誇身強

其八

五月日日雨六月日日晴天公有翻覆世事任縱橫

吳立之席上醉別

立馬不能去念子良悠哉微雨蕩殘醉山公倒載回

送客

把手意彷徨紫騮嘶道傍丈夫輕萬里結伴且遊梁

其二

黄河水十丈一鴈天南飛游子不顧反閨中泪濕衣

郭五自城中至

君自城中來爲問城中事存亡寂不言歸去濕客衣

入路西湖

落日湖開鏡遥天樹列簪浮家易來往行樂在江南

其二

荇花何粲粲蓮葉何田田湖氣連秋色絪緼作暮煙

京邸季豹別後舟復來

行行不能別復作禁城留翻笑山陰客輕回興盡舟

獻花巖宿小星槎

一宿獻花巖宛然見天女樹杪挂銀河欲着星槎去

祖堂讀郎子何侍郎詩

地荒僧住少堂在草生長拾得前人語登臨憶侍郎

秣陵別吳孝父陸華甫俞公臨方子魯方元素謝少廉汪士能潘景升

勞勞亭下路相送折枯楊不問東流水應知

別意長
江上懷棲霞寺余累約長欽大理游雨
阻家恭人書至遂渡江
逢禮千巖佛空瞻萬疊霞踟蹰東渡檝不是
戀京華
出柏梘留示箕台
把酒欲別君繫馬堦前樹妬殺山中雲只在
山中住
六言絕句

閣夜
露藥半含彩筆月輪倒照璚杯南枝鳥栖深
樹東風人醉高臺
贈周來儀
終歲青油短棹半生白柄長鑱晚耿幽蘭七
澤採將靈草千巖

子寧草卷第七　畢

子寧草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七言絕句
塞上曲
烽火連宵屬漢宮材官十萬出雲中蓮花直
吐龍淵劒柳葉能穿鵲血弓
其二
秋風嫋嫋度秦關一夜胡笳鬢欲斑又聽中
軍傳秣馬明朝直擣賀蘭山

其三
白登臺畔月如霜萬里征人望故鄉羌笛不
知何處起關山此夜曲偏長
其四
飲馬長城水不流北風吹雪照吳鈎年年自
向沙場老多少將軍未封侯
宮辭
夭桃穠李鬭年華繡戶璚窗貼絳紗三十六
宮春不管御溝流水逐飛花

其二

蓮漏迢迢夜未央宮車明日幸平陽一從主第更衣後粉黛三千總斷腸

閨怨

繡幕雙飛海燕斜櫻桃當戶又開花玉門關外春應好蕩子經年不憶家

其二

遠書初寄塞鴻開百戰猶隨霍冠軍不信寸腸曾萬轉請看錦字織回文

羽林郎

千金散盡少年場走馬呼鷹氣莫當白晝殺人都市裏脫身新拜羽林郎

小游僊

瑤池日進紫霞觴八駿如龍御穆王黃竹白雲歌未歇又看青鳥報東方

青樓曲

總道春風在狹邪青樓百尺映千花一花一醉須千日那得狂夫更憶家

大堤曲

天半高樓漢水濱大堤女兒解留人斟來美酒沙糖味醉殺江城花月春

採桑曲

秦家小女字羅敷春日提筐在路隅妾意自愁桑易老使君五馬莫踟躕

採蓮曲

千花的的葉田田簫鼓凌波唱採蓮莫問吳姬誰得似西施新上越來船

楊柳枝

楊柳青門二月春年年攀折送行人也知芍藥原堪贈誰遣長條獨苦辛

橫江辭

八月濤聲殷地來廣陵東望海門開儂家夫婿乘潮去不及潮能日一回

橫塘曲

孌童肩玉勝龍陽侍女乘春各豔粧第一江南行樂處畫船簫鼓出橫塘

豔歌行

十五胡姬細馬馱春風宛轉曳輕羅傾囊乞得新豐酒一曲千金聽豔歌

碧玉歌

纖枝颭雨復翹煙一識春愁劇可憐却數秦箏絃十四初逢碧玉破瓜年

楊叛兒

博山爐煖水沈香楊叛兒歌妾斷腸試看白門踈柳盡歸烏風急不成行

章臺柳

雙蛾罷掃鏡生塵裊裊章臺柳色新京兆不來春又老但隨葉葉學含顰

風雨經衣汝鳴墓

一抔荒土郭門東酒鬼詩鬼細雨中縱有楚辭招不得蕭蕭愁殺白楊風

板橋道中 [illegible]

細雨濃愁斷送春板橋新綠長溪蘋搖搖似出新林浦滿地楊花亂撲人

送王檄入吳從軍

三千組練照三吳身在行間膽氣麤萬里長風吹海色莫教麋鹿上姑蘇

寄山東兵使趙公 [illegible]

海岱乘秋繡斧行霜飛七十二齊城何人不識青驄使天子還思白馬生

其二

憲府新開節制雄河山十二漢時功帳前鼓吹親裁曲東海泱泱大國風

其三

千隊兜鍪鐵裲襠曾聞技擊出東方如君文武堪爲憲趙將虛傳馬服良

遊仙曲詩彭宜人

雙珮垂垂亞六銖雲翹𤨗𤨗綴珊瑚月輪中夜擘滄海人在仙家碧玉壺

春莫

五晴十雨妬春陽何處看春不斷腸日日閉門高枕臥風吹階草共人長

贈何郎小姊蓮珠

蓮珠仙子上清家豔色熒熒映曉霞雙跨紫鸞吹玉管春光醉殺碧桃花

公臨別之夜留酒家

鑪頭酒色豔葡萄臨發孤舟懶自操慣有胡姬能喚客玉樓春滿月輪高

送東平劉生之薊門謁戚都督

胡天一望盡黃雲鼙鼓漁陽動地聞家在東平稱俠少佩刀長揖大將軍

逢故陸金吾家樂人

逢人問是霍家奴白首春風唱鷓鴣末路也知行不得可能先勸執金吾

雨中與台生台有詩與秋偏壯之句

知君詩與秋偏壯我自年來轉怯秋就此眠前拈舊句滿天風雨下西樓

雨後同吳立之登樓

高樓徙倚白雲秋歷歷空林莫雨收不盡尊前今古意孤城寒壓一江流

送石帷馮公赴楚八首有序

若楚服幅員最廣方城漢水寔式靈之屬者爾　明天子湯沐邑而左顧作楚矣四明馮公初繇臬使者治兵六郡徙鎮三吳海波不揚倚稚川戢越歲蕃遷楚右方伯云夫吳楚皆東南地　國家之維是倚毗不啻天府公楚則楚重公吳則吳重三輔陪京豐鎬在望廼先吳後楚衛人言王衡執而七政齊北斗酌而四時運此其爲烈

巨細較然耶以公重楚寧久勞公居外哉某雅竊稽故實楚亦頗繁敬衍八章陳諸祖道彼其人舊絲綸之思而聞詞賦之祖不佞何能與聞焉

其一

褰帷方識大馮君到處甘棠沃若雲六郡向遵司馬法三吳仍督水犀軍

其二

虎竹麟符下建章使君千騎領東方胡床秋滿南樓月又記元規上武昌

其三

漢江爲酒日堪攜江草江花接大隄更向習池歸倒載山公笑殺醉如泥

其四

蘭苕雜佩滿湘潭屈宋衙官當晚參千樹紫薇三萬軸共傳書癖杜征南

其五

峴首風流片石知居人墮淚憶當時只今重見羊開府載道嶙峋是口碑

其六

鸚鵡洲邊芳草生樓高黃鶴俯江聲向知慕下容狂士一勺椒漿酹禰衡

其七

楚天霜落水微波颯颯青楓暮雨多却望洞庭秋色徧不知何處弔湘娥

其八

獵火中宵映渚宮蘭臺盡日敞雄風大夫竹賦真能事寡和由來在郢中

秋日過蔣村脩社

修竹依然一徑開西風門巷掩蒼苔鄰翁曳杖前相勞又入雞豚社裏來

何四游金陵近有信之揚州

但說隨潮過石頭又聞騎鶴上揚州珠簾十里銀燈照妬殺簫聲出玉樓

題王仲房小像

老作王濛處士身空將阿堵說傳神雄心一片憑誰見好手由他自畫麟

其二

五嶽隨身一劍遙脩然黃鶴不須招它年便逐浮丘去遺像人間識子喬

寄朱東巖按察大梁因爲吳汝州廷承

汜水令子發

雙鯉巴江一札傳西風落木又經年逢人馬首中原入憶爾嵩山畫戟前

其二

十年開府未爲遲回首青谿結社時玉樹歌

鄴都散盡桓家一笛向君吹

其三

一片飛雲入大梁黃河北望正茫茫從知幕府多辭客日向平臺醉幾場

其四

虛左當年意氣眞信陵千載尚如新抱關小吏勞君問亦有夷門任俠人

答弟台

故園松菊晴驚秋繞戸寒泉日夜流別後憶

君溪上路白雲芳草共悠悠

保豐臺秋望

寒江湛湛日流東一雁西飛下碧空獨向保豐臺上望斷腸秋色在丹楓

感舊寄管孝廉彥懷

同住城東第一峰經行長倚殿門松十年往事君休問愁聽開元寺裏鐘

送汪生還姑蔑

蒼苔濁酒破愁顏十月清霜匹馬還世事奕

棋君自見悵來常憶爛柯山

天逸閣送吳生兄弟南還

登山臨水送將歸細雨清尊對夕暉莫向高樓悲過雁天南今作一行飛

程天錫過君典郊居邀余和贈

片帆湖上度孤雲日落蕭條乍見君白髮東田秋色好非關名借沈休文

雨悶

桃花李花空自芳日日閉門人斷腸今歲玄

冥偏得令不知何地着東皇

寄遠

蹴地垂楊隱畫樓三年不得醉箜篌愁人自分愁如海枉殺盧姬喚莫愁

送程畫史入梁謁西亭王孫

梁園今日孝王開辭客鄒枚託乘陪修竹檀欒夾池水憑君傳管乞將來

送馬思還白下

苦憶平生馬少游相逢尊酒別高樓明朝款

段愁南首一路青山到石頭

送閔山人游金山

送爾初爲汗漫游白雲無際大江流鏡中一
點金山小蜃氣吹成十二樓

樂游苑示主人

晴湖湛湛草斑斑新酒勞君破客顏六代帝
城秋色裏樂遊苑上望鍾山

京城南尋陳子野明府不值

別來縣榻定生塵更見當門五柳新自笑身

非期會客難從投轄問陳遵

東麓亭醉望謝公墩

冶城秋色滿宮門東麓亭前醉一尊江左只
今名士少那能不望謝公墩

贈劉公恒比部送酒

愁來買醉問新豐久客長安似夢中但得一
尊銷夜雨不將秋色弔江楓

雨花臺呈劉陳二大夫

說法高僧有舊臺秋空不見雨花來與君指

點前朝事日落寒江進酒杯

和王十二桃葉渡感舊

尚留名姓少年場桃葉桃根總斷腸也憶渡
時那用楫風流不是舊王郎

鷲峰寺訪王山人

昆侖山人不出山也將雙足踏人間煙霞一
片心猶在燈影經聲自閉關

送張五落第歸涇川

長安客舍送君歸來往棲棲一布衣如此頭

顱成底事五湖何處問漁磯

蕪湖界寄龍使君

大峰如月小如星水似銀河色更青烏鵲飛
殘人不渡一樣秋色曉冥冥

九日雨

陶家舊徑近全荒尚有黃花對客黃眼底滿
城風雨急依稀今日是重陽

青門

平生結客不如貧少年場中多負人留得黃

金付紀叟壚頭醉看敬亭春

寒夜憶李豹山中

思君獨苦更思歸老盡山中薜荔衣入夜城烏棲不定一庭寒葉向人飛

柏梘山家見茶花

鑿石緣源半作家隔林煙火夕陽斜天寒客到柴門少種得茶開滿路花

于寧草卷第八 畢

南遊集敘

余之知梅叔子也以詩而其所以知梅叔子也匪以詩叔子所爲詩大都命景抽靈匠心匭哲抒嶔崎磊磈之抱而調之以淵柔渾灝之氣詞則諸體咸備一循銖裁古者豪崛近則秀拔注然勃然油然瀏然不襲不蹶膂乎有源游乎無間夫是之爲大雅往所刻游黃山白岳諸稿咸可覽而槪見也是秊則爲南遊集葢南來眺三山登雙闕顧瞻舊宮引睇

陵寢撰六代遺事于墟落榛莽間定交諸名人作者投契披心一時都人士翕然傾焉乃叔子不苟于納履非逼且不出再閱月歸而是稾成矣夫詩之稱于今豈不嘈嘈衆哉大率尸祝濟南眗嚅瑯琊亡論上循漢魏稍及永徽貞元之際且口翁而不張於其所用亦以納贄衒名借涂徑嗟乎士之詭也道之弊也奚啻乎是爲哉叔子于是輩葢皆其所掃迹者故自立懂一時希驥上乘以是稱詩操

趣觀矣故知叔子以此此其所以繇重叔子也叔子世出宛陵籍枉博士爲高第卽經生業非其所好而閎博慧解隨施命鵠用古用今何所不當知者行且需之石渠金馬間矣叔子其勉之是集刻于重光大荒落之歲來游則前夫其二載云司封氏嶺南周光鎬識之而授以梓

南遊集敘終

庚辛草序

友弟沈懋學君典撰

自禹金以文起余郡而江以南無不推轂余郡者說者猶謂江以南土風清淋其氣間值于人而獸稃于禹金海以內無不推轂江以南者而禹金稱能私其緒則其家季豹其次爲不佞懋學耳禹金文西京而上矣其詩三十以前爲三草前二草屬季豹校次而是所爲庚辛草者余竊効役焉蓋余始睹禹金之全而益以中媿也禹金方丱

已為古文詞時余年及壯左提右
挈惟禹金是从而余性跅弛好浪
游譚天下大計其為古文詞任腕
而已禹金斤〻務當于作者之軌
而劑之以才不使其棿于瀍達之
以志不使其衍于辭至其神藏其

指遠無待而興有盡而止則庚辛
之際虜礿禹金為大夫之子旻坐
堂皇飲酒賦詩以自樂耳佗若一
無所概于中者由丁丑而迨于令
儼然孤矣豈不亦內外多故哉而
禹金處之從頌若一無故者即雖
諸生号時〻操布衣之權以提衡
諸貴達諸貴達或有所庚革未嘗
不就禹金咨詢之也而其人長退
貨物良苦聲色妍蚩又未嘗不質
片言于禹金也讀禹金是草至襍
懷詩其人豈以自樂耳一無所概

于中者耶而于庚辛之際固特有
隱憂云夫余好譚天下大計矣業
徼一第卒亦無所建明余為古文
詞矣下里之音卒不能以當一吷
而禹金其于古作者旦莫遇之何
論令世其志與才即詘于遇也固

施于有政矣而況禹金齡三十藉令也直多故而亟禹金必當處之從頌若一無故者猶庭內矣故余睹禹金之全而益以中媿也是穮禹金當副貢學使者頗有意舉之會其太夫人病爲詩力辭去獲如所請而余比侍中將圖徵言以存大義然竟闕抑不得發則余所爲媿禹金者非獨是

萬曆辛巳蜡月望日秆書

校次庚辛艸題詞

從弟守箕季豹父譔

蓋禹金先是二艸皆余手爲校次辛壬而後余適成心疢沈君君典任其事及其剞劂既就君典化矣余又爲南游禹金即寓書南中乃始能卒業而爲之題其端曰詩靡于永和元嘉之間入唐而變以論其盛興衰可睹而記已然餘風猶未亾風之亡其于今之世乎其比詞非不鴻且博也而卒以詞病意屬偶非不工而工反爲拙至于引事必徵其匹耶材則依于諛調高則傷氣工庸則瘠裁序歷則無經修劦則志巧賦頌羸而比興之義微矣夫詩言志也性情之道也故夫舉大木者前呼于後呼喁而木舉矣雖有鄭衛之音無所用之何者聲永言非言能求聲也如以其詞郁郁乎取文具而已將安事志且夫里謌巷謠行呻坐吟木梃芍藥之戲採民風者有

當焉而今搢紳先生或以為難則余不敢
知矣禹金年二十稱詩即能為工語其气
揚而色華討論多而以脩詞無亦能狹小
古人主近世耶藉令繇此以往如入郢而
北轅道滋遠耳禹金駿美博聞其德適足
以自反故于戊巳之際一舉而更張之琢
雕為璞締事以情有興則又竊無思而不
入顧其廉隅有矜守而未化既竭其丈末
繇從矣而至于今豈不從頌焉有餘裕哉

其詞微其旨遠其情譬而喻其聲悠以沈
益三歎有餘音焉當其時禹金新除服哀
定而思為靡靡之樂以貞勝之日從諸少
季雜飲有味乎淳于子之說故為豫聲若
諸游覽詩入烌部使者校博士藝禹金雖
不為博士家言亦且二然竟以故涸諸生
益用自廢而習為隱是以有感騷諸篇已
而有不成殤之女其內人有所患苦則與
俱越國就毉是以有蕪陰詩明年有內外

之喪縞素往赴又且部少季給喪事為之
祭酒以此思哀而為悲悼詩豈無何其先
恭人病矣于是趣中將貢士屬禹金往彼
以將母之不遑敢因而為利固不往為噭
情詩以至凡薦目而及當世為雜懷詩其
詞憤而多怨而有隱微之意乎其它為紀
事詩為應酬詩要非無因而作莫不有風
在者也夫禹金其少故能力為工又暇為
工而若無當于風之旨及是不暇為工矣

又不欲為工而得于風也者與而言意而
言猶猶然而言則亦莫不工索玄珠以象
罔可以知風之自矣余從禹金起日盡三
篋急書而不進禹金進我以風而愈或焉
乃今熟笑以游稍廢其故業于是庶幾有
見乎語曰知而不知不知而知尾注則全
金注者昏事固有如此者夫
萬曆癸未中秋月哉生明

庚辛草自序

庚辛草者余庚辰辛巳所為詩也彊圉之難葢庚辰中春服既除距辛巳之冬而我先恭人遂覆損養其六月姊夫鴻臚以艾終九月外舅觀察粤西以訃至十月孀氏澂江病致其守歸卒以不免而先是歲有無服之殤實維十月內外之親不絕如綫毋一時也往余席世資庭中無故聚百順以事親何術術也彼一時矣夫古之至人喜不毗陽怒不毗陰淵然以其神游而塊然以其形立其次則不能無成毀有所以圉之無償驕而已是歲

月在酉先恭人食味中肺葉攏而病與會有司方行里選余當副陳情迺已凡操藥以從者三閱月而余所籍詩亦以酉月竣故要多商楷之音然猶未至償驕也則庚夫其次者虖因本歲紀名州云叙曰人又有言龍蛇之歲賢人嗟余狂戇子焉負俗而行宜以其身及之者而以及所親則余非賢益可知鴻臚而下固皆賢者矣

歲壬午端月梅鼎祚書于秋水齋中

梅禹金庚辛草目錄

侍御史西蜀張一鯤雕行

卷第一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卷第二

五言律詩

雨罷　秋風
柏山寺讀景衙亭碑爲先都官建
病間聞孺斯病寄之
得寒督學山東書
秋夜同惠甫季豹泰符仲宣汎城東
分得看字
弟台外兄汝堅宿洪村
汪村示台汝堅　寄王仲芬有序
試後下家渡送叔箕還山

鄔汝翼自京口見訪予病郊外悵焉
答此　感騷
聞君典東歸三首其東嘗訪王元美
廷尉因過徐明府長卿青浦以吳
姬還也詩並及之
秋夜懷沈徵父　平袁有民少學
抵葑湖郭　葑湖襍感四首
湖上雪示內
雪夜再示內時以閩樂至

夢日亭感古　舟中憶季豹諸子
仲冬予攜妻子自于湖歸宛上草堂
阻凍江外言懷一首
和茂卿寄禹金兄攜內江上
龍溪舟中大風雨
哭季豹哭子
贈陳使君歸南海四首有序
俞公臨書來知卜居陽羨君典相過
西閣晚望

母病辭赴里選陳情所司
六言律詩
五日獨酌
卷第二
七言律詩
送張侍御赴嶺南兵備
汪子建山人自吳門過訪予時初免
服而汪持服　寄劉長欽大理
寄沈徵父文選　寄顧道行司動

寄周國雍司封
開龍河南左遷楚中別駕
送叔箕朝白嶽廟　詔有前星之禱
雨悶懷季豹示諸兄弟
送李郡丞解官還蘄水
送史仲豫使君應　召北上六首
寄龔使君督學山東
送萬明府赴南安郡丞
送外舅唐公由江藩入賀初爲吏部
郎共參知大梁亦有是役
送鄒生武舉北上
馮開之太史過宣城訪予天逆閣
秋日臥病山中示季豹諸子
寄張伯起　答張幼于
赭山即席答于湖子弟
月夜江上爲于湖子弟送顧八還金
陵教坊
承吳北部伯與人日書將使入關

寄送吳員外郵刑參中楚覲汝上燕
開潼關朱使君
早春寄史郎關下
寄山中兄弟　寄張郡丞京口
題海防丘郡丞真州樓
寄劉公恒北部時聽從選吉州其先
在南都嘗以酒助予遊
寄郭相奎潮州
秋日得唐外舅西粵書因感舊江之
別

卷第四

五言排律
佳典東歸湖上途沈嘉則以近集見
寄遂中聯答
寄葉子憲召拜給事中時東南諸郡大
水

五言絶句
江陵樂

太白樓讀宗子相詩
牛渚月夜待史使君留皖城未至
采石別朱少府
爲汪巨源題倪士貞畫
蕪江雜詠　吳周玉如 有序
對亭庵覽王仲房爲余題壁
君典索梓余草辭之
弔賈春孃墓　何柱二首

七言絕句

懷偲曲同君典作
古怨
莫春潭上送江逸人
憶山中寄季豹　招史使君
牛渚北望寄龍陵君聽徙蕪中
題所佩劍　劉公謨汪鍇代贈
口號寄山中諸子
季豹閉關讀書余亦中困冗
孺斯開絕愛辛小徐生其兄弟並

爲清倡而兄勝
予綦有新侍而病目
泰符約結夏文狩如故年余未往
夜懷
柏梘寺訪佛㑹上人不遇
覽黄使君登九華詩奉贈
九日同吳無文登敬亭望劉明府別
業有懷
送馮開之自宣城還西湖別業
答汪子建郎川
謝友可遊九華至龍井見寄將東訪
敬亭
答日得程子虛吳門書
寄姜戶曹謫高唐州
君典吳姬病戲問之
寄劉達可比部謫六安
哭陳子野明府

庚辛草目錄畢

庚辛草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古詩

襍懷六首 有序

時在庚辛梅子有幽憂之疾不能顯白隱約成文

龍角睒已旦星鳥貞良時三光亦浮繫焉得久控持風水爲輪樞玄天經巨儀容虛窈流徙自然有成虧蜚挈遞相伶姹姹安所歸八

埏生亂戊戊有職爲誰

其二

物與常上會在在各有宜文敗非北御應龍安可爲炎德復穌間重華胤堯裔共工遇其敵一怒絕地維

其三

日月互經緯王者秉德刑陽壯承其金借光爲太陰赭衣並無象涿鹿乃佳兵爲德苦不竟爲刑苦不勝濛汜漸以匿冥冥趨夜行聖知賓析惕大盜起何人

其四

長虹貫白日壯士髮穿冠子胥齒屬鏤鼓氣揚鴻川少女志塡海愚公力移山幽微疇見測賤庶亦有權積羽欲沈淵積憤欲傾天

其五

鳳兮何所求鷙鳥固不羣世路有善顏天道貿浮沈耿介秉微躬姱修久前聞仰仰慙爲纕纚纚索胡繩中天麗高日朔風吹孤雲千

古無時謀九死乃余心

其六

鵾雞厲其羽玄鳥歸故鄉日夕涼飆發大火戢朱光陰氣馴以至草木莘焜黃九六代爲窮龍戰血從橫堅冰自有時聖人戒履霜

贈林元和以陽穀令遷職方

凜秋革炎節瑟瑟金風飭飄塵蕩潋楚露華凝玉除送我平生友四牡此馳驅

其二

馳驅亦何爲王事靡滯爾白日麗中天可以
鑒阻修頠茲冠蓋人共濟極方舟

其三

方舟此焉極易水淒以寒擊楫而揚舲遨遊
雙闕間肅肅荷荇風明月澄潺湲

其四

潺湲承流波淑景揚光輝荷生綠泉中碧葉
鬱成規彪炳陽穀水藻耀君王池

其五

君王御至德神武振八荒典圖厥有司之子
慎所將媿無鉛刀任與子俱翱翔

其六

翱翔安可期蟬嫣無終極鴉鴟各有程不得
顧中膓唯彼棠樹陰庶以安日夕

東溪陪啓尹祀王府君祠 有序

府君名嘉實近代良吏其東溪石梁善建
爲多以遷去數栽無祿官城尹啓君廼即
其游爲府君祠修祀事焉頠于小子亦在

旅獻爲有詩

百川東灌河象馬戒浮沈澤阻告司嶮大夫
首十征水維念已緩其岸復善崩惟石彼洪
梁誓旅出中誠輸粟既如雨荷鍤亦成雲浮
黿實由幻舒虹宛若縈原陸俯錯繡輿騎紛
來臨遂令稽天勢坐見周道平徒者以歎息
居者以謳吟生則爲明牧歿則爲明神茂宰
篤鬭好餘芬儼在櫟所芟則勿翦而況夙所
營考貞肅禮祀練日交遐靈善犧潔在俎芭

舞佾竽笙形往神不俱廟貌若兮今河潤尚
九里令名安可湮敬爾自執事千秋庶合幷

答周文選國維劉大理長欽

東方有巨魚鱗鬣自言尊揚鬐若山列鼓氣
如崙脊長驅數千里將圖徙南冥中更不克
偕而與鰕魟鄰常懼集爲枯欒雲會何因賴
子激斗水濡沫以自寧雖復以自寧至性終
難馴斗水有時涸懷子多所親

古詩六首酬蜀郡張伯大御史 有序

古者士大夫相問遺類必稱詩概諸春秋如親奉教而或士數奇窘蹟志意約結亡以自通顯而攄激越之辭微而寓諷婉之旨以感切于上上之人伏軾而耳聆投箸而手受日給不皇辟之飲食吭上傳腹主內有所以通則悅澤矣輓近世列戟而居清蹕而出使下之人覩其上如雷霆之不可親如鬼神之不可測其有侘傺無聊憤恨不平之事上無繇恢其耳目而下無繇托其胸臆怨豈在朙辭久必潰則言之不容以已也如此　明興在嘉隆之際獎進儒術布衣革帶抗禮王公葢猶有古之風焉其弊也深文佴言陽爲名高而陰藏市道又何可勝原哉此其過非在上之人明矣鼎祚一介之士也辱在侍御張君之部下張君嘗行部牧邑鼎祚在諸生中即望見君顏色然未敢以身薦君而君采其虛聲詡鼎祚略知古文字不鄙趨儼然以手

牧開之寵借訓厲辭致溫篤若已奉劒履之雖參廁附之戚而鼎祚實無此于君也質戇材駑無足報塞脩術古人之義敶詩六章非以希翽而繆恭以庶大申其景行其約結有所通而已誇日雇象無位出自騎貲鼎祚有媿于其言

地紀巖岷山星經直井絡物力一何豐人文洵於嶬張公王佐材剛鑿徹莫漠于械不爲難所志在寥廓

其二

寥廓游無窮物窂王名理自風移且清賢喆桑時起猶京存紀綱　聖朝培豐芑龍虎奮騰翥大江流瀰瀰

其三

江流導汶峨嬰闗緯以經柱後冠嵬嵬埋輪在都亭代天司肅殺鷹隼搏秋冥一擊無凡鳥爪距何從橫

其四

從横出微言在昔稱柱下幽玄緬猶龍堅白
邈非馬摘辭轉彈丸霏譚炙轂轢託意清朝
彥顧吟在中野

其五

中林涼風發猗蘭戢其芳含情即蔓草況復
繼嚴霜辛茲勤采折懷袖置不忘一當君子
御遂爲大國香

其六

大國搆良材梁棟曳且碩樹櫨減細微左右

輔王室繩墨出工倕安能同斧擲明堂鬱雲
興鄧林無遺植

贈沈比部賀仲時以參內木南

澄瀛翕翔陽赤堇鬱合精萬族此巳合亦復
挺時英維時予特達矯跡片青雲一佐爽鳩
氏厥職司詳刑

其二

秋霜悴百草天地肅餘威威德兩不任時至
有必歸緬思下車泣黃虞日以非萬方咸在
宥天澤曾隆施刑家雖尚斷惟卹猶所宜冀
予歛玉律寒谷生蕨穀

其三

簿牒何糾紛決之不崇朝善刀無遺理良非
中所操窮搜頗有獲爲名定巳卻往往掎耳
目千古何必遙精言致在賞應契神必超

其四

予少秉機杼徒倚不成章天孫有餘巧經緯
煥七襄中夜遡明河河廣一以長何意此嘉

遇白日垂景允精氣亮有合千載永相望

哭麻鴻臚洏

驚風下平楚白日歸虞淵彼此相代謝時至
有固然所以上知士往往不待年比歲在龍
蛇汝命竟不延汝髮始見艾汝子甫及肩汝
婦爲予姊一旦哭所天冠纓雖被汝汝咏寄
考槃淄澠中具別瑕瑜口不宣餘財亦務分
燮客羅長筵荒宴終日夕托酒以自全詎意
黃公壚倐忽成河山逝水豈顧反行雲何當

還流塵暗虛榻徑草復看緣形神曠不接而
況尋笑言先後等斯須叩焉摧心肝

七言古詩

九華山歌答郭池州汝張

我聞三名山作鎮東南天黃山白嶽中鈎連
九華祀典雖不及圖經往往相後先昔我白
嶽叩天門黃山還鼎拜軒轅眼底九華亦不
惡因逰十載徒攀援九華但爾九子峯九十
九峯一一天帝封鴻濛中剖元氣裂當空秀

出于芙蓉峯峯可望不可即丹紅翕翠羅心
胸其上嶔崟崒嵂叫嘈予危哉絕飛鳥其下
谽谺㕦㕦逆湍轉谷雲容容六龍回日天
雞啼紫煙豐隆先以伐鼓列缺後而施鞭雄
風兮颯杳雌蜺兮連卷金支翠旗光閃倏瓊
臺玉宇隱隱攫其顛根盤重淵不見底倒景
去地四萬里巨鼇戴之脊恐折翻身簸蕩滄
江水怒濤散作三汲七旬流珠跳絲纖凝皴
市直窺明月忽如練倚映餘霞俄似綺洩奇

抉祕貞字愁三芝之八桂紛纚糾安得僊人九
節杖採藥題詩在上頭郭侯剖竹臨秋浦九
華靈區君地主李白五言何寂寥還攜謝朓
驚人語傳書約我登九華開緘口吻生烟霞
借君夾轂雙馴鹿東騎來訪上清家已覺魂
飛五溪道風盤霧礡俱了了不問九十九峯
何者好與君一歲一峯拾瑤草

采石李白樓醉後放歌別史侯仲玟

君不見李謫僊高樓百尺與天連百尺長江

流萬里一坏之土寄江邊下背白日不到地
上看酒星猶在天史侯作官來江左登樓有
詩題向我使我豁然肝膽開其餘諸子俱瑣
瑣今者史侯朝帝京車攜此地送將行將
行不行把我手上堂美酒爲君傾酒半寒生
停白羽炎天颯颯交風雨還愁山鬼照然犀
更遣馮夷來伐鼓怒濤洶湧樓勢危濕雲黯
慘山低垂須臾月出波平面恍忽一鏡涵修
眉李白當年清興發投身俯拾江心月復道

騎鯨飛上天何爲荒草埋僊骨衆酒對月酌
史侯踈狂似余白也流亦衣往往干明主西
笑長安不得遊紛紛肉食真埋郤史侯差可
托知已男兒生死惟片言寸心可以照秋水
送君君入承明廬敬亭余歸守舊區龍與蠖
屈各有意漁海樵山恣所如醉後相看眼雙
碧破浪乘風辭釆石它年擊楫渡中流試向
江邊問李白

城東門酌酒送閔一遷始新

城東九月霜已飛謝公樓上送將歸四海誰
人是知己五湖無處着漁磯爲君割炙且行
酒小女當筵小垂手丁令貧士牛失職顚頷
坎軻何不有君有兩兒俱早婚室中萊婦久
不存老去一身輕綴它彈來長鋏斷侯門秋
山蒼蒼秋草死客路西風射馬耳上居好卧
敬亭雲還家莫戀新安水

爾曹行貽台輩

爾曹但飲且莫歌清商忼慨奈爾何城頭木

葉颯欲脫洞庭微風秋始波人生墮地號男
子跼蹐安能轅下死吾家兩生生絕奇汗血
居然步千里前年獻策不見收今年再作龍
門遊桃花浪高三十丈張髯鼓鬣空悠悠向
君行泣更坐吹鬚髮漸長余豈少阿兄神鋒
亦太儁擬杖談言入微妙懷有白璧足不存
囊無黃金舌可捫舊客如雲散如水何人說
着信陵恩我歌偪側復偪側相看壯士無顏
色屣屐到門刺滿車如此虛名竟何益醉君

酒進君食胸中壘塊故須澆日成雖貴更誰
得君不見九萬扶搖六月息

那金吾篇

那金吾少年膽氣何豪麤學書纔足記名姓
褒衣博帶非真儒脫身羽林中　天子緹騎
親提繞殿迴長虹驕迫鐵如意雙鶴迸落金
僕姑隴西材高數不偶五湖扁舟入吾手田
彼南山落爲貧家木西奔擊與正博徒俠客
半在門誰人不感孟嘗恩五夜上宮陳琴袖

千日中山倒玉尊憶昔招子長千里雨花臺上秋如水王謝風流近眼前高座道人呼不起是時君有好男兒絳帳追隨子舊師童烏預玄方毀齒匡鼎譚詩能解頤廼者君年稱六十初筵秩秩賓朋集四照瑤花傷座開一行瓊樹當庭立邢金吾軻劒猿公君自許其術可以遂沖舉我欲令飛廉清道蒼龍御車逝西去白雲出山際王母頷見女女在崦嵫平圃閶闔玉燭銀還寄子

周國雍出守宕渠七夕經采石太白樓讀余詩題昔見示廣安有故宣令姜君台聞已僊化寄國雍燕問之

楊子江頭濤欲語江楓颯颯催行旅使君飛渡金陵來停舟由采石渚余昨題詩太白樓乘風一醉過瓜州聞君三讀三嘆息何由正始墜千秋一尺昔傳姑孰使使者殷勤致君意是夕七夕秋蒼凉却望天河超天駟駟馬加君一馬行嘉陵江水轉澄清文章已見稱雄似治行還高化蜀名宣城舊令姜太伯采貞歸作峨眉客帝遣玉棺墜其堂恍惚雙鳧輕一擲君有僊骨君不知分符亦復近峨眉肆中試覓當時約或化青牟未可期

庚辛草卷第十一　終

庚辛草卷第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律詩

寄答歐楨伯大理

不必曾携手相依只此心知君原骯髒與世厭浮沈白雪時名淺青山歸思深南來一書札長跪涕霑襟

其二

豈能淹薄宦且爲愛明時華髮浮雲過片心秋水知天遙高掌露春老上林枝遙憶悲歌地何人一和之

其三

幸免官長罵猶遂簿書勞薄祿供燕酒清秋見楚騷朝廷多病疏湖海一綈袍北望蕭條甚青天碣石高

送汪山人之郎川寄潘十四丈子會

以兹生別苦益重故人思爾作梅花使余攀楊柳枝紅顏銷世態白首見交期倘問年來意疎狂信有之

答方子叅

一誦停雲句遙深伐木思暮天霞作綺春日柳成絲失職悲貧士論交少故知不難雞黍具或恐滯前期

懷柏梘

一改中林轍常懷大士家春來生忍草歲往悟空花洞古金爲雪峰回玉隱霞從聞滕瀬老料可挂袈裟

舊業

歸期常改卜有夢不分明生即爲多累吾方厭薄名醉中春事過別後夏陰成舊業城東陌何時遂耦耕

出郭

閉門成累月出郭已歸春倚市猶懸榻微喧乍困人禽聲多改舊山色遞爲新獨憩桃花水斜陽把釣綸

暮春同季豹秦行甫宿柏梘

又見桃花落尋源路不迷經年僧漸老舊日客猶攜雨數催林客雲孤去殿低一從開白社多半在禪棲

黃池呈李豹

川路微陽入前程外未窮林深常宿雨江闊自多風遠火投漁市疎鐘至梵宮羈心轉寥落念與友生同

蛾眉亭對月懷李白

采石磯頭月清光此一時風流人不謝顏色夢堪疑江鬼深愁照林鳥迴欲移雙峰當鏡出直恐妒蛾眉

姑孰城下逢家弟之金陵寄周國雍

姑孰城邊路征帆爲爾停雨來江氣白風定島煙青落日望京邑孤雲歸敬亭周家草堂在一寄北山靈

過吳興文城南書齋

無事能頻過到門雙鶴迎竹香來別院草色接高城散帙幽人與援琴太古聲夷猶忘日暮歸路白雲平

送海豐鍾丞

遠遊燕薄宦南浦餞東征當夏嶺雲變中宵海日生人煙殘百戰水族寄孤城但識哦松意知君政理清

城東亭送李別駕守全州

斗酒別津亭踟蹰五馬停西南開井邑岳牧重朝廷飛蓋夏雲白褰帷越嶠青佩刀吾解贈風雨散精靈

望水

四海終爲壑百川方亂流莽蒼天欲盡空闊地疑浮但易親鷗鷺初難辨馬牛聖亮今在上莫有九年憂

寺故廣教寺

曾見金蓮長興何十草萊殘僧猶寄食過客轉興哀佛力存荒塔塵緣問劫灰前山孤磬發時度白雲來

宛在亭坐月聞笛是日立秋

脈脈秋能至孤亭坐夜遲天應從衆適月偶
屬吾私虛寂自爲照淒清多所思關山幾萬
里愁向笛中吹

答弟台秋夜臥病同宿之作

同病憐予切依依河上吟復當鴻雁候轉見
鶺鴒心夕漏隨秋長寒砧併月臨相看不能
語但覺鬢華侵

雨罷

雨罷成吾眺爲懷不可言斷虹窺返照獨鳥

去高原病久身親杖家貧客散門銜愁是何
物隨意倒芳尊

秋風

秋風吹不極貧病轉相從蕙草經時變苔斑
積雨封世情多鬼蜮吾德豈人龍自合成溪
隱雲山第幾重

柏山寺讀景栫亭碑爲先都官建

問是前朝寺蕭蕭落木多孤亭存列祖丈室
供維摩地僻金難布碑殘字不磨臨文三歎

息秋色滿松蘿

病間聞孺斯病寄之

念我猶依杖聞君更撤琴近來諳藥性一別
長蓬心秋色看如此年光漸不禁江流何湛
湛其上有楓林

得蹇督學山東書

江東一水望濟上尺書我明月夢滄海寒天
登楚臺陳詩知大國攬轡得真才秋滿開緘
處遙携嶽色來

秋夜同惠甫季豹泰符仲宣汎城東分
得宵字

試發城東興扁舟向晚移澄江淡鬢髮新月
曲分眉夜色銀河落寒芳玉露滋聞歌轉蕭
颯白苧及秋時

弟台外兄汝堅宿洪村

東村聊信宿濁酒共綢繆細雨生衣潤寒泉
入戸流雁聲楓葉晚蟲語豆花秋寒色農家
務中宵起飯牛

汪村示台汝堅

一徑蓬蒿暮孤村桑柘烟家貧愁衆口秋作苦侵年鄰父時相過農人夜少眠草蔬聊飯客知不責肥鮮

寄王仲房 有序

仲房詩兩貴予不一通訊此自予病廢不足恠至如瘖痳何嘗不勤今秋就試有司廼益念仲房翩然高舉我輩啁哳勞利黃口與伍中憤憤口吃不能語製四十字寄之聞楚人善怨又憭栗悲哉之氣在秋子詩多沈淫而少激亮則以壯心漸耗爾

多病書慵寄相思髩欲斑秋風吹片雨寒夢度千山混世名終在如君老吏閒自知羣燕雀鴻鵠不堪攀

試後下家渡送叔箕還山

秋水城東渡秋風落葉分世情多諱古吾輩敢求聞何所無芳草歸來問白雲途窮應有淚不灑向夫君

鄔汝翼自京口見訪予病郊外悵焉答此

遠道高朋與經旬病客顏竟難攀玉樹不得問金山芳草何當歇白雲常自閒敬亭秋色好落日載舟還

感騷

秋風凡幾度轉見氣逾悲項領紛相屬頭顱似可知浮沈存此道偃仰累明時前路江湖在悠然有所思

其二

物態猶嗤昔風塵胡太勞授衣霜候早伏枕日華高廓落如羈旅嬋媛自爾曹一登名士籍飲酒讀離騷

其三

不寐從中旦何人問獨醒居然迷世網徒望解天刑病後那相藉歌來只自聽亦知搖落候未敢怨流萍

其四

落日蕭條色高秋罷倚闌天清疎草木地僻
謝衣冠漸喜時名損猶疑古道難西園竹萬
个吾欲選漁竿

其五

莽莽秋能彝營營志不平雁鴻遵歲序蟋蟀
苦宵征雪霰幾先戒江河勢欲爭尚嫌雙璧
在明月抱連城

其六

楓林俯江水遲暮更蕭森萬象方陵勁孤生

易陸沈荆榛時在眼樂餌近關心放逐非吾
事寥寥自楚吟

其七

萬事艱難故多岐計轉孤時才堪偏指吾黨
散舉呼得失寧論馬雌雄可辯烏片心牢落
盡誰復問雄圖

其八

樂土無勞適中人尚有家史谷共餘粒了母
自成瓜白露生秋思寄山閣歲華反騷茲欲
賦吾道本龍蛇

問君典東歸三首其東嘗訪王元美廷
尉因過屠明府長卿青浦以吳姬選
也詩並及之

扁舟問歸處楓葉洞庭稀三泖雲隨棹五湖
秋滿衣龍威文字古鱸鱠宦情微曾否尋仙
尉吳門今是非

其二

江東原獨步歷下自三宗二子堪千古中原

幸一逢因君先辨蜆媿我後登龍問欲將浮
海乘桴尚可從

其三

飛鳧占太史雙舄在尖關幺出亭中草青來
浦上山鳴琴傳合調把酒解離顏一作臨卬
客文君載得還

秋夜懷沈徵父

天末懷君子涼風起夕波楚人多善怨商調
自行歌燈暗殘秋雨門開掩薜蘿寄書何處

所逖遞雁鴻過

弔袁育民少學

故人空雪涕名士散風流片月留相照浮雲
黯不收如何埋玉樹豈亦返丹丘讀爾平生
賦悲哉氣獨秋

抵蕪湖郭

參差千雉合空闊一虹浮地入魚蝦市天維
估客舟五方人雜語十月我來遊感慨平生
意寒江細細流

蕪湖雜感四首

誰信重來快郁因循夠道衍秋宵倚樂此夕
倍清長短髮星星改長江日日歸旅魂誰自
定風雨一燈微

其二

茲游那自主北地句誰看一水空愁汝三年
更謫官天寒吳樹小江闊楚山殘客豈無長
鋏平生不易彈

其三

李令閩中返常懷長者風縣郊馴野雉江海
遂冥鴻帶郭青山在縈舟碧水空寒宵占劍
氣未可合雌雄

其四

問爾今何適栖栖覊傳間梨花千樹合竹箭
一齊開教授高經術逢迎損壯顏蕪江難向
北終夜自潺湲

湖上雪示内

殘歲游先倦孤舟夢頻驚曉風吹積雪寒浪
嚙空城偶一拂衣了何煩變姓名五湖殊不
遠浩蕩失鷗盟

雪夜再示内時以間繫在

別有難與盡因雪更歸遲夜永它鄉見天寒
游子知吳箏貞白累藥物假相持吟苦能教
瘦休成柳絮辭

要日亭感古

要日名猶在浮雲跡已陳英雄多感慨天地
幾淪淪魚服原非計很心未可馴寶鞭真乎

寶扈蹕更何人

舟中憶季豹諸子

自希旬日別寧有尺書沱此役愁無得他方苦獨吟身隨孤梗汎眼斷片雲淡宛上千秋月遙遙照寸心

仲冬予攜妻子自于湖歸宛上草堂阻凍江外言懷一首

冉冉歲方晏蕭蕭客未休雪深堪沒馬冰合忽膠舟水國人煙少陰崖鬼火幽何當去妻

子舉手接浮丘

和茂卿寄禹金見攜肉江上

不是鴟夷汎川塗空自長青天落霜鬢白露濕衣裳急難勞諸弟平安報八行梅花江上落還作壽陽妝

龍溪舟中大風雨

惡氣何可望風雨併相摧白浪驚全立玄雲鬱不開將因迷聖至寧為洗兵來真宰誰從問偏舟客獨哀

唁季豹哭子

由來三秀草不易在人間一與清霜接因隨顥氣還情多看綬帶事往問揆環誰分春風裏蕭蕭日掩關

贈陳使君歸南海四首 有序

語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予讀其言而心竊悲傷之又大疑之前太守嶺南陳公廉平長厚休休有容業已摧意外臺提兵西粵而去郡未幾適仰銷骨于積毀成虎

于三吉郡中士大夫三老豪桀願伏闕白公冤狀公所肰而笑曰往予之為政也人欲為嬰兒則與之為嬰兒而以令予之彼揣也人呼我以牛馬則應之以牛馬諸君休矣事竣公方以角巾歸私第鄉所稱士大夫三老豪桀者益憤懣不自已各為出其志而播詠之鼎肖嘗辱公召置門下秀才倍賤力不能直公人媿公矣昔者屈原彼放江南其徒宋玉有招魂九辯之作

以託言于巫陽鼎祚固未皇于此有以信
其憤懣者而已
共指江南地原稱放逐鄉青春看受謝白日
慆回光魂散招難反心知報不忽向來悲屈
宋千古更霑裳
其二
畫地期寧入呼天冒不聞　明君聊薄罰議
吏自深文宦飲雙溪水歸攜疊嶂雲關門逢
醉尉莫說故將軍

其三
自少奔庭哭誰傳梁獄書新秋判鞍馬清世
問樵漁南國留棠樹東門逝爰居浮雲無繫
著舒卷任空虛
其四
衣冠陳祖帳車轍卧都亭衆惜心難白吾慙
眼獨青片驅縣幕雨孤劍抱寒星此別能無
醉方今忘獨醒
俞公臨書來知上居陽羨君典相過

建業遂成別荊溪已卜居遷鶯初出谷歸鴈
一傳書雲接仙人洞春停太史車買鄰如可
得攜手問樵漁
西閣晚望
縣庄危置閣落日巧當窻匝水丹楓並窺簾
白鳥雙秋光疏遠堞人語出空江一片磯頭
月時時繫釣艭
母病辭赴里還陳情所司
淹時東道計遲暮北堂身藥裏關心切荊扉

爲望頻大家難逐了小隱詎違親也憶須微
祿中人業不貧
其二
雅意虛推轂愁腸似轉輪家惟存老母身敢
許何人但與烏同養那求蠖共伸雙魚猶可
餞把釣五湖濱
其三
明經起三十遠道戀昏晨臨發牽衣住含情
削牘陳所親勞祖餞茲意向誰論搖落秋風

後平生倍苦辛

其四

嚴檄驚方下慈闈病漸真淸羸占齒髮甘脆輔精神難托妻孥代如煩長吏嗔儻能逢起色敢復怨沈淪

六言律詩

五日獨酌

榴花月雨嫣紫蒲葉淩風娟青五月又當五日獨酔何如獨醒符可辟兵楚俗絲難續命湘纍衆芳條爾俱歇雙涕悠然千岑

庚辛草卷第二終

庚辛草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七言律詩

送張侍御赴嶺南兵備

向來驄馬獨翩翩縱步青雲侍從年 帝遣張騫持漢節衆傳楊僕將樓船陣開魚麗看橫海劒守龍泉欲倚天知爾功成銘自勒羅浮端不讓燕然

汪子建山人自吳門過訪于時初免服而汪持服

長干一別幾經秋江上停橈問舊游但說斑衣俱隕淚相看華髮總關愁俠心久傍要離冢詩興還高謝眺樓縱是平原非此會也須十日爲淹留

寄劉長欽大理

玄武湖邊列署開鳳城春滿五雲間共嘲楊子淹持戟自信劉伶善閉關顏色夢回渓上月交遊心托杖頭山敬亭久見梅花落憶爾

虛勞驛使還

寄沈徵父文選

少年場裏放歌豪長拂郗亭解佩刀別去風流時想像病來春興日蕭騷東南王氣開雙闕侍從清名冠六曹嬾慢不堪君自識何勞書札絕山濤

寄顧道行司勳

美酒新詩意氣看逢君一諾不為難分曹獨妙題才術微祿還能待客驩淮水流澌春欲曉蔣陵芳草雨將殘常懷賓友岡頭卞曾以清齋對守官

寄周國雍司封

平原公子美遊遨京洛風煙屬暮秋隔歲素書稀遠道十時嵩省盡名流鏡中楊柳春全得笛裏梅花曉獨愁拋却周郎誰顧曲半生清淚滴箜篌

聞龍河南左遷楚中別駕[illegible]

五年初見世態新吏道迴與信漸真似與黃楊同厄閏轉憐芳草獨逢春園中索駿名空在衆裏揚蛾妬有因猶幸　主恩寬放逐莫將辭賦弔靈均

送叔箕朝白嶽爲　詔有前生之禱

爲言人世有蓬萊昔我曾攀嶽色來帝闕差我清路直天門訣蕩白雲開經春寒迴陰崖雪當晝晴奔絕壑雷爾去祠官初擁節好從稽首覩高躲

雨悶懷季豹示諸兄弟

春色蕭蕭傷物流中宵風雨不能休雷驚盡起龍蛇蟄歲往空懸犬馬憂謝客地偏常伏枕懷人天遠一登樓知他芳草王孫路可向西堂夢裏游

送李郡丞解官還蘄水

佐郡翩翩迴不羣政成美譽更多文賦來鸚鵡容狂士詠就甘棠憶使君白社難拋彭澤酒青蓮也厭敬亭雲故園春色知無恙啼鴂從先自草聞

其二

不分济名損壯顏輿來投劾乞身閒便招黃鶴同歸楚又見青牛獨出關末路何心投主壁後期誰望賜臣環　明時君更翔千仞指點城東說鳳山（翰林[illegible]）

送史仲葭使君應召北上六首

看君乘傳有光輝漢寵新承入　禁闈侍從諸臣思補袞太平　天子坐垂衣未央秋漏燕星曙長樂寒鐘帶雨飛莫謂上方雲能薦達

江湖也用著漁磯

其二

尺五城南世業新當庭玉樹故嶙峋為渠傳語登衞吏如矢家原有直臣燕地向聞高市駿　聖朝端合重批鱗況逢魚水相歡日環珮聲中燕鎬春

其三

北樓高倚謝公城暇日登臨若遂行竚念青蓮為異代自操白雪少同聲當尊疊嶂攬雲起俯檻澄江曳練明君到上林花鳥地可能南望不關情

其四

先朝七子竝辭流碣石貞同鄴下游此後齊盟誰狎主只今清響爾先收吹成鄒律回春早和罷燕歌變徵秋一別朱絃吾自老敢輕山水向人投

其五

白眼縱橫俠氣飛年來多難薄為儒諸逢季

布生堪托交有山濤死不孤一借國工明抱璧終慙海客泣償珠從知折節君能事好向燕中問狗屠

其六

市隱蕭條一徑斜間奇長過子雲家尊中十日如澠酒閣外孤城似綺霞散帙清風生薜荔倚歌明月淩蒹葭屯年僚授元戎節小隊南來覓浣花

寄蹇使君督學山東

豈令才子歎飄蓬憲府遙臨海岱出雄自領衣
裳青帝社合張絲竹素王宮扶桑熤熤先占
日大國泱泱屬采風稷下諸生休騁辯使君
經術起河東

送萬明府赴南安郡丞

政成桃李静年芳花裏鳴琴白晝長纔見雙
鳧離葉縣又分五馬出陵陽津亭暮柳臨風
嫋庾嶺寒梅帶雪光腰下大夫章早佩知君
辭賦已登場

送外舅唐公由江藩入賀初爲吏部郎
其參知大梁亦有是役

使者西來謁建章漢宮重進紫霞觴雲開玉
笥偃符見日轉金樞 帝籙長後偶十年歸
水鏡分藩兩地誦甘棠看右近作巨盧長手
捧香爐對御牀

送顯生式舉北上

虯髯猿臂佩雕弧六郡良家應一呼每飯
帝難忘鉅鹿頻年虜猶逋飛孤北來七首酬

燕酒西去關頭棄漢繻金印斗縣恩不細御
前生致五單于

馮開之太史過宣城訪予天逸閣

拍浮暫乞五湖身 詔許儤班散玉宸自愛
青山尋謝客遙占紫氣度眞人天廻牛斗雙
龍合地闢鴻濛萬象新知爾舊然藜杖在餘
光髙閣照嶙峋

秋日臥病山中示季豹諸子

伏枕空山歲月遙中人寒氣日蕭蕭閒總暮

雨吹楓葉曲徑秋雲長藥苗狂至一身成骯
髒愁來孤夢易飄搖莫誇爾輩工辭賦楚客
離魂未可招

寄張伯起

五湖木老愛閒身一葉蓮舟一釣綸共說鵬
摶聊憩息豈知龍性本難馴九歌蘭芷思公
子十月梅花寄遠人不是君家兄弟在吳閶
何地若陽春

答張幼于

只今無路拜君堂曾擬交情託范張謝脁樓頭江似練吳王臺上月如霜懷中不滅三年字眼底空期十日觴惟道龍光難自閟遙知舊里是干將

赭山即席答于湖于弟

把酒千峰半夕陽遙天西望白雲長王孫躡蓋江南草越女羅來陌上桑雙佩投人明月浦千金結客少年場波平似鏡蟾初照借與蛾眉鬬晚妝

月夜江上爲于湖于弟送顧八還金陵教坊

楚雨巫雲夢裏過一時年少淚痕多搖搖小艑青絲纜嫋嫋長筵白苧歌還憶後庭黎玉樹相憐此地把金波空勞別酒江爲醴半醉朱顏已覺酡

承吳比部伯與入日書將使入關

流漸南下大江千萬里雙魚到不難燕谷王春初應律幽州人日尚餘寒親承漢節西曹出遙指秦城北斗看玉井蓮花君杖底定將名字刻琅玕

寄送吳員外卹刑秦中覲汝上兼問潼關朱使君

攀柳都門物候新翩翩使者指青春停車子舍還休汝解網皇恩好借秦銅爵鳴風高石闕金雞銜日下楓宸只今尹喜稱關令爲爾先占紫氣頻

早春寄史郎關下

侍從初看得意年東風雙珮引姗姗僊郎白雪裁新調天子青陽敞御筵太液波聲寒宿雨建章草色暖晴煙江南春好君應憶日送歸鴻向日邊

寄山中兄弟

不分經時尺素稀故園山水有清暉知無別遠猶勞夢縱是登高未當歸入手酒杯殊自厭驚心花片報初飛向來似定連牀約轉聽中宵舊雨非

寄張郡丞京口

海門東控　帝王州鎖鑰眞堪寄上頭臥見
兩岐歌歲穰坐携孤劒畫江流蒜山雨過花
明郭瓜步潮來月滿樓共道君如張博望金
焦雙擁一槎遊

題海防丘郡丞眞州樓

鈴閣深沈號令寬倚闌長嘯白雲端地當鎖
鑰收全勢天與東南表壯觀波靜魚龍杯底
伏陣開鵝鸛鏡中看挂弓知爾平生志矯首

扶桑海色寒

寄劉公恒北部時聽從還青州其先在
南都嘗以酒助予遊

謫居遙寄海東頭回首長安憶舊遊一自仙
郎逢畫省曾教從事出青州十年不調何遲
暮千里傳書又隔秋媿我飄零爲客久只今
無計可依劉

寄郭相奎潮州

連年兵火接炎洲南領淚懸　聖主憂截海
曾看諸將出分符今壯使君遊機絲夜織鮫
宮冷樓閣晴生蜃氣秋治行即看高五嶺不
勞重說郭幷州

秋日得唐外史西粤書因感蕪江之別

憶府春來歸興濃秋風萬里滯行蹤書傳白
雁霜何早人度蒼梧瘴幾重嶺越地通勞漢
使西南天盡見堯封所思湘水淚難往腸斷
蕪江郭外鍾

庚辛稿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

五言排律

君典東歸湖上述沈嘉則以近集見寄

途中贈答

太史吳中返還從湖上行四明有狂客千里
寄同聲道狂貧何病詩傳老益精向高浮白
興業已殺青成峻槩鄣山並洪瀾越海橫賁
公原舊里沈約是前生惟悵叅軍事江湖任

俠名片言雙璧重一諾百金輕骨秘埋藏酉
儒游欲化丁東行真氣滿南望少微明問歲
予重壯論才爾亦兄因風遙報李計日遂班
荆

寄葉子惠召拜給事時東南諸郡大水

內詔傳星使中朝拜夕郎黃金收駿骨青瑣
接鵷行近侍聞天語追趨繞御香　聖明無
闕政封事更連章憂國孤焚草憂時戒撤桑
危言忘忌諱旌直動煇光災告頻關慮東南
近存荒水維貞自緩天漸覓難防秋渚哀鴻
失春林語燕翔察肴愁擾擾矯首問蒼蒼賜
對知君事　皇恩望發倉

五言絕句

江陵樂

上水如拾級下水如引繩我行搖巨艑大半
指江陵

其二

漢水幾千里千帆風怒乘借問乘風客大半

是江陵

太白樓讀宗子相詩

千古太白樓大江流日夕北來可與語一片
寒山石

牛渚月夜待史使君留皖城未至

知有前期在扁舟尚未還莫將牛渚月不及
皖公山

釆石別朱少府

一醉遂分手挂帆江日斜空携寶劍去常娥

彝朱家

爲汪巨源題居士頁豈

流水在屋下白雲在屋上流水無時窮白雲有時長

燕江雜詠

水淸舟在空天寒人不渡曉夜北風吹飛雪大於鷲

其二

探囊無酒錢臨江有酒肆新詩可欲代酤主人不識字

其三

前船絲肉陳後船簫管作估客從何方但言估客樂

其四

舟中何所有抓劍倚牀立不聞風雨聲但見蛟龍泣

哈周玉如 有序

其人故倡家所從不終適自兇以明志余本其名傷之焉

爾以玉見兇和以璞見刖燕石客珍藏有足復有髮

對亭庵覽王仲房爲余題壁

題詩秋寺裏秋雨長苔蘚佛日當空轉客星何處來

君典索作余草辭之

雖抱荊山久虛言叫白虹自知非世寶不敢示良工

弔賈春孃墓

誰是多情者秋風叩泉門易銷雖豔骨不散自香魂

何在二首

落日馳暉疾臨流逝水長但令聞玉笛何在不山陽

其二

座少前來客門多近債逋但令當末路何在不蕭朱

七言絶句

懷偲山同君典作

蔥青玉樹發琪花十二虹樓切太霞東望扶桑西弱水仙人時駕五雲車

其二

阿母春風醉碧桃宴開平圃白雲高空中雙琯調靈鳳海上三山戯巨鼇

其三

仙歌誰與唱金巾綠酒瓊蘇億萬春吟鶴中

峰周太子驂鸞南嶽魏夫人

其四

霞珮星冠降碧壇貞文十卷給仙官熒熒日抱黃金鳥眇眇天垂白玉棺

古怨

明月長懸玉鏡臺丁香花下待郎來當時贈得同心結縱有春風翦不開

其二

小女深閨見客羞繡衣宛轉縮春愁生來不識夗央鳥繡出夗央却並頭

莫春潭上送汪逸人

愁聞兩岸踏歌聲楊色青青照暮春千尺桃花潭水綠轉教今日送汪倫

憶山中寄李豹

只自呼尊只自歌繞城花發奈君何也知春夢全無定終是青山入夢多

招史使君

名椀茶爐事事宜與君長日靜譚詩只緣花

發雕闌畔添得東鄰酒一卮

牛渚北望寄龍使君聽徙燕中

南登牛渚望燕臺不盡長江萬里來如此風波公莫渡箜篌吹徹楚歌哀

其二

久從海上作波臣又向燕中結酒人易水蕭蕭寒色見難將鄒律變陽春

題所佩劍

寒光片片吐龍鱗尺鐵何曾楚離身莫逐延

淮風雨化明朝還作報恩人

劉公談江館代贈

綠波吹蕩碧雲裘歌舞留人百寶闌一寸莫
從長短較爲君新製鷓鴣冠

日號寄山中諸子

季豹閉關讀書余市中閑冗

聞君雅已閉關成萬卷牀頭送此生却笑席
門甘自老虛勞長者太逢迎

孺斯闕絕愛卒小徐生其兄弟並爲

清倡而兄勝

翩翩闌入少年場對酒看花總斷腸君自設
歌三婦豔風情原說老徐娘

子恭有新詩而病目

伏枕蕭條倍可憐還將白眼答青天笑君空
有文君侍篋裏看花似老年

奉符約結夏文脊如故年余未往

升頭貧踞共長松曾憶東林寺裏鐘入夏看
雲遙憶弟不知文脊似何峰

夜懷

宛陵城下草萋萋宛陵城上烏夜啼愁人展
轉不成寐萬戶砧聲片月低

柏梘寺訪佛爾上人不遇

寂寂秋堂僧不逢白雲留客倚長松凌空飛
錫知何處日暮風吹萬壑鐘

覽黃使君登九華詩奉贈

江左名山九子峰青天秀出九芙蓉一題謝
眺驚人句朶朶還看紫氣封

九日同吳無文登敬亭望劉明府別業

有懷

攜君九日上高臺無數黃花照眼開却望陶
家秋色近東籬誰送白衣來

送馮開之自宣城還西湖別業

送君一舸入東還湖上秋風獨掩關直置離
情銷不得孤雲愁殺敬亭山

其二

焚魚學製芰荷衣却笑金門大隱非惟道君

身有仙骨陵陽借得白龍歸

其三

緇衣共載泛湖船此地來參黃蘗禪七百餘年公案在還看玉井出金蓮人吏來宣城與一館但

其四

一賦淩雲舊有名文園消渴望金莖即今誰諫長楊獵多恐君王問長卿

答汪子建郎川

二月春風陌上時送君攀柳柳成絲只今忍尺無由送縱有長條好贈誰

其二

剡川風景半猶存雪湧寒波白一村近日子猷清興減扁舟不及戴家門

謝友可遊九華至龍井見寄將東訪敬亭

九華仙窟覓仙蹤龍井還堪問伏龍相望諸峰開菡萏題詩初日上芙蓉

其二

敬亭雲鳥欲逢迎一權滄江似鏡平況是青山家好在更教人喚謝宣城

春日得程子虛吳門書

清秋醉別鳳皇臺花落花開更幾回又見春風君作客闔閭城下一書來

寄姜戸曹謫高唐州

十年幾領度支章又逐東齊作逐鄉世態雨雲原不定莫將幽夢說高唐

君典吳姬病戲問之

歌黃午冷鏡生塵雙黛含顰態轉新一出吳宮春欲老西施原是捧心人

寄劉進可比部謫六安

楚天一望數行啼團扇秋風憶舊題今日廬江稱小吏衣情還似仲卿妻

哭陳子野明府

秋老空江一雁回因君高興賦悲哉可憐鸞座名猶在那見金陵尺牘來

其二

生綃一幅寫新篁風雨西牕夜夜凉今日片雲秋色遠還將雙淚哭瀟湘

其六三

城南結社白蓮新石子岡頭幾度春待得遠公開酒禁攢眉無復社中人

庚辛草卷第四畢

梅禹金集二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有才鬼記已著錄是集凡分庚辛草四卷與元草八卷予寧草八卷鼎祚輯八代詩乘又輯古樂苑於詩家正變源流不爲不審而所作止此則囿於風氣委曲諧俗之過也

石鐘山集九卷

[明]王恕輯　沈詔增刪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鐘山志八卷》提要

石鐘山集序

九江湖口有上下石鐘山直縣治南北懸巖絕壁下瞰深潭奇石突兀多竅中而竅遇風濤盪激有聲如鐘山由是名蓋水經云宋元豐間東坡居士還自齊安嘗乘舟夜泊親聆石音援筆記之磨崖刻之自是文人才子經行其處必一寓目或登山縱觀留題而去廣東[illegible]前夏官尚書郎王恕尚忠世家湖口未仕時嘗讀書是山之關若及舉進士通籍於朝寤寐鄉山不能忘情因命善工繪而爲圖公餘時一展翫恍然如履巉巖之境如聆噌吰鏜鞳之聲益藉是以滌煩襟袪塵慮者數矣一時士夫高其雅趣題咏甚富尚忠合古今文若詩錄爲一帙將鋟梓以傳特虛督簡來徵予序竊惟山川得名皆以形似石鐘之說以形以聲不必深辯矧東坡一代偉人胸藏彭蠡筆奪造化模寫之精形容之妙自足以

破前疑而啓後信想夫磨崖之刻至今猶有光焰地因人而顯豈非信然且不獨此僊耳蒼夷之居因公之至尋變華風赤壁爭戰之場經公一遊遂成勝槩況石鐘爲山奇麗峭拔秀出潯陽之間有弗俟於言語文辭之加者乎雖然非東坡石鐘之名無由盡信於人非尚忠石鐘之文無由盛傳於世是皆有功於是山者也尚忠博雅謹飭將來功業未量是又山川之光也尚忠試禮闈時予忝校文有斯文之好因其請序以復之

成化七年歲次辛卯春三月之吉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制誥

經筵官淳安商輅序

石鐘山圖

湖口縣治

石門山

大江

石鐘山集姓氏

北朝

酈道元 字善長守魯陽郡

唐

李渤 字濬之隱少室山

白居易

宋

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端明學士

蘇轍 字子由眉山人

黃庭堅 字魯直分寧人太史

歐陽脩 字永叔廬陵人參知政事

周必大 字洪道廬陵丞相

陳邦彥 德安人政和五年進士

李景和 邑人淳化元年進士

楊萬里 廬陵人丞相

文天祥 字宋瑞廬陵人丞相

史嵩之

王氷田

元

方叔高 邑人泰定四年進士

周子善 邑人泰定六年進士

韓松

劉昺 字聞庭沔陽知州

郭銓孫

越鎬

金大鏞

劉震雷

湛津龍

張士熈 邑令

皇明

劉基 字伯溫青田人誠意伯

解縉 字縉紳吉水人學士

王英 字時彥臨川人禮部侍郎

謝敬 邑人御史

王恪 字孟誠邑人叅議

屈伸 邑人叅議

張湜 慈谿人建昌教諭

成始終 無錫人僉事

陳恕

韓雍 字永熈長洲人右都御史

高旭 候官人僉事

林俊 莆田人工部尚書

章繪 鄞縣人副使

韓陽 會稽人副史

徐有貞 吳縣人都御史

陳文 字安簡廬陵人禮部尚書

彭時 字純道安福人吏部尚書

劉孜 字顯萬安人刑部尚書

李震 字用矜大與人侍郎

陳宜 字公宜泰和人侍郎

曾翬 泰和人侍郎

高明 字尚達貴溪人都御史

吳節 字與儉安福人太常寺卿

劉定之 字主靜永新人侍郎

倪謙 字克讓錢塘人侍郎

錢溥 字原溥華亭人學士

何喬新 字廷用廣昌人尚書

丘濬 字仲深瓊山人學士

楊守陳 字新鄞縣人洗馬

徐溥 字時用宜與人左春坊

張業 字振烈安福人國子司業

尹直 字正言泰和人大學士

趙昂 字伯顒大與人通政叅議

朱奎 字文珍華亭人尚寶卿

羅璟 泰和人編修　程敏政 字克勤新安人編修
孫賢 脩撰　商輅 字弘載淳安人尚書
謝鐸 黃巖人編脩　李東陽 字賓之長沙人編脩
高潤 山陰人郎中　楊導 字叔簡太和人尚寶卿
金湜 字本清鄞縣人太僕卿　柯潛
彭彥充 安福人郎中　金文 字尚德麗水人郎中
秦夔 字廷韶無錫人郎中　劉昌 字欽謨吳縣人副使
高宗本 字孟卿太倉人副使　曾蒙簡 太和人憲使
夏寅 字時正華亭人提學江西　史敏 山陽人副使

劉戩 字景元安福舉人　羅謙光 廬陵人同知
陳方 字正觀廬陵人僉事　杜庠 字公序吳縣人進士
史珍 字廷玉德化人進士　黃翰 華亭人僉事
邵寶 字國賢無錫人尚書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尚書
周紘 太原人布政使　王政 邑人叅議
鄒傑 邑人進士　黃瑜 字中美桂林人叅政
勞鉞 德化人知府　王恕 字尚忠邑人叅議
趙誠 字仲寶昆明人邑令　趙璧 昆明人進士
胡紹 字萬述安福舉人　奚昌 吳縣人進士

梅愈 字宗錦邑人知府　桂馨 慈谿人
何綸 石首人彭澤教諭　劉春 廬陵人郎中
謝茂 邑人　黎儁 盧州人
王理 字性之廬陵人教授　畢嵩 字廷亮太和人教諭
傅珍 字時聘肖山人訓導　羅宗淵 吉水人訓導
葉宣 字廷茂華亭人郎中　蕭長 字元善祁陽人布政使
呂洪 字大正永嘉人按察使　王玟 [illegible]
徐璉 字大亨長沙人主事　張瑀 字汝爵華亭人知府
李齡 [illegible]人僉事　[illegible] 樂平人

周洪謨 南京祭酒　[illegible] 豫章人
湯沐 江陰人按察使　金悳 括蒼人
汪朝 新安人　須[illegible] [illegible]人通判
王繼行 松陽人　周瓚 邑人
張璧 長沙人大學士　趙顒 邑人知縣
黃琦 古沐人　范榮昌 東吳人
李鑑 長沙知府　王從昇 黃巖人僉事
王惠 九江知府　王諫 漢川人侍御
陳綱 邑人助教　戴經 九江推府

余濂 字宗周都昌人侍御　天秀 印綬監太監
楊浩 雲南鄧川州人知州　沈宗元 僉事
朱奉 印綬監太監　阮玘 安福人
程格 安仁人　董寅 字賓陽濮陽舉人
呂廷爵 閩縣舉人　何溥 漢川人訓導
邢褒 給事　余世盛 推官
廖紀 字維脩德化人副使　曹廷植 望江舉人
王閏 字伯象邑人泰州同　謝璉 邑人縣丞
李時景 邑人字汝芳義官　柯武 字世卿邑人州同知
王元佐 字藎夫邑人知縣　劉傑 字楚望南山人
趙公輔 字道正進賢舉人　潘鑑 巡檢
曹璿 字伯象邑人監生　龍昇 衡陽人監生
伍福 字元德邑人檢校　黃相 字良臣邑人庠生
汪頴 九江知府　曹學禮 字立之邑人國學生
王琯 字時清邑人主簿　黃楠 字良材邑人庠生
柳詔 邑人訓導　周謹 邑人訓導
董鳴鳳 同知　劉原福
朱甫 僉事　饒霖 字時霈新淦人

聶靜 吉水人郎中　王汝賓 九江人行人
顧澂　藍渠
童軒　毛一言 會稽人僉事
馮恩 松江人侍御　陳策 侍御
俞喬 太醫院判　詹懋
陳沂　陸淮東 淮安人
陸瀛東 淮安人　陳貴 九江兵憲
忽相 檢校　魏文相
嚴蒐 [illegible]人給事　喬禎 字景[illegible]人進士
魏燠 字原德長沙人主事　袁備 字集成永豐人
鄢諶 字魯用吉水人　方濠 僉事
謝璧 邑人　方任 麻城人都御史
汪鳳岡 新安人經歷　周廷極
孫蘭　秦泮 字汝化邑人舉人
梅夌雲 字[illegible]邑人[illegible]士　饒櫝 字應德邑人知縣
何熹 彭澤訓導　翁溥 諸暨人都御史
胡汝霖 四川人江西提學　王廷幹 黟縣人知府
程宇 內江人同知　郭希顔 豐城人左春坊

王梃 象山人 少參　　孫世祐 豐城人 侍郎
李汝淮　　李珂 當塗人 司訓
徐昆 繁昌人 教諭　　陳儒
侯淦 臨海人 司訓　　吳宗周 進士
臧恩 少監　　羅富
陶欽皐 彭澤人 侍御　　黑孟陽 參將
王瑄 字君器 邑人 知縣　　石屏
王交 慈谿人 進士　　梅庄
崔登 參將　　徐一川 天師府道士 授太常寺卿
楊慶成　　崔恭
張情 姑蘇人 知府　　吳國倫 字明卿 興國人 給事
張勉學 姑蘇人 給事　　沈桂 無為州人 進士
周汝德 豐城人 進士　　方希曾 番禺人 教諭
孫應鰲 貴州人 參議　　高可升 福建人 中書
王文翰 汾州人 僉事　　沈董 仁和人 鴻臚署丞
吳懋 鳳陽人 通判　　吳淄 太平人 通判
胡永仁 荊門州人 [illegible]　　羅朝相 長沙人 訓導
伍禮 字元[illegible] 邑人　　張玉泉

李生時 浙江鄞縣人 大勝寺主簿　　秦應元
舒塗 懷寧縣人 本府通判　　江梅 進賢人 庠生
孫統 邑人 教諭　　方進 邑人 縣丞
梅凌虛 字尚賓 邑人　　無名氏
楊永 徐州人 懷遠將軍　　惠源 鍾山寺僧人
陳節 合肥人 知縣　　劉子伯 仁和人 [illegible]
李言恭 字惟寅 盱眙人 臨淮侯　　曹宗虞 [illegible]

石鐘山集姓氏終

石鐘山集目錄

前集

後集

石鐘山集目錄終

石鐘山集卷之一

明武林[illegible]外史沈詔刪輯
古鄣月山野史伍禮校正

五言絶句

唐

白居易

嘗聞恵遠輩題詩此巖[illegible]

宋

無處覓

蘇軾

愛此江湖幽維舟坐終日本徒玩化理不是

荒遊逸

皇明

夏寅

巨鎮一廬峯希聲雙石鐘乾坤萬年意不改

秀巖容

又

宇宙敷明德山河浄楚氛蒼崖巨靈劈雙鎮

九江濱

題石屏　邵寶

有石高堪倚西看五老峯孤吟誰和者秋水

自鳴鐘

題石几

有石平堪隱南濵一望深萬峯青不了一一

點湖心

石屏　王從昇

吾愛倚吾石白雲秋正深何人看湖水便有

滄波心

石几

吾愛隱吾石秋懷在萬峯乾坤吟不極山寺

又昏鐘

獻俘南都回還登石鐘山次深字韻　王守仁

我來扣石鐘洞野釣天深荷蕢山前過譏予

尚有心

王潤

石屛方一荷雲鎖石屛峰孤鶴忽驚起誰敲
上下鐘
石几方一隱俯視寒潭深水送鐘聲急沉思
造化心
章繪
登山望白雲回首瞻紅日江湖思君親乃敢
事遊逸
天秀
湖水接天碧山形壯

帝基登臨興不已回首日晡時

鐘山夜泊　童軒
江水滙爲澤瀰漫深萬丈山寺曉鐘鳴湖心
明月上
喬祺
雙石鳴不息眞同希世音調古無人恊水龍
時一吟
張璧
一棹湖光破來尋太古音后夔如有作戞擊
漫勞心
艤舟石鐘下登臨長至日山頭考鐘韻袪塵
聊暫逸
坡翁聽鐘石吞吐出蒼壁長笑山中僧秖將
斤斧覔

次陽明師韻　聶靜
鐘石向山椒古洞白雲深江波日已下誰復
爲知心

次陽明師韻　顧潼

披句沉吟久臨巖感慨深追思千古聖喚醒
百年心
翁溥
憑高撫長江楚蜀遙在望指顧彭蠡清氣凌
匡廬上
陳沂
扣之石不語不扣豈自鳴瀟然發清籟寒江
霜月橫
藍渠

打石亦鳴鐘奇哉野寺深箇中原有數只看

未刊心　胡汝霖

携朋陟雲洞發石作鐘聲欲試鈞天樂聊觀

比玉心　陸淮東

拈石敲石鐘石鐘聲半揚忽爾山僧至茶煙

引鶴還　陸瀛東

塵遊蘭若境風想皦然詩午夜江聲發神鯨

涉北池　忽相

高山流水處嶢石自清音却笑寰中物無根

亦有心　郭希顏

山僧抱鐘起石上白雲深聲入蒲團靜萬古

空人心　魏文相

女媧補天石遺落此山深扣之襍宮商塊然

本無心

屐齒綠苔滑雲巖蒼藹深瀟然發天籟渾忘

塵世心　伍禮

石鐘時扣擊清響出雲深平淡渾無斁悠然

太極心

石鐘山集卷之一終

石鐘山集卷之二

明武林龍洲外史沈詔刪輯

古鄖月山野史伍禮校正

七言絶句

劉基

九江水濁湖水清石鐘濤擊鯨魚鳴山頭出雲山下雨揚瀾左蠡何時平

曾鞏

石鐘山遶潯陽郭四十年前向此過未聽石鐘今已久石鐘聲響近如何

王君家近石鐘山萬頃波光几席間安得艤舟來訪舊聽鐘酌酒破愁顏

奚昌

題少室山人石鐘山記後

扣時清越與涵胡南北音聲兩石殊山以鐘名憑此記風濤相搏理渾無

題東坡先生石鐘山記後

想見先生此夜遊水邊巖穴費尋搜石鐘餘響親聞得却咲前人說謬悠

題六一居士跋石鐘山記後

辯也爲文手自書歐陽曾玩喜何如於今點畫應難辯碑卧蘚苔剝蝕餘

題周文忠公遊山録後

兩巖高下恣盤桓景物無窮眼界寛應羡次公詩句好真山從作假山看

題何憲副丘學士前後石鐘賦後

石鐘兩賦總奇才意自坡仙記裏來何日放

舟山下過扣舷歌此重徘徊

題李編脩先生思石鐘辭後

遶祖曾爲天姥夢聞孫今動石鐘思身雖未到心先到吐出新辭妙色絲

黄瑜

石鐘形迹最現奇占斷風煙湖水湄見說當年黄榜客僧房曾下讀書帷

解縉

彭蠡湖邊半是山風沙飛上白雲間春來水

澗秋來淺我亦乘舟去往還

白雲亭　沈宗元

滿地春香臟落紅登臨身躋五雲中分明人
在蓬萊境萬里江山一覽空

玉芙蓉綻大江邊掰擁棲臺倚碧天笑坐巖
前凝眺望人從鏡裏見神仙

程格

怪石巉巖倚半空其中亭搆白雲籠幾多冠
蓋金門客來往留題與寄蹤

王惠

石以鐘名由考擊老坡雄辯自縱横我來甦
石令僧試他石應知無此聲

山閣憑闌適宦情潛江九派自分明風波不
起鯨鯢伏南北帆檣日夜行

龍鼎

駐却扁舟試一遊兩峯對峙聳鰲頭名賢佳
句鏗人耳爭與石鐘響碧流

夏寅

再上湖亭訪石鐘山僧掃斷白雲封岐陽石
鼓今零落吾欲無收置辟雍

過湖口

湖口雨中沙捲霧龍城驛畔樹齊雲九江流
與鄱湖接清濁分明見二痕

一痕清濁分湖口秋水南風拍岸齊望見小
孤青一點廬山回首大江西

歸帆一到彭湖口便覺天光入畫圖却嘆湖
光擁秋色能令黄鴈叫黄蘆

登石鐘山望廬山　張治

萬里長風浪作堆紫雲吹盡楚天開起凭山
石看廬嶽招手仙人跨鶴來

三月江頭花亂紅楚吳天濶水雲空萬峯搖
首東林遠獨上青山扣石鐘

廬嶽亭亭翠萬重懸泉千尺掛飛龍石鐘山
下江如鏡映出青天五老峯

呂廷爵

皇明威烈掃妖氛五馬湖山設勅勳怪石也

能招

聖武鐘聲透出海雲東

柯武

鐘山對峙大江西到處詩人費品題月下靜聽相叶和龢今夜半鳳凰儀

伍福

遐想

高皇此駐兵戟驚雙石奏金聲白旄黃鉞初麾罷一統山河屬

大明

臧恩

危壁懸巖水激聲雙鐘峙矗翠屏盈江沱極目無餘地誰謂孤山是海扃

白雲亭　藍淵

野雲深處亂山中勾引南人坐晚風流水遠看千澗落登臨頓覺此心融

觀瀾軒

淈淈原來一派餘斛教雙眼亦觀乎乾坤不

盡深廻意道體無端活潑如

江山一覽亭

疑眸咫尺半天奇造化攢來不可知短髮未因名利隱山靈河伯哄相欺

吊梁公祠

聆音臺畔狄公祠歲久年深獨有碑我亦太行山上望寸心真與白雲齊

秉燭遊山哄我忙忙中更覺意思長重來應識鄱陽令記得漁燈照水光

吳宗周

山作層臺石作鐘一聲清徹下蒼穹遙知太古遺音在僧磬不鳴心自空

再登鐘山次心字韻　孫世祐

我來重試石鐘音夜靜舂容意自深不似臨屏遺石鼓昔人猶費削桐心

汪頴

過此登山撫薜蘿白雲亭畔淚滂沱楚江親老今何在目斷哀鴻數點過

陸瀛東

埜芹山茗坐供時洞口雲深月上遲怪殺軒
前十個竹神僧歸去折西枝

登石鐘山　劉子伯

山擁蓬萊晝裏明斜穿玉笋紫苔生雲中拊
搏鳴雙石疑聽蕭韶奏九成
崒律雙峯萬仞青蒼崖翠壁俯金庭閑遊漫
陟鐘山嶺奇絕還過山水經
白雲亭畔日初斜楊柳千條半吐芽直上鐘

山巔絕頂奇峯朶朶是蓮花
千里平湖一望間娥眉月映兩姑山風吹白
浪飄如雪暫借孤帆半日閒

詹懋

江北江南水幾川石頭磯下老漁船觀瀾軒
上堪多景信是僧家一洞天

無名氏

過此登山覓石鐘東坡到處有清風只因爲
識浮屠子惹得詩名處處通

石鐘寺　孫應鰲

湖口波濤繞石林上方聽徹靜禪心宮商亂
落鈞天奏雨後風前何處尋

孫統

上下鐘山舊得名古今遊詠盡賢英知音一
扣鏗如玉此日優柔萬古聲

伍禮

山石嵯峨霄漢上登臨竟日費躋攀馬頭歷
盡天涯眼此是江南第一山

董鳴鳳

石韻如金元異響如公千載是知音世間絲
竹淫哇甚獨爾能神大古心
吁嗟宣父聞韶後平中猶有此希音時人莫
謂無遺響擊石還同擊磬心

謝敬

霜臺曾濫聞韶濩空空兩耳無音樂歸來石
鐘復一聽先卻塵襟仍磊落我欲携之上
九重希聲一振清寥廓

石鐘山集卷之三

明武林龍洲外史沈詔删輯
古鄣月山野史伍禮校正

五言律詩

宋

王氷田

登臨莫惆悵絕景壯神眸吳楚地分處江湖水合流發鐘雲蓋頂五老雪盈頭吟罷興無已高寒不可留

李景和

楚地有石鼓吾地有石鐘鼓不假制作鐘不費陶鎔朕兆不可測良由造化工安得置太廟同聲鳴騶雍

過湖口　文天祥

江湖一都會宇宙幾興亡走馬蘆林外賣魚茅舍傍南人撑快檝北客坐危檣江水交湖水東流日夜長

射蛟浦　蘇子由

萬騎巡遊遍千帆破浪輕射蛟江水赤教戰越人驚山轉樓船影岸摧連檣聲祈昭無為賦酣寢盡平生

詠石鐘山　劉闓

雲垂蒼崖深月出湖水動旅思方渺然噌吰發崆峒悠悠湘靈感殷殷鈞天夢人在九江船餘音遠相送

蒼茫楚澤秋巖谷隱宮徵魚龍守軒轅徂馬識追蠡酒醒江南客月在船窓裏佳期不可尋想思湍湖水

皇明

登石鐘山上閣　王英

晨登石鐘閣南望獨徘徊五老雲中出九江天際來驚濤撼巖石萬壑鼓風雷俯仰一長嘯山川何壯哉

登石鐘山下閣

鑿石構飛閣巉巖倚半空上通飛鳥道下瞰鮫人宮雲氣入窓白巖花臨水紅憑高憶蘇

子欲賦未能工

謝鐸

乾坤遺此石今古費多評萬籟自古聽雙鐘誰所名問山渾不語扣石竟何情來識孤舟月能窮半夜聲

劉昌

不籍炎精鑄長凝篳簴攢湖流冲夜急石氣鎖秋寒迹秘千年古聲聞兩岸寬何時放舟去山下一盤桓

陳綱

石室登臨處二儀清濁分山河俱大地軒冕總浮雲帆影天涯現風聲樹杪聞此中應戀我何以答明君

李汝淮

鵲噪疑先我鐘鳴乃到山雲深著衣濕雨歇稱僧還新草穿巖洞扁舟繫水灣孤吟石几上人與古風閑

何溥

上下石鐘山巖尭不可拔名留湖口縣聲撼海門開微浪時吞吐閒雲自往還不知天地老柱立撐狂瀾

趙誠

公暇還清賞淩風鼓我琴江湖雙合水南北兩高岑欲試鳴鐘手應懸擊磬心阜財仍解慍千載共知音

趙璧

湖口山排石雙鐘擬得名乾坤誰鼓鑄造化自生成體實金無價心虛玉有聲大翁久鳴

治人物兩同清

李時景

我愛石鐘山扁舟幾往還清奇供逸賞高峻費躋扳搏擊魚龍躍悠揚鷗鳥閒登臨情不已對景且開顏

周謹

雙石擅鐘名鄱陽據勝形東西相對峙上下並和鳴混沌生元質乾坤集大成坡仙曾過

此夜半費評論

裘俗

天地判鴻濛山靈孕石鐘勢凌層漢外聲吼
急流中夜半驚棲鶴年深起蟄龍江南與江
北千載仰奇蹤

曹璘

天地一洪爐名山假此模石鐘何代有鳧氏
未生初飛浪鳴金鐵清音異砥砆年年三百
六晝夜應匡廬

徐蘭

雙石幻成鐘非干鑄冶功影懸驚別鶴聲吼
起蟠龍梵刹無塵染禪關有路通乘閒來此
地覽竟興無窮

錢亮

湖口重過寺南鐘更上山蒼崖不改色班鬢
早摧頹病擬登臨藏官因放謫閒滄浪有漁
父日暮放歌還

董寅

上有棲鶻聲下有鯨魚鳴港中雙山出湖邊
萬慮澄不通今古樂誰知天地情我欲登廬
阜湘江春水生

王交

紺閣江湖際丹崖雲樹間客舟不欲去僧錫
暫同閒鐘聽山頭石秋生廓外關坐吟遲夕
烏并得月華還

方豪

一櫂春江曉穿雲扣石鐘下方驚雪浪萬壑
動松風歌笑偏相應登臨孰我從倦來尋竹
榻夢破已高春

方任

頑然一塊石扣之若鐘鳴可是虛能受還因
谷有聲兩山平壁立一水大江橫指顧看形
勝增誇上下名

王梃

水扼江湖會山臨吳楚間乂聞石鐘勝不解
鉄衣閒月碎黿鼉窟風棲虎豹關惟餘釣磯

上夜夜小舟還

汪鳳岡

偶宿江邊寺清宵話對僧香焚萬籟寂火影落度巖燈洞古詩封蘚山虛石自應呼童摩墨刻長嘯立稜層

次同野韻懷無山兄　聶靜

傲吏憐梅福迥然湖水間白雲扣鐘石山高風月閒平生恣遊涉勝玆吳楚關心賞共誰論日落鳥孤還

次南郭韻　陶欽皐

夔龍久不作鐘石發空響況玆湖上心希音復誰訪停橈入白雲幽徑諧心賞緬爾柴桑翁何當羈世網湖光萬項開明月匡廬上

江上雨濛濛江煙涵閣空名林多過客高閣度飛鴻徙倚遥峯合嶢崛側徑通石鐘吾不問清磬此時同

禪院花仍落春江風乍西移舟依白石帶雨辯舟梯水國頻年隔漁磯竟日棲無端更行役北望慶雲齊

次王同野韻　顧瀏

移舟近湖口補屐入山間鐘扣青崖迥亭開白晝閒披雲穿石竇招鶴坐松關勝有尋幽僻何妨帶月還

周廷極

納履穿巖入方亭瞰碧流鐘聲從石出廟祀自唐留古木隨風吼征帆帶雨收幽懷將此

寄波浪亦嬰愁

次王巖潭韻　孫蘭

再整車前轡重登岸上山雲因五老翠水爲二孤開律步嫌壺擅機心厭釋閒憑高時縱目天際眺槎還

陳節

浮江登鐘巖石隱林木陰江水瀾天地鐘聲自古今白雲樓閣靜翠壁洞門深咫尺淮泥壞奇觀何處尋

沈桂

寺静湖光碧雲深夜色明客來山路杳僧到石鐘鳴古洞懸崖濕高村著脚平重來應識此長吠萬峯清

陸瀛東

乘風來上刹扣石啓神閟形勝留千古幽尋古十分種松摩碧落推户放山雲對此天地客年年讀社文

和洭鳳岡韻　秦泮

我愛禪林静停車久託僧壯懷長萬里清夜只孤燈木落山如瘦鐘鳴石欲麐有緣拜君使交誼重峻層

張勉學

勉學夙慕石鐘之勝久矣未遂一登每抱歎嘉靖己未夏將之楚經湖口適遇仁和龍洲沈君借重兹邑遂厚招遊眺賞竟日乃賦此留寘山以紀歳月云

峯巧山誰鑿鐘鳴客自來一聲林樾動萬壑海潮廻舉網魚供饌持杯鳥下臺勝遊逢地主寧借笥書催

遊石鐘山　沈堇

靈岫自崆峒江聲應石鐘溪流穿峭壁月影倒孤峯覽勝偕心契尋幽訪故蹤公餘聱遊賞蹤跡愧踈慵

雙峯開晚霽静聽石鐘鳴月冷江光渺山空樹色明耽吟頭鬓白生計酒尊清獨立層崖上囂然物外情

登石鐘山　方希曾

繞度芳洲曲旋登石棧斜危欄圍翠壁飛閣倚青霞剔蘚看題舊尋僧記路差自憐官況淡清賞興徒賒

奇石含清響鐘名自昔傳攬衣徐步來與上諸天楚望西陵闊湖觀北極沖劃然長咲起雲鶴忽回旋

曹宗周

寺迥懸青壁亭開隱翠微鷗波恬客慮雲榻
静禪機谷應鐘聲媚巖連樹影嬋登高情不
極廊廟繫長思

何熹

古刹撑雲石躋攀賞更奇遐踪傳舊勝文凱
惜前遺野色侵江闊晴光入面熙振衣鐘磬
外一咲失匡廬

孫統

登覽湖山勝鐘名總俊英詞懸星斗麗氣奪

玉臺清柱薦秋風爽江開曉霧平捫蘿發浩
嘯幽響覺鐘鳴

梅凌虛

捫石坐雲窩凝眸思若何風恬天外艇雨霽
岸頭蓑鳥韻明青曉茅簷蘸碧波幽然神亦
曠拍手和漁歌

吳淄

俄登石鐘巖試擊石鐘聽玄然大冶成邈矣
上古韻隨感各各心何弗如如定清賞景無
涯太觀莫此勝

登石鐘山　　李生彦

遥遞滄江上悠然見此山石鐘鳴脱岸珠樹濺春潑
赤壁蒼茫外黃崗指顧間相看真伯仲獨此令名慳

飲下鐘寺次射陂朱公韻　　舒瑩

天風劍珮拂雲霄落莫寒城有暮潮說法殿空群從
繞聆音臺古使君招江心護道山為障湖口誰鞭石
作橋龍戰尚懷
高祖蹕欲將遺事問歸樵

又

樓名石佛架層霄隱約廬峯鎮海潮碧聳高停蘇老
記白蓮猶憶遠公招登高到處無鐘石陟險何方有
鰲橋群彥縱平移徒甚謾歌黃鳥對漁樵

秀巖李言恭

石上招提寺憑高俯大川遠帆低檻外飛鳥度尊前
門近三湘月樓空萬里天平生山水癖斷未謝塵緣

石鐘山集卷之三終

石鐘山集卷之四

明武林龍洲外史沈詔删輯
古鄣月山野史伍禮校正

七言律詩

宋

登觀音閣　　蘇軾

巖上觀音巖下湖儼如南海舊規模庭前翠竹千竿有門外紅塵半點無水遶三江同楚地勢連五老共洪都夜來一片無私月照見

摩尼頂上珠

史嵩之

兩巖翠碧對玲瓏端是天公巧幻成水自鄱君方會處山因坡老始知名微風解作函胡響巨浪還如鏜鞳鳴少俟秋凉明月夜同君

石下細論評

黄廷堅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名九峯東坡先生名曰湖口九峯并爲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過湖口石已爲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爲笑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當崇寧之元五月二十日廷堅繫舟湖口李正臣持詩來石既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矣感嘆不足因次前韻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雲膜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迴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雙鐘難席捲袖往來聽響玲瓏

右詩乃黄山谷因李正臣而次東坡韻予以末二句有關石鐘山故附錄於此

元

周子善

枯槎突兀天風外翠霧氤氳水石間欄吏不容今日去老夫贏得片時閑煙波艇子東西客霜岸鐘聲上下山邂逅真成觀物化白鷗無數舞江灣

金大鏞

山號爲鐘少肖形灼非凫氏鑄而成置於兩
澤三山上擅得千年萬載名抱缺琤琤曾嗣
響濤舂盎盎未聞鳴何當纜繫苔崖夜明證
坡言與予評

郭鎰孫

不假雕鐫疑識形山川融結自天成玲瓏響
石詀噓氣鏜鎝歌鐘豈強名對峙若分龍虎
勢同聲相應鳳凰鳴自非王節留佳句安得
諸公一再評

越鎬

王質金聲積翠形不須凫氏鑄教成泗濱浮
磬空存古湖石涵鐘實著名南北各分翁仲
立高低胳合徵商鳴向非格物東坡記鏜鎝
噌吰孰與評

劉震雷

天作雙鐘賦此形幾多秀色巧鎔成四時含
石諧餘韻千古江山載重名提撼擊撞隨物
應函胡清越爲誰鳴坡仙一去知音少付與

秋風夜月評

湛津龍

元造形形賦此形稜層蒼翠渾然成西來廬
阜椎撐勢東望金陵品列名自是水衝當滙
處却非風助不平鳴月明鶺鶴山人笑似倩
江神靜夜評

雙石鐘山不號形風濤衝擊作聲成若非蘇
子一篇記焉得湖頭萬載名對峙猶如雙虎
虓同聲恍似二鸞鳴我因薄宦來遊此獲覩

先賢壁上評

皇明

題石鐘山

黃翰

山足崆峒似琢成湖波徹入漸鏗鍧風生夜
夜驚棲鶻浪泊時時吼怒鳴百里遠音醒客
夢五更餘響襍雞聲乘舟泛月尋真跡輸與
坡仙用意精

王恪

千尺危巖俯碧灣金仙樓閣異人寰楚江萬

頃庭階下廬阜諸峯几席閒清獻高風殊可
仰逋仙幽趣邈難扳詩成笑拂吟鞭去不覺
身從畫裡還

屈伸

天與茲山似有情玲瓏嵒竇巧生成根盤厚
土無追蠡聲振洪濤儼怒鯨鳧氏見時難假
手坡仙評後愈知名噌吰鏜鎝無窮意氣待
山僧自在聽

王政

天上洪鐘巧致工幻成穴竇自玲瓏形非老
衲釀金鑄聲與長風激浪舂絶頂雲籠如繞
獸虛噕夜靜起盤龍蒼蒼化理誠能契墨客
騷人仔細窮

陳恕

陶鈞氣質効奇形羣黛玲瓏巧結成特立江
湖千古地傳流今古二鐘名噌吰響應長風
蕩鏜鎝聲連巨浪鳴惟有老僧聽見慣昨朝
翫訪共論評

陳宜

百川東下漾鄱湖湖口鐘山海內無奇石稜
層如冶鑄雨聲鏜鎝類函胡雲濤衝擊洪音
振風水吐吞清響殊前哲勝遊如辯別品題
妙絶粲瓊珠

高明

天地爲爐物物鎔江頭石亦鑄成鐘横江作
簴千年設飛浪爲槌鎮日舂渾擬春雷轟宇
宙依稀仙樂下雲峯若教移近長安地曉促

王門啓九重

趙昂

天鑄奇形振古今巋然雄峙大江心秋深飛
鷺雲中落夜半潛龍水底吟蘇老聽來曾有
記王郎遊處亦知音何當左蠡舜槎便捫薜
攀蘿子細尋

羅謙光

湖山何處起歌鐘水擊雙崖響自洪猛虎勢
臨蒼壁下老龍[illegible][illegible]碧波中敲殘風月人何

在淘盡英雄恨不窮一覽匡廬青未了鯨魚
又在水晶宮

陳方

湖上石鐘山幾尋兩崖通氣自成音古今流
盡英雄恨晝夜瀉窮天地心妙響化工呈大
樂同聲隔浦應遥岑往來不盡登臨興雪浪
湔空風湔林

史珍

余九江人也嘗往來湖口石鐘山下未暇

覽勝及應賓賢之選艤舟彭蠡偕二三友
躋踐履險以究石鐘所以容聽之乃風行
水上激石成聲而音韻高下若洪鐘然是
蓋天地造化之所淘鎔非有鐘之形像也
時欲寄題於上爲舟人所迫而去忝歲事
推遷欲終其志不果今庫部郎中王君尚
忠以爲少時讀書處不忘所自慨然有所
作輿取古今名士之作將欲鐫刻以傳不
朽予以宿遷縣令湔秋謁選

京師獲一見焉勉成鄙四首以畢初志云
兩儀既判有斯形鼓鑄元因造化成風勢怒
號春石竅浪淘空洞發金聲鏗鍧似叶仙韶
奏清越常兼地籟鳴萬古雖將懸簴業湔牢
無待乳長鯨
雄鎮鄱湖第一關根盤百里接匡山先天鑄
像鴻濛外太白儲精混沌閒響逐雲浮通鳥
道聲隨風去落塵寰往來無限登臨客俯檻
聽時意自閑

一拳石倚大江東勢逼雲霄控制雄玉氣半
含金氣閏山聲金待水聲通宮商自協清還
濁音響誰能殺更洪記得當年遊賞處捲簾
高閣挹薰風
自是陰陽制造精石鐘風景古猶今洪濤穿
破玲瓏玉深洞鏗成篏坎音霜冷夜驚山鬼
泣月明時引水龍吟莫教孤客扁舟過敲碎
天涯一片心

胡紹

瑷島嵯峨倚太清中涵空洞水廻縈峯騰龍
勢高低峙浪響鯨音晝夜鳴樹影屯雲追蠡
犄苔痕點地篆文明夜深風細遶天籟彷彿
簫韶奏九成

梅愈

混沌初分有此山天然奇巧俯江灣尋常地
籟風濤裡一派金聲水石間重濁有時驚宗
夢輕清和月落禪關不須撞擊蒲牢吼巖得
長鯨盡日閑

鐘山奇絕聳雲岑獨立江干自古今怪石臨
深都是竅洪濤相搏總成音聲聞豈待秋霜
肅題品還因月夜尋却憶讀書在巖北幾迴
清興動長吟

江南佳麗總荒唐湖口雙鐘亦異常山受水
衝盤石巧風來浪起發聲往不須鑄像咨鳧
氏賸有餘音到景陽一自坡仙品題後至今
墨客廢評章

桂馨

五丁鑿動石精心直砥中流撼古今雲去雲
來存虎踞潮生潮落吼鯨音亂堆苔蘚風霜
古恍奏鈞天造化深秀氣喜鐘王武庫商家
虛席待爲霖

何綸

湖口二石鐘山古人多有題跋察之弗精
往往失其真矣惟酈善長蘇文忠爲近之
蘇比酈尤詳千載之下人常疑焉夏官郎
中王公昔常讀書其下於石鐘之形與聲

目覩耳聞尤得其真政務餘暇迺集古今
題詠萃爲一帙欲鋟諸梓以破群疑近因
出使湖藩道經彭澤出以示予予忝教斯
邑雖聞茲山之名惑之久矣一獲展玩爲
之釋然乃賦近體二律以題于卷末云

湖口雙鐘聳兩峯巍然奇絕傍湖東玲瓏盡
是崖根石擊撞皆因水面風怒氣千尋凌遠
浦洪音一派應長空古今題詠知多少解識
真元有幾翁

毓秀鍾靈本自天深知情狀有坡仙噌吰每
起風濤裏鏜鞳長生水石邊侵曉敲殘開客
夢通宵費盡老僧眠舊時棲隱今司馬欲破
群疑集古編

勞鉞

石鐘山畔古招提野水閑雲繞斷碑鳥道縈
紆稀客到鯨音擊搏匪人爲漁樵傾聽風濤
外鷗鷺驚風月夜時千載金湯遺故蹟乾坤
關鎖大江西

劉春

嶙峋奇怪俯江城從古相傳有[illegible][illegible]追蠡元
非爐冶鑄鯨魚長是浪淘生不[illegible][illegible]葉陳東
序恍若鈞天奏太清幾度回舟泊江口蓬窓
靜聽夢難成

謝茂

雙石如鐘響更清元非鳧氏鑄鎔成初分天
地一拳逝獨擅江湖萬古名蜃氣濱濛巖下
暗鯨魚滄亮水中鳴登臨長是增欷慨今古

詩人得細評

黎儁

石鐘山色對香爐雲影天光展畫圖五老今
名恒自若雙鐘塵跡未嘗無蒲牢吼處秋風
遠鏜鞳聞時夜月孤安得子瞻今再作扁舟
重與聽函胡

王元佐

造化陶鎔兩石鐘鄱湖江漢合流衝聲從水
石空中發雲向鐘山頂上封體制原非鳧氏

鑄評章多向子瞻從登臨披閱先人記追慕
音客不再逢

王瑞

湖口鐘山疊翠巒懸巖削壁倚江湍金聲動
地三秋爽嵐氣侵人六月寒燕樂最宜文字
飲登臨擬作畫圖看名山一過一題詠謾說
蓬來是大觀

曹廷植

扳緣石磴上鐘山一上鐘山足儞觀卓爾顛

匡深大澤屹然砥柱漲狂瀾景陽聲動潯陽
下追蠡雲懸彭蠡間石鼓楚江相峙立乾坤
雅樂悅
天顏

戴經

誰將石鑄此洪鐘水激時聞吼半空恍惚姑
蘇城外泊分明天竺岸邊通乾坤萬古分朝
暮潮汐千江自始終何事地靈偏愛此不移
上國啓神聰

張紳

彭蠡湖邊屹二山世傳鐘石挽流湍鴻濛初
判形分定造化陶鎔鑄像完李渤當年勞扣
擊蘇翁深夜費遊觀今古辯說憑誰試請問
同時五老看

魏瀚

憶昔潯陽夜泊舟置身疑在廣寒遊雲低梵
宇諸峯暝水擊歌鐘萬籟秋月色隱秋棲鶻
下潮音撼雨蟄龍浮無由醉共坡仙去鼓棹
空明一唱酬

登上鐘山

韓雍

上方風景最清幽駐卻雙旌試一遊絕壁有
巖皆起閣歸僧無路只乘舟天垂廬嶽擎孤
柱江納鄱湖湊合流翹首不堪東北望思鄉
又感
廟堂憂

高旭

勝景無如此處幽經過不厭重追遊品樓遙
望凝懸壁閣道攀緣即艤舟廬阜群峯朝暮
見鄱湖一水古今流登臨頓覺襟懷潤消盡
人間萬斛愁

韓陽

巖畔招提境最幽偶因公便得清遊樓臺影
落蛟龍窟鐘鼙聲聞賈客舟峭壁難通南北
路長江不斷古今流倚闌忽動
君親念補報無能感百憂

范榮

古跡鐘巖枕碧流崖邊煙景豁凝眸石穿波面魚龍躍水浸山腰草樹浮涼月影籠臺閣夜洪濤聲徹海天秋常年奔逐紅塵裡來往江湖共白頭

吳節

潯陽近郭有石鐘山山臨水涯有石可扣擊如鐘或云遇波濤相激則水石相和而其音出焉前賢如酈元李蘇周諸名公皆有紀志題跋而本朝

皇武遺蹤又有在焉夏官郎王公恕欲作亭以當其勝來索予詩予素慕勝地擬一遊觀而不可得乃取所聞於昔人者作近體六首以寄題其間俟異日南還當取道以酹宿願云

酈元何事涉南河爲有鯨鐘在碧波浪激自能成逸響霜清長是露嵯峨地當湓口潮聲小山入淮陽秀色多一自水經題品後往來詞客幾摩挲

李渤當年喜勝遊石鐘山下暫維舟南音扣落滄波月北韻敲殘澤國秋往事已隨黃葉去遺蹤猶枕大江流世間清事人知少付與漁郎荅棹歌

傳道蘇公別玉堂黃州東下此徜徉不將音韻分南北却取波流定抑揚鏜鎝未須懷魏子噌吰應擬憶周王扁舟底事乘殘月自是詞人興逸長

懷昔

高皇破僞陳會於此處駐三軍千年事業歸真主一統山河入化鈞雲物有時書鳳篆波光長自湧龍鱗武成大會潯陽郭已勝周師渡孟津

丞相南還省故封九江過處立從容山排玉節翔天表地湧金鏞見水中千載衣冠傳勝事一時煙景萃詞鋒當年不減神仙會只少飈車駕浪風

縉雲才子江洲彥幾度遨遊惜地靈欲剪荒

樑開蒼徑來尋幽處結新亭品題名勝添文
藻妆拾風光聚錦屏亦有塵蹤歸未得何年
於此濯清泠

孫賢

聞道石鐘枕碧流登臨何必訪瀛州水聲東
去淵明宅山勢西來庾亮樓殘雨狂猿啼嶺
外夕陽孤鳥戲江頭自從破得陳巒後無限
謳歌遍九州

題石鐘山爲王武庫　奚昌

武庫當年未第時讀書曾向此棲遲水經註
恨酈元簡石刻文誇坡老奇鏜鎝幾回隨浪
激噌吰長是信風吹聲容畢竟難窮究莫怪
漁工與水師

單嵩

湖口鐘山夂擅名風濤相激起鏗鍧五更䑡
散舟人夢萬古曾留學士評涇渭分流雙水
會宮商協奏兩山鳴何時夜過聽琴韻倚棹
江頭對月明

黃瑜

石山奇異不尋常共訝鯨音振水鄉萬古神
工遺勝跡幾經詞客費評章依稀天竺一寒敲
月彷彿豐山曉吼霜惆悵耳聞非目擊何時
一棹泊潯陽

王文鳳

淮甸
真人御六龍曾於此地肇元功孟津競渡三千
旅赤壁連燒一炬風江漢朝宗胥會合峯巒

獻瑞畫玲瓏
皇圖無限微臣感欲勒
神謨熙石鐘

王繼行

崎嶇石徑上峊巒重疊樓臺接漢端雲捲畫
屏青嶂近風生冰鑑碧波寬揮毫飄詠題佳
句携酒登臨羨美歡借問江湖浪遊客何如
駐此縱遐觀

謝璧

鐘山樓閣絶奇幽到此渾同海島遊每感廷臣留翰墨偏招騷客艤扁舟江涵日影垂金柱湖奮風威滚玉流坐後自然情興逸浮生半日總無憂

周璞

梵刹巍莪景界幽曉來乘興極遨遊窓懸廬阜千尋瀑門擁鄱湖萬里舟雲散楚天三島岫日融巴雪漲春流老僧茶罷談空寂坐聽禪房憇客憂

上鐘絶島景多幽今日重來是好遊野草自迷行客路水雲常擭渡僧舟月明半夜穿窓滿花落三春逐浪流愛殺上方清淨處不干塵世一些憂

鄭昺

喜覽鐘巖境界幽江山旋遶任遨遊香焚寶篆騰金鼎日照朱甍映玉舟閬苑何曾依峭壁普陀幻忽瞰江流從來勝地多清雅釋子離塵永不憂

黃琦

江皐削玉鎮江灣梵宇清幽隔世寰一派波濤金像底半空樓閣白雲間嵐峯卓筆危難陟石磴懸梯陡莫攀惟有嶺頭老松頂月明夜夜鶴飛還

阮玘

突兀飛甍掛碧巖風廻玄鶴舞松關檻臨吳楚東西水門對匡廬遠近山賈客乘舟青靄

外高僧掃石白雲間愛渠一段清如許駐却雙旌謾往還

金忠

聞說招提事事幽偷閑來借片時遊雙鐘聲逐晨昏浪兩澤光涵上下舟翠壁捫蘿緣小徑丹崖鑿石引清流吟餘忽動蒼生念誰似山僧了不憂

林俊

萬頃煙波亦此湖洞庭二派幻形模衝風徙

鳥愁看墮破浪輕舟見忽無涸鮒一時妝爲

漢真龍千載奠

皇都僧房直矚寒潭上時聽鮫人夜泣珠

湯沐

年華流盡大江聲煙浪帆檣夢亦驚高蒲橫斜分鳥陣石鐘鏜鎝泥龜更遠空雲盡慕山出夾岸花開春水生鼓楫尚遊心不淺潯陽隱隱認孤城

西風留我住鐘山浮世光陰正覺閑紅日半窓推客枕白雲湍地鎖禪關離根萎菊香尤在巖畔棲鴉倦已還倚閣不須勞想像江鄉應有石頭灣

朱奉

勝景何勞說阜廬層巒疊翠甚堪圖湖波激灔亘今古石佛威靈自始矽頂並太華雲外聳鐘非銅鐵世間無賢哉邑令陪登覽共洗冊心望

帝都

楊永

匡廬西面蠡湖東知是何年建此宮古塔半存青嶂外梵音猶遶白雲中山前僑漢奔降卒巖畔遊人扣石鐘最是登臨凝望處漁歌漫散夕陽風

徐有禎

我愛雙鐘境最幽上巖遊罷下巖遊若非客棹因風阻安得僧藍竟日留江上群峯青似黛閣中五月爽如秋超然便有滄洲趣忘卻人間百種憂

顧祿

臨行醵酒酹江神打鼓開船出要津雲霧氣蒸迷日月波濤聲撼震乾坤放歌今日容豪客戰勝當年想

至尊咫尺南昌城廓近且將雙足洗征塵

楊浩

疊嶂懸崖逐處幽高人曾此謾遨遊無邊風月隨雙屐老大乾坤載一舟緝閣勢危依絕

壁石鐘聲吼鎮中流暫將相賞雖云樂忘却
先爲天下憂

汪潮

崔嵬怪石護樓臺江水無波一鑑開石室涼
颸清佛骨洞門微雨滑莓苔喈喈野鳥緇黃
蒞面面湖山雲母裁即此分明是仙境人間
何處有蓬萊

須震

石鐘寺傍水傍山偶爾登臨獨倚欄且向雲

亭舒老眼要將砥柱障狂瀾往來舟楫尋常
裡出沒魚龍咫尺間天設畫圖看不盡大開
懷抱發歡顏

黃諫

觀音巖石碧巑岏岧上幽亭境界寬能使白
雲多變態賸留曙色足遊觀醸成法雨頻蘇
物憶著親幃便恰顏誰想
九重曾捧日江湖萬里寸心丹

劉傑

山苑悠悠浮瑞靄重樓疊閣倚江城瓊英一
派聯湖海花樹千行拂几楹冉冉輕煙山月
曉霏霏小雨洞天晴雙鐘坐久歸來晚黃鶴
一聲江上清

黃翰

江漢從茲匯一流朝宗東去日悠悠廬峯雲
葉連青黛湓浦風光捲白頭鐘鼓每聞深遠
寺帆檣不絕往來舟記鐫石壁三千丈蘇子
文光貫斗牛

夏寅

樓船笳鼓動晴暉風正帆張兩翼飛倒影有
天南斗近廣洋無地北溟微喜覘乾鵲鳴樹
木愛看沙鷗立釣磯如此濟川良不忝老年
心力愧儒衣

艤棹波亭一破顏歷窮諸險仕途間自經彭
蠡能觀水未見匡廬豈愛山南院黎花心欲
醉北堂萱草夢魂還細思名利真何物絆得
時人都不閒

李鑑

瀰茫秋水接滄溟翹首南雲幾萬層聲撼波
濤驚客夢光涵星斗雜漁燈檣帆高下來還
往商旅狂歌醉復醒明日扁舟過湖口擬登
廬嶽訪高僧

王廷幹

化工靈秀識奇蹤彭蠡名勝跳石鐘山逼潭
中形峻拔波流磯上韻春容椎開正合江湖
口要地還分吳楚封最是秋風乘月處宮商

遺響入雲峯

無名氏

湖口昏乘最上樓潇光霽色正横秋波光漾
月金浮壁嵐氣凌空蕩斗牛聖主無爲寧海
宇名山何處不卅丘因思識際登臨幸燒燭
留題紀勝遊

馮恩

公餘偶出倚山屏百里湖光落照明古閣雲
深凝晚眺石鐘聲韻自天成老僧吹笛潭平
淡學士論文總俊英秉燭不妨成漫興好山
莫負此浮生

陳策

幻形何似人間冶虛器原從造化成窽坎雅
同鈞樂調嶒嶸長奏太平聲不須桴擊驚山
鬼都有金鳴應水鯨題品許多今古士聽來
坡老較分明

次東坡韻　毛一言

天作鐘山枕楚湖千崖萬壑聳奇模夢中歲

月閑來往江上風波任有無群鷺飛邊蘆荻
岸五雲浮處
帝王都廟廊應念咽喉地百姓啼饑米似珠

次山谷韻

莫將蹤跡嘆飛蓬且躡青霞倚碧空石徑鐘
聲三島裏茅簷菜色萬山中磯頭釣石群鷗
在天外雲程一鳥通撫景盤桓歸去晚江風
帶月玉玲瓏

程宇

勝地何緣一寄蹤人豪携去扣洪鐘巖潭崄
聳三江影盤石玲瓏五老容龍窟俄驚濤浪
吼洞門倏見白雲封山靈良解遊人意爲壯
奇觀占獨峯

梅庄

好雨通宵水漸湖曉來别是一規模波光蕩
漾天光動雲影徘徊帆影無五夜扁舟懷禮
闕寸心千里憶成都招提勝有登臨興謾共
山僧話梦珠 正統間無錫成侍御過此梦神女擎珠以獻故云

俞裔

鄱湖西來天樣寬閣亭東嶺與誰設冷雲潑
墨雨難舉怒浪號風音尚發百年形骸還僕
拔二姑鬟髮白嶕岏宦情到此俱忘却贏得
湖山半日看

[illegible]屏

江湖隨處隱詩名恐囂大[illegible]歷元精客懷偶
感亦偶賦古音隨叩而[illegible]無釜父矣蕩俗
耳刻碑[illegible]山靈且須磨崖有石鼓清韻

浮磬還稀音

徐一川

步入層巒石徑新琪花瑶草四時春波光遶
戸連天碧山色臨門著目頻紅日漫留方外
客白雲深瑣洞中人登高望處無邊景獨喜
幽居絶點塵

柳詔

鄱陽湖口石鐘山江漢西來第一關清濁音
諧聲可聽嶮巖壁立勢難攀潮生潮落終年

屹雲去雲來盡日閑幾度書餘清興發徘徊
瞻眺竟忘還

徐昆

閑從荒徑緩移蹤童冠追陪訪石鐘木古洞
幽增勝槩江潮湖匯壯儀容音揚律調行雲
遶禪静林涵宿霧封我欲講餘頻到此味歌
載酒眺高峯

李珂

白雲亭下仰遺蹤偶過山溪扣石鐘響逐風

生渾太古烏驚花折落春容泉拖白練源頭
活竈擁寒煙古刹封砥柱直臨鰲下足地形
西控老人峯

曹學禮

天造金湯固邑城石鐘對峙巧生成籠雲似
覺無追蠡飛浪相舂有韻聲泊客每驚禪寺
夢潛龍誤聽曉雷鳴漁翁也愛鯨音好夜坐
孤舟對月明

王瑄

石鐘對峙倚江干天地初分兆此端巖壑高
低雲漠漠江湖遠近水漫漫風生波面文章
煥月上山頭草樹寒自是一邦真勝槩往來
賢達任吟觀

梅凌雲

翠微巖竇兎仙蹤千古名傳此石鐘元氣天
開真絕響巨靈山護幻奇容蒼藤掛日孤崖
秀綠樹屯雲萬壑封徙倚層巒瞻五老凌然
欲上最高峯

鐘石嵯峨彭蠡涯名賢題詠重遊川[illegible]登臨吳
楚中分地悵望江湖會合時山擁巨靈神自
秘天浮碧落景偏奇行捫石磴苔封古坐看
溪翁理釣絲

饒霖

有石有石何奇峭化工雕琢元來妙山靈守
護不知年黽氏相逢生一笑有時風雨湖上
來淨淨金鉄何殊調安得猛士若朱亥爲我
維之向太廟

黃楠

鄱湖雙石吼鐘聲海內人傳勝槩名遺範渾
然無斲郊嘉模原自巧生成九江脉絡拖藍
練五老峯巒列畫屏幾度乘閒登眺望此身
恍若在蓬瀛

鄒謙

雉堞延緣江上山石鐘香靄翠微間清分林
籟猿驚起響入松風鶴遶環詞客碑銘珠玉
富老僧方丈水雲閑滄桑今古遺音在我欲

乘槎一往還

謝壄

鄱陽湖口繫蒦鐘天地爲爐制作工蒼壁隙
中韶樂奏翠微深處埜雲封登臨直上岑巒
表風景都歸眼界中安得此身生兩翼扶遥
直上廣寒宮

黃相

匡廬遠接石鐘山對峙鄱湖聳巨觀鏜鞳噌
吰符雅樂嶌巑崒嵂隍徑瀾普天爭訝無雙

景此地驚誇第一關臺閣文章留石上清風
凜凜不堪攀

崔登

湖口鐘石山之靈移舟山下一時停鶴聞常
響不驚異僧定一聲還自醒天本無心爲鼓
鑄人皆有意聽叮嚀山腰小閣應須到乘興
何妨醉綠醽

山頭樹色翠於菘崖底江潭碧應空奇石莫
將凡石比清流自別濁流中漁磯隔水俯舟

渡梵閣高巖曲徑通慚愧幽棲真可樂衣冠
何事苦牢籠

無名氏

獨擅江西第一峯江山入望幾重重鬖鬖白
雲封古樹滂沱時雨灑喬松凭欄觀水知源
本攬衣入洞扣石鐘樓船風繫僧房過故土
懸情春正濃

張玉泉

山環水遶上分奇登臨閑搜入品題綠樹連

雲千古景碧桃映日四時輝煙迷古洞無人
到閣倚江流有浪低輓與強顏遊勝處且將
蒲酒酌金巵

黑孟陽

路上層崖倚碧空百川殽會水溶溶津通荊
楚幾千里砥柱洪都第一重是處江湖隨泛
梗有生天地已懸遙台宴古洞山環翠妝入
遊人眼界中

吳國倫

幾客登高秋思濃白雲隨杖入芙蓉九江暮
雨遶山市萬里寒濤響石鐘古刹凌空驚過
鳥輕帆帶雨挾飛龍俯看天塹雄南北何事
中原有戊烽

邢給事寰　廖副憲紀　余四府仁盛

趙舉人公輔　登山聯句

半山樽酒夜燈前邢拍板吹笙不計年廖獨
立已忘瀛海夢余樂遊真是洞中仙趙風恬
遠渚波聲細邢日落平沙漁火燃廖坐久欲

行金谷令余不妨沉醉倒雲巔趙
樓閣山腰背水開邢登臨盡是不凡才廖雲
山有夢留詩榻余湖海何緣屈諫臺趙檻外
鳥飛帆影過邢洞中泉響雨聲來廖登臨莫
靳樽前興余免得終宵望上台趙

朱甫

彭蠡湖邊一繫舟夜深風急失中流吞江波
浪回僧寺夾岫煙嵐障驛樓萬里歸途今覺
晚百年衰鬢忽驚秋懷人未盡潯陽醉楓葉

蘆花兩地愁

何熹

乾坤驚放老怌開拂袖南鐘逼上台路拗雙
鐘穿樹去山迎五老逐人來席移石几春堆
幘酒入雲屏暖送盃千載風流同一快更饒
清翰灑蒿萊

王文翰

兩山皆石石皆奇對峙江湖二水湄自底穿
空龍作窟從高削絕鳳堪儀潮來似擊谷神

應聲響如鐘夜氣知獨有坡翁雄辯博斷碑
千古破群疑

江梅

幾年遥想鐘山麗此日登臨屬勝遊萬疊秀
峯浮地出三江碧水接天流巖花雨過生香
細石磬風清落韻悠徙倚不堪回首去無邊
煙月滿滄洲

陶欽皐

空門繫舸倦長川落日煙波蕩遠天巖下黃

花寒自發沙頭白鴈靜相連行經古殿雙鐘並話共山僧一榻懸知是先兄遊學地不堪閑訊重潸然

董鳴鳳

石中有石頑似鐵大扣小扣鳴如鐘突兀雲根衝巨浪峻嶒天際掛層峯朧殘春意將回暖雪後山容更轉濃莫謂幽奇終隱僻山靈應咲此遺逢

饒楨

靈石盤紆勝蹟幽歲時杖履愜清遊陰園古樹雲煙冷響應洪鐘水國秋倚壁亭臺憐野客近巖金鼓度蘭舟凭高送目應無極思入江湖萬里憂

次王分巡韻　胡永仁

湖邑鐘山果絕奇兩崖相峙水之湄磯穿衆竅靈千古勢帶三江壯二儀風水翻投鐘韻似乾坤妙造哲人知欲從墨客窮尋辯幸遇文忠再破疑

登白雲亭　成始終

落日登臨酒易醒好風吹上白雲亭窓含彭蠡千尋碧簾捲匡廬萬叠青送菓孩精來問法獻珠龍女解聽經擬分半榻衣僧住俺入巴山與洞庭

次成僉憲韻　韓陽

老禪不飲日醒醒移得雲根搆一亭水湧楚江千里碧山横廬阜五峯青穿崖鑿竇千年建歷井捫參此日經袖挾天風凌絕頂心馳西北望彤庭

王諫

江上風吹醉眼醒曉來更上白雲亭水通江漢年年碧山接荊衡點點青三島未知何日到五城還想舊時經匆匆不盡登臨興聊倚闌干望帝庭

羅富

舊契余二教邀飲于石鐘寺之絶頂探奇覽勝而羈旅之懐頓釋遂賦此以紀云時弘治壬子八月晦日也

訪古尋幽叩石鯨躋攀又上白雲亭望中二水分涇渭天際群峯列畫屏峭壁糢糊多刻句殘碑剥落尚留名登臨一洗胷中慮不覺狂歌醉復醒

白雲亭詩從志所改　伍禮

大辟曾寛命三百昔人于此寄遐思鑿開太古洪濛地樹立當年德政碑額扁白雲鳴大孝亭依冊嶂永長栖一言悞主回唐祚千古忠良德澤垂

江上一覽亭　梅愈

石上閒亭獨整齊峨然屹立大江西水聲東去今同古山勢北來高逐低沙際日斜漁火亂巖顛花落鷓鴣啼長安此處無多遠咲指蓬萊路不迷

趙公輔

小小江亭不一齊無邊勝境此亭西鄱陽湖口煙雲杳桑落洲頭草樹低聽躍魚龍隨浪舞知春好鳥傍林啼我曹幾借舒雙眼懐古思鄉望轉迷

伍禮

江亭突兀五雲齊遥挹匡廬秀擬西落日平湖帆遠近斜山出屋樹高低雲鶴入夜蛟螭舞舟障留春謝豹啼莫問瞿曇消息事恐云七聖又皆迷

觀瀾亭　伍禮

觀瀾亭上試觀瀾雲影天光共一間聲撼風雷春作怒氣凝氷雪夏生寒急流灘畔知機鮮真積源頭見道難尋得孟軻觀水術直從斯處玩迴湍

次韓都憲韻　秦應元

獨憐奇石兩山幽拂抽登歌幾眺遊巖樹雲歸迷客徑洞門鐘響到漁舟江分湖水清於瀉寺逼晴峯翠欲流勝地豈偏容隱逸懸知

冠蓋繫先憂

方進

雙鐘千古擅名山對峙江湖碧水灣衹樹陰濃漫鳥道曇花香細透禪關濤春石作金聲響雨過泉飛玉液寒幾度登高發長嘯恍然身寓五雲端

次王分巡韻　　羅朝相

山石名鐘事亦奇更燕硝絕枕江湄謾觀圖畫猶三島細翫陶鎔本二儀玄脉豈容塵眼識元聲獨許水師知幾番締聽餘波上潄裡噌吰尚可疑

惠湾

嵐氣騰騰吐曉煙芙蓉秀削碧雲巔雲牙雨過龍歸洞石澗苔穿鹿飲泉江練漣漪含夜月石鐘清響徹樓船幾回欲與仙人約共結前生未了緣

春日登石鐘山　　程九達

廬山東北石鐘山初試春衫此放顛絕壁古

蒼雄澤鑫遺音大雅破塵寰蘇公泛月曾題品秋相瞻雲未等閒花縣幸聞絃管奏會成金石水山間

石鐘山集卷之四終

石鐘山集卷之五

明武林龍洲外史沈詔刪輯

古鄣月山野史伍禮校正

五言古風

皇明

成始終

晚過鄱陽湖湖口饒奇石安得移數峰置我金匱側造化設險奇玲瓏矗青壁路微雲木稠崖古土花碧乘風一登眺疎快盪胸臆湯

倚結構半樓閣倚空出窻涵五老峰簾捲廬山色何人下番禺飛梯長出入中有大士巖潮音自朝夕暮秋還停帆重來破禪寂

又次前成始終韻　韓陽

艤棹遊鐘山巖巖見奇石贊舍在寺東驛亭在山側中有占招提懸崖遠峭壁長江獻遙青好山供近碧眶惟豁吟眸亦可滌煩臆更上白雲亭明月海東出秋水接長天萬里同一色上人禮金僊維時定初入不計春復秋應忘朝與夕纖塵覓無侵萬籟此俱寂

劉孜

水德本自虛石體元亦靜水自虛爲感石以靜而應水石應感聲豈匪虛靜性驗彼石鐘山斯理益以信風湍忽澎湃音響泠然振湍急響逾逸風歇音稍定流響泛空明餘音裊寒瞑鏜鎝互漁歌嘈呟雜僧磬乃知陶冶功造化奪之盡何嘗載扁舟敲浪發長韻盡遣冡中聞一洗氛雜聽

傅珍

巫山暴清曙冉冉東風和乘春到山寺花柳縈煙波峯巒倚天碧甍閣撐巍峩俯瞰臨荊楚江水長擲梭奔流匯彭蠡千古相激磨下有鉅鐘響洪音發盤渦鏗鎗復泙湃霜肅豐山阿傳聞聲在石馮夷自撝訶安得起少室相辨聽懸河落日駐廬阜酒盡歸與多朋簪易聚散騶道爭鳴珂還期扣鯨窟操艇尋東坡

王文鳳

堪輿融此秀屹峙類雙鏞儼是天工鑄元非鳧氏鎔結根蟠水府考象列星封浪泊疑鯨吼苔昏昧銑蹤鄙經原泒別禹貢著朝宗渺渺岷流滙盤盤敷淺縱湖江資固東人物荷靈鐘崖峻鷹巢獨巖虛僧搆重經行寬眼睫登眺闊心胸未假音聲辯真聞趣自濃

魏煥

岐陽生石鼓泗濱産浮磬何物非化工土秀

石自嵓湖口兩石鐘緣此亦足證鏜鎝與撞擊何必勞深聽人苦愛其聲我獨重形勝奇怪更空巃迂廻有曲徑壁立障江干層層翻石磴湘蠡任奔騰中流自底定

楊慶成

兩日寄湖口孤舟阻北風名山原有分佳興自無窮樓閣凌冊壑琅玕瞰碧峯江流滙彭蠡山勢競崆峒瑟鼓湘靈室磯鳴蛟女宮天風度乳竇山樂下遐峯真脉通山竅靈源[illegible]

石鐘煙蘿懸洞古曇雲灑江空極目雲霄幻欄奇造化工人聲驚鵲鶴石穴吼蛟龍五老芙蓉翠二孤砥柱雄窓涵當空白波帶落霞紅靈籟清虛外鈞天紫翠中浩歌不能去寒月上江東

周汝德

古寺倚雲巖新亭薄水濱直窮盖軫象不見棲真人山峽鳴天籟斗壁勒仙盟湖光千頃碧山色四時晴絕頂萋芳草懸崖蘸白萍禪

堂奏笳鼓嵐障辟紅塵南挹三江秀西望廬山陵松楸藏佛骨僧語弄畨聲聊解遊人意殷勤酌紫茗拂袂拒玄豹臨磯釣錦鱗憑折東山屐咲落条軍巾歷覽無邊際陶然育次平不覺風聲動石鐘山自鳴

徐昆

磯磴徐移步攀虯看石鐘白雲添洞古蒼木曉煙籠素體嗜人扣角音應自工不向清廟列寧處鉞砆裳[illegible][illegible]今如昨江湖春復冬噫

嘻此鐘蘊豈不欲遠洪時雖今古異功期韶
護同歷有遊人顧柰無知已逢掄揚詩迭詠
摹引手岳空敔隨天地老高風寏宇中

侯埈

本是一塊石聲聞滿天下秖緣搏擊使誰能
辨真假天開始作聲陰瞎聲寂寂一物能兩
用神機亦不測果是中藏有涇渭思之令人
生感激

王汝賓

東坡好奇竟辨此砠中珷金聲一朝出玉賡
日以磷衆石似痴啞無恙峥嶸昫我來爲爾
發長嘆聲名先物終累身

扣石鐘得句

高可升

本是初平石敲之聲韻佳含精脫地骨列侍
靠狼牙大造不收寶頑胚漫斂華直須供禮
斗畏可韻吹笳翕脊流雲氣山根剝浪花鳥
翻松聲滴僧引路痕斜一逕通幽寺三江漾
碧霞於時五月八來此纜仙槎

五卷終

石鐘山集卷之六

明武[illegible]外史沈詔刪輯
古剡月山野史伍禮校正

七言古風

宋

陳邦彥

九江瀚滄彭蠡東江瀆上下懸石鐘洪爐大
冶見奇怪千仞硉矹雲濤衝旁羅篔簹萬石
聳側立掁行勢欲動螭蟠蛇結增層崖神剜
鬼劃森幽洞有如萬鈞陳未央猛獸怒趐將
騰驤豈同九曲豐山上欲鳴猶待天雨霜南
音函胡北清越未許山人盡幽絕小聲鏜鞳
大噌吰留與坡仙泛明月長風巨浪相吐吞
金鏞自奏天然聲非雷非霆中清濁龍淵蛟
窟驚鏗鍧獻子歌鐘景無射千載寥寥聲寂
寂此石長留天地間海若馮夷能拊擊

元

方叔高

懸崖老石蒼龍色嵯峨高枕江流碧巖深石壁障風雨箇中自是神仙宅雲邊五老遥相望兩鐘鏜鎝音清揚分明象出普陀境玻璃萬頃波汪洋巧笑倩兮美目盼遥瞡蓬萊水清淺銅駝荊棘自興亡不見昆明灰半點

韓松

吾聞海上多雲氣萬怪千形各殊異人間亦有此等奇石鐘之山盖其類高崖凌空上摩雲下有穴隙頗幽邃料應自古水龍濯彈空

蜂房懸衡鼻玲瓏斷續瘦入骨奇怪嶙峋復蒼翠聲如抵掌在靈谷又若謦咳發深墜笙竽金石不一音風浪翻騰隨所寄我來天晴江面平遂得優游訪天秘低昂壇坎復欹側藤蔓盤旋青覆被遥知蓬萊隔滄海毛羽不航人莫至歸來困卧小蓬窓夢想高天三十二

皇明　劉定之

石鐘山前我屢過亦欲卸帆并回柂畏塗終然不勇決見盡猶想風舟簸子瞻往視能無難心胸奇崛如此山天教發揮終古秘文章長留天地間赤壁夜攀棲鶻巢馮夷俯視驚潛蛟二客不敢追步武舉杯酹月方相嘲金山日落看江水韡紋浪映霞魚尾更殘月黑尚猶夷秉炬遠謁來龍鬼晚年歷覽何曾衰海北海南共娛嬉自云乘槎如魯叟斯文天相非爲危乃知先生挺大節歷越臨深若飛

越立朝敢犯人主顏玩世自有神仙骨豈惟遊戲山水間咲掃酈元陋李渤王君家近此山居少年未仕耽讀書寄宿上寺與下寺瞻眺小孤及大孤數株風柳亞彭澤千里煙樹開鄱湖指點

高皇用兵處星火雷砲摧連舺劃然一發金僕姑射取僞主如飛梟自此威聲震有截萬年

帝業恢鴻圖至今行舟歌且嘯江邊老人間網魚王君出仕在粉署立心行已應何如懷俱

鄉山展玆軸慷慨欲繼文忠蘇

倪謙

彭蠡之口兩石鐘上下壁立金芙蓉何年鼓鑄出爐冶造化融結當鴻濛山靈借問真宰帝令虢鑿驅鬼工雕鏤險陋向山麓空洞穴隙紛玲瓏鳴聲底用事鐘擊自有巨浪乘長風何殊張樂洞庭野太音迭奏轟金鏞五老分明俯垂聽鏗鍧震撼馮夷宮邇來世歷千萬古至今追蠡懸高空坡仙當年適臨汝

沿洄南去路自通平生好事此足見放棹特過湖水東月明夜抵絕壁下怪石正與風濤衝噌吰鏜鞳互響應寓目始得窮奇縱此景居岷久應識口不能道嗟漁翁記成援筆嘆且咲漢人語簡唐人庸我

皇曾此戮鯨鯢攀崖上登山閣中龍香落紙灑

宸翰滄江夜夜光如虹憶昔皇華使荊楚柰予

王事方匆匆天生佳景不一到悵望思逐南飛鴻王君舊隱此遊衍要我作詩紓素胸不知夙願可償否泛舟來遊追長公

石鐘山者自古昔名士題詠刻於巖石者甚多庫部王尚忠幼讀書於玆得其勝槩既仕不忘於懷因索予賦不揣書此以復

錢溥

彭蠡既瀦湖口上石鐘兩山屹相向誰分鰲極判鴻濛躍出洪鑪漫成象日夕雲濤互吐吞旁羅巖竇何嶙峋天風冷冷水波撼豈止陳脣鏞方椓一泒鈞韶響天籟欲舞百獸蹌

神怪何須兩欒懸九乳伯然有聲出大塊斯聲留却天地間萬古識者何其鮮註水有經不能盡白鹿空隱匡廬山坡翁獨有神仙骨萬丈京塵豈容沒天有至音能得聞不待虞廷勞拊擊試詳鏜鞳與噌吰陋彼函胡共清越後人欲得坡翁心載酒江頭酹明月

徐溥

長帽坡翁有仙骨平生好遊山水窟彭蠡湖頭一放舟石鐘之山名愈出我想是時清興

酣天空孤月如白日微風𣽂𣽂起微波衝激
石竇聲相和宛如簨簴發金奏時訝蛟鱷驚
黿鼉爾來天地幾萬載俗耳不識將奈何坡
翁仙去今已久賴有王君踵其後刻苔剔蘚
尋古碑傑句名章垂不朽令人望止九江湄
定有虹光燭星斗

尹直

石鐘山枕彭蠡口危崖削壁勢絶斜上陵五
老磨蒼旻俯視群山紛培塿山麓雲根浸碧

流砱砑多竅能容受微風鼓浪相吐吞長鯨
忽遇蒲牢吼噌吰澎湃聲發時山鶻驚飛水
怪走我昔乘舟月下過推篷倚棹聽良久既
如虞廷奏簫韶又似渑池擊盆缶洪音入耳
神思清頓覺冷風生兩肘仰天長嘯問明月
當日坡翁今在否

朱奎

石鐘之山名獨奇乃在彭蠡湖之湄峩峩千
丈削寒玉倒影壓破青琉璃長風捲浪日撞

擊鯨魚吼海蒲牢隨酈元之說固有在天地
造化安能窺白鹿註經頗迂陋音分南北猶
堪嗤坡仙襟抱獨豪縱覽勝豈避險與危扁
舟獨坐明月去見彼怪石殊參差勢欲搏拏
復何似鼉奔虎踞勝蛟螭斯須百竅發清響
如應豐嶺飛霜時又訝龍宮夜開宴鏗然樂
奏諧塤篪耳驚目駭不可泯彩筆電赤揮椎
詞發揮幽秘鬼神泣慷慨一洗千古疑吾聞
王公世居此靈秀已鍾瑚璉姿宦遊京華二

十載事業只欲磊落爲刪繁究枉衆情悅潛
調元氣人莫知能令玆山益光顯坡仙已遠
非公誰

登下鐘巖白雲亭　韓雍

山僧鑿開白雲根因之作成白雲亭亭中白
雲掃不盡朝朝暮暮飛冥冥昔[illegible]飛向
金陵郭映水搖城動高作又曾飛[illegible]黃鶴樓成
却仙人入寥廓於今亭畔雲常[illegible]登臨似[illegible]
騰雲中天風一吹忽飄散頃[illegible]

當窗獻瑞成五色直上青霄捧紅日出戶從
龍作霖雨四海蒼生被膏澤雲兮雲兮爾誠
奇見爾使我增欷歔未能乘爾
帝鄉去又空望爾吳東飛

高閭

天上星辰地下精何年幻出崔嵬形一拳雄
峙九江口幾回欲鑿憐三生忽有鯨吟水中
起乃是入罅波濤聲清風明月栖鶻墜孤舟
夜泊聞來驚世事紛紛總如夢我獨驚此心

神清仰視穹崖李蘇筆蕪苔剝落文縱橫粉
署當時擅佳勝讀書蚤得成功名出入金門
想遺跡捐貲寺畔重脩亭却待淵明醉來卧
不妨德裕凭到醒手指青螺作追蠡高松爲
筍雲爲衡雪浪時時爲考擊一百八韻循環
鳴

金文

憶昔夜過九江口江上如聞老龍吼心驚不
敢聞舟人極目層崖坐來久初疑山寺晚鐘
聲宦事夜深猶爾鳴又疑馮夷此爲窟水怪
變作潜其形但見群峯如畫障隱見低回秀
難狀匡廬諸山遙相望洪濤千里何其壯別
來瞬息十餘載每恨前疑未由解試因王君
一叩之使我襟懷頓如灑自言曾陟山之巔
清聲日夕來枕邊重遊到此今無幾遺文晦
蝕嗟前賢一一手抄來我示鏗金戛玉皆珍
異殷勤索我亦賦之強欲續貂無一字嗟呼
化工妙莫測太音不假人爲力江濤石竅自

吞吐鏜鎝噌吰類撞擊此聲千古如一朝兩
石對峙無時銷歌鐘無射不復見紛紛皷鑄
徒煩勞王君王君才且賢立
朝清譽誰與肩何時同老此山下臨流細和石
鐘篇

九江之湖口有石鐘山焉山之下有聲鳴
如鐘昔予舟過嘗聞之初不知其何自而
然也近因武庫郎中王君尚忠示以茲山
先賢題咏叩之得其詳請賦是詩以紀其

勝

秦瀹

石鐘之山何穹窿坤靈毓秀彰神功氣麥五老逼斗宿勢壓巨浸摧龍宮屹然中流見砥柱美暢其外虛其中白波滔天忽振蕩鯨音怒發隨飄風世間塵夢倏喚醒餘韻縹渺摩蒼穹舟人漁子昧所自坐使物理常朦朧吁嗟誰能發其秘東坡老子人中龍夜深拏舟傍絕壁正見明月生天東噌吰鏜鞳悟靈響

一洗萬古群疑空王君逸思出人表好事畧與坡仙同奇文秀句漫搜剔鐫刻崖石垂無窮

高宗本

前年我作西湖遊湖東月出停孤舟石壁倚崖欲撑月蓬窓醉臥風颼颼驀然蛟鼉戰水底疊浪驚霆塞龍湫初疑廣庭作仙樂鏜鞈戛擊鏘珠球伶倫天上後夔死山鬼竊樂黃蘆洲又疑海上龍伯國鯨倪夾轂催鳴騶天吳起舞蜃樓折腸斷鮫人珠淚流平明酒醒却登岸披草細步張吟眸補陀仙人聳高閣石鐘側挂青雲頭枯藤裊煙鸛鵲避古木立水猿猱愁一從坡仙發長笑白鶴幾度松間留迺知造化妙山水霜豐亦解驚蜉蝣別來星霜屢更換夢寐髣髴號螭生大姑生獰小姑喜芒鞋五老歌相酬當初恨無五色筆寫此行卷鋪離憂夏官仙郎亦我儕童丱蚤向其間遊歌詩醉酒惜風月煉石補漏能雕鎪

揭來索我賦長句擲筆倚柱風鳴秋坡翁已去文亦絕人世五鳳誰能脩掀髯爛醉一斗酒敲擊折珊瑚鈎

曾棠簡

我嘗暮泊彭蠡口亂石谽谺虎龍鬪倏然青飈排浪來谽谺激作黿鼉吼黿鼉聲似洪鐘聲從此石鐘遂得名一吞一吐響鏜鞳豈復別有鐘噌吰渤言雙石枕潭際扣之音有南北異凡石中虛扣即鳴扣而後鳴亦常理酈

元之說雖無疵考究不切人愈疑夜深拋船
入汙漫此理却獨坡仙知三槐賢孫好奇古
讀書結屋鐘山下風濤朝夕摶擊持兩耳親
聆目親覩自登青雲今幾年夢想猶在鐘山
巔人生出處隨所適何用好事如坡仙

夏寅

余至湖口訪所謂石鐘山者頗得其情狀
時冬暮水枯去舊痕幾三丈許石皆巉巖
空洞漁人往往深入其中仰視如高屋下
崖差小舟過中流則響應如人抵掌謦欬
於靈谷淵坑者春夏水生風波相激則長
鳴如鼓鐘不絕也酈元謂下有深潭者亦
無李渤謬妄宜蘇哂之而子瞻景鐘無射
之說余亦不能明其何見也
九江之濆大湖口蒼崖上下石絕斗我疑太
古潛毒龍神禹疏河龍出走又疑洪水未治
前波濤激齧千萬年水平土淺石亦爛猶有
老根今墜懸不然神鬼施斧鑿或者雷霆功

敲朴著此奇觀天地間纖大細兒徒駭愕它
山有石石有巾風濤鼓韻由中空石鐘之名
蓋偶爾李仙蘇子皆朦朧我來初聞石鐘說
半餉艤舟窮石穴是時水落鐘無聲猶有微
音應名節想是春夏湖水生微風鼓浪相噌
吰下崖差小乃鏜鎝安有天樂人間鳴山僧
指我巔崖處曾是前朝老人住因笑長公心
動時樓閣都無鶴飛去石鐘石鐘何渺茫兩
峯秀色不可當明將西行訪廬嶽登舟一笑
吳天長

史敏

石鐘山倚湖之口鑄造誰煩化工手但覺洪
聲出浪堆兩處蒲牢相對吼觸濤陰洞晝冥
冥鏗鍧豈似驚雷霆古今少多題詩客特泊
仙舟此處聽月明隱隱雲霞表常比寒山寺
中早水底魚龍不敢眠酒醒夢破聘桑曉

劉戩

江漢西來匯彭蠡萬頃蒼茫渺雲水望中

點露嶒岏怒濤舂撞鳴不已疑是軒轅駕玉
龍九奏萬舞登天宮伶倫鑄鐘一失手陽侯
捧出碧波中古木亭亭成筍簴蒼苔冉冉蝕
旋虫夜深明露涼如洗群仙下聽清心耳白
鶴一聲玉宇秋香煙縹渺祥雲紫塵世悠悠
變古今幾人來往費登臨李渤清風滿人口
蘇子文章衆無有何如
皇祖當年奏凱歌牙檣錦纜一經過翠華翩翩
幸絶頂輝光上與天相摩亞叅家近山之側

時倚闌干餐黛色二十餘年步赤墀夢裏看
山歸不得我亦平生最好山此山况復不等
閑扁舟向日載春酒與君携手躋躋攀采采
杜衡褋芳芷醉挾扶輿嚼宮徵上頌
高皇統天功下遺聲名繼蘇李

杜庠

岷峨之水來天際流入鄱陽湖口匯此山突
兀當其衝怒濤撞山山欲碎轟轟非鼓還非
雷彷彿響自滿宇來[illegible]

宮裡門朝開東風吹過九江去隱隱隆隆入
湮祠居人聽慣只尋常估客驚眠不知處四
無紐繫空中懸只疑墜壓空中天鯨魚晝夜
號不絶如何著得蛟龍眠當年誰是知音者
直將天地爲爐冶鑄出洪音如景鐘不置明
堂置荒野千孔萬竅中玲瓏海東二島疑相
通泗濱不數貢浮磬嶧陽空說生孤桐擊石
鼓晉南北異少室山人見差似源流須讀道
元經覆歷宜叅坡老記詩文滿帙新裝演好

事獨數尚書郎爲題長句發長慨江渺渺兮
山蒼蒼

同年王武庫雅好博古嘗集石鐘山古今
詩文爲卷索予作圖賦詩予喜其能表湖
山之大觀故歌之不足復系之以詞

葉萱

石鐘山名傳已久壁立芙蓉崎湖口匡廬五
老難爲朋大姑小姑望風走森然簨簴左右
陳無射歌鐘事非偶飛來古寺懸絶崖風吹

欲躋危如斗四明山水天下奇似此奇觀更
稀有我因持節來經由月明萬里維孤舟忽
聞水上發清響噌吰鏜鎝和鳴球輕聲如擊
重如撞涵胡清越音不侔推蓬起坐萬籟寂
煙波浩渺迷滄洲只疑龍宮奏仙樂又訝水
窟騰蛟虬倉皇恍惚求之徧卻喚魚工來作
件試聞聲從何處來要識此聲須細辯此地
有山名石鐘乾坤開闢初鋾鎝洪濤巨浪撞
不碎千孔萬竅皆玲瓏年深追蠡剝蝕盡蒲

牢不繫懸虛空陰陽鼓鑄信天力造化幻出
非人工聽此朝來極目望一拳石立江心中
聲似鐘兮形匪似無怪前人論不同縱令千
載賢者出此理與妙終難窮

甯良

有石有石勢崢嶸嶙峋高倚江流泓嗣直搖
地得市鐸何如此物天生成小姑北望煙霞
裡五老峯頭雲正起長鯨吐浪狂風生大振
金聲滿寰宇北音清越南函胡渾如天樂鳴
仙都一聲鏜鎝魚龍駭一聲噌吰鳴鵲呼東
坡當日得真趣鐵筆磨崖寫新句扁舟蕩月
去復還直抵源窮聲盡處我因使節步縱橫
亦上巔崖聽清聲扣之小兮則小振扣之大
兮則大鳴小鳴大鳴因所觸洪濤澎湃激山
麓安得豐山氣相求徽音自應秋霜肅

王恕

彭蠡上下石鐘山下映澄波碧潺潺山峯集
業立千尺巉巖幽險難躋攀昆侖磅礴勢獨

嶠介乎吳楚登覽觀總納江南萬派流形勝
侔如六軍師兩山各有古招提嵯峨樓閣與
雲齊顧我讀書頗愛靜癡心負笈此中棲一
日大風發流瀉洪濤擊石作鐘響寺僧指我
遍遊觀不知巖穴深幾丈危乎高哉上石鐘
南迎五老香爐峯巖壁障天鉄花秀上有鸛
鶴巢雲松山前磥砢數石巧全類假山自天
造漁翁垂鈞和雲坐水漲渾如海中島下石
鐘山空洞幽陰深疑是蛟龍湫紛紛蝙蝠如

鴉大何年古屋尚存留巔崖亦有奇怪石危
磴險固欹木屐高高低低壁立處不識何時
人刻畫刻畫似近八分書風雨薄蝕字模糊
前輩傳云曾洗辯多是宋元士大夫石鐘石
鐘鎮江右上映蒼穹翼軫宿鏗鏘長是自然
音渾似鈞天廣樂奏餘音縹渺徹江湄獨許
漁工水師知酈元旁搜註水經言之不詳令
人疑何當少室訪穿洞偶扣覆石如罄控音
分南北愈差訛長篇枉繼神雀頌坡仙過此

獨關情放舟絕壁月正明乃知巖下皆穴竅
風濤忽作起斯聲斯聲噌吰如鐘鼓竅坎鏜
鞳類擊拊比曾勒記垂高崖年來崩裂墜江
滸平圃先生當南歸游覩欲究石鐘微比聞
水涯有響石步往幾墜始息機山川勝槩滿
天下似茲石鐘奇絕寡從來好事皆登臨誰
不愛觀欲摹寫憶昔
皇祖擁義兵初擒偽漢據盆城
神謨駐此成大捷石鐘兩山愈得名名動士夫
發清興題詠不減宋元盛我當收拾投奚囊
用作石鐘千古證

徐逵

湖口之石鐘山古今人之所以評騭品題
者亦屢且富矣惟蘇文忠公之說爲得之
夫物固有然者也而其理亦本諸造化之
妙有不可得而知者耶擊楫賦詩謾寄清
耳

維舟落日彭湖口仰見鐘山千尺陡風濤欲
起忽舂撞幾陣鯨音自山吼倚舷側耳再聽
之辯哉坡老非予欺由來亭毒運機巧神妙
叵測夫奚疑來朝日上晴光絢風正帆懸駛
於箭鐘聲回首寂無聞五老雲中獨相見

詠石鐘用陳邦彥韻　林俊

匡廬山北彭蠡東何人買此雙石鐘範圍疑
是禹時制陰陽鼓煽相撞衝亭亭形勝各孤
聳鯨吼螭蟠勢飛動下缺疑適不二門中虛
若聯小有洞同時石鼓貢末央拽以萬馬來

龍驤六丁力綿不敢致祗今流落逾千霜小
聲瀏湸最清越大聲鏦錚更奇絶揭來山水
吾知音爲卷秋波弄秋月秋波不作秋月沉
諻諻數盡百八聲未枕蒲團得小憇夢䰟愴
自聞砰鍧調或縱賓或無射今古詩僧伴孤
寂水伯山神慎護訶尤物恐遭雷斧擊

又用方叔高韻

白雲不負青山色落日澄江秋一碧豐霜不
降自鳴鍾石鯨夜吼咬人宅兩鍾上下口相

望東坡少室爭揄揚我來握羽觀瀾處九江
七澤驚望泮雲影天光恣清眄老懷拍塞興
非淺乾坤兩目飛匡廬十二峯頭青一點

登觀音閣

有僧有僧扣我船索我江閣留詩篇老夫慵
病久不作秋山南山同落寞倚脐揮毫強應
酧小姑走却彭郎羞青鞋襪短不容足薄吸
西江了餘渌詩成豪氣塡胸中上驚星斗下
蛟龍黃鶴樓空采石古歲晏飯顆誰當逢

又白雲亭

石鍾道人已仙逝白雲千古留石亭出岫無
心碧落遠長鴻萬里秋冥冥有時氤氳有郊
郭霡雨人間多望作薰蒸無力致雷霆因風
吹散蒲寥廓青天爲幕地爲籠八荒六合舒
卷中蒼狗白衣故物態奇形怪狀亦化工四
時雲漢不改色羲輪正輾中天日我欲一籠
收爾雲呼童挑送陶彭澤素子胸中頗崛奇
停雲隱几成欷歔飄然乘爾故鄉去日向山

頭來往飛

崔恭

昔年作宦湖湘去彭蠡風高帆不駐回頭空
戀石鍾山白鷗飛斷迷煙樹邇來又擢大江
西石鍾山上幾栖遲時聞鍾聲發下山緩復
急亏高復低恍疑山寺僧喚粥高棟懸桐時
一觸又如鳴佩趨鵷班五雲
雙闕聲催促前呵暫立問山翁翁云此處無金
鍾巖下玲瓏石作賓江風澎浪相激衝遂問

天然至音起何須叶律分宮徵煙波客夢幾
回驚塵土勞心頻時洗乃知東坡不我欺委
蛇石磴尋古碑蔓草藤蘿古碑沒荒崖尚有
諸賢詩俯仰乾坤五百載物換星移山不改
牛巖斜日迴舟耳根嫋嫋餘音在

白雲亭次韓都憲韻　韓陽

雙鐘僧寺存古額巖畔新築高高亭白雲時
就簷下宿非霧非煙成晝宜左臨縣治舊城
郭歷年雖多無改作何以緇流建此亭鑿石

穿崖展恢廓雲氣朝朝夕夕籠幸遇名山遊
此中白衣須臾變蒼狗狀態咸出造化工有
時幻成紅錦色燁燁光華擎瑞日有時沛出
商家霖皡皡黎民沾德澤從龍出岫變化奇
每每庭闈興歎欲置身近在霄漢上五彩恒
依
金闕飛

次都憲韓公韻　須震

憑誰掘斷湖山根飛出白雲名此亭白雲變
化不可測飄揚頃刻登蒼冥有時昇霧出山
郭會遇馮夷並興作奔騰氣勢任縱橫遂任
宇宙藏高廓亭無門鑰雲常籠座間無王雲
居中無心朝暮自舒卷却成造化真奇工更
願從龍變一色且莫悠悠蔽白日八荒大旱
久望之早慰三農沛甘澤秋梁公望汝何奇
予今一望興欷歔休教長伴此亭往還向
九重天上飛

次都憲韓公韻　劉原福

訪親半載別源根閑來巖上登雲亭亭上白
雲四畔垂沾衣欲濕雨冥冥擧頭南望芸山
郭芸山不見吾與作堪嗟白雲不久常也會
飛上仙人廓又會飛上華山巔陳摶高卧在
其中夕陽[illegible]處變[illegible]片五色難描費盡工明
朝又復成白色仍將斯亭放[illegible]日有時從龍
施甘雨五穀豐登民被澤世間罕有此亭奇
我登思歸添欷歔恨不[illegible][illegible]生仙骨[illegible][illegible]白
雲望南飛

其二　陳儒

楚水吳山幾千析千里奔騰作柱石獨砦斷岸水潺湲逶見匡廬横玉尺悠悠潭水匯清澄兀兀江雲弄晴碧鑪鏜不假鳧氏工尾根直揷蛟龍宮峽圻翻濤蕩壁迴波光倒影清芙蓉何用別尋方外去此間便與蓬瀛[illegible]補天障海信萬年造化此生同穹窿

石鐘山集卷之六終

石鐘山集卷之七

明武林龍洲外史沈詔刪輯
古鄣月山野史伍禮校正

北朝

辯

水經　酈道元

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

唐

記

石鐘山記　李渤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有幽棲者尋綸東湖沿瀾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于南隅忽遇雙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之異焉扣而聆之南聲涵胡北聲清越抱止響騰餘韻徐歇若非澤滋其山山涵其英聯

氣凝質發爲至靈則能妥靈茲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論則瀨流廉峯皆可以斯名貫之聊刊前謬留遺將來

宋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

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涵胡北聲清越抱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

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入巷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

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張豹

彌東吳人也未嘗一至彭蠡湖口但誦蘇東坡記文知所謂石鐘山焉漫不加之意今年取進士[illegible]拔兵部之武庫而郎中王尚忠出是山古今題詠觀之快讀一過而嘆曰嗚呼甚矣知己之難遇也豈直人哉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名之以石鐘者其誰固知之矣酈元東坡亦知之矣李渤弗知也然酈元東坡知之亦未盡歟蓋元以微風鼓浪與石相搏而聲東坡以山有罅竅微波入焉而聲皆曰微

而已顛風怒濤奔騰撞擊將無聲乎其噌吰乎窾坎鏜鞳乎意其震蕩凌厲極鐘聲之變正在於是不止景王之無射獻子之歌鐘也然風波微時可舟而聽顛風怒濤傾檣摧楫誰暇詳耶詳之者正漁工水師不能言者耳所以自古迨今無一人詳著於文字間嗚呼人之於山非有情以蔽忌之也知者尚如此其鮮人以渺然之身寄於百年之間必欲人之盡知知之必試試之必當不已惑乎所以古之豪傑恒鮮遇也雖然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之如此必有能詳其實者幸以告我亦玆山之遇也

按酈道元字善長而蘇記但曰酈元而無道字因李渤之舊耶然名書亦有然者豈別有所自耶予因蘇而去道字然水經又有郭璞注固無傳矣金源時蔡正甫作補正水經去今未久當有存者郎中公銳意以完石鐘山文字將刻梓以廣之入石以

久之亦桑梓之敬厚之道也凡有關係之者尚當博訪以慎考之彌又識是歲成化丙戌六月望後一日也

李齡

九江湖口縣有石鐘山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唐李渤始訪其遺跡得雙石於潭上扣之南音函胡北音清越宋蘇文忠公陋其言嘗因夜月乘舟造絕[illegible]有大聲發於水上噌吰

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已至港口有大石當
中流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
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周文忠公亦嘗
造其處而其所錄上下鐘山之景爲頗詳嘗
疑其論之不一今年秋七月既望因督學至
其邑偕老人高嵩等詣北鐘山山皆大石側
立於江濱高可千餘尺左有觀音閣閣有小
軒適臨鐘石之上老人與寺僧宗鉉指予曰
此北鐘山也山以是名乃由閣後履嶄巖觸

荆榛蛇行而上有亭曰白雲蓋絕頂也僅可
容三二人凭欄一望小孤五老香爐二祖五
祖諸峯如拱如揖皆屏列於左右湖水南來
而清江水西出而濁咸滙於此而後朝宗於
海灝溔汪洋無涯際遠涵天碧近漾嵐光悠
然之景可以遊覽得而不可以筆舌狀返而
登舟徑造鐘石之下俯而觀之石皆穴罅水
落風息不能鐘鳴九江同復與進士梅君愈
及老人乘舟至其處風怒浪急舟不能檥乃

上向之小軒聆之誠噌吰如洪鐘然餘石無
此聲酈元之紀蘇公之辯良足以破千古之
疑矣次日詣南鐘山山下亦有觀音閣臨大
江左右石壁如北鐘山其景則不如右石中
缺十餘丈老人寺僧曰此南鐘石也蘇公有
記刻其上正統十四年己巳石裂而仆于水
形迹尚新詳察南北諸石下俱穴竅風水搏
之皆能有聲何獨此石以鐘名蓋諸石負土
而側立下虛而背實故其音濁惟此石突然

特出於水中中空而下虛故其音如洪鐘焉
李渤乃欲以斧斤考擊而辯其清濁則疎矣
然疑蘇公當時所遊乃港口稍南之景方有
石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者楊次公所謂
真山從作假山看者正此謂也且遇恐即回
南北鐘山恐未到也故其景不見稱於文武
庫郎中王君恕世家湖口未登進士時嘗講
學於北鐘山每翹首望南湖口之勝常往來
於其心乃命畫史圖其景并集古今名賢詩

文爲一帙以便觀覽因以示予求記其後嗚
呼安能起蘇公於地下而復與之遊必能盡
其說予雖頗得其詳而文不足以發之姑書
此以俟後之能言者焉

周洪謨

兵部郎中王公恕持其鄉石鐘山集示予而
求正其說說按山在彭蠡口釋之者有二酈
元以爲下臨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
鐘蘇子瞻謂山下皆石穴微波入焉其聲噌

吰如鐘鼓港口有大石空中而多竅與風水
相吞吐有竅坎鏜鞳之聲又謂噌吰者周景
王之無射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此
二家一說李渤謂雙石臨水南聲函胡北聲
清越抱止響騰餘韻徐歇周必大謂上石鐘
高四尺扣之硿硿然下鐘石闊丈余可扣擊
余石則否此二家一說也酈之說是矣而辭
不足以達意微風鼓浪而搏石安得聲如洪
鐘蘇子衍其說以爲風波入石穴而成聲可

謂得之矣然其聲蓋亦不過庶幾彷彿云爾
何必執以景王之無射獻子之歌鐘哉李與
周扣擊有聲之說不爲無理予耳目所逮泗
濱之浮磬而已外此未聞有聲如鐘磬者也
蘇既非李之說而或又不足乎蘇之說予則
兼取之而約其辭曰石鐘山之石皆濱於水
而多竅穴風濤擊之則聲如鐘則以山名或
曰因其石考擊則有聲云

傳

程敏政

石鐘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
居處士洪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
不可考矣鐘爲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
或謂之曰子比干耶何其心之多竅也然與
人不立崖岸望之有巖巖氣象少有聲彭蠡
間每時立湖口囂然長嘯風起水湧可以起
棲鶻而驚蟄龍有誚之者曰子不聞典午氏
之言乎夫鐘扣之鳴鏑訇鏜鞳人不以爲[illegible]

也若不扣而自鳴者乎鐘嗒然不應人或號爲無言公鐘所居在蒼崖絶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跡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艮之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于洹水漾於渚爰有文人在脩暨洹蘇子投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寥廓下湍林壑或噌吰然或窾坎鏜鞳然心異之因擊楫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斯人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鐘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子慕子久矣鐘笑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走不肖範形於天地之洪爐而浪迹於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喜過望矣願爲金石交已而議論風生各詫相見之晩明年蘇子還朝言於神宗曰九江人石鐘者山澤之臞也自顧壁立萬仞使

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塿丘垤眞無足當其意者然其靜也淵渟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處人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鎭一州則柱石巖廊可以砥中流之砥柱笙鏞治道可以致百獸之率舞矧陛下功德兼隆方將求鍧鍧鏜鞳之聲以鳴國家之盛顧乃使之鳴不平於荒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即日下詔拜侍中昇州節度使封開喜郡公使御史王士仁持

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有符磬者浮沉洲渚間人號爲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貢於舜廷及從孔子於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士仁羅致之舟中與語大說因叩鐘之爲人磬曰鐘體重厚塊然一武夫爾是烏足辱召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流落於此君如不棄登磬於廟磬能波流風靡而不失身上見磬必喜磬雖與君同升猶勿外也士仁良是之就藏以磬語聞詔載磬

與俱歸至汴入對上果説以爲協律郎日與伶人待上燕樂遂罷鐘不復召鐘聞之嘆曰天賦吾以風流之資乃終老於巖穴而不克致身東序刻勳景鐘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

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鐘自應蓋言君臣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鐘之才可謂實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遺響以長終而硜硜然隨波逐流如磬者進用宋

之爲宋如此嗚呼士仁尚何責哉

序

重修石鐘崖山寺序　沈堇

石鐘崖山宋坡僊遊憇其中記勝覽也寺在九江湖口縣治時歲丙辰天曹以沈侯詔爲之宰侯治至愛以撫民勤以勵政未期而政立化行民物殷阜今春二月既望侯遣門隷載舟潯陽邀予過湖口遊茲山因止寓焉厚故人也予山林拙叟潦倒泉石與山僧啜茗禪談撫景聯句歌曰春風颸颸兮江聲錚鳴石鐘崆峒兮聆我佳音茲有賢侯兮撫字湖民民之戴侯蓋有素矣因二三耆老及住持寺僧見寺門傾頹廊宇寥落乃啓於侯曰古下鐘崖寺今爲祝延

聖壽名壇邑侯每有朝賀廷叅之儀水旱疾疫之禱必躬詣於其中亦一公所也而門廊廡壁闌堵蕭然恐不足以稱侯上祝

天子下祈湖民時和年豐之盛意願一新之侯

允其請於是湖民稍者饋糧工者執役饒者輸財樵者肩木趨事不日告成蓋戴侯之德而欲猴之成禮也鐘崖近江之滸平磯一方壁立千尺上屆佛刹刹之上多奇峯峭嶂册磴玄巖石橋盖空松蘿如帶有狄梁公望雲石屋藍侯聆音山亭予每登茲山風颸颸白雲縹緲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峯巒倚伏高深互呈心目俱豁宛若仙島而侯能因材于樵因粟于農因勁于工因貲于衆崇朝告成梵

宇穹窿何其易也猗歟盛哉諺曰精金百鍊
良駒千里侯之謂矣然則茲寺之緝茲邑之
治於侯之才不爲難能而江山秀聚嶽色奇
觀實賢侯一大助也匪言無以紀事遂援筆
爲序冀鐫於石而附諸縣誌云

論

石鐘山論　熊霈

夫石在天地間以形而得名者非一也以聲
而得名者鮮矣以聲而得名其一者蓋鮮況

得並而名之者乎湖口縣治南少許有石鐘
山二焉懸崖絕壁紫黛翠微勢凌遠漢影淪
深潭聲如洪鐘旦暮弗替並立屹然上下脊
爲諧叶鏗彭蠡而襟三江當中流而峙廬阜
誠吾邦之勝槩天下之大觀也邪酈曾暘水
石相搏之說蘇子嘆之簡李少室考擊之說
蘇子笑之陋於乎蘇子格致精明辨博至當
宋室之偉人宜有毋容于議者然而周射鄹
鐘之說吾不知其何所見也蘇子疑二子吾
復疑蘇子疑而復疑誰爲破疑之君子雖然
之三子者奚其疑吾所論者美山川孕天地
之秀氣而自成其名美少參公鍾山川之秀
氣而自成其德美太尹公承先人之志拾前
後之遺而自成其書三子奚暇論焉

遊石鐘山記　羅洪先

漢酈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
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
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其遺丙午春

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
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若伏
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
陽千門萬戸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
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
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
側者笋茁缺者藕拆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
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由
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

震奔則欝是石鐘者中虛外竅爲之也虛者
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鼙盎
罍卣鈞虛器也注之水則鼙盎不若罍卣之
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
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竅足以召之
又况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衆流迸
駛湍洄洑射日刋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
久故其形亦隨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
未入於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畧不相

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
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原缺第一葉

風生雙足白雲起俄然身在高空裏

皇明

陳文

嘗聞石鐘山近在彭蠡口山下穴竅知幾何
微波吞吐窒噎嘔或爲窾坎鏜鞳聲又作噌
吰鐘鼓奏江水北來濁湖水南出清山下嵺
鞨時幾許頃令異態分昏明酈元李渤各有
辯未若蘇公親聽見景王無射獻子歌信是
同音非臆說有周文忠遺錄亦頗同後賢題

詠遍巖壁駁落煙沒誰能通邑庠王生好古
士曾此藏修厲初志每從山凳窮躋攀勝槩
分明發胸次十年遊宦不能忘古今作述留
奚囊暇時編錄僅成帙建亭勒石思流芳士
誠好古求之敏孔聖生知縱天挺京華回首
白雲亭夙志何慚在鄉井

彭時

石鐘之山高屏嶺上下蟠踞江湖間秀逴匡
廬五老聳雲漢勢壓小孤一柱撐江關山根

怪石亦稀有石竅玲瓏大者如房小如斗洪
濤巨浪日夕相吞吐聲撼半天作鯨吼靜聽
噌吰鏜鎝聲石鐘得名信有徵寺僧治金震
昏曉何如此鐘特出乾坤大造之所成屹立
江濱幾千古誰與窮索知其故昔聞眉山蘇
文忠今見湖口王武庫王君家住石鐘傍讀
書好古情甚長登高覽秀縱清賞飄飄逸氣
凌風翔年來通籍居京國偕託丹青寫奇迹
披圖一一指示我令我塵思頓消釋我家正
在大江西經過惜未窮攀躋何日南還一寓
目重磨崖石當留題

右石鐘山詩爲武庫王郎中賦也王君家
湖口當未第進士時嘗講學於山寺之觀
音閣今去之已久而情不能忘於是命工
繪以爲圖復集古今詩文爲一帙焉蓋欲
茲山之名彰著於宇宙間無窮也嗟乎予
詩不足以發之王君清慎有才識御其所
好可知其人矣

柯潛

巍乎高哉石鐘之山不知幾千丈但見峯巒
如削壁兮突兀巉巖倚天上陰晴變化忽殊
異出没風雲有奇狀大孤小孤不可與等齊
兮五老香爐屹相向龍盤虎踞誰其儔然兮
謂是東南一藩障長江浩浩從西來蹴派銀
潢勢豪壯山根石罅搏風濤髣髴歌鐘出深
浪大音鏜鎝兮舞幽壑之潛虬小音噌吰兮
徹沙汀之漁唱馮夷海若紛襍沓兮驚聽廣
樂奏鈞天不似尋常野雉登木牛鳴盎古來
騷翁韻士多品題坡老文章獨官樣懸崖石
刻光騰星斗間鬼物撝訶至今尚無恙名蹤
異跡天下所無兮比之方丈蓬萊豈多讓况
有濂溪無極翁栗里陶元亮故居遺址皆在
其左右兮流韻遺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嗟我不得往遊
觀兮凝睇遐天常怏怏[illegible][illegible]大夫亦是山中
人玉雪襟懷出塵坱別家十載客京華魚鳥
煙霞誰主張君當歸去覓舊蹤刊作冊[illegible][illegible]

閣臨青曠可以招鰲背之仙坐詩壇之將我
將買棹乘風徑往造其間兮日日從君發長
吟酌春釀醉時同上最高峯一覽乾坤氣捲
滄溟漲

張業

石鐘山在何地章水入江吳楚際兩山對峙
石巉巖萬怪千奇豈勝記下鐘奠北上鐘南
巇嵲百仞臨深潭游人目爲神仙島時輩呼
作觀音巖山前翠靄排廬嶽二水交流間清

濁彭蠡浮光萬頃連蜀江湧浪千層躍東陶
莊西庾樓兩山此枕禪林幽小孤高獻雲中
秀澎浪對鎖江南流山中有石叩之聲可發
南涵胡北清越水中有石鏜鎝應噌吰絕似
歌鐘與無射以茲名石鐘筍簴羅虛空故敎
山僧持斧擊未若水石日夕舂禹貢未有名
水經載其畧李渤之陋豈無據東坡之笑寧
遺落何如後來平園翁遊山有錄餘蕪從留
題已滿諸巖石來遊盡見前賢蹤王君世傍

此山住毓秀今登夏官署山間風月夢中遊
石上珠璣囊裏聚拳拳命我續後章茲山別
久多遺忘何時與君一登覽高歌擊節重揄
揚

楊導

石鐘乃在江廣之交南湖之表造化爐中鎔
範巧峭削似經巨靈劈湧浸曾煩神禹導爾
來三千八百八十有餘年上摩蒼蒼臨浩渺
秀色蜿蜒接九華黛光黯淡分五老碟砢雲

松招皓鶴提曳翠蘿翔白鳥石鐘山兩崖雄
據矜貐犴奮躍虬龍蹲虎豹架巖鑿壁栖禪
蹤名重江湖邁嵩少眉山學士嘗初八月恒
曾追汗漫遊輕軺不怕蛟龍怒窮勝迤邐横
中流平園先生經濟且[illegible][illegible]山水志朝暮攀
援只有杖屐隨眺覽何[illegible][illegible]髮豎兩翁馭鶴
追飛仙文與茲山將[illegible][illegible]後來遊當豈乏賢
才豪無復蘇周前儀家[illegible]在滁江山每記江
程此來往常因咋齒起渋嵬那得尋聲瓣清

賞故年歸路上南湖十幅蒲帆指大孤四望
嵬巍江上轉碧波頃刻裂江魚眼前翻覆難
爲計石上波心豈同意震戛宮商自可稱留
題甲乙誰能致王君家倚石鐘山爲憐蒼翠
日躋攀作亭直矚巉巖頂湖景真酬第一觀
一從射策登司馬囘首山亭憶瀟灑徵題形
勝表地靈瀑布香爐儼同價王君邀賦石鐘
歌慨嘆其如形勝何君不見石鐘之材空洞
而嵯峨君與是石兮相奕奕其不磨

金湜

湖口有山名石鐘根蟠水底何玲瓏風濤蕩
擊發空響彷彿大鏞在序聲渢渢東西兩崖
壁立幾千仞上有崇樓傑閣突兀摩蒼穹奇
松古栢翳雲霧琅玕芝草紛青紅近灌溢浦
流達揖香爐峯九江西來走其下煙波浩渺
直與滄溟通魚龍出沒不可測但見風帆浪
舶日夕來往如飄蓬人生蹤跡不一到文章
何用雕蚕虫酈元李渤浪自許適足貽笑東

坡翁我今拏舟一乘興恍惚置我蓬萊中舉
足踏鰲背開口吸鴻濛不覺天象闊安知地
圖雄一時大石小石千態萬狀磊硊掬在手
精光五色燦爛飛晴虹便欲移將補天缺誰
言造化無全工

彭彥充

吾聞洞庭湖水闊萬丈又聞鄱陽湖水深萬
丈二湖之水東西流流到南湖嘴上交流相
蕩漾紅日照曜金銀臺黑風倒捲排山浪鐘

山屹立當其衝懸崖絕壁騁奇蹤爪牙紛露
蹲猛虎頭角崢嶸起蟄龍根盤深厚亘萬古
從教驚濤怒浪日夕來相舂舂撞石竅發清
籟噌吰窾坎鏜鞳如鳴鐘坡仙送子作游尉
同舟夜泛水上聲隆隆嘆酈元笑李渤陋簡
之說難形容特揮筆陣啓幽秘詞與石鐘爭
壯雄我昨辭家入京國翰林吾弟行相同逆
望鐘山試一登追思蘇子仰高風山腰架閣
倚絕壁水遶巖前路不通輕舟短棹始得至

攀緣石磴臨高峯上人逺近立磯上鳴鐘擊
鼓掀髯攏石鐘鐘皷聲聞作恍如耳目開盲
聾地迸吳楚乾坤大水接天河上下空蝸角
蜒頭輕名利管窺蠡測豁心胸凝神已覺非
凡境置身幾在蓬萊宮斯須爲樂不可極懷
君戀闕恩重重到京適逢王大夫我謂此景世
所無荅云昔是讀書處飫聞厭見無如吾乃
知王君家近鐘山下鐘得鐘山靈秀者名登
金榜拜冊墀耳接黃鐘聞九夏日近清光侍

袞龍官居粉署隨司馬一别鐘山十載餘冊青
寫出鐘山景物真瀟灑古今墨客總留題珠
玉聯輝莫摸寫次第裝演欲實藏展玩摩挲
不忍舍不忍舍勒堅珉文字長留天地間後
來傳誦知多寡吁嗟乎石鐘之聲在湖山王
君之聲隨處有地靈人傑播芳聲人傑地靈
同不朽

王理

吾儕彭蠡湖口潯陽郭石鐘有聲涵胡清越
騰寥廓蕩漾風濤假逼真吐吞江漢清殊濁
兩山對峙洪濤巨浪走其下懸崖壁立千態
萬狀奇難畫穴庢噌吰賈客驚竅中鏜鎝漁
人訝天造地設底用爐冶功時自有鯨音撼
動馮夷宮彷彿周王奏無射依稀獻子鳴歌
鐘無乃波春水撞石之罅中虛聲出直稀乍
風月雙清鶴唳秋水天一碧龍吟夜酈元註
何簡李渤辯頗詳蘇學士周丞相二公品題
後至今草木含輝光自非秀鐘王武庫玆山

形勝知誰顧作亭立石山之巔紀刻遺文耀
終古

羅宗淵

我愛石鐘山逺在彭蠡間山頂孱顏怪石不
可以名狀下有洪濤巨浪日夕長潺其中孔
竅何千百噴濺湍飛雪花白上鐘常似豐山
鳴下鐘彷彿人撞擊我聞此音非怪聲信知
地設天造成是鐘爲鳴
國家盛乾坤一統天下平石鐘石鐘自砰擘昔

賢何必爭辯別吾知此石亦非女媧經煆煉
此鐘亦非鳬氏親手迹陶鎔範鑄皆由天噌
吰鏜鎝出自然昔年勝游孰爲最留題惟有
東坡仙一去不復得徒有騷人同墨客何如
湖口三槐之雲仍頻年讀書在其側一從姓
字通
金門悵望幾度勞夢魂便將形勝載圖畫展翫
集古多詩文司馬勳名世稀有要與兹山同
悠久何當高架百尺之雲梯鑱向高崖傳不

朽

、用楊萬里韻詠鐘山　林俊

上峥嵘叩石鐘碧落萬頃秋孤懸南聽涵胡
北清越希聲更在水石間瀏亮春容百千里
造化爐錘昔鑄此巨腹便便哆欱器就中不
满一斛水波濤撼空漲不止屹立還須此鐘
抵歲久魚龍窟宅深沉綸續竿釣無庖楚狂
無得窺周器閱歷戰爭幾吳魏歐冶誰人辯
古式我欲借之清俗耳胸懷滌盡無渣滓

一　董寅

石鐘山上鐘下鐘相對倚借問兩鐘何時來
開闢之初元有此壯哉誰鑄誰擊爲天地其
爐波其椎却憶先朝鐘昇轉汝常鎮壓江之
湄江流不斷汝常鳴誰尚文聲與禹聲古今
論者稱韶樂鏞鐘難比此鏗鏘帝王之樂且
難比何况後來魏獻子舞盡倪裳與羽衣不
及雲峯映江水鄱陽之水來湖口驚濤時作
鯨魚吼澎湃鏜鎝與噌吰天成此樂真非偶

小聲鏜鎝入鄱陽大聲噌吰入九江吳楚上
下分餘韻猶與人間清俗腸汝無徒鳴江之
岸急鳴
國家之盛觀
朝廷望汝非一時汝當大作東南幹共美坡蘇
能博器汝來不止周與魏洪聲自古開群聾
較之二鐘何足貴酈元論汝當其衫不辯長
說難爲枯却笑唐人見淺陋抱止響騰真有
無折衷尤幸有坡蘇

石鐘眺望戲作小歌　張情

泊舟暫上石鐘遊江湖瀟地滔滔流長江萬里湖萬頃風濤震撼乾坤浮賴是大孤小孤二山屹立江湖中流爲砥柱馮夷海若束縛蛟鼉罔象幽怪百物各由軌道東悠悠吁嗟二孤誰與徒我聞人曾化爲石石亦化人可有無即使此石化爲中流砥柱人人丈夫兮石丈夫

思石鐘山辭有序　李東陽

余嘗讀蘇文忠石鐘山記壯其爲辭盖善辯者無所施其巧博物者無所用其智信玆山之偉觀也竊獨疑之詞勝者近誇執勁者難敵而材力萎薄者莫之敢攖焉以逸步多囏寡聞成癖未嘗不攘臂三吽臨文長呼思欲駕長艫逆巨浪揖山靈於巖際酹坡仙於水中而卒莫可得也王君湖口之秀官遊而至京師出所爲圖發我幽思作思石鐘辭以遺之

鴻殷殷其若空兮砰擊乎余之耳傍儵迴旋以騰奮兮駭余聽之無方寒予滯此一室兮獨何爲乎此聲睠彼石鐘之山兮恍若見而莫余征彼山經以窮搜兮繫地志之所載曰玆山之爲靈兮屹乎吳楚之會彼夫人之好奇兮爰告予以嘉名歷漢唐之難辯兮匪坡仙其孰明儼圖繪之繽紛兮　緜緜其致之余固不知其靈異若此兮固將信而疑之夫

山之偶見名兮紛不出乎一口豈形聲之可拘兮盖旁觀而傳取苟聖賢之所爲兮安知不出乎牧叟與樵童彼固知歌鐘無射其何物兮又焉用夫鏜鞳與噌吰矧坡仙之所陋兮鏗考擊其猶在豈不可乎爲名兮彼渺也其何罪惟詞人之豪宕兮筆鋒莫之敢當縱高槪於罔象兮寧肯度尺而寸量余既知其不果然兮敢爭衡於千古誠蘭枻於南游兮念長路之伊阻嗟昔人之凋喪兮徒下上其

安求之山既不能以自鳴兮猿鶴聚而咻之相九州之奇跡兮余獨滯此一方也幽怪恍惚紛不可名兮曾何獨此石鐘也豈余力之足殫兮造物者之冥冥也縱不得與於嘉名兮亦何害其爲形也石鐘之山兮崷崒而坡峨嗟爾石鐘兮其如予何

羅璟

彭蠡湖邊石鐘山外孤棹幾回經過峭影巉岩雄聲澎湃此際正愁掀簸濤越函胡噌吰

鏜鞳可是古人謾我問當年端的何如惟見浪花朶朶君記取

聖祖龍飛中原鹿走鏖戰鄱湖之左駐蹕嵯峨指揮豪傑勍敵即時俘裸流水滔滔茲山奕奕萬歲乾坤奠妥載小舟何夕探遊重把坡詞追和

湖口王武庫邀賦石鐘山爲作蘇武慢詞一闋以道嚮往之意云

杜庠

萬丈懸崖屹立大江東畔石玲瓏浪花撩亂恰如夜怕楓橋岸一派鐘聲月落霜華蒲院美風流子瞻老懷蕭散駕扁舟洞門曾欸到如今少箇知音想兩山神鬼付與高人管

泛彭蠡歌

孫應鰲

春漲三月湖水闊風濤雪浪翻木末雲夢洞庭孰與此一葉舟航杳難越憶昔僞漢趣吳中身與

太祖爭兩雄樓船蔽翼此湖內天地爲黑雲霧業帝王眞命符瑞集成敗之間異呼吸白日忽無赤烏臨鯨鯢竄伏蛟龍立世事悠悠二伯秋江連九派只東流榜舟漁父吹夜篴採草兒童唱野謳青蕪已没枝撐骨黃煙長掩咆哮窟誰識當初血戰勞鬼聲泣破寒霜月我復巡風擊楫來氣吞南國滄溟開低昂象緯掛河漢陽鴈聲居鳴正哀康山巍廟功臣華仰瞻不啻如嵩岱拔山蹈水力與俎後人更有何人在翻憐廬阜周顛僊倏忽變化如

騰騫太平告得即隱去長卧雲霞忘幾年

石鐘山集卷之八 終

石鐘山集卷之九

明武林龍洲外史沈詔删輯
古鄣月山野史任禮校正

賦

何喬新

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蘇文忠公辯之詳矣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莫不遊焉景泰六年春三月余與今夏官郎中王君尚忠俱以進士奉使江南尚忠家湖口邀余艤舟絕壁之下以訪其所謂石鐘者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始信昔賢之言不誣矣因爲賦之後十有一年尚忠出示舊稿俾重書之因嘆余學之不進而悼勝遊之難再也乃删其詞以歸之云

乙亥之歲暮春之夕余與王子泛舟澄湖艤于絕壁援危藤登懸崖以訪昔賢之遺迹于時天和氣清江空月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蹤余目以遐覽舒懷古之幽情但見怪石巉

峨嶫嶫嵔嵲峥嵘奇形異狀不可殫名或如
鳳如螭欲蟠欲飛或如兕如獸將行將驟巖
㟼霳嶜拂嵐撲黛穴鏄呀嵦欲雲歕雷異哉
石乎盖造物者之所胚胎也俄而微雲生於
廬阜長風來乎太空驅濤擁瀬吼鯨躍龍爰
有洪聲發乎水中殷殷喤喤如游舜庭而聽
鏞鐘之撞鏗鏗鍧鍧如入周廟而聞無射之
聲聞兮若雷颯兮若雨又如郤至使楚而金
奏作於下余廼恍然而驚悄然而思問王子

曰是何聲耶豈靈鰲奮首而三山頹邪抑海
若驚起而號風雷邪無乃共工氏觸不周而
天柱摧邪胡爲乎有是聲也王子笑曰子不
知邪是所謂石鐘者也昔者酈元言之而不
詳李渤訪之而失實東坡居士泛舟江上以
求之而後衆論定于一也余曰石之爲物塊
乎其形未與水遇不聞其鳴水之爲物湛乎
其清未與石鬪曷嘗有聲彼函胡清越窾坎
鏜鞳之音果出於水邪抑出於石邪王子曰

不然夫水之性動石之性靜動靜相摩厥聲
以應水之質柔石之質剛剛柔相蕩厥聲以
彰是非水之聲也亦非石之聲也水石相搏
而聲出焉此石鐘之所以名也觀夫峭壁巖
巖鐘之銑角也懸羅梟梟鐘之旋蟲也丹崖
翠壑鐘之簨簴也驚濤駭浪鐘之撞杵也是
鐘也盖天地爲爐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
爲工齊侯不得銘其績而鳧氏無所預其功
也嗟夫洪水橫流巨浸稽天象罔出而侮人

螭蜃過而吞涎民其魚矣尚何石鐘之聽焉
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冕去沮洳而宮室泛
蘭舟以遨遊聽水樂以自適揆厥所元伊誰
之力邪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
雲消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瑩然澄碧泛
而登舟呼酒相酧乃鼓枻而歌曰駕吾舟兮
泛長江馮夷起舞兮酌我以羽觴侑以嘉樂
兮鼓鐘喤喤慨念上古兮濁流湯湯孰致平
成兮孰理懷襄碩鳴此鐘兮紀神功千秋萬

歲兮永不忘

丘濬

石鐘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游山記千古無敢評矣曩予常遊其地誦其詞而又竊有所見焉夏官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出示其圖求賦盱江何秋官廷秀既爲君賦之矣大率本坡意而廣之意盡而語工予無容其喙矣乃即所見爲後石鐘山賦云

巍乎哉茲山之天造地設也扼彭蠡之口拉岷江之脇鼓天聲以震動橫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之巨障湖江之奇絕處乎爾其氣勢巃嵸岡巒嶫嶫行駊騀之幾里崇崛礨之萬疊危臨深而欲墮直倚空而如截下瞰馮夷之府上峙瞿曇之宮洞空明兮穴竅翁蒼翠兮杉松予嘗艤舟其下履險陟崇爰窮幽而探微盡詭狀兮奇蹤望天塹之渺茫極嶽祠之穹窿適晴空之過雨見晨曦之昭融雲澄澄其歸岫波沄沄以成漈萬籟閒息一碧連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爲石千態萬狀怪外而空中而竟莫得聞噌吰之無射窾坎鏜鞳之歌鐘也予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揆厥山之所元兮始於酈註之解桑經繼以少室山人之博兮終以東坡老仙之精曰昔人之名山兮多惟其形夫何獨茲一拳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水兮不能自鳴必風濤之博激兮然後滂湃而訇評風或有時而息波亦有時而平名山者顧舍其天然常有之巍巍而乃取天適然作輟之硜硜吾恐古君子之正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浮緩不情也於是呼兒把酒注之巨觥灑江流酹巨靈起而問諸以訂茲山之所以名

銘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凡峯皆可

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
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
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
下皆石穴微波入之皆噌吰如鐘鼓中流大
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呑吐有坎窾鏜鞳之聲
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
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濶餘丈叩之皆響若
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焉余謂波間衆竅其
豊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

擊者乎二說皆是也瀕流庶峯其下響若鐘
者蓋礱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
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
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名
哉胡可以相非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
耶果屐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
巨石狀如大鏞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
之崑玉耶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
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

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
益於天下亦無足深辯者聞之故老我
太祖高皇帝伐僞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
是山旣而大捷友諒殪焉時群敵友諒最彊
難克肆勞
六龍躬駕後截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
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
廟筭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空
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爲

甲兵驅龍魚爲躍鶩以張
皇威助
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
謂幸是山迺蒙
玉趾親臨
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
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在元季微我
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
逸萬民乂和雖群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

黎者皆

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

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以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爲之銘俾鐫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枙其衝有山

特起嶕嶫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矼在元季有梟横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震驚汔可小偈天命

聖武舟師祖征矛戟百萬飈馳霆鍧烈火西燿煌煌赤城虜𠢐而逋岠之湖口廼躋兩鐘以望九有鑾旗前登羽衛擁後㩁麾群逐魚腰烏將雲霞層耀水石焜煌

天覽電矚巳空荆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衆角崩或者草木猶爲甲兵四方群敵兹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水康兆民垂億萬世

峻德穹勳惟天其志謂山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猶銘禹功苔蝕蘚剥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於皇

聖明式稽神禹宜俾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祖

石鐘賦　　吳懋

嗟天地之磅礴兮函混混之元聲孰鏗鞫而

蓬隆兮乃鏜然而相抨何石鐘之穹窿兮實嵌岦而峥嶸又嵚嶔而蕭曼兮羌窈窕而彭亨水石與風而相搏兮遂號號而噌吰乍銷飛而逶迤兮倏鴻溶而底平泣幽壑之潜蛟兮吼長江之巨鯨乃若雲霧歛歛兮鄱蠡蕩其芳韻金玉撞和兮川谷寫其餘請五老徘徊于廬阜而不能去兮黄鵠嘆息于洞庭猶幽人之纖思兮愴獨旅之羈情少焉水濟澹而不波風洄洄而靡驚則向之所謂噌吰而

鏜鞳者又杳乎其無朕之可明廼知太音希漠太象窅冥太虛寥寥太空亭亭孰抱而鳴孰賦而形天鍠吟于寂廓之境玄籟籥于混噩之㝎緣寂應之有機諒虛德之可旌托素膺于柔旬嘉玆山之得名

石鐘山集卷之九 終

跋石鐘山後集

天下山川勝槩所以得名於世者皆由上大夫遊覽題咏之所致也吾邑石鐘著名於世乆矣若桑欽水經之所紀酈道元之所註少室山人之所辨六一居士之所跋東坡之所正平园之所遊可見山有二俯臨大江之濵峭壁巉巖上下皆罅穴其形如蜂房如御鼻如懸磬如空屋淺深大小不可測度每歲夏及秋礿水勢瀰漫長風西來波濤之作如山

如阜涵澹澎湃衝擊於穴罅故發聲噌吰如鐘焉當時少室山人之所取者以下山一石闊丈餘扣而聆之如鼙聲然至今存山腰間然此必假人力扣擊而後鳴不若巖穴水石相搏如鐘聲之鏑出於天然也東坡元豐七年六月泛舟絕壁之下自擊耳聞其詳勒記于上山之巖石誠足以破千古之疑矣惜乎近年石裂而墜于水二山俱有寺今變古名崇壽廣福二院而[illegible]觀音閣云上閣懸

于峭壁匪舟不通下閣倚于巉巖可以往來皆幽靜可愛下有一幽洞古屋依然不知起於何代也豈獨此哉其間勝槩若石勢之參差松栢之森欝奇峯怪石之嶙峋前代士夫之刻畫與夫白雲之冠於絶頂南對廬阜北望小姑皆勝覽也平園先生嘗云若創一亭當於[illegible]絶景非先生真得遊覽之趣豈能爲此言哉予少時讀書於此時與四五友甞于下閣諦聽其水石相搏之聲得之頗詳因考縣誌并搜古今士夫之述作一一收錄以待焉不數年偶以山靈之感領江西鄉薦叨登進士第歷官兵部郎中宦遊

京國十有七年去家數千里外而是山是閣之勝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懐也於是命工繪圖求

當朝士大夫題詠以繼漢唐宋諸儒之後積久成帙復諸閣老商先生序諸篇首將繡諸梓以傳不朽焉山上新亭郡二守金陵相文吉所作予少時所作詩亦併錄于左方

成化十年龍集甲午二月中沐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參議邑人

王恕謹識

石鐘山志八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恕撰案是時有二王恕一爲三原人明史有傳一卽此王恕字尙忠湖口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廣東布政司參議湖口有上下石鐘山卽蘇軾作記者恕以其爲邑名勝因輯古今題咏賦傳記跋等文都爲一編雖以志爲名實總集也